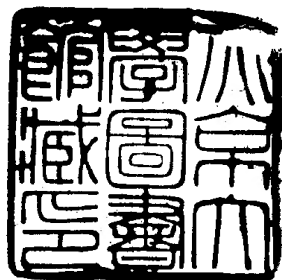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7/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逃虛子詩集十卷續集一卷逃虛類稿五卷逃虛子道餘錄一卷逃虛子集補遺一卷
詩集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姚廣孝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光菴集一卷吳中古蹟詩一卷附錄一卷

〔明〕王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八二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明〕楊士奇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二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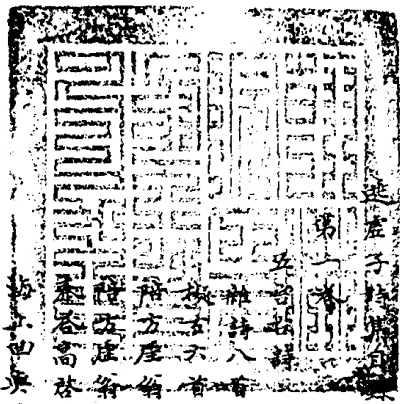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一)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五一

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提要》

集 28-1



東坡翁韻

妙上人習靜軒 送友人之松江得曙字

宿福智精舍懷南隣葉羽來儀

聽琴潤 分金嫩

羅廷為陳惟寅賦 蒼軒為陳惟寅賦

訪雲師不遇 鍾秀閣

和徐一夔遊龍山雜賦六首 題種牧園

登錦峯 初春晚坐南軒喜王山人過訪

味苦詩為一初賦 石經山

離詩二首
初登鷓鴣山二首



萬歲山

居庸關

棲林村

駐蹕寺

劉文貞公墓

金太祖武元帝陵

移竹

晚步

偶會柳莊寺丞

奉寄張天師二首

卷第二

笠澤舟中讀陶詩

題洪崖先生像

夏四月余因清理佛教事自燕還吳客于西

麓主者家事忙不暇問于花木也今歲後山

復生靈芝庭蘭忽結實秋海棠多被豪取惜

下鳳仙叢生如蓮麻瑞香被蝸牛傷其嫩莖

余課佛之暇因感而賦詩五首

白觀江阻風夜宿江口魚懷徐賁

題友鶴軒圖

劍池

海子

燕臺驛

拒馬河

盧溝橋

文丞相祠堂

分菊

送護西堂還武林

寄前太常寺丞袁柳莊

寄天禧前堂竹菴上人

故友張羽画金華山居圖

登真定龍興寺閣

送祖公還越

琴臺

百花洲

上方

白雲泉

游溪

竹院聽渭公琴

師林精舍遇盈師夜坐

送靈隱欽老

奉酬王右史蘊德

春日過迺忠墓

恒岳廟

春雪

自阜平縣過大派山二百里抵五臺遊曉成

詠

館中公暇讀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子厚詩

四首

寄題聽松菴

遊龍泓洞

謝金山長老惠中冷泉

張真人墨竹為蔣用文題

送璣師赴杭之下天竺住持

游溪草堂

送王瑞還天台侍親

陳節婦

園隱為方山人賦

送僧榮歸日東

送王彞太史還祁川

寄王助叔達善

東遊別鄉中諸友

與袁廷王戴元直及廷王子忠教遊小西天

馬上賦

江草道百牛圖

送完上人還武林

次韻荅張天師

贈金山愷公長老

卷第三

七言古詩

河清詩

白象

題太白觀月圖

贈鄭祚美

與王止仲遊宵陰山留題顯忠寺

江湖夜雨圖為王生題

五色雀并序

登夕佳樓

讀書室

素石山房

雨中過西湖訪演福記法師復遊靈隱謁天

鏡祥師留別一首

白雲泉次芝雲法師韻

苦寒

題恬上人松風閣圖

來適為余唐卿賦

題三香圖

山行

卷第四

題記法師還山圖

呂梁洪

丑停寺

留題頓悟寺

折杏花一枝寄白范兼懷東鄰故友

看杏花有感奉答童中州見寄之什次韻

再次韻答童中州兼簡梅雪居士

畫松為相士袁廷玉賦

題趙原臨高彥敬山青白雲圖

訪席鍊師

白起廟

送李鍊師還吳

贈筆生陸繼翁

題曹霸百馬圖

秋日遊潯松山禮祖塔

柳隱

題觀音巖

題江行風浪圖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山

白雲寺謁圭上人翌日到西麓時林園靚深

庭桂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炎先生不

得共翫茲賦此詩以寄

賀琇公住蓬山

紫竹杖贈梁典籍用行

三月初一日與諸友期遊靈谷園公務不得

遂其性故賦此詩

乘化室

卷第五

五六言律詩

天界寺

龍河逢祥師

再次松陵

黃三謫欽州死於途次哀之以詩

次寒山

寄陳二

與略勉二師登南屏天鏡樓

春日遊靈谷寺逢高節菴楊宗易同登眺

養魚池

重經常熟縣

鄭氏山莊

登治城山

壽春李德昭父子四十年不見一日來北平

相見同歸關中

野航

寄高編脩季迪

訪道權上人宿城南

五九菊

蓆菊

芭蕉

登樓二首

送友人之越

送鏡上人

送友人之武林

送友人

寄陳二

與略勉二師

晚霽郊行

答張文學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重過師子林

五溪逢鶴瓢山人施藥

夕次同川 送邵表

陳怡過禪室夜坐 諸柳

贈席溪僧 石林為金道遠賦

陳山人與淳禪師遠訪臨別口占

別山 贈道遐書記

送蘇州府都綱還吳

卷第六

題張山人適樂園林館一十首

玄明精舍訪呂山人志學

園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讀孤山法師閑居編 題紙扇

湯泉 贈吳山樵者

登天平山訪圭禪老 昆廬寺二首

重遊白雲觀

與薛七二穆過壽寧精舍

鳴皋亭 詠燈

雨中題山館 過師子林

悼立禪師二首 訪震上人

秋日重游穹隆山海雲精舍十首

八月十四夜雙塘口待潮

送印法師之海寧 過房山清安精舍

沙河道中 日莫沙上口號

寄周鶴林 登惠山觀泉

初夏過城南神樂觀訪張真人燕為

游甘露寺 柳胥莫歸

常春堂 舟中懷年慧二字

深翠軒 耆山菴為張真人賦

寄隱士 晚過池上南軒

初夏登鷄鳴山訪定巖

新柳 瓜圃

紫牡丹 欽賜玉帶

嘉禾 騶虞并序

朝天宮 蘭宋學士

送戴醫師 詠蠅

師子林三十韻 送監上人還瀘溪

周倬惠溫石茶壺

夏日遊天平山白雲寺二十韻

寄山中僧 張道見訪莫歸口號

春日西溪即事二首

卷第七

七言律詩

元旦朝賀喜晴

元夕大祀

三月旦日駕幸太學

白鹿

二月二十日欽授

太子少師

與友人登金山寺

秋日登海虞致道觀

書院獨坐懷王學士

題萬松金闕圖

江頭葉歸

龍翔宮

羊祜廟

賀高啓生子

春夢

訪高啓鍾山寓舍尋詩見語

京口贈古

喜陳冕廣東回京

白蓮花燈詠

亂後入城有感

王明雲過西麓見訪二首

春日過天平興上口占

再寄王明雲

病栢

京都送雲海上人還山

與乾上人遊鑑湖

昌國縣

寶陀觀月

挽席道士

十月一日金陵蒞船之北平

卷第八

寄虎丘瞻書記

題吳元範墓銘

題平坡寺二首

贈張行人宗海

遊西湖玉泉洞

送啓東白住松江延慶

舟中送戴伯兼歸金華省親

大雪中過浙溪訪徐達左

王晉花

舟中贈琴士徐和仲

春雪

寄清涼長老

謝友人惠紫樵

與金華戴元禮黃山人期登石經山謁道陵

山人期不至時四月廿一日也

京口夜泊懷衡上人

送吳知州

春日謁劉太保墓

過順德城

邢臺客舍長至日懷東吳諸友

東昌道中

次韻答天平復卷二首

春莫興行書記過師子林

夏日謝賜衣履

奉旨歸山中

淮安贈古

遊定州學

席丘寺火後重遊有感

蒲劍次童中州韻

全室禪師使中天竺取經回朝

南翔寺

送袁達天

山月軒為俞嘉言賦

杏園

遊雅宜山

寄金山長老

送馬博士

毘陵覽古

寄趙友同

四月重過天界寺

寄題松雲軒

永樂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 京都放燈甚

盛賦近體一首

陳濟伯載除右春坊贊善賀以此詩

送梁脩撰潛赴北京

王汝玉省廬墓回京除翰林院編脩兼春坊

贊善賦此為賀

秋日訪張天師城南新賜行館

五言絕句

效古三首

贈隱者

題畫馬

對小桃

水閣夜坐二首

聞雁

懷師林園上人

南郭行春得遲字

卷第九

七言絕句

百花洲上逢陸五

題班姬題扇圖

金陵送一上人歸武林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題菊竹圖

秋螢

鄭氏隨夫謫嶺南夫死蒙宥釋歸事姑

清明日郊行見拜掃人有感

贈相士袁廷玉

秋蝶

送白楊長老二首

題秋寺晚晴圖

山亭見王旼

題蕉石鳴鶴圖

題獨釣圖

中秋夜別鄉友登舟

支硎山十三詠

山行

霜詠

題畫

西垣竹詠二首

題老檜圖

賣花人

題許由弃瓢圖

師子林一十二詠

對玉簪花

菊蝶

題畫

日詠

惜春

題逸士圖二首

開元寺雨中觀春

題墨梅二首

訪王山人不遇

客次讀高啓詩二首

題薛澹園墨竹

經夢筆稿

越王臺

曹娥廟

題倪雲林墨竹

題仙巖圖

遇下邳

觀鷗

立秋夜聽秋聲

尋通上人不遇

九日登冶城逢潘肅

聞悟上人病起

題王冕梅

題宗徽廟雨餘索燕圖

端旁草

離亭柳

過湖訪張道子宜

贈薛夢人

東園

夜聞角

題聰上人山居圖

贈西士李居中二首

徐園看花已落

廢苑芍藥

贈山中祥者

澤沱河二首

常山王廟二首

雪夜讀高啓詩

題幻住山居圖

題東坡化龍竹

東林小憩

題畫

題秋山圖

題水仙竹圖

東歸過餘姚道中二首

題臨流萬玉圖

經無量壽院

童中州期九日過山中不至以詩見寄奉答

二首

題王琳明畫竹

九日感懷

過白雲觀謁長春丘真人墓

與咲軒晚過穎山精舍

宿幻住草庵二首

題紅梅二首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送王文中歸吳

沙河縣客舍對雪懷童中州

登金山寺寄甘露港源長老二首

題鷄鳴寺

墨梅寄周訪玄

題釋迦佛出山相圖

九月底下海棠花開因感成詠

五月壽椿堂獨坐想長洲舊業之竹漫成絕句

句

挽張天師母玄君二首

送天童用愚長老二首

漢陽十景

卷第十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遇大風河凍河邊
三宿復步歸西山海雲蘭若
過聰松菴悼其禪師 題山亭讀書圖
次韻題畫梅四首 寄徐彥威太守
寄楊勉 題趙魏公墨竹
謝靈谷長老惠笋戲言
蠟梅 寄劉翼南典寶

題微廟画翎毛二首
庭下鳳仙花盛開因對成詠

春江送別圖

題雪梅雙鷺圖

寄天平復菴長老

佳城圖

題溪山秋賞圖

二賢堂

題孝烈將軍廟

送范生過古北口

題石甯鎮關侯廟二首

題畫菜

庭前紅杏花開寄友二首

園桃新摘招梁用行同食

七夕感懷

樂府

上之田

車遠還

隄頭水

公無渡河

鷄鳴歌

上雲樂

江南弄

轉應詞二首

踏歌行

相逢行

白苧詞

綠水曲

柘烏曲

五雜俎三首

塘上行

沙路曲

歌行

黃河清

祥光草書

種柳行

鴈門太守行

放歌行

月漉漉

涼州詞

洛陽陌

從軍曲

飲酒樂

猛虎行

楊白花

飲馬長城窟

薊門行

公莫舞

竹枝詞二首

東洛梁家謠

琴歌

清平調三首

鶴鵲歌

灌畦老歌

廢宅行

還山吟
壯士吟
牧童詞

兄弟吟
棄兒詞
商人怨

逸虛子詩集目錄畢

逸虛子詩續集目錄

秋水軒

題畫夏景

題月軒圖

秋懷五首

雨中誦經喜楊宗勛至

寄高得陽

高景山深雲山居歌為淨上人賦

題群山圖

挽張天師二首

夢萱堂詩

題畫冬景

客居九首

賀蔣用文陞太醫院判
寄書記二首

逃虛子詩集卷第一

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吳郡姚 廣孝



五言古詩

雜詩八首

仲尼昔在魯里呼東家丘誰知百王師聖德與天侔
要令臣子悞筆削成春秋遺經勸後來一變乃從周

二

祖龍并亡國勢大莫與爭欲愚世上人肆暴阮儒生
群經化灰燼法令從吾行劇政若牛毛哀哉苦疲氓
鴻鵠驟一舉四海如沸鎔不遑赤帝子天下誰能平

三

翩翩豪遊子錦衣耀青春時來洛陽陌走馬不動塵
百金一朝盡惟仗劍隨身氣驕誰敢犯睡眊猶殺人
遇主固應難何由樹奇勳白日倏而逝青雲志莫伸
有恩非不報不報婦人仁

四

逍遙綠髮翁服食金光彩朝游上瑤池暮宿逗蓬島
蟠桃幾見花朱顏不知老真常曾未解眇質徒自保
何如趨聖途悠々樂天造

五

曾聞青雲士馳聲似奔雷聞國人仰其威崇高崔嵬
吁彼蓬華徒破行更多才居然不得遇老死良可哀

六

幽花在深井天々艷春榮獨有兒女憐不及路旁草
一朝涼燄至繁枝盡枯槁自嗟生處偏非是色不好

七

志士守苦節達人滯玄言苦節不可負玄言豈其然
出處固有定語默非無緣伯夷量何隘宣尼智何圓
所以古君子安命乃為賢

八

威風不常有來時必覽德祥麟不常生待聖乃一出
二物非最靈應世曾弗急堂々美丈夫寧肯事干謁
際遇會有時何須重感激

雜詩二首

夜半鳴已寂陰火燄凝寒寒々林莽間悄坐復何歡
掩卷念同心去我良會難不憂山川隔但傷日易殘
何如東流水寓此長恨端
主冬正慘慄林氣凝更滋寒冰泣澗壑涼飈中夜吹
重衾尚破骨無福當何為嗟彼倦游子間閨惜群離
微吟坐待旦巡簷望朝曦

擬古六首

同心復同邑一會還一歡如何去萬里杳：會面難
昔為比日鱗今作孤飛翰日夕慮不息離緒入雲端
攬帶未暇結腰瘦傷園寬茲時在遠道霜霰日已寒
諒無同心友誰為勸加餐

二

良辰念難遇開筵當綺戶會我同門友言咲一何臞
素弦發清商餘響繞樽俎緩舞出吳姬輕謳來越女
但欲客拚醉觥籌那肯數流年嘆發馳有力誰得阻
人生須歡樂勿使長辛苦

三

晨露散庭樹衆葉何旖旎繁陰蔽階除蔚若張綠綺
行將投其芳歆以昭彼美彼美與我遠迤：萬餘里
微物固非珍意遠亦可喜奈何時不待徒使人興喟

四

還車候明發靡：經山谷念茲道路難况彼時序促
昔驚衆葉枯今顧蕙叢綠榮華非可貴飄忽即過目
人能保貞德流芳亦自足毋將日度桑榆化同草木

五

遠行惜無侶：出都閨不念人減蕉但見暮多新

松楸未成拱樵牧已侵頻悲風日蕭：逝魂豈長存
知彌起歸思寧免泪沾巾

六

林洞氣蕭瑟驚鷺已深秋月色生夜寒象緯光不流
零露團葉蕙居人念重裘簷聲階下泣鴈影波間浮
嗟彼意中人偷塗苦淹留諒非樂新知遂令棄旧游
簪斗去難遠牛女會有由浮名暫時事不如共綢繆
初登雞鳴山二首
秋山路梯空一磴復一磴游人不倦行因貪境多勝
願我不羈流吟觀盡餘興

重閣無客來紅葉擁林路幽禪不出嶺雲屋高低住
忽遇解空人喚我喫茶去

陪方屋翁綠水園游

游境已常偶到興偏造園廬依古閣閑扉掃塵迹
芳景變清和群植忻滋息雲綿曲渠水苔滋陰階石
叢筠減舊綠蔓草餘新碧游蜂却采香歸禽自知夕
臨幽憩煩竭遠思展芳席惟怡靜遑趣未達喧中寐
茲因逢高士庶以樂無數

陪方屋翁游重綠水園

林園方新而夏氣鬱已浮環池芳草積綠水自悠：

葵心注旭媚蕙葉轉風幽相從昨日人重作今日遊
蹊蘇承步屐陳蹤犹未收深構足容與水雲共綢繆
欲乘隱君暇賞詠為淹留

奉荅高啓季迪

清晨長松下聽禽坐逾深蘭章忽遠寄光華麗空林
諷詠得密意展玩慰離心春晴見猶蘭况茲逢暮陰

寄谿上諸友

獨坐白雲深常懷二三子幽齋俯花竹長溪渺烟水
遙不可到惻惻那有已尋訪定何時短檣秋風裏

海上田與芝雲法師遊龍井次辯才法師寄

東坡翁韻

遠行造瀛海長嘯揖浮丘葛衣掛白月鐵錫橫清秋
烟霞已成性塵寰豈容留大鵬奮玄極神龍躍靈湫
所以辯才師飄然居井頭蘿龕雲影合竹閣泉香浮
堂之大蘇公曾賞此境優豈知百年後山荒水空流
茲行景先賢題詩紀清遊因悟無所住不起人間憂

奉荅楊基孟載

悽悽泊城南春深抱幽獨餘花猶綴紅衆樹已滋綠
茲因塵內居始憶山中屋何時陪騎遊吟看舊題竹

妙上人習靜軒

嵐嶺照深屋雲松翳閑門鳥啼驚曙白花氣覺春溫
以茲迎塵境自可澄真源冥觀了無法何有寐與喧

送友人之松江得曙字

潮來沙磧平月落海門曙汀蒲轉風葉堤柳搖煙絮
江頭春可憐天涯人獨去有歌送君行無酒留君住
雪浪沒沙鷗雲帆出江樹回首讀書堆青山不知處

宿福智精舍懷南鄰張羽來儀

我客悵無依君居欣在迩清談夕散歸獨卧松軒裏
露香檻前桂月色池上水懷尔正沉沈不知暮鐘起

蠡口夜歸

日沒渡口昏水風著人熱漁燈帶螢火微光互明滅
舟人報水程路遠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盡心力絕
遙想山中人待人仍待月

分金墩

夷吾坐窮乏林牙計餘贏託友心相知義重黃金輕
得利詎敢私當道分還平獨遺一杯土尚寄千載名
氣和塵草秀色常青至至今往來者因之感交情

鳴琴磻

磻上松瑟瑟磻下水涓涓山人來磻阿宴坐拂冰絃
風松共流水一奏一冷然

清冷閣

綠池湛無底高閣凌空明
虛幌映曉竹曾梧翳堤程
遠林接澹瀨輕颺日夜生
夏深涼氣薄秋迴涼氣清
鏡空留鳥影樵曲繞波聲
芳辰潔華觴嘉賓肅塵纓
賞詠既自適寧慕世上名
吾欲時來此縱目一開情

羅逵為陳惟寅賦

攀騎臨難通紫、循欄曲蔓引行
難步葉密邀禽宿
影分夜暗白色帶春烟綠
何官携孤琴閑行迤妙躅

茶軒為陳惟寅賦

千苞凜冰雪一樹當窓几
晴旭晚微烘游蜂掠芳蕊

澹香勻露繁艷照烟水
幽人賞詠遲每恨殘紅委

訪雲師不遇

波澄一谿雲霜紅半山
樵荒烟滿空林疎鍾在何處
不遇採樵人復抱孤琴去

鍾秀閣

依巖結曾揜芳辰集霞氣
朱甍際遙漢碧几翳春雲
隙屋點故跡陽岡煥新文
繁條晨注露野水夕含暉
蒼子久忘世羈禪遠離群
願欲尋佳士撫闌陳舊聞

和徐一夔游龍山雜賦六首

遠過桃花開散上桃花
嶺閑深嶺亦峻雲鳥巢幽靜

窮高見市烟始悟在人境

前山低昂登後山陟難度
乱石礙僧扉藂筍隘熱路

行、倦欲歇寧待日西暮

脩、一、祥宮樓臺隱金碧
松閑掩咽音花龕鎖雲迤

群僧礼祖餘看燈自長夕

崇壇起芳郊山川勢增壯
神來氣氤氲神去風滂蕩

真享不移時庶以答靈貺

路入龍圖來一澗漫一礪
迤、花石遺孤猱度雲棧

深處忽逢仙相携坐談幻

出岫不逢山長江波淼、落日下遙汀
寒雲翳沙鳥

足佇目難窮孤帆來樹杪

登錦峰

奇峯起蒼昊秀色鬱可采
靈石麗文華晴空炫霞彩
欄斑駁青暈網緼雜芳霽
朝陽映猶輝夕陰膏還藹

或云神州仙鞭驅過滄海
不經野火焚詎逐歲年改

肅展曉飛陟昂然立如待
延矚洞幽抱架广時有在

題種牧園

維時屆芒種原野鳴布穀
朝來小雨晴農事日應促

移秧平田間屏水清谿曲
彼姝且饁餉之子當放牧

頓忘塵鞅纏自樂淳龐俗
天意恤我勞年、有秋熟

初春坐晚南軒喜王山人過訪

春陽勢未舒林深暮還冷
開軒懷久坐獨對青松影
石龕泣閑雲苔井響寒經驚客鳥翻
照佛燈耿々華翰奪遠過
繇迷破幽靜臨風笑語溫
相慰不及警交遊情未治
道念心已領忘彼區中緣
樂此塵外境諒惟高世士
元非翫光景遙送出林扉
新月懸西嶺味苦詩為一
初賦甘腹衆所歌苦毒吾
乃喜味之曾勿厭八珍同
其美單瓢能久如鍾鼎豈
常尔昔賢有遺戒刀案不
可執願言膏梁人於斯當
染指

石經山并序

石經山在燕之范陽郡峯秀拔若天竺山故稱曰
小西天隋大業間有法師靜琬者處是山懇至教有
難不能流通於是發願募緣數工鑿石為板刊造一
大藏經儲積于山以俟其後法師刊至唐貞觀初僅
成大涅槃一部而法師乃卒其後子孫繼之化億萬
人乞錢粟刊造餘部歷運與金然後完此一大藏野
于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開之穴以浮屠鎮
之自隋唐遺金及元碑碣森列照映岩野然而累經
千戈無秋毫之犯洪武二十一年歲在戊辰春正月

升一日余奉

旨往觀念法師之願力宏大堅固是山之泉石靈異
清勝故賦是詩錫于華嚴堂之壁雖未足盡法師之
幽光庶以紀茲行之歲月而托其不朽也詩曰
我之經石山蓮峯吐金碧秀氣鍾題勝樂擬西域
竺墳五千卷華言百師譯琬公悞受戒鍊筆寫蒼石
片之青瑤光字之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籍萬人力
流傳鄙簡編堅固陋板刻深由地穴藏高徒巖洞積
初疑神鬼工乃著造化近延洪勝汲塚防虞犹孔壁
不畏野火燎詎愁蘚苔蝕茲山既無盡是法寧有極
如何大業間得此至人出幽明獲尔利乾坤配其德
大哉弘法心吾徒可為則

萬歲山

超然出海止觀之與天齊仰看衆山拱始悟恭華低
瑞雲散蒼翠靈光發虹霓琪樹曉瑟瑟瑤草春萋萋
蓬萊在人間梯磴乃可躋上有廣寒殿凌虛立眾思
斗星繞朱甍雲龍護旋題明時奉
聖主長夕耀文奎已金事耐宴殘元財哥姬不德天
靡輔所以帝業隆大明務恭儉親王鑒在茲千
秋與萬歲端拱樂無為

海子

海子乃天池舊聞為太液泉源出地底湛々漲莫測
上有蓮葉山下有鯢人室清秋起涼森天水惟一碧
波心菱荷淨岸口菰蒲密舫鱗縱游泳登釣豈能及
烟霧晚澄濛落日危雁集量寬渺江漢何并滿愁滋
龍舟泛双槳虹梁跨千尺瑤池未足侔靈沼應難匹
帝子勤古道為樂知無逸出游自有度豈待時日
吉

居庸關

兩崖青入雲關設天下險一人自足守萬夫徒勇敢

山高壁壘危野曠旌旗閃天塞軍指陞霜重鼓聲慘
虎豹動成群雄勢破鬼胆况後遠行子驚憚愁切堪
朔漠萬里外胡虜已席卷從今不用關南北南歸一
覽

燕臺驛

燕城舊都會館宇廣且深萬方來使客四座雜言音
停車於垣下立馬翠柳陰池流出潛郵危烟起驚禽
前王好吳者築臺置黃金黃金未足資所貴待士心
蘇軾乃有由禮遇古枕今他邑量難並過者加敬
欽

姜桑村

悠々范陽郡蔚々姜桑村々深民居相鷄犬日相聞
間巷與樞謀古來風俗淳犒饗蜀先生皇矣漢祖孫
孰知生此地一日乘風雲武侯道合關張乃君尊不
逢權與操天下豈三分英雄為時出功德被生民邈
焉千載後遺廟今尚存丹青固素壁凜々如生神
烟蘿覆其宇雲松翳其門秋風重過客感激復何
言

拒馬河

大河擬長淮湍急去如瀉未足限南北犹能拒胡馬

牛羊飲其溪較危狹其下沁湧拍遠天漫演散平野
中流渙子多兩岸居人寡從來燕趙間終々戰事者
以茲壯其國固守曾不吝河伯願揚靈終古保民
社

駐蹕寺

太宗真英主燕々龍風安天策四海空况復有東夷
親征凌遠水曾此駐旌麾後來好事人乃以名招提
晴園景澄霽曉殿香霏微林深埃壙遠僧子多禪栖
幾經千戈際荆榛秀顏基功業今何在蒼苔綠斷
碑

盧溝橋

漢水自山出到海一何遙沒溝逢秋霖泛溢如春潮宋師
五十萬北來事攻速駐此不得進攸費慙徒勞金源
重遊幸鞭石起危橋上亂輿騎橋下家鼉鼓關干
雲霧濕閣柳氣勢高征策行曉月仙旆度良宵至今
燕南門極目誇雄豪倭仰成陳迹流水自滔

劉文貞公墓

良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終世不怨讎
偉哉蔚春公簞瓢樂巖谷一朝風雲會君臣自心腹
大業計已成勳名照簡牘身退即長往川流去無復

佳城百年後鬱鬱盧溝北松楸烟靄青翁仲薜蘿綠
孫梁不敢犯何人敢焦牧王侯墓壘廢不待草宿
惟公在民望天地同傾覆斯人不可作再拜還一哭

文丞相祠堂

漂々宋忠臣然々元世祖禮遇各有道声光照千古
舊祠燕城東松柏森牆戶英靈貫日月勁氣鼓雷雨
有司奉朝命雅時荐芳醑客來拜庭除歌退復延佇

金太祖武元帝陵

金源古肅慎太祖當元吳疾速如反掌想見武且漢
嗚呼大宋固在德不在兵未遂并吞志六年即殂崩

瞻彼涿鹿山埋玉起高陵長松植在塋重出蔽佳城
秋風嘶石馬夜雨泣山靈燕沒已百年今幸遇
皇明芻蕘不敢入楸梧喜再青歲時營一祭亦足慰
幽明

分菊

嗜菊詎成性仍非慕前脩霜迎夏雨足芳叢生已稠
分萸携短鍾漑灌屏清流白黃因葉知間列自成幽
英後百卉落苗隨眾草拙不有今日勞那得慰深秋

移竹

客居悵無竹尋植得佳本乘茲烟雨餘解帶觀荷春

苦槩夙所資護根不損離叢叢失恃揄揆恐風催
旭節影散新雲涇色迷遠君來俗遞消延賞愧移晚

送護西堂還武林

昨朝武林來今朝武林去流水與行雲何曾知去住
雁送秋風帆轉鳴夕陽樹悵望天東南青山渺何處

晚步

晚步出門去林端見新月牛羊下嶺來疎鍾何處歇
行々且復停遠對西山雪

寄前太常寺丞袁柳莊

幽居南城下老并得所依既遠市井詭况浪宴客稀

古槐蔭苔砌蒼筠護荆扉朝光旭掩映夕氣烟霏微
芒窓宿燕銷梅梁日燕歸散處飲盡漿怡情整琴徽
優游隨靜跡消遙亡是非嗟我屬知深抱病長相連

偶會柳莊寺

同居一城中經歲不獲見雲山千里外信知難會面
今朝忽相逢握手情春忘呼兒急置酒丁寧休厭勸
要須醉後解酲等美暇美此會豈易得但恐聚即散
彼此皆皓首滄桑頃刻定與君且盡歡莫問日桑晏

寄天禧堂竹庵上人

終朝理清泉不出長干山奈此秋風高何似白雲閑

乱蟬鳴竹塢孤島度松關愧我老病翁無緣能往還

奉寄張天師二首

其唯無為子玄道之精此蘇軾森張神眸電爭明
舞金屏鬼妖叱咤驅風霆靜遊浮黎止妙樂芙蓉城
屢初洞化元長年守黃寧翰采昭雲漢文藻敷天英
道義金玉重声利塵毛輕奉先秉教樞尊榮列仙卿
左肩拍洪崖右袂抱初平微生亦有幸相遇得真情

又

余少頗好異每慕神仙家惟子守止一與世逐群邪
玉池泉常清金庭瑩無瑕靈液灌丹苞願氣毓黃芽

煉烹肅水火採擷凌烟霞道吐秀嘉禾玄圃點玲葩
恢漠弘鴻範冲虛去浮華五岳自凝合八壺相要遮
環坐輪雲扁游遨駕星槎消搖居物表瀛又何加

故友張羽西金華山居圖

張君面侯孫游心在雲山飄飄神仙姿濁世孰可收
廿年不相見或云蜀成班皇期歛長往墓土埋黃菅
幽明既重隔何由聞佩環死生知有數大丹空九還
祇成千歲翁寧出虛無間爭如尋竺仙為叩黃龍閑
一法不可學且須尊孔顏

迎虛子詩集卷第一

選虛子詩集卷第二

登津舟中讀陶詩

扁舟泛烟渚涼森襲我裳推蓬坐其下四顧心茫
斯須展陶集諷詠殊未央儼同千載上携手游柴桑
先生得真樂厥志出羲皇四時晉宋人萬々空相望
况彼後來者應多瞻孔牆身栖草澤中心存名利場
乃歎學其言假和賦斐狂未諧纖組工何能雲漢章
里婦効而賸可嘆醜愈張應物趣頗合子瞻才足崇
允言究臻極二子在其旁偉哉梁蕭統至論何昭彰
於焉天地間萬古垂休光

二

登真定龍興寺閣

南行由鎮陽暫息登高閣欹馬眼境寬頓使胸懷豁
金容照天宇璇題倚城郭宿雲幕曉紗微露露格鋒
霜林出遠樹霞空送孤鶴四山當社席千里在掌握
宋祖昔尤吳應運成傑作淨法真梵剎巍巍儼靈岳
上共天齊秀下與民同樂嗟我後來人臨風徒感作

題洪崖先生像

昔聞絕世士狹義洪崖翁心存白雲外迤混紅塵中
常時跨雪精千里走西東或携六角扇或握九節筇
寥霞陟王屋披雲上空同肩拍未松弓袂挹浮丘公

瓊芝飲沆瀣千歲顏如同童世俗曾未識高明動玄
宋國形全殿上萬古揚真風

送祖公還越

祖公越中未耽詩似靈徹不同世內人皎々如冰雪
昨朝遠過我開口論生戚孰知道理勝頓使塵心歇
興盡即還山去路忘秋熱

夏四月余因清理佛殿事自燕還吳客于西
麓主者家事忙不暇問於花木也今歲後山
後生靈芝庭蘭忽結寔秋海棠多被豪取惜
下鳳仙叢生如蓬麻瑞香被蝸牛傷其嫩莖

余課佛之暇因感而賦詩五首

靈芝本無根其生豈定方昔開座說法德為瑞也乃昌
嗟彼野人家屢歲發崇岡焉知衆草沒秀色不得彰
撫子忽采送燁燁聚全光諒無善可感何以教吉祥

二

猗々庭下蘭花開正春日出看自饒人乃有君子德
詎知雨露滋今年結其寔青々疑佳果園丁曾未識
何如南畝稼可給飢人食為物不適用難貴有何益

三

娟々秋海棠人言斷腸草神果有圖經誰能為稽考

處陰乃榮茂近陽則枯槁其毒過於鴆不經亦可曉
如何富貴家金盡爭尋討不畏能殺人但愛顏色好

四

鳳仙匪名品草中亦幽花白者如瑤玉紅者如丹砂
今年子散漫滿地枕蓮麻不理奈荒穢焚去念佳葩
頃捧苗數本照眼蒼清華載看秋雨餘芳數媚小家

五

瑞香壓衆蕚春初已爭芳花開錦熏籠馥郁且異常
豈但兒女愛亦使蜂蝶忙山中有佳本培蒼乃奔方
蝸牛果何物新條被其傷柔良難自持在人能保障

白蜺江阻風夜宿江口兼懷徐貢

顛風江渡難停櫓休羨蒹葭清烟休翳暎光灘月侵寒
夢淩騷候火明鳬眠忌芦動遇險更思君陡覺離愁
重

題友鶴軒圖

幽人適楚竟崇軒起山隈涼風響澗木精霞明砌苔
荆扉夕不掩多應放鶴來

鰲池

港盧埋伏深涯際立危壁波含金氣清苔吐銀華碧
龍光日夕浮蛙黾俱潛迹臨觀復何時吟餘慨今昔

琴臺

崇臺起雲岑夫差日游宴七弦石上彈開花落餘片
風清松峯響烟葦草成荐至今想餘音冷々散秋院

百花洲

水灩接橫塘華多礙舟路波紅晴漾霞沙白寒棲鷺
綠汀漁網集隔渚菱歌度不見昔游人風烟自朝暮

上方

蓮宮據山樹岩竟去天咫尺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裏
幽沉樹樂靜蕭蕭散煙鐘起人登石路迷依々綠澗水

白雲泉

陰池自落々綿流仍脉脉輸練隔山青飛璫混天白

澗草帶幽香壁蘚漬餘澤昔曾汲飲來依松駐金策

潯溪

青山兩岸分夕渡舟橫口夏雨歇生蓮秋風先到柳
聲殘烟寺鍾香餘茆店酒相見無別人唯逢耕釣叟

竹院聽涓公琴

虛齋倚脩竹七絳彈更幽歎如一葉落萬壑皆驚秋
依微寒鴻歸宵渺湘水流無營自深聽澹然忘去留

師林精舍遇盛師夜坐

空林長掩閤閑雲去無迹偶來值祥侶清談忘永夕

坐久聲沉松堂一燈寒

送靈隱欽老

昔送冷泉遊今見冷泉主
迢遞來石城架染帶松而
去住自無意何暇計出處
官舍晚相看竹邊不知暑
尚論古人心還舉尊宿語
歎尔迂故戶惆悵狹延佇

奉酬王右史薤德

少時事孔學長日遊儒林
朝披手中卷暮橫膝上琴
無成即從佛淨業乃所任
棲遲樂巖谷交游喜冠簪
君多妙文藝聲價重球琳
行藏雅異迹言咤却同心
相忘隣里間携詩夕還尋
窓明透垣月底喧爭樹禽

展席白雲際吸茗青松陰
幽情既有得外物詎容侵
會當效艾許悠然時對吟

春日過迴忠墓

維時春服成維步城南路
逶迤繞水流來尋乃忠墓
阡隧非往昔川首原豈如
故蕭條惟荆杞慘然離烟
霧翁仲不可見日午走松
兔憶昔飛鳳姿四海服威
怒東征勢小沮忠良苦顛
仆君臣既一心死者寧不
慕遺骸瘞瘞瘞期如金石
固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
寓事業水上漚功名草頭
露死生諒莫測榮華何足
顧不如保貞德歌歎自朝暮

恒岳廟

五嶽時仲維恒最卑小
名於秦華齊庶幾安敢藐
靈氣通紫極神耀燦之
昊尊崇自古祀建乃鴻造
形宮凌烟霞瑞階映芝草
羣：揚霓旌鶴：集靈島
香霧繞重廊蒼松蔭方
沼登覽人盡恭進謁我肯
少極日仰天高繼步忘路
杳郡侯時奠享庭燎煥清
曉黔黎賴真貺災祥每虔
禱惟神既昭彰國社當永
保

春雪

青陽始交泰瑞雪來天
庭整斜奔逐隊高下積隨
形點梅疑亞白封苔訝
妬青長空飛漫散回風舞
娉婷

地溫銷易見人靜響偏聽
鳥愁無喃啄裏喜斷煙螺
高樓歌未歇豪家酒不
停慙同韓吏部搜吟思入
冥

詠

自阜平具過大派山二百里抵五臺遊覽成

阜平從西來大山與連脊
曾圖歷千重一礮過百曲
劍鋌露遶峯綠色舒寒
瀑虎跡屢驚人鳥道長仄
足霞光閃危嶠雲氣涵
崇巖亂蟬咽陰吹幽禽
響佳木斷徑鳴孤猿平
坡走群鹿萬蕚雜紅紫
衆葉紛青綠木皮野客
衣石广山岷屋避方日
尋勝空林暮投宿漫遊
許自知縱覽厥所欲會
當登五臺清涼我心日

館中公暇讀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子厚詩

四首

輞川治別業來世少管纓幽遠勝紫泉石有餘清
揮洒自為樂吟詠得真情邈焉千載下孰不慕高名

二

襄陽耆舊間放情獨夫子蹇跼城市中短褐風塵裏
有時詩思發高山共流水閑澹意有餘鮑謝焉足擬

三

少時事豪橫中年道頗知焚香日宴坐隨處樂無為
交游泉石間感物自成詩古淡宜易學五字真吾師

四

愚溪非舊業幽棲亦超然放逐豈不畏所樂乃在天
寓意一於詩出語何清妍恨不生同世日夕與周旋

寄題聽松菴

俗士嗜繁管哲人尚焦桐關心雖不二所聞諒難同
嗟哉彼上人堂下性海翁習了如幻耳根具圓通頌
忘世喧嗽惟聽泉上松簾戶倚雲巖繞屋幅如龍森
森挺聳戰日夕未清風蒼陰翳翠嶺清越長空大
音寔希世非商亦非宮聲未卒與始聲去寧有終禪
第已深悟焉能動乎中我也山澤臞癯耳巨聰何

由撥塵緣竟歲長相從團蒲共深夜窅然開心聲今
我客千里細想孰有窮詩成聊一嘆奚用托冥鴻

游龍泓洞

偶携虎林僧潛入龍泓洞盤桓竟忘返游曠從教縱
泉声夙積襟雲氣烟嵐共寄跡由人成重瑞乃天送
巖深匿後蹤穿曲應樵嘆壁仄小蟲蟄不謂古苔凍
不來寧免思乍到翻疑夢如踰感舊遊令人歎悲慟

謝金山長老惠中冷泉

金山天下奇江心一拳石水雲相面環氣勢王京國
中藏古道場主者多名德于今有衡老長年樂禪寂

或云頗好事曾不混塵迹惠我中冷泉瓶置誇座客
石鑄沸松風香味壓康谷淪茗試一啜令人疎毛骨
詩成為寄謝感慈意難得共我掃泉頭尋訪當有日

張真人墨竹為蔣用文題

墨竹眾所好識者余自許吁嗟近代人紛々幾堪取
房山端可尚薊丘誠足鄙惟竹本清物俗狀竹亦耻
無為馬迹心枝此意頗相委蔣子索余題寒窓正風
雨

送環師赴杭之下天竺住持

春來苦積陰長空凍雲鎖委巷斷行人雪泥深沒軻

嗟余老而衰病且似野疲且効維摩詰終日杜門坐
髮蓬蓬眼柳頭寒帽重裘軟席素蘭冊垂幕附火
環師重道義冒雨來投戎告別之武林即日駕輕軒
緇白競板送豪樓車塵左靈山披視床來參侍敢情
對衆開宗來微異天花墮野鹿獻奇藹山後捧珠菓
頻伽送妙音蓉峰呈小朵慈雲肆冥蔭去住自無碍
愧余不能住問通求印可請師堅願輸高名期遠福

漸溪草堂

徐侯家吳下舊業依漸溪作堂溪之深復以漸溪頭
靈巖峙其東其區漾其西據茲山水窟且坐紫雲齋

曲流自回環列岫相高低陰松挂林藹桃李蹊
礪草猗蘭芳池樹枯楊柳前陂時網釣後壠春鋤犁
編籬護茗園課豎翻蔬畦溉花汲古井滴水脩長堤
茆茨竹露潤草迳蘿烟迷風晴喧燕雀沙暖眠鷺鷥
畫檻綠陰繞曉庭黃鳥啼常時有弦誦經歲無鼓鼙
營家美舍子內饋誇美妻襟懷好安朋門巷填輪蹄
西連且為樂歡呼惟恐吟庖羞剪春蔬盤飴烹黃鵠
啟屋出鱸膾吐嗟辦葦蕘既有酒如過何妨醉如泥
縱情忘白首散步扶青藜身安得地利心游乃天倪
頃承

天子詔重上青雲梯榮達紆組綬顯貴交臂珪行肯
報國思愧毋思舊栖

送王琦還天台侍親

王君赤城來燁燁靈文繼一見心已歡久語不厭
結為方外交余老亦無忝朝尋又暮訪敬愛情悲歎
東軒頗幽閒或榻每分占謔論釋儒同異欲明驗
君偏我得攻我病君能砥此道期有成志在探象塾
有時杖青藜散步衣從裾循林引鶴俯觀魚噲蹠視
結雲陰幽葵帶烟艷然動高梁浩孰能歎豪吟
忘揮洒健筆快霜劍篇章埽石壁寧待出鉉輶或壯

如雷轟或疾如電閃或清如霜華或滿如川灩澦
珠絕類豐失主有玷諷詠共忻躍足歎乏醴醪一朝
奉親歸告別成噫欠到家必戲絲豈但甘旨賸留君
石勿留念我還念握手不忍違朕願過山店

陳節婦

序：陽固竹矯：陰壑松吁彼節婦心凜若松竹同
并方二十餘懿德一何崇良人棄行箇四海一船通
烟濤計習慣容易逾飛鴻豈期陽侯怒沒入蛟龍宮
計聞遊難得魂歸亦夢：譬彼雙棲鸞歎爾雌失雄
徘徊地欲裂迸血春蕨泮膝前兩小兒嬌駭未成童

孤筭命苟活黍離日不寧即年倍老顏粧憂任塵蒙
惻懷速歲月何能抹青紅用驩共姜誓之死天勿重
倘恍預微影慘之霸房櫺望歸每還高注目扶桑東
遠逝等黃鶴安得奮翼從海波無盡日此恨何時終
只今已六十雙髻如秋蓬子喜慕先哲潛澗時親供
高堂春菲之戲絲悅慈容婦節子能孝死者憾亦銘
幸逢太史筆作傳垂無窮余才愧荒陋頌德焉能
工

園隱為方山人賦

方君厭卑喧擁野依別島鋤耘遂初心賞味適冲抱

幽境在人說奇處屬天造峯巒筭幾之溪練紆結之
磴險足難躋泉清耳宜渌春明物倍鮮秋高氣逾顯
雨盈沃舊澮雲連護村堡谷風夕陰之林暝朝果之
尚朴茆作堂取美蘭為檢森蘿謝客板砂蘚卻童碑
磊闌集聚蠅秦室垢生桑鳩巢互迂后蟻巢競征討
花波擬湘娥鳥語學重猿筠森屯翠幄素大撐羽葆
松栢倩工蕚菊本索譜考爵舌味新茶鷄心識團冬
蕙芬陋麝脂梅韻等龍腦沁途發細蘼漫壠熟香稻
初萌忌羔踐餘芳惜蜂惱渚燕晴掠芹池鮒寒潛藻
風承墮水鳶浪起眠沙鵝懷負禪服田膜脫縛淹皂

咄兒啖山庖并女舍村娼贈鯉樂親知刑羊祀神保
蓮蔬軟陳新庖肴進鮮莖剪韭循斷畦系頻涉行漆
佇吟撫礪杉坐酌藉庭草歌罷琴孤調酒禁尊雙倒
檢書臨庭窓寄書向晴昊積薪供火然儲杭借泉搗
不憂飢無糧已喜寒有襖紅鮮女裙苗素濯仙甕編
非惟慕人吳六乃羨鳥好窠以祀為羅隣以善為窠
右海足怡神放曠能達道心伴竹芒虛身擬木同橋
橋人生并易氣我歸志已浩欲從乞餘基卜居以終
老

送僧崇靜日東

樂子日東人姿性穎而妙英年過中國尋師乞禪要
扶藁乘風般絕海快霜鶴洪濤曉鯨奔神山夕峰耀
渺濤天莫辨巖巖島思難嘯激蕩失所依出入仰靈曜
鉅高與信使過者輒驚叫諒彼何人所蹈險足不棹
應知為求法急若採眉燎便欲走康莊何暇但循微
已解離言說無復誦周邵編游謁碩宿僻不遺蓬蘿
舊衣獵風烟川谷入崑崙名山古勝幢九到靡待已
首泰登乳竇度一度雲囑入門問三玄當机通一家
以茲守藏鑰座不愧年少難瞻眾星輝未踏孤月照
重來吳城西雲巖竟危峭試將劍鉞拂再覓虎頭料

偉哉照怡史一葉衆病瘵從游幾經歲聲教亦頗肖
分坐禪月堂中外蒼無誥孤高擬松崖清句越琴調
今年動歸興恨時無翼翹相逢龍河上賤迹同航
煮茶邀我坐不語惟一咲將遠逐鄉國欲餞不能醕
短章聊贈行祖道宜自劬

送王晏太史還祁川

大朝定九牧汲汲求英髦旁搜復遠索不使巖穴韜
彝也負偉器亦乃人中豪神現清而奇華岳秋爭心
胸羅萬卷辨口欺霜刀偏居祁川上為樂從咍陶一
朝往應詔光風曳輕袍正欲纂元史極華遲尔操尔

能法春秋一字為販賈有如鑒當空姚姒不可逃衆
口共稱良選固宜與守或乃勸之仕操香辭復操我
嘗問其故云有親二毛予昔侍親側何曾遠游遨但
得饅粥奉寧受州鼎勞史畢即告還無計留室嗚不
肯走官騎一棹衝烟潯歸家拜堂下鸞若曉乳羔
履為親壽捧觴進兩鬢庶以慰朝夕吾方自鷺釣
魚臨西泚現緣循東皋不為楚之原窮野吟離騷子
才時時望豈容老蓬蒿

寄王助教達善

乾坤果何物開闢從古有莽世孰非客離會豈云偶

嗟予蓬蒿人鄙褻匿林藪自慚駕塞淩寧牛馬走吳
山窮而深養性甘老朽且共木石居冰鑒志堅守人
云鳳栖梧豈同魚在筍藿慕充我腸永散靈兩肘
龍在高位誰來問可在盤旋草莽間想日相叩噴詠
擬寒山惟以道自負不忍殊塗抹乞媚効里婦小靈
不容藏辟歷破岡阜出門睹天日行也馬骨苟一舉
即北上

親藩待惟久天地忽大愛神龍起米湫萬方共忻躍
率土戴元后召我來南京爵賞

思加厚常時荷

天眷因愛不知醜光紫人所歆且慰平生友王君卿
中為善訖衆口力學三十年曾不悲金糗文章乃
所尚製作誠老手清雄過籍洪嚴謹抗韓柳能戶揚
湖江時克當其右僑居梁溪上置彼宮一畝嘉植遺
晴簷芳葩照寒牖閑閑散日無事呼朋樂琴酒行高
景怕為來往襟村吏昔余客實幾一見恨何淺論文
多脗合定交如杵臼面連地分袂時踰午及爾星期
別我去北行共誰某沙陀苦寒地土屋猶薦讀書
咲豪俠冒雪縱鷹狗遙逸各天涯一別年逾九夜先
沉泥中識者還見取孰知遇各主砂礫混瓊玖胡為

葉黃鍾反歌鳴瓦在胡為宗康瓠反歌賦殷由愚少
曾無知屢、與評詁使子因卑秩局促如鉗紐朝款
及暮暗沉坐情秋慨時未遇

聖明鵲荐尔為首先芒忽顯著皎：星中斗登庸入
史館筆削何赴：

聖寵日已新使我心亦惻行將見高擢量應宜大受
喜子髫尚多我老強同壽它年會諸生大好陳組紱

東遊別卿中諸友

我生四方志不樂鄉井中茫乎宇宙內飄轉如秋蓬
孰云無所扶耿：存吾胸忍為魚止漂肯作禽囚籠

三登及九到款與古德同去年客淮楚今往浙水東
疎身入雲衢一錫如游龍笠衝霏：霧衣拂颺：風
行李惟詩囊佩之得黃童四明共天台曾假華與嵩
中有至道場青瑤削群峰欲尋白兄僧為謁黃眉翁
豈愁海波濤何畏山穹窿遙迤路莫盡盤桓與無窮
江天正秋清山水六改容沙鳥烟際白嶼葉霜前紅
掃空向高絕極覽舒雙瞳優游平生友恨不長相從
遙知當此日念我情千重後夜有佳信好託南來鴻

與袁廷玉戴元直及庾王子忠教游小西天

馬上賦

春來已一月寒威尚侵肌閉門不敢出擬坐如鴉鵂
忽逢二子欲赴同襟期邀我西山遊孰謂非其時
游行未足樂所樂新相知聯騎晚出城積雪盈階墀
涉野暗蒼蒼梯山歷層危載君乃秀士遠志尚未衰
安行保遺體緩轡任馬遲袁君抱英才勁氣吐虹霓
見佛或止酒立馬每賦詩胸中何礪礪出語犹崛奇
阿教年十五臂力勝胡兒走馬愛長坂翕歛如星馳
嗟我山澤臞跨鞍亦相隨坡陀苦登頓寬袖風披：
翻思支道林馬癖良可嘆爭如據槁梧嗒焉坐忘机
皇期遂嬾性俸游即言歸回途值新霽極目心神怡

落日照大野山翠橫雙眉飛為逐我馬游絲紫我衣
但恐分手去明朝各天涯此行難再得堪嗟還堪悲

江貫道百牛圖

江君画百牛及能詎能測嵩華工是師獻墨誤非式
金龜軀可恠桃林放堪則幻乃有生意妙豈在顏色
群就奚貶售夥或頓滋殖毛損蝟珍：角聚鹿驚：
便金計伐甬尾火陣全墨九十將無醉八百里多植
濕：樹能化昂：氣難焦羅畔釋犁禪出圖縱繫縷
喘月夕亂歸眠雲牛才息止檢黃犢縶禦觸角橫福
摩行步泰差抹闌進扶服吐舌相固功枵腹收廢職

積重未駸黃將老漸翻黑脂堪宗廟享瘠伴田翁盡
坎坑任勝踰坡陀迢迢後先小隨大行次斜復直
迅遠千里蹄任重九夫力壯疑斫斫傍樹攢枝
逢溪浴清澗過草嶺者勞隻鳴或求偶並立似相翼
首垂氣欲垂尾掉行不亞轉如逐磨旋奔若加鞭逼
東咽耳相項齊痒角指助助成學安徐席反畏剛愎
關野為爭雄同闢豈相得懶散童蔓拘怒奮倚能抑
夜飢飯思蕩著渴飲尋湜過嶺驚跳梁倒地討僵詰
春陰雨乍歇東事日已即非尔勞歎何以歛極穡
邦吳藉后土天產助神稷斯國殊有靈後世詎無識

祐陵錫美書翰范進文飾顏師勿容易子孫共珍區

送完上人還武林

我性如野鶴好入雲林游雲林無佳士難往不得留
哲人固多愛庸鄙終見離以茲所到處識熱恒難周
憶昔往錢塘湖山縱探幽謁來天竺上定、高斗牛
濯彼泉石清蕭然山木稠祥霽晚風意此多名流
維時用拙翁大坐闍玄猷群英自圓結教聚如惠郢
鼓鐘震巖谷奔走公與侯再揮魯陽戈声光滿南州
完也翁之孫清美琳瓊好古衆所慕力學曾無休
奇材擬樞楠逸足超驂駟青年志何壯德業邁前脩

世稱顯沙弥秀拔莫與儔行峻道應輝寔果名不浮
况尔樂嘉賓款顧揚青眸我来歛相見一語鍼芬投
揚我坐澗石呼我登巖梯度晚瞻至客野步聆壺謳
松堂延深夜孤燈樹再篝篆香烟泉鼎若華雪凝甌
殷勤面信次燠寒候永來應知念老友義均骨肉優
但恨各天涯常時會無由一朝翁應詔說法近
冤旒戒途學星馳子能侍行輟始登鳳凰臺載上白
鷺洲旅泊古碑林俄尔逾三秋嗟余由外学被
舌誠堪羞扶策來京師見子即解屐相看龍河上
終日與綢繆群言暢我懷整倒如傾漱詩章勝曰作

絢爛珊瑚鉤形儀更清楚字畫猶初道我喜殊尋常
林卉病小瘳似逢荆山璞如獲棠溪鏐幸從共道聚

歡遂終身謀豈期翁奉

昔賜還樂林丘子遽理行囊日夕催歸舟天高秋氣
迴涼風暮颭颭菊荒推古道荷老歌深海征鴻影歷
歷倦鳥声啾、此時作遠別如何不與愁人生苦無
根漂、水中鷗誰云瞬息間離舍亦難等况茲十年
内世事何悠、我歌送子行令人成白頭

次韻答張天師

久別思一見急若望歲昨朝賭高標連雨忽逢霽

不期自偶合宛同執右契嘆余衰病翁過蒙俯青睞
塞拙何足取齒錄加品第文人蓬壺仙不肯忘道義
神章遠寄我望鋒豎降幟光燦然日月金篦除眼翳
寶此古景洗遂將瓦礫棄辭意兩非凡奉之見誠至
好並金玉堅陋彼瑠璃脆久飢得美饌渴心豈不慰
走也好於文士房病所嗜老而不知休何如性善桂
引流固用渠入鑿必為朽居官已皓首行倦思小憩
甚欲從赤松且奈絀附驥微眇果何物有幸得沫煦
茫之宇宙間

帝德能廣被願言留候孫永矣昌本系

贈金山愷公長老

我昔游山秋盡空江寒西風忽作惡扁舟畏驚濤難
隔一帶水對面千里看斯須風始定到岸愁乃寬翩
然遂入山倉皇整衣冠山僧出遠接慰我心方安塵
緣若羈絆勝境遇亦難世事當暫輟登臨且暫桓板
蘿與陟磴要盡平生歡主者更愛我泉頭坐團圞為
施三昧手煎泉烹月圓中溫一品貴舊井雙龍蟠蟲
蟲雲噴碧煙霜楓丹江山趣無盡我與何由開面
題記歲月若吟雕肺腑安能結蘇子佳句青瑣刊別
來已十載每想吳長嘆願我七旬餘白首居

京官愷公歟來訪觸熱無他干高致似文暢為慕昌
然韓才氣浩江漢文采奇鳳寓茲山得是翁景物愈
可觀載游當有日舒懷瀉琅玕更上妙高臺長嘯一
凭欄

逃虛子詩集卷第二

述唐子詩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河清詩

黃河通天嶽無極遠過龍門由積石龜茲破柱砥中
流疏鑿神工存禹迹盤四九曲東入海古來周武沉
曾壁何似當今
聖人出飛龍在天沛天津自古渾々今見清良由信
德天人格圓湖浪靜綠如苔野曠風平天一碧或擬
長江如練淨遠曙晨霞形岸赤赤顏王鱣可窺張掠
水群禽弄輕翻雲駛虹揚神鬼駭榮光五色散河伯

三

有虞之世今復見會看黃龍負圖冊

聖人曾不恃

功德異瑞奇祥冠今昔繼作頌獻

宸庭萬姓當呼手加額

白象

金精孕靈象中羨南海蓄王獻

天子魁然其形移玉山雪色毛鮮湛秋水脩牙因雷

花時日暖彼灰褐空多肉朝飲香芻飲清泚正色寒

芒照林麓此日寧來仙仗裏百獸歡驚綠異已索奴

唱拜即低頭馴良有禮

天顏喜 勅歸

上苑揚嘉聲周宣白狼奚足榮惟此奇祥古無有普

天率土歌昇平

顯太白觀月圖

我觀謫仙非小山仙胸墮八極空塵緣金釜揮毫天子
前一飲斗酒詩百篇歸來江上放雲烟水光月色相
蟬娟橫琴偃仰蒼松邊醉看明月懸青天掀髯一笑
三千年

贈鄭叔美

海宇生民餘萬姓義門猶有金華鄭宗族千口惟一

心廿世同居豈天定蒲陽上邑是其家自古相傳山

水勝青蘿山峯擁若翠白麟溪水明如鏡草木清妍

巖壑奇宜尔此中文物祇春官宗伯翳成雪

帝念其家全致政年來問學更老成開卷常時對吳

至與我同庚既同志但恨不能長侍聽叔美英并乃

親姪備慕赴京承

上命始登館閣一相見楚々冠裳就可敬家規數字

不少解骨貴戶勢相奔競鄧林之木材不凡昆岡之

玉色終瑩胸終經史既淹貫下筆有神才力橫文章

浩汗抗籍混妙得潛溪派願正天下和平要用吳彌

散

皇猷子應秋青雲志遂已有期四海聲揚顯家乘

興王止仲游穹隆山面題顯忠寺

堤楊飛花三月後殘紅已無濃綠有湖山風物尚可
人臨登又喜同心友巒回送仄不用華凌空曳杖盤
旋走峯飛天外曉雲騰瀑流谷底春雷吼烟蘿葉蔽
啼鳥羽風林果落飢猿手望中隱蘭若出僧子相
逢信非偶暫面倦作憩孤榻欲豁吟眸啓虛牖詩聯
美景意逾畫乳境新茶味勝酒嘆歌俯仰真自得
盤桓不計時交酒去未足住余心臧否何曾掛君

口却嗟昔日不羈人今得微官即鉗我於奇勝儘
窮討再理謝履君須趣只恐天公忤人意風雨顛連
不堪久明當歸去草堂眠輕枕仍繫沙邊柳

江湖夜雨圖為王生題

三江微茫五湖暝水雲倦舒風不定到夜俄驚黑雨
鳴扁舟遠客那堪聽風聲颯雨聲急魚龍騰波鬼
神泣鷗星漸沒離葦荒漁火不明短蓬濕烟樹低垂
每亦重歌枕孤眠寧敢動懷忽起十年愁取雞
成五更夢自說平生為遊宦冷諸光陰歷曾慣何似
歸家載酒行起取柳塘春水漫

五色雀并序

洪武三年春正月六日余病才起試步庭除小憩暗
檐下俄有雀身被五色飛鳴于前坐客咸奇之而謂
余曰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異日文華
當有大進矣余因賦而賦是詩云

五彩全彰歎衆鳥肯求燕伴離雲表斐然自喜不同
群何慮此身亞握小日暖風輕長戢翼恥向籬根鳴
唧唧銜書呈翼漫誇朱却火蒙恩從羨黑綺翰曹楊
瑤池水未嘗生子空城裏形微敢亞丹丘寫文明已
似山梁雉午出庭除幸相遇暉光輝來又去野田

龍果綴高飛他年竹看栖瓊樹

登夕佳樓

西湖西上餘林塘北南相望山蒼風晴雨雪景俱
好惟有日夕殊尋常殘陽明滅樹間影衆峯紫翠烟
凝光道人結樓依勝處要繼天眼窮遐荒雲濛散
吟牖寂徑移移蔭禪龕涼棋眠不出愛月早鶴歸無
侶愁天長此時此景豈易致非有靜者時能當我輩
乘閒一登覽心便與境俱相忘悠然坐久不知去忽
聽疎鐘來上方

讀書室

山人嗜古志繁冠竹素隨身事周孔結屋臨流任打
頭松桂林高翠陰擁竹床烏几兩幽一縹緲牙籤絲
揔：閉門不出手披卷朝誦夕吟神鬼竅窅破風鳴
韻難移空惜月過光流乘悠然樂此竟忘倦學庶無
成心每恐推求與理似尋源剖析嚴詞如決壅不馳
虛遠務誠實要擇精華去繁冗遇患思懲等驅病見
善歆為常貴勇有時掩卷出池上蕭嗽寒泉毛髮動
幽和既已得其趣石渠天祿名徒重囊螢聚雪今無
人知君欲繼前吳踵

煮石山房

山人采山惟采石倚石為糧供日食室幽逾斗室半
升礪底剝薪課童拾煇炭鑄沸松風清香聞隔屋知
青精純真自可全六氣澹泊足以驅三彭不似人間
飲魚肉自然室內生珠玉唯芝咲冬姿藟亞商皓安
期可奴僕吳淞蕞蕞豈足高蕪姜豆粥空成豪功名
千古長已矣正味一飽忘貧饑詎特令人顏色好石
既無窮身不老煮砂成饌非我為肯覓刀圭上孫島
雨中過西湖訪演福院法師漫游雲隱謁天
鏡禪師留別一首
踏雨尋幽度湖曲履滑泥深阻行跡心事忽已眼眩

花熟路不知重問牧遂經麥嶺披荒烟却投雲石泰
臘禪復舉送我疾於馬不謀茲取蓮臺仙四山雲氣
晴拖練九里松風涼拂面礪榻泉合走龍蛇林葉陰
分露臺殿到門欵爾聞鐘聲舉頭頓覺消凡情板蘿
陟岵志游歷一身不抵孤猿乾拉伴入巖求石乳還
訪冷泉：上主試將薜蘿作禪床更折松枝代設座
羨所氣岸摩雲霄此日不歡杭之標茲山增重良可
貴高名已似山岩竟願余晚進知無術青眼相看論
文章三生緣契非偶然留題要訂重參日

題雲擁藍閣園

千山一雲亂飛雪藍閣蕭：行近絕可憐低頭避
之匹馬度關腸不結嬌妻稚子無漫窺羅奴老僕能
相隨得失於人既有命文章驚世將何為孰謂當年
憲宗威觀鱗千言陳佛骨若云佛怒初斯人佛也為
人誠可忽潮陽去此八千程刃蓋已失春花榮作詩
示姪成一嘆披圖千載為含情

白雲泉次芝雲法師韻

白雲飛來化為水融融湧出蒼厓底初疑銀潢自空
墮忽驚瓊沫因風起流來礪曲隨方圓有時不動為
雲眠氣通昆阜石中玉先挹泰華峯頭蓮斗星倒影

清可數小池分出開榛莽渴塵下飲跪而足靈禽並
潔款雙羽兩餘更覺且深雪除欲返應難尋落：散
野豈有意滴：出岫曾無心嗟我重遊不知處應喜
樵人引赤路霞裾沾潤帶天香從茲領得山中趣
頃一勾調枯桐千劫熱惱須臾空期與雲泉作老友
日：來此聽松風

苦寒 至正庚子年作

歲十二月當窮冬項冥司權奮威雄左指悲廉肆暴
亮右麾騰六相加攻玄陰靈霽八束同神愁鬼泣民
呻恫猗姦怒莽為先鋒勢拔若木撼衝旅急雪壓亂

來群我矛戟銛瑩紛長空雲旗錯雜殺氣濃堂：之
陣孰可衝靈這職取仆六龍轉甲冰脫髯凝乾紫
勢屬深潛淙何由睹尔神之融乾坤閉塞江湖封千
巖萬壑悞夢：僵彼赤豹兼黃熊詎數狐兔獐猴從
驚鶴聞聲鷗鷺驚嘶群爵死管藪蛟鯢龜鼉凍深
洪鯨鮪那有來噉鳴飛蠕蠢動無所容豈曰尔教連
其終群材摧殘無梓種塊坂草髮如飛蓬固憤若蟬
駒脫驥方舟開槽車膠釘長安富况羔羊絳軟縷觸
体就金銅錯形錯口不露風沸酒尚未開喉嚨誰能
穩坐居房櫳窈窕促膝圍爐紅香尔烈焰胸可烘頂

背如缺堅難銘况乃貧士棄樞中多年布褐室重：
腸胃凍結氣不通安得湯餅朝餐充鼻流酸涕兩耳
聾齒牙交戛疑磨礪巾櫛不暇心忤：奴僕血指喘
想春我居局促如寒絮中宵行吟而復東吟肩如山
足音楚那得揀羽學羽鴻力排閹閹投帝宮泣訴上
帝哀微衷未知曉能代天功坐使鬼先沾有窮

題恬上人松風閣圖

萬松蒼：幅廣峻久向耶谿誇絕境道人曾摘萬松
間宴坐長年樂深靜靈森歆來巖谷口髯君忽作蛟
龍吼喧呶直得巖後驚振迅或令小鬼走傾更瑟：

漫蕭：初如笙箏戛如韶裂石声歎匡阜瀑轟雷勢
壓錢塘潮清奇自遭烟霞侶冷落豈宜箏篴耳長夜
寥：四壁空羸得此心如止水黃鶴中山淨名老援
筆固成過荆浩金華太史掣雄文秋色南山兩相好
須知道人曾逗闌六根旋復消声塵我待明年試登
閣無弦琴奏桃花春

采蓮為余唐卿賦

余君抱奇言不誇種菜擬學元脩家臨溪築戶耽誅
草傍路樊圃多編葭長鋤短鑿自成列不與文筆相
交加畦界條：任衡絕澹洽一：隨行斜種多不減

三十品分苗撒子時無差漑灌未能親抱甕設計巧
欲翻車一畦既傳渤海蘆五色更接東陵瓜新蒜脆
美初斫膾嫩瓜肥白鯉燂肥馬齒忽驚薺蔴莧牛乳
始識駢垂茄芳心纏絲兔網蛛老葉畫霜忻涎蛄自
能墜土不蕪穢便可應候登柔嘉長奴芟夷脚自赤
老婢採擷頭運鑿不令筐篋混蒼藿反任鼎俎兼魚
蝦蔬羹自遠頗豪邁蒲葢可辦何咄嗟誰云小摘畏
傷指我款大嚼嘗搖牙何時携杖叩君室且需木耳
并槐芽苟能真率見情親奚鄙酒薄簾尊汙一瓠自
足飽空腹豈特薑桂烹鷄駕大夫不能知此味五鼎

日食成溪詹君今措事慕諸葛蔓菁隨處為生涯

題三香園

湘江水寒天兩霜梅兄馨弟嗟同芳當年山谷曾有
詠趙子擬作園三香瓊妃綽約如冰雪翠袖輕盈美
明月江干寂寞抱天真寒影沈沈共清絕故山惜花
埋衆草年未零落誰能保我生已解色是空到處何
曾花惱客莫謂無相知采美是芳還自怡午窓夢破
鳥聲猶放圓一咲為題詩

山行

山前雨晴山後陰桂蘿花繁蘿遠深燒烟無數人烟

少樊子兩三未遠林新橋流水不可度落日孤後空
候吟

述虛子詩集卷第三

遜虛子詩集卷第四

題祀法師還山圖

法師雙瞳秋水清妙解卓絕凌台衡講筵高張羅俊
彦自言為法非干名前年首膺
天子詔杖徒采驛朝 華京貝書箋成古無及義路
廣辟渝 皇情天厨美膳玉盂溢 御爐祥霽羅袍
紫湖江奔波走龍象宜尔道俗心皆傾 賜還吳山
樂舊業一舸直入秋濤輕山客養：沙樹碧日色果
、谿花明後帝鵬翥若谷震弟子歆嘆船頭迎儵然
如雲自來去能使人間塵夢驚松高欲傲南山壽蓮

四

香好結東林盟會汲冲泉煮茗對床共聽風篁散

呂梁洪

呂梁之險昔耳聞誰料老來今眼見岸旁亂石伸狼
牙灘下奔流飛羽箭百步衝開散烟霧千夫噪動驚
鳬鴈連行鉅艦若蟻接衆挽長繩駕牛李莫將來往
等尋常須信安危爭一線情經壯士亦神慙乍見即
夫宜胆顛馬馳蜀棧未足稱龍遶禹門方可羨此生
此險不再逢過眼流光如掣電

且停寺 并引

寺在內丘縣西山中晉佛圖澄之所建也奇峰喬林

清泉脩竹境致幽絕非他山可並昔魏太子於寺駐
馬曰且停從是人呼為且停寺有碑在焉

老年落魄猶非昔破帽遮頭誰識得不問水郭與山
村杖藜到處尋陳迹西丘地勢一何壯建國當年誇
石勒竺師類有佛圖澄問道從容降詞色至今禪刹
遺碑阿松森畫掩紫烟蘿水流湑：水樂奏山木點
、山禽歌樵人牧豎不敢到竹達雲斷惟僧過有碑
千年字漫滅惡使老眼空摩挲神僧去久山無主誰
聽塔上風鈴語古往今來一笑間不用悲歌泪如雨

留題頓悟寺

我愁三月羈塵市尋幽直入深村裡村、門巷盡柴
桑不獨無山更無水無山何以豁吾目無水何由洗
吾耳款然歸路見佳林中有蓮宮倚雲起但想松筠
且共清豈期山水能兼美我如久旅得歸家足未到
門心已喜山中袖手六七輩相見寒溫通古禮驅童
開筵掃莓苔呼我循渠看秋藕須臾興發駕長句筆
底雲烟驚滿帝好待春風花盛時再整青鞋重踏此
折杏花一枝寄白范魚懷東鄰故友

庭前雨杏春搖蕩未到清明花已放鶴軒初訝火雲
張禪室悅驚霞倚津林深自無狂蝶忘物外乃有幽

人望爛然羞勝碎錦坊丹青妙筆難狀去年折花
寄鄰叟今年鄰叟無何有可憐見花不見人腸斷東
風後花走但領東風休作惡且使北人相與守一枝
送尔表情親雨花得句何須酒

看杏花有感奉答童中州見寄之什次韵

江南三月清明節萬紫千紅開阡陌遊人秉燭忘
歸香與盡舫送行樂我來燕城將十春城北城南盡
葵麥閉門不出日高臥惟恐黃塵汚雙脚獨有庭前
杏雨撲簾、春深慙離索前年吟罷得數子瑰奇絕
是文章伯恬菴兄弟真機實妙句立就壓元白舒君

吟有亦高第月下花前猶雀躍葉碩二子更風流興
來岬噴鼻如戟欲呼豪叫鬼神泣放浪魯嫌天地窄
今年教子各西東杏花爛熳渾如昨細葩含咲怯曉
寒捐頭向日紅先折雨中樓檻應更好簾、鮮明錦
初濯貧居不有碧紗籠只恐顛風使零落金華先生
老而速欲作山中看花客野鶴樊籠亦整竊病裡吟
懷殊不惡寄來長律冰雪清佳、丁寧看花約花堪
供奉意有餘莫怪對花無大嚼

再次韵答童中州魚蘭梅雪香士

春來已過中和節雨雪漫、暗衛陌一歲韶華夢裡

過不知何處堪行樂遶廟金城成土丘但見東風搖
燕麥朝來跨驢出門去雲未頭橫雨垂脚與盡而還
也自歌翻笑啟期行帶索自家樂地知有餘不用惜
酒為飲伯山中何年植雙杏花發後先紅映白貧僧
愛看杖屨支肯介游探馬頻躍中州老人似少年胸
次森嚴展戈戟招邀衆友共過我坐處却言裨掇窄
前年吟賞多播伸豈意今朝又如昨天生此花真可
惜嫩蕊愁寒未全折山掩日下漫天、池柳雨餘空
澗、但得東君肯見怜不使相隨衆芳落看花感激
付一笑誰道坐中俱是客梅雪風流似蕤子有語應

朝主人惡得意從教載酒過乘興何須賦詩約此詩
強和莫細觀蠟味本無空咀嚼

畫松為相士袁廷玉賦

江南地暖松多直參天矯、逾千尺豐腴有似富家
子膏粱養就非凡質朔方之地多苦寒蒼松下作校
虬蟠局促何如蓬華士股肱用折精神瘵蘇公此論
亦可嘆物形天賦誰能料清奇古怪迥與妍達人大
觀無不妙我觀此松何偃塞畫手渾疑董北苑掛君
高堂素壁間只恐風雷一夕捲

題趙東臨高彦敬青山白云圖

前朝畫師那有教，衆中獨數房山高。房山氣勢凌八極，下筆每見胸中豪。白雲萬重山萬疊，烟嵐拂翠如春濤。長松落中磧，走瀑掩耳不聽孤。猿啼小亭獨坐誰？夫子超然好似歸。田陶人間何處得此境？錢塘門外多林阜。趙君愛屋六無匹，纖緒積按牢辭勞。迺知房山與神會，點綴不到無秋毫。吳中名家每見畫，惟有此幅宜如衆。為題長句付一笑，春風兩鬢飛霜毛。

訪席鍊師

杖錫出門天尚早，度水尋仙秋正好。道院無塵多桂苓，福地有香皆藥艸。垂蘿懸石雲自護，落葉滿壇風

為掃。童顏潤水溫，青衣窈窕秋風調。素徧道人曾悟此，性空對客不疑雙。髣髴風流蓋學賀監狂，鑽鑠已欺彭祖老。但於到處作兒嬉，即用此身同木杲。林隨常飲似蜜膠，盤出或似如瓜枣。我本浮屠自有師，時肯同來問道欲。將耳目廣見聞，要使心胸盡傾倒。雖然未暇學長生，暫許從游上蓬島。

秋日遊潭柘山禮祖塔

索悟人生如寄耳，不計流行與坎止。只緣山水窟中人，此心未肯忘山水。寒香看山朝出城，葛衣已怯秋風清。白雲橫谷微有影，黃葉墮磧寒無聲。乍登峻嶺

軍知倦古寺重，經應忘。潭龍勢水通千丈，空鳥去天才一線。老神寂滅無處尋，孤塔如鶴栖喬林。岩壑陣開豁病目，嵐霧翠滴清塵襟。燕山如此起物表，下睨群峰一拳小。它年乞地息餘踪，不學烏巢居木杪。

白起廟

將軍廟前多古木，黃沙茫。隄人目醜酒燒錢，遠近來千載。猶能作威福，當年趙卒四十萬。犬牙爭紫甘受戮，至今坑土血未干。兩淫天陰鬼群哭，豪傑一時無。與叱豎料，後來秦火鹿等閑。鴻鵠奔秋風，天下後孫競馳逐。將軍功業今何在，庭下殘碑蕪蕪綠古春。

成敗不須論，即夢斷黃梁熟。

柳隱

隱農長慮輸官苦，隱商不愛操市估。或隱漁樵更可憐，水畏風波山畏虎。爭如張生擲隱高，不居立樊任城府。得錢糊口即往柳，肯惜蓬門與朱戶。卑謙玩世無人知，長年自得如春煦。有時弄笛入蘆花，山月皎風披。陳醫市隱可同傳，浩翁見此能無詩。昨經過我通消息，彈指高歌倚竹枝。

送李鍊師還吳

為仲吳下真淵藪，獨欣東郭多交友。我著田衣共頓

頽形服相忘歲年久閑止文章力追古宗帝問學曾
無苟求像才廣班馬倫從衡筆下蛟龍走吹臺個倪
如達夫豈特百篇成斗酒菜通讀書猶滿腹議論風
飛甜衆口知文詞翰俱清俊處教溫潤渾如琇仲廉
居富曾無驕為聖後能謹守吁嗟諸子皆妙年自
信黃鍾非瓦缶一特教書寒乾伸萬犬光芒射牛斗
鶴鵠先生清且秀深揮道術持樞紐山房每與吾儕
會范然共入無何有我念披緇道不同豈知見愛情
尤厚何如簡寂慕慧遠至竟高名傳不朽原領是
先生姪道學向知能授受先生尸解已多年不意原

備今白首余客朔方將廿稔故交零落存誰某形影
相看我尚留命危脫若驚霜柳原脩忽作燕山遊此
會須知信非偶銓前笑語不肯歇舊好難忘長握手
今秋欲送江南去鶴鵠凌風如馬趣嘆我老矣不同
歸雨泪如傾風怒吼

題觀音巖

高閣凌虛如履地長江萬里來無際世人可到不可
留只許禪僧深夏住帆來往逐雲飛隔岬誰山擁
翠微大士巖間常宴坐一燈恒照客船歸

贈筆生陸維翰

吳興筆生誰第一陸家孫子今無匹湖海知名購者
多惟有能書始能識取付妙選中山毫揮觚圓轉猶
霜力快如飢餐食老葉驟若巨峽翻秋濤助賢喜得
中書力稱心奚問千金直從使材良製未工玉堂蘭
蕊空名色陸生遺我老光毛得之貴比瑛瓊瑤嘆余
好書久成癖細馬嘆作鶯歌嬌薦紳先生多刮目文
章送贈牛腰軸今朝忽過索吟篇筆底生花夢方熟

題江行風浪圖

憶昔絕江通荆楚高浪觸船難著櫓黑雲黯黯北風
顛驚師魄喪惟呼天世人知險是風波那識人心險

更多人心對雨九疑山一笑殺人俄頃間富貴安居
良不惡名利奔馳有何樂昨日披圖心為驚老年無
事不江行

題曹霸百馬圖

古今畫馬知幾人唐朝獨數曹將軍南薰殿上拂輕
素忽忽落筆生風雲開元一見誇雄壯催賜黃金盛
稱賞八尺龍媒苦逼真况乃驛驄并驕驄故人示我
百馬圖殊相奇形絕代無會須善守此家寶傳遠不
在神靈扶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山白

雲寺謁圭上人翌日到西巖時林園靚深庭桂
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奕先生不得共玩
遂賦此詩以寄

我年已老宜道遠北還未得心慍盡言山中秋正
好眺望不待山人招清晨拂衣出城去籃輿直過江
村橋西泉山環紫翠巖坂惟見苑苗人家門巷
盡桑芋徑過始覺先蕭条沿溪路狹曲難認僕子每
向有柴樵席岩深伏樹蕭蕭龍門斗起山岩光白雲
泉頭暫游目飛樓湧殿凌霄甍甍留我共稔悅且
向竹裡開山簪葉傳石鈐貯圓眼飯來香積炊長腰

盤桓自足世外樂兩髻不計清霜凋行又復過西
麓山深那得聞喧蕙松堂畫閣人不到處桂花叢
烟消淡泉底日影動舟雲外天香親此時獨恨
無良友蒙吟詠從通宵蒙翁先生舊約路遠恐
使兒童邀先生有道我所愛時身不寤如芭蕉逸禪
性入深谷交往寧畫并抗操何由素興忽來此把
手歎嘆今應就便當沽酒勸慧遠且留請節領山瓢

賀瑞公住徑山

徑山主席非公誰山靈但恨公未達今年山中王氣
迴公忽自至達其時凌霄峯頭日杲喝石岩畔風

披當年國一心為喜冥與諸老相追隨陞堂妙開
第一義緇白圍繞如普照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猷
供仲賢眉棋盤石剝舊苔蘇沈硯池茲清漣漪僧殘
屋老因非昔入門尚見李然碑坐看檀越施金粟飛
樓湧殿重維持嗟余老病不出戶終日兀坐如蹲鴟
安得來雲到山頂援筆載和蘇公詩

紫竹杖贈翰林典藉梁用行

高節亭如紫玉昔日移我自西麓春雨年來長子
孫稱檀林裡無他木霜鬢雪塵色愈鮮隨彼猗淇
上保中虛有似古君子天然性直誰能曲裁成佳杖

何奇哉入手輕莫惡融貞堅有力可扶老吾得長
年慰出獨偏宜仙翁與釋子雅稱芒屨并巾服有昔
卓地金石鳴招雲引崔相隨遂溪家室壽室可貴太
乙青藜馬足錄不學湘江帶泪痕自有光華照人目
嗟余愛之如伴侶何日能同走山谷却嘆庸人不知
貴規圖方竹何其俗今朝贈子永為福玉堂歸來脫
帽屋置酒花前夜未央對月稽顙吟亦足

三月初一日與諸友期遊靈谷司公務不得遂

其往故賦此詩

塵世流光嗟忽況是難逢好時日得來山水窟中

游窮探須儘平生力偉哉重谷天下無氣勢碑碣
皇都碑林虛朗白月淨佛座高廣青蓮教最愛
入門風景好清池照花須看時此身却許在滄洲獨
坐兒聞藉瑤草光神出迎觀古蒼便全携手行長廊
壁間名畫徇霞彩碑上妙畫凝玄光僧子養高真寶
雨日上東林聽粥鼓樓畔不見圓悟閑開口且論玄
沙虎礪東雲樹深復深茂林脩竹如山溪便欲投閑
謝塵事草庵借榻求安心今朝諸文期游賞公務病
縻不能往送來世事人難料搔首踟躕空執掌何當
再約陪軒蓋得遂此游方暢快詩成寫寄一掀髯好

把芳尊且寬待

東化室并叙

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晏壁預卜壽藏于故御之麒
麟原名曰東化室徵余文故賦此詩以貽之
堪輿鴻范萬物郭化機肇啟於生落滄海桑田俄頃
間濁世會夫幾能覺古來達士皆聽天委去如客隨
推達劉伶荷錦到夢瘞奚同悽愴并烏鳶人生讀書
既知命一去一來當委順涖園夢蝶惟自然翼浩高
設長華競求齊晏子儒之雄經史萬卷端胸中官后
金匱水壺月名動朝野生清風年踰耳順人皆仰預

卜窆穴存端想麒麟原上近先塋芝蘭叢生松柏長
美公之高邁等倫生順死安期古人間說生平多種
德宜爾傳芳有子孫

逃虛子詩集卷第四

送盧子詩集卷第五

五六言律詩

天界寺

香刹依天極形雲擁地維龍蟠新賜額龜負舊刊碑
金鐸鳴風殿珠幢影月輝還瞻晨祝罷虛心藹春熙

登樓二首

道遠來南國登樓破旅顏日隨天共遠心與鳥俱閒
雨意吳宮樹雲情楚甸山故園如有信一棹復東還
自昔辭家日曾期萬里遊半生同泛梗今日獨登樓
山靄風前合江烟雨後收何由乘小艇隨意狎輕鷗

五

龍河達祥師

自恨長為別達時袂惜分道交非在酒禪悅不須文
草宿龍河雨松留鳳閣雲夜窓承演妙默似無聞

送友人之越

雪晴江路潤桴鼓送行舸柳色沙頭酒谿聲棹尾歌
烟花隨地少山水近城多君去邊仍定登臨奈醉何

舟次松陵

一上松陵道秋懷便不同榜鳴漁浦雨帘曳酒家風
沙鳥復飛白江楓半帶紅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

送鏡上人

山館暮蕭蕭扉烟淡欲消歲驚殘鴈盡人憶去程遙

履度還衝雪杯浮肯待潮自緣身在客離思不勝饒

黃三謫欽州元於途次哀之以詩

萬里攜妻去危亡恨昨非身應隨地葬魂擬故鄉歸
天末人家少雲深鳥道微招之不可得徒自泪沾衣

次寒山

曉色連群壑孤舟任去程寒山惟塔在古路斷人行
弱燕風停舞殘農雨罷耕慚同問津者奔走去餘生

送友人之武林

我住城西寺君歸湖上山馬嘶知驛路樹色認鄉關

遠成霜鴻慄荒汀雪鷺閑自憐堤畔柳愁緒不禁板

寄陳二

淹留城下寺隔盡又經春日是尋芳客今為避亂人
清江明雪柳紫陌暗兵塵白覺艱重際相看意益親

與畧勉二師登南屏天鏡樓

歲月度如流江湖浪作游相逢俱在客此日共登樓
雲氣千峰合林香一雨收只因歸思促無復為遲留

春日遊靈谷寺遙高節菴楊宗昂同登眺

春來靈谷寺綠送百花明飛鳥迎人語遊蜂趁馬行
境幽忘路遠心淨覺池清幸得逢佳友登臨具尽情

養魚池

蜀水通源處，應多蓄細鱗。波心紫綠藻，岸口亂青萍。
分食每從主，投竿不許賓。誰能了機事，觀濠慕昔人。

晚霽郊行

兩到西郊歇，人家起暮烟。夕陽低瓦樹，歸鳥沒溪船。
白水平田外，青山古渡邊。閑行因感興，吟步亦茫然。

重經常熟縣

鉅邑當吳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
僧寺餘庀相，人家盡野蒿。重遊違日莫，惆悵促回舸。

答張文學

君家婁水上，結誦自頻年。詩寄相知後，名傳未識前。
交心擬石結，空社意園蓮。昨日玄譚處，多應在竹邊。

鄭氏山莊

水石幽奇處，何年結草堂。新禽偏種秫，廢壤却栽桑。
渚晚魚潛暖，林春蝶採芳。客來無異款，應只在琴觴。

重過師子林

閒扉近水邊，竹石掩堪憐。遠想潭如夢，重游却信緣。
蝶翻紅藥雨，鳥度碧蘿烟。即境自忘慮，何須更習禪。

登冶城山

旅懷無可遣，尋山冶城山。禁宮霄漢上，禪刹水雲間。

窮高始繼目，遇勝暫開顏。從茲禁幽興，日莫不知還。

題虞邵菴鶴巢詩墨迹

上疏辭丹闕，歸耕樂故山。鶴巢詩有在，蟻國夢先還。
光燄明天上，聲華藹世間。嗟余後來者，瞻咏似承顏。

野航

曉濟人何少，飄飄一葉輕。蘆灣愁水急，柳港喜風清。
蕩漾無拘繫，紆迴不計程。何由得似汝，蕭散過餘生。

新秋

江淨橫銀漢，天空散素烟。雲峰才爰巧，荷翠欲傾圓。
涼色含風樹，高音帶雨蟬。如何蘭瑟意，偏是客鷺先。

寄高編修季迪

濟、登、明、日、雍、際、歲、時、朝、迴、仍、載、酒、講、罷、即、刪、詩。
尋竹思龍阜，看花忘鳳池。自忘形服外，誰

過澗東贈馬生

素抱厭塵緣，林居自澹然。鳥啼清澗曲，樵唱莫鐘邊。
香几流松雨，書帷閣竹烟。常時賓客至，隨意煮山泉。

壽春李德瞻父子四十年不見，一日來北平相

見同婦關中

李君賢父子，白髮異鄉愁。路隔五千里，年逾四十秋。
久離情共切，忽會淚還收。想到高堂上，歡觴不計籌。

訪道樵上人宿城南

遠尋應不憚，況尔只同城。一榻留人處，孤燈照雨明。
葉添新覓句，琴爰旧彈聲。此夕諧歡笑，元非狗俗情。

折梅

蒼蘚護岩梅，逕尋折半開。手分孤影去，袖引遠香來。
摧蘂林翁惜，扳枝野鳥猜。莫將千里寄，白取作詩材。

五九菊

采采葉風裏，英英復傲霜。占先繁午日，應候媚重陽。
早晚還同色，炎涼不改香。雨開看揔喜，知尔越羣芳。

護草

草類豈猶貴，何如向背裁。近園依紫葉，穿土破青苔。
鵲背應頻吐，雞冠不並開。自無憂可解，非為看渠來。

蔭菊

林下親移植，今年始著葩。心黃存正色，膚素絕纖瑕。
六出應堪貴，孤開更可誇。縱教香已盡，在在自勝群花。

蜀葵

佳本傳西蜀，何年別遠林。動人知異態，傾目見芳心。
暉暉敷霞艷，層層間翠陰。自將容色露，不恠蝶蜂尋。

芭蕉

清高与道合，僧舍樹宜稠。涼葉春陰積，虛心夜氣浮。

題樵風庵，碎畫喜雪時，幽有物皆凋謝，非惟不耐秋。

贈遠將

結髮來從戰，當年獨解圍。試弓山石裂，刺劍嶺泉飛。
塞月明丹幟，邊塵暗鐵衣。封侯應有日，莫教已降歸。

五溪逢鶴，歎山人施藥

逸思知無匹，迢迢過水濱。禦妖常佩劍，訪病不携琴。
既有通神術，能忘濟物心。相逢坐深處，重賦鶴瓢吟。

夕次同川

長江接遠天，一望一茫然。夕靄迷沙樹，寒鴻落渚田。
林香通佛寺，岸語到商船。野路偏難識，經過况隔年。

送邵表

還家因憶母，十月出燕城。去轂雲同遠，行裝雪共清。
水溪知過處，山色記來程。落葉飛烏絲，搖別情。

陳怡過禪室夜坐

懶應前朝聘，閑依古寺僧。烟霞同一室，風雪共孤燈。
煮茗忻爐火，題詩恨硯冰。無心是道，不用問三乘。

詠柳

輕柔不足貴，裁處易成林。雨後猶加色，霜餘竟減陰。
喜兼雙燕舞，愁帶亂蟬吟。無那離情畔，花飛攬別心。

贈虎溪僧

家住虎溪邊相尋信偶然念茲一夜話知是幾生緣

爐竈花間霧琴聲竹下泉明歸無可贈聊賦碧苔篇

石林為金道遠賦

衆石何森列蒼然自古成過雲騰玉氣長日斷樵聲
嵐逼衣裳冷苔侵几案清他時來借坐對此說無生

陳山人與淳禪師遠訪臨別口占

詞客共禪翁期行往迺同躡蹻覽辭海上相鶴到山中
黃葉沾衣雨青蘋拂櫂風此回非暫別應是恨無窮

別山

巍然偏入望秀色自重々清絕非天姥孤高異雪峰

過田分磡響隔岬斷樵蹤不與他山並須知有伏龍

贈道遐書記

長日淨塵襟禪居山寺深白雲林鶴影青霽砌松陰
古教偏留意虛名不動心秋風殘暑退杖策一來尋

送蘇州府都綱還吳

網放臨吳郡安僧自有方北山松桂秀茂苑芰荷香
杖錫辭天闕袈裟上蜀航相看唯別去渺々水雲鄉

遜虛子詩集卷第五

遜虛子詩集卷第六

題張山人適樂園林館一十首

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幽通西海曲涼入北窓深此處堪清賞時來一解襟

二

巷僻無車馬閑扉掩薜蘿籠馴傳信雀池富換書鸞
閑廷曾妨竹移果欲避荷子雲曾好古載酒屢相過

三

虛館何幽絕溪藏世少知柳雲堆夕檻蘭雨積春池
總客瓶存酒順神局罷棋餘生無一事不用慕安期

四

室中無異物左右盡圖書不共漁樵侶還同水竹居
弟曾呈蠟鳳客欲棄銀魚我獨長來此清談得緒餘

五

開牖依林樾迢々去市遙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
夕嶺還侵戶春流欲斷橋主人緣愛客時為出山歌

六

遠々依山郭荆扉向竹開聚螢見懶出和鶴客頻來
坐飲杯浮月行吟屐破苔春溪花滿迳蜂蝶為遲徊

七

花送斜通巷榆林遠隔溪曉夜輕騎集春閑亂鶯啼

野水流城北雲山峙屋西晚來吟興發獨往杖青藜

八

一軒開小園近水更悠然杏棟紫花霧蕊宿篆烟
竹藏鳩子哺苔觀宿雛眠此地多風景幽深似細川

九

松桂園林屋遙知露土家疎簾宵進月虛幌曉承霞
藥味園中木詩材檻外花尋幽須到此毋惜去程賒

十

林居無俗韻琴史引來賓逕狹難容轍池深可縱鱗

登山新製最號酒曰裁中我亦耽幽者他年願托隣

玄明精舍訪呂山人志學

開房近竹邊行李亦精妍避客因妨俗依僧為奉禪
陰階偏積雨風樹不藏烟別去仍題驛留居慰目前

園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宝塔乍登臨靈蕤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澄心
遠水勞歸櫂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讀孤山法師閑居篇

孤山無復見展藝已知心落葉潛夫詠皇古劍吟

江雲陰遠嶠野雪霽高林莫謂千年後人間絕賞音

題紙扇

越楮新裁素羅純欲競鮮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
染翰宜增價塗鴉却未便霜晨非可近那用恨人捐

湯泉

源流常滾滾何代熾炎精氣蒸成霧彩波沸襟松声
浴令靈女健飲使渴塵驚不同傾國汚蓮花漫有名

贈吳山樵者

生涯惟一斧採處不同群浪迹來吳岫歸心入楚雲
獨負出林見長歌隔澗聞還醉茆屋底落葉暮紛紛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遠歸吳下寺重上白雲飛勝地游非偶名山到是緣
僧行晴雪覆席幄夕陽邊開士情何厚茶餘話昔年

昆靈寺二首

禪宮城市裏世事幾曾聞素壁搖春浪疎櫺宿暮雲
隔林傳磬響綠石起炉氛齋後無來客經行到夕曛

其二

城下千竿寺鍾自晚昏一燈明古殿衆鳥集閑門
宋世碑猶在金源相尚存惜無陶謝客來此共清論

重遊白雲觀

琳館經年別重遊喜可知狹蹊樵斲路高樹鳥爭枝

并碧燒丹井花紅向日葵子因就僻靜宴坐每移時

與薛十二移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薜蘿草香疑薏苡鳥韻識鶯歌
暖日花陰少晴濤樹杪多不緣經歲約那得此相過

鳴皋亭

苔階流素月桂宇泊閒雲霜禽寒自暖山客醉還聞
徑烟籠竹影林吹度蘭氣能容方外士清譙坐宵分

詠燈

良夕然畫字綵幕護春融縷紫烟象素花殘粟墜紅
光教渾助月影動暮鷺風微熒一室內難与九華同

雨中題山館

暫駐遊方屐羈孤動客心歡時春意謝愁狹雨声沉
山暝花含夕林寒樹積陰端苔尋旧句一一為重吟

晚過師子林

無地堪逕俗乘春復到林半山雲過落深竹雨留禽
觀水通禪意聞香去染心叩門驚有客想亦為此尋

悼立禪師二首

一衲老雲深迢迢計寐音不離生滅相已絕去來心
屏冷孤峯影龕閑復樹陰夕陽依磬響依旧滿空林

二

未到高僧傳名先入祖圖燈殘窓下暝履剩榻前孤

宿獨封新塔餘香起舊爐蒼泉上石還對想加跌

訪霅上人

不辭江路遠尋子吳何濃桐院傳秋詠苔扉掩暮鐘
沙痕鷺鳥迹林氣訝雲蹤應許同來客禪餘共聽松

秋日重遊穹窿山海雲精舍十首

昔年曾駐錫此日喜重遊樹影兼雲合蟬声帶雨收
澗循松下砌峯繞竹邊樓後到嗟難偶吟蹤去復留

二

歷歷青山裏曾厓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圍香

未暮先垂暝方秋已蒼涼莫言今索莫自可勝空鄉

三

巖栖還傍鶴復嶺自層層叩戶頻來徂尋每到僧
苔深終隱梵樹老尚懸藤但可行吟處題詩記我曾

四

林屋藏深密盤石送斜過樵鷺雖犬迎牧亂鳴鴉
垣碧蘿攢葉羅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五

遙遙青村外崎嶇紫道間過林才見日到渡不進山
一室依岩陰復扉傍竹閑曾看雲際雁向暮自飛還

六

勝地初遊日長疑別有天樓閣扉納月庖接覽通泉
鐘散群峰外禽回漫樹邊也知宜晚坐不狹可安禪

七

地遠塵難到人家半隔溪放禪還候落起曉却覓雞
雲度隨山窮泉行赴澗底披藁尋鮮鮮更為刻新題

八

積雨秋初霽林園薜蘿護扉葵妖花愈盛楠病實遲稀
透露香沾履嵐烟翠上衣山翁能引客徐步向斜暉

九

一逕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援為防彫設軒因放宦開若將吟遠興滿眼是詩材

十

山人無所事滋堵只栽松黃葉深、屋青烟遠、峰
苔蹊屯鳥迹石广宿雲蹤苗客同迂少乘昏欲聽鐘

八月十四夜雙塘口待潮

海昏潮未至久待野塘邊候問曾來客濤驚乍到船
風生步逐波月上榜爭先自咲門行險還同利後字

送印法師之海寧講經

旅館獨淹留那堪送別愁江通雲際寺城掩雨中樓

分袂嗟人遠弘經喜地幽故山惟老僧寒盡望歸舟

過房山清安精舍

寂、前朝寺林深一逕不驚花舍夕雨龍石起春雲
照佛燈微見呼僧磬遠聞老禪因愛客同步向斜暉

沙河道中

古道繞河濱平沙浸棘薪水雲汀宿鴈風雨路行人
香、家林遠依、伴侶親艱難為尋勝寧肯一酸辛

日暮沙上口禪

寂、村深路人家盡掩扉平沙縈鳥篆疎樹結雲衣
無與從南去多情向北歸老年行履倦宿不待斜暉

寄周鶴林

廿載離吳下人傳少俊蒙久霸燕地遠長想宿林高
池影涵秋月松声鼓夜清南還如有日尋訪肯辭勞

登惠山觀泉

古寺連西郭昇泉步澗苔為憐僧住近因喜客重來
晴鳥臨流集和花夾岸開簫桓須盡興隨處有茶和

初夏過城南神樂觀訪張真人無為

遠訪無為子琳宮路入雲綠陰移席就黃鳥隔簾聞
清賞消凡慮玄言散妙熏賦歸非盡興高樹間斜照

遊甘露寺

欲上唐朝寺先登北固山天涯青嶂遠樹杪白雲間
烟磬魚潮遠風帆越鳥還祇因多景致過客自開顏

柳昏真跡

歸城心欲速短艇夜還柔僧寺烟中落漁家水際燈
還天昏訝靄高樹聳疑陵隔岸山偏好徐看想日臺

常春堂

洲氣滿庭戶時二月天炎涼無復見華柳自長妍
和暢慈親樂芳菲過客憐斯祥知孝感宜尔子孫賢

舟中懷年慈二子

相違總半日相憶近中宵兩處同看月孤舟獨待潮

漁人歸浦急鴈旅入雲遙歌枕愁方集清吟遠易消

深翠軒

芳構依苔竹幽深六月寒蘿烟迷翡翠松露挹琅玕
秀色侵帷畔清氣集座端晚來無客過琴詠自成歡

者山菴為張真人賦

者山高莫極絕似文人峰虎踞岩前石龍蟠洞底松
有仙多著迹無俗可留蹤為愛菴中地吾儕亦願從

寄王光菴

學優何不仕秦母向棠榆今古書千卷乾坤宅一區
竹臨窓更密蘿繞徑偏行坐上賓朋少無營且自娛

晚過池上南軒

南軒人少到綠池水自深荷香偏惹客雲影不隨禽
竹送回風響蘿龕宿雨陰閑來為乘興遲坐且長吟

初夏登鷄鳴山訪定岩

蕭寺鎖烟萝遊人襟珮珂半山紅艷盡一鵲綠陰多
探勝時應到乘閑暮亦過禪翁深祖道誰解問如何

新柳

裊裊臨江郭依依傍先牆眼舒春後雪眉感曉來霜
蠻舞腰事細鶯迂色並黃低垂連草帶亂拂和梅香

雨滯枝猶弱烟羣縷共長隋堤千萬樹日斷意淒涼

瓜圃

辟地成瓜圃綿綿傍碧涼東陵名有在西域種難遑
蔓綠迷烟遠花黃帶露重夏成先萍初春播却隨農
棘護人難盜蠶盛種每供知君昔明通無意奈孫鍾

紫牡丹

得名非數本魏紫最堪誇絕艷知川種穠芳訝洛花
爭開緣向日微動欲流霞盡斷紅粧看宵近翠幃遮
天香同玉版國色異珠砂燦燦應多暈熒熒絕點瑕
不居桃李下難使蝶蜂賒彼美貧猶愛非惟富貴家

飲賜玉帶

聖恩新賜帶玉潤出藍田采擇知惟允攻磨喜至圓
珍良欺角賤精衣勝金堅固體 恩光重凝眸雪色
鮮解還回永日懸久為朝天白足影斯任非惟壯老
年 寵榮曉異等瞻願識尋頤
帝德將何報徒慙賦短篇

嘉禾

聖主安天下嘉禾瑞正宜珠丘天廡間聯蕙雨時滋
玉粒香偏美紅鮮色更奇姬周曾記異炎漢特名垂
差勝花双萼何如麥兩岐豐年人飯飽農父不知疲

賜虞詩并序

上即位之三載永樂二年歲在甲中秋八月賜虞見
于河南 皇弟周王殿下獲之九月八日親獻于
朝閣回歡頌目闡賜虞似席白質黑文形狀偉傑不
啖生物不踐生草仁獸也非君王有至信之德則不
出見于世所以秦漢以來至唐宋及元而未嘗見之
也惟我

聖朝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子養萬民成一大統

皇帝陛下紹隆

祖業平治海寓親仁民善惡以孝友至信之

德感乎天地人神草木昆虫之類嘉祥異瑞莫不迭

興四夷八蠻莫不爭貢今賜虞見于周回是彰

上之同氣孝友至信之德也哉 太子少師目地廣

孝翦才陋學備員文戒睹茲盛事無以稱頌謹稽首

頓首惶恐百拜陳之以詩曰

賜虞不易出自古獸中珍應世為奇毛彰君有至仁
昔賢曾記異曠代不逢真間出還因地潛藏亦有辰
貴聞名在德強致力非人剛克威無猛柔居性本純
啖餐寧食活行履不萌新貌首應欺勇貓声亦怖虞
玄文光異墨素角色如銀不使張為導還覽隔位鄰

圖形勝白讀獻尾贖姬身貞觀曾無見熙寧豈有臻

聖朝宏至化星象應秋昊 皇弟因苑獲 明庭用

獻陳饒：東洛下燁：起河濱瑞氣低丹鳳祥奇勝

白麟雕說芳霽露玉砌紫雲屯天降歡多士時逢樂

庶民寵觀新遇

主榮示遠東宸 天苑繁華盛仙柳奉養塵四靈瑞

可配六投豈同則氣象新 黃屋祥光壯 紫宸日

臨敷英彩風動布香塵莫謂行無侶須知護有神兒

批寧作駭人侮靡生嘆毛介沾濡厚時良故用頻

邦家當愛育小野起沉淪宜有良與漢奚容尹在莘

德崇歸

聖上詩詠屬微目鑄鼎載
宗廟名流億萬春

朝天宮

六代興王地千年上帝宮
絳扉隨日啟黃道與天通
左掖龍威威西垣帝勢雄
瑤壇依碧落貝闕際玄穹
飛閣璇題迴迴廊西辟崇
遙開群竹裏亭起襟華中
靈迹金庭吳仙游玉局同
瑞雲春匝香霧晚淫濛
森爽低瀟閣清虛郁華崧
翻空界黑旌曳下方紅
樓響鍾初叩堊明鏡乍磨
丹光晝掩旭釵氣夜成虹

寶籙吳紗閣陰符蜀綺籠
炉氣烟縹緲簾影月玲瓏
偃蓋松承露垂瓊檜引鳳
神龜時出沼儀鳳暮栖桐
綠駸乘乳客青衣放雀童
群凡修素默望聖連淵冲
定錄思茅固全生慕葛洪
尋真須到此不同閭岵峒

奉簡宋學士

起娶辭三洞登瀛近九天
雍金殿客濟玉堂
仙光岳英靈氣乾坤造化
樞博通推李府善解縈經
筵應制機祥電揭文忌湧泉
皇猷資補版黔首荷
陶埏褒貶無私斷春秋得妙
傳歐虞甘在後班馬耻

耻居先貴世欺雙辟勤朝咲
八博美才膺內相殊
寵過前賢對奏龍顏動趨
蹕鸞序聯華裾承雨露
綵筆走雲烟錫宴花簪帽
陪游錦作鸞裘分
裁紫綺炬送出金蓮石鼎聯
春夜常編閱晚年乞閒
終鮮印佚老却歸田白髮
栖林下丹心忘日邊樂賓
長就飲愛佛每延禪欲效
蛭隨驥曾同體慕羶面知
公有道要結此生緣

送戴醫師元禮還金華

多士家依婺豪門祖美良
高年逾七十妙學異尋常
衆仰綠眉白尊居匪聘蒼
怡閒甘澤藪趣靜効柴桑

老去摩銅狄仙游起石羊
濟生心每切為物意何長
術有神傳訣醫隨病製方
世稱今緩鵠人鄙昔劉張
道在能弘施丹成肯秘歲
常時忻養士此日幸賓
王攜聲華咸雍德業昌
雖承新雨露不改旧冠
裳金闕心長戀丹谿道
愈彰書田紫府高論刊青
琅夜雪辭華館春風返故
鄉地遷人在出家近雁成
行芳權紫蘭露輕裘帶香
惜君重別去願我獨
情傷袂判形並洞神交
述自忘秋來前菊圃候訪
掃禪房

詆壘

取質誠何用徒勞造化生飛時偏忌冷集地却嫌清
癡著應無悟危臨自不驚近陰方寒、傍午正營、
風引膠蛛細香牽溺金羹猶寒求路出入戶逐人行
窺隙模宵盜分行奔陣兵翅輕羞勝蝶當利豈如紅
玷白同諫賊姚汗至俗氓咤眇如似約吮血衆猶爭
和雨華前墜依烟草際紫惱書頻繞羊挽飲數綠觥
釵逐心何愁文憎意不平揮將援制拂襟效扇雀錫
點几疑飛墨鳴空訝涕錯何須雙月至過耳便死
聲

師子林三十韻

上士栖禪地精籃故有名勝踰林屋洞奇冠閭閻城
爰、諸峰秀青、萬竹榮室同園藻麗地等布金平
剎項靈光集幢陰瑞霑紫果飛晴燦現礪磊想觀輝
近恍果恩擁遙憐琬琰橫桂臨經閣暎蕉傍佛龕清
井甃永壺中池南玉鑑明鉢扣龍伏卧亭接鳳來鳴
曇華還珠前頻伽詎類鶯庭梅新著彈軒柏老垂纓
榭葉欺螺翠榴英妬蜀顏露晨知蕙吐日午竟葵傾
欄馥叢生芳渠陰樹利檀葉蘭降恣統薤砌蟻蝦征
風翳吟双送天花雨兩楹炊香則鶴德屏響睡尾驚
日下幡交影雲深若一声蘭燈長際曉蓮漏不違更

暖觸松煖竈清喧若沸鑄篆烟重翳悅鏡月独懸機
僧出齋房靜童歸化器盈蟬號隨梵奏霍舞逐經行
慕境人屋過忘形容倦迎參時機較密定寓步宜輕
疎油緣方絕孤高道始成遠回思結社潛醉頽枝翳
要通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須來掃石宴坐空
生

送聖上人歸瀘溪

愛爾同門友相逢未十年教從天竺講詩自銀崖傳
才俊名運重身閑地小偏槎溪山寺近瀘水海塘連
蘿屋寒迷月松龕夕悶烟雨花沾白氎飛霧濕紅蓮

錫近鮮東郭囊隨愁北禪雨多停去旆風順促歸船

離思當門柳秋深到處蟬相思似潮沙日、過祁川

周倬惠溫石茶壺

巧分雲母斷雅用月圓煎園外嚴防教虛中受若噴
氣溫同玉潤質混育瓜圓火簇煨秋芋湯鳴響暮蟬
缺香嫌鉅陋有耳貴鎔全奇絕疑天造渾命合自然
竹房清可稱金屋富非便持寄承英彥隨行慰老禪

夏日游天平山白雲寺二十韻

地靈山勝絕觸熱試迷探斗近龍門陰岩深虎穴嵌
屋縣藤絡石波靜竹臨潭谷響風前洄巖光而凌嵐

松窩華蓋麗衆出白雲甘夏寔知青李東枯識老梅
嶠窺堪匿窺鸛搏草樓鶴接迷襟行疾遮涂蟻戰酣
岫伸眉細、苔布聯毯、沼旭凝盤沐湖天訝鏡含
端樵仍佩斧游子每停驂一澗分高下双峰自北南
煌煌三忠烈廟寐、遠公菴桂藂香為室蘿紫翠作龕
函文殊貝葉庭菁鼎優曇剎影晴杓遠鍾声夕度鐺
東西廊兩、前後衆三、法白齋餘說禪從浴罷春
歷奇寧有倦玩勝已成耽便欲携瓶錫相依詎不堪

寄山中僧

錢錫惟行磬谷葛衣不受埃氛百犬泉边坐石千頭

遜虛子詩集卷第六

松下眠雲澹芝每呼樵伴采苗時驚鹿群孤踪既白
世外高風肯使人聞

張山人遠見訪暮端口號

隔水茅堂塵靜臨溪松戶時聞烟碧磬遠非艸白雲
山前是梅琴為知音一曲酒緣得意多杯今日來猿
且去明朝帶雀重來

春日西溪即事二首

雲斷山峰遠、樹迴溪路斜、酒旗風颭村店牛衣
日晒田家喚婦鳩藏衣竹引雛鴨聚圓沙人晚權歌
歸去爭先去折汀花

人家半依山紫舟子長停岸五楊柳三株五株桃花
一簇兩簇斜陽澹、寧黃遠水盈、漲綠老翁忘却
投綸因看晴窗對浴

逋虛子詩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元旦朝賀喜晴

北風兩雷正陰時，獻歲新晴景最奇。
雞唱聲頻催日，駉駕班行整列。
天輝燦明金戶，舒和氣仗擁瑤階。
著令儀此際，龍顏喜色想應不獨近臣知。

元夕大祀

聖主臨壇祀玉皇，菜蔬精潔炷名香。
風翻彩幟雲交影，星列華燈月讓光。
孚感神祇多錫祐，福歸黎庶倍迎祥。
千年盛典今能見，應爾斯民樂太康。

三月旦日 駕幸太學

鑾輿詣學喜良辰，麗日晴光上廟堂。
冠佩雲從分鶴序，旌旗風動耀龍章。
柳魚碧水溶溶綠，花帶煙烟霽霽香。

聖世繼興教遠變，莫無不頌陶唐

白虎

夙孕搖光骨有仙，雪毛耀日角嶄然。
氤氳香氣凌空，草潤清安洗玉泉。
身被曉霜登帝閣，時逢盛世樂堯年。
世樂賓筵斯祥已，應君仁壽垂拱昇平億萬年。

三月二十日 欽授 太子少師

分甘巖壑事浮圖，此道何曾記有無。
自念上天遺一

老誰知，今日預三孤。
困禽縱翮風雲會，枯枿回萌雨露濡。
深荷

皇恩無以報，爐香晨夕効嵩呼。

與友人登金山寺

八月涼生白苧袍，偶同多士過江皋。
榜伽室中尋旧迹，妙高臺上聽秋濤。
霜落渚烟迷去鳥，依沙柳絮回初人。
生無事須行樂，莫問頭邊有二毛。

秋日登海雲致道觀

琳館無塵真福地，門前萬竹自青青。
丹成井底飛雙

鶴，槍老壇邊布七星。
崔嵬出林朝每見，龍吟歸壑夜還聽。
我來祇為遊秋暑，非是尋仙問道經。

書院獨坐懷王學士

深巷無塵闢小齋，環栽竹樹景猶佳。
到門不有人題鳳，隱几惟應狹面槐。
社燕雖成辭旧壘，午雞啼罷啄陰階。
相知近得王摩詰，時過談詩慰老懷。

題萬松金闕圖

小水名邦玉氣來，倚天金闕勝蓬萊。
雲移松嶺旌旗動，日轉楓宸戶牖開。
玉樹影搖丹鳳集，翠濤聲起六龍迴。
問行幾度觀陳迹，應聽春風杜宇哀。

江頭暮跡

鴻鴈池頭落日低，倚筇吟望路東西。
雲山盡處潮聲歇，烟樹陰邊塔影迷。
江市有塵車過，亂野無約擔簦人。
飛斷千林靜不覺，隨鍾度遠溪。

龍翔宮

琳宮虛爽接薇垣，玉樹陰深隔市喧。
日轉松壇人影寂，春回花殿鳥聲繁。
仙乘風去開環室，龍帶雲歸鎖洞門。
福地年來猶寂寞，人間消息底須論。

羊祐廟 廟在吳城南

探環案下悟前身，幼節如君不配人。
祇使才謀扶晉

室，宵施德澤。吳被民荒祠積雨，爐生藓古屋無風。
辟受塵今日經過，思岷首舊碑剝落，泪沾巾。

賀高啟生子

吉夢維熊得寧馨，精神秋水骨英靈。
試啼此日期成器，學禮他年想過庭。
抱弄向人爭惜玉，嗟呼盈座喜添丁。
好看頭角嶄然起，應效常賢授一經。

春夢

昏一枕漏將沉，似絮飄揚豈有心。
蘭燭半明華館靜，梨雲重鎖綠窓深。
蝶形化就還留榻，鶯語驚回欲展衾。
世事興亡只同此，何須論古復論今。

訪高啟鍾山寓舍辱詩見貽

一江風雨泛孤舟，到岸尋君始散愁。
樹色映窗知白下，山光入戶憶青丘。
兒令洗垢更衣見，虎嘯踞蹠任飯留。
不是別來情愈密，經旬咳語為相投。

京口覽古

撫轡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
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
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樓倦眼看。

喜陳冕廣東回京

詩滿行囊興未窮，來時還與去時同。
鵲波窮，孤雲

外馬路遙，夕景中衣潤尚含榕葉雨，帶香曾著荔花風。
那知此日龍河會，却話聽猿過峽東。

白蓮花燈詠

分得東林一朵來，亭午夜佛前開。
蘭膏吐燄微添韻，銀索含輝絕點埃。
烟護水仙遊貝闕，星隨月姊下瑤臺。
光凝祥几多清韻，羞勝金團照酒杯。

王耕雲過西麓見訪二首

煌煌開國世封公，更喜髯孫節義崇。
節屋風清群竹裏，石田雲暖萬山中。
探花過嶺長攜子，采菌窺園每課童。
有道不嫌僧舍靜，幽尋終日與無窮。

人物風流似列仙，每來鄰刹訪幽禪。忘形共坐三生石，洗耳同臨百丈泉。山意欲由雲作雨，蓬陰隨步樹連天。興濃不忍乘昏別，猶自含毫賦短篇。

亂後入城有感

槐柳陰殘第宅隳，行看不足步頻移。歌鍾窸窣無今日，誰被琴瑟似舊時。人改衣冠遶軍識，寺亡臺殿到還疑。故交況盡東西去，獨立斜陽倍感悲。

春日過天平興上口占

案遶那厓去，程餘穩。籃輿勝小車，烟柳青遙疑野店。露桃紅處是山家，澗分燕尾泉來細。嶺轉羊腸路

入斜，趣既有餘吟，易就此行，應不負韻華。

再寄王州雲

鳳凰山下足，栖遲袍笏盈。床想舊時青，李朱禽曾有。帖白沙翠竹，豈無詩燒畚。執黍陶黃壤，鑿硯分泉貯。綠池却與野僧情，最厚常時未往不相期。

病菊

嚼蟬踏雪世難尋，爪飲毛摧苦病侵。既倦終宵巡簾下，惟思長日卧花陰。欲魚快啖非無忌，縱鼠橫行豈有心。誰念前功能保愛，夜寒收汝入重衾。

京都送雲海上人還山

朝鮮魏闕運家林，秋半江南尚綠陰。鍾阜雲歸山寺近，石城潮落海門深。僧中不有興亡事，世上寧存去住心。此別似難期後會，且留茶壺撫孤琴。

與乾上人游鑑湖

清流曲曲與天長，乘興游遊趁晚涼。柔櫓不驚鷗鷺夢，輕橈還觸芰荷香。百年風物朝露兩，岸雲山自夕陽。勝處更宜逢狎友，秋歌濯足且尚羊。

昌國縣

東接雞林遠帝畿，新城如鏡海山圍。居民自樂魚鹽利，縣令惟忻獄訟稀。雲外鐘聲僧寺遠，風前帆影賣

船歸盡傳此地無豺虎，日暮人家不掩扉。

寶陀院說月

補陀形勝即蓬萊，待月中宵宿石臺。玉宇掃空清露下水輪，出海綠烟同洞宮。雀侶吹笙過水府，蛟人獻寶回真恠。癡樵耽說賞此生，此後不重來。

挽席道士

冠佩脩修八十秋，天風忽送返瀛洲。青牛不駕依新壠，白兔仍巢守故丘。看劍燈前思道論，聽璫雪外想仙游。禪心已久忘生滅，若莫應無汨橫流。

十月一日金陵發舡之北平

石頭城下水茫、獨上官船去遠方官省自憐同衛
士衣五誰笑雜軍裝夜深多櫓聲搖月曉冷孤桅影
帶霜歷盡風波艱苦際無愁應只為賓王

寄虎丘塘書記

聞道塘公似貴公一瓶一鉢寄山中雲封蘿屋長疑
兩泉響松岩半是風履破只緣行脚欠囊空非為作
詩窮遙思短簿祠前夜共听寒鍾出硯東

題吳原範墓銘後

哲人長往絕言音朋友含哀作楚吟平日著書存旧
館今朝埋玉向中林牛眠雨沃新松長馬鬣雲封宿

草溪只有一絰傳与子名成差勝滿巖金

題平坡寺二首

路經西崦覺紆回隱、林光拂曙開出郭不緣持鉢
去過山只為施經來樹藏古殿橫紅葉凋仆殘碑
綠苔坐久却思朝野士馬蹄終日走塵埃
平坡香、把西湖往新樵行敗葉鋪泉落石河聲愈
急雲峰沙樹遠疑無夜堂風靜綠帷曉井霜寒響
轆轤那得餘生解世網捲衣來此日跏趺

贈張行人宗海

人才輩出漢琴川之子真能繼昔賢書每臨池無古

帖詩多刻燭製新篇入朝 北闕恒循序出使南藩
屢奉宣自喜年來深雨露編摩才就有高遷

遊西湖登玉泉洞

青雀黃龍去不迴湖頭風物捲堪哀茫茫周土成禾
黍浩、昆明起劫灰香刹有名碑尚在玉泉無主洞
長閑到門頃刻樹森森應是山靈候客來

送啟東白住松江延慶

風雨泥途來叩閤師因飛錫赴雲間華亭船子名猶
在錢遂仙人去不還三泖清光堪照膽九峯秀色可
怡顏此行莫厭僧牢落好開宗乘且住山

舟中送戴伯魚還金華省親

中吳山水舊同遊上國辭歸復共舟青色數家烟
火夕黃河兩岸荻花秋素弦聲帶離鴻慘杜酒香銷
遠客愁明日歸家想歡度双親華髮未盈頭

大雪中過泖溪訪徐遠左

乘興尋君路欲迷扁舟泛雪過山西平田白料非魚
地曲水渾疑是剡溪老去耕漁存旧隱客來琴詠出
新題 一見愁成別相送河梁手每携

玉簪花

五夜瑤妃步月行玉簪通地蝶蜂驚却憐翠袖施粧

巧不著烟鬟照眼明影過充同孤雀白香飄寧讓澹
蘭清老夫久矣忘声色坐對高吟六動情

舟中贈琴士徐和仲

南湖生處樂幽情鴛鴦親藩藹俊聲妙學傳家琴
有種高年玩世酒為生還鄉自幸乘舟便歸路爭看
衣錦榮愧我迂疎林下士秋風瓶錫喜同行

春雪寄友

春暎微寒佐雪飄化工渾似剪鮫綃雨兼蕪：穿櫺
響風颺輕：到地消粉蝶襟人成隊亂玉塵逐馬去
程遙欲呼鄭谷同吟賞且與鄰沽酒一瓢

寄清涼長老

招提住近石頭城境界清涼旧有名雲樹難藏秋殿
影烟蘿還隔曉鐘聲出門即見江山麗開闢時瞻日
月明茲喜禪翁新補地未由來聽說無生

謝友人惠紫茵

秋圃積雨多生茵惠我盈筐勝一金溉釜旋烹煎木
耳惟盤飽食慰蓬心大官未必知香美野老惟應識
味深不似毡根人得飽歲期同享樂清吟

逋虛子詩集卷第七

逋虛子詩集卷第八

與金華戴元禮黃山人期登石經山謁道陵山
人期不至時四月廿一日也

天時人事正相宜尋勝寧辭石徑危鞭影頻搖催馬
疾山光徐引到家遲道陵斜日縣松枯經洞端雲帶
康廬有美無如黃叔度料應惆悵負幽期

京口夜泊懷浙上人

遠浦微茫月未明江船無火斷人行疎鐘潮渡金山
寺孤角風傳鐵篋城歸路近家愁已盡枕流怀旧夢
難成披衣自起推蓬坐忽聽林雞報五更

送吳知州

涖鹿三年報政成宜情誰似使君清一錢不受存公
道五馬將行上帝京考績定知推策最復官應見
賜金榮回轅千里人爭賀不独妻妾父老迎

春日謁劉太保墓

芳時登壇謁藏春兵後松楸化新藟雲暗平原眠石
獸而荒深隧泣山神殘碑薶餘文章旧異代人傳姓
氏新華表不存歸宿怨幾多行客泪沾巾

過順德城

遙望邢臺僅一程草枯木落曉霜明山川已属今

燕主父老猶言古趙城寺為神僧還樹刺橋因國士

尚存名蕭門巷無人問過客乘驢自在行

邢臺客舍長至日懷東吳諸友

蕭、矮屋近城闕寒氣朝凝壁上塵客裏幸逢長至
日座向寧見舊交人不愁老眼翻經暗自喜衰年出
語新慰藉多承東道主地炒添火喚茶頻

東昌道中

凍合長河阻去舟四山寒氣壓重裘雪深林路驢難
進火煖田家客易留且學杜陵詩道問寧為栗里酒
消愁艱難不憚歸燕地因感親王寵顧優

次韻荅天平復菴師二首

清晨荷笠出江城乘興來參肯待晴雲起東山巖剝
影水沉西澗帶鍾聲茶燒活火嘗新味詩寄長戩寫
舊情便欲泉頭分半榻相依談笑盡餘生

獨客燕山近藺丘隨身瓶錫數年留昨朝過魯非無
案今日還吳却有愁屋老郊園蛙產灶寒風雨鼠
侵裘故交猶得師存愛握手歡呼慰白頭

春暮與行書記過師子林

偶同看竹過林廬素抱忻從此日舒淺碧雲塵泉落
溪孤紅霞滄湖芳餘放禪時至鍾鳴室施食人回鳥

下除勝地每嫌山水隔不應乘興到應疎

夏日謝賜衣履

素服青鞋賜野人春官傳勅出
飾輕宜步綈綈單縫穩稱身當夏著未
行去不沾塵自慚四難多疎陋荷
君王寵渥新

奉旨歸山中

蘿龕雲煖呈栖遲忽拜徵書且暫離
子志無才終荷聖君知食供美膳飢應厭衣賜
輕綈暑正宜此日承恩歸舊業坐看松長萬年枝

淮安晚古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
轉練鋪淮水際天浮城頭鼓動鷺鳥鵲
白淮跨下英雄今不見淡烟斜日使人愁

遊定州學

中山名郡固當時堂舍蕭條亦可悲
石丹青零落魏公祠無門過客聽無
禮儀顧我為僧坐來惆悵一題詩

虎丘寺火後重遊有感

勝境天然圖畫開千年禪刹一時災
氣碧殿珠樓化劫灰興騎不遊猿
鐘魚無所見

仙衣垂短簿，前望使我愁。賜日九迴。

蒲鉞次童中州韻

紫茸裂破出東阿，遙想千將委碧波。閃閃光芒因月照，青鋒刃豈人磨。舞風有影游魚怖，斫水無痕感客歌。堪笑閨廬先殉葬，三千池底未為多。

金室禪師使西天竺取經回朝奉賀

竺乾萬里歸來日，麾下松枝已向東。皓皓瓦肩踰雪，翩翩花袂帶雲紅。曇花瑞現傳天界，貝葉文翻進帝宮。千手大悲增意氣，護龍河上舞春風。

南翔寺

齊師不返鶴南翔，梵剎如雲始自梁。樹法天臨朝擁殿，放禪僧出夜徧廊。碑殘亭下思皇宋，檣老樹前識李唐。事業已經千載久，空王誰道有吳亡。

送袁廷玉

昔遊西嶠喜隨君，馬上清吟思逸群。蚤過通陵同瀟雪，暮栖梵剎共眠雲。泉頭埽石琴三疊，谷口尋花酒半醺。今日相逢又相別，到家毋惜寄音聞。

山月軒為俞嘉言賦

秋到華軒夜色清，更殘猶聽讀書聲。江雲浩漭回風散，山月娟娟近水明。城隅已沉縫女怨，鄰巷忽動宿

鳥驚境出人勝真。堪賞過客宜忘利，与名。

香園

千樹成園護短牆，深紅淡白艷春陽。近城盡識繁華地，照日渾疑碎錦坊。輿騎每來緣採信，蝶蜂頻入為偷香。休言未及朱陳盛，且稱山人日咏觴。

游雅宜山

遥睇群峰紫翠間，竹邊曾屋樹邊臺。烟花邀騎分叢，通室為追人接翅。來雲注石陰山色重，風旋礪曲水。敲回溪角不歸門，前葉應忘登臨履破苔。

寄金山長老

三年不到龍游寺，拂石題詩想旧遊。海湧奇峰離地立，江掀洪浪際天浮。元師昔住金山重，種子曾將玉帶留。何日尋公談釋部，携鐺淪茗坐泉頭。

送馬博士

年高七十眼猶明，詔起閑中播令名。上國觀光忘旅況，宸庭敷對慰皇情。春風來路輪蒲穩，今日還家衣錦榮。遥想威寧多故旧，定應持酒遠相迎。

毘陵覽古

城下當年戰馬屯，城中民物豈全存。燕樓鼓罷雲端曙，酒館歌殘月到門。季子廟荒惟有礎，孤檣无已

無根却憐旧日登臨處草滿橫塘水繞村

寄趙御醫彥如

舊業東陽接洞天移家三泖已多年醫方妙得丹穀
授詩句純非欽史傳友結金蘭漸我老心存常布義
君賢秋清莫憚朝迎晚須過談玄坐竹邊

四月重過天界寺

開行古寺彌陳蹤天氣清和興味濃鳳尾喜看長新
竹龍形驚見旧柔柔深蓮宇離山近窈蘿龕隔
澗重尋重禪前苦留坐倚闌同聽晚茶鐘

寄題松雲軒

上人崇構接龜山獨占松雲香霽向萬里暗室舒雪
練九峰寒翠峰烟鬟曉騰烟水疑龍起落暗庭柯想
宿還我恨有山端未得緬懷高致一開顏

永樂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 京都放燈甚盛

賦近體一首

元宵最喜雨初晴歲時華燈滿帝城花市月移珠
翠影綺樓風度管弦聲煌煌火樹連雲燦耿耿星橋
映水明 聖主從容天上坐與民同樂盡三更

陳濟伯戴除右春坊右贊善賀以此詩

群書博記異儒魁胸次森森武庫開贊輔不亢稽古

力登庸多有濟時才人傳誼齊前輩時述文言啟
後來兄弟聯芳尤可愛高堂稱壽酒盈杯

送梁儲撰潛赴北京

特膺 詔旨倍 恩榮兼躋星奔赴 北京日麗雲
霄金闕迥秋高風露玉堂清賈生論議資 王化楊
子文章稱 聖情好盡忠心報 明主士林從生震
佳聲

王汝玉省廬墓回 京除翰林院編修兼春坊

賀善賦此為賀

賜歸上塚已還 京復喜新除慰友情翰苑修文多

寵貴 春坊輔贊更 恩榮墨濡綠筆松炎賦香

聲 染羅袍桂子清行見 聖朝應大用不惟吳下拙佳

秋日訪張天師城南新賜行館

行軒新構倚林塘 聖主恩深雨露香花發玉簪秋
色瑩松齋華蓋晚陰涼存心施藥向丹室遠意彈琴
掃石床俗客不來塵事遠往還惟我獨相忘

五言絕句

效古三首

行歌碧桃下欲折碧桃花碧桃不可折一折一呼嗟

二

草中是白骨欲問白骨名白骨不可問一問一傷情

三

遙望長安城欲過長安道長安不可過一過一頓懊

水閣夜坐二首

燈影萬家夕月華一池秋更有哀運發時無露氣浮

二

遲坐不成睡魚未渡有聲野營無漏刻鼓報短長更

贈隱者

長歌白雲裏獨步青松間誰云五馬貴不似一節閒

開鴈

鳴鴈為離群餘哀度水雲那知故鄉夜亦在客中聞

題西馬

身被五花雲才起冀北群莫教空老去須借霍將軍

懷師子林因上人

白作京華游每憶林間屋何似白雲間長年寄溪竹

對小桃

嬌姿弄晴旭幽柯怯驚風却憐異鄉樹得似故園紅

南郭行春得遲字

風花紅散雨烟水綠牽倚欲細看春色須令步屐遲

題秋寺晚晴圖

猿時朔吹哀雲帶溪流敗相送獨歸僧蕭蕭夕陽寺

題老檜圖

盤盤虬枝陰陰墮紅渚欲共水邊人時來聽風雨

山中見王旼

身外留黃犢山中留白雲不隨樵子去無路得尋君

青花人

朝出長負花暮歸曾帶酒只認綺櫺人那識荆釵婦

題蕉石鳴宿圖

石間雲氣微蕉陰露華薄不見定餘僧空山獨鳴宿

題許山并歌圖

獨坐雲深處迤邐遠市朝若知身是累應不棄山瓢

題獨釣圖

天高日華明江清水光動何事尚垂釣不入非熊夢

師子林十二詠

師子峯

踞地似揚威昂霄渾欲吼猛虎見還猜妖狐寧敢走

舍暉峯

林端欹夕霏泉石闌清景澹然娛人心相看忘日永

吐月峯

空山無宿雲月夜當殘夜漸出一峯間分光到林下

禪窩

局鑄忘機魔外自難入虛圓日夜明一塵元不立

棲鳳亭

萬竹雲朝合孤亭月夜明風來緣覽德非為玉簫聲

小飛虹

不雨白橫空低垂疑飲澗樵子過還驚神僧度應慣

問梅軒

雪中疎葉開不知聞香發幽人試問時政值黃昏月

指柏軒

蒼蒼庭前柏明之西來意禪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

玉鑑池

非假琢磨功泓澄似鑑同朝來蓮葉靜波動覺秋風

冰壺井

疏鑿傍雲根虛寒溼百及及時汲煮芽為待泰玄客

立雪堂

兀立恒迢迢松堂篆霧鎖安心了無法徒受雪齋腰

臥雲室

夜靜起山深隨風舒片影溪上覆柴床獨臥衣裳冷

中秋夜別鄉友登舟

終共鄉人會又與鄉人別知期工夜船独對中秋月

對玉簫花

終日杜門坐從教世路賒秋來北窗下時對玉簫花

支硎山十三詠為韓山人蒙菴賦

支硎山

南峯一何高東峰一何壯惟有定餘僧時來泉石上

報恩寺

舊寺烟霞裏經營東晉時支郎今不見令我起遐思

南池

秋深水更清游鱗手可撓後來親詠人誰能繼皮陸

石室

霜：環蒼石陰：覆白雲夜深僧入定鍾磬寂無聲

八隅泉池

風回波不動葉落曾無聲却憐清徹底有誰來濯纓

寒泉

洎：石上流和雲白於汞開來試一勺令人毛骨竦

石門

曉際神龍出霄外猛虎衝白雲開後閑蒼蘚剎還封

馬跡石

堪嘆支遁林愛馬却成癖飛走石苔間千年尚留跡

南峯

既立去城遙嵐霏近午銷奇形長照日雄勢獨凌霄

待月巖

盤去谷遠盡出林危過樵長待月不覺到家還

碧琳泉

巖間瑤瑤紅洞底琅玕碧童子為煎茶山瓢汲還滌

放鶴亭

隱岩高處空亭香霭間神僧去不返空望有飛還

牛頭峰

群山不同高一峰巖翠泓縹緲白雲間惟見牛頭露

菊溪

霜蒼蒼一路采黃花兩開不使乘軒霍過只通

送酒人來

山行

一處一處春好一程一程路遙布曳蹠離山店板懸

流水溪橋

題西

遠數峯青霽微幾樹斜陽不是西江烟渚空應

南浦霞卿

霜詠

寒下千門俱白歲侵萬木齊僵凝結盡因曉露銷銀

只待朝陽

日詠

炎時蒸如燿晦處昏似墨休傳冬至長南才過

春分又北

題西

小板橋橫路深茅屋人家竹塢夕陰非雨桃源

春暖多花

惜春

柳上鶯競語草邊燕相追人生不過百歲春光

能有幾時

西垣竹詠二首

長梢含風嫋嫩葉帶雨荷西垣數竿自是渭川

千畝宜多

二

風動一窻秋思雨餘半壁蒼陰莫道未全高致相看

亦自清心

題逸士園二首

竹氣懷因宿霽泉聲響帶寒或每到花源松塢独佩

詩而酒瓢

雲壑風林競秀丹崖翠壁爭奇拋却簪纓歸去一琴
一劍相隨

遜虛子詩集卷第八

遜虛子詩集卷第九

七言絕句

百花洲上逢陸五

雲間小陸喜能文，戲彩娛親是處聞。今日百花洲上
見蘋香荷影思終。

贈相士袁廷玉

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
裏，未必人盡席頭。

題班婕妤好題扇圖

玉容憔悴暮偏饒，扇扇題詩恨莫消。不是恩情中道
九

絕西風昨夜到芭蕉

金陵送一上人歸武林

渺渺烟波發櫂歌，問師歸去欲如何。鄉山佳處難依
舊，不似金陵豚鷃多。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遊。七十二峰青一
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題菊竹圖

三迳歸來已就荒，茅齋鶴詠且尚羊。離邊更有琅玕
樹，不使秋英獨傲霜。

秋蝶

於態凋殘抱恨長此心應是怯淒涼如何不管身憔悴猶戀黃花雨後香

秋螢

殘光一點尚青熒度水穿林怕月明只恐西風零落盡窓前空負讀書聲

送白楊長老二首

師住江西我浙西龍河同客去難齊今朝恨別新亭畔烟雨孤舟一鳥啼
拂衣觸暑便西還一錫冷然香霽間此去莫尋師隱

廬隔江望夕陽山

鄭氏隨夫謫嶺南夫死蒙恩有釋歸事姑夫死南荒志不違八千里外為姑歸瘴烟歷盡芳肌瘦寬却隨夫去口衣

清明日郊行見拜婦人有感

累累塚傍水邊村新已多荒田幾存松檜盡期高古尺紙錢誰掛到曾孫

開元寺雨中觀梅

遙思西海開千梅漫漶東林見一枝烟雨冥濛香影盡為緣惆悵立多時

題墨梅二首

家住吳山下寺一溪春水數枝梅頻年作客金臺畔歌枕西窓幾夢迴

疎：冰蕊恨沾塵點：香魂亦報春好至枕柳圍裏樹繁風晏雨倍愁人

訪王山人不遇

柳烟簇：護双扉江竹環居水宿飛不恨我來君已出只愁我去恰君歸

客次讀高啟詩集二首

對君長自讀君詩只為君曾許我知今日相看難客

裏一編讀盡夕陽時

吟場處：擅名題愛我頻將卷帙開好並韓詩占杜集讀時元不為愁來

題蘇澹園墨竹

澹：烟中映夕照疎：石上拂晴雲展圖却憶西岡夜坐聽秋声亦有君

經夢筆橋

脉：溪流接遠津秋風過客一酸辛橋頭霜樹成文錦猶記當年夢筆人

趙三臺

華土為臺抱恨深
門金氣尚森：當時吳破非兵
力只在西施一捧心

曹娥廟

抱恨波心起父屍
荒祠千載尚存碑
江潮不斷江天
香滿日蒼烟盡孝思

題倪雲林墨竹

開元寺裏長同宿
笠澤湖邊每共過
誰說江南君去
後更無人聽竹枝歌

題仙巖圖

羣仙住處倚岩深
蒼松夾道陰
白鶴不歸雲滿

地世人無路得相尋

過下邳

磬石山臨泗水濱
近山成轉柳陰新
古來此地多豪
士獨系功名取履人

觀鵲

官舟晨發繞蘆灣
坐看沙鷗去復還
却憶吳淞深隱

處朝來飛過伴誰閑

立秋夜聽秋聲

淅淅無端起樹陰
欵欵入幕又穿林
乍聽便使人成

恨听到秋深恨更深

尋通上人不過

雲踪鳥跡布香臺
屋外疎梅竹裏開
不見萬回憑客
報施經昨日出山來

九日登冶城山送潘菊

重陽客裏登高處
不上鍾山過冶城
改對菊花吟菊
賦忽逢柳友動柳情

聞悟上人病起

一春臥病竹邊房
誰得維摩治有方
昨日逢人問消
息已指藥裏理詩囊

題王冕梅

賜未殘時已報春
水邊林際每相親
短梢忽向雲空
見澹影寒香亦媚人

題宋徽廟雨餘素燕圖

素葉橫飛雨後肥
輕：双燕縱翻飛
自慚微物經宸
翰可是君王日禹機

路旁草

繞送沿途襍靄青
根深塵土到春萌
若教雨露濡應
足縱使輪蹄踏又生

離亭柳

翠絲低雨拂離舟
眉未伸時正抱愁
一日贈行無限

折衷殘柳得待深秋

過湖訪張適子宜

家在湖邊柳拂波花時尋覓泛輕舸年來相見緣難得此會懽呼比舊多

贈彈琴人

銀甲輕調用意深冷瑤柱蕢商音天香一曲傾人耳世上誰能復聽琴

東園

池沅脉、草綿、深夏無花也可憐散步更宜斜日裏一叢黃竹鼓聲憚

夜聞雨

咽月悲風夜未分鼓聲軋、入江雲梅花不使人愁絕愁絕人緣客裏聞

題聽上人山居圖

結樓曾向萬峯間秋宵歸來錫已閑夕景無多樵唱斷疎鐘寒溜繞空山

贈畫士李居中二首

北苑當年下筆奇浪傳千載不堪悲天真爛熳無人悟誰道燕山有李時
丹青入妙毫毛儲閣通前朝用禮羅能事但求真識

賞感忍不在賜金多

徐園看花已落

自嘆尋花獨後期殘紅粘砌綠繁枝尋常日對猶多恨況是斜風暮雨時

藤花芍藥

閑繞荒烟砌滿苔花容仍擬日時開白頭鄰叟貧猶在記得金盃托薦來

贈山中禪者

林間禪坐豈徒勞戴翠烟嵐上布袍西岳華山千萬仞看來爭似遁情高

渾沱河二首

一宵冰合遂龍韜射虎王郎亦滯勞麥飯進來香味美封疆還屬却金刀

漢、平沙際遠空斷橋疎柳夕陽紅漢家事業今何在千古東流恨莫窮

常山王廟二首

偷然一袖久忘情際遇元君喜有成不恤蒼生塗炭苦肯來塵世立功名
征南毒懼豈尋常功烈應封異姓王黃雀不歸人世慶廟前松栢飽風霜

雪夜讀高啟詩

吹臺長別最傷情，詩句流傳到遠林。此夜雪寒關帙看，充同北郭對床吟。

題幻住山居圖

萬疊青山萬疊雲，乳泉流處路微分。嶺猿悽斷人愁聽，只隔烟蘿便不聞。

題東坡化龍竹

渭川千畝未為奇，獨羨坡仙掃一枝。後夜風雷頭角露，看他行雨過天池。

東林小憩

清和節物勝花時，與客遊行正合宜。最愛東林好風景，綠陰深處語黃鸝。

題西

江上群山帶夕暉，深林木鎖烟霏水禽飛。畫風帆斷，何事游人尚未歸。

題秋山圖

江邊紅葉似春花，紫翠峯巒映晚霞。我輩遠山看不厭，只因生長在山家。

題水仙竹圖

翠袖輕盈向水濱，水姿瀟灑淨無塵。楚人多作湘妃

想不學陳王賦洛神

東歸過餘姚道中二首

紅樹臨江接遠邇，推蓬兀立度江關。路人相見如相識，笑指船頭語我閑。一舟如葉布帆輕，風順潮平自在行。天畔好山看不盡，相逢何用問餘生。

題臨流萬玉圖

春到孤山雪未消，水邊涼月照人遙。珮環無數室中墮，疑是群珠下九霄。

經無量壽院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來看竹逢佳士，指點林園說舊時。

童中州期九日過山中不至，以詩見寄奉答二首。

青山西去暮雲低，九日將臨想舊題。離菊已開人不到，一窻風雨聽鳴雞。同客燕山嘆白頭，昨朝有約出城遊。行藏不獨君難定，空令古人得自由。

題王冰明畫竹

昔年台下對床時，長看晴窓掃竹枝。今日山中黃雀

去滿林蒼雪不厭悲

九日感懷洪武三十三年作

八月中秋不暇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憐時節夢中
過誰對黃花有咲顏

過白雲觀謁長春丘真人草

天上璫音久不聞松陰依旧宿成羣長春仙去如何
在石室空留鎖白雲

與咲軒晚過穎山精舍

偶同禪友到林中竹院深、小徑通斜日在山人散
凌亂蟬噪柳自秋風

宿幻住草卷二首

草菴寂、佳城西寒夜重來染舊柶鼓無聲更漏
永滿林殘月聽鳥啼
一燈長夜佛前明庭樹枝多宿爭鳥野外霜寒人未
起林僧肅、又經行

題紅梅二首

絳袖盈、近水渾迎風暈日向容儀幽人欲倚闌看
須傍高樓笛未吹
日暖芳膚不似冰臨溪簇、曉霞蒸與來拄杖隨流
入將謂羅浮是武陵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淮陰壯志豈能量一飯恩輕尚不忘何事鄼侯疑叛
逆殺身惟恨漢高皇

擊鼓提兵聚井陘通傍古廟獨存名可憐千載難言
事都作松風砌水聲

送王文中歸吳

琴劍隨身通韻出燕山遠、侍師遊乘風歸去知親
在非為麻袍不耐秋

沙河縣客舍對雪懷重中州

白髮盈顙老景侵吳柳為客少同心昨朝愁我江南

去今日和誰對雪吟

登金山寺寄甘露湛源長老二首

三度來登多景樓妙高臺上始能遊長江如山如西
獨倚闌干嘆白頭

南北驅馳十五年人間事業任茫然夜來一宿金山
寺始了生平未了緣

題雞鳴寺

秘密閑深人少到煮茶亭畔我曾過山禽啼斷莫鍾
靜雨、僧行出薜蘿

黑梅寄周玄初

湖山雪後新遊塵萬玉臨流照眼新惆悵情人無復
見因風聊寄一枝春

題釋迦佛出山相圖

六載功成便出山頂旋螺髻耳金環大悲願力因無
盡離世間遂入世間

九月庭下海棠花開四感成詠

霜送風高敗葉稠海棠忽放照吟眸我知此際嬌紅
艷不歇黃花獨占秋

五月壽椿堂獨坐想長洲日業之竹潯成絕句

翠葉離襟拂水雲淩霜勁節不同群荒村寥落無人

處誰謂茅菴有此君

挽張天師母玄君二首

洞府修真歲月多今朝別鶴意如何料知去赴瑤池
宴不用人催露歌

六十高年絕世緣等閒憺然入蓮仙玉簫聲斷青鳥
遠回首東風一悵然

送天童用愚長老二首

江風江雨一舟輕千里來尋豈世情永夜相看疑夢
裏月分清影竹流聲

青山長在水長流今日人如昨日不相見一四還別

去不知何處有離愁

漢陽十景

別山晚翠

高出群山表獨尊日斜翠靄鎖雲根當年為賦今何
在留得峰頭見斧痕

江漢朝宗

二水茫、望海歸支流萬派盡相依無情尚尔知元
會父子君臣豈敢違

左祠禹柏

鉅幹参天禹廟旁蒼皮蘚裂飽風霜如何老大宜山

裏不與人間作棟梁

鶴樓晴眺

巍、層樓倚江流碧樹連雲映遠洲詩客不來黃雀
去夕陽西下水悠悠

鵲鵲漁歌

芳洲落日片雲飛水滿磯頭杜若肥漁父醉歌移棹
去不知人世有危機

官湖夜月

夜靜平湖水接天金波艷、月方圓一聲玉笛穿雲
過疑是當年李謫仙

金沙落鴈

遠出平灘趁路斜
秋水淺濕金沙夕
陽相送群鴈歸
鴈兩三共落霞

鳳山秋意

望山雲冷少人居
鴈去還來只自如
砌響碧深知雨
後林殷紅葉是霜餘

平塘古渡

長塘水滿接山城
九月霜寒霜更清
漁子罷罾人不
渡孤燈唯照一舟橫

晴川夕照

溶溶川水漾斜暉
茅屋高低影翠微
浮鼓不鳴對虎
遠夜深猶有醉人歸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過大風河凍河邊三
宿復步歸西山海雲蘆若

曉驚楓橋上野航
官河水合路茫茫
岸邊食宿連三
日誰道家鄉是客鄉

過聽松菴悼真禪師

聽松菴遠路難通
竹外幽花草際紅
今日我來禪老
去一度梧葉白秋風

題山亭讀書圖

松桂林高水滿渠
草亭臨水碧窓虛
綠陰盡靜遊塵
斷豈稱山人坐讀書

次韻題西梅四百

尋訪湖山未有期
客中那得不相思
三千里外多知
已誰托東風寄一枝
翠影暗香迥出塵
誰同桃李艷陽春
孤山深處長相
見吟晚多應我輩人
玉貌臨風酒欲消
倚闌人認董嬌嬌
曉禪翁不是無心
看日相達合潤橋
故里梅開幾度花
此身猶自客天涯
何時歸去重吟

看宵厭遲留到日斜

寄徐彥威太守

昔退歸來荷聖明
潯溪溪處樂餘生
草堂賸有閑
風月只欠耆英共結盟

寄楊勉

年華一去似江波
爾髮如雲我鬢皤
最是人生堪恨
處會時恒少別時多

題趙魏公墨竹

松雪齋中時洒翰
鴈波亭上每眠雲
風流無限知何
在今日晴窓見墨君

謝靈谷長老惠筇戲言

病起登山訪定岩石頭路滑倩人挽寄來玉版誰云
美難止湖州太守饒

標梅

南枝花放臘新鉉純与羅浮種不同澹影寒香殊可
愛品題何不過道翁

寄劉翼南典寶

不見遺民又幾旬半邊雪月自容身世情惟厭官宜
守未許東林作杜人

寄李敬齋

塵世光陰似轉蓬相違何日又相逢山川千里人南
北對月吟風此意同

遜虛子詩集卷第九

遜虛子詩集卷第十

題徽廟西翎毛二首

汴京碑碣太原園猶自揮毫舍萬機五國城頭明月
夜群鳥啼斷汨沾衣

花石園前松子落靈禽飛過恁殘枝離々禾黍非周
土風而行人不盡悲

庭下鳳仙花盛開因對成詠

桂香未放菊猶遲獨有幽葩吐鳳兒山客莫嫌秋冷
淡滿庭白紅似花時

春江送別圖

十

春風江上柳條新無那朝來送客頻一曲離歌一杯
酒乳紅零落更愁人

題雪梅雙鷺圖

孤山：下雪范一雪裏寒梅已早芳雙鷺飛來花底
立却憐同色不同香

寄天平復庵長老

不到天平二十秋老禪宜是雪盈頭白雲泉上青松
下惆悵年來幾夢遊

佳城圖

聚土成丘馬鬣封墓前松木氣慙龍九原不作應元

憾歲有佳兒為掃松

題溪山秋賞圖

山接溪雲樹接烟
蘋花洲渚著臨臨
釣蓑歸去羨歌
歌斜景空依載酒船

二賢堂二賢貌從宋瑤也

鉅鹿知名有二賢
佐吳唐世似當年
經綸老手真成
世千古風流豈偶然

孝烈將軍廟即木蘭女也

代父從軍有遠圖
勲名自昔女中無
廟存孝烈碑千
載羞殺人問都丈夫

送范生過古北口

關山萬里獨南還
雪嶺風驄欲班
料得人生皆有
命休言名利不如閒

題石叢鎮關侯廟二首

古廟千年石甍前
堂有神像對爐烟
不因義勇起今
古事感行人掛紙錢
膺志吳劉欲有成
控制取益显威名
誰知輕敵身惟
死而食人間儼似生

題畫菜

兩餘盈園嫩還柔
小摘調羹玉粉浮
不識甘中滋味

好東坡烏肯友元備

庭前紅杏花前寄友二首

軒前兩杏已開花
日上細簾映綺霞
絕艷不教驚俗
眼東君欲使媚山家

庭杏年深雨露花
朝來初已花舒未
陳村裏幾十
樹不及吾家只兩株

園桃新摘招梁用行同食

一樹天桃手自栽
春時倚檻看花開
實成春大甜如
蜜不敢私嘗待子來

七夕感懷

父母已亡周甲子
節逢七夕又傷悲
白頭想得垂鉛
日乞巧中庭把酒時

樂府

上之四

聖皇初幸日萬國
願陪從綵轡雙
帟金輿駕六龍
關中明漢月塞外
忽逢峰黔首歡承
治歌謠學華封
厲門太守行

北風卷沙草春深
屬方回長城際山
轉崇閣倚天開
塞上紫雲原野起
黃埃寒金月下急
西角霜前哀飈
先動搖遠漠懾影
蔽高臺使君願長
在何愁戎馬來

車遙

車遙：行人心忙，路遙黃塵，日神更亂紅雨點。
衣寬欲消車聲，似與啼聲，續羊腸，難與愁腸。曲沙頭，
酒家不少，留勿：碾破平蕪，綠萼身願同楊葉，輕春
風千里，隨車行。

被歌行

神雖駐淹，樞志本在長途。君子當與世胡為，白守株。
芳華藏川原，淑氣繞東都。崇岡來鳴鳳，異域進踟蹰。
甲策聯伊洛，軒蓋隘九衢。浮埃繁翠帶，驚疾動綺襦。
時英俱騰往，結義縱惟愉。千金置高臺，將為賢者須。

黃綠苟不遇，有才亦何如。天道信有恒，詎獨阻吾徒。

龍頭水

龍頭水流無竭，疑是當年戰血。風晨月夕，嗚咽似
將昔日深寬，忽有亡命兒，曉之報恩心。更切却相
身畔，刀水遙磨利，舊時鐵磨利，鐵鋒難犯，不斬車于
身不逆。

月渡：篇

月渡：風新：風吹翠華，福月照漁鱗。屋楊絲夕，墮
彩蓮於寒欽。鵲鵲鵲，鵲鵲外鳴，鴻鴻蒼上宿。凝霜，慘離
珠，回波度哀響。歌袖觸驚起，無心蕩蘭漿。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下有蛟窟，上有鯨波。公乎公乎，
罔知尔意。汝不謀，觸角名汝不罔。蛇頭利，胡為除津。
浮小壺，不肯芳。郎走輕騎，公若沉河。死妾豈能，禍生
有身。無可恃，有路不可行。我必投河，官許河伯執公。
造公：不回素絃，奏斷悲風來。

涼州詞

砂磧無風，不起塵。雪山三月未和春。九樹草滿多枯
心，莫說當年惜立人。

雞鳴歌

金壺漏殘，霜滿屋。雞鳴啼：鳥尚宿，征夫才起。但行
裝馬，為駕鞍車。整鼓難罷，俄聞鼓角。悲別婦出門，雙
淚垂。婦牽夫袂，話歸日。願學雞鳴，不失時。

洛陽陌

垂楊散微曉，流鶯來早春。相逢騎馬客，半是看花人。
華屋繁青蘚，青樓揚綺塵。山一回首，荒陵卧石麟。

上雲樂

乘雲車，游霞鄉。旌搖：珮錯：左神童，右女郎。月流
彩花，凝光展。班席啟玉堂，鼓冰絲。酌瑤漿，獻麟脯。切

切龍香斗將直夜尖願樂此壽無疆

從軍曲

結髮辭家執戟姓字從茲註軍籍手弄神槍過百劄
臂引強弓逾一石橫行敵陣誇勇武一日飛揚起行
伍勢驚猛利壓秋鷹氣覺雄欺席乳年來百戰邯
鄲通血浣鉄衣生機委馬頭頻吹暗黃塵城南清霜
裏白草莫論禪侶反侯爵盡欲勛名照青采但竭忠
心報主恩身死何愁包馬革

江南弄

萬里江天秋浩漭水清沙白芙蓉老烟鬟紫翠拂

空寒綠橫分鏡初沈芳露凝曉影咸涼風颭颭蘆
葦折蓮舟輕櫓入菱灣一曲高歌人未歇

飲酒樂

瑤席敷連雲影明錦流帶花簪要識利伶一醉全勝

屈原祠

轉應詞二首

新柳新柳掩映溪頭渡口長條未結游人正是江南
早春：早風雨独行古道
斜日斜日門外馬蹄多疾林柳為盡飛還霞彩紅街
遠山：遠山遠莫恠行人啼晚

猛虎行

虎欲噬人長礪齒穴居却向深山裏人言勇猛利如
刀誰知虎弱於帝君不見虎頭可料虎鬚可編骨堪
療疾皮堪侵眠官家置獵無近遠縱捕得之抵耳犬
檻車載入風不從子孫獲盡寧留蹤荒岩有窠俱化
土樵夫徐行如入戶君看世上物芸芸只有猛人死
猛虎

踏歌行

花下成群踏綺茵歌聲宛轉似翻新就中一輩聽未
吳元是黎園得教人

楊白花

楊白花雪同色最是無情況無力西蕩東飄意難必
斷送春花何太瘦薄暮和烟點綠漪化作浮萍自不
知願托春風回故處滿伊吹入深宮樹

相逢行

君居閬中我出燕南北遙分萬里天今日相逢如有
意看花歸共酒家眠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窟中水澄碧馬既飲之人亦食千軍萬馬用無
窮一朝水盡惟苦石赤日漸城百戰勞馬歸却轉軍

解刀喉嚨如燭氣成焰聲無處尋泊：馬力乏可
軍力竭殺馬為糧飲馬血能使詞雖不敵飛馬車表
尸歸亦恍

白苧詞

當戶機張素烟薄絲絲墮机春漠：暖風催人製
衣玉手金針不停作城喜新衣穩稱身願君日寵如
衣新長夜宮中縱歡宴蓮炬光敷照人面筵前歌舞
動香塵楊柳腰輕笑飛燕歌聲度箔雲欲斷舞影拂
簾花欲斷亂樂極不知東已白烟樹陰深啼蜀魄

薊門行

雲樹依：接遠丘時看飛雨洒征裘不知銅馬坊何
在惟見葉乾水自流

綠水曲

夕陽閑遠樹春雲散澄江不見蕩舟人空对白鷗双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沛公個儻真英主陰謀詭計絕代無
三尺清霜有神武天命有在成大功况尔良平作巨
輔臣：范增何足取嘆日起來撞玉斗世稱人傑未
為公我謂不及王陵母豈是當年屠狗人怒髮裂眦
氣欲伸擬肩二酒快意笑但知其主忘其身公莫舞

公莫舞項王即日為亡虜秦重來歸萬國朝六合之
中皆漢土

栖鳥曲

啞：鳥結巢庇樹枝去年庭樹官盡伐主人不忍鳥
巢移城上月明金柝罷臨風還坐鳥來歸鳥不歸主
庭惻非是嘆鳥情意少願汝結巢田野間莫戀他家
樹枝好

竹枝詞二首

一程烟水一程山客子行時那得還女兒攀榜歌欲
絕愁見溪月白雲

烟消日出江水流江風搖蕩木蘭舟故園望斷不得

去楊柳兼葭又早秋

五襍組

五襍組花內莊往復還行磨蟻不獲已度遠水
五襍組常春木往復還車双轂不獲已通函谷
五襍組波間藻往復還比翼鳥不獲已行蜀道

東洛果家謠

貴戚憐琳沐珠渥自昔盛稱惟伯卓声騰霄漢震家
邦勢回日月搖山岳七封侯爵樹奇勳甲第相輝高
入雲座上鼓鍾宵襍選門前攀騎晚絲絃華館廣延

珠履客歌妓三千開紅白冬閨多置辟寒犀夏室曾
懸澄水帛瑤漿香泛滿堂春乳脯駝峯爭獻新綺備
填盈同小草金珠棄道抵浮塵輦轂奔雷來里開燕
雀驚飛人駭汗四方珍貢先果家天下豈知今屬漢
世殊人去不堪論故址荒蕪隱憶痕無限豪華逐流
水至今東洛獨存名

塘上行

塘西採蒲根塘東採蓮子憶去不返浮萍共流水

琴歌

我作琴上絃君為絃裏曲聽者稀絃愁斷難續

沙路曲

堂上上新拖紫沙路垂成平似砥蓮漏滴殘東未
明馬啼踏來城裏絳蠟流光龍霧散霞絲煥煌暗
山谷風搖柳露洒華軒雨浥香塵漬朱戟曉入金
闕聖化萬姓歌謠樂耕稼燕穡艾莫強搜除願平沙
路平天下

清平調三首

柳風吹暖近清明泚氣融滿鳳城喜見玉堂春宴
罷碧桃花底聲聲鶯

聖主從容樂未央祥烟飄處御爐香願將一滴金盞

露化作甘霖散八荒
夜深花露濕瑤臺女樂排空隱來要祝君王千萬
壽侍臣重進紫霞杯

歌行

黃河清

黃河清洗甲兵聖人在位天下平四時氣正三光
明焉邪殲貢來震庭邊烽不舉桴鼓不鳴家
犬聲無聞奚須湯池与金城但見十日風五日雨
陂泉出芝草生業穀徧野秋有成秋有成品物亨
聖人子孫萬世其承寧何以得此悅我情豈不見黃

河清

鶴瓢歌并序

妻江李膺鍊師得青城道人授以一瓢其形如鶴因
名之曰鶴瓢鍊師復以所居之室扁為鶴瓢山房故
作歌以美之
百斤之瓢世莫逢大逾五石無所容斯瓢如雀最奇
絕不由人力由天工我知造物本無意賦形豈似雕
鏤功霜粘脣頰纏縞白霞覆老頂如丹紅至人授矣
來玉峯倒掛石上之長松秋清夜半雲漢靜空聽歷
歷鳴天風箕山棄指羞許隘陋巷搥飲嘆顏窮金丹

晨時光烟、瑞樂暮把香濛、從來草木松蕪穢奈
尔不與龍瓜同君不見葛陂竹枝化為龍瓢、孤影
其誰從呼嗟瓢兮胡為不飛去期与仙人千歲兮居
空洞

祥老草書歌

呼山碑焚石鼓刻書法亂变自愈難真行既畧况復
草忽、不暇嘆無端時逢典午作者衆義献妙拔天
難翰當年伯英更傑出坐使東帛朱茂、後來顧旭
斗酒醉秃髮濡墨池枯乾揮霍欲起鬼物泣變作辟
易心毛寒江南屏障盡一掃胡有和岳圖青丹素門

懷素慕旭枝利苦攻習飢忘食種蕉萬木繞并字絲葉
葉剪汚株無完書成千文世莫識但見秋蚓春蛇蟠
年當英妙誠可尚白也歌頌人咸惟高問猶能踵其
武追逐未肯行蹒跚但言潰敗不收拾為文規贈昌
黎韓祥師只今為巨擘上与閑素爭噴吐錢塘山水
甲天下秀氣飄子為梗楠十日不出竿成塚中山老
兔愁難安公孫鉅器諒莫狀野人斷壁曾無礙大書
特書逞神俊欲盤越堵弄齋統晴軒小試烏玉珮双
龍隨手掀波瀾援毫跌宕縮萬騎陣勢詎獨驚旁觀
焚香拱迅不可控中途驟馬回金鞍長空無雲布星

斗珊瑚樹雜青琅玕紅飛舞復何似蓬仙游漢跡
群鸞昨將一紙遠寄我天孫衣錦千花樓常時展玩
苦無厭藏弄何翅如圭璫我欲中山傳不朽尋石為
倩良工刊額使師勿置錢門限從它須索來千官措
紳相与嘆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厥声已播不知息
箱篋盛貯光爛、雪霜載道歲云莫能許冥頑來惜
看

灌畦老歌

赤脚科頭布為襖結束抱甕常早去住不離溝畛間
云是城南灌畦老自言灌畦不計年衆詣畢汙我為

好生平欲學漢陰人肯將機事藏懷抱朝灌而畦蔬
莫灌東畦稻出則引其兒入則隨其媼偃息還尋絲
樹陰暖風晴日眠芳草但願蔬成稻熟而無算使我
渾室樂歲終身飽更不念手胼胝亦不恤背偃徒瓦
缶濁酒滿床頭共醉長從樵牧侶或有告之曰噫汝
之為生也何汲、而營、漬尔口與復終歲勞其形
古人耻同草木化捨此亟立身後名灌畦老勉尔行
豈不見李靖微時宿龍宅起取馬上天狐傾

種柳行

漢上人家多種柳我屋臨漢柳何有覓栽應記向陽

枝種處不辭當路口苞養因懷雨露恩棘護恐傷兒
女手依垣近戶豈無意問林傍竹非為偶地恆將來
金眼明烟晴未引翠眉橫已許成行繫游騎終教接
葉蔽流鶯陰滿江邊喚刺吏影搖門外憶先生好滿
嫩綠延清賞慎挽長條贈遠行野渡如烟未至嘉市
橋他日問應除吟成為寄世公子更學河陽盛種
花

廢宅行

金張甲第連雲起壯麗人傳古無比當時為計運萬
年一日豪華東逝水鳳去枝殘落井梧鶻散巢傾廡

道遠西棟朱簾白雲雨雕闌綺礎稊荳燕公子無人
衣金鑄曲水流觴沉翠羽摧殘趙瑟與秦箏冷落吳
歌并楚舞蓮燈不見照螢燐薨鼓無南響蛙鼓名花
憔悴殖鶯紅回首東風萬樹空池水尚能潛赤鯉庭
楊無復紫青駝鴛瓦飄零榛棘混獅屏剝落草烟叢
亭臺佳氣兩時收却訝三春是九秋青李朱櫻為誰
寶兔葵燕麥不勝愁門下久忘彈鋏客那得城眉來
咲壁馬周此日獨何心復遣為園構佳宅

還山吟

我住在青山君住在青山昔日不同出今日不同還

青山去我幾咫尺幾度欲歸、不得尖頭節屋枕蛇
穿高脚繩床鮮苔積唯有青山知我心我心日、在
山深岩花潤鳥總吾友流水松風奏雅琴今君歸樂
烟霞裏蘆蘆春肥看到盡坐石眠雲猿雀親定知念
我塵中士羨君非是等閒人掌籬補屋未為貧明朝
會君不可得懷望烟裏晚鏡新

兄弟吟

同出天地根重踰左右手友恭有攸序急難須相守
淳風忽澆離薄者反為厚一貧成鬼魅西富同杯酒
如何骨肉親不及知心友

壯士吟

一剑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向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吟懷思在一飯不用酒杯深

棄兒詞

棄歲時身嫁夫早生得見為掌中寶年來夫婿事干
戈邊戍不回江上波身無完裙口無食一身憔悴怨
兒多容貳重修思再嫁抱兒棄路行人罵兒立嗷、
望母啼皇知母是他人妻嫁夫但願夫長好此身不
用兒防老

牧童詞

草堂草兮牛肥田之深兮牛不知疲朝群出兮暮還
歸墟坂漫、兮嗟行以遲無犯人之苗兮在我之為

商人怨

一從為商多蓄錢去鄉辭家今十年海山奇貨俱收
積南來北往如萍跡利轉求多險益多太行峻若海
風波車輪易摧舟易覆餘較飢席頻驚逐但知有利
不如勞却將身命輕鳴毛一妻鸞白愁孤苦子長不
知有父縱令外積萬黃金難慰在家妻子心何如歸
來事耕釣日、眼前聽語嘆

逖塵子詩續集

秋水軒

混：秋水載微載深近依其宇遠映于林縷斯可濯
釣斯可沉晨暮夕茲以樂我心 混：秋水載深載
激樹或來不曾潤不興湧涵蒼昊萬象皆凝我守弗
渝此水可微 混：秋水匪江之流風平波靜一碧
凝眸乃嗽乃濯乃泳乃游自非知者孰知其幽 混
：秋水瀦之以池曉月澄暈夕靄寧靜同通性曾
無隱而我軒于上惟樂是宜

夢萱堂詩

夢萱孝子思亡母也○我母之生其萱以英我母之死
死其萱以零萱之零兮有日再榮母之死兮無復其
生○其萱陽、形於我夢 平 落月屋梁儼觀母容
我倚母側嘆言難、恍惚不見痛傷奚窮○母之去
矣逝水東流一云不返我心悠、古人有言萱能忘
憂我憂弗忘匪萱之尤難、其萱翼、其堂有祿可
養母矣云亡傷母之亡如刺我腸夙夜靡寧而淚其
滂

右夢萱四章、八句海寧孫子良氏聰敏好學永
樂元年登春闈及第榮除庶吉士復選入 內閣

讀書學文其言与行甚謹人皆知之子良性至孝
母亡既久夢寐間未嘗不見之也故名其堂曰夢
萱求徵余言余感子良之孝道故賦此詩以美之
云永樂七年七月八日吳郡姚廣孝撰

題西夏景

吳山最勝處惟此嘉樹林茅屋住臨流蕭然宜夏深
晴嵐被崇嶠閒雲籠遠岑竹色連野水碣磬雜鳴禽
當年起涼飈寧受暑氣侵惟應古君子退藏洗其心
紆遠凝谷口沉幽訝山陰安能從摩詰來此同醉吟

題西冬景

湖山本佳麗惟冬誇絕景積雪滿林路頓使塵迹屏
瓊瑰集庭除即此清淨境梅梢吐寒玉繞屋光耿耿
侵晨幽鳥轉薄莫疎鐘靜閑扉待樵歸涼月照西嶺
既無俗累纏宜有幽人詠若為容置身消搖忘日永

蘿月軒圖

茅屋倚林薄綠蘿宵宵壁靈籟發檐清寒月照牕扉
洄溪積蘚暈山空斷塵迹幽人讀書罷宴坐宜遠夕

客居九首

客居近城郭人事寧無干相之情因送應之心亦難
危坐久沈鬱夏深葵已殘安得投絕壑永樂自成歎

二

鍾鼎非所愛山林復何憎去就良由分豈在分與能
嚴冬不知熱炎夏弗言冰家世乃常事尤矣同谷陵

三

泰山資一廬未足增其岑滄海去一滯烏能減其深
大量不可限真隱亦難尋盈縮自有道今古惟一心

四

金壁未足室禮義乃為珍學者貴力行斯須不去身
渾元絕圭角何世而非親安窮可兄弟奚必同宗人

五

絕交苦迫隘全交貴客函吁彼秘叔夜徒言七不堪
為人有善惡靡擇終懷慚豈不見元直來就德公談

六

素樸難容勝安居性乃便藜藿不適口能食自長年
君子貴在道不与外物迁曲肱且高枕所樂三手天

七

秋：離根在低飛不成群大鵬奮南海翼君垂天雲
細大各天賦高下何足分堪嘆無知輩論口徒云云

八

人壽乃天定七十世因稀所憂道死成白髮如蓬飛

室尼川上嘆伯玉自知非但存貧賤心終不履危機

九

吳山小而奧吳水潤且清登臨既久誰能忘旧情
中夜形夢寐始喜終復驚何日乞骸骨來此盡餘生

秋懷五首

嗽々雲間鳴唧々砌下蛩遠客夜不寐孤坐心冲々
勞心非有他物情自感通乃知君子憂所憂惟道窮

二

人生苦難定去來如轉蓬飄々不暫息俄頃西復東
焉知老將至清霜改顏容秋浪無復得蓋棺乃全終

三

日沒還再出人死無復生何為寧世累憂怕不得寧
達人乃知命悠々自死營柴棄且容老日夕引壺傾

四

塵世豈堪忘流光疾如梭秋風昨夜來落葉辭故柯
人生不憂悟久矣成蹊說一朝忽淹息惆悵當如何

五

人言身後名不如眼前樂名既死可用樂亦有何托
哲人守常道所遇皆不惡堪嘆愚無知區々論今昨

雨中謁經喜楊室品至

官舍終日雨独坐披黃經孤槐庭下綠群竹床前
佳朋歛見訪清言悅吾聽香殘篆盡消瑶笈且暫
時手苟違意髣髴從星々

寄高得賜

數日不達高伯恭獨坐便竟茅塞胸書床塵滿酒室
派小庋惟見蔡花紅今朝忽過但吟席危酒頻行醉
何惜相期聯轡入鍾山且聽松風坐苔石

高景山深雲山居歌為淨上人賦

若人之高孰与同居深与世無相通牽蘿陟磴歷阻折
一迤直上深雲中深雲之中何所有重閣深閣無塵

縱下有盤渦出壑之流水上有倚天照日之奇峯陰
厓雪積兮侶手天日恠石林立兮猶彼崢嶸青松兮
如龍白雲兮重々道人結茅屋不費造化工似李太
梅老不欲世人知佳處復美鳥窠師居木杪兮梯曾
空悠然宴坐忘物我但見木葉青還紅石頭落滑誰
得到來遊只許香山翁我年已老倦奔走南還願与
君相從會當酌瓢泉柱吟節招明月引清風俯仰嘆
微苦不覺日之又夜共坐於盤陀石上且聽寒山寺
裏鐘

題群山圖

君不見華山去天綽只尺夜半先觀海底日又不見
天台四萬八千丈秦階六符手可掌羅浮姑射在雲
表板梯陟磴誰能上緋霞紫霧凌蒼穹丹葩瑤草生
清風冷、鳴籟出萬壑森、列鈿羅千峯中有瑤樓
玉宇彤扉朱戶曾開間出隱、翠抱千芙蓉若非仙
人宅乃是空王宮玄都不易到肉眼焉能窮西師趙
生誇筆力貌得神仙萬之一溪藤滿幅趣元素疊嶂
重巒聳碧翠我本林泉人況多山水癖年來不意走
城市拭日披罔長太息何由誅節結屋向山頂白雲
青松為友芳樂無極

挽張天師二首

靈樞何提異於道悟玄、富貴山中相清明世上仙
恍然遺鈿珮無復忘雲泉去住渾如夢斯頃五十年

二

分袂俄經歲神交不暫忘忽聞捐桂館却憶寄蘭章
金石留丹訣烟霞護鈿光了知同羽化尋免汨沾裳

賀蔣用文陞太醫院判

英年學古復通經家世傳芳有典型醫國惟憑識
見活人全不藉參苓紫陞利佐辭東署喜掌調和侍
禁庭愛我締交老白首歡然猶幸寄餘齡

寄萬書記二首

瓶錫高懸嶽出山雲關那得似師關旧時題徧巖泉
石不撥蒼苔露一斑
師居岩谷我居城無去無來兩絕情今日何緣忽相
會山華含笑巖猿驚

遜虛子詩續集終

逖虛類稿目

賦頌

哀靈禽賦

連理木賦 并序

瑞芝賦 并序

記

輝迦寶覺禪寺記

廣城永安二大橋記

桑珠室記

隨菴記

統一菴記

游補陀洛迦山記

迎福庵別業記

記十八羅漢過水園

蒲窻記

海雲院東軒記

遊天池記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春申君廟碑



序

白馬照禪師塔銘

七寶泉慧順禪師塔銘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塋表

海虞席先生墓銘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新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釋序

淨土簡要錄序

諸上善人詠序

送城蘊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送芳上人遊南東序

贈倫鑒董仲職序

送理瑜菴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送日本勳嚴主序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送董仁仲知滿田縣序

送伏晦中住吳化府蒙山禪寺序

讚

白檀香觀音像贊

觀音行海像贊

觀音畫像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菩薩贊

三教圖贊

四慈圖贊 并序

三高僧贊 并序

十六羅漢圖贊 并序

穹窿厚禪師印章舍利贊 并序

沙天用小像贊

楚石和尚贊

張宜齋小像贊

銘

紫竹杖銘 并序

蓮華室銘 并序

吟室銘 并序

百丈泉銘 并序

清安堂銘 并序

說

二童子名說

書

與郭考功書

與王止仲書

與王中父書

雜著

序年文

讀至天隱文集

血書華嚴經偈 并序

送梓人李均茂偈 并序

送巧人呂伯通偈 并序

復蓮忠禪師傳

西齋和尚傳

黃將軍傳

徑山廣慧禪師愚庵及和尚行狀

祭文

祭海虞席先生文

祭先師愚菴和尚文

書題

書真寔尊者一雨大師碑後

書羅漢圖後

題鄭大年所藏柳公權書金剛經碑後

題東坡書金剛經刻本

題孟氏世系圖後

題華光梅

題王叔明西溪竹圖

題祖顓篆書般若心經後

題西齋南堂二禪師贈京大方偈後

疏

璣瑩中住萬壽諸山疏

行中禪師住蘇州萬壽江湖疏

京大方住興化南龍華法卷疏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述古道住苗經廣孝諸山疏

復西原住莫山寺方外交疏

智海巖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權藏住住積慶禪寺方外交疏

淨慈開藏住住衡州省忠杭州諸山疏

普光灝宗源住寶幢江湖疏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疏

熙秋江住袁州南泉大慈化寺京城諸山疏

江湖疏

妙智院重建疏

台州府寧海縣廣潤禪寺重建佛殿化疏并序

嘉定縣呂光顯慶禪寺修造疏并序

蓮菴法師化觀室疏

注續補楞嚴經板疏

補恒洛伽山觀音禪寺修造疏并序

普度福田寺重修疏

南翔寺修造疏

近虛類稿日終

逸塵類葉卷一

獨處葉

賦頌

哀靈禽賦

荷茲禽之為珍兮靈圖表夫其類承二氣之翼
 翼兮通化毓以南商惟其穀出之弗夥兮人驚
 賒而咸奇能衆言而靡隱兮何聽慧之不與音
 聆之而曠可放兮驚已失其鳴聲絲翰綵之誇
 脩兮翳翟孰得而為形似鋒利如削理兮趾鮮
 明如渥丹天音味短而韻逾朱兮圓眸瑩其秋運



一
 羌姿性之不凡兮陋庸之施巧逐蜚傳以朝
 翔兮集琪林與瑞鳥夕棲穩於扶桑兮朝咏飽
 乎瑤草渴則飲於天津兮暖必浴乎弱流獨尚
 罕於六合兮香冥之無所不之睹諒斯樂之孰
 與兮縱彈射之鳥侵俄誤落於塵寰兮奚須恤
 其天風濤女將為女之太康兮不知危机之不
 可履信言累之雲霧兮身一入而非女有知
 虞或女以為珍兮曾薦之於華堂暗過貴介之
 春暎兮寧厭局於雕籠食膏粱而飲香酒兮且
 為連而為樂何輕絕而之野兮常舊之而抱惡

既不能復手舊遊兮當尋丘壑而盤桓無斐仙
 之典綢繆兮宜求友於玄雀孔鸞初為運鳥焉
 之上下兮喧境之於城池欲遭人之毒手兮奈
 體解而羽隙悵是死之可悲兮必莫測其何緣
 語吾獨知其所由兮蓋嘗叩之於靈氣若曰夫
 物之負奇兮多不能保其美也士之懷才兮多
 不能肆其志也余慙也之滋惑兮常尤人而怨
 天夫懷璧之是罪兮此亦自古而為然象之亡
 而有藝兮鳥之殞以多翠蚌含珠而刺腹兮石
 孕玉而必碎昔靈運之罹刑兮有春草之為句

音
 散念中散之殺身兮無廣陵之可奏故衆多為
 之肢鑒兮詎靈禽之可傷聞若言而修翮兮乃
 獨歎歎而彷徨抑時命之綿綿兮奚必論夫否
 藏哀尔偶之影隻兮尔雖之未長幸夫禽之有
 靈兮當遠迤乎其故鄉亂曰琪樹青葱女曰息
 兮瑤草芳馨女曰食兮狐死丘首是可式兮尔
 形委解靈帛虧兮幾其來歸尚聽女之報兮

連理木賦并序

海雲院有山茶二本為屏於東軒之外蒼陰蔽
 樞枝皆連理寔希世之瑞吳郡道衍乃書而賦

曰

述盧晚坐于車軒之下瞻連理木而奇之拔襟
支頤將援筆而賦客有儒其衣冠靜容美髯揖
而進前曰子殆有所思乎述盧子曰然吾觀木
之連理植物之異拔乎后土生乎閭閻匪人敦
德澤地應和氣惡有能致之者吾將賦之以度
其瑞也客乃掀髯而咲哉手而言曰子胡不寬
其理而惑之若是也哉夫木之為物也發於萌
尊成於拱把綠蔭山谷青延林野不折樵木之
手不踐牛羊之蹊歷風霜而不寔沐雨露之濡

洒黛色千尺而倍崇蒼皮十圍而更緝或指為
以結巢或棲神而立社志士見而興嘆匠石顧
之而不舍及其用也刻鉅舟而濟大川斲穹柱
以成廣廈斯寔天之美材為希安之純嘏也其
或瘞而擁腫節而輪囷柯葉偃覆而作蓋根株
盤結而為輪今之連理蓋此類也匪為妖以媚
世必興災以害人是皆得其氣之一偏又何足
美之為奇歟述盧子隱几喟然嘆曰客其好辯
也歟天地之間異瑞殊祥至賢稱頌傳記脩詳
卿雲甘露景星鳳皇麥兩岐而一幹禾合穗而

異穰芝五色而三秀蓮莖萼以同芳本之連理
夫豈不減在邦則邦榮在家則家昌茲木也產
于佛宮長于禪房名曰山茶貴為豫章托根南
嶺為屏東廂密蔭深於百稔芳華霜於四方枝
應同氣理應合教絃席解芳似結轉不斷芳如
環猶垂視而致雨疑駕梁以度仙咲玉磬之折
峯鄙富勝之續弦朝暎綺霞夕龍翠烟宜大夫
士之興詠豈兒女子之見怪茲木也鍾沃壤之
和氣感至人之德風天祥之是應惟道之所隆
愧吾無昌黎之雄筆聊欲美其形容者也客乃

赧汗再拜而退遂命童子挑燭而疾書于板牘
之中

瑞芝頌并序

洪武六年經山及禪師退隱於受經海雲精舍
是歲佛殿後山產金芝一叢二十餘莖眾皆稱
瑞禪師不四三月果應高僧之詔後禪師歿已
八祀當十四年夏其芝復生或謂禪師既歿瑞
何有焉於戲禪師一代之偉人也其道光德澤
被子山林寧有已耶蓋芝之為瑞以彰其後矣
夫為禪師之後者當思者其身勿特瑞以自滿

假有善則當修而崇之有不善則當改而新之勿昧先德勿墜先緒其為瑞也則將有大於芝者矣矣材惟魯少文衣嗣禪師之道故敢執筆用陳頌言詞曰

泉草生：出于化元荷款金芝天豈不然其草惟同其靈弗群靡生朽壤惟毓仙源英華自天微孚在人瑞漢武皇懿高皓民嘉禾凌從甘露醴泉異類齊化問世有焉荷款金芝產茲紺園或鉅或纖載莖寔繁於繁然矣敷紆輪囷其章耀陽其色尚坤佳氣蕭蕭如烟如雲以斯嘉祥

孰謂不根惟徑山翁師嚴道尊古此奇秀時弗標訴以休于躬乃昌其門翁之云亡甫及八春夫芝復生煙：孔駟或言翁瓊瑞應矣因詎知我翁舍德哉存匪虛其美昭示子孫為翁之後宜者厥身善則思進過則思悛勿墜先緒期千萬年

記

釋迦寶覺禪寺記

僧之坊舊多以律居為禪師者假其席以聚徒而說法也禪之學日蕃於於是百丈大智海公

折中四分律設規繩建藪社而始有禪刹焉然

歷古滋 真丹國中薄海內外僧之坊故禪多而律寡矣夫禪與律一佛之教也非禪為優而律為劣也禪者非律無以束其身律者非禪死以見其性故禪與律不可斯須相去者矣然佛之教也律之束身為次禪之見性為上故凡僧之有識者多從事於禪學焉杭之釋迦寶覺律寺也晉天福間錢武肅王之妃仰氏建于西湖之上聚景園之陽法師：寶者為開山第一祖然而山水清勝堂殿觀深真靈區室所疑安周

所無有者元季張氏據西浙城於杭凡寺宇當城之基者悉徙焉由是寺徙于城之闌闌中居義和坊之右矣非山水清勝之場是亦錦繡繁華之城也寺為兵興以來因田有役故僧散落而寺日就弛焉

皇明洪武十六年春寺僧德果耄而無為悞道場之蕪沒非有力有德者莫能起之乃會眾議以狀請餘杭縣吉祥山無相寺住持叔琦禪師主之而易律為禪矣叔琦杭人清敏而儉約得法於中天竺空叟悟公人以叔琦才兼得王是寺為宜

也嘗度弟子若干人又能等心羽翼將擴其四
制以嚴其新規故嘗請記於余：與叔琦為法
門叔侄遂勿拒而記之夫寶覺律寺也今叔琦
主之而易為禪然禪非律元以來其身律非禪
無以見其性若有禪而無律其不可行也明矣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斯言伯之并琦焉能
與衆悅於禪而不忘於律豈有徒侶之不嘉而
道場之不固也哉并琦石室與開山同或以為
開山再安故而勤諸方以曉夫將來云尔十七
年龍集甲子冬十月燕山慶壽住持沙門道衍

撰

廩城永安二大橋記

廩城據曹湖之右北距延陵二舍南距吳會一
舍有半按郡志吳太伯自剡至吳始都梅里
梅里密迤廩城故其地腴阜其俗淳美而尚礼
義至今稱其鄉曰太伯鄉廩城界於延陵吳會
向使客估夫舟車與騎往來衝：憚聯而梓接
然其水通源廣瀾奔湍激湮濟者神憚膽悸自
非鉅梁長杠不足以安其行也故旧有二大橋
跨港之南北者曰廩城東西者曰永安危乎以

然相高並固若虹蜺連轅而駕空寔為一方壯
觀故居蒙之以年塗之賴之以利二橋之惠及
於人者豈不博而大哉至正丁酉江淮間戎馬
紛攘禦帥計橋凡當要衝者悉斷則敵不便入
境故二橋由是而毀居民不散於他邑庾子兵
稍寢氏之徙者日復其業行道之人望其港不
死病涉之嘆泗洲寺住持常公推仁恕之心率
衆貸力且以不捐不五年而兵復毀既而常公
卒其徒普通能踵其志欲更石作復其旧規淨
人善長又能翼而弓之於邑：之富而好施予

者估其財貲而能備後者飲其力敦彼良工琢
以美石楹輿於

呈明洪武六年八月成于七年之冬備之工若干用錢
一百餘萬橋之後豈抄手哉然而民悅于心估
財者不厭其煩傾力者不嘆其勤翕然畢工若
天造焉通之孫脩學過余請記以告來者余曰
見有司凡奉一政興一役官令於上吏承於下
或募其民以財以力非驅迫搖楚則費予也後
有成而愁苦之聲載道何哉孟其後也非民之
所樂為而為之也悞其法而然尔今通為是橋

因民之所樂為而為之也故估財者不厭其煩
飲力者不嗟其勤豈以表夫通之用心可謂知
其方者矣況通能踵其先師常公之志二橋既
成則居人以寧塗人以利常公之死亦无憾焉
耳矣故書以遺諸季歸而刻諸石

乘珠室記

己未之秋燕子遊赤辟之夜通玄先生於普光
明精舍定起夜將半出戶四顧仰見孤月独朗
星彩載耀長林无風窸彼萬竅先生驚且喜不
覺手舞而足蹈於是披田衣攝綬屨挂九節之

節翩然如皓鶴凌空不知其所止也俄謂子
陽真人於靈蘇之館裁窓之房真人衣青霓之
帔坐丹霞之床聆吾言歛然起行迎坐于室
逌邐彷彿先生作而周覽其室一無所有渾淪
莫窮晃朗靡覩虛弗綠穠明非因實固有其前
寧得其後不西不東無夕无晝方圓並入小大
俱圓泠然湛然若水晶宮寒不見侵燿焉燿焉
猶人輪居熱不見炎燄焉讓明烟霞却覆疑別
是其乾坤曾弗括於宇宙者也先生見之惘恍
心疚怪而問於真人曰茲室也其大如粒光明

偉常胡得而至於斯耶真人咲曰子竺乾氏之
徒也未聞吾之道也有物混成先天他生窈窕
廣莫恍恍窈窕萬象同稟四序不更匪穴而虛
匪灼而明匪規而圓匪激而清非有非空至神
至精大如粟未函索無垠取而勿禁加而勿盈
弥之踰黃琬葆之如孩嬰箴籥獲之以長壽軒
轅得之以飛昇眉翁聞之以洗髓伯陽悟之以
弘經吾嘗于此輕食廢眠探而得之其合自然
今此居空朗若奎天不從內出亦非外過子何
怪乎其然而不究其淵源也哉先生聞之悚焉

自者而謂真人曰吾知之矣真人之道与吾之
道惟一死二既非中間又非内外一切萬法等
無有異又何怪乎此室為哉耶真人曰子亦知
道者也吾可占語矣吾室即泰珠室也子宜為
記先生乃稽首作別而賦之以詩曰
太乙耿々元陽精非白非黑非紫青和靈混元
未始成渾命豁落入窈窕視之無形聽無声後
莫得隨首焉迎亟乾蓋仰孰与京天地有隙彼
勿傾至人履乃生長弥年無為守黃寧惜如至
珍護若嬰 惟恐侵惶慎華池中涵神水清朝

挹暮浴敷瑤英大如粒物誇至靈納烟赤日歎
長庚皎：上与瞻爭明方圓並容却敢爭用之
不竭如弗盈於焉茲室乃得名天官下衛呵六
丁通玄先生詩以銘傳之不啻三千齡

隨菴記

妾之善于隨者莫善於吾佛如來也如來以真
常湛寂之體淨妙圓寂之用往來於三際出沒
於九有凡舍處載馳動飛端緣至則應求無
不從貪者喻之以淨志者喻之以慈癡者喻之
以慧千殊萬異交應互答曾無一念之動靡有

毫髮之差譬夫水之在地也源于江則清入于
河則濁歸於海則鹹澗渠陂沼汙汙激湜從其
所而不變其濕也吁妾之善於隨者能若是摩
忍以世之善用隨者多不得已也或戚以迫之
或利以誘之或尊以俾之或友以輔之其或時
之遇焉勢之往焉有能隨之而不改其度者則
吾未之見也雖然世之隨者衆人也如來之隨
者聖人也衆與聖猶丘陵之与塵末曠耀之与
螢燭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吾學如來之道者具
如來之体不合如來之用蓋其力之有所未充

天春

耳力之有所未充故學者當勉之則必有至之
日矣丹丘潘公天淵亮雅茂重博通內外學嘗
構室于四明之青山為恬養之所命其名曰隨
菴徵序為記衍與天淵為法門從昆季也知天
淵為詳天淵居青山之日禪史墨客樵人牧豎
相與往來無賢愚賤貴之有間其熙々自若也
今官於僧錄範承

若曾不以榮譽少動乎其心自非有得於如來
之隨之道者能是也欣然於如來之隨之道如
無所得而不為衆人隨者吾弗信矣天淵苟能
進而勉之蓄而廣之則將有不止於斯而已也
姑為之記焉

紙一庵記

紙一菴在杭郡城之南門元至順間郡民鄭元
善舍宅為之無像易禪師主其菴席之衆以禪
為栖窠一方之清淨伽藍也至正己亥郡之城
增築菴當其要遂毀時無像之孫濟開念道場
之既毀香火之不繼仲々于心將謀地以別其
業而卒不可得於菴傳居士志尚佛乘家于鳳

山之陽宋故內之荷花池上居士與朋友善而
年冬舍所居以襄其事菴成凡外之泉石林樹
之境盡奇內之薰炬低華之供益盛鐘磬禪誦
所昧不報菴之清淨殊妙十倍于前矣故大方
之名德如徑山淑禪師靈隱漸禪師淨慈渭禪
師育王裕禪師今僧錄右善女蘭公左講經記
公右講經仁公咸往來遊息而不厭於是庵之
名迺著檀施之來日無虛矣

本朝洪武甲子重建觀音寶殿墜象屋就緒而開廬
其後之人罔知來系故錄其顛末請余為記以

示余於開識既久而知之為詳故弗讓而言曰
杭之為東南大郡鳳山當郡城之首江山勝槩
於此為最故宋南渡建行宮焉宋亡元興而僧
楊建真加請于世祖勅五大寺於宋故內造白
睹波以鎮王氣未及百年五寺燬于兵而睹波
亦頽矣嗚呼世相之無常榮悴廢興相禪而不
已惟如來出世純一之道天地成而未始成天
地壞而未始壞廣大微妙不可得而思議者矣
今聞能悟此道菴之興何以記欤記乃文字語
言也書于簡而簡有微鑄于石而石有泐況夫

純一之道不恃言而存不言而泐也雖然事無
理不立理無事不顯善庵之記又不得而無也
故勉為之記聞字聲外元善之子為人端雅好
學嘗典藏于南屏云

游補陀洛伽山記

補陀洛伽山者居南海上由四明城東行不百
里即海之凡兩渡一渡過昌國邑自邑之沈家
門再渡始抵其山舟泊山趾有石若人靜軒橫
出于海水曰短股人自短股乃登麓路蜿蜒而
上二里許有補陀洛伽山之門補陀洛伽_梵語也

此云小白華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
八衆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
也由補陀洛伽山之門而入松蘿夾徑森陰
陰至清淨境亭由清淨境亭東行盤嶺而出四
三里即潮音洞善財詣其洞若岩海潮春激無
夕無旦其声平鞠猶華震聳石林谷震動風凜
凜浪花噴人如雪崖石歌清險踰岷峨求現者
非誠愧刻切則掉眩怖恐無所不至矣由清淨
境亭北行松珊而轉有峯穹然而起者曰正趣
觀音寶陀禪寺當茲山之中占正趣奉相直寺

之樓閣臺殿綽絕宏麗若虎樹利之宮人世
殆無有者寺之後一峯巍然由妙高之頂日妙
魔妙應峯之左又一峯曰先照日出時先照者
也有石三日盤陀曰師子曰無畏妙應峰之右
有石曰白衣白衣石之下曰三摩地曰象鼻登
象鼻而西望則古鄆太白諸山橫截海上白雲
紫々與風帆相上下此一絕境也自盤陀石而
東望海汲汲天渺茫瀰漫一日無際搏拿日本
蓬萊方丈皆鄰爾此一絕境也寺之東北陬
盤陀石之下曰孤絕巖宋真歇了公栖禪之所

自孤絕巖經無畏石而下曰千步沙如赴金爐
：照耀天日由千步沙而南有石浮圓據其巔
曰太子捨元之鎮南王所建也是山多靈禽異
卉清泉怪石惟天台峨眉莫能為伍是宜大菩
薩所居也故四夷八蠻九牧五岳之人凡信佛
禪者不憚萬里重洋蒲伏皈命來求現馬今年
秋予攀香絕海登山礼潮音洞求現至善財品
一拜起則大士現金色相好於品內金璫被体
光燭品石遂生大慰恍如獲至寶而歸予嘗見
往之居禪者曰觀音大士人：本有無方不現

矣必往是山求為居教者曰華嚴經中善財所
參南海孤絕巖補怛洛伽山華嚴世界中知在
何地豈可以此為寔也哉予曰禪者理執教者
事碍皆不通之言也觀音大士弘誓海深隨波
轉求其孚感昭燁如左右拳摩夫月之行天水
之行地豈無乎不在觀月者必登手高觀水者
必臨手深何哉不登高不且以見月之朗耀不
臨深不且以水之激波以月与水獨在於高深
此豈理也哉人之万里重洋絕海登山求見大
士是猶觀月登高觀水臨深而已若能達三十

二應為一身死邊塵刹為一土即此離此是真
非真有何問焉爾故予誌之以書于石示其後
來求現者云

迎福菴別業記

物之屬於形器者有成壞廢興之理然一條手
其數：既定矣物莫外焉矣天地之高厚有傾
圯日月之光明而有薄蝕山嶽之峻偉而有頽
裂江河之流注而有枯涸金石之堅剛而有鎔
泐況其餘乎故達人觀之以身為聚沫三累為
旅泊於是去華而就寔辭侈而從儉衣褐茹粗

舍布茨于窮畝運谷絕島荒渚之間怡養其道以終餘生奚有外慕者焉故湖海之人景其高風端仰不暇遂成聖道場地者往、有之矣便舟順公寔有道之士宋季淳祐間來吳東陳湖之上結庵居之且以念佛三昧化導士女檀度川湊遂擴其庵以延多衆堂宇門廡制居大方名曰迎福庵然庵之址據湖之沙磧風濤烟浪春激蕩滿所夕不停公之孫永福慮其有陵谷之災不能永也當元之至正間遷建別業於大澤村以圖其久故存迎福之名焉其處原田平

衍林木茂蔭當村之西乃復稱之曰西林或以福非達者也身為聚沫三界為旅泊何其罔知成懷廢興之理以拘玄相而滯其迹乎余曰不然儒者繼志述事為孝佛者以聯芳緒繼為道不能繼述者非儒之孝也不能聯續者非佛之道也蓋儒佛之教非始以此為滯其迹而非達也歟況吾佛設教欲存于世以利其生故吾徒隨所建立道場以表示之使其不永矣教之得存乎福尋請余記以示其後故事如此福誰患人也多情苦行云

記十八羅漢過水圖

宋李公麟常畫十八羅漢過水圖其成精染綴妙絕今古然秘諸名家必莫能睹今醉李常瑒陀不畫是圖視其布置緣飾與公麟雖殊而筆法仿佛有公麟之妙一時人甚稱焉其圖先畫一大溪四面皆崇山夷麓烟島霞嶠狀疑天台鴈宕溪之中流濺、默若飛矢旁流依山曲折縈迴如帶然後十八羅漢次第渡焉先四尊者渡播大樹下盤石上而、相向一耳全環衣綬衣袒右肩趺坐一衣大衣翹左足右手撫膝上

衣綬衣者反右手執柳起背痒對衣大衣者適然若自得一衣褊衫右手搥輪珠左手加膝跌坐一亦衣大衣卓為藤于石側右手托石上反現二尊者登岸者一盤膝束帶貌笑惜惜自若一踞溪五七步拄烏藤立仰顧束帶者一童置匋笠杖于地拄烏藤主者水濕裾童前以手絞裾水無難色次二尊同渡一衣大衣赤洗已登岸一老者肩囊涉去岸僅尋丈力將竭不進已登岸者用烏藤伸而援之次一尊耄而弱鬚眉皓然如鶴衣不掩前一童背之而過呈踏流甚

力次三尊圓渡一老者挂烏藤二壯者左右翼
之手臂相鈎聯而濟右者以一手携双履左者
亦以一手扶囊：然勢若惴惴狀次一尊去岸
已數步左樞衣右曳杖回顧渡者一童前行
肩荷乞笠陽懸鉢囊左手拄杖汲：馬而進次
二尊圓渡一長耳昂鼻龐眉雪頂衣褐衫拄柶
露兩肘手拄杖一童扶之右豆下溪水濯：怖
甚一壯而美者眉間有毫相以帶高束衣將渡
一童置乞笠烏藤于前藉草坐著芒屨欲進次
畫三大松落：影倒入溪水松下以盤石有

三尊未渡者各據石坐一衣大衣耳亦金環胡
鬚拳然連髻左手按膝右手托石上顧渡東
帶者一袒衣露腹交足坐樵紙刺鼻作嚏一
衣大衣手執藤向交足坐者如欲語狀凡十八
尊一：兒珠狀詭可謂精妙入神者也噫此十
八尊者皆多聞僧斷煩惱而入道品佳者命而
證無生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然公麟獨陀之所
畫得其形似之粗者耳以其神通妙用變化匪
測或於小中見大：中見小隱而為顯：而為
隱惟公麟之善繪何得而措筆獨陀之筆法與

仿佛有公麟之妙而亦安能描模其萬一也今
獨陀是國甚為暇有和川杜虎孫居士乃珍秘
之余因滄海上人而獲借現焉上人會稽人明
敏好事命余識其觀之歲月余与上人友始善
故弗拒遂筆之為記以歸諸時洪武六年二月
八吳郡道衍記

蒲窓記

肥甘柔脆滋味靡艷物之尤者人之所共好也
清苦幽寒寂寥質素物之微者人之所共棄也
有人於此以尤物為棄微物為好者非篤理專

道絕俗忘世之士則不能若是也鳳翔覺菴真
師通諸教都了最上乘領羣城之復塔禪寺理
象之暇無所適意於是啟南牖於丈室以菖蒲
為玩夫蒲微物也根蟠於水石清而不朽葉貫
於寒暑常而不凋蕭然于几席之間閒而不放
泊然於烟霞之際澹而不厭蓋師之德有侶於
蒲故好之矣至若春英秋英朝陽夕露剪校培
濯各得其宜人知師之好於蒲而不知師之以
蒲為佛事也師也可謂篤理專道絕俗忘世之
士者歟余嘗訪師於丈室見蒲於南牖之下色

寒而鋒利森々如虎鬚劍脊余惟於物無所好
然偶見之亦愛矣師歆局其室請名于余故名
曰蒲窓乃復為記

海雲院東軒記

海雲院當甯靈山之陰院之戶北向東西兩廡
極幽曠人乍入其戶多以東為西為東也居
久始能定其位而不感久元迎公愛其東廡遂
與遼閭薛垣延紆嵐嶺交互境幽而不昧物秀
而不露公即其處經營構度開軒為娛觀之所
軒之扉牖凡榻皆東故曰東軒之外喬松雲

腴疏篁風冷幽藹茂草匝砌繞戶嘉菓異植羅
簷傍極山茶為屏枝秀連理月桂為藩花藹繼
榮雨之過也泉漸々以脩除日之叔也樹暖々
以翳檀林鼓丹味池影金鱗物隨時而交能人
近境以移心故公禪坐于斯經行于斯樂賓友
於斯也不三十年而公化去公之孫徑山及禪
師能踵公之志輩歸歎之嘆誦考盥之章於是
退隱茲軒區其光加其道行故余得從禪師
而樂於是軒也涼晨煥夕靜觀清詠悠然自得
如處手化人之國矣噫公之創是軒也非獨樂

於已而已蓋欲遺其子孫施其賓友於無窮耳
然公樂于是軒不三十年而享於已者短而利
於人者長也愚以人不獨樂於已而共樂于人
者此聖賢君子之心也公能以聖賢君子之心
為心惟享於已者短不何憾焉耳今也余幸而
樂於是軒感公之德不忘故不可以不志遂書
之

遊天池記

中吳山水之秀而奇惟天池為最天池在花山
之右其廣無十晦山高下而池分為三層新連

其寔則一水也澄湛浮沚上涵虛空下沉無底
魚魚泳焉蛟龍潛焉清風歛與與波相搏擊其
聲始劇然而來終折而下石礮則若鳴萬鼓人
耳語猶隔重屋不聞衆山迴環既遠且與惟西
北獨缺以通往來花山之上脊脊聳然峻影俯
波秀色可采宛君菡萏初出水名曰蓮花峯々
之下奇樹蒼筠倚蘭珎藹間而錯陳旁則怪
石如林欹懸峭正若几若鼓若歌若踞若人立
者不能悉其狀外一石出水中窵僅舟人廣則
如窳而又加工砥下堪中可巢魚魚名曰魚巢

石由龜巢石去數弓地又一大石突出為廣浮
園人即依之鑿石為屋深幽虛朗中奉大雄氏
之像三皆石斷渾然無迹如出夫造物之所成
者白石屋深澗而上至巔之絕處夷然若堂可
架亭宇數十楹山無遠近川無鉅纖風播雲樹
林麓丘墟奔列于前可使遊者盪胸懷而暢心
目也至若春溫景明歲豐物康士女紛爭而爭
來輪蹄謀手而競進壺觴先傳簫鼓不報望之
者疑為桃源非人處所有境故余亦好遊於是
凡三至焉既至則必窮峻臨眺尋幽索懷忘登

頓之罷忘嬉遊之樂蓋余不可不志也況天池
為中吳山水之最秀而奇者凡余同游之人又
皆嘗所愛而友者抑余可得而不志乎遂為志
以書于石同游之人初則海雲院僧士龍里生
鄭椿次則儀真張甯臨川詹某吳僧慧畧三則
問曰王清獻公之孫曰裡者侍人虞氏子善吹
吹笙至正乙巳十二月廿八日吳郡道衍記

虛類纂卷二

獨菴集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妙智院者宋宣和間賜紫法章大師所建也
院距蕪城北四十五里有墅曰相城院立其
中惟與民居伍為一方植福之地寔衍受經
之所逮炎四年元末渡江而南燬于兵第三
祖慧日縛薪為廬以嗣其傳不絕如髮後太
師和武恭王楊某國家賜以是御之田營別
二

第于院之南鄱王憫院廢施金粟以起之元
之大德初第六祖德榮以院湫隘不足容眾
與其徒惟一欲增擴焉於是漳州路總管張
侯伯顏其夫人楊氏舍奩具命榮等構堂於
院之中奉圓通大士十八大聲聞僧暨營東
西兩廡稍見其成規焉至正間第八祖妙通
又勸募土木使徒孫宗傳廣募眾緣易堂為
殿設靈山一會聖像于中復以十八聲聞翼
其左右髣髴繪刻梵廡不集幾十年而再燬于
兵況諸祖又皆化去兵後復業衍年始趙冠

過歲飢無力乃不縛節以安其徒

國朝洪武初里豪俞善与弟信為人尚義好施予因周覽廢址慨然嘆曰佛聖人之宮衆生之所依怙奚可蕪沒焉振聚之固也於是首捐已婦錢二十万購里人聽事之屋一所邑民惟然樂施遂盡其材甃鳩其工備始克成今殿五楹向復軒于前度其費計抄七百餘緡起于二年之春完於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聖像如第八祖所建殿者雕櫨刻楠宏深雄麗壯觀一隅雖藉衆成多出於俞氏之力也

聖朝僅

於戲先佛有言去之不固如水沫沍激速起速滅人其可得恃乎夫院自宋歷元迄于聖朝僅二百五十餘年若一瞬頃凡燬于兵者二成于檀者三其間增減安易又不知其幾何也先佛所謂速起速滅其不可恃者明矣雖然院之存亡與廢自有其數固不且言然殿之成皆檀施之力詎可泯而無聞也哉故特銘于石以示後之人銘曰

巍：大雄利生無極匪崇乃宮曷稱其德維此寶殿地涌天成雕攬朝暉彤樞夕明如淨

琉璃內現金像人天拱翼龍鬼戴仰斯由衆力載經戴營厥功居多俞氏弟兄既去匪堅如彼沍激曰廢占與胡旦念慈門廣辟檀度雲從勒詩貞珉垂耀無窮

春申君廟碑

余嘗讀太史公四公子傳至春申君贊言初春申君說秦昭王及遣太子歸何其智且明也後制於李園老矣余既而嘆曰於戲仁者必智而智者豈必仁乎智者不仁則無所主矣春申君善於智者也然明於初而昧於後

何哉蓋失其所主焉亦以其說秦昭王使讞韓魏以善楚及遣太子歸遂即相位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故吳墟以自為都邑乃就封於吳以此觀春申君之心欲為富貴無窮之計故李園之謀得以入焉惟朱英有無望之言春申君不聽也然身死棘門將誰咎乎所謂明於初而昧於後者蓋失其所主焉亦惟然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其都邑宮室之美賓客與騎之盛珠履劍佩填戶溢道勢傾人主威

震海內維強秦趙魏不敢加兵於楚之遠邨
皆春申君之力也吁春申君亦可謂人傑矣
有日用物精則魂魄強春申君矣死于千載
之上其精爽於天地之間必有凝然者矣
吳郡長洲之民立廟祀之不知始於何代凡
歲時社醵必祭水旱瘡孔必禱之輒聽廟
並於浮屠氏之宮歲遠腐壞難於祭享
國朝洪武十一年冬居民於相率貨力鼓工脩葺
故廟與像咸一新之浮屠某請書其事以勸
來者余故筆春申君之大畧如此乃復作詩

與民使銘於石歌以享之詩曰
君之生兮輔楚孔勲威震海內兮然：寔并
三千鈞履兮壯士盈門生既英傑兮死必為
神形宮臨漢兮漢水注：庭樹霜紅兮神容
如春其披蘭酌兮我歌過雲願君之歆兮以
福我民

白馬照禪師塔銘

洪武八年乙卯衍因通儒學校
名留京師天界禪寺時有僧白陽來告曰前
白馬長老元明禪師遵宋于御光明盛大希

有奇特特聞其言既哀慕而復忻慶雲山
浦往奠弗果茲抱愧於心焉九年春奉

旨賜還吳門因省師過西麓海雲精舍適瑞光通

師至袖出元明行狀一通請鈔銘其塔元明
通之族季父也通衍之同門友也銘其可得
辭乎況衍已抱關莫之妮復辭為銘其妮何
極故弗拒遂按狀序而銘之師諱晉照字元
明其先福之蒲田人俗姓蔡宋端明殿學士
忠惠公襄九女孫也祖景繁三省架閣官遊
江南至常之陽羨受其山水勝槩因家焉遂

為陽羨人父宰常馬晉陵縣學教諭母蔣氏
源利官大謙女也教諭居見師孩吹即不茹
葷血喜礼佛僧既長無他欲惟佛法是好志
求出家教諭君莫能奪遂于鄉之壽寧寺其
夕寺僧三人同夢聞山和尚來望日師入寺
眾異之以為闍山再世也師自童時晨夕禮
觀音雜苦寒毒熱不廢僅十年始得度受具
出游四方拜室陀大士謁名刹碩德時嘗芳
忠禪師住任山師往見之禪師問云何處來
師云禮室陀來禪師云曾見觀見麼師云見

禪師云觀音現千手眼一手眼耶師云非千
非一禪師云莫儼爾師擬進語禪師震威一
喝師通身汗下於是省禪師師為法器
即俾充侍者諮詢泰法既勤且懇故得大法
要應答如響一日侍禪師行至園一塔時禪
師問云昔馬祖全智藏貴園相到園一意旨
如何師云千里同風禪師云園一於園相中
下一點城四馬祖又且如何師云礼無不答
禪師云忠國師南舉云飲師猶被馬師惑却
作麼生師云南陽識甚好惡禪師又問云如

何是祖師而來意師云眼不見耳不聞禪師云
山上有鯉魚井底有鱉麼作麼生會師云若
前裂石舞三臺師應机迅捷如此一時莫有
嬰其鋒者居無何禪師迁主建康龍翔師亦
隨往就辟掌記由是適園日隆元之至正間
平江府諸山以白馬廬席遠才補成或曰白
馬古道場也才而茂德者雅于其選舉師主
之始叶輿論師領幾八稔四方衲子憧憧往
來屢不絕戶見惟激揚此道因及他語剴刺
尊宿靡不加敬後世難追端陽美庵于楚金

嶺之陽遂謝塵緣誓不出嶺日課法花諸大
乘經卿之編素壯艾敬仰足礼弗暇師性溫
明慈惠人有犯不較說不悅一以接物利生
為怀真濁去優曇花也八年四月十有六日
示微疾沐浴別眾更以紙衣危坐室內四眾
悲慟諸師留偈師展紙書曰生無可言滅无
可道南北東西日輪杲杲逆擲筆念西方佛
菩薩名號千声泊然而逝龕奉三日士庶瞻
禮者踵相接至撫摩師體哀哀如子忘父不
忍去聞維舌根齒牙不坏護利无笑四眾不

藏迨盡弟子某函餘骨塔于楚金嶺福緣庵
之左師春秋五十六平昔以道自任終始不
易毫髮故師末後光明盛大無復疑為之銘
曰
緊元明師忠惠之后以慈德相清慎明秀
則喜佛日礼觀音龕生禪慧山崇海深易服
受具翱翔耄耋場事登徑塢首謁景芳機緣偶
合如影与響同步大方疏漏龍象掌記官寺
声聞震馳文未煒燁僧中芝眉端岳梅泉肉
八寒暑禪初駿奔戶常滿屢遭時常請退端

于鄉卜勝是構金之陽用謝安緣以終遠
眼然不越山清風何限緇白向化宜樂餘年
德尔告宗光明爛然瘞云靈肯建以宰睹勒
銘山阿昭示來古

七寶泉慈順禪師塔銘

古之法通之盛為比丘者一遵佛制有居阿
蘭若者有露地而處者有衣食者有衣糞掃
衣者皆苦其形骸苦其心志以忘其道今也
去佛殊遠比丘之擬於古者鮮見其人焉所
擬如慈順禪師斯得矣師沈姓初名志並姑

菴吳興之志里人也性簡謹早依種福院僧
明淨出家力行杜多行垂髮怡面矣極寒不
綸一衲當其在俗時蓄錢里人有貸者久
不歸躬往索反受其詬辱於是悟世財之毒
甚於乾越盡散其所積求出世法遂于南
北行登杭之天目山礼普應國師中峯本公
未幾復渡淮參無用寬公又偕同志往天柱
山見東海福公福公知其緣偶於此為難落
更令名也師於湖海道登泰叩年既久一日
有鄉士念携色笠即逆姑菴受郡尉山之七

寶泉清遠出閑宜禪者居乃縛草為室如瓢
僅容其體一榻之外無它佛夕禪所誦一住
四十寒暑除持鉢不衛三迹未嘗及鄰人家
清淨士女樂從其化重戒法者不下數十百
人茲究之輩見瞻礼者日盈其戶意師多得
金帛夜盜入室瞰其中凡所有師独悄悄危
坐盜大駭師誨以善言盜乃拜謝而去弟子
有乞米歸者鉢既滿復貯于囊師叱之曰出
家人於舍利但欲資身以養道何貪得若此
也並擯之有見其室隘不容眾欲為構大屋

則堅拒之曰佛制樹下塚間不過三宿吾久
忘此已犯制矣况廣其宇耶吳之西山比丘
隱而不出者甚眾師實為之首故四方之人
咸慕其德師生于至元十五年之春三月卒
于至正十二年亦春三也年壽七十五僧夏
若干將徂之夕語其徒通曰吾世緣盡矣願
一浴而終通進以蘭湯浴罷更衣入龕遂瞑
目坐尽茶毘得舍利殊夥緇白歌慕者多松
以歸通亟遣諸徒塔於所居之山復恐師之
嘉言懿行歲久漸泯於是礼請法師估公狀

皇明

其本末存焉師示宋後趙二十九日當

洪武十三年也估公始以狀托竹為文以銘其塔於手師可謂古之比丘也狀平生生日一孟冬夏一納妾同名蘭利養曾弗動手其中於摩師可謂古之比丘也狀於故弗讓而銘曰生今之世以古則是嗚呼噫噫師其有德者耶

故華嚴法師古庵學和尚塔表

洪武三年庚戌華嚴法師古庵學和尚過化于池陽之馬山粵十年其大弟子嚴仁過

樹作札曰先師平昔與子為忘年交相知惟深可死一言以彰其道乎竹曰吁和尚於華嚴一宗洞徹法源開示來季誠圭山再世像季之金剛幢也然法舟既傾人天悲愴天台法師大佑錄其行業東舉妙音為記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漁以銘其塔垂光明于無窮者抑以多矣竹雖有言以緘繪望于事矣蓋矣然仁之請不可孤也乃於其塔為文以表之和尚諱善孝種人也字古庵姓馬氏生于元之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出家于大覺寺從

其兄明俊落髮得度十七為大僧有志于圓頓教即依林屋清師幸華嚴竟歲死所得遺幡然別去從曹溪寶覺蘭公以和尚真大乘器願遇甚隆授与法界現內并去文要旨和尚因言了義南朗若天日人莫不異之也蘭公語內弟子曰吾宗之人如李閻黎者古今不几尔見曹宜師事之於是報恩別傳聘以司賓光福古田命以典懺蘭公于室竟碑二諱第一座死言于狀恩不請為第一座居无何宣政知和尚有通蜀清開法崑山若

福甫二載退隱華麓厠精白業因現天竺慈雲寺土懺儀五悔等文皆出華嚴明尚佛法晨夕熏脩以期生安養至正間陽山大慈度席李者禮請補處和尚竭力闡化每示眾曰汝等于法界還源二現无事宜言當于禪定證入可也又曰昔長水法師問道於琅邪受賢者李於靈光瑯琊禪人也靈光天台教人也前指既尔豈可局一徑守一師乎和尚于法華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經論靡不究盡因作十玄門賦發明大旨以曉其徒卒耶解開

終既有功于宗教者也和尚嘗與同李原澄
師論一乘同別之義為法華問答數篇又因
領法華期懺為法花隨品贊三十篇至于辯
正教內則挺有錄雖著有集並行于時和尚
克離然志在持後初與李小子亦不散慢于
律尤謹內居独处方服不離其身禪誦之餘
以吟詠自適至述來嘗混流俗卓然也和
尚出安養福時死言觀其嗣和尚曰師實以
道授受未聞以勢力為也吾子室竟其可忘
乎故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其志和尚之節義

如此二年已而吳邑之通俗以和尚為首
學雖設習習詞請王光福乃銅像觀音次通
場和尚躍然起應其請大應各德之望凡郡
果暇皆禱祈和尚為之精應其意如僧僧故
士氏並加敬信未幾寺僧以宣賦後期法當
徙賴州和尚身主法自度前業凡可逆運不
辯與僧俱行惠于塗故迂化于池湯之馬當
山也僧鵬若于世壽六十四鳴手和尚其可
哀也歟何天之負德人也歟嘗怪夫美首
天台二宗孝者各是其說師之說有若楚漢

爭雄不強固守亦為仇敵近代以來一異同
忘彼此通宗說者惟和尚為能耳故于其示
寂也天台孝者聲佑二師述其行業細審明
直有譽元歟以此知和尚為明哲之士蓋無
疑矣吁後之孝者苟能以和尚為法則占
通之復當有日也和尚之塔建于華麓之原
靈骨之入歲月佑師行舖帶戴故廟焉十三
年庚申十二月同郡禪者道衍撰

海虞席先生墓銘

席氏之系出于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環避

楚頃明之名改籍為席漢唐以來其族漸藩
散落諸郡及宋有諱汝言者官至尚書司封
郎中致仕占文潞公富鄭公皆為著英會席
氏至尚書公始著先生寔出其後父某大父
某曾大父某俱潛德弗振居海虞故先生
為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珍字心齋年已冠即
辭庭闈入鄉之某院從某習老子法先生性
端誠好學不苟若于其經秘錄雖章丹法靡
不洞究其讀儒者書于易尤邃至于釋氏之
法樹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若于母將瀝

溫清之奉勿少忘无差如礼春秋祀享其痛
注若新悲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矣何得
狗齿礼若是之過耶先生曰謬吾法当割愛
入道惡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咸
可其言先生友於兄弟睦于宗戚和于鄉黨
樓物之際温々如春風襲人故其文韶童皆
知敬愛先生始出則提点海虞之某現决迂
極城之白宦相川之靈庄有治績惟靈應一
坐二十餘稔兵後能中興其業人咸譽之也
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勿泥也故能博究儒釋

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于親尽
生事祭祭之礼察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于
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
豈非古之有通之士者歟先生去壽八十有
一孫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
大既化亟其骨瘞于某山之陽弟子二人陳
某陸嗣源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
衍与先生為忘形友故敢據其梗槩以誌于
墓銘曰

席之昔晉談出遊項諱藉作席族巨藩宗德

序

積尚書公氏始碩惟先生商更的從黃老勿
泥近究諸子貴儒釋了至通達于易奉願親
敬西色藝与終痛而泣數孝同震里域和尔
卿睦尔威親領三壽八十歲辛酉疾乃卒化
于火亟其骨卜某山竟寔穿紉作銘勒貞石
俾去風遠無極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真淨界中心亦無有以般若名心者強名也
名既陟矣而言說生焉故佛去尊廣之說為

二十萬頌現自在菩薩君之說為一十四行
厥後諸宗欲發明其說論疏記註叠々出焉
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有僻見
耶說以害其正疑誤後學者亦已多矣當
今

聖天子

詔令天下僧徒習通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

後
詔取諸郡禪講師僧会于大天界禪寺校讎三
經古註一定其說領行天下以廣博持于是
天界住持宗泐等所表古註而釋焉其文簡

而當其旨淵而著使僧徒習通其義渙然若
水津安之僻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歸
于正焉亦幸矣今年夏門人智榮等五七輩
禪生之能以新註般若心經請余講演願余
禪者非經論之李焉可以發明也哉蓋不得
已也始以日所聞見而于新註之中事相有
所不能知者白義有所局碍者一、節解條
析以啟其初心之蒙昧而崇等錄焉一、條欲
錄于板以便童蒙余固卻之而不答也噫古
今論說既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余不揣于

新註之下又加說焉其可乎後之覽者幸勿
以余缺置而為誦矣洪武十六年冬十一月
八日北平府慶壽禪寺住持沙門道衍序

新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釋序

夫般若者宋馬泊焉妙万物而為言者也非
眇听之可及非語然之可通有形者不得而
礙之無形者不得而離之三安諸佛從此而
生也一代時教從此而出也故目之曰般若
佛母我釋伽藍尊于方等之後隨機順宜不
得已而談焉廣之有六百卷二十萬頌現自

聖天子

在菩薩對舍利子所說畧之惟一十四行也
唐玄奘所譯者題曰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
大部般若之精要也洪惟

勅命天界禪寺住持沙門某等解註校正頒行

天下俾四方僧人習讀講演究明般若之理
流通聖教無甚於今日者矣於戲般若元知
也既非無聽之可及非語然之可通則佛之
廣說菩薩之畧說皆成剩法也雖然般若圓
融無礙說而無說、而說廣而言之展太

虛為紙書之不盡畧而言之鉞鋒許字不為
之多衍濫爾細流靡諸大法報仲管見而
為固不敢臆論姑以孤山趙溪之說以釋其
義用昭諸孫本同學習誦習苟能即周以達
其註即註以了其經發揮本有風光庶無
負

國家流通聖教之意云

淨土簡要錄序

淨土之教興始于典午之世樓煩大士來廬
山集群賢以創建社六時三昧清修淨念其

往生之讀如青天白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
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共三：然而者
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天
台顓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
明壽慈雲式長芦願昭慶常之輩是矣至于
賢士大夫如晉之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
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珣陳瓘江公出
王日休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驗各有著述
發揮淨土之旨以免其後違故歷朝以來淨
土之作論流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

山隄刹始能家藏而戶蓄故李之者有師而
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驚于邪僻終妄之
塗矣今夫窮鄉絕島善友良導之不過片言
一字之不達縱有孝者無師可問死書可證
其不猶於邪僻終妄之塗者蓋幾希矣故余
仁人君子念而恤之無能為也今年夏余客
穹隆山中海雲精舍因閱淨土諸書以銷長
日遂將前賢所述讀誦之文策勵之言以事
聖理之談以真破妄之說圓妙明著咸皆承
振或全其章或畧其句僅若干篇并為一卷

名之曰淨土簡要錄：成欲錄于板以廣其
傳矣雖然大方之家上達之士豈且改竄焉
若夫窮鄉絕島無師可問無書可證者得此
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云尔

諸上善人詠序

佛之道一而已矣而化之有異焉道与化宜
一矣為而離為二也竊嘗論之道非一而離
手死所本化非異而固然不為何用哉五濁
衆生衆体与佛齊淨深二法与始熏習教資
稟有清濁机器有鉅纖供以善權方便欲誘

而脫之故道一而化異也其道一也茫然而
無倪渾然而死為親然而死与齊語然不
能通也智識不能詣也其化異也曰戒曰施
曰忍曰進曰定曰慧有損焉有漸焉有秘密
不宣焉欲俾衆生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也
然末必衆生根性殊洋能各從其化而同歸
于道者求千百為無一二焉耳故佛乘大願
力興大悲憫于万壽会上特起演說西方彌
陀教法非頓非漸非秘密不宣信之也甚難
信之也甚易所謂戒施忍進空慧皆其助行

也上而至于信任行向菩薩下而至于天人

為一首

羣生及乎蚩飛蠕動凡抱識者能發願繫心
稱念禮讚死不遂其往生焉故自有其法以
束菩薩天人羣生之類發願往生者猶兩点
塵末何可勝計吁其法也可謂廣大無礙不
可得而思議者哉夫中國自晉宋齊梁陳隋
唐宋及元諸朝而降及往生者日接耳應先
賢多有傳記垂布四方以功來者衍不數卷
入教序中棄而歸禪矣矣俱集指皆元所就
然暮景漸迫忘在淨邦故于礼誦之餘擬取

述唐類纂

歷代傳記并近朝所聞見往生者元向全凡
緬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各賦詩以美之共一
百二十一首編次成帙目曰諸上善人詠
為畧註不揣鄙拙將入于梓畧夫上智大賢
以淨土為心寧有易誦中下之流傳而誦之
倘能藉此起信而具念庶吾願遂矣使地日
為淨土之遊与諸上善人遊嬉于華池宝林
之間听法音而蒙圣記如此則通化之一
異夫復何論一百二十人詩一百二十
一者二沙弥行同而證亦同故合之

遜虛顓葉卷三

獨卷葉

送城蘊菴往天台金仙禪寺序

古之有道之士身愈窮而道愈盛位益卑而望益尊蓋其重於在己者而已重於在己者出處澁谷之間蓬蘢之下標而飲丐而食以蘇為衣以芒為履與蛇虎居與猿狖遊而樂之終身有不厭也故葉山之腰篋神鼎之乾殘風穴之日乞玄沙之接氣而未嘗以貧賤為心而樂之不厭故其道成于身望尊于時

三

垂清卷于千載如一日也或曰智竟之於永明妙喜之于徑塢千礎之廣萬指之衆床座崇設鐘鼓迭震王臣之所敬仰龍象之所圍繞五不若葉山神鼎輩之窮之者耶余曰不然智竟妙喜葉山神鼎輩皆大有道者也寧擇地而安乎使葉山居永明之場而不為傳妙喜處神鼎之地而不為窮何哉蓋其道之既同而樂之豈有異焉耳天台城師蘊庵沉厚雅澹然有道者也今年夏所司選主郡之金仙金仙于郡刺位出弗崇而蘊庵忻然

而自樂誠重於在己者也此考試於

京師僧省葉中而還乞余言為題蘊菴卷之行可尚矣予欲死言得乎姑以古之有道者序以規之

送芳上人遊甬東序

洪武十三年秋七月余游甬東扶策振襟踰江絕海凡會稽四明丹丘厲宕名山勝地計必欲到古佛化人者僧傳士計必欲謁以厭遊觀以廣識見矣鯨波之洶涌鸞嶺之崔嵬道塗之危嶮豺虎之橫虐皆常暇顧也然登

陟踣板既勞且苦日酸且癢程莫能前遂半途而反也予是道經武林休于南屏之下適月嘉禾芳上人雍之焉而來恂之焉而進禮而告曰蒙公將道南東請子一言為塗路之警幸勿以無似辭上人幽閑雅澹誠有志于道者豈敢靳其言乎夫人之遠游歷覽非青年不可也其時色充而氣驕志壯而力強強雖艰苦陸塞而有旦當也余又矣病且衰志欲行而力不迨故帶遂其所計能死憾而已乎上人年方壯于遠遊歷覽宜矣名山勝地余

且之所未履者上人須到也古佛化人者僧
儒士余目之所未識者上人須見也明年七
月秋凡起蘋末余將揭舟于浙江之上以候
上人之東還必有以語我也姑酌茗以饒其
行

贈倫鑒董仲臧序

余昔居鄉里時有傳神者自以其妙藝絕天
下嘗謂人曰欲余傳神者非覓旒之尊必韶
蟬兜鍪之貴矣布衣常帶非稱天下士者
吾弗與焉余見其大而誇意其藝必精且良

及請而試之乃知其不然者余遂怒而絕
之交接也今年春余之錢唐道經吳江之同
里過友人家因睹其像甚肖無毫髮遺失向
其面者誰歟乃曰董君仲臧余以其藝精且
良非向之所見言矣大而誇者余亦喜之矣
一日仲臧介友入過余客所而求見焉未幾
余以向之所見言大而誇者為仲臧道仲臧
乃慨然嘆而謂余曰此妄人也非藝人也其
之技是藝乎湖海間二十年矣上而王侯將
相下而緇黃儒素之士至于耕釣工賈織者

屠狗之輩凡載發舍齒者無有求而不與也
蓋以其貴賤矣不肖富貴老幼之容苟余面
之使其現之則必各有其感發而反求諸已
而已也故知者得余面焉觀其少嫩之容則
思所以力學而至于有成也老者觀其衰憊
之容則思所以保留而享其高年也貧者觀
其寒陋之容則思所以命分之定而無詭詭
然尤也富者觀其豐潤之容則思所以持守而
死臨且吝也不肖者觀其浮躁之容則思所
以收恩從善而慕其賢也賢者觀其溫謙之

容則思所以進德脩業而推己及物也賤者
觀其卑劣之容則思所以服勤而事于上也
貴者觀其尊嚴之容則思所以倚下而從眾
也故余之見也如此而樂從其求況藝人也
豈有拒人之理哉余聞仲臧之言益知仲臧
為賢矣非唯勉其同流亦足以激勵吾李聖
人之道者余以仲臧豈可以向之所言見大
而誇者同日語也仲臧臨別欲徵余文以贈
余復何言哉遂書仲臧之所道者以贖之
云

送璩庵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佛祖無上妙道以心為宗幽深渺漠形迹絕言義跡之無見也聽之無聲也執之不能及也擬之不能似也如此則學者其可幸乎學之不可其可已乎已之也則佛自佛而眾生不出于象生矣故佛隱之惻之援之與之於無言說而言說也於無指示而指示也故有典章護施拈花示象者此不得已也後之祖之相承或為廣說或為畧說至于用喝行棒舞笏觀越此豈好為戲論者哉亦皆不得已也宋司馬公嘗議吾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吁公之為儒於方技性命之學無所不達豈特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也愚謂當公時居師位者或不得已行之不卓宗眼之不正矜張誇詡藉以或象故公見之不得不有是說也若果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者其可嘆也歟天台璩師瑜菴慎清而冲濤博洽經論得禪主於育王大千照公然其已行之卓宗眼之正宜其出也而所於人矣洪武甲子夏六月京口僧綱奉師

主於郡之報恩來僧者試其業崇中而灌任京師同宗之士咸賦詩以餞之徵余為序余於師愛且敬豈可無言已乎余期師之益我利也語視座秉塵拂敷教佛祖無上妙道大失士之來相見有如司馬公者當以無言之言以曉之則幸矣

送日本僧藏主序

質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故越漢之姓施朱銘而愈媚也楚甸之木斷梁棟而愈奇也蓋天賦地產間異殊致而非偶然者

矣聖人之教自身毒流于華土暨海內外莫不飯之然宗其禪學者尤眾故注、大叢林其徒之聚何啻千百無間北南至庫于閩南慎新羅扶桑之人無不有焉真言漢渤之會羣流上林之端衆羽也然人之聚其室同其學聰敏惠秀者得之源椎魯鄙劣者得之淺故弗能一其致也于閩南慎新羅扶桑之人噴粟不同榻扶桑之人清勁峭朗如叢林習礼法尚曆歲之久其坐作動止應對折旋與華人不少異蓋其天賦地產而非偶然者矣

銘勸扶桑人也來中吳萬壽泰堂中師萬壽
大祥林也師以勸為賢命典藏室內外之李
兼得其深非聰敏秀者歟信乎質之美者
宜其文材之良者通其用勸也非負美而材
良者歟茲勸之行矣吾將見其文之至而用
之大也勸其勉乎哉勸其勉乎哉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木生乎豫章非凡材也鳥生乎丹山非凡羽
也故物之良者不能自良也必由乎地之靈
而致然尔况其人乎夫人之生異乎其物無

地而不有也聖賢豪傑所出之地多於名郡
佳山水之間以其窮鄉卑陬荒郊黃竹人跡
所不及者曾不見有其人焉程君民善吉安
人也吉安古廬陵郡自昔所毓人物多間安
英偉非常之士蓋其山川秀爽風俗忠厚不
得不有之矣故民善之生於是耶也其聰敏
之姿年逾弱冠好學而文之猶萬於孝友非
名僧才士弗與交也嘗徙家於廣之韶又從
親命通遊于吳之蘇今年春將還韶侍親介
其友孤雲師微余言以贈孤雲余知其尚於

友者也民善必賢矣故弗讓而言曰吁民善
之生於吉安也歐陽公所出之地也徙家于
廣也大舜鼓韶之邦也商遊于吳也泰伯三
讓之國也夫民善之出處遊歷亦皆得其所
哉余聞九苞之鳳非梧桐不棲千尋之木非
岡陵不聚其信然矣今民善之歸也上堂問
起居奉甘旨必將竭其孝也竭其孝也則韶
之民聞其風而被其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矣孤雲歎余言俾書以送之

送董仁仲知蒲田縣序

天下郡邑之民其為民一也然其所以異者
特風俗澆淳異惡之有間矣故凡長民者得
其人則風移俗易澆可使之以淳惡可使之
以美不得其人則反是焉尔

國家混一天下於郡邑之官猶精擇慎取而不
敢易在必得其人而後已丹丘董君仁仲有
司以才舉之貢于吏部達于相府而南于

上授知丹化之蒲田縣蒲田與化之上邑也山明
川秀田於閩中其民純儉服勤畊桑素習礼
義其風俗於它邑為良今仁仲蒞于斯也必

能敷之以德惠施以政教使其民之淳者愈
淳而美者愈美矣昔濂溪周先生知南昌其
民更相告勿違教命仁仲儒士也慕濂溪之
道者也其形顏然其貌豐然其儀肅然而壯
使人望之神融而意化況即之而听其政教
者哉時見其民之勿違教命必有如於濂溪
之於南昌矣京師大士咸幸蒲田之得賢令
也復幸仁仲之得良民治焉可賀也故於仁
仲之行贈之以言者衆焉余維道不同也於
其行亦宜序而送之

送伏晦中住興化府囊山禪寺序

百丈大智建立叢林以安廣衆始有住持之
設夫住持者傳弘佛祖妙通開示人天正路
其人也必解行之妙年膺之高道德之隆其
聲光學問皆足以表于衆者始克居其位焉
故自昔能膺是選而任是職者難乎其人也
得其人則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不得其人
則叢林廢而大衆失所怙故任是職者豈易
為之哉近代之下古通日湮而住持之選多
濫舉其人也必曰某有財力某有材某能

熟安故應戶後則舉也縱有解行之妙年膺
之高道德之隆足以表於衆者及以迂而不
合矣嗚呼法道之千古者如是也欲使其有
財力而住持者荷賴之富可也有機安而住
持者揚備之智可也能熟安故而應戶後而
住持者里胥廝養之徒皆可也又奚必圓顧
方服而曰傳佛心宗者耶

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曲心聖教教官分司以理
其衆鉅奸剔惡欲復古規故住持者非解行
年膺道德闡望皆足以表于衆者不奉也然

舉其人也所司試其奉能中其式者始可得
矣財力機安熟安故應戶後者則鉅喙弗道
若此則古規之復叢林之興可立待也蒲田
伏師晦中行解俱妙膺高而德懿所司舉其
住持郡之囊山禪寺今年夏來

京師僧者試其學果中其式將行也徵余言
為贈大囊山古禪刹也而晦中主馬傳弘佛
祖妙通開示人天正路余見其叢林興而大
衆有所依矣其可賀也夫其可賀也夫

讚銘說

白檀香觀音像贊 并序

日本僧吳航海來中國從師學細大法門有年矣囊中常負白檀香觀音像高僅盈寸大不逾指兩毫垂肩冠峨然而被璽珞天紳揚風飄飄不斷若髮莖以蓮花座以須弥置于聚龍隨處奉供現其巧妙殊特矣中國之名工弗能製也海鹽天寧琳公與吳友善而得之日夕保護以為法王大宝茲所希友有公於洪武乙卯以名通外臺被

願出得

旨賜還林下有同與其

召者吳行權師睹茲聖像禮敬忻慕心無有已公乃還吳行寓所安奉故余亦獲瞻仰如子見母不忍舍去於是吳行請贊余竊自念曰行年生於顛沛患難中累蒙大士冥護至今顛目肢體不且以報至恩萬一余豈敢辭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猗維聖者其慈運悲以無作力攝受羣机魔化十方弥綸剎海不動本際得圣自在以無

去來示去來相以無小大現小大量如春在花如月在水自然而然無是不是觀、聖德諸佛稱揚卑惟慈像刻白檀香高僅盈寸大不逾指相好殊特紫金光聚奉倚為誰比丘中吳航海來吳不離日本隨緣赴感物、圓通日琳與權教仰愛窮我現至者乘大願王歷僧祇剎度眾生眾生聖者若子與親子親惟吳寔本一身願我現在脫眾苦患用假筆古常陳贊嘆

觀音行海像贊

歸命過去正法明現前菩薩觀自在不舍中因中悲願力以法性自入法界眾生教無量凡有心願悉能應眾生心想各不同菩薩應現乃隨類一身而能應眾想凡夫聞之墮疑網妙圓通力大白自在以無有心故如是

妙蓮花安界或生南海空陀岩不離穢境色
是空常居淨土空是色：空申穢志平等菩
薩圓通妙無比有唐西師吳道子曾入圓通
三昧門菩薩安現諸相於筆端寫出皆合妙
菩薩蹈海如履地珠衣飄揚隨天風善財奉
礼涉波濤了無驚布得自在今之面者誰氏
子模得其真良可美使人見此空月想無諸
垢染身清淨身覆淨清得解脫此是菩薩勝
方便以此方便施衆人盡未來際無有盡願
我速咸愛欲障願我速證無為果願我速得

大智慧願我速具廣詞辯願我速：如善財
常隨菩薩得贊礼

觀音畫像贊

衆生迷本聞循声故流轉菩薩妙無間以諸
法空故諸法既空滅菩薩空无相无相乃寔
相應身故隨類猶如春時風亦如秋夜月周
流十方圓了無有所礙攝受諸衆生而無分
別不可得菩薩即衆生衆生即菩薩矣不有
是別而現差別相衆生故有求菩薩乃能應
常在白華岩宴坐紫竹林開化諸方所曾不

離本位善哉覺衆生是名觀自在

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師當來普見佛妙德如須弥勇健
無与擬毘贊釋迦尊開化娑婆界維摩曾問
疾勝義談不二楞嚴蘭圓通妙智留走珠或
持持於千鉢或現於五髻或來福城東提獎
六千衆或為妙光師教導諸王王常在清涼
山善住金剛窟万衆長圍繞听彼師子吼

普賢菩薩贊

洪惟覺有情故号曰徧吉自成白玉色五十

種妙光及諸毛孔間金光流晃耀入解脫境
累發十大願王示我同体悲不勝難行：輔
佐于良能假以諸通和廣度于一切悲超薩
婆海善財菩薩子奉礼同偕孝五悔為宣說
一：唯忍讓善哉白象王回旋良可畏

三教圖贊

聖聖古佛宣尼古人咄哉老聃三聖同心弥
綸八荒色括萬象鼎立世間天日之仰即一
而三即三而一稽首贊言虛空著華

四睡圖贊并序

夫虎猛獸也。去之悍夫烈士過之則必心顫。膽慄而奔。且遜焉。豈干禪師及寒拾二子。當於天台山中。昇之同睡。不其異乎。然異之者。衆人也。智者必不異矣。何哉。蓋知至人無我。况有虎耶。與之睡。亦不有其睡矣。宋梁楷寫為圖。以傳于世。觀其用意深密。筆法精利。亦可謂能品練川。屈信氏得而珍之。微彷彿贊故贊之曰。

以席為虎見之。必驚。以虎非虎見之。必迎。席之與人。均一佛性。同居睡鄉。此三聖之心。

無礙平等大慈。我既不有席。亦無為我即是虎。亦是我。一夢兩忘。無可不可。曰。國自贊。呈為檀門揭諸坐隅。以警其昏。

三高僧贊并序

夫僧之高者。古今未之所罕出者也。其通行峭絕。踰越羣類。起岩谷。草澤間。飯糗。披緇。優游歲年。王公台之而不赴。威武加之而不屈。卓然猶長杉。鉅檜。歷霜雪而不凋。其操出言吐辭。弗顧諱忌。遊戲自如。曾無有物能累其心者。得名為高僧焉。唐之高僧曰清。畫曰靈。

微曰。通杓者。交遊若紳。間以詩章唱酬。而不與岸紳大夫士相頡頏。於聲勢之道。故雅俗無不稱其為高。焉。訪美之曰。雪之畫能清秀。趙之微如冰雪。杭之杓摩雲霄。蓋三高僧非以其詩得名。為高良由道行而致之耳。吁。三高僧果以其詩得名。為高。此誠不至高直可少之而已也。殊不之於其詩。唱詠歌出於道腴。則其高固不在乎詩。而在乎道也。衍生千載之下。朴鄙愚昧。竊慕夫三高僧之道。勉為贊詞。俾吾徒知三高僧之道之高。非繫於詩也。贊曰。

詩也贊曰

維師曰。畫通數德。茂蕤揮詞。華山清水秀。蒼紳遊從。魯公惟厚。逝矣云遠。步華跡。壽維師曰。微律嚴行。潔若居水。飲耿介。卓絕陶情。寫景鎮冰。啄雪陵谷。有迂道。聞難減。維師曰。杓行實。弥高。道氣耿。凌雲厲霄。驅龍降。澤。枯沃焦。四海景慕。像中之豪。

十六羅漢圖贊并序

梵語阿羅漢。漢云無學。言其現練業。脩斷上八地。七十二品。思惑俱盡。四智已圓。無法可

學故名無李又云無生又云殺賊又云度供
從怖魔以稱死生從破惡以名殺賊從乞士
以成應供因舍多義故不翻梵語也此果別
辨有九種曰是曰思曰護曰住曰進曰不動
曰慧解脫曰俱解脫曰無疑解脫慧前六種
約根性而立慧俱二種約現行而立無疑乃
根性現行兼舉耳如上一所謂並隨果位而言
之也若以法華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者
此特彰其迹不可以果位局之矣楞伽有三
種一得決定性二增脩菩薩三應化佛所化

決定性與增修菩薩行者隨果位而言之可
也應化佛所化者又豈可以果位局之耶如
佛在十六大士神通妙用福慧兼備得非應
化佛所化者或月潭淨上人蓄水墨画一幅
其筆法類貫休頗精妙法蓮耳聃真老比丘
相不知十六位中第几位也上人請余贊余
謹拜手述阿羅漢之大照不同如此乃復贊
曰

聖人應世務於利物不空其方有泥其迹陰
陽因拘鬼神莫測詎同凡論欲顯厥惠是阿

羅漢藏戒脩通用已智力斷彼煩惱四果受
位九種別號隨号是常局位匪妙內秘外現
猶石金玉與同幻人真不離俗應佛所化豈
惟十六游戲自在福慧具足臻茲西者十六
之一蓮首稿頂獨坐岩石合掌受供董睦其
側呼為應真天地縣隔

寧陰厚禪師印章舍利贊并序

吾宗之得佛祖心髓具大眼目者多晦其形
迹潛其聲權處山谷塵市間與尋常人任或
發靈瑞於生前星光明于後後使世間人知

其為法之妙響應而景從者蓋其光明靈瑞
如春之在花月之在水元非有意而為之也
率皆出于自然而然者矣寧陰山元翁厚禪
師而丘下三衣孫也心契佛祖道孚天人八
十有四步龍鍾而史童稚隱德容行於家林
有年矣海內衲子不憚千里重趺泰叩者踵
接其扉禪師于語默咲教動止願厭死非直
示此道故虛往而寔還者多矣一日三韓僧
希壽持茶求偈禪師惜其誠敬展卷泚毫大
篇長句一揮而就使名印于上啟匪取之俄

見篆隲有一物縈然而起扶之其大如菽光
明燦亦乃舍利也人皆偉之禪師曰吾無有
也慎勿誇異於人余嘗遇禪師而履踏焉既
而嘆曰夫舍利者乃空慧力所成就佛法之
明驗也然多出於人毛髮爪齒肌骸之間以
彰其志行茲生於印章亦猶罕焉詎禪師之
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印者信也舍利之生於
斯者要欲表其大法光明無乎不在而起人
之信也矣於是吳郡道衡拜手託偈以贊
之曰

舍利至神物至人斯能有斯由空慧力堅固
所成就生於肌骸間往々日所睹藏以七宝
塔龍鬼咸戴仰水火莫能災天地有愛滅此
物終不坏元翁真古德麗眉步龍鍾西丘三
世孫妙契涅槃心千偈如瀾翻祖佛同一舌
舍利出印臂於安寔希有燭然凡集向見者
悉起信若作冥瑞想病目成空花不作冥瑞
想渴鹿奔陽燄二想不可得一切皆光明我
作是贊詞如露滴大海普願諸有衆勿生憎
上慢稽首十方佛稽首六代祖於刹々塵々

證我如是說

沙大用小像讚

出于闍之右族習洙泗之威儀貌至象異心
毋自欺惟憚冠裳之典雅不貴裘馬之輕肥
其潛耀也無向於市廛林藪其適意也有得
於尊俎歌詩人不尔知而弗悞即此終老亦
奚疑誠古之樂天知命能處順而安于時者
也

楚石和尚贊

靖：奇骨稟：英風擅一代之美居焉夫之

雄随机應用若雲門大師俾李徒望風而至
信口答禪如趙州古佛全稱者飲氣而降不
啻渡河看象何異出海得龍生緣象山而化
行兩浙說法龍卓而名徹九重論鬼神
事繫伏黃老異流和寒拾詩壓倒鳴鑪鍾公
此蓋師生平之末事人猶口之而無窮況其
於一毫端得宝塔之義、向微塵裏細紫園
之重、至于拘漚火聚瑞骨靈空掃蕩至凡
達觀超出佛祖位中真為如喜六世之孫而
大振清北之一宗者也

張宜齋小像贊

溫然若玉君之相也。粲然若谷君之量也。蔚然若木君之行也。發為辭章。浩乎無涯。播百川之漲也。矧得趣於琴絃之間。忘情於泉石之上。述其名而名愈張。抑其氣而氣愈壯。誦唐堯虞舜之言。教文王宣父之極。非今是古。性古是向。耳乎。退藏林壑。而遂其高尚者也。

紫竹杖銘 并序

余年四十有七。法弟鏡以紫竹杖壽余。喜

笑而有所倚也。銘曰

虛而心堅。而質直而弗阿。君子之德。予安其行。尔之力。

蓮華室銘 并序

洪武九年春銜表

吉還西山之海雲院。闢小室奉弥陀。西像于西隅。時夕而之。西稱念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而已名之曰蓮華室焉。蓋期當來極樂國中蓮花化生也。夫極樂國有七宝池。蓮花四色。大如車輪。或高十二由旬。一花葉有八萬四

千光明。甄叔迦室梵摩尼宝以為映飾。九品間列三輩化生。凡他方世界眾生。寸莖一念。欲生彼國者。善根所感。池內即成一花。精進者鮮。榮耀遲者萎悴。故龍猛云。若人種善根。疑則花不同。信心清淨者。花開既見。佛好白。少時知有弥陀教法。業深障重。棄背願進。修或進而或退。若年四十有八。天期將至。故痛自策策。要必往彼國蓮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榮而無悴。因扁其室以自勗焉。乃為之銘曰

翳彼蓮華。生于寶池。善根所感。聖澤是滋。大如車輪。不維四微摩尼。間飾光明。陸離龍極。格言信而弗疑。嘆予小乘。倘亡罷乃期其芳。有榮無萎。決空托化。在此銘誌。

吟室銘 并序

劉克隆氏燕人也。瑞敏諒直。自幼讀書。力學多。從大人先生遊。聞見甚廣。志不在利達。蕭然一室。居閨閣中。克隆無求於人。無有不敬。愛於克隆者。然酷嗜詩。上自三百一十篇。下而至於漢魏六朝唐宋。與夫前元逸林及

今人所作凡贈炙人口者無不博覽強記充
溢去不苟為而深得吟咏之情性每於花前
月下風晴雪霽之時或會賓客出尊俎勸飲
廣酬行吟坐咏自怡自得超然若處世外或
扁其樵林之所曰吟室尋以晦菴朱先生所
書吟室二字揭諸門楣來請銘于余：与克
澄年相若而同好於吟遂為忘形交既久且
善故弗辭而為之銘：曰

瞻彼道廬衡門蕭：嘆我君子於焉道遠
厭簞俗靡狎漁樵志超萬物山林市朝寓意

於詩情得其正風晨月夕行吟坐咏飲酒樂
賓同誰若慶人無有識板安厥命疏櫺紹
卉植駢：即近而遠何如考樂鳴呼晦菴尚
存遺墨揭諸楣向永光斯室

百丈泉銘 并序

村來學佛時往來西山則知有海雲院迪公
禪師孤削秀傑卓然特出其言与行一弗妄
若紳大夫多願交於公而公於若紳士大夫士
亦無拒時行方童非雅敢而慕之不敢趨而
見後年幾冠始學佛爾僧倫四方雲水之士

凡評論人物無不以公為稱道故街益加敬
而慕之偶直去失寧流離散處而弗克見也
又十年公之孫愚菴主徑山錄軒掌記而公
已化去久矣於戲樹三十年之間慕公之名
弗獲公之面而見嘆于公也其可嘆矣公嘗
卓錫于穹隆山之上荒茆蕞爾間有泉從而
出焉汪演滿洳洳：恒有不可止者公以笕
引至於庖湍之所殆不可以丈尺計故約而
目之曰百丈泉燠滂如一雅俗遠近今神異之
至正甲辰秋街歸自徑山海雲拜公之像方

登山而尋所謂百丈泉俯而眺之其色白而
潔掬而飲之其味甘而香也他泉名於天下
者其寔亦非過也乃為銘曰

泉之出于石也感公之道行汪濊演漾引而
流之詎有止乎百丈因而名之是以傳惟以
公子孫之多願欲知其家產德澤之不墜而
永：無窮者庶有見乎斯泉也

清安堂銘 并序

天之高也非清可步非清則三光不能朗而
耀蔽之大也海之深也非清可步非清則衆

峰不能秀而拔萬象不能影而見況夫人之心乎夫人之心至高也至深且大也非天之與海岳也為一身之主汨而亂之則萬態並作澄而靜之則四體俱息故凡欲安其身者必先清其心可也不先清其心而欲其身之安者未之有也勾吳沈君達卿溫厚而懷雅慕老氏之季凝慮屏欲作堂於周谿之上為休養之所題其額曰清安所夕於茲縣之以白微後來請銘余嘉達卿之安其身以得其要者也遂不辭而銘曰

心汨而危其態紛如心激而微其神乃紆欲激夫心須守其一之念弗與萬態皆室堂虛而明寔哉我皆清是安以遺其子孫

二童子名說

二童子從吾遊長曰智常次曰善住吾以二童之名嘉矣惟恐常不知其所以常住不知其所以住而常者滯焉住者膠焉吾故不得與之說常前手吾語女手一知水之在川乎流之無息而不離於川之常也恒之則為智焉住女之住也珠之在盤轉之無停而不出

一 遠虛類葉

於盤也住也恒之則為善焉住珠之在盤焉不轉珠則偏矣常水之在川焉不流水則涸矣偏者膠之涸者滯之常手女勿滯乎住手女勿膠乎勿滯勿膠猶水與珠女其德乎

逸塵類藁卷四

獨卷藁

禱著

與郭考功書

文遠考功閣下。行自曉人事。出游湖海間。凡
儒老二教。泊同宗之士。有道德聞望。過於人
者。無有不求知也。苟知之。無有不往而求見
者也。惟或陰難。問阻。求見之不得。然亦無有
不懸于懷者也。閣下為浮圖居越中時。已有
通宗鑑德深于文學之名。貫于人耳。時街欲
四

往求見。兵後被服器用。無一完有。所以藉於
出入。故不得遂其求見之心。為恨未幾。越人
東言閣下已掌記龍河除過

聖君命。逆初服官于內廷。凡識閣下者。無不頌
上之知人也。乙卯夏。行因起。取到京。始獲瞻風度

握手一談。如舊知。已閣下畧不以爵位自倣。
歸於吾儕。襟抱開豁。曾弗異於草澤中人。自
非通宗鑑德之士。惡有能若是之賢者耶。行
故敢於閣下友而論之。夫浮圖之教。急於利
生。菩薩有四攝法。以導多眾。或與其同事。化

全成佛。雜屠沽漁獵最劣之類。以自混之。曲
於化導。然亦何嘗局其形服。以自揆歟。今閣
下學且以贊襄

聖化文。且以類報

意。宣流。思光使萬方。黎庶至於草木禽畜。無一不被

其澤。無一不得其所。閣下能如是。而大行之
其功其德。與若穴林莽。同枯木死灰。獨善其
身者。為之相去矣。行梓梓。不材。分甘。老死。丘
壑。遙瞻青雲。德。何極。惟冀閣下不忘靈山

付屬。為佛法外護。不修樹再拜

與止仲書

道科奉書。止仲。著作。且下。向。辱。手。教。及。謬。藁
跋。語。何其。許。与。太過。展。卷。讀。之。不。覺。而。熱。汗
出。軀。忤。曷。可。云。喻。行。林。藪。鄙。夫。季。淺。文。陋。豈
不自知。惟藉。良。友。箴。規。剴。礪。冀。其。成。德。故。汎
遊。四。方。廣。眾。之。中。以。求。其。友。也。且。下。高。明。穎
達。迥。越。流。輩。豈。臣。所。敢。放。哉。然。且。下。不。以
疎。野。見。絕。朝。夕。往。來。啟。沃。良。多。非。行。之。所。望
也。何。為。所。貽。之。言。一。以。褒。美。而。無。箴。規。之。益

豈術庸惡非器不呈以箴規使其成德乃褒
美之欲其善於一時者耶故人多以呈下之
言倖於術也術甚不然之呈下怀仁佩義直
而且諒惡旨見欺於我哉雖有褒美欲其善
於一時者術以呈下非倖也夫妾之倖者見
其人或名位之崇峻勢敵之熏灼欲其陶冶
拔擢而有以倖之者或貨利之豐積飲食之
濃厚欲其惠濟供奉而有以倖之者或年齒
之高宗黨不得已而倖之者蓋有之矣預術
懷服貶黜懷處岩谷名位勢敵何有也日乞

一鉢自治其命貨利飲食何有也況齒之不
高又非宗黨之尊蓋呈下之倖於術者將何
術固焉此術之所以言呈下決非倖也況與
呈下交游數年知呈下惟詳呈下識高而見
遠學博而文深作德足以裕人立言足以垂
世人有不善難以千金之遺欲求一言以飾
弗予也人有善難無半日之雅亦不為之稱
通以呈下之為人君此安肯倖於一寒士或
術意呈下之言有褒美而無箴規者何也使
箴規之惡吾畏難而弗進不若褒美之欲吾

悅易而自至也是亦古君子善誘人一端故
術信之不疑矣感佩盛德當如何哉呈下開
館湖上相去無十里扁舟往來得接妙論何
其幸歟然術之所以望于左右者當以箴規
為善毋以褒美為善也奉書不謹

與黃中父書

術四月中挈舟東游江上訪舊所知識因登
呈下之門幸呈下念術久滯歛然弄逆律、
喜色動於眉睫之間館我數我朝煦夕沫魚
送示佳章啟我蒙昧病則命醫躬為調藥春

問不暇觀呈下之厚情至意過於肺腑心膂
之戚自非道同志合愛術之深者何有如此
勤重也術見凡今之人通之不同志之不合
者惟有肺腑心膂之戚及其窮厄患難內、
不預況其朋游也歟術與呈下通雅不同其
志則合道之不同者形有異也志之合者皆
好於古也好於古則通乎理通乎理則不滯
其形矣不滯其形而從其志故交之愈深而
愛之愈篤終日見而不畏其煩千里隔而不
忘其好也昔秘演之與曼卿通潛之與秦觀

游溪泉石之上形容文字之間忠義藹然過
於肺腑心膂之戚蓋其志之合而忘其形者
也豈下才高學博不卑於秦觀氣先行果何
弱於曼卿寔非今人中所求有者顧付深野
愚想無秘演道潛之美而且下愛符之深有
逾于秦觀曼卿之於秘演通潛也感佩之心
豈可益也此符托迹西山度此炎夏會晤未
知何日惟有矯首東南遐思長想而已曷勝
恍惚之至評文上詩若君千首謹用錄以
代言謝惟兩鑒斧削不宣

存年文

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壠上畝苗之長否有
老農泣於旁余問其故曰夫嘉年食苗之根
苗既死矣其類蔓滋幽陰潛匿人捕獲莫能
極其畝苗死矣歲必飢吾門寧免罄手是以
泣余謂老農曰年之生造物者使然既非力
所能為必假神明而為之可也尔無泣奈婦
為文以告田祖而存之其辭曰
維聖曰稷肇興稼穡通彼黎庶惟師惟戎乃
邦之本託靈仰食伊農服勤寧穀其力稷耕

以時庶藹孔棘伏水逾湯棲日猶炙冥昏不
遑惟餉惟息隴畦畝：黍苗薿：風偃而膏
雲布土匱將成方早未遂堅寔惟秋之望履
飲以給夫何茲年歉為我賊厚不散巡密行
潛伏身堅介胃截利劍戰膚未不傷根抵是
飲甚於狼莠憐于螟螣席狼之凶降藁之螫
惟物之害觸其不測夫何滋年橫肆無射惟
楚之羽莫並其雪漢之弘羊奚翅其刻行非
卷五類趙萬億儵然而興禽然而螫勸弗可
除捕莫能執天胡不仁除此戾物老嫗殿屎

稚豎稠慙不有飢亡寧免菜色夫何茲年產
必有戕方寃漢志席吏抵冒名此奇邪以禍
正直方今之吏盡剝厥責佩義服庶弊猶未
剔於固有忠於民有恤夫何茲年以誰而得
敢告田祖運用錫斤積愍以焚裂石以擊盡
祀其族永珍其軀黍稷：苗兮：庶：庶：庶
神明嚴祀弗陳

讀至天隱文集

余少為浮屠而嗜於文凡首浮屠之說能文
者之文無不偏求而博覽也其文或瞻而不

與或簡而不詳或深而太晦或怪而太奇或
文之過而不顯其道之昧而不貫其文是多
不得其正者也得其正者惟宋之鐸津元之
天隱也鐸津之文無復論矣天隱之文姿性
亢爽間率深著故其作也剔心錄肝敢章琢
句力欲削去陳腐而不肯馳於作者之桎梏
瑩冰潔照映蘭冊使人讀之味萬咏而不厭
也表文清公言天隱之文持束太過而不少
縱文清之言未嘗不然也天隱曰蓋古之縱
者非求於為縱也束之極則至是矣不能是

而苟於縱則無以禦隔陳言吁非天隱之於
文不精詣而深到惡能有是言耶余故每以
天隱之言為規雖然天隱之言非但規於余
也之孝於文者合是而將何規哉

血書華嚴經偈并序

瑩澤沙門志學刻志屬精滙十指血書華嚴
大經以報父母銜乃睹此希有之事稽首作
禮說偈贊曰

我聞十方諸善逝異口一音而演說所說種
二諸行海諸行海中孝為最在家出家衆上

士靡不以孝得道果孝分細大占廣狹所得
道果亦復然有大必芻名志學其孝於人寔
無等不備茲間供養具刺指端血書雜華經
卷八十一十萬偈句無有邊一點一畫皆孝
義光明絢爛如紅雲志見本身盧舍那佳行
向地諸菩薩善財所奉知識衆法身普現紅
雲裏紅雲盤臂不思議於諸法身亦無量法
身與雲既無量佛子孝義亦與等譬如帝網
週法界交光相羅瓦壞雖我現世間為孝人
泣簞懷橘弄蹤經生事无差及祭享立身揚

名显其親此是女間最孝者善哉佛子異於
是能以父母所生体滙清淨血書大經用報
父母罔極恩若以女間孝為比百分千分不
及一譬喻籌量豈能得佛子難行希有事而
亦不作希有想以此功德為最勝三寸之舌
贊莫及不可思議辯才海不可思議音聲海
不可思議言詞海極未來際而贊揚方有少
分之所得我今說偈表微誠如滴入海塵附
山惟願佛子常精進得證舍那根本智直入
普賢行願海

送梓人李均茂偈并序

姑蘇城中齊女門內有天台教寺曰北禪寔於其宗稱第一有大沙門姑公法師率衆補番寺羅于兵化爲立土法師俯視惻然其懷惟此通揚諸祖化地豈可使披蓑莽產穢蕪淫靈跡法師於是躬集衆因首爲興立大雄寶殿洪武戊午春正月落成之日法師爲衆弘暢法會震震絲鳴達近後侶雲委水赴登寶花王作師子吼闌一乘通曉種、香然種、燈雨種、花垂種、雲結種、蓋蓋若

天若人若阿素洛若乾闥繹悉皆熙怡有梓人者李均茂氏越衆頂禮殷勤三請問大法要法師嘆言善哉善哉汝能爲衆謚詢斯旨當知諸法體性空宗言說何有汝既應誠吾當強說維我竟皇至尊無上爲衆生故出于母間以大智慧施大方便現彼机宜建主妙門八萬四千隨方來者一、攝入同歸室所譬如大匠左手執引右手執杖度其材植短長纖鉅彼可爲樞此可爲棟各遂其宜始成手室周圍具備融通互攝被、維異而不見

雜彼、雅穢而不見異不見作相不見受相不見成相壞相增不可得減不可得恆、是、其誰能名汝能於此條爲證入當知功德如恒河沙豈可得而思議者也彼梓人者聞是說已惟喜踊躍至心作禮退坐一面无所得予時亦在會而自念言非此梓人無由得聞是大法要於是合掌向梓人前說偈以讚曰

奇哉最勝子精勤無有上曾於百千生深種善根故以智慧爲匠造作諸佛事用結廣大

緣不志名利譽來此正竟場成是大雄殿莊嚴甚殊勝何異普光明中奉真金像天人生忻慶奇哉最勝子願安出安向常泰諸佛會常隨諸佛學永無魔境境成就大菩提功德不可量讚揚莫能盡

送梓人呂伯通偈并序

嘉禾呂伯通氏以巧爲業甚良占人巧弗較其直居衆巧之右王侯第宅無不俾其巧焉人見其明且善而未賞以巧人待之今年來蘇之北禪教寺蓋大佛寶殿不計其功務欲

其美一博一瓦曾弗妄措故嚴整聖家完若
天造茲厥功告成住持佑公法師請余為文
以贈余以伯通安巧人能深信大法倘進無
怠故不辭而說偈以贈偈曰
吾聞安問諸有眾工巧技藝亦有萬交作互
用成器象若一有缺則不成鳴織美惡種
異莫不皆由心所造當知以心無所得無所
得中乃有得酬接萬事悉无盡以無盡故常
平等伯通呂氏真佛子以巧為業造其妙像
九郭聖莫與擬是故此人甚希有菩提不求

況去利良以無所得心故茲來吳城大慈寺
傾力蓋此大雄殿一博一瓦不妄措嚴整聖
家無能及維此寶殿甚高廣博木土石所合
咸言博若木若土石各一性相在差別合成
一處如虛空於中了無差別相無差別中有
差別一切不異尋香城我觀微塵諸刹土從
一微塵而出現是諸刹各不同於一微塵休
無二微塵刹土無有盡供子功德亦如然了
知功德無所著是名第一不思議

傳行狀祭文

復蓮忠禪師傳

禪師諱信字直巖長陵陽美人也生南宋
寶祐癸丑冠俗行杜多行衣樂茹枯習禪
磨礪始末如昏城西要途警井構亭以休行
旅者則置湯茗濟渴乏者率動藉苦十餘稔
至元甲申而立孤巖啟公為忠難落受滿分
戒時年三十有二忠願方日織毅寒猥不越
常人而神異罕測得無師自然之智出語若
綸如泉決信其為再來人也未幾泰雲夢和
尚論無傳授之通忠技以偈曰了無一法与

君傳萬丈岩前月正圓半夜苦吟二不就冷
烟深鎖釣漁船雲夢然之日子深得死生之
旨者也戊子出游五臺晚至雲州值一大洞
水漲：駛若飛矢礮而有大石名百丈峰忠
行儻就石坐空中忽聞人語曰汝隨我指來
省時天已明開日視身恍在確東忠乃感入
雲州謁諸尊宿抵京礼潮音妙辯法師白以
是事皆曰護法神應驗也後歸吳結菴宴坐
薄化四衆持戒念佛期同生淨土四方之信
從者如歸忠具智通應用無方邑民雨暘瘡

孔禱之報驗婦懷娠者求決女男臨乳必如
所言養居每謂侍者曰今日有禮施至可先
修若以接至期果然一日山行遇虎志撫其
背曰汝飢我無肉濟汝去虎即垂首嘆息
而往人甚駭之於是化行邦國至于高麗日
本無不慕其道安慶手章范公舍所居宅為
寺請忠肅山遂往見公曰知師得自然之智
可無語乎寺方廢公以石灰命題即成偈曰
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經煨一番粉骨碎
身都不問要面明白在人面花公深喜之而

告曰吾寺已成請安其額忠曰少島有額哉
而寺前陸地出復蓮一朵公乃問于朝陽賜
曰永慶復蓮禪寺志住後造七級宝塔聲尾
崇修為民福田主之九年乞退以偈辭公曰
古人卧樹多三宿我亦云何住九年寄語大
檀賢宰相不圖名利只圖閑既而還吳田董
欲將老焉時國家聲南海通細艘輸粮詔江
南有道德神異之士志請護送粮艘入京一
艘最鉅客萬斛同予詔者僉曰此艘甚危非
忠神力不能保請守之忠弗讓即送風雨航

至大洋鯨濤掀天湏臾橫折艘傾舟師怖注
忠談笑而起以手搏飯柳艘左右若後鬼神
行焉疾抵直沽比它艘程先十日於是詣謁
見女祖或謂忠曰若儀容常都何至以動人
主曰非汝輩所知也聖日趨內庭女祖主殿
陞坐見其克堂嚴飾甚麗去祖吳而嘆曰
此真江南神僧也賜歸國通番竟大師大德
四年庚子隱去人見其乘白驢行高麗不知
所終忠吳迹甚著偈頌尤夥至今吳人多繪
其像奉于家以時享為俗姓張皆稱曰張師

父云

贊曰昔南安嚴嚴尊者以偈起河源巨舟經
江南帆柱而賜男女人有求獲應如響忠洪
傳而稱之今忠嚴復蓮於永慶謹粮艘於洋
海現其神異之迹亦尊者之流亞也惜無忠
洪之筆為書焉雖然忠之通昭然天地間又
何藉乎額札而不朽哉

西齋和尚傳

西齋和尚者四明人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
耀俗姓朱九歲渡浙水桓秀之海誓天寧訥

翁模師授其經業母張夢日墮于懷而生和尚在襁褓中有神僧撫之曰此見佛日也昏暗衆生將蒙其光而見佛矣故呼之為曇曜尋依晉南洵師於胡之崇恩洵師和尚從族祖也始得藥染為沙門十六受滿分戒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有處有省於內讀內外書了無碍滯後見徑山元叟誦禪師密決大事史不少做辭色使其自證會元英宗詔移金書藏典和尚亦與其遷棄驛抵燕都夜聞崇天門樓鼓鳴忽見徑山為

人遂即南還再至徑山叟見之曰且喜子大事已了俾以第二生說法衆皆驚汗和尚自知知有西方弥陀教法清晨十念求生淨土未嘗一日少懈及住海鹽天寧菴室西偏專志於淨業因歸西齋馬室中置一小床日跌坐默觀自心三際空不可得次觀東方有十萬億佛剎微塵數世界海空不可得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海空不可得即於此處有大蓮花忽然出現其花莖葉充滿法界有一如來相好

端嚴坐其上眉間白毫放出光明其光所照樓臺池沼行樹園栢衆室間錯水鳥天樂皆演苦空無我之法見觀去者大勢至在其左右清淨海前後圍繞皆得不退轉地從空而起這觀者室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此和尚之觀佛三昧和尚飯飯誠三寶聖龜萬切凡見佛必讚見捨必佛礼衣必獻而後服食必供而後食拜跪行道稱念思惟無寒暑晝夜之間年愈高而行愈苦然而名動海內洪武初三被

詔旨說法于京

情大悅未幾遂終於天界示寂之日沐浴更衣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其屬寺堂主曰師兄我去矣公曰子去何之曰西方公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即和尚厲聲一喝泊然而化去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和尚年若於淨業一門自行之外而復化定於是撰三十二相頌八十種好頌四十八願偈十六觀頌懷淨土七言長句一百十首標名偈一百八首又折善導和尚

勸念佛偈八百化生讚及勸念佛篇婆娑苦
西方樂漁家傲三十二首韻律上詩一首其
他宗門機緣語句有錄住山行道事業勦烈
慘哉于翰林宋公濂塔銘上首弟子景瑜說
法于燕之萬壽

贊曰宗門中在昔備西方淨土者惟永明壽
為最永明而降圓照本天衣懷黃龍新慈受
深真歇了長芦願之輩皆備之其明臨如青
白日也西齋和尚童叟時便知念佛至老行
之愈力復立言以轉化四衆故於死生之際

游戲去來非得佛祖心髓者其孰能如此余
惟近時宗門中人多逞空慧昧念佛為小道
而不及況備之者悲夫

黃將軍傳

黃將軍者蜀人也其上世隱居蜀之武都山
神農氏有天下欲試羣材以極民疾苦迺遣
使徧蒐山海間無間材之美惡纖鉅凡有可
取者咸得而味焉使至武都遇將軍之始祖
僅見其魄然木毅有勇士風輒貢入見上試
之知其性好勇武時上以至仁治化于勇武

無所取不用復遣還武都至軒轅氏為天子
是為黃帝披山通衢莫之避遂出為將上
即使僅與炎帝戰于涿鹿咸有厥功上大嘉
欲爵之愛其兒有中正之色憐之然如錦絃
故上以賜姓曰黃遂有姓焉未幾天下平定
四方來賓上將偃武以脩文德諸武臣輩寵
渥日衰獨僅有大功不忍廢然老朽不棄于
野以故子孫累世無顯人漢大秦保吞六國
用炮烙之刑以毒萬姓漢高帝具憐憫之心
起沛中欲以兵伐之遂詔四方廣募將士得

僅之十八世孫韓信蕭何進于帝曰陛下亟
欲誅暴秦必擇信為上將使張敖戰必克
矣於是高帝拜韓信為上將軍使領勁卒數
萬攻咸陽大破之高帝遂有天下而成萬世
之業封將軍韓信為拒熱侯賜其子孫以將
軍世襲以為戶於蜀故去為蜀人武帝時天
下大定民庶洽和帝特嗜勇武復召將
軍至京師選鍊士卒征伐遠方尋使將兵先
掠其地越惟喉舌突入心腹向一戰而敗績
至是天下民物凋喪而國用殫矣武帝大怒

欲加斧鑕於將軍焉汲黯諫曰將軍曩與高
帝誅暴秦定四海大有功於漢者也今日之
敗績非將軍之罪也此陛下輕用之耳何以
殺歟武帝聞黯言自悔遂免為庶人將軍之
族甚大其一隱于武階屋石間有雄有雌然
氣味少和雖能制伏蛇虺人見之多弗悅其
一處于草木繁薄間類至衆惟精者連葉四
人者常與將軍同事于朝精者雖甘言悅人
終不為無益連葉為人能苦口極諫而盡忠
然其聲響皆出將軍之下而將軍又為二族

之長人成敗而長之故呼將軍為大黃太史
公曰昔人有云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
時之所宜然尔竊視將軍一勇士也寔少仁
智武帝當平世任用將軍征伐遠奔至窮兵
潰武而天下罷歟可謂不達時宜者矣於戲
後之為國家者於用武其可不慎之哉

徑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禪正宗廣慧
禪師愚菴及和尚行狀

和尚諱知及以中號愚菴俗姓顧蘇州吳縣
人父茂卿好善有隱操母周事佛甚謹夜夢

一老僧借宿於家兩娠以元至大辛亥十一
月十有五日生師：幼穎慧畧通人事即
求出家父母以師為僧再來故弗奪其志至
治甲子年十四出家于縣之穹隆山海雲院
礼惟良為師泰定丁卯年十七薙染受具戒
為大僧師博通內外書精於詩律雜之叅老
學尤畏讓時時問國王清獻公都中居于種
騎遊穹隆間師以詩見馬公視師頭骨磽然
貌堂表如玉立及誦其詩清絕過人無一
點塵俗氣公歎賞不報故留師左右春暎撫

勞愛之猶己子徑山元吳端禪師道重天下
堂行化吳中遇海雲見師言動果等知為法
門令器而記之曰侍者後當標名山作陰涼
大樹蓋覆一切人去在勿以家山為樂而自
屈也師呈以偈有辨香他日為南望之句同
邑行輩多遊教庠習經論師亦隨往鄉之先
福聽講法界觀席未終師忽曰一真法界如
大虛空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縱講得十成於
我何益遂幡然棄之而去至順辛未年二十
一始出遊方嘆德訴公王金陵龍翔菴社鼎

盛居五山之上師往依焉時公以文章道德
名重當世所交者多播紳先生如張侍御夢
目王侍御繼學張者仲舉危素太僕日公方
大忝向禪要唱酬文字為樂一日王侍御賦
金陵雜詠十首微公座下能詩者咸和師次
韻呈公之覽之極口稱道於是名儒鉅卿樂
與師為方外友也由以声聞日震夏後師有
歸吳之具即辭公而還時雲心嶼首坐同舟
雲心明眼人也謂師曰子資性高爽才氣英
邁地日必有大就以昌佛祖之通豈可一向

事吟咏手師聞其言不覺面熱汗下雲心偶
讀真歇了禪師無盡慘記至偈曰黃葉飄
滿庭砌一声磬杵落誰家向師云子作麼生
會師內指雲心笑曰子如不會復時得座披
衣將何為人既而師歸海雲日夜疑著此事
遂辭去為僧不下蒲團者踰月一日出庵下
見一葉隨風飄墮于前豁然契悟自以机辯
英爽一時无敢當者未幾登徑山泰元更禪
師一見即問云侍者來了也將得甚麼來將
得五蘊山子則且置將底人在那裏師矚目

云撐天住地史云莫乱統泰堂去師端堂後
一日上方丈問史云如何是徑山旨史云棋
盤石磔破你腦門 盪池漫爛你脚板師云
將謂奇特元來也只尋常史振威一喝師礼
拜而退翌日俾充侍者師泰叩益勤欲尽大
法淵奧乃復典藏克慎厥職人或疑之至正
壬午夏五月穹窿山石走声若迅雷至海雲
佛宇後而止是歲師与子若父至中行宣政
院公闕出按郡志穹窿山石走當出狀元
人以師祖子孫三人出安乃石走之駭師出

安慶元昌国隆教開堂日辦香供元更不忘
昔所記也師住僅三載百廢具舉乙酉繼遷
晉慈越七寒暑時海寇紛擾退歸吳中寺之
者宿感師撫綏之德京院復來礼請至四三
逆師堅拒不赴戊戌江潮丞相達失帖木兒
慕師道行率領中慈遣行人九曜叔乘驛往
師受業海雲款諸入寺師往之日當聚林彫
起山内事繁師身先到或隨道治大眾安坐
若地太平達失公請師開示佛法大要師烈
其素机不異南泉之接陸亘黃檗之得襄休

也幸丑徑山虛席遯師補處湖海譚頌如佛
出世壬寅愴走瞿龍以師住淨慈日待之不
禮樹德諸憲府要訴師為我袖白金與院之
僚屬知師宿對不可逃避即赴官供款得罪
杭城之民皆知師被誣多額天而泣者師巡
之自若遂來五雲山伏席遯師道場夜禪
晝誦著將終身師之捺宇無少交易真若大
山長谷間鉅杉古檜歷霜雪而益堅實也癸
卯省臺知師受誣交章改正復請師歸徑山
四眾歡悅以為妙喜載去是時龍象來集百

倍於前一日新到僧叅師問云汝若甚麼僧
云智通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汝為甚麼頭
策著處繫絆僧云某甲泰方遇夏返夏逢
冬過冬今日將來禮拜和尚並無繫絆師云
汝因甚騰蛇纏足僧看脚下師云又通無繫
絆便打又新到僧叅師門近離甚處僧云
湖州師云受業何處僧云端師子道場師云
汝試作師子吼看僧擬開口師云喋矢狗便
打師一日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深山藏毒虎進云見後如何師云淺草

露羣蛇進云見與未見如何師云日出東方
夜落西僧禮拜師乃云千波競起文殊家風
一旦晴室普賢牀燭春光海蕩鳥語綿雲萬
壑爭妍千岩至秀且道是甚麼人境界直下
會得須臾更知有人境俱齊向上一路拈拄杖
有時向千峰頃盡斷飛雲不放高又上堂
迦葉真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宝不直
半文錢常州章叢一百文買一幅荊州泥孩
兒三文錢買一對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描兒
偏解拉老羣又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

火風空覺識拈來數日甚分明二眼初僧教
不出數得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難向五更
啼師之應機說法類如此東南士庶莫不慕
風向化張薦仲本時居燕都為翰林承旨北
南兵阻音書久曠俄聞師領徑山南大鐘鞮
蝦凡鑄聖歡喜選祀為詩絕海寄賀
大明洪武庚戌師稱老退歸海雲社口危坐屏去槌
拱山雲海月代為蘇杭禪衲跋奔戶屨常滿
師復自號曰西麓退叟癸丑
聖天子知師有道詔起赴京館于天界寺師以

病免於對揚乙卯賜還海雲設玄因廣絕
交友得三不越間者三年戊午秋忽示微疾
至九月初四日黎明索浴更衣召大眾曰吾
今日去矣汝等當念無常精進通業庶不負
從佛出家也勉旃大眾悲忘請師面偈師還
授筆大書曰六十八年無生無滅滄海揚塵
虛室還裂度華與徒弟慧鏡泊然而去龕奉
五日容顏若生緇白瞻禮如佛入滅初九日
荼毘天宮澤霽送者千人撼動林谷既火燄
成五色異香襲人如焚沉腦火餘牙齒數珠

不壞遺體色如帝青舍利紛粘瑩然耀目徒
弟大均徒孫云龍等奉遺體暨諸不壞者英
牙寶薩山之陰森學弟子寶盈分袂髮等不
堪若歸任山附子無等才和尚塔石庵而塔
焉師壽六十八僧腊五十一度弟子若干人
嗣法若干人四會語錄翰林宋公濂序其奏
首不待梓傳已行于世師處事通安至于接
人應物如春風時雨無不披其拂澤故人敬
仰不暇師亦未嘗自傲也嗚呼浙江之西自
宋季迄今百有餘年所出人物一尚末李清

玩雜尸高位負盛名者有之然于提唱宗乘
具大旗鼓進配古德者惟師一人耳維時海
川號推宗匠如了菴欽楚石琦占師並駕齊
驅求知孰先孰後故師在地泰學者雲委川
濤曾無虛日於是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
慈禪師在香慈開堂日都監寺管齋員支
常住錢物次日伽藍神附守祠者降于香几
呼都監寺而責之曰昨日南堂設齋汝破用
錢物若干新長老嚴明整潔孰敢有犯汝不
歸還求乞懺悔吾當令汝入鬼錄也於是寺

衆驚悞師威行令下風馳電掣靡敢違命至
於隣刹皆效法焉師住往山前後八年說法
之暇營構方丈一新規模崇廣比旧尤勝師
之嘉言偉績詎能殫舉特迂繆不文章廟門
人之刊故敢錄師出處萬一求當代立言者
子以銘其塔垂於無窮者矣洪武十一年九
月廿五日門人遁初謹狀

祭海虞席先生文

嗚呼道本無生道寧有死日死与生如川之
水惟先生之洞達能順去而無已猶雲鵬之

避簪塵裏如敝屣念明靈之在昔辭度閑
而問祀師老氏以守雌虛山林而樂只竟羣
真之秘籙將述心于太始特嘯風以鞭霆每
驅神而後見振霞袂之翩載星冠而輯
諸洞章於瑤壇朝玄居於宝宸然其跡之不
朽乃有得手衆理惟百氏之該貫妙釋却与
儒經故指紳之從遊特卷之多情不異道
而棄予且尔汝而忘形接鄰光於旦暮異德
教以相成愧棲煩之無似故簡宗以訴盟既
歎洽而久如曷堂事手刺烹烹詩簡之往來

或君唱而我廢憶昔通於西麓俄尋迹而獨
行嘆惜之情話夜漏盡於三更或寬此考
淪莽或筌葵芳調羹樂會合而聯句木迅茂
而驚神俾韓侯而退墨人疑古之弥明後予
更於樊園斯同樂于餘生奈抄述之如萍曾
弗獲其所願嘆會離之莫測故少愉而多恨
比東游而寄還耳載聆於高論豁眼底之烟
雲掃胸中之塵壘造微術以弗廖令交朋而
問缺缺化以蟬蛻便復驚而崔然恍傳訃
於山中從涕出而豆頤謹洎言於茲秋詣總

情而倚真寓于衷於煙戕具壺漿与孟飭風
滄：弓雲溶儼如觀於顏面

祭先師愚菴和尚文

維大明洪武十三年龍集庚申六月朔越
五日甲子門人比丘通猗等以四會法語結
集銀板流通印行茲展畢工謹修菲食昨祭
于先師徑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辯正宗廣
慧禪師愚菴大和尚告之以文曰洪惟禪師
傳佛心宗應世度生了諸法室無訛而說真
會四業開鑿天人羅絡象龍從樹廓微自在

圓融有叩斯應水月霜鍾湛：蕩：百流匯
東邪通魔結力還祖風妙喜家玄載吳戴陸
諸方仰若萬喙譽同化緣既畢順安長終法
音無兩俄而秋冬師所說法一何春容珠光
玉潔妙疊玄重非比曲士語言是功默拙進
巧扶青間紅此誠本難其珍罕遠設能淺棄
忽如秋蓮樹等昧劣昔獲侍從通暢慶喜結
集因工比鐫于棠復印流通垂耀後世皎日
瞳眴讀者開悟豈死古公茲焉告誠匪陳厥
功進于靈几俯鑒微衷願同天澤廣被懷寓

空界有盡此法無窮尚享

逸塵類稿

虛類葉卷五

獨蒼葉

書題跋

書真寔尊者一兩大師碑後

真寔尊者一兩大師碑丹丘朱君佑所製也
按碑云一兩大師上虞縣五大夫市長慶寺
僧也年二十六己酉夏六月縣大旱禾苗盡
稿果官束手無以拯民運力罷弊而夏歲
飢大師誓將大其軀以禱于天既火天降雨
終日乃止於是禾苗之稿者復榮民力之罷

五

弊者得以復甦故縣民感其德亟遺骸而塔
焉余嘗讀史傳有一獄不決一人御寬則天
或致之大旱使一人與濟衆之心至奮然不
顧其形命者天得不威而降澤乎此理之必
然者也嗚呼余見今之人不有拔一毛以利
天下者多矣大師助然一釋子也乃能與濟
衆之心頓捨形命而天為之降甘澤以濟生
物者此豈非菩薩僧也耶居一人之下萬人
之上參天地贊化育者其用心宜如何哉宜
如何哉



書羅漢圖後

阿羅漢有三得決定宋咸二僧備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其名雖同而寔有異凡愚之人以小果聲聞助之良可嘆也此十六阿羅漢因中曾於佛所得記天上人間龍宮鬼域隨處應供作大福田利益有情此豈非應化佛所化者耶近安大夫士多繪為圖以作玩具其褒悔大聖之罪又非以小果聲聞助之者也展是卷者當焚香祀教以求福田利益慎勿以玩具為玩幸山比丘道衍拜書

題鄭大年所藏柳公權書金剛碑本

自有書翰以來天下之通都名山仙宮梵坊陵廟阡墓之間穹碑短碣題名誌文三代秦漢迄于隋唐宋諸朝何可勝數歷朝有之而好手古者搜羅構置古書奇刻或全或缺集之于家以寶藏者多矣夫物之至聖者無踰金石至久者莫越乎山陵故古今之人皆勒諸金石於之山陵欲與天地齊終始而不知山陵有時而頽壞金石有時而鎔泐況以古書奇刻片諸斷簡集之于家而能長保乎

至有好之極者或蕞爾而求或欺人以取吁

何其不慧之甚者耶安國寺金剛碑唐柳

誠懸之所書玉冊官卻建初所摹西明寺

之本也歲遠代深而淋火燬剝落漫滅僅存

其半然字畫勁邁可愛雖殘缺斷裂且勝頑

礪之全者也鄭君大年得之於弘上人而弘

不知得於何人大年請余題余故謂之曰物

之存亡散聚理之固然未足繫于懷也是經

有云一切有為如夢幻泡影露電大年作如

是觀或得或失可付一笑

題東坡金剛經刻本

余故友常宗太史以其先大人恭孝先生所藏宋太師蘇文忠公書金剛刻本一卷施種之施子林正因上人太史家在于儒人以太史弗能信乎佛僧占之友而合者寡言占余友而合者以文也殊不知太史聰明照了二教一致但能自力其教則通無不在是矣蓋非依於佛者也何以知其然哉余占太史每會于師子林嘗論夫二教太史則曰子為釋我為儒各盡其道乃已不必論也余故知太

史但欲自力其教非仇於佛者也況以是經
施上人曾無一語及于福報又豈非深達是
經所謂無往相布施者能如是耶上人出是
經請余題其故書及以嗚呼太史捐館未遠
神靈如生聞余斯言必有有通於地下矣

題孟氏安系圖後

幼髫歲時從材翁先生授儒書里之同學者
三十餘輩先生以予幼頗慧愛殊於眾先生
凡值節序則出一畫像以祀其像免豐盈料
然若玉麟森板挺然若劍冠佩翰翰煥煥：堂

堂狀疑天人余仰之瞻之且憐且喜稽首而
問于先生曰此何如人也先生曰汝莫問也
曰此偉人也不欲予知之乎先生咲而語余
曰此吾六世祖信安郡王也哲廟昭慈聖獻
太皇太后為其姑太師豫章郡王為其父太
師韓王為其大父吾宗至信安為盛之極矣
余聞先生之言根于心而未忘今先生歿已
廿五年余未從浮屠而將老為先生之子熙
一日出孟氏世系圖示余請題余以孟氏自
魯公族孟孫之後聯芳續蔓幾代不乏賢唐

及五季至趙宋而來皆以武弁起身官始顯
著而子孫始著衍寔為安名家非他氏可倫
擬源深者流必長本大者末必茂斯言至哉
信哉於戲先生于九原不可復作當日同學
之人又皆零落無幾念先生与余語信安家
去時真君一夢事今現是固能無感乎能無
慨乎

題華光梅二首

玉立精神滿酒逸格真如孤山烟雨中半開
時也白不多見

縣崖孤絕影落：倒入江流清淺間矯如游
龍見者莫不毛骨洒然霞外史題

題王叔明畫漫竹圖

黃鶴山人趙魏公之外孫也人品高致文氣
英邁絕似於趙獨画山水人物不法於趙而
刻意高古畫得瀾川北流之趣至於墨竹直
欲占文湖州相額預蓋此老識見超卓藝學
精到宜其流声海宇間也漫竹圖余与山人
在京寓龍河時余求山人寫寄守仁者山人
已告老歸杭余亦還于旧業相去數閱月

矣今守仁出示此圖因想其復玉並立晴影
娟、披拂于風軒月輝之下正如予与山人
在龍河上跌坐劇談大咲相對時也玩圖三
歎曷勝遐思洪武九年九月御題

題祖顓篆書般若心經後

般若心經自姚秦至於李唐趙宋及元凡六
譯並之讀誦書寫流通盛行者惟唐玄奘所
譯始齊祖顓子靜以篆法書是經古雅端勁
可謂能品先師祖徑山題其後曰咲以唐太
宗閱般若大經文富義博日應萬机卒難現

曉因縮金口所譯六百卷與旨成此一經不
知先師祖何抱而有是說也若獎為太宗以
便其現曉故易廣成畧而秦之羅什所譯居
獎之前當為何也況是經譯之有六非徒獎
手先師祖據凌霄峯頂二十年以向上一著
筆提獨美超佛越祖使一切人直趣無生之
地觀者當不以語言文字之間論之矣

題西齋南堂二禪師贈京大方偈後

西齋和尚至正間說法于嘉興之奔覺時南
堂和尚退席東偏二大老之道德慧辨猶秦

山華嶽相高至秀一時人所敬慕故湖海象
龍雲奔川赴室無靈榻然應接之餘以法喜
禪悅為樂交唱迭和金春而玉應一言脫口
傳者塞道真若妙喜竹菴同夏于雲門時也
莆田京大方以公選住持龍華禪寺東京師
試其業相見龍河上大方出示為本覺侍者
或解時二大老所贈兩偈針綫兼沐捧讀再
四其款艷度快如身在本覺左右親聆法音
也吁哲人已矣後生何依執筆為書揮涕無
極

疏

藏室中住為壽諸山疏

少林垂五葉之芳榮布震旦北山冠諸峰之
秀光表為吳何歲月以星馳奈叢林之秋晚
網欲異其已墜士必得其絕倫恭惟某豫章
奇林春風和氣八面受教遠歸公機智無殊
諸方讓雄英印武威聲斯下志不反初出林
言動 楓宸能行拔俗超方名揚梓里既留
根錯節以剎利冠然高山流水空遇知音而
玉帶鎮山門好看燕子親木樵示徒侶大咲

會即載啟宗乘式修鄰好

行中禪師往蕪州萬壽江湖疏

善知識如曇華現瑞寔曰奇哉古道場如寶
月淪輝詎云陋矣欲展倚天之鉅制必求絕
代之偉人恭惟某德冠諸宗學兼百氏熟玩
乾坤造化不忘師友淵源說法類生公誠已
通於頑礦屬文从潛子貴猶過於貞金美璧
錄有是翁謂風流無此老碩德既挂居人上
高名宜簡在

帝心與其處林下撫松枝以盤桓孰若出世間握

竹篲而顯化澹居乍別山中猿鶴驚棲客室
重開海內象龍歡集願言風駕式慰吾盟

京大方位興化府龍華法卷疏

古道將溘邪說愈熾大雅不作淫哇寔著顯
正已喜得其賢登庸必尊居其位某庸博度
量老成楷模大爐錫裏久煉純剛日繁林中
挺生鉅幹三篋束腰道同桑嶠一食接氣行
擬玄沙復蓮池邊拈兔角杖而示衆七星樹
下揮毫毛拂以談空使西齋之通盛行全南
閩之風大變天柱高而坐不極雲氣溶、海

宇濶而想莫想窮予懷渺、幸聞絕唱會有
賞音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前天王長老萬宗禪師乃徑山愚菴及公之
高弟得法於南楚悅公向潛通受經閱歲已
遠吳梁法華禪寺久虛主席寺衆美愛請師
補厥殊協輿情於是吾黨相率具疏以賀云
古以道為貴師以位為重輕蓋士之出處恒
一於得喪忻戚何有哉今特不然惟位是貴
道非是貴進取者以請退為隘請退者以進

取為汙各矜已得相詆互毀不啻里胥市販
其可嘆歟果行止以時致志於道者或見有
其人焉若我萬宗禪師者為時用所以古規
出西麓之門嗣南楚之法靜固有意動亦無
心茲徇衆所請住持覺城道場大開法施以
惠澤于羣有允矣人天胥慶宜尔宗社有
光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學充手已何患不成今名道漸干人要使得
居高位時既至于子合行焉某行清如水德

溫若玉登入嶺卷之室佳處揚再傳唐智
之燈祥光煥發宜尔高提鉗斧不妨隨處佳
山用智以愚詎特御問之敬藏辨於訥故多
士俗之歆令行石室龍藏威振魔宮虎穴殷
勤致賀豈曰山川阻修蒲伏出迎應念湖江
舊好

述古道住菴汪廣孝諸山疏

大哉佛隴之學弘斯在人偉乎天竺之門振
亦有子既抱令器當際明時某入形山清奇
性天朗霽百氏九流委曾旁達一心三現維

得正傳昔從

京國東歸皇：古道久嚮湖山偃臥渺：予
懷詎宜玩世而隱焉止合為人而出也得地

皇國

行道要期佛運重興集眾談經用祝
永固輪車如風從者如雨呈稱現瞻蓬萊在
東昆阜在西不妨來往克拘眾望以慰同盟

復西原住焦山寺方外交疏

蘇翰林與綸公雅合情見手詩王相固共元
老神交名存諸簡景慕皆賢之遺烈允宜吾
輩之傾誠某學貫古今道忘內外奮神机而

全超迅電縱才辯而不讓奔瀾話已行於吳
門寺載揚於京邑吸江亭上會瞻復日風光
浮玉峯前佇看新新氣象迺避悅服緇素樂
從航一葦越渺漫有約訪鍊丹之跡躡虛危
陟嗽嶠尚期尋瘞瘡之銘毋我遠而永為好
也

智海岩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萬壽本律院兵後眾散久為黃冠所占今年
寺僧特奉

上旨復業還率律為禪

大法垂秋危平一絲九鼎高才應安岫若砥
柱中流每仰昔賢忽見今日某老成儀則暢
達襟懷侍香鍾阜山中曾哥小艷掌藏龍河
寺裏載契玄机不惟真透閑人亦且善翳情
法三十年道隱何異枯木寒岩一旦化行不
起春風大地國新日創檀美明時既能顯正
權那宜尔從禪率律提：仲其懷屈執：公
手瓢：逐彼滙肉寧忘我哉也

權藏主住積慶寺方外交疏

劉道民結蓮社之盟高風益振白雲天領島

案之話卓識尤崇古者既已有焉今人詎不能尔其襟懷明淨形儀老成早入教庠已解觀心觀具探禪海了知離相離名不走通途何由達觀教即禪、即教餅餌釵釧同金心是佛、是心性微炭烟保火坐斷三賢十圣掃室百界千如龍象交泰試看粘槌豎拂風雲際遇載瞻出谷迂喬蘇杜有輝吾侪多章

淨慈開藏主住衢州資惠杭州諸山疏
幡桃三千年始華遇時而發大鵬九萬里斯

舉乘運乃行學者積業居其躬才之應用遠其通某竹菴嫡子菴室親孫收得截裏摩尼五天光微掀翻門前湖水平地波濤把茆蓋頭豈惟約以處已入塵垂手要須出則為人道既行於三衢名宜傳于兩浙越山隔嶺載瞻氣象崇高吳地到江愛望祥鳴來往願言風駕庶慰同盟

普光灝宗源住寶幢江湖疏
海寶有時出興力能教也佛法無人演說智可通手故孝者不求諸師苟成矣須行其志

某驚峰風記北塔親傳古今羣集義熟胸中父子一門道行吳下以器授器猶德雲之接善財是精識精如晉水之得大覺純離普光明既便立如意寶幢長壽寶室自呈雜花之富仰望明月孰与瓊幾之高進以時退以時頭、今職理無碍事無碍處、通途不忘湖海世來要看雲雷變化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疏

心外無法十方不同豈覺眼裏有筋萬物莫逃影象皆尔當仁久藏妙用何妨得位大南

云猷某逃混令人心性古道毋泰左菴嫡嗣師勝資強載承夢也親傳宗通說妙占其進也實披公言勉而行之匪予私度破沙盞金声玉振爛葛藤珠璣驛先將通價之喧天俾宗綱之板也江湖夜雨孰云滙鷺盟寒門戶春風吾喜李桃熟煖山川休選德音不忘

照秋江住袁州南泉大慈化寺 京城

諸山疏

古称法通之盛惟大江以西故善知識者甚衆獨百丈得大機於馬祖始立叢林清規天

下邳之萬安不易然江西列剎奔凌淫蕪其
規不泯如髮茲南泉大慈化寺衆雅非旧而
礼儀執則尚有可觀故宰之者苟非有道不
可秋江禪師寔受經之地太室宰馬禪師老
成古澹清慎明嫉真透圓人善騎晴法比不
座于南京天界戒解而旋茲先衆請乃復宰
之吁禪師既蒞其事宜力行古規夙夜惟謹
蒙林克典以副輿生

江湖疏

乘駟馬過此橋以見其志駕輕車就熟路過

順乎情古既有人今豈無士某真金百鍊奇
材十圍煮鉄釘飯大接方來弄葛藤禪廣隨
机應現光

京固宜祇得鄉里之善名法天宮誠可擬蒙
林之古德茲肯爲人以出要須得地而行歸
歟故丘載見栢向芝秀遷於喬木莫忘江上

鷗同

妙智院重建疏

里曰相城附東吳之地院名妙智肇開南宋
之時惟他方壯麗靡同然此處吉祥是最近

于我墜鞠爲瓦礫之墟旧建法幢志作龍爪
之固茲擬斬新氣象要因復旧規模苟能合
於輿情庶不辜於吾願殿堂門廡地設天成
木石埒灰川奏雲委與之奎与之度當遠伏
義之人式如玉式如金允在 祝鑒之士

台州府寧海縣廣潤禪寺重建佛殿化
疏并序

寺在縣之瑞雲山昔景猷尊者航海而來因
見此山勝特宜建梵刹故興其業焉歷歲弥
遠火佛宝殿及旁宇皆毀不呈称其瞻仰惟

以容祝鑒之多士茲欲鼎新重建然其木石
工備等費甚大非藉衆力烏能成之佳山以
道禪師來

京都命余作疏以告四方富仁長者同道高
流伏望有目題注共成勝緣則其福報不言
可知矣於是

燕山慶壽道行不拂其來意欢喜合掌製之
以詞曰

伏以星猷尊者肇開千載精籃輝迺如來原
建五極宝殿雕橈画栢照日倚天碧瓦瓊題

凌風震雨瑞雲地湧惟此處最吉祥摘星嶺
依稀衆山皆培塿然歲月之深矣奈果木其
懷手擬欲新之當求長者人心斯舉天通彼
從貨施力富施金要見檀家度量左執斧右
執杖即看梓匠輪輿雅制作之惟新稱觀瞻
之如日衆庶多福吾

皇萬年

嘉定縣由光顯慶禪寺僧造疏 并序

本寺宋乾通間龍禪師所創後因觀音大士
聖木聖像顯著特異遂成大招提歷朝為縣

之都祝圣通場農為兵安門廡法堂僧道方
丈庖湯衆室悉皆蕩撤惟大佛室殿輪藏觀
音二殿僅得不毀頻年舉行化募備募用大
力窮卒不見其成功故茲特疏仰叩達官長
者同通高流或一力或衆力共濟厥美斯為
幸焉申之以詞曰

神聖草建精籃孰究其旨用一木丈大厦豈
曰後勞慨先賢勩業孔艱宜後人繼志惟允
春茲鉅剎宏雄特冠峒城念彼聖師靈著焉
開吳郡寔諸山會同之所歷三朝悠遠之年

城是人非衆屋頽手皆數天長地久三殿端
然猶存維廢興之在人要乘除之有數曰規
欲復鑿用難固一語千金起會達檀越三
呼

萬歲時、仰祝楓宸

蓮菴法師化觀室疏

支郎歸會稽菴幕賓捐貲以道遠公詣巨阜
得陽守祖寺而居喜天下之英才仰方外之
高教惟我蓮菴法師解超群賦行擬群麟
奉天殿說法還山何其榮也兩華堂奏功近

席可謂高哉年若心間合造修之有地山堂
木落奈止息之無廬為弟子固當用心在交
朋亦宜戮力故予檀度欲建菴衆行達緣幸
點頽立見璇題耀目刻蓮花漏修妙現於六
時翻貝葉書祝
屠齡於萬歲

注續補楞嚴經板疏

佛以心為宗本無法之可說人非言顯矣有
智而莫通惟首楞嚴大經寔諸菩薩了義上
微八辯悟真性之常圓六解一亡示結妄之

同體神呪密秘非為拙黃配白之文妙旨甚
深重演流水貫花之偈茲錄于板將廣其傳
惜散失以不全欲繕修而具倫故于檀度迺
撰崇梨庶擇匠以刊之必使印而行之也宣傳
散施處履流布法雲請誦受持人々今同通
心地功非小補福不唐捐

補恒洛伽山觀音禪寺修造疏 并序

茲山據東南海上孤絕之処其地屬四明之
昌國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
自在菩薩上詣大菩薩園繞說法之地也然

聖凡變隔去因知為山之趾有潮音洞善財
岩山之顛有盤陀石觀音岩三摩地等靈蹟
化鏡不可殫紀唐大中間有梵僧來即洞中
求現幡十指盡菩薩為說妙法授以七宝色
石山之名於是始著其後日本僧慧錫自五
臺山得菩薩像舟還其因至洞旁輒不動錫
以像舍于土民張氏家張睹神異遂捐所居
為請不去觀音院宋元豐中王舜封使三韓
至此颶風驟起鉅舟負舟將溺舜封懼江向
山作礼随禱即泊应還朝以事上聞於是朝

廷降金帛建寺於山之陽錫額曰觀音宝陀
寺故每歲三韓日本將桑阿等唐城渤海諸
番之國稚商信使鉅艘一出由此取通謂之
故洋必皆敬禱以求祐焉建炎間真歇了禪
師卓居于寺之東榜曰孤絕蒼邃主其寺紹
興乃請于朝革律為禪安衆行始通大具其
業嘉寧三年圓通殿權佛照詔公奏闕蒙中
殿賜給錢一萬貫為構成先是公以潮音洞
求現者無措且地逐鑿石甃橋上南將賜御
書圓通宝殿大士橋二額乃哀衆施建龍章

閣以秘之至元之大德二年內朝又加崇敬
頒賜白金重建寺宇飭江浙行省遣僚吏同
蒞其役咸為新之屢降祝香金銀繒絲中宝
供具曾無虛歲寺宇極宏敞雄麗殆非人間
世所有然歲月綿亘海風山雨震蕩淋落日
就頽圯茲欲支傾補弊易舊圖新然所費非
鉅萬不能濟其用於是持疏遍于十方礼越
伏中廣開施門大書芳宇豈不榮幸者歟故
中之以詞曰

圓通大士普現淨法界身補陀名山特彰至

道場地紫竹林間堂瞻月白花岩畔每听
潮音落鐸即肇基於李唐始修律度真歇翁
振宇於趙宋方南禪宗湧殿蜚樓觀、手倚
山照海廣堂密室凜、馬怖鬼驚神物按星
移何日月之逝矣天荒地老奈果木其坏手
弗称仰觀堂生忻艷茲欲展夫顛持危之志
必須訪拔山扛鼎之雄若肯為吾事濟夫
既易小而為大當整旧以如新允宜古佛降
靈雅遂衆生植福烟霞紫若真同開光蓬來
金碧煥然奚翅夜摩睹史載昌像運蓋付

皇圖

普慶福田寺重修疏

國一瞻恋之山由茲報始宋照過化之地宜
尔重興棟莖草現玉殿琉璃樓破微塵涌龍宮
海藏欲舉釣鰲之手必須扛鼎之雄輸金度
以傾箱倉大彰愷悌制荆榛而春瓦礫煥發
光明木石山儲磚灰沙委復睹舊時風月重
聞此處鐘魚九夏安居幸衲子之身有托以
時禪誦祝

聖主之壽無疆

南翔寺修造疏并序

梁天監間有齊禪師者處止於此日有雙鶴
侍行人知其為異人莫少卿首為舍財報寺
當槎浦之上故老相傳為漢張謇桑槎之所
其地川原平衍民物豐庶寺居其間為彼植
福殿開雄偉光麗日星衆不下五百多出名
德寔東南之第一宝坊也宋端平間賜南翔
額丞相鄭清之書至手歷代名公鉅卿高僧
秀士若張商英簡北礪華皆有題詠四方至
今稱焉

聖朝洪武初為大糧事抄籍官續奉
上旨撥還僧居焉

國祈福然而大佛宝殿藏經殿弥陀殿觀音普
賢等殿度鍾之樓說法之堂方丈香積三門
兩廡雜衆室苟充歷歲既遠雨漚風擊樁頽
樁圯茲欲構材鳩工立頽補敝所費不貲非
大心檀越豈能成辦此功德事所以持疏徧
干十方檀信王公大人富仁長者得絲毫點
頭則吾事濟矣其福報豈在乎言報復勉之
以詞曰

逃虛類業

博望侯桑棧之所寓曰上海齊禪師卓錫之
場蔚為望刹願維從趙宋造端乃出蕭梁
危樓禁閣西映飛雲廣殿修廊璇題耀月衆
客五日開士曾同鴈宕天台樂奏三千妙音
何翅夜摩睹史安珠事英幸靈光之僅存屋
老僧殘欲公輸之重暨既興素志須叩英賢
華座風生好使青猷羣集階前月上喜晤白
鶴還歸用轉法輪期資王度

逃虛子道餘錄序

余曩為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尚
於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
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
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何謂間世之英
傑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同輔名教惟以懷序佛老
為心太文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
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今共然要足怪乎三先生
既為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雅曰懷序佛老必當據
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固不多撰佛書不
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和說之辭枉抑太過世之
人心亦多不平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
二十八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
誕余不揣乃為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
生辨也不得已也亦非倖於佛也稿成藏於巾笥有
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還因檢此紙得此稿即淨寫成
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問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
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逃虛子道餘錄

明少師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要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爾人要脫世網至惡逆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者一懶胡爾他是个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卻又周徧謂既得本不志不周徧要知法無此理

逃虛曰明道謂佛學大要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為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甘貧諫周武王不聽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為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裡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何待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即出世

間法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華云是法住法但世間相常住佛幾會執著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為比丘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為居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為寄寓者伏書有云旅泊三界范、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者哉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者此是程夫子自說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

君親師父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惡逆者也若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者一懶胡爾間嘗有內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智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為而其說為教弟子曰佛為胡人之智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其道學君子之為乎又言他自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蓋是自利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啻多聞佛書若多聞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豈窮三際在凡不滅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用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一偏而不能撒落離而為大方之家也悲夫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即當直而

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欲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省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逃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此是明道曰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二十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靜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逆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故幻滅名為不動佛說幻妄如

是而已明道既言道即是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污壞故佛以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之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曰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污壞修治者哉明道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在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

他山河大地于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雷接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憎不滅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佛告雷接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云、此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迷、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為喻極是明白言人既證空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明通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于我決不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明通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通先生曰伏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它恐動也至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惧故不論生死之孝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動如禪孝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孝不如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

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佛人、說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通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箦之理臨死須尋一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什木鳥獸之生亦是幻曰子以生息於春夏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幻故不以人生死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迷虛曰明通說佛孝只是以生死恐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

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言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惧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耶如佛論生死圓竟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名為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佛之孝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孝者了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正如佛因中為哥利王割截身體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蜀富國王問尊者施頤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惧此頤蜀富斬之又如靜竈法師周周武毀教不能殺自舍其身抽腸

胃以挂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捧心而死斯等戲
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為怕生死也又言
下俗之人固多愚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
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
人被他的感動也明道之言何其妄誕如此又言禪
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
學者生死且不懸況存利心却又言傳燈錄千七
百人教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
可矣與曾子易箦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
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

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
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
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夷八蠻凡戴髮含齒
者必款畫涅周置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
之執見辭說若委巷之曲士誠可笑也又言禪家
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幻成壞自有此
理何者為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
理固然以達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

思耳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為異端之
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淳厚
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爾若歟
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生通乎神
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
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
則可謂其逆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
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為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

如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懷恨者久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故亦有釋
氏時或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
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
某則才平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教
孟子亦無如之何

逃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
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
戲謔兮不為虐于聖人刪詩尚取之况於談禪者

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嘗談終日而未嘗聞之理決無不樂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能歎明道若教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者明道何拘於小節而自苦如此又言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天人衆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

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絕不佛知佛之學為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惡言之今日若有孟子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嘆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未

其高明

此處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闇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矣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輪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即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東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法忍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担地便為究竟也灰心泥智之後禪祖叱之為魂不散底死人實為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烏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龍心禪師曰人生之三緣和合乃生有即死即生

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為漕使到處是正位正言
疑者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
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
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
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通又卻窺測得此彼其言成住
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
長行而不會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
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為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

冬為一歲豈亂通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
大凡物成則現存為住壞則後沒為空顯然之理

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為先帝則無
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為先帝聖人所願也其不為
先帝是可賤也故曰為僕隸

逃虛曰佛顧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又皆可
以為先帝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
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爾則疑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為善而不化人為惡
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耶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
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度事聖人之道則如
手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摩訶利海
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
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夫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絕亦不已是也彼安知

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絕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
道絕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通又
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
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
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難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辨印
證始得受用誠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偽非假師則
不能別若真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銀即流去

如聖門弟子類同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即證也歟而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崛起自信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死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占着打訛着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小人所為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全人清淨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知有也言釋氏占着打訛卒歸於自私自利伊川語又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常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客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

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泊矣尚也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後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迷迷開海中拘滯執泥坑裡便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才一舉是非終然

心若一動是非奔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後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世人只為認著有我便被物所役若達我無我則解轉物也程子論在拘滯執泥坑裏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便作出世間想却不知世間即出世間出世間即

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全特款隨此与彼耳然在太陽發時動又其學者善避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逃虛曰首楞嚴云五陰之說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喻識情要有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礼象

逃虛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寔際理地不受一座

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

輪焉之無翼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通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鄒子老聃長弘師稟項案所以集大成也佛豈早於老聃諸子者哉伊川不願從而

師之亦涵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願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已如何卻又偷佛說為己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人執持此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已與理為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理而違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

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午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往、直有都不知者乃是寔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性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談笑而已幾曾有寔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槩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徧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焉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記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常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云：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即返叢林中，呼為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他覺行圓滿故，名為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焉。深

者固難及

逃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惟達磨一宗為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洒洒落落，居一切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常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鯖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如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無礙觀望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為釋氏要周遍

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之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通，他不是有家諸子，固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迴生死，卻為釋氏之辭善，遊才窮著，他便道我不為者，簡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遊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延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執三觀圓照於無際，一玄統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廣狹，之珠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週周也？程

夫子知萬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重：無盡無盡重，自他不問於微塵，始終不離於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及也。然而百家衆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悉皆容攝，涅槃生死，總是空華，地獄天堂，皆為淨土。若言為輪迴生死，怕怖而自私，謀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入死，為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園觀，爾又言釋氏善遊，其言既是要遊，焉得又寫在冊子上，決非遊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瑣末，燒一炷香，這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

為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以華嚴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柱香而有無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

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通理亦難言也崇以道理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為是卻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至於萬理錯綜都不知

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若舍者箇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統不出者箇晦菴恐未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拘得它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

晦庵先生曰被吳詭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者忙得

逃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欲

更不敢睡

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

逃虛曰緣說個虛靜便不忙矣若曰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此是朱子竊語

何物得他轉大聖人於目前尚無奈何：况三世之後朱子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

若不用辭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波羅提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禪家有點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逃虛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為性作用為性如義學之即體用之即用之體也若言專以作用為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裡都說作用為性佛祖說法隨機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點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師祖拈這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點也晦庵蓋未知禪門中事惟逞

私意以詆佛其可嘆乎

晦庵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筆法師之後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絀西域豈有韵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韵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時徒徒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筆法師注并筆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筆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處故連聲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得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詰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等經猶如華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會有此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于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枝末何識量之狹哉

晦庵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虛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刻日剋期而去載在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其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逃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見水中天影晦庵失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筆相似與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為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神自神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行是行，解是神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來邊趨一言半句，西邊趨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那裡會？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孝道德，現其所行，不孝不義，非為妄作，至于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

罪也。朱子當置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仙龍鬼神，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稍悟妙理，為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顛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為妖怪，朱子亦怪矣。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衛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衛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裡了，我卻撞入裡面去，逐了他，我卻

受他血漬，它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藥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死，此個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個通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渾反原以為人生得此個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裡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個彈子，了卻依舊歸一塊裡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

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逆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太原裡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妄想執著，起諸僧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之心識隨業發現，故有輪轉生死六道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

況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程朱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啻見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必說據目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南司杜丹被夫錫死其魂徑到薄姬娘：廟中在內伏侍三年後借本家表馬頭死屍還魂時

懿文太子往溪西駕回至湖南府官放表馬頭借

屍還魂事太子回 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 廷問是實賞賜鈔帛

有

旨令兩家給善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橫渠言

形湊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借屍還魂者若有

此借屍還魂者豈無輪轉生死者哉程朱但說精

氣為物不言遊魂為變，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

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庵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為其所迷

惑鬼神亦被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初其不

用性祭者其它廟中不必有個勸善大師蓋傳人之

信向者既象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任氏之教無非化人為善與儒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性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說之辭使鬼神迷惑者抑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教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于山林隈僻折脚端坐焚香吃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大忘

人世單，守此道者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

鳥雛終出殼須要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

遶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

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聚光明俊偉不由

人不敬伏況其机鋒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

必甘心叉手看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化之子說是南北

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錄云載在正史然檢

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

奉羅什譯摩訶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
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兩此經惟談不思議解
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悔庵言李伯紀之
子說是南北朝一耆人如蕭子良之徒撰集云載
在正史然據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
知是此人誑語悔庵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
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悔庵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教語開括善見
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寂滅
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

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故事全不通極喜怒更
不中節晋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說然實
剽切其說傳變亦當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
人可怪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
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
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
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已寂滅為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是寂滅

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為生滅求寂滅則
不是即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即有為而無為而
無不為也悔庵言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
強要它寂滅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為
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故事全
不通極喜怒更不中節悔庵所言可謂差之毫
厘謬以千里也果大慧宋朝僧資性高妙參禪第
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徑山大機
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而
全何也不河秦檜為忠俗家無後為其立嗣治家

舍以正憂倫為意載在方冊悔庵言其做事全不
通點極喜怒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
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麼頭
上明物、上顯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
云大來不避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悔庵言
晋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大
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切其說蕭齊
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剽切執之太甚
則不公矣試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三昧
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門

戶傳要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
說晦庵將踵其後廖莫可手晦庵雖聖絕學有道
君子也何不思是已教人試將法華經有便見其
誕問口使說恒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
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常言圓覺經前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
說後添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
牛糞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
如藝茅採後來也有人行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逃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荊宥三
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刺
蜜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
諸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
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
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
說後添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
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
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非條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
咒佛當時為蓮華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咒
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咒
佛教以結壇場持咒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
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
可取其糞如今稱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與
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
黃土和土梅檀沉香蘇合鬘金白膠青木零陵甘
松及雜香以此十種細羅為末合土成泥以塗
場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佛則是如此燒牛糞出

一咒經中不曾有此晦庵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
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塗污佛聖於理
可乎晦庵既要主張斯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
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販賣者所為何以異
哉可怪

或問晦庵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庵曰莊子絕
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神時義理都
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眾生所言

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
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
子誣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釋老其氣象大槩相似而老氏之學尚
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
會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大槩相似佛
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
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
淨若言佛氏一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
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也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
失也閑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
之用兵其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壞滅有
為之相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
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
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
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
吾所知

晦庵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
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為洛學集也
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總說是
怎生地句見先老亦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
帖乃戴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
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
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只是說不
曾就在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
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

逃虛曰釋迦立教化度衆生說戒戒惡進定慧六

者兼以萬行修之使其積來身心真寔履踐始克
證戒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于六祖僅經
所說無修而修：而無修譬如磨鏡垢盡明現茲
明如來圓頓宗旨尔豈是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
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是為
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某僧有所得後遂
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為洛學時人譏其偷佛說
為已使晦庵欲為伊川諱之故作疑焉伊川既是
道學君子當直道而行便言得其說則不負於心
也不知伊川講大學時至於誠意章無自欺也如

何講過了

晦菴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奇起然與通俱門掩竹林幽
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

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菴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
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
感興詩中有排佛一篇此是晦菴私意強欲主張
儒學故作此說奚足道哉

通餘錄終

逃虛子集補遺

平安南頌并序

臣姚廣孝頓首再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己未奸臣惡黨亂我家
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克典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
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
天下太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獻進

無虛日臣子觀之無任欣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于無窮也此者安

南孽臣敢述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賊戕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

奏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賀臣忝居文

職不愧年老才疎謹擬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

於錄

皇帝惟古聖智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

惟寧干戈用歲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延
綏延熙延福延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效奇
猷琛翰賦以慰元以昇安鳥章推轂皆識衣
冠兩賜靡危未泰有獲萬邦同吹率由祀樂奈尔
安南奸獍貪婪不保其國弗畏於天上帝以義
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
我民天若不討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
命上將如彼方席軍行南園一出

睿謨授以節鉞無梗弗鉅天兵威烈威鎮百身
孤鼠跳梁自取誅滅以夷厥醜以鉅海波不動春

日遯神武無敵光昭天德被一不義以生萬
國羽書南來奏捷彤輝羣臣稽首載跪陳詞於荒
既射銅柱斯永刻石天厓終古不泯

永樂六年春二月望日芳椿堂之南牕寓

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

太子少師資善大夫嗣孫廣孝謹撰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嗣曾孫德謹書

後任郎中書舍人廣平程南篆額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為人民家寒微無風望顯者宋
高宗南渡曾祖某輩其子亦避兵來江南首立長洲

蘇州府之屬邑也不市居因家相城為相城地最窪
水環其廓居民多以耕漁為業祖某業醫養親做屋
一廬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蹙然世事佛積善鄉
之人皆敬焉是鄉之人死者無地可瘞火焚骨殖沈
之水其例皆然吾家無隴墓蓋以此也祖生二子曰
震之曰震鄉震鄉廣孝父也震之生一子曰重父生
二子長曰恒字伯遠續祖父箕裘之業季曰天禧即
廣孝也廣孝尚幼不願習醫而白父曰某不樂于醫
但欲讀書為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
從佛為方外之樂勝國至正間年十四即從佛父不

奪吾志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札索傳為師訓名道
衍十八羅髮為僧遊學湖海上讀古今聖賢書研究
道理作為詩文刻意追古時人多忌而謂為本朝洪
武四年辛亥詔取高僧因病免赴京八年乙卯又
詔通儒學僧出仕赴京師禮部考試中式因不願仕
欽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壬戌秋八月
孝慈高皇后崩列國親王各奏取名僧歸國修崇齋
會於是僧錄司左善世宗泐學道衍等三名九月
二十四日引至奉天門早朝
太祖高皇帝親選道衍住持北京慶壽寺依唐

上於潛邸二十有餘載禮遇甚厚二十五年壬申詔

取赴京不久即還北京寓所三十二年己卯

上舉兵平內難賓於幕下內難平既三十五年壬午

上登寶位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欽賜白金

條假鈔鈔若干未幾

上曰左善世道衍有功於朝宜令舊髮加以名爵禮

也時年已七十不容固辭永樂二年甲申三月

上賜名廣孝并冠帶朝服陞除善大夫太子少師大

月奉命往蘇湖二府賑濟飢民賜玉帶一

條鈔一千錠就還鄉里廣孝以

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隣舊皆使得沾聖澤也十

年壬辰特賜詔命贈祖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祖妣夫人周氏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妣夫人費

氏廣孝雖官於朝仍清淨自居欽蒙

聖澤覃及幽明榮顯益至矣每念相城故里隴墓既

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言于此無任哀

悼惟妙智庵獨存庵乃尔宣和間賜紫章大師所

建也距今三百三十餘其間慶興非一僧亦零落

殆盡僅存修學一人守其香燭俄學未告曰菴宇

年遠梁木腐壞不堪修理雖欲葺故鼎新無力為

之奈何余謂學曰妙智逆吾昔受經之所吾合為

也即捐貲購材備力撤去故宇重為締造雖非

大規模比舊壯麗有加始於十二年甲午秋八月

完於十三年乙未秋八月復敦良匠雕粧西方三

聖像位於兩廊棟十八大阿羅漢像列於觀音殿

之左右至于翫徑之室庖湍之所几榻椅案凡器

用之物無不畢備于是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西廊

可歲時遣人祭祀庶可以寓吾孝思也然欲置田

贖僧議曰不可有田則有後僧及不安無之可也

遂寢其事弗吾不死每歲給鈔五十錠為香燈之

用吾死則已矣吾所以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菴者

欲藉佛聖人之大福庇以圖其悠久故也吾子能

健吾之志引而勿替豈不允所願哉故為記刻諸

玄石以貽後之人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嗣曾孫繼同僧修學喜

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

永定寺梁天監初永定禪師建於長洲大雲卿閣門

水北之地吳郡太守顧彦光捨宅為寺迨唐乾符間

賜今額大順元年寺罹於火景福二年重創于吳縣

西南當閭閻中遺場洞敞檀度金集比舊有加即今

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使錢元瓘更額為普慈至
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節制
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講師惟一主之
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朱省元等五省元
占住寺宇公謂五省元曰祝聖道場官貢寄寓不便
各助搬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始復清淨提刑司有
積歲決獄文卷積滯無稽盡捨入寺命工圖造釋迦
佛像布以膠漆飾以文采輕堅美妙非他木石可並
至今嚴奉累經兵燹不壞元至正間九章聲公來董
是寺法席始盛公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能大弘法

施升堂講教妙法蓮華經細素毫雅學者數千人庖
供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韋應物為蕪州
刺史游寺以方丈息間之所扁曰開齋集士大夫講
論吟咏為樂至夕則退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礼印
尚書春不花公掌掌大書海印堂揭之輒問觀者欣
艷元李驥驥張氏孫午江城僧坊州皆軍住于是
寺宇毀壞講蒙不遺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
焉至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
都士黃茂之念古道場一力施財鼎建佛殿後持永
壽仍立山門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固不廿年風雨震

凌瓦碎指裂衆屋蕩盡雖方丈獨存焉足以極衆演
法然主席久甚壽階其徒善述礼請前室積住持北
宗大師補者焉師有戒德精究講學人多向慕室積
久廢師力為興復及茲欣然而來壽仍豁跡資及募
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建海印堂始于永樂十
年春完于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即進大
藏全性函盛廣貯度於佛殿左右以脩張誦壽等不
憚勞苦成此大功欲使後人知之因乞予文以記遂
脩書房吳賴末俾碑而刻諸石明永樂十二年秋

王光華傳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某善相人之術法人死生休
咎其驗如影響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獄
閤麻衣勿能過之稱曰電目江湖間咸呼為王電目
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
即入鄉校愛覽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
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
數山海圖志安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
而傳記問無所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効
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
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醜

其隱也不於山林僻域中一壑居之藥點其面及肘
股皆成瘡瘻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及某
路於道傍露兩股肥瘠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問指
紳中有知賓諸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為者賓乃
熙：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必
親煮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夏熱則涼其枕簟
日侍左右不敢遽遊賓平生不娶味薄無所嗜好
多與方外人交或閉戶閱史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
奇崛艰深其詩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
母而卒至疾平時抱母不捨死半晌復起呼母連數

氣方絕後魂歸於家夜二鼓覺復拄杖行呼曰娘
、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見舍娘、不
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乃至於此賓之著述甚
多藁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錄吳下古蹟詩二
集在焉交遊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奕先生云 君子
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市廛
其形醜惡：忽：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指紳大
夫有知賓諸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為者故賓得
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年耆奉母至孝雖死為鬼亦
不忘乎母而歸省焉為手賓可謂奇士也邪

永樂七年五月余撰王賓傳同郡韓夷公達欲錄
板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
也哉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奉題聽雨樓

勝國之季兵燹之餘前筆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
見如遇鶴髮兒數不由不使人忻然也聽雨樓詩句
曲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希世之寶也
吳中盧士恒父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余：展卷觀
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茲觀其詩翰儼若親披風度
而不惡釋手也士恒宜藏於家勿輕示於人焉洪武

二年春二月初日吳僧道衍書

題徐幼文獅子林圖

余友徐青幼文洪武間為獅子林如海師作此十二
景極為精妙余嘗題其上達今四十餘年矣今默庵
上人繼師林之席今年春來京師過余出示此卷觀
之真若隔世事幼文如海皆已謝世余老獨存不能
不興感於懷也上人復徵余識其後故書此以記歲
月云時永樂十五年癸龍丁酉春三月望日太子少
師姚廣孝識

逃虛子詩集補遺

古塞下曲

候吏過輪臺傳言敵可摧
嫖姚揚旆出曉騎泊兵來
潮海驚波涌陰山積雪開
前軍正酣戰日暮氣雄哉

度關隴

隴頭流水閨山月
色邊涼水鳴咽
今古征人盡斷腸
野客經過亦愁絕
連林二月冰不開
猛虎一吼蒼崖裂
鸛鵒能言好寄書
心事茫茫向誰說

雙桂菴

颺々西風動林麓
交蒸散盡秋氣肅
嫦娥開却蟾宮

門當場撒出黃金粟
漫空橫地盈四落
靈龜不計羣芳妍
道人久住忘處所
直疑此境是先天
昔年山谷不知此
却恨梅堂無直指
鼻端著地來香風
飄々餘馨襲淡塵
於今雙桂子為名
索我再歌于莫悲
靈寒斗花鳥無聲
夜寂々于月落空庭

風入松

高堂初宵山月明
長松颺々奏清聲
清聲希微獨坐聽
援琴細意寫得成
調絃轉聲方起忽
覺松風生繞指更深
鬼哭岩前雲夜半
龍吟澤中水一彈一奏聲
緩促有似松風時斷續
含商流徵清復哀能使幽

人聽不足聽不足琴忽罷此時寂々松無風明月滿天涼露下

少師真容自跋

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
林過兩重關何者為悟道
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鍾鼎
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
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
之浮太清了無他說即此
便是人間我更何如手裡
素珠一百八

金山

江天樓閣映蝦蟇
獨憑清窗不慮炎霞散
雁王開寶歲月來
龍女抱香奩
蒜山風隱漁舟集
瓜浦潮迴水

怪澗烟景飽者稔
定後此生結福怨難兼

榆城聽角

十年進子在天涯
一夜殊風又憶家
恨殺葉榆城上角
曉來吹入小梅花

牛怨

七十餘城一戰收
歸來只合便封侯
人疲未冷重加乾
春雨春風暗結愁

海雲庵四看

歷々春山裏
曾峰倚曲房
竹實時駐影
桂露夕圓香
未寫先垂暝
方秋已存涼
莫言金索莫自可勝他鄉

林屋藏深密，盤石逗斜過。燕鷺睡犬回，牧豕鳴鵝。
但碧蘿攢葉，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遙澗青村外，崎嶇紫邏間。過林休見日，到渡不逢山。
一室依岩隱，雙扉傍竹開。曾看雲際雀，向暮獨飛還。
一迳通林遠，時間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後為防虎設，軒因放雀開。若將吟適興，滿眼是詩林。

壯士吟二首

一劍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深

接待寺八詠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輝樓

接高逼層雲，遙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蕉影。

挹清閣

虛閣映連漪，綠甍隔蕙帷。夜寒涼雪裡，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閑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獨，復冥。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得有鐘鼓。

一掬軒

蕉葉度窗陰，池春綠漲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涼影涵花枝。盡靜鳥散幽，風寒墮晴雪。

聽聞室

誰讀貝多文，涼簾捲夕曛。臨來無得說，江上冷秋雲。

法相寺

古佛千峰下，凌雲何處追。空生柏葉香，不逐秋風凋。
車馬任來去，溪山總寂寥。了知心無我，示現若芭蕉。

白雲生秋為王履道賦

白雲生江海，客廣陵不歸。今十年，鴈書未到，風塵滿。
落日淮口，親舍遄還，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
愁銀鴈，絲、墮、瑤、席、瑤、蒼、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
華、白、雲、生、角、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請、書、只、足、記、姓。
名、李、劍、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津。
縱、不、能、取、封、破、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天、漢、家、良、臣、二。
千、石、胡、為、手、痛、言、不、上、書、生、書、卒、言、向、馳、毛、義、傲、我。
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未、百、為、君、重、賦、白、雲、篇。
激烈長歌轉淒惻。

牛衣卒為王景序賦。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扶策不肯干王侯
十年從軍不得志歸來自飯溪邊牛、衣為余石為
枕雷鳴鼻息春駒、醒來復夢、復醒不知蝴蝶為
莊周又安知魯達却昂泰、舟晉盟踐土齊葵丘戰
國蘇秦何足道黃金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辭事
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褶袴不掩脛破帽不遮頭
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感、增煩憂夜漫、風颭、
東方苦未出長歎且臥南山秋

題王孟端送行圖為 彦如寫

官河水滿正秋霜鴻雁南來熟稻粱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出鱸鄉

戲題倪迂墨竹

以墨畫竹以言作贊竹如泡影贊如夢幻即之非無
覓之不見謂依幻人作如是觀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崇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受以統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
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
少師姚廣孝乃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
善母曹氏廣孝器宇恢弘懷性冲澹初學佛名通
衍潛心內典得其間奧發揮激昂廣博教暢波瀾
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
攷其文章闡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起
士心服其能無以為不及

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度壽寺事朕藩
邸每進見論說動：態、無非有進之言察其所

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情為禍亂危迫朕

躬朕惟

宗社至重臣救之責寧有所在廣孝於時識進退存
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勅謀言無不合出
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真安
乃召至京師命易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既又賜之

詰命祖考皆追封實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

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
勅所事嘗端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御人
其生今崇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十六年三月
某朝北京仍居慶善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歡至二
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欽袂端坐而逝享
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
司治喪葬追封榮國公瑞奉請賜以勲錫百司官

偉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有聲踵接填郭塞衛雖
武夫悍卒問巷夫婦莫不替嗟嗟瞻仰敬禮惟
恐旬及凡七日儀容如生無香不散卜地西山營
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輅輓誦法懺旋繞於以
火之心古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
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
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軀一於竹野不過其
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教施於宇宙出
功名於竹帛哉善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

之不可泯者勅之金石以詔來人

成祖文皇帝御勅

勅左善世道衍爾秉性篤實學行老成雖托身釋流
而通於儒理事朕日久故汰良多及朕起兵定難
爾與有惟睦之謀今立儲宮湏求輔導爾為舊人
宜膺斯寄固知樂於優游無心榮顯尚宜勉強以
副朕懷故勅

永樂二年三月十五日

勅太子少師姚廣孝

朕惟全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

聰明純一之質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
性而廣其器識也朕頃長孫元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合
規言必中理好學之篤夙夜致一日誦萬言心領
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上天賜慶挺生異質將以福祐天下而

其命於無窮也然其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主瑤
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導官
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合力輔導於成推廣
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哉

太祖高皇帝之經大法凡肇創宇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淳恢宏智量克其盛大之施以為宗社生民廣萬年之福茲國家之慶御等亦與有榮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初

又

皇太子致意少師姚廣孝最遭權奸險阻多賴泰替之力今天下太平正當與御同遊豈期春秋高邁策履艱辛久不聞忠愛之言良切懷想方今奉命監國日臨萬幾恐令菲德不能為民造福凡有得

失實封未聞助其不及未能虛襟靜志聽納嘉音卿得犯顏母隱今特遣內臣持會御菓五十枚以達余衷仰其領焉副我喜待

永樂七年十月十五日

又

皇太子諭少師姚廣孝昨者召卿經綸正務方知染疾日久步履艱辛余有失養老尊賢之礼心實愧焉今者特賜親用良劑十枚至可領也秋深好將

意故諭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御祭文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三月辛亥朔越三十日庚辰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太子少師姚廣孝之墓曰惟卿忠誠端謹識量弘遠早悟佛理寄跡方外事朕藩邸多歷年所秉耆好究構禍朕舉義師以定內難卿竭忠効謀克殫心膂識察天運言屢有驗一德一心弘濟艱難輔成家國其後居多肆朕統承天位圖任舊人特授卿以官祭之位朝夕故沃資益良多比者謁朕北京相見之頃詞氣

竊然詎期倖宿猶坐而逝亦吾東閣良深悼痛嗚乎死生者人事之常惟卿道德崇高功行弘深精進圓修超登妙覺生龍盡忠於國家茂建偉績後能享有壽考兼備五福一旦棄化赴焉而逝出有入無遊戲三昧滅而不滅與通常存自昔以來如卿者豈易得哉今特遣封卿為祭國公諡曰恭靖遣人登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克鑒之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四日甲申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請公堂曰惟御年終益高功行彌篤速此告休
歸於園寢日月易邁看七是臨追念老成重惜悼
嘆茲特遣祭用仰朕懷惟室不昧敬鑒於斯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六日
丙戌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太子少師贈景國
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昔者朕君藩邸卿托方外
朝夕相見式資啟沃暨朕平定內難卿克相從勉
効勞勩謀謨贊畫職見弘深忠言諫論激切至當
為國家之深謀定

社稷之大計金石之誠通於天地用是輔成鴻業
大統斯正文武百辟咸醇功能等卿之舊擢任三
孤年德之高無與為比者相見深懷朕懷方冀
久留於接言面一旦棄化翩然長征追惟耆舊痛
手可言嗚乎人孰無死惟卿博學老成造詣佛理
修習精勤至老不替生能建大勲於國家歷官師
傅而享有五福以終遐齡晚終之日遊神定憲歎
惟端坐翛然而逝誠可謂知生死超焉於萬物之
表者矣茲特建塔於西山之麓安御神靈以是日
啟建特遣人祭以素羞惟卿不昧尚鑒于斯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忠伏命蹟已著於中興崇德
報功禮宜加於天眷惟耆舊用錫褒崇故實善大
天太子少師姚廣孝冲濤有守敦樸無華既博洽
於儒書而通於物理事朕藩邸多歷歲年當奉天
靖難之日獨能決幾先特立不阿察人事於未然
識

天命之有在上以為

宇廟社稷之計下以為天下生靈之謀經書圖回出

於肺腑翔贊善書有同股肱一德一心輔成大業
爰等差於崇烈特進位乎孤卿身愈顯而益謙功
已成而弗有永懷壽考政倚賴於舊人緬想像型
乃遠亡於一鑑興言及此悼痛何勝惟傾德之賢
宜有象扁之貴用加錫錫以慰冥靈今特追贈推
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
公攝恭靖姚公如存服茲嘉命
永樂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
勝黃

御祭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辛未朔越二十八日
戊戌

皇帝諭祭於祭園恭請公姚廣孝曰朕惟聖君明王
之興成有文武英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
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同其祀事此古今
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天應人再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賴卿等相與同心同
力以輔成大功今特加贈卿為少師散官勳爵溢
珪惠如舊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廟祀特以卿配享於廟
英靈如在永歆永今遣爾子尚寶司少卿姚繼
榮告惟靈鑒知尚享

誥命奉

天永遠

皇帝誥曰朕惟謀謨之臣能宣忠協佐於國家者生
有爵祿之榮歿有褒崇之命所以篤始終之義而
稱報施之功也有太子少師贈推忠輔國協謀宣
力大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進封祭園恭靖公姚
廣孝早明內典旁綜儒學侍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即小心恭慎簡在

宗表當內難方興佐予城守險阻艱難勞勩夙夜至

言謙論鞠躬盡誠滋越歲年良多裨益

先皇帝大統論功推寵以師臣輔朕儲貳周旋臣珣
雁容老成言進館閣之中抗志烟霞之表嗟其已
遠念之如在今朕紹承

天位追惟舊臣特進贈為少師勳爵溢珪惠如故配
享

太宗文皇帝廟庭嗚呼感會風雲光華存沒三孤之
寵足以慰於幽靈九原不亡尚慨想其敷服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膝

黃

御祭文

皇太子遣禮部郎中陸貞致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有稟溫粹博學光

成事哉

皇上逾四十年當請難之日卿竭誠効力佐成大功
用錫褒榮特授卿以三少之職式資德義珣贊予
躬而卿年益益高功行彌篤廣視物表寬竟益深
脩茲一旦悄然而化追惟耆舊感悼曷勝今特遣

人榮以素養惟靈不昧尚其享之

趙王達右長史董子莊致祭於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致力問學夙悟真

氣相贊

聖明運清內難恭膺先寵列位孤卿壽考令終特加

褒錫永歸覺路傷悼實深真送一觴來款來享

朝臣祭章

泰寧侯陳珪等

惟公冠宇淵深學問萬寶名尊望重夙德老成道

退從容言辭懇款位居三少

寵眷優隆贊弼之勞當時莫尚年踰八袞戒行益高

何期今茲遽歸園寢重增追憶哀感曷勝嗚呼哀

哉尚享

平江伯陳瑄等

惟公學究群書博聞廣識爰從榮歲託迹空門戒

行精嚴性涼融朗荷蒙

眷遇益竭乃心撫忠勅謀協贊興運平定內難懋著

勳勞論功

錫爵列任三孤盛福榮名益隆壽考比來京國榮

化而歸追想範行實愴與情捧觴致哀尚其來格

吏部尚書襄義等

惟公資稟淳粹器宇弘深託迹空門益修戒行榮

結

主知克勤輔翊伏清內難厥績尤彰崇德報功但先

三少榮名壽考善始善終秉化長征豈勝瞻慕臨

風致真哀哉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

惟公有明質匪凡流玉鑑湛空水壺炯秋向學老

成功行益修晚際

聖明卓錫薊立相贊惟隆善斷善謀輔成大業猷猷

嘉猷列官師傅屢沐

恩休一朝長逝竟不可留追慕平生孰能執侍一觴

致真涕泗交流

禮部尚書呂震等

嗚呼惟公之資冲粹精粹博學洽聞溫其如玉早

從釋氏道行精熟既連

眷顧忠愛斯篤相贊

皇猷燭照亮卜內難既清先享厚祿列三孤榮膺

五福詎期秉化歟安何遽靈車載逝豈形山麓真

此一觴有泪盈掬

兵部尚書方賓等

惟公性資端謹學問該通祇事

聖明竭忠相贊從清內難繼建大勳列爵宮僚位先

三少年登上壽功行益崇及此仙逝重增哀悼公

靈不昧來鑒於斯

又

嗚呼惟公博學佳章夙馳既事浮屠戒律克持昔

在

潛邸躬遇

主知謀謨恭贊有猷有為輔相 國家猷贊孔宜既

平內難 錫爵少師學標榮名顯于

盛時何期長逝溢焉莫追思惟善範益仰高風靈車

戒行岳亮山陰致真於茲有第連

刑部尚書吳中等

嗚呼惟公質矣冲和粹溫潛心問學有德有言於

契上乘進遷空門躬事

潛藩深沐

寵恩泰嶺惟懷忠愛斯存廓清內難功業校尋進退

優游壽社寄繫期化逝以迓其身惟行義哀感

莫仲獻此一觴永訣千春

工部尚書宋禮等

嗚呼惟公之生靈秀所鍾偉然其外淵然其中博

學多聞群籍該通托迹浮屠發悟禪宗既際

聖明據說効忠惟陸協謀克底成功內難既平爰錫

褒崇重祿厚爵

恩眷益隆出入 彤庭納贊臨官年高德邵五福攸

全何期厭世遽然告終追念時昔章懷高風一觴

臨奠以寫哀悼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劉

志等

惟公生質溫粹苑家深博洽群書托跡禪教進遷

聖明夙荷知遇暨清內難翔贊尤多崇德論功錫爵

師傳顯榮壽考福祿彌臻及茲秉化溢焉長逝追

惟業著感愴曷勝精爽如存尚其來格

尚寶司丞袁忠徹札部主事王洪等

嗚呼公有真如之慧而能輔

聖明以成功公有豪傑之才而能脫塵凡以離俗初

遊宸花而悟禪心遂據倪臺而為教首會衆法而

演三乘明一真而空萬有覺有情弘開般若之津

指群迷大放光明之燭妙道與日而昭宣達士聞

風而輻輳由是膺

聖主之知建勳庸之茂龍輅席累膺合于

聖筭之中玉帶錦袍遂統於儒臣之右天下想其風

采神明相其眉壽茲者志京國而來朝越江津

以馳驟維摩忽遽於有疾

宸衷每軫於來奏儀龍駕之撫臨仰天恩之深

孚遂至無有言說示法門亦出於不二垂然跏趺

化幻身復歸於無有

九重念老成而悼惜庶士景道風而命走昭乎美謠

之加蒐于崇爵之授顯德行而加賢勞起古今而

光宇宙如忠敬等以先人之故承事於門牆以同

事之為聽教於左右忘其年爵之尊取夫辭學之

通公小善之不遺復奇文以同究每受至而誨切

期深養以大就茲法旆之遠來即淨室以整候肅

寂靜而涅槃猶殷勤以善誘想公既依摩揭之域

道遙婆羅之國如來以高師來善以為友拂衣寶

樹之枝濯足金池之滌圓融之性與日月而長明

自在之實同天地之不朽不生不滅何任何有其

餘據論之業達文章之雄秀蓋公三昧之餘事不

足以名世而傳後仰法相之如生尚速回之宿留

人世永傳嘉言難又菲真以教忱薦薄詞以為侑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慶通政使司左叅議孫英

大理寺卿周彥奇大理寺少卿王勉

光祿寺卿井泉鴻臚寺卿林

大僕少卿國子監祭酒胡儼

翰林院學士楊榮尚寶司少卿來忠微

太醫院院使陳欽天監使皇甫仲和

吏科等六和給事中蘇弼中書舍人鮑麟

行人司正北京順天府尹執儀

惟公器識高明學問該洽精修覺行兼貫儒書贊

輔

國家克有功聞忠謀至計久合

聖心位列

寵眷當代莫倫胡茲一旦棄化長征遠懷道德徒切

哀悼街林致奠其鑒茲

中府左府右府前府後府驛馬都

尉等俱有祭奠文大同小異不及註載

少師姚廣孝事蹟

公姓姚名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知名天
禧嘗自其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
為方外之游先至正間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法名
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墳墓有通
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
知者已而至京口遊覽賦詩曰熙穆年來戰血乾烟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缺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
在北周青、眼保看其友宗泐見其憔悴高吟嘆之

四此蓋擇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泐奉
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為通衍文武英才燕
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探其意連對曰會、即
開機出太平錢五文啟王自稱連御之此王曰殿下
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言道衍悚然而退
他日嘗告之道衍進言報合固為相術表其以決之
蓋道衍常遊嵩山佛寺遇洪、相之曰寧馨朕和尚
乃爾耶三角深白日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東
忠之流也道衍大嘆因此自負王亦聞洪名召洪至
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洪一

見即趨揖王首占其他日為太平天子世傳二語云
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其主行長安酒家燕王有請
難之意侍建文帝專習禮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王
密語以人心所向對曰天所遣何論民心自是遂
以道衍為軍師建文密勅北平指揮張信擒燕王信
受命日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告母驚曰吾
聞燕王富有天下非汝所能擒也於是李母與諸燕
府見王告之王呼為恩張乃召通衍共謀諸未幾等
元飄跡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衍曰此祥也王罵曰汝
何妄言此烏得為祥衍笑曰天意欲殺下為黃元耳

王乃喜是日謀乃定七月即起請難兵建文二年正
月燕王東昌戰敗而還初請難師起衍嘗云每日師
行必免但費兩日耳及東昌之敗衍曰前已言之費
兩日乃昌寧也自此全勝矣上將發北平時道衍送
之却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為曰南
方有方孝儒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
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省言之及請難師
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儒即持斬衣服盡在綿哭至
是為鎮撫使黃華執以教孝儒不屈乃繫獄既而議
頃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筆者皆舉孝儒乃

召出獄斬衣而見悲慟不止上諭之曰我家耳先生
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帝華孝孺大書
數字抑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忤上大赦謂曰
汝為能速死朕當減汝十級乃據其宮校盡抄沒之
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子皆自縊死及母族
林彥清妻族鄭元吉等九族皆戮及友門廖鏞林嘉
猷等亦多坐誅然後詔保孝孺於市永樂二年四月
甲申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權左善世道衍
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稱為少師而
不名亦終不蓄髮居止多在僧寺上賜二字人不能

解逾月猶廢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六月命廣孝往
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戒之曰汝為和尚
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捕捕難奸嘆息謂人
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拒
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
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
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即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
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永樂五年四月 皇
長孫出閣讀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姚廣孝等侍
講讀九年十月詔廣孝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十六年三月廣孝卒追封榮
國公諡恭靖配享
太宗廟

廣孝嘗過閤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能為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顧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立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為賜名曰德使侍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疫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慳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啗孟且問有何言廣孝以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賴

赦之立詔出治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為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床下髮已覆額矣數日後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後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德朴於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恚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遂徙使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駭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宜與家絕且通者於其第中姓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而人於家德於

仁宗時召為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寒潭記

姚廣孝之見王光庵也騎從而往光庵問門不應明日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庵問誰答曰道衍光庵曰衍斯道歸耶待我白母許入遂啟門交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間爾發跡矣然所居何官答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光庵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吾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禪衣藉鞋策杖往焉寺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

魚惟誦河陀佛不報教問以言不想端坐良久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且誦時一嘆息曰衍斯道一個和尚做不了他日廣孝來到方巖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伴狂也不及我在京索一官職庸僕何時光庵擲杯於地涎嗽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嘆息而返擇史東編

姚少師領勅往蜀雲臺觀懸福至蘇軾駐蹕山寺偶在松下散飯曳履獨行會吳邑曹貳尹喝道來少師行如故尹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人

有識之曰此姚少師也曹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
曰出使南來坐畫船裝裝滿帶御爐烟無端撞着
曹三尹二十蒲鞭了宿緣先自道衍自請於燕王
曰殿下若能任用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
侍宴值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
不成冰道衍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王
王大喜遂欲起兵令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
衍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向得勢頭起意
行毋緩明又記畧



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

浙江范德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姚廣孝撰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
洪武中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
力居多篡立之後乃使復姓賜今名爵至資善大
夫太子少師封榮國公然迄未改僧服事迹具明
史本傳廣孝爲高啟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初名獨
菴集歿後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後人擬
拾放佚謂之補遺其詩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
嚴嵩鈴山堂集同爲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
不可掩也附載道餘錄二卷持論尤無忌憚姑蘇
志曰姚榮國著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
人張洪謂人曰少師與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
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云云是其書之妄謬雖親
暱者不能曲諱矣

光菴集一卷吳中古蹟詩一

卷附錄一卷

〔明〕王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光菴集二

卷》提要

第一

光菴集

南宋諸陵復土記



高宗孝宗先寧理度諸宗陵在紹興蕭山楊理真珙發諸陵掠所真器物犯梓宮剽所歛冠服御屐加火蘇御骨置草中時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二月也楊時為僧官提統橫甚人莫敢詣陵下視所發敢視所置牧之即有唐珙者蕭山士人字玉潛年二十五鬻假得銀百星許具羊酒飲鄉人可共事者飲歡人曰君士人飲我欲何珙慨然曰諸陵御骨欲同汝收也人曰可也一後生曰楊如虎知之若何珙曰四却今多骨取之代之孰知之人然之珙以美不為匪黃絹為複囊一一題識某陵與共事者夜收諸陵御骨地以藏焉為文以告焉明旦以餘銀酬共事者抵七日楊聚陵骨坦離馬牛骨累塔壓曰鎮南塔杭人不忍視然不知諸陵御骨珙已收藏他所也楊敗去始知之至元己卯閏正月望夕珙仆見神是旒旆坐召珙造前曰汝命無妻無子食無曰汝行如是與汝妻三子田三頃後紹興治中袁酸齋求師教子得珙一日語珙曰過江開唐氏收宋諸陵御骨先生族耶左右曰先生也袁驚拱手曰復讓焉杭也扶珙當坐坐拜焉敬珙惜日加知珙貧無偶訪名門聘之知珙貧無儲買良田給之田三頃珙有偶生三子珙貧時場

力奉母王藏諸陵御骨移故內常朝殿前冬青樹
其上作詩弔曰馬蓋則駭形南面欲起語野麋尚也
求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
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二千載蕪風雨作冬青行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靈達、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記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
聲天地裂又夢中感悼絕句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
車驚一抔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
此意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屬誰家珠兒玉

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迎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
一騎捧香來此出倪端史游執雜至、
大四年辛亥言同之作唐義士傳今家錢塘父
熱知其事序至今無恙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楊絕純發宋山陵時
景曦故為馬者負竹籬持竹夾遇地上物即夾投籬
中又鑄銀兩許小牌凡百十藏腰間行路楊黨西番
僧謂僧曰願得高宗孝宗兩陵骨餘不敢望收僧左
右之竟得高孝兩陵骨景曦為兩函貯歸藥東嘉景
曦夢作絕句十首其三章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
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杜宇哭冬青空
山危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
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
愴今忘矣景曦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植函
堆上作冬青花二首一首有曰冬青花冬青花、時
一日鴈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雲移
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鵲底月後忘之一首有曰
君不知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其事甚異
也此小鄭明德遠昌報
考前二家所記一言唐王潛一言林霽山蓋霽山
則賂楊黨隻身畫夜高孝二陵王潛則率鄉人夜
收光寧理度四陵二家所記事皆明白實是二人

但當時王潛不知霽山之已收高孝二陵而霽山
亦不知王潛之能畫夜收光寧理度四陵也諸詩二
家所記多同焉王潛霽山皆能作詩然考錢氏親
傳詩語似疑霽山之於高孝二陵杜宇哭冬青詩
語冬青行不惟王潛有之霽山亦嘗為之乎五言
詩一篇此實王潛於諸陵而賦也王潛霽山義風
高節既相同矣諸詩之或後或此播誦人間人亦
何庸區別二家所記既得不多相同耶
至元十三年丙子宋陽北上圍陵虛曠闕闕越二年
差僧賊楊萌惡踰嶺后妃皇族體魄皆沉壓塔下塔
在臨安家近故內至正十九年己亥雷火震缺壞塔

大尉海陵公餽屬徒旅沒發塔下深石奉誌沉壓疏
理漢靈潔嚴吏乘設裡陳樂慮送歸舊國陵后妃皇
族體魄皆往焉

始皇塚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溫韜其
氏人也而宋諸陵發之乃西羌猾賊何誅焉收之
如唐林諸氏人漢唐不聞有之羌賊所埋將百年
海陵公啓還舊藏亦奇事焉

杭州蔣相公廟記節文

字順侯蔣氏世家杭人生宋建炎間性樂賑施穀熟
糴穀儲之穀貴糴價賤糴之饑而棄價與之行之自
少逮老志不移焉其糴糴時使人任意重輕自聚量

人從是稱蔣自量臨終屬二弟曰存人心力行好事
終後人就其家祠焉咸淳三年武學生蔣之明告于
人狀其救人靈驗事臨安尹潛說以奏請賜廟額廣
福廟六年尹奏請賜封謚奉順侯字惠侯字祐侯其
家舊祠僧狀之淳熙間有祠監橋東北尹韓彥質過
見人大聚祠下命撤祠是日其神降尹治憑老兵辨
教聲容怪異尹謝為蓋祠橋上今廟是也橋在杭城
北東隅跨大河運鹽江上來古今抵橋而上焉廟屋
七十楹橋北下枌大木布藉如平地而建焉廟未賜
額之歲劉宗申晉之以從橫遊說蜀荆江淮為吳淵
潛李曾伯馬光祖家嘗仕邊攝賓州守慈曾伯子杓

杓知衢州告杓反下杓治亡反狀杓得它罪當死父
納官贖之除名劉俊假歸七寶寺買妻大出金銀器
待妻父奴薛榮探知金銀藏幸歸未朱榮懷刃夜入
劉州內老僕朱並戶寢榮殺朱遂殺劉報劉所藏夫
事發捕榮急不獲尹誓其廟曰三日不獲榮夷廟矣
崇卜崇德縣市獲之榮是時常見有邏者以故弗能
去其靈驗事甚多不著劉事為世險戾者戒

胡先生曰前四十四年長孺聞杭故老稱趙忠惠
公尹杭時會計城中口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常籍
北關天寧水門米缸日入四十石賤二千石貴三
十石價平為平糴倉二十八取鹽橋北糴蘇胡常

秀米置硤坊治米歲六十萬石視米缸入不及輒
取賤價與民銷折本錢鉅萬忠惠尹杭十三年米
價不翔民食精索不糴惡阻檜不高下觸刑辟噫
良尹哉長孺母忠惠侄女忠惠妻長孺九歲見公
建康府治眉目清峻如古圖畫中偉人今杭城口
籍乘除與舊不縣殊為尹效忠惠為民效忠順兄
弟饑歲尚弗知况乎歲耶
石塘胡先生名長孺字汲仲婺州人嘗客杭州太
寒日晏未起柯山齋問無有恙乎曰未扶纜爾何
語杜南谷杜遺綿十兩絹二疋必欲先生受先生
痛拒後笑與柯曰南谷每言為淡朋友妙要它知

得亦有不妙他的行省樣周本心從先生遊嘉興
濮樂閣北周求先生作其先濮家公墓銘先生曰
既私益人我豈可為數百錢汚我平生一管乾淨
筆峻却之趙松重為羅司徒乃父求作墓銘劉鈞
一百錢先生曰我不是宦官父作墓銘人先生是
日飽艱其子千里私白座客勸受之先生却之又
峻也先生為字順作傳因言趙忠惠先生所拒却
所稱頌其心操上何如耶字順為民人忠惠為人
牧先生為人士抑何宋人多端厚德化然乎否耶
永樂三年四月蘇州屬縣低田已種時矣科苗長矣

五月大雨低田多淹吳江尤多田家車救甚低者急
難從畧低者晝夜車救奈關食以飢腹著車折脚
力踏車眼望天哭小兒女呼父母飢索食群行繞車
損地哭田家去年被淹屋多折賣居既多無屋煬無
薪食無米其填飢採野菱頭採野苦蕒採篠篠求
借糠相和食糠又借求不得得老若少者入城市丐
乞城市人生受丐乞又艱得婦人抱孩幼多提河老
翁老嫗飢不堪忍亦多提河高鄉田家去年被差車
低田已田夫耘耕因少收亦多關食四野正遭六
月間少師公奉宣聖天子恩命賑濟四野莫不歡忻
乃知聖天子之子蒼億兆之心憂之念之如此之大

其欲欣者雖未得食充然若皆得食古稱楚莊王大
寒廵三軍：皆如挾纊驗之今日信然少師公督州
縣急發米賑濟思人之飢猶已飢之如古后援賑
濟之若是人：皆感戴聖天子之子養憂念見聖心
之仁凡為兵為民欲其家：無不給足人：無不安
逸此克辟博施濟衆之心事有不獲皆然此克辟之
病諸有不皆然聖心之仁欲其無有不皆然也少師
公當炎熱不憚煩勞親往縣道一一賑濟又責縣官
去年多以淹報熟致回家甚困不能深體聖天子
蒼億兆之心人：又莫不歡欣乃知朝廷大臣為國
愛民如此之至歎為縣者惟慮虧賦逃已責忍抵

謾罔有不能深體故爾昔唐太宗即位一二年人民
闕食東西就食太宗從魏徵力行仁義不數年天下
大豐登斗米直三錢行旅不賣糧道路不拾遺成貞
觀大治今日聖天子之子養億兆之心如此之大天
下必將大豐登有勝於唐太宗矣其是州一粗鄙小
民年踰七十矣母子相依為生幸逢聖天子如堯舜
之博施濟衆念聖心之仁如此之大少師公為國愛
民如此之至其豈可自為粗鄙遇賑濟之若是不記
之使是州久：有井遠聞耶故謹書之以為記
蘇州小民王賓記

思永堂記

尤文度有堂以思永稱焉庭堅氏慎厥身修思永之言也慎之一言人之從不覩不聞莫見莫顯至動容貌出辭氣無乎不致其慎也慎而身修身有懼言動蘭飭身修矣慎而思永思有畏謀慮精進思永矣文度之堂思永稱之宜記也人之心思永焉心之體慎之於靜默思永可以致廣大極高明心之用慎之於設施思永可以悠久無疆矣庭堅氏曰彰顯有常吉哉德之彰常而不暫思永矣吉人也暫而不常其思永耶文度治易：乾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其辭非思永耶以其思永其言平常亦信其行平常亦謹閑邪存其誠無數亦保矣乾九三君子

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其辭非思永耶以其思永德之進日新無窮業之修日理無遺盡心於內克外之信心常在誠德時：而進修辭於外固內之誠事常皆誠業一一而修矣繫辭之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可久可大非始能思永終能久大耶局量之褊淺規模之狹隘有思非永純亦不已無思常永矣庭堅氏曰朕言惠可底行思永言惠文度底行也王東坡文度蘇人某家亦蘇也

別山懷古亭記

蘇州府知府事薛侯有亭名別山懷古別山禹貢大別山侯嘗瞻是山思懷往古大禹之功地因之而獲

其平天因之而獲其成人因之而獲其生其功之所因則亦曰勤焉爾經曰克勤於邦傳曰乃惜寸陰大禹之不遑暇以逸惟邦國是務無晷刻輟息以贊佐帝堯帝舜之治其功歷千萬年為世：允賴侯之所思懷於己焉於人焉求似乎大禹亦惟務邦國不敢晷刻有玩以贊佐聖天子之治於己焉求似乎大禹仁可親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量：楊：為綱為紀也於人焉求似乎大禹思日孜：六府惟修三事惟和烝民乃粒也侯之思懷往古大禹如是心之求似蓋非一日矣瞻是山而發其趣名諸亭而示不忘則是亭不為侯燕衍游豫之所乃侯欲克勤於邦精思

謹明乎治道以惜寸陰之處也昔春秋有將大禹仰嘆大禹勸披執政蓋遠績禹功以大庇民今侯瞻是山思懷大禹寧無勸遠績即侯當膺大任贊佐聖天子思日孜：修六府和三事烝民粒萬邦又遠績之功奚止於一府天下之民大庇矣茲亭也託之以見大庇遠績之因也

覽秀軒記

蘇州府同知府事真定劉侯以覽秀名其軒蓋取覽江山之秀為名也侯之覽江山之秀非為登臨之美觀樂之樂與詩人詞客同也侯之覽江山之秀意將景慕其所生往昔人物之賢追倣其行事上思所以

報人主下思所以福生民謀猷政績欲與往昔人物
並傳無已也然侯何為每於歷官之所必以是而
名其軒竟誠在茲矣夫江山之秀生性昔人物淮水
生王氏眉山生三蘇凡江上秀處人物生多矣非惟
晉宋然也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姬周已然也抑
江山秀處當世道昌時其秀若有勝常時詩曰瞻彼
早麓榛楮濟一早山當周時世道昌其秀見於草木
榛楮之微濟一可嘉是其秀有勝常時矣今天下遭
逢聖明維江維山正當世道昌時其秀必有勝常時
焉侯之覽之擴充其胸次發舒其志氣耳目不留於
卑淺識量惟存乎寬大其行事追徵往昔人物上之

所以報人主下之所以福生民謀猷之深遠政績之
弘偉與往昔人物並傳無已矣侯之名其軒意既不
與詩人詞客同是又見侯仁智具有而全於江於山
覽其秀一焉乃其樂之、庶所以見仁智具有而然
也

貧樂記

穹窿山有人焉吳通琬居山之迂僻荆扉而蓬屋僅
障風雨焉相褐而藿食僅充體口焉舉諸京師使蜀
至雅州墜而傷足歸舊居焉其居之愕然磬懸焉往
來者憾然為不足通琬惟然為足焉有遺之石本唐
人書貧樂而大字表其居之琬弗辭焉太史公道之

所符自然之驗唐人之所書通琬之所居相符相驗
耶通琬使蜀時知蜀之先正楊子雲耶子雲之解嘲
言客徒知朱丹吾穀而不知一跌之赤吾族朱丹其
穀人而至於茲用無不足人之所樂子雲何乃懷、
稱跌而似為可憂耶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貧則用
有何足人而至於茲人之所憂叔向何乃愉、稱賀
而似為可樂耶叔向子雲其有見耶古之人行之誰
耶曾子之衣穿露肘履穿露跟貧矣歎商頌出聲若
金石樂哉曾子其有得耶魯論無語之答聖人豈徒
言耶既食與水亦在其中聖人之胸次其天理之春
融何裕如耶野園之艱絕弦誦之不哀道既已大修

何醜耶欣然而笑顏氏得之一簞而居空何能改其
表誠所暢舒耶此重而後輕君子足吾內美論外之
不吾足耶通琬受所遺名所居是將自規求足吾內
者矣外之不吾足通琬視之又奚論其重輕耶

存心齋記

前江西會司臬事楊公立中年已高矣齋居號存心
其人之賢可知矣存心者何古之君子存其道心云
爾道之者何心之理天之德性之仁也存之者何心
之理秉氣机而動出入之無時易堙而難替可不戰
兢惕厲以奉持之耶奉持之則心之理天之德性之
仁我一身與天地萬物一貫隨上下而行之有何落

蘇州常熟之河陽有蕭安道焉居田野古經書是讀
愛魯子大學定而能靜名所讀處為定靜齋焉長樂
王某記之曰帝昶降在人心應諸人事人能即事推
窮洞表此心之采隨事有則皆明其極其識趣歸一
有何眩惑可操據矣不可撼搖既無眩惑已心湛寂
矣無倚着有何躁誕可震挽矣此曾子大學定靜知
止且先也大學之定靜定則物理無少疑志向有定
矣靜則情欲無偏感心存能靜矣竊嘗聞之理之用
散在萬事理之本實在一心萬事有定理一心有靜
體知事之有定理已明其極矣則知無可誘心之所
之定矣有定則心之所存私念不萌作衆欲無可攻

望雲樓記

君子於其親非惟一舉足不敢忘一舉目亦不敢忘
焉故其身越處乎地方其心在乎親之居登高而遐
望觸物而動中寧無油：不忍去親之倩乎欲渠公

太行白雲故事世相傳之為美談又有續之為清玩
吳郡張得譽得近代士大夫所續其家有樓從而
稱為望雲以寓已舉目不敢忘親之意焉人之不可
忘其親天道所宜然人：所宜為古人為我不可以
為哉古語見克於美見克於牆見克不忘乎咫尺於
其親何咫尺之忘見哉仰前哲之遺風以警吾之或
忘學者事也詩曰英、白雲露從管管得譽思之吾
親之思得在吾：其可忘乎詩曰靡盬匪父靡依匪
母得譽思之古人之將依戀切如斯吾之瞻依吾其
敢忘乎長樂王某記

定靜齋記

蘇州常熟之河陽有蕭安道焉居田野古經書是讀
愛魯子大學定而能靜名所讀處為定靜齋焉長樂
王某記之曰帝昶降在人心應諸人事人能即事推
窮洞表此心之采隨事有則皆明其極其識趣歸一
有何眩惑可操據矣不可撼搖既無眩惑已心湛寂
矣無倚着有何躁誕可震挽矣此曾子大學定靜知
止且先也大學之定靜定則物理無少疑志向有定
矣靜則情欲無偏感心存能靜矣竊嘗聞之理之用
散在萬事理之本實在一心萬事有定理一心有靜
體知事之有定理已明其極矣則知無可誘心之所
之定矣有定則心之所存私念不萌作衆欲無可攻

修省齋記

太醫院使肅齋先生奉旨還山過吳見王某樞院判
都公賢有齋名修省屬某宜有記稿：皇多吉士朝
陽雖：先生都公日開之草野嘆：美佳而屬耶入

音之並奏伶州鳩云鐘以昭其大緣以名其細都公之名齋有昭其大矣先生之屬敢弗鳴其細耶曾子傳大學琢磨之自修其修精矣曾子三省其省深矣修之精至善所由止省之深一貫所由聞修省要辭都公之修省寧弗引魯書徵即魯書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謀其度政夕序其業夜底其家事庀修省哉詩相公居卿大夫閒職考政講業序家事庀修省哉詩相左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都公在齋修之於不顯省之於莫見何愧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都公為德修省俾臧嘉也

遜庵記

陳孟敷家吳郡西遜巷其常居處以遜名以記為請遜之義大矣君子以之進學心所緬往歟弗自足已知焉若未知已聞焉若未聞虛已受人說命所云學日進矣以之修德心所執持抑弗自高言辭口若不能焉威儀身若不能焉早已華人繫辭所云德日修矣稽古聖賢有知無實如虛能聞不能多聞寡記不較遜也虛為有約為泰遜乎遜也者去其氣驕於存其理正大爾氣驕於理正大存哉氣之不驕矜正大存於心惟見理無窮已有足時與高耶善世而不代氣之不驕矜正大為大人自用則小自用氣驕能自小耶孟敷名其常居處師其大不小矣可不從

其請中其義記即彼交匪教萬福來求孟敷遜矣匪教矣福來求夫乎長樂王其記

遠趣樓記

人之所見之宏大其心胸之開豁何患乎俗念落難之為吾聞隔世界町畦之為吾眼界也悠然之遠趣常為吾暢快焉王良輔家吳淞江上有樓登之而眺覽太湖之濤無際極洞度諸山之星分秀出數百里景物相對如咫尺從是名其樓為遠趣焉良輔來求文為記上荅謝先生云孰能脫累乎凡近而避於高明夫人苟能脫累乎凡近遊高明謂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心存而默識之其身縱處於近隘之中其所見之宏大心胸之開豁俗念落難自不為吾閑隔世累町畦亦焉能為吾眼界耶是其悠然之遠趣常為吾暢快豈真景物眺覽間哉雖然亦有景物與人相契者顧其為人如何耳陶靖節籬籬悠然見南山籬下所處如何悠然之相契靖節為人如何乃知遠趣不擇地而有其佳在我不在彼君子試思之歲壬午重陽日記長樂王其記

竹實軒記

左氏紀出門如賓仁之則也出門未見人為賓範如見焉况居見物君子非細人齊可不較見之如賓耶湯仲翁家少卿龍飛榜進士家子孫其外家范

氏宋太師文正公家兩家名家來為賓舉世高朗端
人仲翁給見其人變故以來端人日肆既落仲翁素
味古道老行事益遠人情人美為仲翁賓哉仲翁蚤
尋居軒地植竹數十挺護養外敬之一如見端人顧
曰是竹為物細人可齊耶吾索居遠即是誠可寶輔
吾仁為吾賓也乃名軒竹賓恒振饒其巾衣而兩耗
稅內自省切琢磋磨思古睿聖武公時呼家人具上
茶家人意有尊客且茶去點：危坐獨啜喜曰是誠
子賓吾可不自疑延耶有踏門相候家人報之戰手
屬家人曰辭之污几榻為仲翁遠人情人無當仲翁
賓至以為賓思古哲人其親：賓補已烏乎不可為

仁軌則耶仲翁舊同學千一翁記
捐登記

有不為可以有為至哉言乎利欲道美兩途爾奔趨
騰利欲無差惡之心道義能行哉周書怙侈滅義
服美於人以服之美矜人自喜身之不美曾莫之恥
天之所宜其有存時耶惟民生厚同物有還不同物
而還保其生厥厚信之：萬操之：固服美何足以
動操其中不屑不潔聞之廊之底幾至確乎不可拔
聖人所以有取於獨者也王之常家姑胥其所衣食
菲焉給其身而已其所居卑焉容其身而已誦詩讀
書範已而不外馳肯徇人而詭隨人目之常獨者之

徒指其居稱獨卷之常謂善稱吾居吾可而推也噫
巧趨踰今華采衣今其居之渠：其食之有餘定樸
脂韋同俗昂低便環若茲其去道遠矣程伯子之所
悲是能見義勇為一善之得能弗失之拳：在膺中
庸之歸牧之常甘從獨者之徒喜人稱其居可無辭
記之警使室：也長樂王其記

春雨軒記

君子於其親：之存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一念不
在其親：之沒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無一念不
在其親張公倫為蘇州府學生為國子監生為武岡
同知其親早沒念其親無乎不在焉公倫治禮經其

居有軒名春雨取禮經履之休惕義公倫意若曰一
草一木之生於是時即吾一身之生於親時常日月
之方燠益之以霖霽優渥霑足融液滌灑何生不育
親夫物之始育顧吾初之有質親之吾親親之吾腹
懷然肅然何但祭時之在吾目乎履之休惕氣序之
遷感之君子特見其親也名其軒居如氣序之遷感
之公倫無須臾不見其親也終身之惻何時窮乎潛
觀默察匪聲匪色纖於無感孝子之實公倫其實乎
心無有數親存親沒念：弗釋與親為一公倫其一
乎福清王其記
容光室記

姑胥長洲之相川姚存仁而常從滇池去家千萬里
蠻荒遐徼之中山谷之紆邃林莽之叢穢幸而獲有
一室之棲焉仰而思之特何以去此若阻出此幽鬱
復觀日月之光在中國所居廬舍乎存仁心悅於
偏窄晦留中念古君子所言日月有明凡歸隱可以
容其光其光從而容之無不以照焉同而名所標為
容光宣廣幾藉祖宗之遺澤諸父之玄休得以遂其
復觀之思已身之罅隙有可以容斯光即意外之希
求其庸焉可以耶歲壬午夏皇上登大寶御六合日
之昇揚於中天恩光偏照於寰寓地不問乎窮絕物
不論乎瑣末皆可以及其煦焉存仁以少師公之任

子光之所照及還中國而詣京都如父值陰冷而獲
逢乎大霽出窰穴脫屏障覆蓋而獲見乎樓廊心感
激切焉其敢頃刻以忘其自耶同而仍名今所棲
為容光宣朝夕之顧省皇上恩光偏照之所及諸父
少師公宏休之所致其敢不思磨礪澡濯以報圖其
萬分耶存仁心感激切如斯也斯宣也可不記以
為磨礪澡濯圖報之勉耶夫報之道從是心而始
是心不逐於外物惟止於至理為人臣止於為人
臣之至理為人子止於為人子之至理推之一言一
行莫不惟於至理而止焉則外物一無可以動其中
其中之所處所明無所昧者又孰得以翳之耶經所

謂於緝熙敬止工夫緝績無間熙光敬存乎所止見
諸乎事為人臣為人子之所以報其君親者寧不
煥燿於無窮耶存仁之思磨礪澡濯以圖報其萬分
真得不以是而為勉耶勉之以報之恩光來照於爾
躬又奚歸隱之容可喻耶

林塘佳趣記

人子之欲昭其親之賢無所不致其心也居處之間
所以奉其親國欲以安乎其親之身樂乎其親之志
其所以名之而揚於邇遠亦欲以昭乎其親之賢也
姑胥之長洲有顧叔盛焉叔盛家甫里築堂焉奉其
母環堂之左右前後其為林貞篁剛栢覆地隆然

氣之爽無可以雜焉其為塘香菰幽蓮被水冲然
色之靚無可以褻焉佳哉乎其趣好雅淡若安焉而
樂矣在蒿閭繁華而富祿寧不厭岑寂其肯安焉而
樂耶叔盛以是而奉母之身安焉母之志樂是焉
母之為人厭乎岑寂而好夫雅淡從可以見其賢
矣叔盛所以名其堂昭乎其母之賢又從可以見其
為子之心矣斯堂也斯名也見其為母之賢焉見其
為子之心焉可以無記耶長樂王先父記

怡雲軒記

儀真周仲端其家讀書之所所有軒焉以怡雲名之蓋
取陶弘景詩言子仲端層將官之顯任鎮戍於邊徼

戎務之總：視弘景山林所處勿同也。仲端名其軒
意將別有所寓耶？兵書混、沌、形圓而勢不散紛
紛紜、闢亂而法不亂神乎神乎微乎微乎是其奇
正之相生變化之莫測孰可摹以心擬之惟雲也似
焉。仲端開軒而仰瞻乎高遠味乎兵書之所言豁焉
契悟於素心安得不於雲而怡耶？仲端之名其軒意
畔有在於斯歟？若然弘景所怡勿同也。虞文靖龍孔
明之渭水行師淵明之采菊東籬二公悠然同也。仲
端名其軒如所見不滯於一隅所操非利之能初弘
景亦同矣。且仲端於雲而怡他日官崇時膏彼嵒巖
人皆仰之其於雲豈止自怡耶？福清王先文記

雲林軒記

洪武三年嘉平既望客有過余門與余道吳郡張繼
厚之賢且言繼原方以雲林扁其軒先生宜為之記
焉。余謂繼原如客之談吾固知其賢觀其軒之扁則
其舉止之超然吾又益知其人之不凡。安敢靳吾言
而不為之記焉也。然余聞餽肥醢者未嘗不以蔬茹
為悅也。知其味之真而能久甘其茹者世有幾人乎
逐喧囂者未嘗不以幽棲為樂也。得其趣之佳而能
久安其棲者世有幾人乎。今繼原雲林扁其軒其欲
相羊於悠然之下俯然之間志甚不少也。抑人所謂
佳已得乎。未乎余請與繼原言吾之所得庶幾繼原

觀余言而有所契也。余嘗適西山至悠然之下俯然
之閒見其紆餘容與不可得而繪畫也。清陰岑寂不
可得而摹寫也。濛濛乎而朝暮自知物無有以牽制也
鵲乎而春秋自知人不可以施其巧智也。悅爾而浮
吾不知其何求倏爾而收吾不知其何由吾但聞天
風之冷：野鳥之嚶：吾於是乎盤白石綠綺歌
離騷之遠遊淪江南之靈乳七情忘吾心百累忘吾
形翼：然不知塵夢之紛紜蝸角之交爭飄：然如
乘風而上征與秦初而為隣吾又焉計乎世閒之物
何者為功何者為名又況乎聲色之場貨利之鄉撒
壻姜食膏粱伐其性而腐其鴈以自夜於荒亡者也

吾之所得者如斯不知繼原之所自得者然乎如以
為然則就吾言以記爾之軒開川王其記

三樂軒記

中山韓公官吳郡幕運辰艱阮解組潔身於民間不
干時利棲居三閒中曰小軒以三樂名其樓中城高
翥越塵闕而上豪家腴族參差前列卷簾遐矚其亭
臺木石矜奇炫巧隱：在目下不可盡狀至若晴烟
乍收積雨初霽天虛氣清翔禽來與白雲悠然而高
飛清風冷然而徐至其或長空一色夜月如水素雪
冬飄萬井墮宇公隨其所遇或倚床清嘯或撫几凝
眺或舉樽以相屬或濡毫以自詠熙：然不知塵夢

之紛紜蠅角之交爭優游自如其樂奚數則蘇文忠所謂一樓之上獨見太平者不惟仲儒有之也斯軒也樂不可既數樂止三名者何說也或云公以從事班七級恩例得以贈所生既得其壽又俯仰不懷愧此三樂也俯仰不懷愧誠樂也推恩所親壽得其年二者噶：者亦能有何樂歟為此說者不幾淺乎予觀古今人或得祿榮親而反貽親辱或遭變獲仲而大義有損或才美夙成而晚節漸放若公者一棄不辱先身雖困大義全年雖羣節彌堅夫節彌堅大義全不辱先三者其樂孰得而加諸斯軒也樂止三名者其在於茲歟其在於茲歟至正蒼龍丙午季夏既

望長樂王集記

湯氏先隴記

瀏陽湯氏其先隴在瀏陽品巖山有諱智為湯完之公世祖在臨江之清江修德鄉富墓岡諱聘贈中散大夫為完七世祖至完六世祖大理少卿始家姑蘇諱璠葬姑蘇吳縣長洲鄉安寧墅之萬安山完五世祖仁和知縣諱誼伯高祖恩補宣教諱夢鑒皆從少卿葬焉諸配夫人皆在焉先考祖諱暉老龍飛榜進士官運幹晚遭宋絕運葬虎丘西謝卷之震岡完祖諱彌昌元瑞安州判從運幹葬焉先父諱郁元儒學正今時亦從而葬焉諸記夫人皆在焉先隴凡四

庚從宋暨今時三朝矣中經甲兵屢失封木之採伐美道之壘發鮮免矣品巖山富墓岡完身踰七省難矣萬安山它姓壤有完微理幸歸矣謝巷震岡甲兵後完汎除幸安矣完念不為國辦之不為文記之年序之流遠後將何措以省耶賓聞諸經父母所植桑梓猶必思敬矣父母體魄所藏比所植人可弗思敬哉韓忠獻公言家世之譜祖宗之墓謹而不忘孝之大也完之辯之記之亦可為謹不忘矣子朱子去講職聞世道之大小少卿弗掩俸奏言固言之旌倖輕播怨危廟社少卿奮言深罪之旌倖勢橫肆少卿教其黨力論之運幹遭宋絕時令宋官繳舊勅換新

勅運幹不綴遠避之是皆立身之大節矯：可以正人心作士氣為孫且不忘為邦人其可忘耶臨是邦如古循良禮前賢勸勵乎人：寧不稽完所辨所記以表之為是邦人：勸勵耶長樂王集記

壽藏記

宋韓魏公有遠孫名奕字公望號蒙菴止於元文宗時因病而卒二十年矣自分無可用謝人事處林下冥心寂寞神交古先一日作而言曰大氣之物何者為天何者為地陰陽而已陰陽未分何象何形水火而已漸而分之為天為地火之清者散而為風之類焉水之濁者聚而為山之類焉其為天也為地也妙

於其中冲膜而無朕儒者指之為理吾固未易言也天地既位大氣游行萬有生焉其生也莫不以氣之來胚凝而具形體焉形體具焉日滋月長積而盛矣甚盛也孰能保斯氣之不挫乎故至柔如泉有時涸焉至剛如石有時泐焉匪獨泉也匪獨石也天之至高地之至厚其玄其黃亦斯氣中之有形體者也既有形體遂有終始凡有形體其始也有得氣之大者有得氣之小者有得氣之久者有得氣之速者大小以速所得既殊而終之數見焉天地氣之至久者數而終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吾不知其於今日何如耶嗚呼氣之至小至速者其終之數不過一日焉

天也地也蟬也皆有終數也人則何如耶西世而已矣四世之中抵其數者萬億一二焉人當如何耶昧者不知諱言終焉知之者以為常事何諱爾也夫賢者朱子壽藏之為猶謀於季通倫夫終焉況如余者目肯而廢待終而已何不倖乎是耶之西郊支訓小之下碧琳泉之上吾父是歸焉吾可不從乎乃謂吉日乃營壽藏乃代山石屬屢亭外火而記之曰孰能逃大氣之往來無有始終也孰能得大氣之至久與天地同也順吾理而行隨吾數而止庶不愧吾於五雲方丈記

安陽有韓家姑胥字公望其居通室周遠繁之方僅丈公望弗強其居每舍其祖忠獻權第唱名時雲五色上見後時登為相黼黻皇猷武偃文修膏澤下流雲應之祥實忠獻之德之良其德之良人臣之師世無不仰之我後人可忘諸運識其居為五雲方丈其弗厭居隘惟祖德是念祖始蘊德未融時人笑知天知之公望思纂其德不求人知求天知求天知屋漏毋欺爾片書五色雲下賔人居公祖晞象祖賢遺祥在茲居何有隘為天之知淵身允何知長樂王集記

春暉堂記

李王蘇州府吳縣學春秋經進士王嘗作堂奉母氏

吳王言父族時當旅處兄時九歲王六歲家無有蓄聚又無有憑藉非母攻苦以固守盡瘁以鞠撫弟兄亦將何望至今日居鄉里間也迨王稍有知非母忍窮相資就外傳依明師王亦將何望至今日登進士科從士君子後耶母之是耶實可以慙耶母之是恩矣可以忘耶迨名其堂為春暉孟貞禮所謂難將區區心報生養罔思王不敢為難王不敢以忘王之名其堂庶幾母之節或可以昭其萬一不至於悞也母之恩或可以報其毫末不至於忘也區區心之難名其堂念：在生養罔思間兢：惟恐忘是又可知耶經曰土易揚名又曰移忠於君王進士士君子人

也是克有勉於經言貞曜所為難玉報之無難也無難也是堂也於玉之名見玉之心寧無以記耶長樂王其記

德清堂記

荊州王曰李公由國子生累官為蘇州吳縣知縣公每於所仕之處所居之第其堂必以德清名之觀公名堂之義公之慕古聖賢其心之欲求得乎是理之至潔至淨不為利欲外誘所滋垢可以見其心之存主矣公以記求予：敢以朽拙辭哉庸以聞諸經傳復於公然未知可否如何也余聞諸經曰莫其德音莫之為言傳註以為莫然清靜也夫德音莫然清靜

則其為德有何利慾外誘可滋垢之耶利慾外誘無可滋垢之是理之實有諸已得諸心應諸事以臨乎人民所以能察乎其是非能分乎其善惡教誨勤而無有厭倦慶賞刑威而無有濫僭其德音之布邇遐莫然清靜有何非聞之言可般雜之耶此王季歷之德所以為清也王季歷之德之清抑豈後代一介之士一丘一壑守一節而善止一身可得以此倫其德清耶抑豈後代術名書於每畫商彝漢鼎楚松越箭羅陳目下吸奇若嗅異薰談空：論玄：可得以此倫其德清耶公之名堂之義要將在於王季歷之德之清之慕矣故余敢庸所聞諸復為公如可則請

書之堂之左右以為記長樂王其記

看雲軒記

劉宗會吳人士之秀者也家吳之東郊每結誦之暇在乎其軒之上彷彿客與矯首而望夫遐廓顧山川所升之氣下上而變化心融：若有契於中從是目其軒曰看雲焉噫宗會之目其軒也其有契於中可試而言乎蛟英：之玉潔冥大虛之晴色微護日而流連漸迎風而歛迹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狄公舍下之恩以孝其親乎逸神龍之顯異浩坎渾而震震彌萬里而玄陰倏開明而曷去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韓公贈孟之云以求從於賢者乎八表之同

昏平路之無阻撫春醪而獨處感激：之時兩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淵明懷友之辭以念其朋乎固固而輪：郁：而紛：隨朝陽而掩冉爛五彩而成文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伯子褒頰之喻以知順於其德乎油然而盛興沛然而大澍木在焦而皆蘇草當措而亦懸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商書作霖之訓思賦其所學進而相於朝以澤其人乎不然長風而衝擊契壯其氣乎淡漫空墜露契清其神露霧之多度契工於吟咏以求造於溫厚乎漢：之無心契志於進取以求止於澹泊乎是必有一焉宗會慎母隱曰吾偶然吾徒以暢吾目焉

藏春閣記

吳門韓某飭其堂之左為閣以安焉下度而上展周障而櫺窗冬沍寒照若載陽由是命曰藏春焉夫春之為春生之謂也其煥也若行焉其凜也若藏焉藏非藏於九淵也物無有而不藏也碩果而不食生已藏其中矣吾故曰春者仁也仁而心有弗藏焉心之存幾何物而春有弗藏焉物之存幾何物而藏乎春其利也索然而措一日括之充然以舒而況吾身仁其默也莫然如虛一日括之充然以舒而況吾宗岐尚黃其心之藏亦既云良固將時之以行以起人之瘼以遂其生之莫止燕休於一榻自為壽康

即

墨室記

古之君子寓意於物者頗多焉携甕而行奉觴而往舉索而游皆於物而意有所寓也安陽韓公望師古之君子者孔孟之至言朱程之要論亦既知之矣又承大家世之素力探黃帝內外二經之道兵戈時閒道入金華以傳丹溪朱氏之學夫丹溪之為醫世固莫之能先者公望而遠遂處於幽僻羣思而研精其深造自得人能測哉日苦廢而昏中心之朗然者未嘗一日不欲與人同也欲人與己同抑又將何辭以喻也今而營隙宇以奚滿舊法捐金令童豎燕松

之膏搗魚之膠成而售之其意亦有寓乎否也蓋其言嘗曰吾之為醫自吾得丹溪之說其大要必以淵默為先秋淵默者何靜之謂也經曰持脈有道虛靜為寶是持脈必宜於靜也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是神之藏必宜於靜餘若陰陽之要陽氣乃固塞之云者靜也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擾云者靜也冬若伏匿者有私意伏匿云者靜也至於起居如驚則非靜矣因而大飲因而強力則非靜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則非靜矣故凡百脈之沸騰五亂之紛紜厥陽之交扇陰火之上薰皆不靜之所致也善為醫者令靜何先耶尚不以靜脗焉而心合於精何由而精耶療

焉而治極於一何由而一也逆從倒行枝本不得如此求定其血氣使各守其鄉安從而定耶吾故曰靜默之謂也人而淵默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康哉如子雲之論何獨醫然也隨其所嘗言則其以醫而為墨其亦有警於斯人乎其亦有警於斯人乎論解牛而知養生善觀者以是觀之可也

誠意堂記

吳興趙文敏公嘗與吳郡洞庭西山徐仲賢書誠意以表其堂仲賢子思忠暨諸孫梁藻陳案思其父祖之見重於文敏慨其堂之弗存即舊址復為之以存文敏之所表案請予記之余觀焉敢記文敏之所表

哉誠意之言聖賢萬世正學之傳人：致力於斯斯能實有是善矣敢不申論一二耶人之實有是善乃心之德天理之真也人之心其氣机之動人欲之妄或生焉苟不知斷然以盡去之則天理之真關然難盡得矣其心之發動主處奚能充然實有是善也聖賢教人必先明乎其善之極摯使理欲真妄之瞭然其心之發動主處又必使純主乎其善無一毫欲妄之侵焉則天理之真粹然具美於其中有何抵於自欺哉以之而事親克然實在乎孝之善矣以之而事長克然實在乎弟之善矣人之必誠其意善之實在其身：之潤廓焉而內無所疚暢然而外無不裕

如也人：致力於斯初無有難事顧其心之發動主處所明所去所得何如耳文敏以是表仲賢之堂仲賢為人可知矣思忠及子梁兄弟復為堂存所未其思其父祖其俱求潤其身思實有是善乎詩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侯誠意之必慎其獨此又可相警焉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秋九月十有一日辛卯長樂王來仲光父記

慎齋記

慎齋者王宗文所居之齋也凡人豪偶破崖岸固弗思乎慎跡放弛邊幅亦何思乎慎哉猖狂以肆欲妄誕以縱情其為人又何暇思乎慎也抑之詩曰抑：

威儀紐德之隅君子抑：當密其威儀近其德之虛隅也審密而廉隅視破崖岸弛邊幅非慎能然耶故其詩曰慎爾出語言又曰淑慎爾止語止與容止二者威儀之大端語言之出苟不慎焉能無玷而少尤耶語言出而既慎矣乎其容止又善慎焉是其中心之審密德之現於形表如宮室之內有緼直而外有廉隅整飭而乎禮度容止之可觀有何慙而可悔耶當文以慎名齋殆將思乎慎其語言之無玷容止之無慙以求免夫悔尤耶

送長史魏公還大梁序

君子學之正心之正行之正其誠自然足以感動乎其止仕於朝廷人主重之仕於藩邦諸王重之觀乎漢之董仲舒可見矣仲舒尚己其見於今時則吾邦高魏公其幾焉魏公向嘗仕於中朝太祖高皇帝既擢之為要任又命為春宮之賓屬皇上御天下從即守起而為周府之長史近以年齒之邁疾疢之加乞致仕以退處於閒逸殿下憐之為之奏請上從而命之還鄉蘇州以遂其退處閒逸之志焉仍賜冠帶以寵榮之殿下念其還鄉相去之遠不得時：以眷顧之既遣之欲令其居密邇得以安養之復為之請上又從而命周府之封內以受殿下安養之盛意魏公之見重於聖天子見重於賢王非其學其心之行

之有正其誠之自然有感動孰能至於斯耶公始受命還鄉亦念去殿下之遠思仰光華無由以及此望懸之在鄉慨然若有所未安及聞是命之下欣然喜於顏色即令其子趣裝以行欲以副殿下眷已不忘之君臣之相契其親愛不忍其相去古今亦有罕見者矣仲舒之見重於武帝見重於江都諸王史丹所載可稽也其始終優待加厚無已如魏公仲舒則未有聞也非仲舒之未有聞以武帝孰如吾聖天子之聖以江都諸王孰如吾殿下之賢故仲舒之未有聞而吾魏公有之也魏公將行卿之君子為詩以送之長樂王其同為文以序之魏公為人周府僚友之詩

文言之老矣皆其所親見者故其為言其復見重者如斯焉

送韓公遠序

猗歟盛哉為兵為民得逢聖天子之臨御天下以上帝好生之心為心不尚乎刑威專乎德化其所以撫安兵民者任賢使能各當其職內是內外文武百官奉法循理咸得其人為兵為民生於是時何其至幸也蘇州衛為議輔之大鎮賢能得吾指揮同知陳公俞事焉公俞事郭公來蒞是衛三公深體上心撫安兵民重寄同寅協恭恪勤政務慎肅以簡康慈靜而厚重為兵為民居於是鎮又何其至幸也吾輩在

至幸之中獲安居是鎮每欲稱三公之善無因以言之今同其送安陽韓公遠奉檄命往京師求余文能不稱三公之善以先之耶夫以三公之善皆散公達而送之公達之為人不知者從可以知其人之善知公達者故不細言其為人惟稱三公之善見公達之所敬皆一時之賢統師如古良器正人君子愛之斯為貴矣豈泛泛相愛可比倫也不知其人視其人之敬視三公之敬乎公達公達之為人又奚待於細言通知耶

送尤文度先生序

為本占蓋開發天下之物成就天下之務冒天下之

道其用止在占蓋耶君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在也歷代設科取士明經為首焉之用有在矣知崇裡卑智以知之知之崇效天高明格物致知也禮以履之履之卑法地平實誠意也戒性存道義之門性常存心正也道義從性而出一身之應萬事循乎性所用得其路所處得其宜則身修矣舉以乾之九二一爻言之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學於先知其知無少缺焉問於先知其知無少差焉此皆格物致知之謂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弘其量儲其得所有無失焉蹈其善全其天所動無私焉此皆誠意正心修身之謂也德博而化

易所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設科取士之學易以易造易之用有不在是耶蘇州尤文度學易以易發解矣造南宮臨策時其得中高科用大易恒日在心身端在人所及廣矣

送劉仲理序

今年秋解試京畿諸州蘇州劉政仲理為解元蘇州三十年無為解元姚公守蘇州屬諸生體上意諸生赴解視前加多仲理解元春秋解題晉悼公成虎牢會蕭魚仲理以成虎牢威制人人未遽從會蕭魚誠待人亦易服有得春秋上德不止力之義春秋貴玉賤伯悼公惟可賢悼公年十四當陵夷勃然與單

子稱其文單子言敬文之恭忠文之實信文之孝仁文之愛義文之制智文之興勇文之師教文之施孝文之本惠文之慈讓文之材悼公皆有之單子又言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棄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以天下文王質文之文正吾皇上之文克之文思舜之文明皆是文也仲理廷試以是文進賢於不謬其肩首選也必矣其文之文廷試得人文治大興文化大行吾老矣願少須臾生為治化中一時雍人以見煥乎郁乎幸矣福清王某序

送俞處端序

蘇州近得知縣公府事率多理今年春夏公琢礪

府縣學生徒督其謀費檢其程業生徒激昂亦皆自琢礪至秋復舉此往年眾矣俞本處端諸祖叔遠先生前朝書經師也為學政處端父仲弘高州知府處端在府學書經復舉文獻淵源其夾久矣書經載古聖人知人用人養民事其事古今若不同事之出於心其理古今同也悼德允元而難任人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三德有家六德有印俞受教施勿貳勿疑知人用人古今理同也俞哉惟時九功惟叙五典克惇五禮有序養民教民古今理同也以古今理同讀是經索其理歸之心慎厥躬修思永學者事也達而致之能替而惠天下事也處端父祖謀之詳矣

送王西叔序

處端諸禮部對策經所謂數納以言之發於心之蘊得乎理之長其言有中矣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稱其言之功處端車服之庸父祖有耀哉福清王某記

今年大開鄉闈取天下文士王端西叔以明經預蘇州鄉薦其文既真前列矣梓往會於春官以應大庭之清問其文之必登於上第鄉之人知之矣西叔之祖父以上皆以文藝聞鄉邦而叔之為經授受之衣其文有自矣焉經之文要初惟畫而已子朱子以為實文字之祖為文字之祖而商以前未有其辭人為能見其大也物相雜曰文其文已在其畫之位矣通

其變成天地之文其文已在其畫之數矣夏商以後
有其辭人始能見其文也潔靜精微禮經所言其辭
之文易經之謂也西叔習其辭已知其文矣應大廷
之清問舒其衷心所舍之章黼黻乎皇猷天之文順
而有庠序人之文化而有成其辭之潔靜精微固有得
於易經之文矣其文之必登乎上第鄉之人知之而
叔副其知章以文顯庸鄉之人得曰文士若人果
能襲祖父之文藝異日謂之文臣其又知之矣

送陸損試進士序

長洲縣陸損書經義縣之澤宮四年爾大比貢士
應貢士選中選矣年終加冠爾鄉之大少榮之二三

十年貢士難其人：魯樂為武聖天子御天下時雍
親祀夫子惟以崇古道弘德教登士類宅兆民為心
天下良州牧若公牧蘇州祇承帝心詣澤宮勸勉
意在為國家敷張德教作興士類備朝廷任使圖治
安長計公之意可小耶今年貢士：從澤宮進居多
禎年終加冠所隸特然早就禎之材質有佳公之勸
勉作興有道矣貢士時經題命德用愜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蓋古聖君得於天心之
理行之無不至極乎人政之善施之無不宜後代
之得於天行思至其理極乎人思善其政施之宜矣
禎所對義有司取之議論長矣大比對形輝推經中

二帝三王之心：皆合於天二帝三王之政：皆養
乎民議論之長中高選矣鄉之大少榮之誠可為榮
也十一月冬至後福清王某記

序送李玉注登科

蘇州通年府縣學弟子員發解會試廷試多有其人
焉今年吳縣學李玉春秋發解會試廷試王陳其
學乎春秋之所得其中高科可必矣春秋尊主庇民
之經也豈惟五伯而言哉故孟子以為春秋天子之
事也天子之所事斯民而已矣天子之德業日尊則
天下之億兆大獲其庇矣丁匠天下諸侯之知物夷
狄之帖服尊其主庇其民茲齊桓之可予也即其可

予而進以正之二帝三王之治在其中矣程子謂惟
顏子得聞是知其蘊之精矣陰陽和風雨時諧福之
物畢至其事有可以馴至故其經之成宜乎致斯麟
之格應也為來世開太平君子之論不虛矣學者於
是經有得焉其用於時施其所得尊主庇民以開太
平其驗可必矣玉之陳其中科既可必用施所得其
驗又可必於其往為文送之以為二可必之祝也長
樂王某序

序送張敬仕登科

蘇州府吳縣學張敬以春秋中鄉貢其往南宮造大
廷敬將數明春秋經世之道人皆期其必中高科矣

夫春秋雖紀當時之行事而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安
斯人者隱然皆寓於所紀筆削之中聖人欲人從心
身而至國家至天下其行事無不出於天理之公道
心之中其為後世慮也遠矣後世而遵之則其所紀
之行事深究其精微以匡正其所植之行事一皆出
於天理之公道心之中則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安斯
人者有不難至矣故曰春秋經世之道非正紀當時
正事而已也胡文定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心乃行
事之本原從本原而克治之則道心常存天理不亡
見諸行事有何過與不及之差焉聖人之所以相傳
學者之所當以傳之則能經斯世安斯人得春秋

之精微矣敬之數明乎春秋必有見於諸先生之高
論深究其精微而克治其本原其所以數明人皆期
其必中矣又皆喜其中孰不望其如所以數明經
斯世而為斯人之安也

送華以反序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太平盛時草木之微皆蕃茂
焉何以見其然也詩曰瞻彼旱麓榛楸濟又曰周
原膴膴黍稷薿周家文武之興治道之際氣運之
昌非惟草木蕃茂蕃茂之中無不善焉榛楸非良材
濟而可觀望黍稷非良味如飽而可膏况乎嘉穀嘉
蔬嘉樹哉况乎其人哉免置之野人肅而整飭可

以為干城為腹心况乎俊秀入於學誦詩書習禮樂
其器識為何如哉蘇州府學前時被選入學火兄率
憂之子弟之在學孰以詩書禮樂為悅哉聖天子之
治蘭闥拔能安陸公為蘇州知府公體皇上文治
之美意慈祥以理民務所以培國家之基本也恪恭
以修學政所以脩朝廷之鈐用也公嘗謂府學課諸
生誦習諸生以詩書禮樂為悅弗敢荒而有嬉矣故
通年應科舉有其人應歲貢有其人今年府學歲貢
則華生以及也以及本經易也其性歲貢也畧引易
而文辭告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君子進
修盡日晷無時而不奮發也抵夕息無時而不戒懼

也坤六二直方大直則心無私曲方則行無偏邪大
則規模不狹隘矣以及從事兩文辭乎從事矣其性
其性歲貢當鈐用其器識為何如哉羽儀之告其吉
必矣

蘇叔瑜獎母序

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至之云者盡其誠之謂也
誠即理之真心之體孝悌之所從出也孝弟之所從
出心之真理苟無一毫人偽雜焉神明安得不通哉
神明亦真理之在人心實乎顯幽而無間者也故人
於孝悌一盡乎其誠神明自然通也神明之通事或
可異焉考之乎傳記君子不異也蘇叔瑜向家蘇州

戎雲南母殖於戎所叔瑜念母生常不忘乎故土不克奉其歸欲歸其骨蔡先隴既獲於官從雲南抵蜀江始登舟江波怒激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盡慄叔瑜塞奉母骨即登陸綠山並嶺越三日夢一叟語曰江行不危無憂也叔瑜覺思其語以為神之告我必審矣乃復倩舟江波帖流數千百里安行果無憂也至蘇州卜日偕禮奉母骨合葬其父之墓焉叔瑜葬母之一事亦於孝而有其誠者乎何其夢之克驗江行之不危非所謂通於神明者乎叔瑜之葬母人子之當然千萬里弗以險惡而少阻必欲遂母生時不忘故土之心不忍草草永埋於客土抱憾

於冥：當然之中有特然者人莫可以小之乎叔瑜之還雲南也可不為序其事便播稱於遠邇乎長樂王光父序

送徐伯修詩序

一藝之能一技之精必由其世之所習然後見其能其精焉況乎為醫十三科皆關乎生之所宜致謹者可不田乎其世之所由亦將何以見其能且精耶古之所謂不三世不服者蓋取其世習則其父祖所嘗經歷參驗之既多諳練之既久得之心應之手是豈偶從事歲月間可與等夷耶夫病之有恒有奇治之：法亦有恒有奇變化傾夷要妙深微雖具載古

方書然非其父祖所嘗經歷與方書合宜相傳以教之亦焉有慕然遍悟而周知哉此古之重夫世習有以也蘇州從來以來醫家十三科整骨科則惟徐氏為餘多不存矣徐氏如伯修之家從宋至於皇朝其家三四百年矣論其世不知幾三世矣其為是科在伯修能且精無疑長大醫院之徵用乎伯修蓋亦如古之重夫世習焉伯修之被徵用以其世習能且精膺貴顯無疑矣伯修之行也學中士君子送以詩文又索長樂王某以為之記

戴校檢秩滿序

蘇州漢唐江南一大郡今居京畿之內為府之重如漢之三輔不止為一郡也人民之夥租賦之殷政事之繁官於其府率難其任焉世武三十年間凡在府僚屬或一年半年三月而已故三年秩滿書績最幾人哉有其人大夫士宰不詠歌以歌艷之耶南昌戴公用武為蘇州府簡較今秩滿矣觀閣下大夫士詠歌以歌艷之好事者又為圖以表夫一府上下攀望依：不思其去期其復至之情焉已而戴公復為蘇州府照唐時安陸姚公知蘇州府實刻厲之焉昌黎韓子所謂賓主之相得而可樂者也詩曰維柝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公為知府戴公為照唐能殿是邦矣二公之為

人君子也其樂也萬福之所同者也州民王某

歌愛人之心行乎其中矣轉輸艱急之時而人無怨

子游宰武城武城之人皆以絃歌為事也王元之知

秋滿而將觀於朝也故書其蹟之尤善以送之以慶

時也可以絃歌為事耶子游之時春秋之時也乃以

吾子游之鄉邑得愛人之賢大夫也

絃歌為事焉其必有得乎為邑之要道矣子游之言

蘇州一府之屬縣常熟為大縣其所出之租賦宋時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當政務之

七八萬猶稱其縣為大也近代三十餘萬而已耳于

也絃歌愛人之心可弗行乎其中哉絃歌愛人之心

之為縣愈大縣之務愈劇矣縣愈大務愈劇為官於

苟行乎其中人之難當賦歛之繁重轉輸之艱急人

之材不易得矣杭州仁和林公為是縣之丞獲書滿

皆知上之愛已亦皆知愛其上矣所謂如手足之捍

而諸閭庭可無所言以賀其書滿以來其材之不易

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苟命猶不惜況乎家計之足惜

得耶夫是縣之租賦既重縣之務既劇常時為官固

有何怨咨而不欣然以從公家之計耶俾曰吾民不

不易為矣況時屬戎馬之未暇輯寧飛芻輓粟之饋

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上既愛其下：既獲其

方興徵發更調之役方殷視常時為官益不易為矣

愛一旦倉卒遇有干戈之事下之知上不得已使之

豈可不謂之不易得耶林公早歲隸隸業於杭州之

事不奮發爭先圖報其上以懷敵愾之心耶又況轉

府學貢賦中後銓除為是縣之丞此至仕之初也至

輸何怨咨不欣然以從耶子游在春秋干戈多事之

仕之初有能開焉他日進、而必濟乎職仕展驥足

時也子游宰武城以絃歌為事焉是其有得乎為邑

於高朗之遂板台循良之逸駕其精練有能聞又豈

之要道矣王元之：言蓋有所激而然也蘇州之常

止於今日而已耶克其材而遠振之又吾林公之

熟子游之鄉邑也率波柳公為其邑之大夫夫人臣稱

道其蹟之尤善也邇年以來轉輸之艱急柳公惜之有



巡檢孟復初秩滿時
 自昔之登仕版而顯揚於世者豈能一蹴而達乎
 於高遠哉必有其漸矣然觀其登仕之時其設施舉
 措之如何規模有殊於常輩其奮迅騰達於他時人
 可以預期之矣北平孟復初始以材能獲薦於朝廷
 授任為巡檢其所官之鎮在蘇州府吳江之震澤震
 澤之為鎮三江五湖之津會連葦葦而近抗秀水壩
 山壘之周羅四凌星屯而基布風聲氣習之不能純
 一龐茸而紛雜官於是鎮者固不易為其任矣復初
 在任而考之閱六年之內其鎮之遠近戶枹鼓之
 不聞賦鳴錫文之無有竄驚豪商小賈小賤晝夜之
 往來一無有疎虞之患復初之設施舉措有殊於常

策矣自見於人：其規模氣象人皆豫期之必臻
 於重要其漸將從茲而升矣易曰鴻漸於木後初漸
 升之高北震澤兩考之政績深可以卜之矣易曰鴻
 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他日之奮迅騰達升之
 高羽儀於天朝其吉從是又可以卜矣則復初為人
 之英偶處事之詳練而又凝重老成士大夫皆稱之
 今將入覲於京師士大夫導其行相率為詩以美之
 長樂王果為文序之

送劉孟功序

蘇州吳縣唐白頭橋劉孟功詩書林中佳士也中朝
 侍從有如孟功行能具刻特薦之既薦之今特取之

孟功平時敏翰不流：以求夫祿仕一聞特取之今
 下欣然以起欲效其所得於詩書者其必有以特用
 之矣夫木之生於山岡皆可為世用也然而生之
 美壯之堅剛質之端直文理之蘊於中又有可愛者
 焉是其美不問其木大小如何遇匠石顧之其必取
 之矣取之其必有以用之矣其用之必將在高堂大
 厦與他美者為伍其肯置諸尋常室廬與彼庸作
 等夷相支柱而為識者憐之耶孟功既為詩書林中
 佳士知而薦之又侍從之賢者也柳：州云賢者舉
 人必以類孟功賢者之類矣今其起而進至於闕下
 整馬從蓑龍而班雅馬隨鸞鶴而翔是又知其用必

在乎高大之中必不在乎尋常矣玉樹而顯其光金
 礪而發其銖人是又知其賢見諸乎用果不混：以
 求誠欽詔於平時矣

送楊德新詩序

楊德新官汴陽其官古者水虞之官也德新官汴陽
 三年朝闕下考績中所考復官汴陽同請歸省得旨
 歸蘇州長洲故里省其母親戚鄰舊皆榮之特往汴
 陽士大夫皆為詩送之長樂王果為序焉稽古聖王
 時司山澤其屬皆聖賢之徒朱虎熊羆為蓋之佐其
 材後世東鉤重臣可望耶傳紀載古水虞歡虞為國
 人助宣氣助生阜當功用蕃庶物魯里草所論其官

可常人居我德新官汚陽其績中所考善居其官矣其材已見其類矣禹貢雲土夢作又雲與夢汚陽實近焉王孫圉所謂楚地之寶楚地自昔多名人意今有其人予安得而見耶雲夢為名澤予筋力德矣引領而望安得而游耶德新仕官乎彼別母而行士大夫送以詩致其為國為親依：而在之情何厚也詩曰誰能烹魚既之釜鬻誰將而歸懷之好音德新之往而西也士大夫慰以懷之固多好音矣其音之好予安得不從其懷序以先之耶

送吳彥昭序

吳郡吳彥昭以材得章郡守倅任我使其友賀且求

文以贈余為之言曰閭市無征澤梁無禁大哉聖王其不以天地之利為己利何至仁也時移俗降後之哲王置為征置為禁亦非有利其入也量其物而薄其稅將以抑本之徒隲斷之輩故臣之以官臨之以吏其為事也亦重矣職是事者其可不思以自勉行之以恕守之以清處之以勤應之以敏使負販新然爭往來公家之入有贏而不折然後乃可為材也材能一張以之而仕譬猶江沅而起於濫觴其進而為大何憂不至哉彥昭既云材能亦能勉其職者起於此而大於彼非獨親里之榮亦三君子之所深望也

送李從事序

梁溪在浙右諸州中鬱為善地惠山嚴秀於其傍具區施潤於其側當雍熙無事時奏庠數百里為官於是者人謂斯何今也四知多壘梓鼓不息為官於是者人亦謂斯何從事於此州蓋有其難者夫從事一州之暇於文書之高下刑政之巨細皆由之而行索不為易也况又當多事之秋其難豈不為甚乎雖然亦繫乎其人其人賢雖當多事之秋猶健蹄馳峻坂蹠：如走坦道中不賢雖在無事之時猶驚馬行坦道局促如在峻坂上固有不繫乎時者惟繫其人也若亦賢者在簡正所上官安其勤同寅敬其敏其從事是州吾將見其不難也於其行其友某仝凡

送曹希賢序

澄江曹希賢出仕吳縣慎將行其友率諸同好祖於道且來索贈語余曰二三子贈希賢規之子頌之乎皆曰君子愛人以義規之可也余遂與之言曰希賢為幕官其知慎官之道子幕官之道非在孔即吏考簿書而已也其道在將順其善藏補其闕師友之任也上官思所以富民思佐以富之思所以厚俗思任以厚之餘若貢藝有不均斷理有不平耕者或不

耕寬者或不伸則思佐以使之均使之平耕者耕而
寬者伸然後為賢慎官也若乃察於所核之閒喋
喋於應對之際抑末也君子亦何取乎爾希賢老成
人應而勤幹而清其為慎官必有異乎衆抑其所知
與予言亦有合級試以是告之二三子二三以為何
如耶皆曰吾志也遂錄以為贈至正十六年八月
日長樂王某序

送沈仲剛陞永軍萬戶府掾序

凡君子當少年英銳之時雖其才識已自異於常人

天下觀夫名山大川之磅礴鬱滯滄海

淪澗與夫賢公卿良大夫之高風碩德奇謀異說以

發舒其志氣以蕩滌其情思以磨礪其事業然後其
所蓄者益深其所學者益精其不出於仕也則己其
出於仕也譬猶積水於萬仞之波一次而發之滔
汨千里瞬息其進孰可得而量哉故以蘇濤城之
文行卓絕方其既冠自蜀如京於山則觀夫黃河于
人則汲於韓歐諸公之門而見之夫豈苟然哉誠
知其所以成就於己者不輕故也今沈君仲剛以江
年為吏于府府已越數載矣其目濡耳染賢公卿良
大夫之所為亦以熟矣然而拘繫於所職其能周游
天下觀夫所謂名山大川之磅礴鬱滯滄海淪澗者
必不能也今馬一旦出為永軍萬戶府掾而獲觀乎

巨海之浸抑不可不謂之深也且夫海之濔洋無有
涯畔奇珍異物所產不一去洲靈嶠嶺然隱見於波
濤烟靄之間者又不可以數計以之北黃河泰華豈
止什伯相倍則海之絕蹤詭觀足以發舒吾仲剛之
志氣蕩滌吾仲剛之情思磨礪吾仲剛之事業豈淺
能及哉如此而仲述之進于華要其提也必矣仲剛
將行其僚黨之士相率以餞之又索長樂王某為文
以贈之於是乎言

送陳士明序

宥府助自五季世還今相承與省關並寓縣兵與藩

岳又皆設府院馬院所屬若斷事若鎮撫班爵雖不
同抑強捍衛善良俾屬市帖：無推釜鬲懷釀器之
暴者鎮撫職司所繫尤不少故官其曠為諸事管轄
庶者才者率多有聲也陳士明氏才而庶者在檢正
為佐史數年考一省文字何止千日財粟出入之數
五刑重輕之制過目不遺毫毛持身又素：不可謁
以私由是聲藉：上下皆尚其為人今官鎮府慎推
其所行其聲必洋溢大乎聲益大聲必益顯抑保曹
所謂若健者墮梯足進而身愈高抑之者亦愈衆矣
士明勉之庶幾如古人所喻也士明行錢諸道者
握筆代辭者長樂王某也時歲在敦祥柔兆月

為社日則秋分前二日也

送沈本初序

士君子有倜儻之才卓絕之學雖年少暫居微職而規模措注挺然自異於常輩譬諸鶴雛雖被六翮未生而步舒視遠憂然睨天已非塵世間物矣宜乎事上而見愛處衆而皆服良有以也若而人者古今同多為予所不若則吾沈本初本初予始為會時同其貌耳其言玉立表裏朗不凡余固心之矣然未知其才學如何也厥後偶與商確前史英論泉湧新不才復復出所作詩文以示余雄然若秋濤方盛卷地而奔雷悠然若晴雲浮空隨風而卷舒快然若而軍

角逐五擊而交馳靡然若天姬初銜嬌而還姿如是者閱之令人不覺頰首也遂定交日相往還本初嘗謂予曰大丈夫生世不以決科登上第必當假吏途以進豈可鬱鬱几研間沒齒抱恨乎如史稱韋賢黃伯皆以讀書為吏至公輔古人猶爾況余哉然為吏非樞庭即省府州司縣徒勞人耳吾勿為也予聞而尤壯其志已而上公聞府元僚之賢者聞本初年少多能特推擇使佐辦文牘於樞密副使王公幕下本初案案受命不以為卑當百務叢委本初容止安舒刀鋸而節解咸中理無殊髮擁滯同列歛社事有可疑須上白衆或屏立不敢出片辭本初敦陳指折

不矯激不阿順一一以理開上意居上者露威入其說至相語曰斯吏雖弱紀綱乃過強艾真可喜也每有書疏辭問即呼本初視藁本初對案援筆頃刻成章辭意周悉皆得其心腹所欲言由是大官元僚咸注目矣不周歲會公府闕典書議取儒吏而通者金曰無踰沈本初即日召充其選府上下翕然以得人賀嗟夫本初甫官所居又顯不過一吏役而規模措注已自卓越可嘉苟非才學絕人則亦孰能如此哉然予聞古人云務出人之名則當屬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陣則當依橫行之畧本初既以才學見愛於上一旦驟躋清貴榮及親友必當力加砥淬以稱

任使出則勤恪乎簿書入則游泳乎典策言之或失乎矜說者當發之事之或失乎剛示者思改之學其所未學行其所未行疏虞圭角消融查滓汲乎以求至於老成敦厚之域則他日規模措注視今日愈勝矣能若是賢公卿材大夫必將復如顯擢豈但用吾子為一典書而已乎本初宜勉之母以余言塞淺而玩瀆之也

韓某復正科序

南宋時相州韓氏從杭州徙蘇州始以醫為業當時非名望大家不敢張醫肆售諸劑蓋以斯人慎之也相州韓氏忠獻王後也故得張醫肆其諸醫父聞蘇

州矣至復陽先生以善理傷寒尤通儒家諸書在當時士林中之表者也其子蒙庵既傳其家學又廣求以學夫河間東垣丹溪三家不幸因病四五十年胸中雖瞭：動履之艱難無可以行於時矣其子克承其所學洪武十八年朝命每州置醫學設醫官名曰正科蘇州醫學以爲正科未幾皆已之洪武三十一年上意以生人疾爲軫命皆復之復爲正科矣以諸廷璽領正科之印大夫士微而喜之以詩美之以文章之大夫醫之事生人之要事也皇上之復諸州醫官欲以四海之人皆躋乎壽域之中無有罹疾疾以享其康寧者所謂敏時五福錫厥廣民此

見其一者也 大矣仁乎年七十有餘矣得豫壽域中一人數康寧以奉九十餘歲之母深幸矣又安得不從大夫士所喜美以爲序之耶

贈韓序

余爲童子時識復翁先生與蒙庵爲童子友性來取古今詩大相講誦蒙庵年方二十許而目病瘵楚蓋日兀坐布帳中家事一不經心客至問候外默無他談况相講誦詩文耶如此十餘年人事日生陳後雖兩目瘵楚稍減除目中神水渾濁視物昏已作朦朧退人矣復翁先生棄世諸子如某年又捧余與蒙庵爲舊友深憂之數年來蒙庵日衰老某日加

長敢復翁先生所藏方書晝夜習之臨病再三審視必究其如何病雖有難愈必思求其愈爲人溫和而又能謹飭余爲蒙庵深喜之近年本府醫學設正科攝其事勤：朝夕理所攝於所習心益思至焉人上下稱喜之不惟其沈望其爲正科矣余亦望其爲之矣上屢欲辭所攝余同深喜屢免其爲之爲之於所職日益效其勤於所習日益思其至則蒙庵雖作朦朧退人有子如斯余慶韓氏祖孫之相繼能久遠其家聲又爲蒙庵深喜矣余既免之同書以爲贈焉

叙字

古人以字名家不獨能也師宜官大字方丈一字小字方寸千言此後漢人以大小字名家不獨能者也韋仲將自言以張芝筆左伯紙已之墨已之手大字送徑丈之勢小字寸許千言也此魏人以大小字名家不獨能者也惜乎其字不可得而見其法則猶有可得而知者長庚史謂大字從今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懶散而無精神通傍直字：相照應又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傍湊成分析者時各自成一美始爲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閒濶字內閒濶宜明整閒濶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以張董所謂觀之後人從其法師

韋所不易能可不能耶願吾嗜古人何如耳李陽水
見絳州碧落碑定碑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
古碑駐馬觀之去數步還下馬觀之倦則布氈坐觀
之宿碑傍三日乃去歐陽率以字名家其嗜古人誠
何如也沈學菴嗜古人字以工大字名吳中藏書寮
子張即之雪菴李象大小字其子貴成嗜之如飢思
嗜夫食未嘗一餉而有忘也貴成究張董所謂從其
法工之又未嘗一日而有忘也學菴家無數簪之種
無半畝之入其父子象心所操魯無所羨慕而少有
移也古人謂字心畫也柳誠懸言心正則筆正雖曰
寓諫實字家之名言學菴父子象心要不愧夫誠懸

之言者矣任叔華治：自喜取媚縱其字或工可愧
也蘇文忠公論字必論其人之平生可謂善論字者
矣學菴父子象心所操論其平生余安得不叙其所
嗜所工為字家警勸耶噫以字名家不易能也內而
宜理乎己之心外而宜盡乎古之法心以致其筆之
正法以致其筆之妙其見於揮洒大焉小焉為字不
為人宜耶

輯虎丘山志叙

普真師始至虎丘韓蒙菴先生同余上山訪真師道
及茲山故事師以志請余從丁未歲以來親載藉若
脂毒能真於口耶曉映人事中身魄之藏能記其姓

耶茲山之志余散為我越三年思為之檢尋於書故
家之書俱佚矣詢問於人宿學之人俱沒矣時何以
爾師之請哉理舊舊得吾魯大父雲嶠類要亦已斷
爛矣檢尋其二知茲山之大較矣問從諸田叟詢
問焉古人所謂謀於野則獲既獲矣胡可以其野不
之載也疑以傳疑著以傳著春秋教也余見聞之信
窄大詞之鄙塞疑不能傳疑著不能傳著為茲山之
志慚愧林淵矢博物之君子修飾焉潤色焉茲山黃
若矣

新刊李東垣內外傷辨序

古人之善治病在乎能識其證之相似而知其病之
實非似焉內外傷諸證相似矣外傷其病則從外而
來內傷其病則從內而起苟不能識其證知其病矣
可為善治乎李東垣先生憫時之人病內傷之證乃
以外傷之法治之致危殆可數計也於是搜內外傷
辨一書內外傷見於素問深矣古今知其說東垣知
之其外傷一本乎素問以申乎仲景之所詳載者為
傷寒會要其內傷一本乎素問以申乎仲景之所畧
載者為脾胃論於此又合內外傷指其證之相似辨
其病之非似開夫人之所感免其致乎危殆先生之
心何仁也時之人為東垣專長於內傷究觀傷寒會
要脾胃論內外傷辨東垣內外傷之治俱長矣為東

恒專長於內傷蓋惟在內傷熱中之一劑東垣之金
體廣止於茲耶內傷之熱中似外傷大陽之表證可
以大陽之法治之乎內傷之寒中似外傷厥陰之裏
證可以厥陰之法治之乎時之人情焉未觀其辨致
危殆又可數計也南陽戴公心惻之因刊東垣之辨
而行之戴公之心亦仁矣戴公為蘇州府照磨其
居官之能詢求民瘼從可以見其能矣戴公慕古人
之善治病好取其書而刊之常為蘇州府按察司東
垣藥性珍珠囊今而刊此使人於內外傷瞭然各隨
所證病施所治焉其所好可知東垣之俱長者矣不
有作之誰能啓之不有行之誰能廣之東垣啓之戴

公廣之戴公之心東垣之心也戴公名文宗字武用
為檢校為照磨所為之美固不待於此惜言之觀此
可以備知其美矣

新効方序

千金言仲景良方被晉諸師秘而不傳者多矣仲景
正理論其所載固多良方矣何為而有秘而不傳者
乎千金去晉不遠殆必有見而言耶仲景金匱要略
其方多關伏秘而不傳蓋或有之矣復陽先生其生
時多載近代名師諸方用之愈人疾淫：疾皆愈先
生之子蒙菴刻之以貽諸人名之曰新効方夫古人
禁方如公蒙慶所藏倉公時人已報得見之矣秘而

不傳蓋獨晉諸師然其所以不傳者蓋重之不敢棄
惟恐人之易得遇疾輒輕用而或有誤也蒙菴之貽
諸人蓋亦重之不敢新惟恐人之不易得遇疾無可
用而亦誤也刻之：意蒙菴一則以彰近代名師之
所制有合于古人一則慮其方久而煙晦將致失闕
伏無可稽也夫方之為効何為有舊新也世道之隆
卑氣運之遷移人情之有變有危病之變化之不齊
方焉得不惟古人之精微以隨今人之所宜也善用
其方者試以是思之蒙菴之所貽其効之新益滋矣

韓伯承字序

安陽韓氏有號蒙菴者名其子曰有孫而字之曰伯

承蓋取易之蠱卦爻象之辭而命之夫卦之為蠱其
卦變自泰而來乾剛退於上既無有為坤柔進於下
又無能為其其卦德與而止巽則不能止則不為不
能不為人事若茲蠱之象也蒙菴曰肯於人事無有
為父矣今而名其子而字之如斯其有望乎其子之
為矣蠱之初六幹父之蠱幹者有智有力成立其事
之謂也初六以陰之柔弱居下何幹之謂然當乾父
上退之初蒙方在於蠱出而整治焉順而以率乎理
卑而以下于人伏其智而不矜隨其力而不躁其事
之成立將見其然焉所以謂有子父雖退而無所設
施可以無咎始雖蠱而正值艱危終獲乎吉矣故其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言初六柔弱其材似無所為而其意之承乎其父已可嘉矣伯承觀是象之辭思承乎其父其承為如何耶蠱之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伯承觀是象之辭思承乎其父承之以德焉乃可以為善承矣抑余聞之儒先之言矣蠱之象非美也君子用之則美焉蠱之大象之辭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如風之振動作興人之善新民之事也育德如山之涵育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伯承觀是象之辭也焉育其德以德承乎其父焉則人謂韓氏真有子矣

送韓公遠序

詩曰鸛鳴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當周之盛時盈天地之間物生於上下無有不獲安其所以見人君德政之豈弟作其人者亦皆有以獲安其所矣詩曰鳳凰於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鸛王之多吉士維君子使鳩於天子言當周之盛時鳳凰靈為飛翽來集於所止士之有吉德聚會於其朝謁焉然之多以為人君所任使亦皆有以順愛於人君矣蘇州府醫學正科韓公遠友却幹下特徵以用之公遠將往拜上命仰惟吾皇上聖德之仁厚即周盛時文王之豈弟公遠之往也在乎今聖德作人之中其必有以獲安乎其所矣公遠之省稟確實處心

端直是亦可為今之吉士其往也遠連朝廷政治之清明群賢之會聚在今多吉士之中蒙寵任而獲任使其必有以順愛乎公遠之幸兄茂齋公為大醫院使公遠之往也與其幸兄同盡其心力以答吾皇上所任使之意所謂安其所而順愛者則韓氏昆季門之思遇不惟矩矱於今盛時必將光耀以傳播於來世矣

書贈李公年先生

李公年先生少長吳城中去居嚳邑村墅間已多年今年七十矣家無一兒息族無一親戚囊中又無一金之直人皆為公年憂公年曾不以為憂方且屏魚

肉攻清苦性以古人至己未至為憂余於是嘆公年行到賢財小積晝夜計算無暇逸戚然以所欲猶未足為人何如耶孟子云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口味在人之性人所欲其出於天之所定則有不可必者矣公年之屏魚肉攻清苦有類深山人然者蓋知其出於天者已有定故能安乎其所欲之限分既老矣甘苦之宜從小澤之所養不敢以求其宜焉詩所謂乾艱以愆公年何想焉焉所謂觀我朵頤公年何憂焉魯論有言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公年案中無一金之直人為公年憂公年不為憂公年其能戒之

夫人為公年憂國人之所憂公年不為憂吾為公年
亦何憂故吾樂舉其屏魚肉其不憂書之贈之夫人
少者聞之孟子命焉之誼可不知其所定以安其所
欲限公如吾公年也詩曰既飽以德飽於其德薄於
其味公年所以不憂其幸之持耶

紀陳浦女兄貞友事

以宋藥樹公十三科李氏以產科名吳中繼之則陳
氏也陳氏建炎任工部有婿李氏繼是科七世矣洪
武間陳浦祖母朱用是科召入禁中以老祖母中使
護其喪歸其家蔡馬資甚渥也後有漢李廣利弟事
概指言人家傳家籍焉無罪釋還鄉已而漢李父銓

與諸科在官家俱藉津幸得佚焉津而遭家難七歲
喪其父鑑十四歲喪其母胡女兄妙德寡居中鞠之
劇艱瘁也德督津勤書冊督其繼是科常恐津弗樹
立陳氏父祖有恩焉津常念曰吾兄時無知又無依
吾女兄吾家余祀珍矣德自字適路達：死時德
年二十一子均抱哺長之至要官序事請死焉路氏
親屬被籍又夷廢德遂苟無贏貯執紼是移攻苦食
薄蔬菽足啻其履受不自恤唯恤路氏之無繼陳氏
之有墜德向奉其姑婉順無有違得婦道焉近撫其
婦慈愛無有遺得姑道焉春秋薦祭路氏祖禰言獨
應時無有闕焉德年將五十矣旬在路氏心何生

世予聞前朝王大本曰自己死志不死思臣之烈也
身未死志先死節婦之貞也德之婦貞也世之在節
多矣處身不死而陳餒私積腹已心無親義不養其
夫之父母子之婦矜智能逐貨財還俗言持門戶端
然自謂無吾德是可為貞耶腹刻其兄弟很視而不
顧是可為友耶德之節全節也其貞其友津知之後
莫知也是可無紀耶

陸母談事實

生人之初有男有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人倫之本家廟
有薄載婦而從夫互信無辱其夫為人倫厚矣其事
實可以儆時俗古之紀籍弗遺焉共姜戴於詩共姬

載於春秋豈止儆一代時俗耶後世泛然不再適即
以節自稱紀之者不究其所遭所處之如何遽以節
稱之時俗所望幾希矣蘇州長洲陸母談親戚知之
勝比知之其事實可弗紀以遺之耶談年十七為同
邑陸禹錫婦生二子思脫方在亂思明方在時女在
腹猶未乳禹錫卒談年二十五談弗厭艱苦誓與禹
錫同壙穴長育其子女能教以成之子已俱娶女已
嫁皆不為人所卑下思脫在鄉守先業思明官定海
今建文辛巳談年五十有四矣禹錫忘時之俗詩
春秋時俗何如耶談不惟已不辱其夫家成其子亦
不辱其夫家矣視以寡居被孤經之謂其人於夫焉

得無辱耶以寡居伶其子縱之至不守其先業其人於夫惡得無辱耶談在已在于夫俱無有辱焉其事實可勿紀以遺之耶

記湯氏女顧靜事

凡人有可紀人猶思記之況乎其父母有可記為其子思弗思以求記耶記之乃周禮當五則胥遺意也敢軼乎史家哉湯氏有女姓顧名靜靜之先人蘇之吳邑人無子男以靜招同邑湯彥彥為子婿張士誠弗率皇朝化兵克時兵入彥家索財物以刃迫彥彥靜前翼蔽彥彥刃傷背翼蔽前語兵出財物釋彥彥乃出已奮所藏予兵彥彥固得釋彥彥後感疾

祖家無田產歲入無商販贏積靜奉其姑一如彥彥時事每惟求順姑之情悅姑之心有無不敢訴於姑恐姑知其艱置憂戚也彥彥殂時三子男煜年十歲女淵六歲男婦練周歲靜撫之惟恐三子失所休美他人子衣食不惜勤苦營家務令三子衣食不憂他人子三子稍長一一教導使知為人理處業格其所不宜為婚之嫁之不失其時如舊家婚嫁禮不隨俗侈靡亦不吝省致休寧也靜自彥彥殂年三十二今已七十矣中更燼役陝西十年撫保不失如煜在家時既老矣周旋親戚上下愈以尊重自處噫靜之翼蔽其夫受傷時惟知夫婦義當前美暇計死生

脫有不幸豈不與夫同耶君子推之可知其為婦能以義自殉有貞有烈矣靜之奉其姑順其姑悅其姑有無不敢訴於姑亦庶幾養姑之心情豈惟養口腹耶君子推之可知其為婦能終其夫之所養不虧其夫生存之念矣靜之撫其子長之教之使立鄉閭間近善人長者君子推之可知其為母得為母之道嗚其子不苛容以悞其子有慈有嚴矣靜之數事是可記為鄉黨州閭居庭內誦說以勸耶孝友睦姻恤黨正閭閻所記皆男子士婦無預焉然詩經民閑士婦賦行詩以記有矣春秋內外傳亦有之苟不同民間所自記亦安從而遽記耶婦弟兄求為記思辭

而弗為之記焉耶

黃存鑑風木思親

黃存鑑痛其親之已沒定省起居之閒吉甘滫瀡之奉雖欲竭力以追為之料何以追為哉心常懷嘆而欲歎以無言將何以無言哉同覽古人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之語深有感切於衷情如已年欲飲以無言也故約取其語為風木思親書之以自傷悼焉每一覽而自傷悼將何以伸其所欲養哉諸士大夫求其親口體有養其親心志無時而無盡矣存親口體有時而有盡養其親心志無時而無盡矣存

鑑其親已沒已不在矣其親之心志欲其子之善如生時者則在也存鑑能記其親生時欲己之善之心志以善力振勵終身弗少已則所謂養其親心志無時而盡者豈不可以伸其所養追為以及也思乎哉思乎哉詩之所以永言也美矣：無言耶

修史論

魯國之史見修於孔子而經世之大法方修後世諸國之史見修於朱子而諸國之是非方明孔子也朱子也何人也千百載而一見者也近世之士乃欲取前世之史以繼孔子朱子之事其人亦千百載而一見者乎苟或不然則欲繼孔子朱子之事者譬猶三

尺之弱子而欲仕為獲之所學幾何而不為人所譏諂也何則己之權度未至於孔子朱子之精切其能量度事物如孔子朱子之一一皆當而輕重之差乎夫取孔子朱子之所為質之於斯人斯人能一一盡解其義而無毫髮之窒礙乎不能盡解其義而效其所為吾惑矣孔子之所為辭嚴而義謹傳之者其說猶或至於傷教害倫曾為不及乎孔子者其所作褒貶是非果能皆合乎理使後生小子讀之而無傷教害倫之說乎朱子之所為精微詳密無間可指近代名卿如姚文公者猶曰有誤曾為不及乎朱子者其所作反曰吾無一誤乎謂無一誤者吾不敢信也謂使

後世小子讀之而無傷教害倫之說者吾又豈敢信哉或曰子之所言則然矣子之所謂孔子朱子之事人卒不可以繼耶非也學至乎孔子朱子然後斯可矣未至乎孔子朱子而欲率爾以繼孔子朱子之事亦猶粗通刑律之愚吏而欲雜然聚眾獄以定其罪其不至於誤者幾希矣

題胡仲申作韓氏墓誌後

韓子誌諸人與大史公諸傳馳逐上下讀其文使人思識其人也蘇老泉時能文位尊榮星概也楊節推誌其父其文從老泉索之知老泉我安陽韓奕誌願考復陽翁不之尊榮索其文之長山索諸胡仲申奕

知仲申奕異寶庚窮時有異眼知之市墟見知耶人稱仲申嚴毀譽其誌復陽翁拭玉開光潔後生讀之恨不一識復陽翁其文似追古人逸駕相馳逐有何暇矜策挽獵騁名路爭上下耶

朝典釋題

居高明之處挹遠山清晨之任氣自非其胸次有超然居群之遐趣亦奚肯顧此出濤者注其心意也凡人當方剛之盛歲紛華之念熾耳惟悅乎喧騰目惟喜乎繁麗視王徽之注篇時所言寧不笑其迂疎而唾棄哉鍾彥材氏乃取之以名其居與徽之若有所深契則其胸次超然而出群豈凡人輩可得而齊議

抑秀封領偏裨之寄在策勲之地何敢取微之之言
志將下同乎丘園之士是不知諸葛思武侯渭水之
濱與敵人營壘之對峙其戎務豈不倜傥而虞文靖
稱之羽扇綸巾悠然與淵明並下無異籍昔晉人於
軍旅之治有曰好以整好以暇夫以整以暇則難在
軍旅之中而神閑志安隨機變之紛來應之常若從
容而無事今秀封之取乎微之之言其心意之所注
忠武侯之悠然晉人之整暇似亦可以馴而致更求
乎孟子平旦未與物接之際是氣之在吾胸次初無
塵欲之吾澤養之以直生之以義世間之物何所能
累嗟彼西山朝之之與與吾此際之相會凡人輩所

悅所喜又豈可得齊議而此類耶

晦微齋題辭

燁然而光輝者原乎晦蔭然而盛大者根乎微此孟
子所以有夜氣存之說衛武公有不愧屋漏之詩文
王常不顯亦昭成王戒冒責非幾故君子欲其德業
之光輝盛大必致謹於微臨之時田澤民氏以晦微
扁其齋居其善自保持是將在於茹默黎閭之中入絲
毫忽毋敢欺果能自慎於茲樓而克之赫兮喧兮吾
為澤民可期

題郭子昭書後

郭炯子昭蔡州人從仁山金先生學為三臺御史漸

歸奉母喪吳下遺其子師碧山湯先生嘗遺碧山書
論教子讀經讀史至讀四書言必須精究精則通乎
其微究則造乎其極以之讀經則可見經之理義以
之讀史則可見史之是非其有得於仁山豈可以尋
常語視耶抑聞之非存心無以為精非積力無以為
究粗疎而慢易能為精究耶人未知子昭味斯言如
嘗大烹中一鱗餘可盡知矣碧山故宋周禮發解前
朝屢為試院官歐陽承旨諸名公皆有書遺之以敬
焉

題煎蘇子傳

上古之人茹毛飲血未知燂燂之用煎蘇之事其後
惟生而已食之以生斯胃宮之開腸府之內蓄大斯
楊之生能無疾疾之傷耶庖犧氏出始為熟食燂燂
之用煎蘇之事為天下斯人之養開萬世無窮之利
矣後之人莫可視燂燂之用煎蘇之事以為粗鄙而
有忘古先聖人所以養斯人利萬物之仁意耶好古
之人乃不忘焉不以世俗所視為粗鄙思之以自勵
此姑胥吳縣光福徐彥威氏所以自號為煎蘇子者
其所規實有異乎常人之視矣彥威之所以自號為
煎蘇子居大山林親為其事不以為勞而以為樂豈
能不忘古先聖人之所以為養所以為勵思之以自
勵欲修其利以俟夫斯人之養進而上之燂燂之用

熱蘇之事大烹以養乎聖賢聖賢得其養而為朝廷
輔佐之益矣郊祀之開燁燁之用熱蘇之事烹以享
上帝上帝受其享而為國家永錫其祐矣其在下也
俾人々不問乎一方不越乎一家無折影以累之害
無炊如桂之費之若人々富適乎昇平朝夕之所養
有何憚燁燁艱難怨咨之聲矣序風之所以為競人又
奚可視以為粗鄙而不求其自勵深意所在耶

米阮輝山水畫卷

東坡謂論畫以形似非知畫者矣幽閑冲遠有得夫
天趣之自然豈拘拘於形似者能至也米襄陽言吳
生有俗氣吳生唐人之名筆其天趣之自然蓋不免

在於形似精微之中耳世傳諸葛武侯能善畫雖不
尤其畫意其胸度之洒然其天趣之自然抑豈古今
圖工之所能擬也米南宮之山水如此卷得夫天趣
之自然如古尊彝雖不入俚兒之目其意韻高簡有
非局院家金玉杯盃同玩也

嘗觀龔先生所修張靖基經其變化開合措語簡潔
有以見先生之所蘊特借此細微以發其机與耳至
觀所作宋江筆贊東坡所謂倡勇敢先生能倡之矣
寓兵衛於一技引虎狼於忠義世豈可以文士視先
生哉先生題湯師言神歌渠時宋鼎北遷多歲矣

順時變以藏身望時康以樂人先生之心見於所題
其身之藏有焉卦偷脫不可帶之遺意欲貪容苟治
玩暢時日恬無顧恤相去豈真遠庭耶先生號翠巖
元大德十年八十五矣又號為存順老人師言號
碧山元延祐科舉行厚為試院官歐陽玄公推重之
其掉歌集今藏在其孫完處歌辭韻度閑逸孤雲野
鶴之喻不減白石云建文辛巳

湯白菴先代賜詩記後

惟宋時抵今時非止一時矣中更變故抑多矣世祿
大家盈床堆笥其存存幾耶湯氏先代宋時賜詩今
時存焉是非其人之有賢德行神護持之其家之有

賢子孫善保傳之能獲其存耶王景畧有言使哉觀
物思人凡人之賢在他人在人觀其物猶思其人焉況乎
為其子孫哉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湯氏之子孫如白
菴翁於先代之賜詩所以致乎孝思其永豈止一日
而已耶既善保傳之又求諸名公記贊之其所以孝
思豈可不以為則耶

表廷玉贈言跋

前古之奇士有希世之術而能以德而行之蜀之諸
平氏孝弟忠信論夫人是能以德而行之術者也君
平氏遠矣于今則吾表廷玉氏焉廷玉以善相名東
澗鄉大天紀神驗於著述甚多焉是其術之有希世

者也。廷玉之善相於初之中上則言夫仁下則言夫義。言夫弟言夫忠言夫信。論夫人又言焉。是吾廷玉亦以德而行之術者也。廷玉以德而行之術使前卿子見之必不非之。將譽之矣。何以知之。卿大夫之贈廷玉有文焉。有詩焉。其推敬吾廷玉豈無荀卿子之人哉。大夫之推敬吾廷玉廷玉之為奇士其奇之行同高在乎希世亦賢在乎希世也。

吳華廬題碧山復田卷跋

先王於斯人養之教之治之三晉無一不冉焉其於士也養之固有異於後代矣。後代學校之有田所以養之以致其教之。道也。粟米之弗繼蓋盜之是終

將何以養之望其致教道之隆耶。趙宋治時郡邑學校皆有田。士於斯時得其養而遂其教。三代以下有國者可以超越其舊則耶後遭變更田祇豪強侵據多或失之焉。興學校者能體時君教養之深意思其教而復其失不蓄編於豪強惟以教養為己仕圖俾於久遠也。有幾人哉。茲草廬胡先生以為艱得其歎美碧山湯先生題其復田詩卷中也。碧山之復草廬之題是豈應細事于一時者皆欲為教養傳久遠之勸也。

壽藏記跋

物：有常數人壽一百二十歲人數之常也。如其常

而備其常之終。還茲道者欣然以為也。蒙菴為之每欣然以玩吾所記。豫觀一巡化理於康強猶觀十二萬九十六百年于一。年從子半初開寅春生來當夏已午正盛時便逆知有秋成冬交閉藏到日也。彼耆老研營活計則惜不知有是日。能不笑其為迂闊耶。

高唐山竹跋

士大夫於園畫取其有規輒不取其可資喜玩也。陳孟義家高文簡所寫竹節文肅公所題詩二公前朝名臣其雅望皆有待。青之遺風真所謂人物林中君子竹也。其所寫所題皆供人嬉玩與他工史所作等哉。孟義重之亦不與他工史所作等時辰以思

其規輒可為善取乎。園畫者矣。或言文簡既名臣何乃愛寫竹殊不知白少傅云竹似賢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以此論之愛賢可不達竹耶。文簡愛寫竹愛賢之意見於筆墨耳。孟義重之是亦可推其有愛賢之意也。

跋黃原善奉母事

君子以大中至正之道處天下之事。觀天下之人智者之知賢者之行或過焉在所弗取焉。明斯道之純全不使夫人趨向墮於一偏也。世有污隆道有升降通而厚過而薄聖人所以有觀過知人之論也。君子之過於厚小人之過於薄寧不引其厚以警其薄耶。

黃原善能奉其母可嘉矣至不再娶慮非其人與母不相得宗祀之無後其事烏得為不過耶其過也視婦言是從同胞如仇其過烏得為不厚耶通守徐公所以嘆世多縱欲有不原善若之言也推衡之重經絕墨之曲直君子之取人豈膠於一隅耶

跋湯文淵咏梅

范文穆公謂梅以格高以韻勝又前人評畫梅筆勢妙處在風致作直條纖嫩豈善畫者也咏梅亦然時言蹤影其風致為何如耶文淵湯先生家龍飛榜進士也先生咏梅格古而意新覽之靈後精神可以一洗凡目也揭誠齋言陳師顏咏梅同梅而清先生似

馬龍飛榜一說續陵樓進士榜出時紹陵登時祚故稱龍飛榜一說紹陵居九五進士賜袍笏：書皇帝龍飛御集夷殿賜時人同所書稱榜為龍飛先生賜第尚存可稽也何處尹銘先生墓紹興咸清戊辰先生獲第何延先生同年有徵矣宋昂既北遷凡宋官全徽舊勅受今勅先生曰吾何徽哉涉江遠避馬先生饒不泥滓同梅而清其清無愧是詠矣

具慶堂跋

人誰無父母具有一間之中有幾家耶平常具存猶可慶患難而獲具存焉人情益可慶也凡人平常有不知父母具存為可慶况經患難耶患難知存可慶

此揭氏之具慶堂士大夫所以為之記錄也抑余聞經曰在醜不爭醜衆也一家之衆或爭焉父母能安可慶耶故蘭堂羅先生言中庸引詩兄弟翁妻挈樂一家之衆何爭也夫兄弟翁妻挈樂一家之衆皆知矣父母之心始為安其具存始為可慶矣推之一鄉一邑皆無與爭焉父母內外有何憂其具存誠為可慶也

跋韓正科送行詩卷後

醫卜之為術非他術者可比也以術者視之何其見之小也醫卜之為道觀諸洪範可以術者視之乎觀諸素問親諸靈樞可以術者視之乎夫醫之為道非

通乎造化之源達乎天人之理辨乎動植之性時世之宜不能為也苟以方劑煇刺之為術視之不可也方劑煇刺亦有至精至妙之道存焉亦安可以術者視之也唐宋以來子醫設官顧其事重其事為爾朝廷於醫冬府設正科安陽韓公氏為蘇州府醫學正科上之醫其父祖家學之淵源蘇之人知之士大夫知之其見於詩文者已如斯固不待吾輩申一言也姑舉夫醫之為道其重如斯朝廷重之如斯人安可以術者視之乎凡為是術者亦安可以術者自處也以術者視之乎凡為是術者亦安可以術者自處也

跋復姓記

人各有其宗已宗之不續忍續他人乎故近代江西

士人自其祖冒游姓至其身戚然不安遂復其本氏
當時君子如青城先生叙錄其事蓋亦以為得禮也
今宗復實歐陽文忠公之子孫雖其祖出為顧後而
精誠之感氣息之通於歐陽一宗然相接顧有不
可得而前也況顧已有其徽歐陽則既絕無傳在
宗復豈可安然不戚忘厥祖之訓違迤姑之囑思續
他人而不自續其宗乎宗復之復其本氏於禮為得
既不戾乎古先聖王別生分類之意又能合乎朝廷
各復舊姓之制宜乎今之君子如善常博為之記也
不然常博以文雅顯於時肯為宗復易言哉

跋趙大敏畫卧雪圖

公嘗冬時負日陽輝快哉大雪中不干人飢寒不以
累其心是亦一快哉也公之固所守向大乞兒起走
無寒暑誠何物耶子邵子詩夜半風寒當門獨立公
真其人矣洛陽全薦之有識者乎今以民苦雪親巡
問之牧民君子矣醉醺飽解其下幾路於凍餓之鄉
冰室之場恬不思問及又誠何物耶趙松雪寫公卧
雪後後世若目觀其事為士子觀之能不思固守可
僕以干人乎居民上者觀之能不思賢者有飢餓
於吾土地乎陳孟義愛此卷而購藏之不與他卷同
是其重名筆而仰高風因固守而凍於其躬孟義
其有之乎



書懷語後

人於睡寢之中而或有言也其言之不關其音之
不瀏亮其意之不融暢人聽之若隔如重牆壁不知
其言之如何也俗所謂寢語也蒙卷韓先生洪武戊
寅秋以後所作詩自名為懷語善作詩者稱漢魏晉
如阮嗣宗陶淵明事起藥而托夫含冥其見於吟咏
興趣之高遠驟讀之僅得震迹不知其言之如何也
讀之深味之乃知其志之深有所感也視禮者曰溫
柔敦厚詩之教也古詩人之詩其言之不峭厲不徑
直不輕躁不浮薄反覆而諷詠之使人油然而興起
百有得夫性情之正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蒙卷之所
謂寢殆蒙卷之自早意將有宗夫古詩人之遺教而
為既防余真之托點有相契也

筆說

筆不始於蒙恬周公之時已有之成公屨言筆畢也
能筆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王隨筆銘必忘之
毫亦有虎毫蘇易簡筆譜江南蜀中用羊毛不下兔
毫製筆之法常仲將有方在焉心柱硬毫毛薄尖如
錐齊如鑿古人要訣也黃山谷謂筆工最難其擇毫
如郭泰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斲輪拙者得之若
梓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斯言當矣用筆之法
王羲之得於白雲先生張旭得於崔邈凡善書者必



世有得焉李陽冰之說人之宜遵之也製之：精用之：妙二者相須正猶射御之相得王羲之與謝安石書筆至惡殊不稱意宣城陳氏以二筆遺柳公權囑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則留之否耶取還以常筆與也製之：精非用之：妙能識之耶

顏濟民祭媳婦文代

公：與汝夫琇登於媳婦俞氏六娘子之靈曰我憶往昔汝父汝兄見我患難恩若平生延我于家愈久愈真曾不脾煩心無厭嗔酒食相款匪朝匪夕禮之愍惠誠不可得哉方飄蕩正在潦倒以汝相許為琇妻少乃不相棄俗情所難我既投而琇托以安豈期

汝家又還顛沛念此婚姻草率成配六七年來既歷艱辛望汝與琇事我終身汝近有娠疾病何染咽喉痛楚幸獲分免奈何此症暴發增劇汝竟夭亡孰不痛惜我今與汝先隴之側從我祖宗祭祀不怠明將葬汝既永遠一觴奠別痛切何辭尚享

祭友王為善文

嗚呼去年冬汝在龍江與實奕二人約言明年秋到地所老小獲完處章山回必以信相報今吾輩知有恙落故吾輩自今年春以來望汝着落之信恨不朝夕至於執期至於冬得汝妻之信乃云汝於八月二十有七日死於雲南之烏撒嗚呼去冬之約言

何乃變而至於如斯之惡也去年汝兄既傳死汝家既遠徙汝之不幸已甚矣今年又客死於遐荒汝之嫂妻諸姪諸女將何依不幸之已甚又加之已甚不幸天乎降禍於汝家乃變而至於如斯之毒也汝弟兄生平所為無有土戾者也何至此耶

張忠定公贊

以蜀風人尚逸逸弗沮弗抑著為常格逸逸有則是其不還之一曰垂則達俗者挺然自守性有方直以蜀風人多報食能極能恤奏為永式艱食有得是其利物之一曰崖不利物者毅然自任志有英特諱自名自表人未易識仰自守自任人豈易及靜而無

私世味焉入公事陰陽真契其極

清隱處士潤之顏翁像贊

其樂優游號乎清隱其貌非常其行端謹舊令著余歸全正寢后胤宜昌綿：固永

湯白菴像贊

世故周知落確何礙又與俗違抑何迂攸其家著詩屢遷險熾運無有遺其身威儀厚受窮羸運無有虧薦立京師旅寓旅誰寧處寒飢見利不趨文事是時癡迂不移告老而歸豈人所期天之君子天自憐之

黃仁翁像贊

喜寂而身獨成得而心足村冠而野服何累而何辱

前分先生像贊

德容之桓、福履之安、金華文獻之淵源玉堂作
從之驚鸞聲望之隆焉舉措之超然衍素問之遺編
得丹溪之正傳以學術之玄、致連遇之拳、忠懷
報上之堅仁施濟下之全是宜承殊寵於九天又當
享遐壽於百年也

銘十二首

茶壺

潔、以清日致其新赫、以升日熾其馨

茶爐

中通有規其輝以舒其冽以煦其馨以敷

拂

惡乎散念懷惡乎散耽嘗時社其散莫忍於細時社
其散莫底於昧

杖

求輔於直爾行刻力求輔於剛爾行克強維車有輔
聖焉以度維人而無其整何如

杯

忘其昔思其柔慎汝度福汝求

枕

求直於輔行也何悞求輔於直行也何佚
鑑

顧爾容察爾表爾衷而明爾志其莊

枕

當寐而寐毋易於惰、而不易神爾存今當寤而寤
毋艱於愷、而不艱神爾清今

爐

德維馨達神明眾福登

杯

泰焉以安其身泰焉以定其神其神而克志保強分
其身而安壽保長分

又

舒遲坦夷息爾之為爾息爾為味蒙希微息爾之思

爾寂爾思爾息爾為在爾安舒爾寂爾思在爾坦夷

酒注

醉之以禮酌之以義時、出之斯為其至

建醫師祠堂疏

藥術奇功既免生人夭關方書妙道實資先哲開明
爰念其思且思以報何乃乏香火瓜華之奉曷由致
歲時瞻拜之恭在裡既有虧焉于心能無愧矣因闢
荒蕪之地欲營蠲潔之叢祠非藉達官長者特垂恩
以作成則願生小子繼興懷而美就茲敢同於僧道
將望助於仁慈布施良緣豈獨佛家方可持吉祥靈
應緣為善事亦相酬聖賢有神感通多福

徐潛夫墓誌銘

洪武廿三年除禁潛夫以老醫留太醫院在院五年
甲戌二月十一日死焉其子訥收其骨歸葬吳縣橫
山梅灣潛夫蘇州吳縣人元時五十九歲娶周氏子
男一人訥銘曰已矣潛夫爾知之乎君子不計其身
之全毀計其過之有無身之全毀命也奚可易過之
有無天也奚可証故君子全身未為高有過則為污
已矣潛夫爾知之乎

王恒立方墓

王恒字立方蘇人也世家為醫年十七喪其父泛海
至崇明從師以求丹溪朱氏之學時道梗入間行至

全華以終其所學焉祖何開宗東垣而依歸于素問
謂仲景之書辨脉平脉非止於傷寒而傷寒之法少
陰厥陰豈專為外感其視人之疾其所先辨者病耶
實而正氣或虛正氣實而病耶或虛病耶正氣之俱
實俱虛諸如病在陰而不始於陰在陽而不始於陽
似陰而中非陰似陽而中非陽悉其心思不以賅微
而有所舉焉其所以如斯者要不負於其所學故也
縱是其名動一方洪武之甲子會有事如漢李季一
墓者逮而死以為藥便然考及其輩流竟死於法焉
嗚呼其生欲不負其學其死乃負耶死之日春秋之
庚戌死之所鍾浦之西北其墓橫山之南也其時得

年四十有四歲一男遠方八歲從南中嘗著書曰醫
學今原曰六氣本草

韓處士墓誌

韓處士諱凝字復陽其先宋丞相魏國忠獻王十世
孫靖康間王復自安陽徙臨安至處士高大父性卿
曰八總管又徙平江處士幼孤性穎拔通儒術壯年
喪其配唐氏即鰥居奉母躬饗饋母恒有餘倦與人
交非其類不與語志苟相合終日言不倦嘗有志世
用已而專於醫曰是亦可爾遇卑弱者往療之不利
其報元延祐三年二月二十日生今洪武四年五月
十六日四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六月四日葬吳縣至德

柳支砌山南峯下祖考七府君祖妣武氏考二府君
斗一母唐氏在堂處士子二人長曰爽娶蔡氏次曰
夷在幼女變適陸大初處士家藏忠獻父諫議公遺
像置順美髯儀觀甚偉處士之顏面似焉及觀歐陽
修之贊諫議公謂其剛而可畏仁而可親者處士之
為人又似焉嗚呼仁者之有後固如此而後士不得
如諫議公之顯融又不得避其壽其亦命已矣其亦
命已矣

倪雲林墓誌

倪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號雲林同號雲林生
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

平富家事：作詩人竊笑其為兵動諸富家剝削廢
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澀類湯水數十次冠服
著時數十次振拂齋閣前後樹石當洗拭見俗士避
去如恐後王友讀書文友死飲奠不計所費一
如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
百千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
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作詩信
口率與唐詩人語令年若干葬江陰習里卒後人惜
其詩散佚無全藁銘曰
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為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
其時蜀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全吳齋翁墓誌銘

故宋戚里之賢多副證子孫焉變更百數年約要中
猶不替其舊習焉觀於吳齋翁可徵其不替矣吳齋
姓全諱璧字仲莊其先家陝整屋宋南渡家越元始
家吳高祖宋太師昌王穆陵生母兄也曾祖諱昭孫
宋太師和王知鄂州死國事紹陵仁安后父也祖諱
永堅宋太尉保信節度元廣東宣慰父諱栢壽元以
集賢院奏錫號養高處士母周氏吳齋之嫡宋福王
與高曾孫元濠州知州由璫女也子四男從善從美
從禮女慧嫁趙友泰孫七男晟德惠才忠美女嫁李
璣曾孫四男慶生泰生女幼吳齋生元延祐四年也

月戊子日得壽八十八其卒在今永樂二年四月甲
申日葬在吳城東上莊墳是年五月壬寅日也吳齋
生平行處每以父祖言動在耳目竹質確直不知世
俗有軌曲居一書屋常檢讀不輟出入未嘗到城邑
家計贏縮無喜戚引酒時自適酒劇女：彌自飭其
不替舊習約案中如斯焉歟：以整焉況在當時耶
吳齋英宜銘也銘曰
克循其習維習弗失敦以自匿人孰有識維性弗飭
庇以自殖人孰有及後昆奕、念焉以式鏤解於石
庶融無地

通判高公墓誌銘

自昔貴夫前代舊族以其見聞得乎其先有異於人
故也通判高公諱玉林字岳文家世河西顯夏國遠
元南宦家蘇州公元行臺御史貪廣東憲事今朝食
河南憲事知徐州通判廣安府青州府永平府兗官
歸奉安復徵用母老辭斥置雲南洪武廿二年八月
廿八日疾卒年五十八觀歸蘇州母已卒公狀貌環
偉而言辭詳雅在官廉慎自處識政體性好儒所至
有能官名公之高曾祖文忠公貞蘭公元初儒多被
沒被倖為奴文忠進言盡免之又力言儒有補治道
蘇州儒學相馬貞蘭居言路持大體寬不弛法嚴不
峻威有儒之風歐陽文公稱焉則公之見聞得乎其

先豈不有異於人耶公之祖生二子去五臺習定以
卒焉父諱瑛元樞密經歷母楊氏配張氏富氏陳氏
范氏子名嵩婿葛某劉璣孫名俊名傑永樂元年某
月某日嵩葬公蘇州吳縣和山西南張氏合葬焉將
葬嵩來乞銘以公家世公材器似宜銘之曰
培塿尋尺有何松栢磊：人物實生名聞護儒珠蹟
後宜載赫君子之德君子之澤銘辭深刻藏此幽宅

翰林待詔李公墓誌銘

永樂二年九月廿一日李公貞臣卒年八十有六矣
公上世世州有諱致金末人依貸食十萬八千口子
紹昌封壽春郡侯公高祖曾祖珣元壽春世襲萬戶

開芍陂屯田三年得穀數百萬石平宋師餉藉焉又
為汴梁等路管民提官府也襲同知封壽春郡公祖
文謙讓世襲萬戶世襲同知與二弟為元浙江省參
政宮正司宮正文儒謙宮正蔭與弟世襲萬戶與兄
子已為世襲同知公諱幹字貞臣元國子監生許州
同知河南行樞密院都事兵部員外戶部郎中復以
戶部侍郎命佐擴瀾總兵公統兵坐營值事急出巡
大兵俘置鎮江已而選入司農司議禮議律議官制
皆預焉五六部為吏部郎中為陝西行省郎中兼秦
府相參軍召議藩封後救往寧夏慶府數以物以時
查賄之歲戊寅為翰林待詔直內閣歲壬午告老來

蘇州盛景華將卒著衣冠若知者已卒州府特遣祭
縣皆來吳縣簿江公特具發引事將葬景華卜黃山
西南如禮葬焉是年十月九日也前太常少卿士敏
高公言公向襄議事猶英宕與吏部尚書張公統再
世契公弗閑造望五經博士汝玉王公言公諱先代
典章明國初制作二公言公為人可忠矣英焉無銘
耶景華示公家世徵銘：曰
厚於武多所睹游於文鮮所倫塞以獨脫英縮羸於
德藏永謚

故恭人王氏墓銘

申子謂嚴君無點庸慈母有愔子庸俗之為母日恭

人王氏終於韶州得年五十又六葬從其君韶州
某山某原恭人吉之廬陵人希武念母之育已又成
已焉思敬昭之以示於世崇大以樹碣庶少伸其昭
思焉或言希武弗為父樹碣莫於母遽為也希武進
大官得請賜碑昭其父固有後於他時矣恭人之善
深有警於庸俗樹碣可詭：弗遽為耶抑舉其母之
善史之有正家之道在遠如在家母思所以勵其子
子思所以稱其母蓋其父志行有所致闡然具彰於
中矣恭人之樹墓碣可詭：弗遽為耶銘曰夫循其
剛內迺則焉慈而知誨母道為全檢子以禮習之以
克克先於武忠孝俱臻嗟：恭人成厥子美上以事

君武又暨：僕官預越有越其倫愛惜其國：母以勤申子云：恭人奚愧揭銘墓門永徽昭示

黃可通墓誌銘

姑息以容子孰知迪子以與藉哉砥子以德義哉縱子顛為諱護周規孰知伍其夫以匡其子哉代其夫以誨其子哉申子之言君子取焉白石大郭家之母恭人王氏莫得不為墓碣以昭其為母見其為父有以致然也白石在吉之安城故朱有知桂陽喜其山水家焉華州人也後有李昭寬厚賑人急人欲異地郭極為白石大郭家有曰家初今明威將軍會蘇州衛指揮希武之祖事母朱夫人凡事必身親韓飛字

鵬霄恭人王氏之夫希武之父皇朝初韶州同知累立兵功官至武德將軍鎮守廣州右衛娶蕭氏繼王氏皆封恭人子希文希賢希亮希武希遜希讓太常典簿顧公祿誌其墓詳矣鎮守廣州諸子家韶州恭人王氏體其君子諄諸子督之以趨學資之以從師故希武皆知敦悅詩書禮樂歸古賢將為人來育蘇州永樂元年十月九日瀘州黃存鑑長樂王其誌銘其父之墓其父近入栗南徵官以醒因欲往杭州存鑑待行至太平令存鑑往揚州永樂元年四月十三日互顧成湖得疾十七日至蘇州閶門西塘卒焉存鑑赴西塘治棺如法奉以歸葬焉蘇州抵瀘州由

大江上瞿塘入三峡沿巴江達瀘水道經千萬里存鑑弗為艱弗忍置父體魄於旅地必欲安厝於鄉土其為子可嘉矣求誌銘出黃氏圖譜凡十一世其先居徽婺源移潭平江其祖號有初移蜀瀘州其父諱志海字可通卒年五十八配熊氏子二人存衡存鑑孫七人可通葬瀘州原年月日也以其圖譜之世系有子之若是可通為人可推其行之有克修矣葬可勿具誌銘耶然上按黃氏有在晉地或言出金天氏自臺駘後封葦黃有任晉黃淵也有在楚地或言出帝高陽自栢翳後封江黃有仕楚黃歇也在漢尚書令黃者大尉黃瓊江夏人後黃氏皆望江

夏矣通年中原故家圖譜鮮存此家偏方哉可通家存焉可推其人之有克承矣葬可勿具誌銘耶誌之銘曰實之有美由振以起子之有禮由親以啓、以克持親終慎之祇奉以歸弗殞於羈既啓其子善名後祉責以銘辭慰子之思

顏夷士壙誌銘

夷士姓顏氏諱天澤字潤之號清隱世為吳人居於望門之北魯大父諱子知大父諱君玉父諱天用以資富雄於鄉里至夷士而基業益光大當元季世有司周甲戶推立為里之正善理斷曲直一鄉之人咸

服其平允且為人敦厚好置孝之德受以天性故
事親克盡其道訓子有法與弟天淵同居至老無間
言及張氏撫有吳城丁未歲將命處士以武職率領
民兵辭不受遂徙入城居俄而歸附例起鳳陽居住
恒得往來游息於鄉偶嬰疾卒於子舍開洪武十七
年二十一日也處士生於元之延祐戊午四月二十
四日享年六十有七娶鄒氏先十八年卒男二人長
曰濟篤於孝行能自振其世業有司知其能以名上
之戶部俾為萬石糧長娶韓氏次曰新氏尤以孝聞
同薦者授郎知保定府安州新安縣事娶吳氏女五
人妙真適董思敬先卒妙清適盧原常妙淨適袁孟

瑜妙慧妙良側室所出尚幼孫男六人玲瓏瑤瑤
瑜孫女一人懿魯孫女二人素巧素壽以是年閏十
月初三日葬於長洲十六都金鵝鄉之原先塋之側
其子濟以狀來求銘諸墳吾同知處士家世累積於
善繼嗣有人逮至晚節雖遠從江淮然託身龍鳳翔
舞之地斯得歸全故里終遂首丘之願則天於處士
可謂加厚矣宜為銘曰
善之植著蒼德克繼伯天特生於斯沒於斯歷險夷
庸何悲

湯白巷墓誌銘
蘇人湯白巷諱完字時中本湘人宋太常少卿瑋始

居蘇其六世祖龍飛榜進士暉老其曾祖元瑞安州
判彌昌其祖儒學正郁其父母范氏文正公裔孫妻
丘氏制置岳岳裔孫白巷自言生平無可稱惟循守
其家遺軌耳夷考其生平處士不知世有刑罰事世
事來任情應之曾無所較計單寡旅羈中理文韓清
雅事奔走若服豫曾無所厭愆愈老愈以此自役卒
時年七十永樂甲申十月十日葬時永樂乙酉十月
十日葬處常江陰姚岐子某孫某：鳴呼蘇前
代名家孫經變久如白巷猶循守者鮮矣民風尚儉
利既巧慧如白巷之慮事弗較計者鮮矣士子衣食
在艱顧視文翰清雅事如白巷之弗厭愆者鮮矣

凡人藝有銘焉白巷無銘哉銘曰
秉樸靜無蕙鵠拙世為薄善鑒動有履胤點俗為悅
見悅於俗於道為辱見薄於世于道為貴白巷貴矣
烏玷其真茲原瘞之烏睹其人

沈學巷生墓誌銘

繼孫本唐姓名允德年十三母家索後母舅承沈姓
名繼孫唐姓祖諱士昌預宋鄉薦父諱世傑母沈氏
沈姓祖諱應發歲書近萬卷火諱廷母茅氏而姓吳
郡舊家繼孫生几下甘處下弗敢從名貴材豪游唐
姓叔祖諱克佐善徑文字習其遺法妻子不給弗敢
寘衣食無他伎惟為童子師歲壬午卒年八十二妻

鄧氏沒藝橫山梅灣他日獲沒藝當在馬繼孫字起
宗學巷其貌生既凡下沒藝諱不自叙其姓系誌其
藝耶行汚庫其墓敢丐高即銘耶銘曰
原吾始時寧無終期藉土以生藉土以歸縱觀萬有
非土何之

題沈學巷墓誌銘蓋石

學巷翁贏身唯與陋飲腹惟踈糗四五十人不可見
其有嗟戚有于索安乎貧人有可矯者子諱成邀傲
人不堪其害饋以銀幣翁峻却之入有不可矯者患
難見真情翁之安真情哉人矜已見聞曾弗肯語人
翁於論一有見聞即遽語諸人醫家奇方人寶異睹

人蘊急猶弗肯露示翁得奇方思拯人偏寫詒諸人
此皆細行人所不能

沈志仁墓誌銘

傳曰神有所不通神於人善弗福淫弗禍非有所不
通乎沈志仁蘇學巷少子學巷父子生以善籍筆墨
為事其為人親戚知之隣比知之交遊知之知其人
善不惡也學巷晚年喪長子中子洪武壬午十一月
志仁喪其妻十二月學殖矣未半月志仁喪其男永
樂癸未六月朔志仁喪矣距學巷殖半年爾年止四
十四有幼兒四男一惟中也嗚呼志仁之喪志仁之
為人人知之天應未知耶神何如是耶太史公數操

行不軌迺逸樂富厚神果有所不通也孟子謂君子
有性不謂命貧也富也壽也夭也所值命也無可重
輕也善則其性商善惟皇之降不輕也輕夫降遠樂
富厚可重耶志仁為太不輕夫降矣所值君子不謂
災悲也志仁葬橫山梅灣長樂王其知志仁者銘曰
伊跖之富跖之壽一時之漏千載之詒以利為伊徒
醜明忍釁伊道臭跖善逢貧天能不負所受古君子
常有於志仁矣咎誰而狗苟矣於伊而厚

施氏父母墓誌銘

子之於父母孰恩使父母無聞哉忍之使無聞為子
之情何取哉父母之顯者人知之史氏載之其葬也

猶求誌銘以聞焉其弗顯者可無求誌銘以聞耶施
翼之父諱達字伯通家吳下為人喜讀書不喜鈞聲
勢治生以居積然不狗時低昂惟致其平也有從之
課盡心思無隱也有與之較曲直是非怡弗辯也
性喜周旋人之急相負者釋然以待也至若事其親
能順適其親處閨門曾無有慢容翼之言切皆其
誠其可使世無聞也翼之母姓陳諱素寧翼言其母
事翁姑能惕乎其父之婦始終無煩言寂家教
子則嚴毅治家尤儉勤其好乎出靜老年終日默玩
字釋道之經翼之父生於前大德五年二月十三日
卒于今洪武六年九月三日壽七十三母生于前

延祐四年五月十三日卒於今永樂元年二月廿六日得壽八十七是年三月日葬齊門近郊陸巷原翼常痛父卒已如敬親踰常痛不能如古禮以葬乎痛無可追矣念其父之行銘獨無可追也茲其母不併以求焉益增夫痛矣從近世作父主與母合葬焉併求銘焉夫事有不可已從美而起方君子許之如翼於情於義烏不可許耶翼之父母有子男一翼也孫男一浩也曾孫男二某、也長樂王果序次翼之言誌而銘曰

居顯易有開墓盡有開非顯易無開墓盡無開行之根於誠居顯非顯皆宜文施氏之父母子之三：允符於鄉故之稱誠之不可掩慶之所臻又將見於施氏之子孫

顏擇之妻韓氏墓誌銘

韓氏其家世蘇人也其生前泰定甲子其夫顏澤之其卒近歲己卯十月朔日也其得壽七十六有歲其子女長適陳雷早大次適陳緒又在雲南遠地也其為人其夫之姪濟稱其事濟祖父母祇順得子婦之道與濟母姪得子婦之道觀戚上下無不悅之也其卒時濟在鳳翔歲壬午十一月十一日葬於其夫之墓齊門塘西理其葬濟乞長樂王賓銘故銘也銘曰

處內有淑覽寡而獨執揭其實維夫之姪揭以微銘其姪之誠銘以從之慰其姪之悲

江安人留氏墓誌銘

用之美者山之秀子之才親之賢也潯州江澄為蘇州吳縣簿縣上下率稱之其才矣永樂三年二月廿六日母安人留氏卒焉安人故家相臣夢災曾孫也父諱某元如阜縣尹詩書禮樂之商於熟乎父祖之為其賢矣安人諱真配澄之火巡檢公諱某元李官巡檢卒年止五人安人年逾四十區處其家事教其諸子：六人男名澄名洪名淋名潤名觀名永澄為吳縣簿洪以薦聽選琳以春守居業潤為國

子監生觀適陳性善永適汪彥敬安人卒年八十二卒之年十月日葬是州新塘之陽以澄弟兄樹：俱在士林行出而仕有稱安人教之亦至矣安人生名門踰習先世有執則故婉其夫克相其夫以道焉撫其子克就其子以學焉安人之葬子澄請銘維禮可不從澄請以銘之焉銘曰
懿哉賢母其識其賢子之樹：其賢舉宣爰推行言行言可珍行有坊表言有宮庭故家之遺子彼寶珠詎傳於鄉宜播遐區其賢既有其施已厚其善乎其後匪惟子之茂孫承父彌阜

盛景華妻朱氏墳誌

朱氏諱淑賢其夫盛景華以事去家萬里始去時朱氏年三十子皆在幼朱氏依翁姑以婦道自處親黨賢之內外無間言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以疾卒年甫四十五歲在卒後十日子男二曰宜曰寅女一曰端朱氏長洲縣人其父朱叔正元夫唐庚午歲大飢出米分給鄉人日數千家凡三個月事聞旌表義士盛為吳下望族擇朱氏為景華配朱氏之賢有自矣

顏室人韓氏墓誌銘

顏濟言其室人韓氏從之在鳳翔洪武歲丁丑甫年五十四十二月廿二日卒葬於鳳翔歲己卯余獲

歸蘇州挈其骨以歸歲壬午十一月十一日葬齊門塋而原附其翁姑墓余念其遺余負戾時吾長子次子俱死應天府收之而以葬不底安薄瀆後率諸少子數千里從余其罹艱多矣今其葬寧不求文以誌其墓哉當吾妣沒吾二妹幼時長吾二妹輟已登以嫁吾子女七人鞠之嫡庶一無異娣姒間終始無煩言吾考妣存時奉之又皆稱吾意今其葬寧不求文以銘其墓哉長樂王賓為之誌且銘曰
順其姑章其生既藏迨殯殊方克英舊鄉從姑章傍事豈偶常用銘茲藏其滅以揚其德宜昌
故龔母朱氏墓銘

朱氏龔恩敬之母蘇州長洲縣人其考朱仲賢妣朱氏九歲喪其妣知句檢飭織紉專習弗懈親族稱其有女之規焉既長適同縣龔大達佐其理家
家日以理贊日以裕姻戚稱其有婦之勤焉大達為人體而有容鄉人善之先朱氏卒朱氏生至治二年六月十九日得年七十又七歲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卒是月廿九日葬附父達墓在縣之虎丘東戴巷原子三人長女適黃亨先卒次男恩敬娶李氏繼陳氏次女適徐本道內外孫四人內孫男謹孫女適李浩外孫男黃敏徐宜朱氏為女為婦皆有稱焉為母有子順承有善焉其葬也是宜有銘也銘曰

幼失恃專女工長歸理家：用里老安奉養壽已隆幽堂階藏終古崇

故金秀祥配錢氏墓誌銘

金秀祥配錢氏諱妙清其父瑞卿與秀祥同為蘇州吳縣人錢氏配秀祥有子男俊鑄俊娶王鑄娶張有孫男琳珂玘女貞寧貞適夏寧適李有曾孫男懋錢氏得年七十三 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卒 三年正月七日葬其縣太平鄉萬池山秀祥墓焉秀祥以坐賈嶺南物為錢氏佐之成其家焉秀祥卒矣率其二子理其家從是有祿焉二子沒矣撫其諸孫長之至娶患難謫從再還鄉里其家一無所替焉其葬

也宜銘也銘曰
克如克如厥胤是倚爰經爰紀羅難弗記萬池山原
有林如雲其款以安以利其孫

人之獲壽獲康寧又獲怡然以終命幾人能是我疾
疾之嬰人皆可憐若楚或異常是益可憐他人猶隣
之況其子孫哉陳瑞之痛其祖母烏得不以為誌耶
其祖母八十三壽矣無所苦卒康寧矣疾疾嬰二載
肩膊脊眇近多肘尻解肘見骨膝肱又拳縮苦楚不
堪忍瑞之痛何如耶呻吟不能絕永樂元年十一月
廿三日歿絕焉人言瑞祖母善人所嬰豈宜有是也

西方論緣業善人或苦楚宿世然耳俗多崇其論柳
子果疏潰淵天豈一置輟善惡中矣柳子殆憾而
言矣惠迴未必吉從逆未必凶理若不可詰申胥天
定三言肯哉肯哉瑞之祖母烏得不為誌以解俗之
所崇耶葬之原橫山之吳山葵之日是年閏十一月
日瑞祖母姓陳諱智其父陳德卿其夫潘子行即
瑞之祖生子八人男曰興曰祥曰瑞曰琦孫十八人
曾孫六人德卿無嗣興為嗣即瑞之父故瑞從陳姓
外孫後外祖古今多矣興父卒瑞奉其祖母知其父
之存葬其祖母思如父惟恐其父有歎於冥、故其
葬焉得不為誌以慰其父冥、耶

陳季玉墓誌銘

陳季玉年二十六建文三年正月十一日卒陳家
蘇城西市年四歲喪其母徐氏年五歲喪其父均錫
兄瑞育之至年二十一娶妻李未四年季玉卒三年
瑞卒之是年六月日葬橫山而祖父墓側有子
女未女終五歲人謂瑞之卒有憾耶嗚呼逝或有
以為榮有貴以為富有豈以為壽弗以病而終亦概
矣瑞年雖二十六病終於牀第于瑞何憾甲夫其帖
特養於其祖母幸已長不得奉其祖母終元年依於
其兄幸已成不得奉其兄抵白首在瑞寧不為可憾
耶事有出於天出於人若瑞可憾不出於瑞出於天

于瑞何憾也銘曰
物生而儀有歲頃更雪者誰心忘其斲年臻期願
于庚彌滋方剛運華免多艱疵于庚彌滋壽也美奇
免多艱疵天也美悲噫噫爾墟永真是辭

故關汝舟呂氏墓誌銘

姑胥長洲關澤葵母呂氏念父汝舟卒遼東瀋陽誌
銘勿其焉今焉葬母弗併具滋戾矣道矣作父主與
母同兆焉惟汝舟諱濟與朝上氣義見人急如已急
赴之弗辭也見人失如己失矯之弗隨也奉其親以
順其心撫其弟以和為情朝廷重糧事設萬石長不
為也汝舟為之哀稱其允平官稱其敏勤其卒得

年五十二洪武廿一年八月廿二日也惟汝氏諱清
伍汝舟成其家順翁姑如夫之心和宗族如夫之情
其卒得年六十六永樂元年七月十七日也葬是年
十月十七日墓在長洲五溪日字圩子男津娶陳孫
男潛潤提派女皆適士人魯孫男果鳴呼古之記載
凡人行事幸甚之恐忘之也是宜從其永既其行事
又銘曰
外內合德家紀立行能有實事可述沒悲殊域兆宜
一鑽辭 案示無極

故梅室孺人章氏墓銘

孺人諱妙福姓章氏吳郡梅和室也父諱輔臨安人

母張氏太定元年正月十四日生於吳暨長贊梅和
生四子長女曰妙清在閨次男曰景春景時未娶妻
女曰觀音奴尚幼洪武四年後三月初十日卒享年
四十八歲其時和吏於京師至月乞假歸迺克葬
于長洲縣金楊鄉十六都蠡口南之原月日也
時燕和與族人具言其賢具惜其不壽勿克享其成
福也同請為銘曰
賢哉孺人孝於其親又睦其姻勤於其家：道日新
宜壽諱：有女未嫁有男未嫁夫又遠任而身遽淪
哀哉孺人所事未竟誰不悲嗚呼安不銘
故章輔喜張孺人墓銘

孺人姓張氏諱妙觀吳郡人性勤儉有婦道生於甲
辰之七月廿五日壽至六十七洪武三年十一月十
三日以疾卒：之明年洪武四年正月初六日葬北
郡長洲縣金楊鄉十六都之原父諱和母曰氏夫則
章輔字政卿也輔亦吳郡人先孺人十九年：五十
五年於福建之古田縣之生壽至五十五既卒於古
田今以衣冠合葬焉子則女一人曰：婿則梅和也
銘曰

曾墳之東蠡口之南鬱：佳城終古常安

施連卿墓

連卿施姓諱元亨字連卿吳郡人父諱文富母周氏

按即乘施有兩著姓諱振諱秉世登宋上第連卿家
世素占吳郡籍其出必有自連卿之生也前至大
年月日今洪武十年：六十二四月廿三日以疾終
配陸氏子男二宗義女三長適沈餘未字孫男溫保
是年八月日葬於所連卿為人性亢英望之栗然
不可即與之交倒情瀉意緩急無有靳晚年徜徉林
壑間引酒為豪終日暢飲賓從惟然無有聞言其為
飲公不既事不為飲政人比之若漢壽張氏然其
疾也郡人士多往問其疾皆曰胡為乎賢如連卿未
衰耄而遽疾也其終也多弟其喪皆曰胡為乎賢如
連卿甫下壽而遽終也嗚呼連卿見賢於人士連卿

范氏父母墓誌銘

范氏父母墓誌銘
蘇之長洲武丘塘有范啓之之父諱福洪武十九年三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四。是月十一日葬長洲十都錦藤原啓之母冷氏。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四月八日葬從啓父兆啓。葬其父時誌銘求弗獲。啓柳：子心今而葬其母。思弗獲。益加恨乎。他時邪。啓之于父母切：求誌銘情有可矜矣。禮曰：親喪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啓切：求銘能。用其情笑。其父母有子啓。其父母為人。可以啓切：求誌銘是為其子欲昭其父。

第9

長樂王

捷
山
東
北

名踰湖一名五忠

公三諫辭天下孫子綏

福未幾遭遇趙兵亡

姑蘇臺
姑蘇山上

餘一名姑胥

鄰壤分明隔綺疏西施歌

鹿掩面空羞覓子胥

善人堂馬

力不宣

風紀山嶺二里有

東海濱常熟去海

苦被瑤臺主害民因來瀆

老爭奈周家善養人

秦伯城
望亭西北

太伯至吳時人美

岐下逃來又路避許多人

策驗此方知不是誇







子孝牛子貯楚清

子海并二海者

止并區計更有名身曰自

物水似新勝波輕涼

梁伯鸞并 鼻括


 陳

 學

 姚

 宗

 錄

 聖

井寒泉見底清蓋井在唐時尤可訪也

不乘人熱來炊飯肯借隣家去汲泉有井從開清見
底草中埋沒已千年

蘇石 齊門地范蠡去五湖招大夫種處樂園

先生云俗傳吳七西子從蠡行夫蠡智足以
顯君保躬必不蹈高頴諸誅張麗華魯謂蠡

不如頴乎

連年謀國甚勞神一旦功成便脫身從此更招同伴
去豈思今已又全人

頭 洞庭山又名祿里村四皓月里先生家
焉

先生未出去安劉人世那知在此遊而望商山行路
遠白雲來往自悠々

死亭灣 關門西七里朱買臣領部道逢去妻

弄其夫養之妻慚死

春風綠岸綠楊柔翁子棄軒到郡時逢着故事如錦
待不思他愁去來離

明月灣 洞庭山下

秋淨繁而帶月流吳山那得不來游清光此夜紅舫
上 在漁家一小舟

香水溪 故吳宮舊傳西施嘗浴宮人常濯粧
一名脂粉塘

春流漲膩蘼紅芳人喜專房更晚粧浴罷身肌賽蘭

蕙那知遺臭累君王

越來溪 石湖東北史記正義越閭此來吳

吳人地而越人開岸上誰將柳樹栽春水綠波三二
月畫舫今是賽神迴

梧桐園 故吳宮吳王夫差園一名琴川古語

云梧桐秋吳王愁

七月交秋未變秋輕一葉下枝頭君王不在當時
悟直到凋殘後始愁

百花洲 姑蘇山下此當是誤

當時人到百花洲人面花光照碧流今日人來尋舊

跡菲々芳草沒人頭

長洲苑 舊園經吳縣西南七十里范氏誌姑

蘇山南太湖北岸

閨閣遊獵太湖濱老渾來修勝上林除在那時人有
後蕭々蕭教到如今

酒城 上壇々塘也夫差投子胥屍江中後臨

江祭奠同勸酒名其城焉

子胥身已逐鴟夷向後吳王却悔思芳草夕陽沈莫
處人多指點說他遲

苦酒城 越來溪魚城西南吳王築以釀酒依
呼苦酒城

只此酒漿飲少那思版築客民多為城總釀人呼
苦任子胥知沒奈何

走狗塘 舊志吳下夫差築

差人來築費千金縱狗奔騰快一心偏惜子胥先賜
劍起王不死役謀深

毛公壇 劉根字公女漢成帝時舉孝廉後在

此修煉自生綠毛人呼毛公焉有異石一方
曰鎮池符有井色白甘香曰煉丹井有小池

歲旱不枯曰毛公泉

許多靈跡在山頭市上人來只暫遊古樹生衣毛似
綠枝柯經度不曾秋

石射棚 即靈巖

石有憑也好兵射棚張處鳥飛驚思量肅慎將此貢
却是人工後始成

石鼓 石城山西靈巖山也舊說石鼓鳴即兵興

那似岐周有篆銘雨淋青處土花生山靈休遣音聲
起雲落吳儂厭見兵

金威井 陽山舊志丁令威宅在陽山法海寺

有煉丹井續圖經澄照寺丁令威舊居也

身煉神丹得幾時西風琪樹已無枝一泓寒影荒山
底縱鶴歸來說與誰

烏夜村 崑山南晉河渠嘗居是村一夕生楊

帝后群鳥驚鳴一夕明旦赦將下又驚鳴
啞：月下有時鳴不似當初夜裡驚身賤誰圖生貴
女但求寬減得安耕

雄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玩

藝此吾義熙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

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入墳塔燈明處風鈴

息清夜經聲誰再聞

支迦巷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迦道

林剎山為龕世稱支迦巷又稱石室

不知城市有舊廬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開共

坐許詢之外更無人

放鶴亭 支硎山支迦放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材可使樊籠裏面來人在夕陽開畔

望肯從塵外再飛回

趙公井 橫山治平寺隋開皇十年趙公楊素

開飲兵人徑一丈八 石闌如屏繞其上

當初開出水泉新日飲長兵百萬人從為僧家消歇

後石闌高處盡泥塵

隙垣里 隙垣橋而陸龜蒙常家馬

陰：樹木水泉清中有高人事耦耕留下詩詞俾世

上當初心不羨公卿

白公堤 虎丘山塘白樂天為之

向公身未半蘇州水在如今堤下風雨昏黃尋彼

處行人安得不生愁

顏魯公詩 虎丘公嘗書清遠道士詩刻石尚

存

歇馬來游得幾春留詩岩壁為何人長生心慕神仙

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鬱林石 要門陸績牛鬱林罷歸無裝用

喜無人運去平泉猶臥來時舊宅邊清白魯公使君

化到今不點污苔錢

交讓壩 干將坊乘魚橋北陽修詩琴丁結交

事耕耘似指琴高丁陸海相讓更續圖經則

指張融陸慧曉言近乘魚橋僧達秦重建橋

序引吳地記言古賢士琴高丁法海於此異

魚云

綠陽芳草一泓泉見說多年棄道遊除是平分與風

月恰如虞若有開田

禹期山 太湖中大禹來治水朝會諸侯焉

堯時神禹會山巔洪水滔勢接天今日三州租賦

地秋風禾稻自年

至成山 常熟虞山舊圖經虞山至成所居續

圖經至成常在是矣虞山又名隔山海至山

海隅山又名破山頂山小山烏目山

舊說至成已上天楚人歌裡已十年相傳住處今何

在一座清山縣郭邊

虎丘山 閶門西北朱樂園云望山形不越崗

陵登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

廓盡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俱會二絕也劉

池汚渟微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三絕也

生公去久石苔新陸羽來時有井煙岩下秦皇跼勢

到獨偏留得劍痕真

胥山 胥口子胥亡後吳人於上立廟因名焉

山色青臨湖水邊山名尤記子胥賢當時百姓來祠

處門餘松花又幾年

秦餘杭山 陽山又名四飛山萬安山白礪山

山路層層是薛蘿夫差曾走到山阿愴惶飲水此生

稻宮裡歡娛事過多

思夫山 太湖山下秦有逸人避秦來採藥不

返妻思之死人因名

夫來採藥被秦苛妻守空廬獨淚多非是吾句甘憶

死恐夫憔悴在山阿

天平山 吳縣文正忠宣公嘗至焉

山頭隱在青雲裏松聲遠近聞未省族人山下

宿宋朝賢相范家孫

白石山 許聖北宋末顧五二山前民家子為

宋起兵拒湖方軍結壘望亭橋設溪上拒之

小前民有顧元新宋與南朝抵北人戰敗不降兵數

百一齊投在大湖濱

林屋洞 洞度山又名包山林屋山夫椒山玄

中記閻闔使靈威丈人探得不死

華陽西去晴相連裏面空明別有天探得神方言不

死閻闔闔伯未求仙

澹臺湖 寶帶橋西史記弟子傳子羽南游至

江乘隱注吳國東南澹臺湖即其遺跡所在

多因公事見言游來到江南有幾秋風水連天棹泊

處並無斜迤在灘頭

夏駕湖 昇平橋西

吳王暑月每開來多少荷花水面開行被越兵分散

後沙泥侵處出蒿菜

石湖 橫山東大穆公別墅在焉

蓮亭柳館憶當時月夕烟朝剩有詩前世阿誰來獎

異思陵親筆在殘碑

天池 華山世傳池上嘗生千葉碧蓮花人服

之羽化

藏在山間更不 倒涵空象只如秋碧蓮花朵開時

節誰化仙人去遠遊

琵琶泉 舊治通判廳西清冽可釀酒

有時流出響嚙二相似甘州破裡高終不教他司馬

泣又分香韻在春醪

太伯廟 閻門內舊在門外東漢郡守糜豹始

建也後在門內吳越錢鏐始移也宋元祐中

號至德廟府君黃履始奏也

前商從父最為難有弟承家此意安逃在荆蠻讓天

下荒祠今是一僧者

仲雍廟 即閻門泰伯廟與太伯同祠

當時與兄讓國同廟祠從兄禮並除此讓豈私成大

志武王來赴果年豐

延陵季子祠 閻門太伯廟

寧從田野去躬耕一節心終不改更哭到墓前來復

命便回舊邑向西行

子胥廟 在盤門子胥宅在胥門廟舊有在胥

山壇塘者園經言宋元嘉中移置門

苦：鞭平為父讎常：愁越與君謀江山如畫吳城

郭人到東門盡淚流

孫武廟 盤門子胥廟舊稱伍孫武廟或指孫

為孫堅子胥武子並事閻門其並廟宜也或

言神孫武烈是孫堅謚或言神稱昌武大王

不知是何武孫名武其是耶
始破楚時謀入鄢民勞能退待他時固知良將行師
處先在憐人善撫綏

子游廟 常熟宋慶元三年知縣孫應時始為
之朱文公記焉

獨遠將身事聖師南方文學此先知絃歌有遺魯行
到何待春秋贊一辭

范文正公祠 普濟橋東潛說友新建焉天平
山延安忠烈廟所移也

遠憂人主近憂民心在安邊肯顧身成就人才又多
少中庸一語到今新

三高祠 吳江范蠡張翰陸龜蒙慶曆歲畫像
立祠長橋上元符塑像建炎兵燹絕興與楊

同祝師龍為尉重建乾道趙伯虛為令牧政
建王份獻地雪灘建焉

功績收藏在短蓬聲名拋擲與秋風筆床茶竈輕簪
絃今古三人氣味同

春申君廟 子城西南君封吳使子假君居吳
廟有唐朝碑史惟則書言廟設君像君正陽

而坐朱英在側配假君西廂焉

後來無妄事分明從約當初幸喜成門下客多誰第
一蘭陵有令是荀卿

王元之祠 虎丘宋太平興國九年元之知長

洲縣祠有東坡所作贊

心思百姓在寒飢古寺荒祠有去思清夜虎丘山月
上却疑顏色在今時

白龍娘：廟 陽山東晉繆氏女產肉塊化白
龍世言龍去洞庭湖水每年春月降廟樹上

如龍省焉
白龍去子去瀟湘母在陽山有廟堂歲：來鑿堂下
樹似思幼育意傍埋

思賢堂 郡舊治祀前守韋應物白居易劉禹
錫王弘中范希文舊有思賢亭記韋白劉南

渡兵後蔣璉守郡再建曰三賢堂洪邁守郡

增配王范曰思賢堂併并記云韋公清德瞻
民今感其政實礼名流人稱其雅白公去郡

人有十萬戶嬰兒啼泣三代遺愛何如馬劉
公秉郡荒疫撫輯民免清徒宗獎之范石湖

記云郡南鄱三江五湖波濤聒天無根石堤
截然暮夜人不絕五公之功矣覽原田祖溝

坊東南委江東祀委海脉終釀通决于邪荒
塞化為麥禾歲無大侵范公之勸民也

前代幾人來守郡諸公名獨到今垂後來為守如相
效果似也賢亦並思

全賢堂 長洲舊治今縣學宮熙中曾集為全祀之

元之名節在當時請看東坡舊贊祠香火高堂瞻拜處前人行事後人師

吳太伯墓 望亭西北無錫橫山上皇覽云在

與縣北梅里去城十里劉昭以為無錫乘皇

山有墓去墓十里有宅有井括地志云墓在

吳縣北無錫縣界梅里鴻山上去太城十里

當時周禮化吳人冠服如周善治身：葬多年遺化

在墓前誰敢去煎薪

巫咸城 城北平門東北三里續圖經言書伊

陟贊子巫咸商大戊賢臣也楚辭巫咸降夕

降方兮懷椒醕而要之說者古神巫也平門

一日巫門

尚王大戊有賢臣葬在平門野水濱寒石杏花風雨

一杯椒醕奠何人

子游墓 海隅山上史記吳世家注仲雍塚並列

有樹樛來不記春却依虞仲塚為鄰山家相約休煎

標十哲人中第九人

仲雍墓 常熟海虞山上

鬚文身正穗時清高裏面有植宜空山墓處唯荒草到處人來必拜之

孫武墓 城北平門西北二里

行兵無敵顯當年有墓干今是野田八十餘篇書在

昔流傳惟見十三篇

梁伯鸞墓 吳地記在闔門外泰伯廟南要離

墓相並陸魯望云在吳金昌亭南一里樂園

先生云要離刺客豈伯鸞與並墓伯通為之

非伯鸞意也

憂國心多賦五噫君王清問今尋思埋身客土終傭

保正在東東盛治時

伯通塚 胥門西韋伯通墓也世稱伯通塚字

秦卿

獨識梁翁與孟光生時人已不尋常城西墳上皆荆

棘名字流芳却未荒

顧野王墓 石湖西南體素清羸又居親喪過

毀常侯景亂墓卿黨隨義軍被甲伏戈陳君

臣大義人皆壯之

身瘦更兼哀毀甚行應有杖亦難扶提兵慷慨誅亮

逆健者臺城報子無

顧榮墓 皇天蕩東榮與張翰言惟酒可忘憂

其如作病何榮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座上

不見人將琴走過白楊風絮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

在酒可忘憂如病何

吳女墳 閨門山塘南一說王食燕魚餘與女
女怨死一說女欲嫁韓重王不從女怨死
後墳上女作歌樂圓公釋女歌曰南山有鳥
喻越也北山張羅喻制越非所也鳥既高飛
勾踐強也羅將奈何難制越也志欲從君諫
言孔多謂欲從父命奈何聽諫言而忘忠言
也此詩始女生時賦也韓重之怨燕魚之怨
也非按太子友憂王疎子胥信伯詔不防越
乃我瘠作隨語謀女蓋憂作歌諒樂園所釋
信然也女死非怨其憂耶
眼有家國把眉顰無奈芳年病損身歌裡分明人聽

誤苦猜濃意是懷春
要離墓 閨門舊傳門外金昌亭南
當日要離投慶忌甘從驅使計謀深何如豫讓能明
白羞故人臣懷兩心
張翰墓 橫山東五里吳四姓朱張顧陸子房
七世孫名陸字選公東漢蜀郡太守始居吳
吳張氏如翰諸才彥皆選公之後也翰知天
下紛多事歸鄉及言有身後名不如即時酒
洛陽城裡秋風起天下紛多事歸去不將身向
酒虛名有後是如何
陸績墓 閨門外吳地記在門外太伯廟西績

幼謁袁術懷橘遺母長事孫權直道見悍軍
旅著述不暇預知亡日年三十二而終
寡落孤墳荒草深一回行過一沉吟遼頭有土如栽
橘未見當年念母心
廣陵錢王墓 橫山西王名元鑠為中吳節度
續國經言其儉約慎靜中吳賴焉范氏古蹟
門稱其不善追游不事園苑惟見虎丘則色
喜至必規劃修繕
一鎮中吳三十年農桑處是人烟于今人到墳山
下未見碑亭已泯然
孫王墓 盤門外三里孫策也曹操與袁紹相

一持策欲往許昌迎獻帝為許客刺英此焉
千里爭衡最少年馬驕風疾喜行前正當許下迎天
子玉樹生埋在此泉
陸墓 齊門北世傳陸宣公葬焉朱子云董仲
舒陸宣公皆有宰相之學
董生有學似相當文氣從容理又長奔走奉天勞諫
諍忠州開生集醫方
范氏祖墳 天平山文正公祖父范仲淹墓廣陵王
父子即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范徵夢文
正公仲淹曾祖也
陰陽家說到墳前風水真宜子息賢文正有賢君聽

取祖宗積德百餘年

陸象先墓 光福山西象先不附太平公主玄

宗謂後凋松栢

皇姑威令震朝中君不低眉暗去從墳上從來松栢

樹青：遮葉雪霜濃

滕章公墓 陽山

荒涼不見舊碑銘遍問人誰說姓名却是勳賢滕達

道幾番為將鎮遼城

陸伯元墓 舒屏亭園經吳縣界伯元名烈漢

初為吳令遷豫章都尉卒吳人迎葬於吳焉

吳四姓朱張顧陸伯元陸氏所始也

君去遺蹤寄薜蘿思君為今有遺歌君家吳下多孫

子盡是因君德政多

韓蘄王墓 靈岵

石鼓山遼宿草長中興名將舊墳堂雙：不見南朝

因只有孤臣似岳王

劉龍洲墓 崑山龍洲名過字政之

生從詩酒過時光到處閒遊半帶狂今日馬鞍山英

處一叢枯棘在殘陽

顧三老墳 婁門塘北漢顧紇尚今為明帝三

老續圖經怕漢史無其傳吳四姓朱張顧陸

吳顧氏顧雍顧曄至顧榮諸族三老商孫也

魯有兩生名姓伏人皆嗟惜信其賢分明名姓稱著

德何用物：火上編唐顧况撰三老扁牌銘曰刊石

朱梁以 婁門東南二里梁漢中丞尚書常為

吳郡太守吳四姓朱張顧陸朱氏有盛名者

多出於梁也

行：一里近婁門有漢朱梁墳尚存人欲知他身種

德其家多代出賢孫

徐稚山墳 靈岩山西稚山名林宣和進士不

附飛王黼紹興初為江西運副劾秦檜親黨

彈劾敢攻秦檜黨肯依王黼去求官蕭條松栢墳前

路行過教人心膽寒

陳子平墓 名諱子平兄思敬杭省照磨還家

至正丙申淮東兵 吳中兵逼思敬不降子

平前護其兄兵機子平不出強抱其兄俱死

之其僕老王見其弟兄不相棄即自縊死

兄弟投降降苦受兵君宋營救下偷生弟兄亡後家奴

繼細說教人眼淚傾

子游宅 在子游巷

武城邑裏有絃歌舊宅門前客喜過年代久長惟井

在古槐尤帶夕陽多 陳子平詩一橋通夾巷

戴顯宅 北禪寺顯承父遠志亦隱不仕來吳

吳人為築居室設泉石林間景出自然焉

不投窮谷竟生涯耐可名城作住家拋却桐廬徒吳下吳人待士士風佳

范家府 仰家橋西石湖又樓公家也今為僧舍

南樵靈苑北使燕更曾持節往西川驅車到老還鄉

邑又檢圖經再自編

魏家府 南宮坊鶴山文靖公家也

幾回除拜到中朝門逕於今草色饒只有聲名在人

世西山相並獨相高

韋蘇州精舍 永定寺續圖經言韋應物罷郡

寓居殆此耶寺梁天監中顧氏施宅為之舊

在長洲縣後在永定鄉安仁里唐陸鴻漸嘗

書寺額

庭多春樹陰深窈窕窓惟鳥鳴掃地焚香坐終日心閒那有是非嬰

義莊 普濟橋東文正公因五世祖麗水公舊

居建義宅買義田聚族人贈焉公名舊居西

齋曰歲寒堂二松曰君子樹閣曰松風閣賦

三詩勉族人子弟朱樂圃云義田濟羣族

中仕者足以養其清不仕足以助其生自古

未有文正為百世之師法也錢公輔云文正

之義晏子比肩晏子之仁止於生前公之美

垂於身後世人三公位下為卿大夫族人

得為其門操觚為講中齋者文正罪人也

義田今有幾倉租義宅年來一柱無留得歲寒堂下

樹半枯尤自宿慈烏

樂圃 在樂圃坊先生隱是為父光祿卿公緡

祖母吳夫人始購得錢氏金谷園先生後號

樂圃著述其中有五經辨說春秋通志琴史

圖經續記

林居懷趣與誰言扶策閑行省庭園犬吠無人到相

悅深山醫樹客猷門

蠶鄉亭 吳江：上陳忠肅公有詩忠肅時主

吳江簿

依：重檻總逢秋霸宦人忙亦喜遊陳了翁來開笑

詠李鷹心事有相投

朱明家 清嘉坊東朱明寺東晉朱明富而孝

友弟 明別居盡以財與弟唯留空舍一夕

大風雨時盡飄還明舍

有弟將家財已去何言財復到家中從來孝友精誠

至邦得神靈佛感通

蔡經家 朱明寺西舊志古蹟門引吳地記言

在朱明寺西

方平不見再來遊惟說麻姑去海洲人世田桑今幾

變蔡經家在寺西頭或云盤門外地至今名仙人堂

陳君子宅 閣門疎之奇字虞卿詔為隴西郡
王教授即謝歸人見之皆肅然曰陳君子士
大夫遠來見之王岐公曰吾嘗相從閣門
下觀其出入仁義真君子哉題其墓曰陳君
子康陵王父子節度推官丁陳范謝長者陳
贊明其祖也其父贊有德行其母丁晉公妹
晉公教官其兄弟其女辭侯以學進安先
生授其女賢惠錄蘇子美書之其兄范文正
公稱勤曰先生朱樂稱勤之奇曰二高士
魯國公君從古有迹時吳地有君身思范石湖家
貴總得高官是小人

隱圃 靈芝坊蔣堂希魯兩守吳郡謝事號所
居曰隱圃自號遂翁
心喜休官返舊居身親冒雨摘新蔬拋捐朝省墜
事收拾山莊種藝書
竹閣 承天寺丈正公與章珉來登有詩珉字
伯鎮平江推官有文名
家、層構有清陰非在人象花卉深公不乘春宴他
處却選文士到閣吟
中隱堂 大酒巷龔宗元都官員外分司取樂
天詩名馬樂天詩大隱恒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在留司閒宋元讀書虎丘始

樓第范丈正公語曰君清修必為令器慎勿
因人以進宋元後登朝未嘗造公卿門
不求大隱金門裏小隱何須山水間藏在公司是中
隱第堂風日儘清閑

滄浪池 即學東蘇子美有亭名滄浪因名焉
子美記云予時橋日舁以往酒然忘歸觴而
浩歌踞而仰笑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死
耶則道以明思何之曰：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歐陽公詩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
相迴環

濯纓人去幾斜陽鼓棹誰來再詠觸波面依然清見

底夜深孤月在中央

五柳臺 臨頓橋南胡稷言所居

株、文蔭在堂前周記淵明種宅邊風景不殊人世
異棄官歸去一般賢

周息元小居 洞庭毛公鳩唐太宗延息元內

殿問修鍊答云帝王一言之惠萬國蒙福于
道得效甚速臣所修匹夫事功不及物區、
末術非萬乘所當問

從被徵書來內殿不將修煉事關于尺牘帝王功神
速一語能教萬國安

陸玩宅 靈岩山寺玩代王導為司空雅量弘

遠不以名位格物獎納後進縉紳皆磨其德

開公身在三公位待下心如一布衣欲訪舊居誰與

是白雲青嶂有禪扉

尹和靖三畏堂 虎丘西庵
兵後南來已白頭虎丘行過偶遲留齋居尤自名三

畏點檢身心肯暫休

復軒 吳縣黃材章憲叔度記三輩先人故廬

東軒貯群經百氏書名曰復自警焉叔度師

王信伯從朱子發呂居仁遊有復軒集曾丈

清公序之其先人端崇寧初論不宜元祐臣

僚黨籍

疎簾輕燠碧林中壓架書多有錢通端坐誰明今古

後一心操歎不西東

樂巷 崑山圓明村李衡房平侍御火通性理

愛韓魏公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巷壁上書

魏公莫嫌老景秋家淡惟愛黃花晚節香句

為晚節戒一日將奉手書別親舊戒其子不

得隨俗作佛事書訖亦

開居滋味勝居官人家稀來老更安箇裡從容清坐

定世間愁事不來干

南園東莊 園在城南莊在東廣陵王子文奉

嗣為節度禮賢下士有才藝者多依之燕集

園莊任客所適文奉從容往來聞笑語則就

飲焉

民遭五季是何時史冊開觀亦皺眉吳地都逢錢節

度人家無事看花嬉

顧景繁山居 光福山景繁名禧

五十餘年不出山柴扉無客一常閑因閑去注東坡

集名姓而今在世間

張融陸慧晚宅 承天寺融慧晚並宅其間有

池有二柳何點曰池是醴泉樹便是交讓樹

隨飲池水曰鄙吝消矣慧晚正立不雜交遊

融神明俊出陋靜修遺以白鷺羽塵尾扇異

物奉異人

兩處棲臺一樣高空余烟雨到今朝清心不見當時

水楊柳名存讓未消

鄭所南宅 樂橋條坊巷所南遭宋末痛園事

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其家業寄身僧

舍常而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曰

寧向杖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敗後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淚

答園士何用戀家為

元遠藥圃 承天寺建唐 增年八十餘好種

名藥

暗想前生是藥王此生尤為藥多忙輕烟細雨費鋤
處今在詩人巷裡藏

承天寺

廿餘坊梁陸僧瓚見其家祥雲重覆
地因建寺曰重雲寺後換書重玄寺唐史惟
則嘗重玄寺額後又號廣德重玄寺錢氏置
奇石庭下世稱双峨石因號双峨寺宋祥符
改額承天宣和改能仁僧贊陸慧晚孫慧晚
與張融並居其中有水何點言是醴泉融家
為晏坐寺承天有別寺五曰藥師龍花園通
淨土永安即福昌藥師即寶幢承天有四一

萬八千

更無奇石臥庭邊有水空聞是醴泉舊說祥雲平地
見今看樓閣鎖寒烟

萬壽寺

花橋東吳越郡從事丁守節因唐長
壽寺廢基創焉其孫永丞相謂請額賜號天
寧萬壽景祐號承天萬壽紹興與號萬壽報恩
光孝有田二萬一千本蕭梁安國寺

是東山門堂殿幽禪房花竹更宜秋不和丁氏經營
後舊有祠堂今在否

雲巖寺

虎丘晉王珣王珣咸和二年為東西
二寺在山下唐會昌燬大中移山上上有鐵花

岩劍池白蓮池千人石 砌石響師虎泉懸

懸泉陸羽石井琴堂生公堂五聖堂御書閣

致爽閣東嶺草堂白雲堂望海樓陳公樓東

軒小吳軒平林遠古木寒泉一輪明月環翠

空明可月亭再來亭花雨亭福嶺館楞伽室

清遠道士顏魯公李衛公范文正公菴公忠

公俱有詩蔡忠惠公字也

香室經臺畫日幽寒泉古木夏藏秋山明月上休教

鎖多有詩人夜到游

子游巷 常熟治西北一名文學巷橋曰文學

橋

不是尋常一卷名四科稱許甚非輕有人題在橋梁

上行過低頭畏後生

閣丘坊 張馬步橋東閣丘孝終公顯家焉公

顯守黃州與蘇文忠公甚親家

東坡當日在蘇州愛覽清閑去處游不到虎丘泉石

上便來坊裡謁閣丘虎丘便謁閣丘

西市門 樂橋西市坊續圖經梅福為吳市卒

西市門是其所隱處漢成帝舅王鳳事政京

兆尹王帝言之章被害福為縣尉言之至王

莽福棄妻子去或傳福為仙後見為吳市門

卒

人言梅福登仙去何故南來在市廛身上都無榮辱
累清高真箇是登仙

周將軍巷西醋坊橋東周瑜家焉有遺井宋周

虎太尉亦家焉俗名九曲橋墻巷

將軍江上破曹公鞍馬回時蒲巷中羽扇綸巾談笑

處樓臺日有東風

富即中巷太平橋南又名好禮坊富嚴家焉

常以刑部郎中牛鄉郡

身臨鄉郡已多年恩在民心只便傳巷裡舊居經幾

主巷名尤記使君賢

侍其巷靈芝坊侍其馮家焉馮字國紀與人

交淡薄見其急奮不避艱險勝達道言污行

義修潔天下之強士君子門人誅曰戊晦先

生

關坊中有一閑人自受幽棲不厭貧平日與人交似

水見人危急却相親

光過巷黃牛橋南郁先生已巷中丁晉公幼

從讀書持節時來拜之死為治喪葬祭焉廣

陵王父子節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丁守

節晉公謂祖也

晉公來拜幼時師師死還求厚葬之名望已高官又

大不忘鄉曲舊相隨

皋橋閘門東皋伯通家焉伯鸞傭時伯通異

人因舍於家

伯通家久沒橋邊有姓依橋尚遠傳非是偶然人記

取緣他知得伯鸞賢

顧家橋樂橋東孫權虎頭將軍顧曄家焉曄

在官得父書酒掃設几筵拜跪讀之居父喪

痛不見父終哭泣未闋而卒

水落汝虛古岸斜垂楊幾樹有慈鴉將軍孝行宜旌

表獨見橋名稱顧家

乘魚橋樂橋東吳記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

見異魚乘之駕空去

此處正當城市裡誰知轉眼到達萊如今不見真仙

過那得神魚再起來

百口橋姜門西東漢顧訓五世百口同爨會

集行酒子孫二歲以上皆知位次不虧禮教

又名試飲橋

百口橋連春日斜舊時開遍紫荊花山東人說張公

藝此是中興顧訓家

盧提刑橋都序橋南盧章仲新家焉又名德

慶橋仲新累歷監司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其

子秉師涇原總歸養神宗手詔慰之

有官名在溪橋上見得其官舊有名多少官高名在

史鄉人總讀便吞聲

孫光橋 吉利橋西唐白頭橋白樂天為之天

聖初孫冕修之人稱孫老橋樂園云孫公治

蘇人畏愛故名
白傳經營年紀衰蕭蕭白髮滿頭絲孫公領郡來修
葺又在哀年白髮時

六經閣 即學講堂南富嚴建張伯玉記南渡
名御書後還堂北名尊經伯玉記云六經閣

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嵯峨舊對學宮門世換名更一幾番今日許多書並
在後世當勉聖人言

震澤鎮學 吳江震澤著作王信伯講道處有

詞記信伯以其門人陳齊之楊邦弼配焉信

伯學於程氏高宗以通儒褒之

昔年宣聖出山東吳下言公能往從千載河南有程
子先生還遠去尊隆

郡學 城南文正公始為之安定先生為教授

焉安定初設教諸生少有行文正長子監簿

請入學居諸生下一行之諸生殆盡行後

太學亦取焉初文正守郡嘆未有學朱光祿

率人請建之文正奏得旨擇南國建焉又得

安定生徒始逾廿人後登科逾數百也

文正未來安定遠隔唐舊習亦稀行汴京太學非常
學翻得蘇州教始明

張旭尉廳 常熟張旭為尉有吏屢求判旭嘆

之奧曰君書奇欲藏身因出所藏他人書旭

見益書其法逾奇

草藤如字偶增除草聖人士唯舊居思得他來再為

尉有誰父老到來書

蔡忠惠公字 虎丘

慶曆朝中有諫官幾時休暇到岩巖心裁正至今難

見今見都藏在筆端

謝賓客書堂 陽山澄照寺白蓮院賓客謝濤

濟之當講學院西廡其子終有記唐虞王父

子勤度推官丁陳范榘四長者謝從祀賓客

濤父也賓客少時及王元之為侍御史百辟

望其風采終交歐陽公絳子景初黃山谷婦

翁

書堂舊日有書聲：在小朋夜更清從後書堂人去

夜疎螢飛到為誰明

何樂講堂 虎丘西寺胤在齊輒去聽常戒殺

虞人逐鹿：東堂上伏不動又有鳥如鶴紅

色來卯一如家禽

野鹿當年避獵人來投梁處欲安身緣渠殺心真

實異鳥飛來又更馴

至和塘 崑山塘七十里從古皆湖濱仁宗至

和中崑山簿五與權向府尹呂居簡作塘名

至和晏祐中府尹蔡杭運使李復主崑山全

韓彥正大修之保膏田數百萬頃陸路始具

焉與權有至和塘記正彥字師德魏公姪寬

山人立生祠刻碑曰思韓記

崑山西到府城東路在微茫烟浪中從有堤塘人走

後水田得見年豐

徐通判塘 市徑北赤門南徐與武卿為通判

大水東南漂沒徐周視得舊跡築塘九十里

造橋十八復田千萬畝其子師閔為蔡君謨

所知封寧郡侯致仕家吳中年八十終

城南一望水相連滄沒田廬幾萬千不是公未與版

築涵：何處有人煙

王仲舒石塘 吳江石塘仲舒始為之

三江連接五湖濱累石成堤似有神非是使君為牧

守風波來性正愁人

吳中古蹟卷終

光庵集補遺并附錄

跋王氏譜

吾曾祖雲嶠翁為此誌者于舊譜之後今吾移之置
於新譜世系圖之前翁之稱引夫前人所以期望乎
後人亦至矣後人之心實之思似能副翁之期望
每觀此心但愧而常愧也翁之期望乎後人豈直在
夫濟仁版而取夫光榮亦曰問學以修其身以從
事君子之列庶幾王氏之世濟乎美其為光榮孰有
加於此者耶翁故曰吾家世積善通書可讀也後之
人副翁之期望固且以是為化也

王光庵傳

姚廣孝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某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
咎其驗如影嚮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紫
閣朱衣弗能過之號曰電目江湖間咸稱為王電目
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
即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
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開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
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
而博記問無有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效
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
醫者即起往診示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宿貌甚穉
其隱也不於山林就城中一廬居之藥殿其面及肘

朕皆成瘡。壁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或笑
踞於道傍。露兩股。爬痒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縉紳
中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賓乃照
熙。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必親
覆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夏熱。則涼其枕。簞日
伴左右。不敢遠。遊。賓平生不娶。味澹薄。無所嗜好。多
與方外人交。或開戶。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
崛。難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母
而卒。至疾革時。抱母不捨。死。半餉復甦。呼母連聲。氣
方絕。英後魂歸於家。夜二鼓。或履杖行。呼曰。娘。
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娘。見舍娘。

不得母痛。既死。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
甚多。藁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記錄。吳下古蹟詩
二集。在焉。交游之知已者。惟同郡韓奕先生耳。
君子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廛
市。醜其形。嚴懲之。忽之行。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聞
縉紳大夫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
者。故賓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
死為鬼。亦不忘乎母。而歸省焉。嗚呼。賓可謂奇士也。
耶。
永樂七年五月。余授王賓傳。同郡韓奕公達。敬錄
板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

也哉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慧光號。偶為王仲光作。僧季彥。
慧光隨處自圓。明日用常行。現成豎。亞頂門。三隻
眼。依然日午打三更。
洪武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龍河退堂全室。吳宗泐
書。

王仲光
王貌癯然。八十春。驚聞野鵬謾相親。世間日月真如
夢。物外乾坤迥出塵。卿也。至今傳碩德。山林何處問
遺民。江湖舊好空相憶。慟哭天涯一瘡神。
李傑

國初用重典。以威制豪傑。若高先生。李迪。雖謝事而
歸。猶不能免。仲光王先生。淹貫儒學。乃遂首草僑混
迹。庸保。開自托于醫。以全於世。可謂明哲保身者矣。
求之古人。其嚴君平。韓伯休之流歟。
七十五歲海虞李傑書。

像贊
吁嗟先生。與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敘事。謂
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
世。謂其死而恤。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
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跋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能收拾而存之

像贊

王鑒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避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愴然平神曳杖逍遙不獲不巾是為光庵先生其人

像贊有引

楊循吉

先生市藥有韓伯休之情不娶有元魯山之潔奇怪以自標置翺翔里巷玩弄市朝欣則兒童小子與之談笑拂則違官貴人不得而見古之所謂古人者有真先焉當時則有魏守下華門之姚傳屈近

步之求而先生陽然自視果不動懷拱坐而受其問返走而避其而其視榮勢之事耶乎微笑九原不與拔墓無及謹為贊以頌焉亦後生之心也
美哉先生道清迹奇出可濟物入安其卑隱不於山城市遠迤邐謂自適瓢飲褐披孰有富貴而能動之先生之高不娶不仕人之款大孰甚於是不仕猶可不娶實難力何如其涕洟瀾女色之害自古莫殫先生於斯勇實勝人鍛心銷欲不漬其旬嗚呼先生清至矢小子作贊莫能盡之矣

續吳先賢傳贊

劉鳳

三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

客異衣服其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光禮以醫著賓叩之元禮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即賓不可因暇其亡直往取書去故蓋善為方所治無不全與歸奕俱勵風執守姚善折斷下士聞而造之賓遊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贊為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恩令母者良久乃滅其所書有吳名賢記古跡等姚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走姚守死勤王寶寶為決策云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為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

又何謂真隱耶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為近怪然素其自不遺其親志所之不近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既無仕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以死殉姚守而計畫舉事實實發焉守之以死固實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為守所礼謀及大事以正對違為利害恤難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為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像贊

王世貞

萬邦帝臣兮噫嚅不利賓兮噫嚅國之遺民兮噫母之遺身兮噫卒以淚兮噫

吳中名賢小紀

文震孟

先生名國賓後名實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材於除陽
津厝山海形勢禮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尚草意
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醫著其親故已獲益以藥
然其面及肘股間鑿而角短木策杖遊行塵市故舊
有遇之者輒笑踞相對起極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
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與馬嘖嘖呼
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微服往先生衣短袂
衣履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唾姚公笑而去之此三
往始與剛對乃稍露其奇公為執弟子禮先生養
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絕
而復甦者再四死後魂歸其家捕呼娘不絕聲云

所著有先庵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皆不傳

夢清叢言

曹起巖

王賓仲先老不願仕洪武間自毀其面終身獨居
警布袍津行市中以賣藥為業所至群兒隨焉蘇州
府姚公善往謁實據坐受拜善問為政以愛民為急
今日以何政為愛民賓曰野人但知用藥而藥有
標本緩急之辨愛民固為政之本悲非今日所急姚
拜問曰今日所急願幸教之賓曰聞北平兵過德州
然子曰然則使君已膺煎刑五郡之命然子曰然則
則予之急有在矣同屏人語曰鎮江章使君非忠貞
之士宜急還腹心赤其軍政然後出蘇松之兵以成

江陰出嘉湖之兵以戍太倉使君親帥大衆駐於鎮
江之龍潭而以舟師上下金甌之間北兵縱渾觀豈
能飛渡哉姚洋受教未能皆用也

柳尺牘編

姚廣孝之見王光庵也騎從而姓光庵問門不應明
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庵問誰答曰道衍光庵
曰衍斯道耶待吾白母許入遂啓門交拜且請
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間爾發跡矣然所居何
答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光庵曰吾家
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朋
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且僧帽祥衣踰牆策杖往

萬壽寺訪之小僧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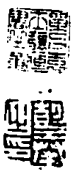
天竺

廣孝曰五仲光也起

輟

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魚惟誦阿彌陀佛不輟
聲問以事不應端坐良久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
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且誦時一歎息曰衍斯道一
箇和尚做不了他日康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
光何得狂也不及我在京索一官職庸俟何時光庵
擲杯於地誒嗽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
廣孝嘆息而去
先生本讀書人嘗於天平山作龍門春晚圖遂知名於
繪事

壬寅小春節欽遠猶藏本錄完



此書歷有年矣其書時正日也同子又聞一底建請開人三孔上
即命余錄之蓋係仙傳非尋常也

楊杰再序

吳人以王光唐集四冊見示署長興署福清長樂其郡望福清其籍
意者其王著之徒歟為地公善之榮華奇士也惜不果用如用
之非年之師豈能長驅直入當之之事固未可知也任其不仕奉
以鏡可為一代之完人夫觀文法詩歌是其集當時已動傳時
百餘年後茲遇其全吾聞文獻有光矣其集藏之幸也



光菴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賓撰字仲光長洲人博聞強記尤精醫學
隱居奉母以孝行稱少與姚廣孝相善吳中往哲
記稱廣孝既貴歸訪賓賓弗與見方盜掩面而走
黃姬水貧士傳所記相同明史廣孝傳中亦畧載
其事然觀賓集有所作賑災記稱廣孝為少師鋪
陳功德甚至賓歿後廣孝為之傳亦極稱譽是兩
人交契終始如一蓋流俗欲推尊賓者造作此言
殊非事實集凡文一卷後附諸家贊頌及吳中古
蹟詩一卷詩共一百三十七首各有小序其文務
為奇崛之語間傷兀贅未能成家詩詞亦頗傷流
易卷首紀唐鉅林德陽二事全錄舊文而無所論
斷或賓嘗手書此二節後人不考誤編入集歟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明〕楊士奇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東里
文集二十五卷》提要

少師東里楊公文集序
天生間世之才必予之以
清明粹溫之資際夫重熙
累洽之運發為事業參贊
經綸輔成國家之盛著為
文章宣金石垂青簡以彰
文明之治夫豈偶然哉觀
於今少師東里楊公主奇
可見矣公江右西昌閭族
蚤失怙奮志卓立讀書數
行隕下既冠涉迹湖湘漢
西所交鴻儒碩主所談道

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
者養之直而資之淡芳潤
內融彪炳燁乎外見濡豪
引紙力退古仁於是聲名
洋溢受薦而起際遇
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內

閣以嚴禁密云與淮等七
人皆擢拔擢之命典中祕
兼知外制麻事
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
制仁山云居多肆其餘力
所及獲世之文率皆關手

世教吐辭賦詠冲澹和平
源手大雅之音其可謂
雄傑俊偉者矣云之立心
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
之以和厚謙慎以故清議
咸歸重之洪惟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屢開文運儒雅
彬輩出以云述仁徵諸
肯烈頡頏下上能幾人焉
方之當時齊驅並駕復幾
人焉謂之間世之中其信

然我淮也孱弱無治旦夕
相聚處聆笑語接拒輓裨
益良多屬以抱疾急事上
疏乞骸蒙

恩賜歸調息旋軫之後零
泥迴隔離羣索居荒落殆

集

四

晁公不遐棄貽書以文集
序見屬輒以平昔之所起
論之共推查序述如石
普昌黎之文李漢序之歐
陽之文蘇軾序之交輝送
映於千百世之遠淮豈起

言者我公命也其美取祥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秋八
月既望榮祿大夫少保戶
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
序

集

四

東里文卷目錄

卷第一

遊東山記

金華縣廟學記

丹桂樓記

移勸堂記

凝秀樓記

翠筠樓記

退思齋記

樸齋記

永思堂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賓壺堂記

思政堂記

東耕記

梅溪書屋記

卷第二

大義集

石田茅屋記

常州府廟學記

稼軒記

滁州醉翁亭記

壽徵菴記

竹林清隱後記

樵雪齋記

石岡書院記

齊壽堂記

頤樂堂記

江陰縣先聖廟學記

文丞相祠重脩記

楊氏祠堂復建記

卷第三

贈陳名道序

贈蔣醫士序

送楊清隱序

贈曾士榮序

送鍾用之序

贈謝敬常三人赴京序

送劉付珩詩序

送楊仲宜詩序

壽尹先生詩序

送王澄淵序

武昌十景圖詩序

送鮑教授詩序

魯林懷思圖詩序

郭氏續講序

桂巖集序

送陳村振序

送余侍講序

泰和王氏族譜序

卷第四

胡延平詩序

送胡永齋詩序

送尹能敬詩序

送林教諭詩序

送徐理問詩序

沙溪稿引

石毫稿引

長林書屋圖詩序

蔡氏族譜序

送蔡孟愷序

送蕭善本序

贈蕭照磨序

萬木圖序

南窓吟稿後序

康氏族譜序

送歐陽允宣序

送侍郎儀公致事序

陳氏族譜序

送曾存善序

卷第五

鄭氏族譜序

玉雪齋詩集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卷第七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沙溪劉氏族譜序
送高伯琴歸省序	送黃信道致事序	送羅照磨致事序	送羅學古序
送尚書金公歸省序	聽琴詩序	贈王敬先序	劉氏慶源編序
送王編脩南歸序	送徐提點詩序	贈高以能序	送蔡用嚴序
送吳子恭致事序	康氏族譜序	對雨詩序	西城宴集詩序
熊氏族譜序	易簡方序	送宗老季琛詩序	贈張宗璉詩序
送孫先生致事序	楊氏家乘序	梁氏續譜序	歐陽氏族譜序
	送史志靜詩序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五清詩序
	送林正行序	送張鳴玉序	送李永定經歷序
	送張鳴玉序	送張鳴玉序	介樂詩序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歐陽文忠公詩命	跋與友蘭生詩	跋子昂書海棠詩	卷第九	中溪八景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劉子敏序	送陳賞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樂氏族譜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族孫朋遠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書楊氏忠節祠記	書宋高宗手詔	題宋歐陽脩謫告身	題夏少保藏夢舟圖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歐陽文忠公詩命	跋與友蘭生詩	跋子昂書海棠詩	卷第九	中溪八景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劉子敏序	送陳賞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樂氏族譜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族孫朋遠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書楊氏忠節祠記	書宋高宗手詔	題宋歐陽脩謫告身	題夏少保藏夢舟圖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歐陽文忠公詩命	跋與友蘭生詩	跋子昂書海棠詩	卷第九	中溪八景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劉子敏序	送陳賞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樂氏族譜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族孫朋遠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書楊氏忠節祠記	書宋高宗手詔	題宋歐陽脩謫告身	題夏少保藏夢舟圖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歐陽文忠公詩命	跋與友蘭生詩	跋子昂書海棠詩	卷第九	中溪八景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劉子敏序	送陳賞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樂氏族譜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族孫朋遠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書楊氏忠節祠記	書宋高宗手詔	題宋歐陽脩謫告身	題夏少保藏夢舟圖

書戒石銘後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題顧知州墓銘後	書伊蒿子傳後	恭題	題朱文公墨跡後	跋黃檢法告身後	勅命後	題絳帖後	卷第十	跋龍岡阡表	跋李靖西嶽書	跋右軍十七帖	跋王荆公詩	跋文山集杜句	題石徂徠集	題通鑑續編後	跋三禮考註後	恭題正祀典名號	跋唐孟舉千文	詔
題時賢翰墨後	題楊誠齋易傳稿後	書胡學士草書後	恭題	題朱文公墨跡後	跋黃檢法告身後	題胡學士遺墨																

跋松雪書牋王開序	跋千錄字書	題王臨川文後	書唐才子傳後	書元首科程文後	書說文字原後	書新唐書後	題丁鶴年詩	題黃少保省愆集後	書元首科進士題名後	書張文昌詩	錄楚辭跋	劉職方詩跋	書劉文房詩後	題曾氏冠辭	跋文山督府忠義傳	跋張旭草書	跋懷素帖	卷第十一	跋赤壁圖	題黃母劉傳後	恭題	仁廟書錄本	書立宗忠簡公墓碑卷	跋謝少連贈官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石鼓文後	書漢置孔子廟碑
書華山碑後	書夏承碑後
書孔子廟學記後	書千文後
書化度寺碑後	書皇甫君碑後
書孔子廟堂碑後	書昭仁寺碑後
題黃主簿告身後	題先賢遺墨後
跋宋侍郎龔公墓誌	書歐陽臨淄傳後
題虞都御史蘭亭墨本	恭題崇恩堂卷後
題漢周府君碑	跋清節書院記
題范危墨跡	跋松雪書
跋唐誥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卷第十二	
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贈平江伯陳公神道碑銘	
贈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贈太師謚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追封鄭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卷第十三	
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徐公神道碑銘	
贈右副都御史向公神道碑銘	

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碑銘	
卷第十四	
右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既氏先塋之碑
贈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君山廟碑	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
寧國知府陳公之碑	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贈刑侍郎楊君墓碑銘	
卷第十五	
縣丞彭公墓表	主事郭君墓表
歐陽允恭墓表	博士王君墓表
贈給事中夏君墓表	樵雪居士墓表
陳廷傑墓表	黃先生墓表
贈戶部侍郎楊君墓表	蕭坦行甫墓表
卷第十六	
彭士弘墓表	沈學士墓表
劉仲良墓表	陳處士墓表
黃氏山坪墓表	蕭德聚墓表
贈御史羅君墓表	故諭德林君墓表
郎中史君墓表	

贈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墓表

彭先生墓表

卷第十七

運副蕭公墓碣銘

郭彥常墓碣銘

蕭安正墓碣銘

梁用之墓碣銘

曾勝甫合葬碣銘

張重器墓碣銘

主事劉君墓碣銘

參議解公墓碣銘

卷第十八

王竹亭先生墓志銘

歐陽三峯墓志銘

儒學正楊公墓志銘

蕭伯玉墓志銘

卷第十九

御醫趙彥和墓志

王殿士墓志銘

周仲舉墓志銘

陳孟潔墓志銘

侍講王君墓志銘

沈生墓志銘

左贊善徐公墓志銘

龍仁安墓志銘

卷第十九

尚書張公墓志銘

陳思孝墓志銘

贈太師塞公墓志銘

尚書郭公墓志銘

知縣貝君墓志銘

檢討周君墓志銘

何彥登墓志銘

卷第二十

曾先生改葬志銘

脩撰馬君墓志銘

思貽先生墓志銘

梁紀善墓志銘

張從善合葬志銘

主事劉君墓志銘

贈少保金公墓志銘

通判詹君墓志銘

卷第二十一

孫子良妻杜氏墓志銘

樂母胡氏墓志銘

故妻夫人嚴氏墓志銘

黔國公夫人程氏墓志

安人劉氏墓碣銘

太安人丁氏墓碣銘

羅孺人墓碣銘

陳孺人墓碣銘

武夫人墓碣銘

夫人范氏墓表

卷第二十二

宜人郭氏墓表

宜人徐氏墓表

康節婦墓表

太宜人曾氏墓表

陸守道墓表

卷第二十二

胡延平傳

知事府君小傳

退菴府君小傳

疾退子傳

黃伯器傳

羅先生傳

劉子輔傳

周是脩傳

王先生傳

陳孟省傳

抱灌子錄

卷第二十三

兩湖實錄成史館上表

經筵訓表

平安南表

平胡詩

恩訓堂詩

黃思恭學士像贊

晃菴像贊

鄒侍講像贊

自贊

石處士像贊

具慶遺像贊為王今作

亡妻嚴夫人像贊

行儉像贊

歐陽子白像贊

祭告先考墓文

祭告先妣墓文

焚黃告先祠文

祭康氏妹文

祭族兄仲素文

祭陳一敬文

祭王聲慶文

祭林崇壁文

祭陳參政文

祭思貽兄文

卷第二十四

正固先生哀辭

周尚志哀辭

白象賦

河清賦

甘露賦

師古堂賦

離騷賦

清白堂賦

主善齋賦

芳洲春意堂銘

詩禮庭銘

環秀書屋銘

學歲

卷第二十五

送彭海雲詩序

圓菴集序

送釋儀宗序

虎丘雲巖寺序

勅賜廣福寺碑

宣府彌陀禪寺記

僧錄右闡教一菴法師塔銘

僧錄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祭康氏妹文

主

正固文集目錄

東里文集卷之一

記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瀾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穀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

文卷一

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龍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茆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菓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

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蹕謝過眾皆大咲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殷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

文卷一

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嘵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傍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傍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

軍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金
蔣氏父子交好之誼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
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
生聚散靡長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
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配

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財成輔
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生
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三

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
叙之典小而動靜云為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
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
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為君知尚於仁為
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
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
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
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
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屈其禮而專用其教我國家
家君師宇內一惟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

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
事與社稷等可為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
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呂成
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禹
郭瑛來為令抵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
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為學甲辰之夏巷民
弗戒于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烈人罔攸措
瑛拜頌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蒼反風熄火殿及兩
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弊宜撤以新方諏于
眾會 詔有司脩飭祀典祠廟邑人趙義咸願有助

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四

遂卜日就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
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廡庖廡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
規於是今率學之諸生行合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
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事本末加書介中書
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
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
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
邦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升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
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
其仰鑽之志而進脩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

日廣處也有以續前脩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國
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于賢今與賢父兄之盛意我
是役也今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其某助之計
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
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丹桂樓記

五雲洲之東距泰和萬安兩邑皆一舍有半曰學堂
里里鉅族爲蕭氏其先徙自吉水之虎溪代有詩書
行義爲鄉人所敬雖未有甚顯者而所與交游婚媾
率顯者也家有丹桂一株莫究所自植里老長相傳

大卷

五

約百數十年其盤飢偃蹇凌霄漢蔽虧日月就下而
望之蒼然如垂天之雲秋高風露清潔花盛發香馥
馥聞十數里蕭氏之耆耄以其暇率族人聚樂其下
長少具在布席列尊俎少者以次奉觴爲壽畢則拱
侍聽長者之訓教惟洽之至禮度不踰歲率一再舉
焉及元季兵亂海內鼎沸蕭氏之老者皆沒壯而少
者皆散徙崇臺飛棟蕩然無存而桂亦斃於燬矣雖
枯根尚隱隱頽垣荒址之間而生意泯然於是歷歲
遠矣蕭氏之彥曰孟常獨切興念吾先人之所居吾
可以去之而不復乎辛勤歸即故址建蕪喬礫營室

以居讀史學道其中而敬脩其先人之德焉既又作
樓若干楹與桂相直無幾桂之莠者復萌靡數歲而
奮拔鬱然識者益知爲蕭氏復興之徵或曰蕭氏科
第之祥也遂號其樓曰丹桂又數歲孟常舉進士擢
監察御史奕奕起聲譽九載用績最陞浙江布政司
參議而蕭氏之顯者遂盛於孟常桂亦靈異矣夫大
家之盛衰係乎氣運亦必有由於人者蓋善德可以
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焉
田氏之荆兄弟析而悻合而復榮此其證也田氏以
友蕭氏以孝孝友行於家而家之所由盛也孟常將

大卷

五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真存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八年陞山東
按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遊之舊也
屬爲書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真學不足
以究道才不足以濟務
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之寄綱紀之
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數千里之

地上廣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譴累哉惟是夙夜兢兢弗勝之為懼也又竊念之良驥一日千里如下乘而弗息上駕可至也真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也蓋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法天之健以為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

卷一

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志而力行其本則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歟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別而頰江漢或扁舟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顧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故且逸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

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就功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為之書

疑秀樓記

芝之為瑞也果與於人乎異時深山密林巉谷之幽礪磴之陰人跡所未嘗至者芝叢生其間多或累萬本其少猶動以千百計是孰之所致哉無與於人乎孝弟慈厚廉貞潔清之士其所居亭榭階庑園圍垣壁之側往往而芝生焉謂不係於人哉蓋天下乎宜

本卷

王道得化澤充洽泰和融液於兩間瑞物之蕃固有不得地而出者矣若一德一行積誠而不已足以通神明致和氣斯瑞物亦必有著夫一人之感召者焉人之德莫先於孝古之能孝者若韋弘宗楊思貞許利川之徒皆有芝產其廬墓之次感應自然之理也前江西按察使金華邵珏以先永樂甲辰喪其母居喪執禮哀慕夙夜乃是年八月所居重屋之下產芝五莖或三秀或五秀華采煥爛明年五月復產一莖五秀輪囷郁然鄉里驚異嗟嘆以為孝感相與名其重屋曰疑秀之樓鄉人之仕於朝者光祿李少卿顯

中書陳令人景茂求余記之以先永樂四年進士為
監察御史明法意而清操凛然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時深所器重歷署大理寺都察
院刑部皆有能解其隱憲長江西也治行尤多而自
得禪迎母就養愛敬無盡母甚樂之以先於余往還
蓋余知其能孝其所為感召非獨居喪時矣斯樓吟
將有間於遠哉樓若干楹前臨穀水後枕椒峯據蘭
溪之勝於顏孝子墓烏助葬處蓋相望云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

卷一

九

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
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
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
曰扁春景融露秋氣澄徹八牕洞闢天風徐來鬱乎
如青雲汎乎若蒼雪頽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
復焉之下坐而聽之嚶嚶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
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蹁躚米雪之旌挺琅玕而
獨秀皆樓中佳趣也聞暇而登焉茲使人襟抱清曠
萬慮不侵超然如出入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
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

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夫高臺廣榭嘉木森布
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日相聚而懷其
適此安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自恃以樂
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視
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
豈獨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
歟抑君子之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
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
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靡奇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
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

卷一

十

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槐林又自
槐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
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
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
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為八世其
所尚殆有所自邪故推本而為之記

退思齋記

少師吏部尚書蜀郡蹇公名其燕處之齋曰退思或
曰公歷佐累朝陟榮一品祿厚而位崇天下之士奔
走下風瞻望餘光者邈乎不可及矣尚矣退思之為

我嗟乎此君子之所為有思也君子思盡其在已者何與乎外哉公以進士事

太祖皇帝朝夕近侍十餘年而始終事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為六卿之首進三孤之重

三聖在上知之深信之厚任之專今遭遇

明聖所以信任之如

三聖而天下之人亦皆有望於公也凡今士大夫賢

不肖之鑑別百執事能否之進退皆公司之

國家有大政大議係宗社生民之重者皆公與之欲

公太卷

士

悉底于善也不思而能之乎古大臣君子如禹稷皋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為公下之為民皆公職也公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衆職無闕庶官無曠五典脩百度貞陰陽和時序順四海熙熙無一物之弗遂庶幾盡吾職而有以副

明主之德意與天下之人之望不然或有一之弗至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為也宋魯簡肅為執政題其私室曰退思嚴此其志蓋與公同當時稱魯直又稱其忠實可大用亦公之所同若遭逢

列聖寵祿之久且盛則公所有而簡肅不及焉宜公之惓惓不能已於心歟公自始仕至今四十年單智畢慮於厥職恒恐不及而秉謙持約恂恂不改其布衣時位愈進德愈厚名愈重歸然今之老成人夫何幸國有老成以保百僚卿大夫之承式也哉士奇仕於朝從公之後知公之心間承公命為此記既復于公又書以自勵云

樸齋記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事

太宗文皇帝嘗賜其名曰純純既拜命退而名所居

公太卷

士

曰樸齋蓋樸幾於純純以德言樸以質言繇樸以達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文者也一色不樸為純在人為至誠之德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前絕智離巧迨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威為蓋勢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純而無偽既長而欲動則私意日滋向之純而無偽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所以名同繪事後素之旨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質之俗斯民皆誠篤之行而況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承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

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為齋也必忠信以為址靜貞以為宇澹泊以為扁簡約以為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遊黜智巧之務執其誠守其一以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為人

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至後擢管繕所丞上嗣大寶之初陞閣門使云洪熙元年三月記

永思堂記

卷一

圭

永樂甲午冬余偕王邦彥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諫還自北京晚出文明門道通州登舟時北風亟寒數人者聯轡徐行伯原從子時貴馳一騎挾四五童奴崇轂載酒追及即道傍民舍以餞皆引滿痛酌時貴待其從父及賓客怡然甚恭惟恐不極其歡也旦出河上水已合則謀陸行時貴留待數日為治裝具余三人前皆未識時貴一旦相遇相愛敬者蓋自愛敬從父而推及之也及與從父別其戀戀不忍之意感動左右蓋吾輩皆竊歎其事從父如此於事父母

可見矣後聞其家有永思堂伯原為余言時貴年始十三其父當戍遼東老且病不能行即奮身請代方行時道傍觀者矜念嘆息謂此孱弱穉冒辛苦從役萬里海外夫安知其有立否也既及戍四顧無所可恃勉自樹立然閭閻磊落不肯跼蹐在人後既壯其上下皆愛重之獨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父母側也既內徙淮陽日望得一歸省無幾復徙常山護衛今父母皆沒矣徒抱無涯之戚此堂之所以名也顛為之書夫父子天性生而致愛沒而致思常情所同也春秋常事不書然後世有不能事其父母又有肆已

卷一

圭

悖道以危父母者矣於時貴之事可書也嗟乎時貴養不可及矣顧今所得為者持身謹行以圖無忝此孝之大節也時貴勉哉遂為之書張氏世家斷之廣濟時貴今寓北京云是歲十有二月既望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朝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

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內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

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無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

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今始

禮部尚書臣澂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

文卷一

上

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存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除

寶堂記

餘林檢討莆田黃行中為余言其鄉有徐氏者故詩書家居壺山之麓東隴之里累世矣至士德甫始徙居黃石蓋去壺山之麓十里許士德甫沒其三子長

曰孟博不忘厥祖之所居也借其二弟即其父所築之前而壺山作堂名之曰賓壺求為之記余未嘗識孟博兄弟而行中端重謹信不妄交際孟博兄弟之為人可知矣賓者敬以接之也父者吾身之所從出也祖者又吾父之所從出而游而上之皆吾祖也皆吾之所從出也先儒論禮以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曰始祖厥初生之祖也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

文卷一

上

上者也冬至一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皆象其類而祭之也象其類有致愛敬之禮則即所居而致愛敬焉者天理在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夫歸然而峙乎吾前則吾起居出入無不接乎目接乎目則動乎中休焉而與感肅焉而起敬者自無一朝一夕之間豈必象其類而後然也哉吾於徐氏斯堂蓋有以知孟博兄弟重本敬始之惓惓也嗚呼恒人知愛敬於其父也於其祖蓋有間矣况游而上之者哉夫知重其祖其必知重其身又可以推見孟博兄弟之為善者歟吾又聞壺山莆中之最勝處也隱者之所樂而

人仙子往往出沒於其間夫徐氏之祖有靈焉其必
不去此而精神相感氣類相通其必有致愛敬而受
福者歟堂凡若干楹作於某年月孟博之弟仲曰某
季曰某皆可為徐氏孝孫云

思政堂記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為政有道也未
得夫道必求諸心方清靜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
湛虛道無不存一念之興則道隨著焉故凡官府皆
有退處燕休之居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
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也廣德州及所縣建平縣凡

卷之

七

民之戶幾萬幾千有奇田之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
在邦畿之內也於為之守而善其政殆難矣我廬陵
羅坤泰之為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
所欲惡盡心而為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圯因其舊
葺之而加闢焉間與觀深喧囂之聲塵穢之迹皆不
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順神而啓發靈智公暇則於
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間求余為記君
子居官本之為持身上之為事君下之為治民三者
其要也必端其在已而勉於臣職不使有所不盡厚
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

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異情時異宜也欲隨
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俾有過舉焉不
遠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
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為政之道坎坤泰永
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州明敏而有志焉
為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蹇公奉

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
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得為政之道而然歟如其求
道而不已焉將民之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
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將民之戴之又

卷之

八

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為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東耕記

客有過余譚東耕子之事者曰所居吳淞江之上九
峰三泖之墟其為人質實無穀色之娛惟勤穡事歲
東作既興每旦率子弟載耒耜畚鍤往治播種暮乃
息或日中躬任鉤鋤有餘暇而天日融霽曳杖行膝
間察視所不及道復耘其勤如之秋穫動亦如之計
其歲中三時之日率什六七在田歲以為常有愛之
曰盍少自逸邪曰吾民耳願無他材可以禪於時
又不自力以食乃欲仰食乎人邪而其積有餘遇公

府從賦今下必先趨事曰凡吾民得安乎田里足乎衣食無強凌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育之樂者

上之賜也吾既無以報大德又不盡力於此何以爲人乎余聞容之言嘆曰嗚呼世之人蓋有非其力不食者矣如惓惓於

君上之大德不敢忽忘非知本者能之乎誠使世之爲民者其所存皆然俗化可厚而刑罰可以無用也客問余言曰願書之遂爲之書東耕子潘氏字大本東耕其號余未嘗識東耕子皆得之於客客爲中書舍人潘謙蓋其兄云

梅溪書室記

文卷一

十九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爲自脩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爲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堯舜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况處乎

山林僻遠幽邃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欤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入又多秀敏醇厚之資則其於爲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澆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宗智甫蓋七世

云

文卷一

二十

東里文集卷之一

記

石田茅屋記

石田茅屋者刑部尚書大梁趙公以名其宴休之居也士之有道也不以貴富賤貧而易其所守蓋道內也貴富賤貧外也主乎內者既定則凡其外者舉不足以及之故窮不加損焉達不加益焉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得時而行之其心固不改簞瓢陋巷之時而孟子亦稱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蓋惟中之所守確乎不可拔而以之遇則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

大卷三

一

樂非志於道者不足語此公少嘗樂于耕讀而有志用世既發身科目事

太祖皇帝為夏官屬超遷浙江叅政

太宗皇帝臨御徵為少秋官改冬官又改春官遂進

大宗伯改大司馬

仁宗皇帝嗣位憊憊於慎刑罰又改大司寇遭逢

列聖敷歷中外三十餘年預大議輔大政位高而祿厚自恒情規之則向之章布所樂豈復有一毫尚留念慮哉然此非可以論公也公學博而識遠志高而才大推其心蓋惟天下蓋識

朝廷尊安生民樂業邊境無事公之樂也矧今

聖明在位方圖任老成公宜益據嘉猷以輔建太平安得慕彼而違此哉而平昔賦畝之不忘于以見其心非酣溺於富貴其風可以廉貪而敦薄者蓋於士俗有警焉士奇與公同 朝二十餘年相知為舊間嘗屬余記其石田茅屋余重其可有警也遂為之記

常州府廟學重脩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為天下蓋未有去學校

大卷三

二

而能為治者我 國家自

祖宗之世崇重學政

皇上續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祗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燬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千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既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臧咸闢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署郡事進謁先師退就學館願瞻嗟咨曰是可後乎即謀脩葺而計費甚鉅方事營度郡之好義咸願有助出貲市材詎日鳩工什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

材良既堅既好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
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賓客之位會
饌之舍至於庖廩靡不具完彩繪煥然不浮于度是
役也費不出公願為之有道民爭勸義經始於某年
月成於某年月蓋始終皆誼之勤而後知府于文自
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自大理寺丞來同志
協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槩奉 命巡撫蘇
常諸郡亦勤助相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
知究大體祇德意而旦莫獎懲案牘期會以為能趨
走迎餞以為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為何事其能知學

文卷三

三

校教化之為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
宜其克協於斯舉也常自秦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
人至于今知捐利為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
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鄉也矧今為畿內郡涵濡
聖化之密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
必有仰惟

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老之勞勤而
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
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茲始於是府學教授余學
夷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求文

而能道脩學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
助義者眾周孟敬朱善慶其巨擘歟

稼軒記

夫務適乎已而無天下生民之思者凡民耳士以及
人為道道明於已而或退食其力於幽閒無用之地
以自適焉者蓋安命守義不得已者之為而非士之
素志也古之君子往往皆然泰和王行敏通春秋大
義志高才博喜譚當世事稠人廣會行敏出論說嫺
嫺於視今富貴有位人當其意者無幾評泊是非高
下持禮義曲直人不少貸然人以義正過行敏率能

文卷三

四

屈服甚或加之橫逆亦不校也此非其能明於內而
豈苟為自高也哉其父伯貞先生嘗會漢憲典大郡
有惠利於民弟行儉今為學士於翰林掌 制命
天子左右譽望蔚然行敏獨家食澹泊自適曰士各
有命安吾義與命耳買田百餘畝於邑西半舍許作
廬舍田間躬率僮奴治耕墾水為墾備旱乾其用力
勤歲穫常厚鷄豚之畜日蕃而墾兼魚蟹菱芡之利
日用所需悉具飽食無事讀書業簪之下聲聞林外
天氣晴煦不之舍南之舍北與老農相嬉嬉或數月
一入城就其素所知已晤語少頃掉臂逝去其寔息

之居數楹質樸闌與題曰稼軒軒之前天柱三顧諸
峯蒼然秀拔而大江橫其下啓北戶而望則武姥之
山巉峭奇特而吏胥一跡不及門嘉客時至野服出
迓相與坐軒中必具酒酒酣擊瓦缶歌古人田園之
詩樂客或問平居所侶指階下白鷗及窓外脩竹
數千挺曰何莫非吾侶也蓋終歲悠然忘世榮辱行
儉在京師聞之躍躍有欲艷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
聞之皆有欲艷意相與賦稼軒之詩余竊嘆曰士知
命而樂非賢者不能然命豈一於窮與達哉賢者亦
豈自棄夫天之所予已者而終不用哉觀行敏所用

大卷

五

於已責於人又豈幽人處士可以終其身也哉蓋昔
人有稼名其軒者矣彼未必有行敏一日之樂而其
惓惓當世之心未嘗已也亦其不忍自棄夫天之予
已者也古今人豈相下行敏有不反而思作而跋乎
行儉既稔稼軒之詩寄行敏余於行敏非交游一世
之好故請以余言書諸軒中使勉焉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
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
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

已任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歎
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
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斬黜而遽還或屢擢而
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
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凜忠義之
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
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片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
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
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
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且莫相親

大卷

六

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
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
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
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
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
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
曰邦先賢之跡垂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
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
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友滁人復作醉翁亭

而刻公所為記寔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
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
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
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費
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
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
乎此也而又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
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嘗樂
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
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

文卷三

七

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
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豈第
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者
太僕少卿蘇實龍墳承楊文達孫嵩宋載劉望主簿
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
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
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壽徵菴記

永嘉黃思恭先生始春秋七十有二將營壽藏於郡
城之東大羅山先塋之次卜日之良先生與其族姻

故舊咸往視工先事之夕甘露降茲山凝積松柏之
上有鉅松直所營之窺其積特厚彌布柯葉皎如雪
霜掇而食之甘若飴蜜其姻王止中曰此 國家養
老之祥殆先生之壽徵歟或曰瑞圖不云耆老得敬
則松柏受甘露意者 國家將致禮先生者歟止中
賦七言長律一章歌以為先生壽壽藏成之三年先
生之子淮時為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家
太宗皇帝恩封先生為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後
十有三年淮積官至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又蒙

文卷三

八

仁宗皇帝恩以其所受散官及三職封先生又從淮
奏以少保祿歸養於是先生春秋九十有三康健和
豫聰明不衰所謂養與敬者備之矣然後其鄉之人
忻悅嗟嘆謂止中與或者之言之明且信也夫可欲
之物凡出乎人者可以力致惟出乎天者非人力所
能天蓋可以誠動焉人壽富康靈諸福皆出乎天而
備於一人之身鮮矣人壽臻於耄期百有一二焉耄
期而兼富康靈蓋千之一二加有 兩朝之榮命龍
章褒拂秩榮一品朱衣玉帶坐享廩祿之養為天下
所欽艷者求一於萬不易得而黃先生備之何其盛

福也哉易曰視履考祥于以見先生好義之誠恒久不已歟詩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以見福之於善人且未嘗不豫定之歟黃氏之祥可徵已其壽藏之側作新室若干楹先生所時嬉遊者也嘗取止中之言名其中室曰壽徵之菴准儒士奇記其歲月士奇與淮縣官視先生父執也竊喜聞壽徵事故敬為之記甘露降於永樂庚寅十月己未菴建於明年辛卯七月甲戌記作於宣德丁未七月甲午云

竹林清隱後記

士能安乎其內而不為外物動即其身所處不聞於

卷三

九

貴富賤貧夷險靡不得焉若是者非其察之審養之素定不能也西昌陳一敬君其幾於是哉君疏遠與朗耿耿負氣義臨時喪其父已有志務尚日挾冊從先生學士講說月學為文章傳道理弱冠出為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軒為藏脩宴游之處然少所往來獨深與邑中陳孟省好孟省為人狷介刻厲學問其疾流俗人不直臆臆鬼魅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人者或一日不見即其意不釋時孟省大父海桑先生以道德為江以西學者所尊亦甚愛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

文卷三

十

中為啓析性道或淪茗或取酒相酌為樂因名所居曰竹林清隱先生既為文記之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辟為學博士使者奉書幣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平川使者來曰吾邑之賢者吾不能舉願令見舉於他邑之大夫吾何名為邑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舉送之於朝遂以為荔波丞又改賀縣丞兩縣皆在廣右其民雜夷獠不盡訓服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今民意或有所不適即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既仕有民人社稷之寄食有祿出入有輿馬堂隸而其所以自處泊然並不異昔之在竹林時也既歷佐兩縣輒罷罷輒復窮歸視其家蕭然操鉢鍾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人書詩涵泳其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加乎是也夫能不侈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一失忽而為虎忽而為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見有所見或無所養養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君嘗與余交其女兄之子翰林庶吉士余學業告余曰舅氏所存如此不為書之可乎故書所知者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樵雪齋記

樵雪齋者吾邑王伯彰藏脩之所也藏脩之所而名樵雪者著其志也其言曰人之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厚穫豐歛裕於身而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脩才達聲譽流而爵位顯推於其他業無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旱之虞富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為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大得亦無不得蚤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獨樂者其惟樵乎故樵吾之所樂為也吾又耻夫世之人汨沒淪淪濁辱其身而不知侈然以為得故竊有慕乎自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靜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見其志矣夫天下之事苟處之能不欠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卷其所畜處眾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眾人之所趣不啻一秋豪之輕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怵焉竊冒無裨益於時與辱已而枉道皆卒之為天下後世慘笑者其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孟

古文卷三

上

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靜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見其志矣夫天下之事苟處之能不欠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卷其所畜處眾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眾人之所趣不啻一秋豪之輕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怵焉竊冒無裨益於時與辱已而枉道皆卒之為天下後世慘笑者其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孟

氏有言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此而不在彼伯彰磊磊負氣義博涉書史有才具尤工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邪伯彰名其王氏居梅岡若干世蓋邑著姓云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

古文卷三

下

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脩禮尚氣節雖至貧不啻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拔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

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沂大江浮洞庭遊
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
數日不聞絃誦鼓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
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為雄長不務
乎書詩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
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
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
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序
街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序之制
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

文卷二

古

齊壽堂記

齊壽堂者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奉其祖三峯先生祖
母章孺人之堂也先生生元皇慶初元今九十有八
年孺人生元延祐六年今八十有九矣皆耳目聰明
康健和豫孫曾繞膝優愛 國家養老之澤光榮甚
盛此堂之所以名也俊登第授官與脩永樂大典書
成請於 朝乞歸省焉且行求余為記其從兄國子

助教賢又為余言三峯先生及孺人之善曰宜為之
記歐陽氏居泰和之西蜀江之里其先與宋少保文
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居蜀江十數世積善累仁
其族姓之行貴產之畜詩書禮義之習愈遠而愈盛
至先生濶達廉重言動率依於禮法而忠厚以為主
恒戒其子孫及其族人曰必飭行為儒者以無忝我
歐陽氏處鄉人必本於忠信蓋歐陽氏之族有三峯
先生而後益敦於德義文學鄉人有三峯先生而後
益勸於善邑大夫歲舉鄉飲謀實必曰三峯先生孺
人歸歐陽氏七十有六年以孝敬事舅姑以勤儉佐

文卷二

古

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仁善道子孫此其所由壽康
也歟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
期皆壽之至也夫耄期環百里之地有一人焉以為
至異鮮能以兩見也或有之不皆出於一鄉一里也
而況出於一家之間又共牢而合鬻者哉蓋考其初
生皆當天下無事之時其本所鍾已清寧純固既壯
而未老又遭我 國家太平熙洽之運淳厚風靈長之
氣被於人物固宜光潤縣永而先生夫婦又承之以
和平貞靜寬裕樂善斯以獨得其厥福壽福康聯芳
榮於晚歲沐天澤於無窮此雖先生伉儷同德合慶

蓋亦 國家之澤矣先生字以忠三峯其別號云

顏樂堂記

廬陵胡則顏名其所居堂曰顏樂其志固望希於大賢君子之地乎聞求記於余嗟乎其可以易言哉夫顏之樂極其學之所至心與道一而於出處動靜從容安適無往而不得斯其所為樂也其可以易言乎然顏之樂雖樂其在已者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利民也孟子稱禹稷顏子同道道在是即心在是得其心而後可以言其樂也則顏詩書故家其為人敦厚詳慎外和而內夷志在利人善醫聞人有急雖風雨

合卷三

五

寒暑昏莫趨赴恐不及比以名醫徵諸京師京師士大夫家聞則顏善醫奔走迎致無虛日則顏為醫不局於一科其所治無不良效其或一見曰此不可治即不治而去雖更他良醫治終不治翰林沈脩撰一第甚愛之忽病目求諸專科之醫一醫曰疾本深矣不可責近效藥之半歲其或庶幾也一醫曰當施大藥非五百緡直不可言已皆竟去不顧沈脩撰懼逼求醫之良得則顏則顏視之曰此風毒所侵耳即治不過五日愈藥之五日愈胡學士女兄之夫病傷寒時在舟中求他醫往治醫問所病證曰此殆死也不

肯行胡公百方強之且約厚貲謝始行明日還報曰其果死也更求則顏則顏往脉之曰此病欲解矣施兩劑而愈繼復病數劑愈同經芮洗馬病目其劇如沈氏往求則顏則顏曰此可三日愈藥之三日愈翰林周編脩得瘥疾劇初 朝廷命將御醫治未幾將有使命出外他醫弗能繼也則顏繼之竟愈既而周之家入皆疾他醫皆難之迎則顏則顏皆愈之庶言士劉孟鐸暴病亟甚恒所往還親愛者環視之悚然則顏素厚孟鐸脉之握手曰易易耳無怪也施數劑愈進士曾用常兩足腫則顏曰當急扶元氣腫不足

合卷三

六

治也他醫曰當急治腫曾信他醫則顏爭不得數日卒翰林麻吉士陳孟京始得疾則顏視之愴然曰不及矣眾未信之走致數醫治卒不治余在京師目見其治效彰彰如此每愈一疾輒自喜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即知其不可治輒憂形于面此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其心之所存與志之所慕者苟不相倍因是勉勉自脩積誠而不已則大賢君子之地未有不可幾及焉者孟子曰顏何人哉則顏歸而求之可也則顏與余同郡故為記其所能與其所存者如此使勉焉

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徵鎮海濱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今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鴻範也夫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明聖之心也

合文卷三

七

列聖和承益欽益至繇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况邦畿之內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化未泯其人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江陰縣學歲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慨然興嘆曰廟不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以興教化成賢才忱奉

朝命來事寧有重於此乎謀撤而新之為縣者聞之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耆老聞之躍然曰此以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僉工市材易故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干楹殿之後為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為兩齋各若干楹庖廩門垣咸備以固高敞弘麗加於舊規由是縣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朝庭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用稱朝廷崇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教脩所業以求無作於古聖賢將上以光

合文卷二

六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訓導嚴願書來請記廟學之成夫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本源之意有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為無忝而為民父兄於義事當起趨赴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

王化之被皆可書也肇斯舉者周君名忱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其巡撫江南諸郡適歲荒歉勞心賑恤民賴以濟而所至勤於學事相斯舉者知縣朱應祖主簿胡忠而忠始終效勤者民周孟敬未善慶等皆助資費宏黃惇等分董役事經始於宣德六年二月成於明年六月記作於十年十有一月鳴

呼後之有政教之任於斯為民父兄於斯者可以鑒矣

文丞相祠重脩記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

文卷二

元

以興復為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闊浩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撫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又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彬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

士劉儼節奉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

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文卷二

辛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剴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楊氏祠堂復建記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寔既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婁而售之人矣

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

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元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
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弊室數楹
則族父之寢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
址在邑西為橫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
內據者為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
作祠堂古知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
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邑東清溪
之上暨曾祖始徙學宮之北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
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
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而

金華

廿

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
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縣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
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弘有惠及民有傳在史祖考
以來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
及余夙夜懷乎荒墜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
子若孫其可一日忽忘先德而不圖惟敬承之哉承
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
息之功若是者豈惟無忝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
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相通不相違也
惠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鑒潛察於平

居日用之際矣匪直莫薦瀨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
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
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
易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
正月壬午謹記

東里文集卷之二

金華

廿

東里文集卷之三

序

贈醫士陳名道序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徵幸以治載醪牲實館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祭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怒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

古文卷三

一

與惟憲開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天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

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士奇

序

贈醫士序

凡至劇之患欲難而去之必積漸而功立何者其劇也非一日之致故去之亦非一日之力流水之盈涸尺寸以進乎尋仍決而涸之一舉手之力哉必若閑之於始萌防之於始達斯力省而效速吾見今之人嬰乎疾疢也觸寒暑風雨肆嗜慾食欲勞費力筋骨慮思其始漠然若無所與乎已及歲積月累既痼且

古文卷三

二

亟方委諸醫療而藥一進弗效即詬為庸淺屏去雖十數易醫皆然底死無悟者江夏陳希遠病三閱歲謁數醫皆無近效取後謁將添祥氏曰非六十日弗瘳砭以伐其堅炳以決其命藥以窒其虛及期而瘳今之醫去古遠矣始則試中則審終則致其力者蓋通術也求之者誠不計久近而一委之成功宜鮮不有效惟夫名是而實非者不可久任而不速易也若添祥者其可以久任而不可以速易哉希遠德之求余文為報并著久徵之說云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江夏梅清隱溫厚明敏而廢於官不得效用當世既壯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以習長生久視之訣固門崇垣闕足跡不出人亦罕至其處或時提青囊賣藥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雙頰渥渥有色雖目不及視輕袂飄飄不可追逐皆疑其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爲學非遊不充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遼絕其中多異人鍊士而拂衣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慕其師之爲將由大別沂洞達道荆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

文卷三

三

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清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不疑乎不然斯行也將不遇壺丘其人者爲子傾倒哉遇壺丘其人而爲子傾倒則反而舍也吾知有與子爭席者矣士有爲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贈曾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勸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以懲而士榮

與在這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曰此非世所稱教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尊直耶抑固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別吾與士榮皆陳之出也屬臥病山中不得往餞嗟乎子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由詩書曰儒由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盤於道儒不達吏或滯於用子根儒以治吏理嚴而務通功立而舉顯將不由吏以擢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

文卷三

四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嘆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途使其所蘊用之以開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瞻之文而不階顯庸乃輒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蹙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微於一鄉用一

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
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
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
周公仲尼之道以泚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
窮感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
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人
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
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
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
而余爲序云

卷三

五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末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密邇同鄉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達彭末
新皆途掖誦法周孔同道也繇吉至舒一千里兩轡
並載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取醉若解羈寂相講論
吟詠爲娛同好也敬常彥達選進士當赴春官末新
以業成上游大學連茹而升而余方疲於奔走將弛
擔而還於是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雖小邑士生其
間多敦厚明秀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起者內而詞
林頌聖之任外而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譽名今
三子者積學執德志篤而識遠才優而務通相繼以

出又際 國家求賢若不及之時將不皆有譽名於
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猶將與被光榮於蓬蘽之下
豈以有所不同者爲歟哉故書以贈別

送劉仲珩詩序

吾友劉仲珩盛年雅操博學篤志往年授重慶郡學
訓導歲中丁內艱去今服闋調巴縣巴重慶附城之
邑視其裝蕭然而怡怡然買舟載其妻孥書冊道萬
里之險以就斗石之祿而無所不懌之意吾聞蜀中
山川瑰偉奇壯甲於天下班孟堅稱其土地肥饒有
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且其扶輿清泚

卷三

六

之氣鍾於人文章有司馬相如楊雄陳子昂蘇明允
父子操行有嚴君平輔相事業有范蜀公張魏公虞
彬甫明於聖賢道學有南軒先生而四方聞人鉅卿
游宦於此樹政績揚聲譽者加多也士得一命而道
乎此能用志於內即山川之勝覽昔賢之迹必將油
然有得於中矣是行吾爲仲珩賀然願有所寓焉始
蜀人未知學文翁誘進之而輟得師乃選小吏十餘
親飭厲之遺諸京師受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買刀
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可謂勞矣數歲蜀生成就
歸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時以爲榮今幸遭

聖朝文明之運獨子弟為學不出其鄉師資稟養皆出於朝廷無所勞費學成而官之自郡守至于藩翰千六卿蜀之士往往與齊魯並其為榮如此國家之厚賜也夫受厚賜而不知勉焉樹立圖報稱非君子之心願因仲所以寓告邑之學者士友有為詩贈仲珩者余因叙其首簡焉

送楊仲宜詩序

皇上以文教治天下特寵厚諸者簡德義文學之士置之翰林任以稽古纂述之事而隆其禮遇凡翰林職務任之五人者禮遇尤隆既榮極於其身暨其家

卷三

七

之父子兄弟與被其榮者亦至矣五人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朱嘉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吾郡胡廣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翰林院侍講清江金幼孜士奇之不肖亦辱與數焉五人者恒相與感激

陛下聖德千萬歲一遇豈可苟為以昧報稱益以為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而後終於思惟言動常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胥視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發於已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姓無不比然其相益之意

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今年楊君之弟仲宜來省兄京師得胥晤焉其為人恂恂謙慎無幾將歸請於余曰幸有以見教因舉余五人所以相益者告之告之固望其不忝與被寵榮以光輔於吾楊君也於是黃君胡君金君繼余作詩贈之與楊君交好而名能詩者又繼作焉

壽尹先生七十詩序

余讀詩至南山有臺未嘗不嘆昔人之善於祝願也願其致福也則勉之以德類其膺福也則望之以壽斯二者既反覆嘆言之而又祝願於其後之人以

卷三

八

致無窮之意不獨望其一身而已古詩人忠厚之意可謂周矣西昌尹務厚先生今年春以上海教諭九載考績留京師三月壬子實稚初度之日凡其鄉之門人學子與其交游之子弟相謂先生今年越歷四百二十甲子矣相率持酒醪列拜為壽又各為詩以致祝願庶幾古詩人之意矣先生飲酒誦詩樂甚取詩命余序余惟先生醇厚直方居家有孝弟慈儉之節居鄉有仁義忠信之行學問用於時資於人而平生儉並今皆漫滅獨表然如松栢茂悅於米霜歲寒之後官居二十餘年坦坦如一日有二子皆恂恂能

明經續文諸孫亦森森蘭茁可以樂志洪範所列皇極之福先生兼有之矣是詩之作可謂紀實豈徒如古詩人祝願於方來者哉敬書其簡首

送王澄淵序

澄淵始舉進士上京師留太學余時被徵至閒暇輒相往來澄淵確乎其志也充乎其氣也溫乎其容也需乎其文也無幾擢梓潼知縣梓潼距京師八千里道峻山奔川踰不測之險以入手幽深閑寂之地民勞務簡無所勞慮益得用其志於所尚更數歲復來究其所蘊益進而深矣既陞祿勸知州祿勸去京師

文卷三

九

萬里其所道遠且險與其地其俗之陋皆倍於梓潼更數歲復來究其所進又深矣士壹志乎內無所累乎外則道日進德日脩無往不自得也澄淵為祿勸三年民悅而安之天官考其績最此非今之循吏者乎古之循吏有去而陟清要為輔臣道行於當時譽流於後世而皆自州縣始有如澄淵吾知祿勸不足以久淹之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蓋古之君子皆致謹於其終也請書以為後任之贈

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崇禮夫為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

通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遷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輒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鄉郡之學將來所成益盛哉相率為詩送之進士陳賞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為序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為教授夙夜盡心獎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實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實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

文卷三

十

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獎率訓誘益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為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為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為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願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心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魯林懷恩圖詩後序

太常寺丞孔克準宣聖五十五代孫其先自宋衍聖

公端友隨高宗南渡家於衢於
尼山水木本源之念未嘗忘也
及所得翰林諸公詩文屬余一
準之用心也今天下林林之衆
孔子之裔累代至今 朝廷加
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遇孔
愛以相接不敢衆人視之何也
道垂範後來開太平於無窮既
不敢忘因以及其後人者乎則
之所藏子孫族姓之所聚處孰
不造焉以愜其平

卷三

十

生慕仰之心況身爲之後者乎
者也吾聞元有天下詔求曲阜
主孔林之祀議久未決有言衢
辭曰先人葬衢數世矣不可以
元君歎曰寧違禁而不違道真
而命爲國子祭酒蓋君子有不
者歷世既遠勢不能復則脩其
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圖無忝
里之遠百世之久可以爲孝不
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則

之側可以爲孝乎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推克準之心誠由先聖之道可謂孔氏賢子
孫矣衢孔之仕於朝而與余好者三人國子學正其
先生父子及克準皆賢者也而今獨克準在余安得
不因是以重致敬愛之意哉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荊州之域春秋爲楚夏汭漢爲鄂縣
孫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爲郡起武昌城
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爲黃鶴山郡志稱黃鶴山
山之陽有黃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禪嘗乘

卷三

五

黃鶴于此黃鶴樓之東有庾元規南樓樓之西有石
鏡亭其北二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去
庾樓二里有祠祀孟孝子宗祠則有竹數十挺相傳
當時哭筭之處皆在郡城中由黃鶴山之西越江爲
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而峙江漢
二水合流其下起黃鶴山東去十里所爲洪山山半
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疊閣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鶴
洲在江之中洲之上有禰正平墓又有吳將黃蓋
所屯黃金之浦與鶴洲相接又有屈原所稱南浦
在洲之東皆紀千載籍以爲是邦之勝四方聞之

咸願身造而目覽過之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也然其地連雍汴接廣蜀矜喉江淮統會相漢又密通夷獠冥頑不馴之境故累代皆宿重兵鎮之而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寢食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勝常曠歲不能一造豈其志非尚乎此哉大同蕭秉文官武昌左衛幕六年衛之政無大小重輕一由於幕故其勞勩視衛之他官為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二至焉或過之不遠十數步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望焉間求善畫者圖為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余聞張弛者

卷之三

三

文武之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刺繁理劇之餘其有所適於性情也誠宜而士君子於一視一聽必有所監省又非獨以自適也秉文從容公退展圖興思如睹大別則思大禹之勞勤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蓋乎君睹黃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采衆長睹補氏之丘墓則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已之才貴自重也以至睹靈竹則思惇乎孝誠睹庾樓傾址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汗如睹形似之假託則思冒虛名者非有所益睹仙佛之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為何如也凡游目之頃有動乎中無非為已

則所存所施事 上取下之道豈不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郭氏續譜序

西昌城北郭氏其先河南人出宋食書樞密院事達遠之子忠孝忠孝子雅徙峽州雅曾孫原吉又徙臨相原吉季子匯為袁州司戶避宋末之亂來西昌遂為西昌人四世至敬守始著譜又二世至公緒著續譜以求余序宋史忠孝受易中庸於程伊川號兼山先生靖康初金虜犯關力陳追擊之策又陳戰守利害等十餘事後為宋興軍路提點刑獄與虜戰死城

卷之三

三

下贈太中大夫雅傳其父學放浪峽之長陽山谷間號白雲先生張孝祥薦於朝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知其賢命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更封順正先生而雍於易發明精到郭氏之先可為盛矣其徙西昌也更三世皆隱處不仕 國朝始有仕者敬守慶宜兩先生皆治尚書洪武中敬守先生累官登州府學教授毅然師道自重慶宜先生由廣東按察試僉事改湖州府經歷廉厚之節吏民敬愛之亦一盛也其後彥鉉累官順德府學教授致事彥遷終瓊州府推官公緒舉進士歷陝西浙江廣西貴州按察僉事郭

氏之盛蓋未已也源厚而流遠可以觀其世德矣余
家與郭同里敬守慶宜兩先生少皆從游先祖兄弟
而於先考為莫逆交余之蚤孤也兩先生望其無承
先世獎勵誘掖恒若不及如覺其有分毫之進津津
喜見顏色嗚呼今安得復有忠厚不遺故舊之家如
兩郭先生也哉彥思彥鈺常彥遷亦皆於余厚有
善相輔有過失相規今惟彥鈺與余在而皆白首徒
各抱睽違之念於數千里外公緒以才能當顯任卓
卓有亢宗之志余故因此講推考其先之盛者告之
而俯仰今昔有不能已於慨焉

古文卷三

主

桂巖集序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
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
為一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
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
人暇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
焯乎傳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閭閻間民表
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
難皆盡忠所事規報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推正科
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

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
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
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
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一仍其故籍錢之
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
沈諸河而自刻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
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求
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還秦
太宗不悅求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
被朝廷仁恩願不可耶遂從求所定求曾孫珪官至

古文卷三

主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承陰
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
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
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讜
為孟常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
一務指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
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
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
同經正字與余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江氏

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陳林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飾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林振舉進士爲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

卷三

七

林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林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林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林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遠闊久矣今於叔振爲同官其亦爲致區區之意

送余侍講序

宣德五年春翰林進兩朝實錄賜宴春既物吏部進纂脩以下官士大夫之與於斯者皆忻忻仰戴德意侍講余學夔不埃吏部覆奏不謀於相知即入疏自陳臣年將六十雖未老而纏於疾病不堪事事幸天地大德賜矜憫俾歸依園田以終老則臣未死之年皆陛下賜之也

上察其誠命致事既而吏部奏纂脩以下官皆進一階時同事者多自忖念其效勞不加學夔而忝冒寵榮以爲愧旁之觀者亦嗟嘆學夔纂脩之勞多宜進於榮乃決然辭去此其志又有加於人者學夔曰吾

卷三

大

得歸榮莫大矣即詣謝辭遂行士奇交學夔踰三十年同在京二十五年志同道契方資旦暮相慰藉於視其去能無情乎哉學夔明經博古負真氣侃侃遇事徑發不肯苟有阿徇貴而能貧利不當其義不取而於赴患難如俄渴於食飲有歲寒之操焉今而昌前輩道德風流遠矣後生晚出日陷溺汙下不知自拔何幸有學夔歸作之儀表一振起頽弊以復往昔又士奇之所望也於其行道以贈別

泰和王氏族譜序

吾泰和故家唐宋來文獻有傳譜牒有錄皆不刊

十姓其自金陵來者七姓七姓源本之盛莫有過王氏者蓋司徒填功德譽望為晉之重也泰和三百年前以詩書致通顯起聲光亦莫有過王氏者蓋戶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贊受知宋仁宗也侍郎之後在宋累累有科名元盛時以道為鄉鉅儒嘗出泮泮時仁宗在汴李平章孟遜遁奇之因邀入見辭曰奉父母命遊汴而已遂歸國朝混一海宇鄉之儒師故老存者無幾人而以道之子子與子啓兩先生歸平鄉邦之重子與疑厚明粹子啓嚴肅方正學者蓋擬諸河南二程子與嘗以說書徵至上書論事授

金臺

九

福建監運副使以老辭子啓舉學官歷監察御史廣西按察僉事崇慶知州子啓無嗣子與之子伯貞先生用徵聘為廣東按察僉事工部主事瓊州肇慶兩府知府肇慶二子行敏行儉行儉舉進士為翰林脩撰進侍讀又進右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又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行儉子積為泰和縣學訓導父子同日受命京師之人皆榮之古所稱碩大之宗者謂學行閎闊世有繼續雖久遠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要其德善為之本者常在也吾於王氏徵之矣王氏故譜更世變不存行儉今訪求復作之存

其信闕其疑一本於仁人君子之心蓋積歲而後成慎之至也今已授積歸而屬余序楊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吾少及承教子與先生兄弟及肇慶公今雖老恒識不忘而與行儉皆少貧以學今聯官于

朝廿有七年亦皆兢兢不敢一日怠肆以辱其先人然則余於斯譜其可以無言乎敬為之書積兄弟以及其子若孫世勗之哉

卷之三

辛

東里文集卷之四

序

胡延平詩序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文武膺受天命有天下當時魁偉豪傑賢智才望之士雲附景從各效其用以見混一之功暨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徵用儒術以復隆古帝王之世天下之懷抱道德蘊蓄器能多聞博雅之士欣幸遭遇翰林而至者蓋比於書之野無遺賢大雅棧櫟之詠也于時廬陵胡子祺先生以經學

合卷

上

行義徵至京師偕入見者十八人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大悅皆除監察御史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彭州秩滿陞延平知府歲餘沒於官先生之任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為郡守也敦豈弟之行而脩實惠藹然忠君愛國之誠憫然憂動恤民之心彭州延平之人至今思慕之而不忘非漢宣所謂與我共此良二千石者歟先生有詩若干卷其子今翰林學士廣屬余為之序詩雖先生餘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也昔朱子

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極乎脩齊治平之道詩道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於朱子而胡忠簡公嘗以是薦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忠簡之十世孫為詩固得於家學者歟今學士適逢聖明膺斯文之任而家學益著詩不云乎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於此又以見國家得賢之衆士大夫涵濡聖澤傳世之顯有以同乎周之盛時也

送胡永齊詩序

胡種永齊以其父命將自京師還廬陵侍養其祖母求余贈一言永齊生乎詩書禮義之門為延平太守

合卷

二

之孫今翰林學士之子其得於家訓有素余何言然與學士同郡同官久要且屬永齊又嘗從余游余敢愛一言而不為子傾倒哉子見夫木之為材乎其始依長山大谷深廬之地以託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濡煦育而無牛羊斧斤之戕害而然後挺持堅大可以棟宮室為舟楫成什器鉅細隨宜皆適於用也不然牛羊斧斤為之戕害者日肆焉而莫禦雖託本乎長山大谷深廬之地雖有雨露風日涵濡煦育要其生遂之意斯矣惡睹其成材者乎人之生幸遇太平無事之時且家居熏陶造就之有資而無飢寒勤苦

之累惡可以自棄乎蓋人之貴乎學也有仁義忠信以養其心剛健弘毅以立其志齊莊中正以恒其德恭讓節儉以制其行前言往行以充其智禮樂文物以飾其躬講焉習焉不廢於造次顛沛之頃其久而益熟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用而不宜故君子者必務乎此彼有違道適情凡可以迷溺心志者皆吾身之牛羊斧斤君子者必務決去之不使一毫作於其心害於其身市廛之子受十金之產於其父謹謹愛護不敢失惡辱親也吾身吾親之枝也豈十金之謂哉故愛身必在務學務學必在力行不徒其言之為

文卷四

三

尚也勉旃永齊子英年秀質智足以明善學足以成德由此而孜孜慎脩不已所謂沛然孰之能禦也永齊勉旃他日聞仁山文水之間有能以學植身必子也夫若是而使鄉人父老愛子者皆稱延平有賢孫學士有賢子於吾交游不與有光哉故書此為贈朝之君子與學士交遊而愛永齊者相繼為詩列于左方

送尹能敬詩序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亦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

恂恂至遇事氣義為落省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平晚節仰子昌隆極高科揚歷清華久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歉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縉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自念吾奈何違吾親在壟垂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歎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屬於倫理

文卷四

四

學學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序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夫士為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黃公屬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持必為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

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秉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况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在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義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為盡臣職以育材為報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老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文卷四

五

送徐理問詩序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填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覽古人興敗之迹克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順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為務然其有罪焉惻而

有之天子之所得為也司理之臣雖欲為之而非可得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天子猶慎焉况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為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虛己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為詩送之余故推其說為叙以廣其意

文卷四

六

沙溪彙引

沙溪楚壤也春秋之夏洧漢之鄂縣孫吳之武昌在焉晉以後因革不一而皆為江漢重鎮國朝置布政司歸之以總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沂岳陽觀洞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而憇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交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多與也今足跡不至者十五年舊父老落過半閒發故篋得往年所為詩文百餘篇雜詞旨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情之

所存不忍棄也因梓為一卷題曰沙羨集云永樂辛卯夏五月朔士奇書

石臺稿引

歲暑維單閼石臺蕭德實延余教塾館石臺在吾邑東南一舍許進源里中里有溪溪有石臺如砥谷坐十畝人故進源又名石臺里云環吾邑數百里其山水陶博秀麗其壤地肥沃宜耕稼歲無水旱之虞者莫出於石臺而崇儒隆師又有諸老成人及多聞之士相與上下譚論之樂者莫出於蕭氏余是時方幸來此從容優逸將用其志意以增益所未至歲餘迫

文卷

七

於召命不遂所欲然至於今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石臺也當時所為詩文率出一時應酬或錄或棄所錄者此卷是已間一展讀撫歲月之如流念舊學之不能無慨焉於中也因題之曰石臺稿云永樂辛卯冬十月朔穀軒識

長林書屋圖詩序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鐘之奇夫容天玉壘潭諸峯巖然相望於左右而文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層阿復隴青林白

石之迴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其推高科賦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心未嘗一日去此也間命善繪者為圖以旦夕接于目適于心而與公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為者乎公少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願今遭遇

文卷

八

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為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有成可見矣余知公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為士大夫道哉遂為之序

蔡氏族譜序

蔡氏西昌之望也中更變故其子孫微矣余少獨識月牕甫於顏白髮長身玉立條然塵表時時從人道其先代盛時風流儒雅可敬可慕而今為可悲慨也月牕沒蔡之後獨有震亨兄弟在而震亨之考文玉

嘗出後胡氏蔡之祀幾為若敖氏之餒矣震亨漢子
斯懼將復其初也而求其世譜已湮沒不傳獨月牒
先墓記自十六宣義得常而下有可稽者蓋得常而
下為十朋十朋而下為賢卿賢卿四子申甫清甫澄
甫濟甫八孫志學志弘志道志遠志武聖傳壽傳性
傳然自月牒沒八孫已莫辨為孰之子今獨知聖傳
壽傳性傳皆濟甫之子蓋出劉尚書松題愛山圖所
云月牒則壽傳之孫文玉則其之孫也震亨據此錄
為譜將示來者其存心厚矣以其先嘗於吾家有連
也求序之吾聞蔡之世詩書行義累累相望而特顯

卷九

九

於濟甫濟甫諱源愛山其號也登宋寶祐丙辰文天
祥榜進士歷官司農少卿湖南安撫使政治卓卓摺
紳間尤為潭州守李希所知嘗薦之於朝其所居地
不知幾易主至今鄉人父老過者徘徊嗟咨曰此安
撫宅也嗚呼盛極而衰衰極而復天之道也蔡之後
將不有復振者乎君子之澤譬諸大木立乎高山曠
野疾風炎日冰雪之侵凌益久益深其柯葉條幹傾
折幾盡幸其本之存也一旦乘太和之氣有不奮發
而復榮者乎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蔡氏之後其
必務學敦德以待之哉是為序

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脩苦行恒輒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
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
述為同門之交仲述博學中道非其友不友願與孟
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為監察御史十年沒時惟一
布被猶讀書郡齋所遺一子賞未亂也喪其母依養
於外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外曰子善
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乏孽其終有
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
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

卷十

十

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為楚越
者恬不為怪或有一人焉不為此慨然欲脩古人之
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倍而去古愈
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
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
又求余為序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
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靡
然而從風久矣夫能脩其身必能推以濟人能厚其
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為臣之節明教學之
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

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求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舉必出吾品性之門乎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一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恥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增悵也前三十年余

本卷

上

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候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噴吐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躡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間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贈蕭照磨序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輒面斥斥已雖無宿怨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遊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

時子敬存歷艱嶮道萬里而歸校鴻臚序班余竊意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有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邪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不遷邪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正所

本卷

上

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懣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輒舉其所切諸己者告之山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萬木園序

萬木園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

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

古文卷四

七

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采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母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官為釋老之官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母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固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

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缺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南窓吟稿後序

古文卷五

七

臨川吳景南先生南窓吟稿四卷吳故臨川儒家先生當元治平無事之時既高韻不出用其精力於詩以自適夫幽遠靜貞之趣其授受有自又有吳文正公序之是以其詩之傳也久矣而刻板既廢於元季之兵洪武初其孫思明得刻本於金溪以歸于兄思清思清傳之其子今國子司業溥司業君之徒鄉貢進士吳克彰為重刻以傳余嘗過司業君獲拜先生之遺像歎乎其山之立也粹乎其玉之純也溫乎其春之和也脩脩乎其出於塵埃之表也夫其見諸外如此於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蓋又聞諸司業君先生復善誦義其介凜然必擇而後交而見諸言與行皆藹然一由於忠厚至於所以植其家裕其後者惟

詩書義焉耳嗚呼所以為先生獨在於詩乎而至
於今司業君四世矣實剛介之操持之愈久而愈
固蓋考其源流之正而君子之澤深且遠矣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為引諸卷末使讀
詩者併得之

康氏族譜序

西昌東南五十里曰深溪溪之上有世家曰康氏其
文獻錄宋至今承續不絕其初本匡氏仕南唐為斬
州刺史曰稠者歸宋避諱遂易為康稠之孫朴英宗
朝舉進士為南昌尉朴之孫訓為國子助教以直言

今文獻

五

為秦檜所惡遂棄官歸訓曾孫景材仕理宗朝為鄂
陵令弟景明度宗朝為桂林府同知景材孫時可元
皇慶初為廣東儒學提舉景明之孫宗武從學吳文
正公明三禮為天臨路慶洲書院山長其從弟宗正
國朝洪武第一科進士官至丹陽知縣宗源舉明經
由教官改常州魯橋巡檢而族之人脩儒術持行義
者猶多砥砥康氏之宗乎泝其先唐貞觀中有諱胃
者為吉州判官過西昌之祈洲樂之遂留家焉胃二
子珙珙之後徙安成珙之孫曰常五子堪坊坊均
圻始徙深溪則稠之曾祖也祈洲在今洞金驛東五

今文獻

五

里有匡家坊余前四十年嘗過之匡氏合族而居尚
百數十人皆珙之後也亦皆謹愿敦樸務農桑而詩
書禮樂之風視深溪邇乎懸絕矣豈其漸習之異歟
抑如木之有本其生意發達獨厚於一支邪凡物莫
不有本人之所以貴於物者能敬其本也匡氏出曾
匡宰句須以邑為氏康山衛康朴以謚為氏不可以
殺也夫屈於勢而去之苟可仲亦可復也今祈洲無
氏康者矣深溪世多聞人君子於致敬其本之心吾
知其惓惓也而至今未有宣言復之者豈其猶有所
屈乎先大父兄弟皆與慶洲君相交莫逆伯父吏部
公於丹陽君有同年之契宗源又嘗於余往還仲矩
則余姑之夫也故巽初之續為此譜也以世好求序
披閱再四余安得不景仰其先而重致望於其後哉

送歐陽允宣序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
聚且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
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
之有讓實興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
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
萬安又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

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懇澤之益今
又與允俊好也允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
民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
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于翰林歐
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
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
春允宣以運賦來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
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則養親慈幼以及
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固有所
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內非為有

文卷四

七

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
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
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
寶慶知府永樂二年 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右
春坊中允無幾又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為禮部侍
郎又奉

詔侍 皇太孫講讀公之為郡為藩也惓惓宣

上德咨民隱寬平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其佐春官

也詳於典故達於政體雍容直諒有大臣之度其為
輔導也端莊嚴重非聖賢之道不陳懇懇老成忠愛
之意今年八十奉 勅致仕

天語褒嘉龍章輝煥希濶之賜也我 國朝用賢使
能而凡任大職膺重寄者必付諸淳實端重之賢如
其材德既足以勝事而稱任則禮遇之加逾久而逾
盛考公平生本之為德行施之為事

君治民之實一皆君子之事則所以迓承

天寵者豈無所自哉今歸榮於鄉日與故人賓客權
聚譚詠以樂太平之世導其子孫及鄉人後學讀書

文卷四

六

明道以成德器皆將為 國家之用閒暇臨清流陰
茂樹睇春榮於綠野招青山之白雲公之樂何其超
然物表哉於是尚書夏公暨諸搢紳大夫皆賦詩贈
之余謹述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實與公之厚德

盛福不徒以為其鄉之榮而可為天下後世道者引
諸卷端

陳氏族譜序

西昌陳氏有二族其一五代時諱暉者自金陵徙其
一宋李諱雲仲者自廬陵之武岡徙自金陵來者子
孫為盛蓋於今二十世其居已久積而發之也多自

武岡來者纔八世其居未久積而發之也遲邇武岡之先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逵仕晉為長城令因家吳興吳興之後有諱洽者仕唐為秘書郎徙閩之劔浦劔浦之後諱貞者稱栖衡處士又徙溫州之平陽處士十二世至迪功郎崇忠生漢齡宋郴州桂陽主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授其子浚源家廬陵武岡之陽遂為廬陵人浚源子四人仲子雲仲贊西昌羅氏遂為西昌人雲仲生文勝文勝五子仲子原壽彌碧潭碧潭生民肅觀定民肅生一敬洪武中舉孝廉為荔波及賀縣丞觀定生彥和彥和生德遜德遜德導名循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及第為翰林脩撰西昌科第自宋至國朝彬彬乎盛矣而第一人及第實始於循發達而弘者理之固然也武岡而上其譜見於文脉之孫觀瑞所傳一敬始斷自雲仲以下著西昌之譜至是德遜仰德道以西昌譜求序余與陳氏宗族同里間一敬忠愛鄉義其卓識遠度越群輩佐治兩縣皆待民心德遜溫雅淳行德遵履操端潔皆余所敬愛者也第念一敬平生故人少之時相輔以學有莫逆之契其罷官家居也約余買田築室東臯之上將耦耕以終老既先後皆以微起不得如

志而在京師相聚處半歲公務之暇相與譚詠酣嬉而忘其身之在客外也一夕就余家奕棋飲酒儵然而沒於今又十年矣睹物興懷其能自己乎故因序此譜併致余情云耳

送曾存善序

同邑曾存善篤實和易謹持其身遇為千紀倍道之事輒掩耳避去鄉稱善人今年五十矣未嘗有一日憂患之干其所得稱其所存非善之報施者數有以其材舉者徵至京援例得歸來告余別嗚呼吾常不忘吾鄉之俗惇務詩書父兄必導其子弟以德子弟

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懷禮養賤者不能不失所守而勤於其業有老死足跡未嘗及縣而下者其俗如此所從來久矣自吾出而道數千里之地目之所及其為俗不逮吾鄉者多也然吾少於鄉壯於鄉既壯而去之今且老矣吾鄉昔之老者亦且盡矣安知夫今之俗其不渝於昔否乎蓋一鄉有善俗則一鄉之福子歸因吾所陳而試觀其何如焉

東里文集卷之四

序

鄭氏族譜序

泰和澄江之南有鄭氏其先出榮陽再徙金陵宋端明殿學士毅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邑中又四世至井文徙江南之五塘莊其譜紀自端明之父西京節度副使自強蓋節度至今十有五世子孫久而愈盛蔚乎邑之鉅族也端明當南渡孔棘之時毅然以國事爲己任鞠躬盡瘁無所不致其誠殆天佑忠義而以昌其後世耶雖自徙泰和未嘗有顯者然抱

仁秉義世篤善行所見乎於人人可贊之鬼神者蓋或顯者有未能也吾家距所居半舍吾少及見其鄉大疫不問貧富老壯困憊俱相連屬彌望十數里旦暮不見炊煙獨鄭氏一姓食飲起居泰焉如平時三四十年来江鄉譁訐之風茲民倚法嫁禍其所怨惡富家巨室爲所困辱者十八九獨鄭氏無一毫之干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入

國朝鄭氏之仕者昉宗顯再見於庭賓今庭重居太學十餘年繼而大之未可量也而宗顯於余最善其嘗歷三縣一爲幕再爲簿所至民戴其寬惠如父

仕三十年無纖芥過舉家甚貧持操如錢石比侍臣之賢者屢薦之不報恬然安其命觀於今鄭氏如此可爲遠不泰端明者矣宗顯今復改連江簿將行出此譜求序於是翰林諸君子序之詳矣余特著鄭氏之行之可稱者以示其後云

王雲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免置羔羊之誅大而行常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

文卷五

二

可爲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又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灝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常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徒勞而無成間或一遇能者未嘗不歎嚮往之居兩京二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今大

理卿京口虞公伯生蓋其傑然者也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蓉天然奇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雲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天性情之正虞公蓋將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而論今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國家之盛者亦鮮有過於虞公者焉公學優才裕生當治平熙洽之運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

四聖出入中外者三紀所治皆要職更事多而精斯其詩之所繇昌歟今公以明刑爲

上所信任下則四方視以爲平蓋古臯陶之職也夫明良喜起之賡歌臯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幸尚於公晚歲見之乎輒書諸簡首而歸之

貧樂詩序

廬陵胡有初家文江之上泊然布素而謹於義利之辨非其所當得不苟取遇人富貴不本於仁義者率草芥視之其爲人慷慨豁達不務榮名所居遠城市車馬之塵喧囂之聲不相及有薄田躬耕足以自給又有雲林泉石之勝日與幽人素士徜徉山水之間飲清茹澹條然自得也自號貧樂其從子中書舍人

觀水縉紳君子爲之賦詩又稱以宋余序人恒情所處率易於富貴而難於貧賤處貧而能樂此其志豈苟然哉然古之君子其樂乎貧也非恃貧以樂樂而忘其貧耳蓋天理具於吾心吾奉而行之無所違以至于仰不愧俯不作其中泰然將無往不樂矣富貴貧賤自外至者惡足以動其中也故孔子之飯疏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豈樂乎是哉樂乎在己者之無違於天也苟在己者枯仁之矣雖有趙孟之貴晉楚之富將其中汨焉膠膠擾擾憂虞之不暇況有於樂哉又況於貧賤而能樂哉有初之貧樂必樂而忘其

貧可也樂而忘其貧古之人所以爲至也吾以是進有初故書諸卷首卷中自鄒侍講至陳脩謨凡詩六篇皆出翰林亦皆出於廬陵云

送張鳴玉序

顓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煙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難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

半戒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蕃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于贛基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于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未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忌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脩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

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宜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散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憩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懽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宜州有能名後註謫黜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宜州求言爲贈夫經歷之任子爲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庶無不公脩諸在已可也在已脩無所往而不宜况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林正行序

刑者先王不得已以輔治焉耳非恃此以爲治也後世民俗滋弊則所以防範之嚴者亦長民者之不得已也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嚴固仁之所發也君子之爲政

豈輕德而重威哉故慘刻不可以爲政而姑息亦不可以爲政仁人君子之心在使民務善戒不善而已閩林君正行嘗官天台縣慕寬厚惺惺之政民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也既陞司獄於吾郡廉公有威於用法蓋得乎善善惡惡之中焉而直道而行無所顧避行縣所過其細民及其良民皆欣欣延頸而願見之其橫民往往縮首歛跡不敢肆焉以遂免於刑辟者亦不少矣而猶或以謂其嚴也夫治之於已著易若防之乎未著嚴乎外而仁主乎中嚴亦奚病哉故十數年吾郡之細民及其良民恃之以安者

卷五

林君焉耳前之司獄者嘗坐事去而今以有還林君當歸俟闕林君不至其鄉二十年往焉展敬棄梓與故人親戚聚歲寒之堂飲酒洽比於契闊之餘何其樂也今朝廷方遣大臣四出詢民所利害而建革之及牧民者之廉貪材否而去留之則吾郡之民所恃之以安者其能已於言耶林君是行亦果能久於鄉哉推林君仁民之心必不溺乎其私之樂而忘返也余知林君故道其所素以爲還鄉之贈

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

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古揚州之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負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以干冒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爲牧守於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

卷五

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治甚者過頑傲不率于冒憲度者輒號然以忿曰此邦之人桀爲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以治縣而不別明者所不爲仁人君子盡易其心以觀之微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已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公履歷教郡縣學被召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遂擢工科給事中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遠乎治體和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叅政於是士大夫翕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郡之表率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各

賦詩贈其行而偏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宋盛時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貴雄邑中而業詩書服逢掖者相繼不絕舊譜載貢士三人者陳宗舜吉州科舉錄在淳熙甲午開禧丁卯紹定戊子譜載兄弟三人皆授登仕郎蓋出漕貢又有自上舍生為主簿載於譜而涇溪劉氏文集稱太學名士者其他爲宣教縣尉司計等官載於譜者非一至元延祐初先曾祖以科第入仕其後復有繼之蓋宋以來楊氏

文卷五

九

文獻之傳至是盛矣元季之亂楊氏衰落逮于

國朝其子孫幸不失世業擢科第舉明經累累有焉而其先之文章行事可法於人可傳於後其家之所紀者歷世變故片簡不存洪武中司倉通判兩府君罷官家居方謀采錄未及而相繼即世於是從兄思貽先生與士奇徧訪博求雖片楮皆錄之不敢遺積十餘年頗有所得而高祖以上者遠無存曾祖以下文之僅存者多憫世悼亂悲嘆憤慨率然之作其平時融精極意和平大雅之製所以發明道德者蓋不能得什一於千百嗚呼惜哉而諸父比歲之文其

子孫不知保愛而亡逸者亦多其僅存者皆輯而錄之若名賢贈答哀輓之作及其他詩文有及吾先世者亦皆錄之冠以諸牒事實總名曰楊氏家乘其首族譜尊本始也次家譜重所親也次事實行之紀也善行在人既沒不忘則形諸詠歎故哀輓繼事實爲次遺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則因文以達意故贈答繼遺文焉名賢之文非以爲楊氏作而有及焉者亦可以旁考行事與其交游故列諸附錄終焉凡二十卷不填卷尾者俟續得而錄之得有先後故錄不能以序也嗚呼是編所載文行始於先曾祖蓋楊氏自

文卷五

十

茲以降百有餘年內而朝署外而民社錢穀之任皆有之而清白之操皆皦然不滓其隱居而家食者皆清脩篤行貴義而賤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未嘗不以望其後人庸衆人之後猶有力學奮義以先其先者而況清德之世乎楊氏之後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謹書以爲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廬陵許君幼道既卒于京師士識與不識而知許君之賢者皆作詩哀悼之其子清粹以告余求序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沒也余尤不能已於情尚忍叙

其哀悼之詩哉獨念君已矣世之士求如君者何其少也士之能言者非不多也言問學者非不博也言德行者非不高也而所言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言士以此往往不見重於人使爲士者皆如許君其誰不重之哉許君非名能言者也而言則必行行則必從其言其孝弟敦於家其信義重於鄉其行必出於誠必適於厚必依於禮不以艱難顛沛而喪其所素至於重交際周困急人比於漢之范巨卿云尤負理才嘗隨從兄學文宰漢川凡學文邑政設施必豫歸咨君君悉爲盡可否既而行之人無不悅服者一時

金文卷五

士

江漢翕然稱學文爲賢令凡漢川之人亦至今思學文不置不知其出於君也蓋君之所存一以愛民爲務使之沾一命得一郡一邑而理之民之獲被其惠利豈少也哉然世之理郡邑者豈必皆有才德如君可以惠利其民而君將老始得分教武學教不久遂卒嗚呼是果繫於其命也耶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得於命者其身既死忽然若飄風已過而人不復留意者多矣其不若是者亦皆有人思之至作詩哀之如許君者乎許君之得於人如此讀詩者可以考矣

送史志靜郎中詩序

豐城史安志靜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在京師於余還往有斯文之好余閒暇喜讎校古書辨正舛誤志靜明敏詳博得其助益爲多且其爲人廉潔恭慎京師賢士大夫皆樂交之而於余未嘗三日不見見未嘗意不在文事以是尤樂史氏世家真定元盛時其先有勲德灼灼在國史洪武初志靜大父官豐城始家吾江西至是三世矣吾於志靜固同鄉也吾來北京四年解翰林兼職專任春坊日益多暇未嘗不思同志靜之樂今以滿秩來方握手聚語相慰藉天

金文卷五

士

官卿知志靜好學勤事而熟典故奏其績覈陞儀制郎中 國家一切禮樂法制咸儀制所治非達

朝廷之體識古今之務明制作之意者不足以任於是薦紳皆喜儀制得賢長官也當復之南京來告別蓋余向所同樂者又不可得因述余情爲序而屬詞林諸君子爲詩贈之詩各賦一物以道意自侍讀學士曾君以下凡八人亦皆吾江西之士云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甚簡每 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

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爲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升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并起作者皆得之黃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之金曾諸公又續爲之賦沈氏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意況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窓永晝午困之際閱而誦之則不必引茗盃聆絃奏而胸次可以洒然也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吳中楊伯升宋和王存中八世孫偕其弟仲舉僑居

卷五

七

武昌余往來武昌十數年與其兄弟交莫逆其清而粹也和而醇也介而有容也兄弟一也連璧之相輝雙桂之並榮不可以掩蓋吾所遇兄弟之並貴者有之並富者有之其善德之並如楊氏者鮮矣自吾去武昌今三十年思憶往時交游之樂與楊氏兄弟之賢未嘗忘也比三四年仲舉來官翰林得慰久別每晤語必及伯升亦仲舉之篤於其兄也今年伯升春秋七十仲舉在史館真其兄之安而念不得親奉觴爲壽也求館中諸君子作詩寓歸爲慶以屬余序余讀其詩蓋所祝願於伯升者皆同然未必皆知伯升

之賢伯升靜享百有餘歲由盛齒而暮年有壯氣子論仁者靜壽之道且不見南山之木乎處晦處幽聞之地匠石所不見知其傲冰霜凌霄漢閱歷歲年固其理也伯升之壽固無俟於祝願而必見諸祝願者仁者愛其兄之心也幸余他日重過武昌尋舊侶招黃鶴酌漢江之清歌白雲之曲爲伯升壽伯升必將撫清絃以和我

蜀江歐陽氏族譜序

吏部考功主事歐陽哲重脩族譜一卷哲世居泰和之蜀江里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因有家于吉琮七

卷五

十四

世孫曰彰曰彤彰宋文忠公脩所自出也彤會昌中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子澤居吉之永和鎮澤四世孫曰忠曰惠忠徙萬安之常溪惠將作監丞珣所自出也常溪七世至德祖徙蜀江迨哲八世哲所脩譜蓋因監丞之舊也哲又參較文忠監丞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黃巢事據史傳蓋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不然公於南豐曾氏譜尤詳辨其世次而自作譜乃容不審耶惟歐陽氏自亭侯以來世有聞人而莫盛於文忠後

五十年監丞繼出二公文學忠烈炳然於天下後世
君子論其人蓋國家之元氣也而同出於一鄉一族
豈非盛哉嘗見二公講序文忠言其祖考所傳於家
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蓋以是
願其族之人監丞亦云吾祖宗邁種德而望其後之
子孫以脩人事君子之仁於家同一心同一道也蓋
君子施仁於國於天下必自其家始未有不能仁於
家而能及國與天下者也仁者之言人所共師而况
其族之子孫者乎今蜀江之子孫從事詩書科第仕
宦彬彬有出哲字廣哲永樂辛丑進士尤負清操方
嚮用於時續休前聞吾於歐陽氏有望焉故書以爲
蜀江譜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
此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
躬功利及於人聲與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豈
徒富貴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間闕畎畝猝起旦
莫間或貴或富而號誠伎害爲豪者沿襲一再世蚩
蚩之氓遂相與目爲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
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踵其先之行徒嗟然

合文卷五

五

合文卷五

五

自矜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
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而非徒以其貴且富也
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
又徙西昌世襲儒行至宋贈知吉州達吉二子君崇
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
慶三郡君傑累官黃州同知翰林編脩君崇子子華
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歷知
宣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
有聞於時者未嘗乏也其肇於先如此蕃四世至不
移二子用之永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燕春坊贊善
本之累官至 魯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
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
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請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
授其諸子以屬余序梁楊世嫺家義不可嘿蓋嘗自
叙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爲
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贈大理寺丞張宗璉詩序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
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司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
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學

王王直合議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應 詔將上
日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
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官臣以宗璉爲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
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聞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惓惓焉哀矜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
諸廷論每憲臣奏讞議必懇懇論之欽恤之意矧大
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擇而後授也宗璉秉介潔之操
蒞事周慎而寬厚長者之志素孚於人其不忝斯職
也審矣而與之游久者必取仁者贈言之義賦詩致

文卷五

七

交脩之意蓋君子之心也詩以張茂先進德脩業輝
光日新之句爲韻賦者曾祭王英王直周述人兩韻
總詩八篇而引其端者楊士奇皆其鄉人云

送宗老季璉詩序

廬陵江右諸郡之表也楊氏廬陵諸大姓之表也忠
襄公楊氏諸先德之表也季璉爲公九世孫秉忠信
廉潔之操懷明敏疏達之才翼詩書禮義之實豈非
崑山之玉哉今歲京尹薦其名尚書試其能

天子命之官以爲南海知縣知縣雖古百里宰而南
海者漢南粵趙陀之所治在大海之瀕數歲以來早

勞績雖民臻於凋弊方有撫字之責又臨之以藩
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勞也又其地總制嶺南數
十郡邑凡 朝命之使有事於嶺南與海外諸蕃國
及諸蕃國之人朝覲貢獻於 闕下者皆於此取給
所費至繁也季璉承 命而去乃無幾微不任之意
見乎言色豈非其自信可以勝其事而不難哉蓋一
有不勝則人將議之曰此某郡之產某公之裔也不
獨羞其一已而已大夫士知季璉者皆爲詩送之余
其族人故序諸簡首

西城宴集詩序

文卷五

六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
少園池水木籬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
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
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
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
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
而無所累乎外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
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組譚詠以合羣情於
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 詔京
官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爲

陳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霽
天氣飄朗光世折簡以逕書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
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章尚文陳光世錢習
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
朝宗 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
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倚於西皆賓致之皆翰林交
游之舊也列序以齒籩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
懼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
於是舉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為韻賦詩韻少則
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有之一張

宋文公

本

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况吾徒皆仕有職任旦暮在公惟情
慢之是戒則以其間暇相合為一日之樂者其於義
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
為樂亦不可得今之十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
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
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
詩成拜為一卷余序其所由來於簡首各錄一本藏
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對雨詩序

永樂癸卯正月乙未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五日百官齋沐出宿將受誓
戒是日微風東興及午而雨霏霏冥冥迨夕弗止春
陽初暢寒沍不作而齋廬同宿者子與余學夔錢習
禮陳光世周恂如曾鶴齡陳德遵彭顯仁胡永齊周
功叙劉朝宗咸心悅神融若其適者而焚香淪茗或
論文譚道或琴奕以嬉余詠杜少陵喜雨之詩顧謂
衆曰曷有賦乎遂析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句
為韻各賦五言六韻一首士君子之適夫豈以為已
哉晏樂以民仁者之所存也自去歲春夏少雨冬屢

宋文公

干

大雪皆數尺蓋比歲之所未有民喜以為來牟之望
也今歲正月之初輒屢雨常歲三月乃雨亦未有若
今之豫者而澤凍解泮土膏潤發區萌茁露蓋時物
之滋肇於此生民歲計之所仰者可冀也夫造化一
元之氣發於春而契乎仁者之心則形諸聲詩固有
所不能已矣而卽其詩以考其志若有淪之詠霖霖
之賦由今論昔豈相遠乎哉凡十有一人而賦者十
人蓋退余為序云

東里文集卷之五

東里文集卷之六

序

送蔡用嚴序

皇上統御天下夙夜孜孜圖惟理民之道數勅吏部簡拔賢俊又勅百司舉材德之士授以撫字之任比者詔蠲逋負又切責有司坐視民所苦不言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寃民隱達下情也牧守而有愛民之心理民之才至是可以伸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邇窮閭鄙屋之民有飢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膺職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

文卷六

一

材之時而依阿翫愒不肯動心出力一少試焉甚或騁私為厲如此者豈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蓋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少矣吾友四明蔡賈用嚴清修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貢監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庶幾將有瘳乎於是縉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諸卷首

贈高以能序

余友劉叔楚為沅陵縣數年其為政有惠利隱然名動湖湘間而余不見之十年矣今年寄書貺余并導

其所與游高以能來見且曰自余來沅陵沅陵瀕蠻溪條洞氣候弗時若用數致疾以能挾世業之醫濟余善藥屢矣今辰之守舉以能可以任醫學之職遣送請于朝萬一拜

天子之命而來也幸辱一言以華之以能既受職將歸謁余且申其所請夫醫以濟利為道也而非若為政者之能博濟也然為政者其身疾疢必資於人故劉君得以安其身而施利於沅陵之人者宜有資乎以能余可靳一言哉蓋嘗論為醫與為政同道保一身與保一邑一郡保天下之民無不同也何者勞逸

文卷六

二

欲其時也嗜樂欲其度也寒欲煦之熱欲濯之正欲扶而植之邪欲遏而弭之也欲室虛疏滯虧盈而益不足也察之者欲深求於微而不可以忽治之者欲責成於久而不以數易也夫然後可以保身保民而為良醫良吏之效著矣以能終身由於斯道而無違則所以濟利於人者將有不博乎子必勉之子歸見劉君其道余嚮往之意亦若是也

贈王敬先序

西昌王敬先為宜章縣學訓導滿九載陞岳池縣學教諭且行忻忻如飢得甘食困得安寢然者世謂教

官令職士之樂處者十殆一二而已岳池去京師八千里為蜀僻縣今有得一官於蜀率其心恤於險遠戚戚顧辭其家人酸辛悲楚出語相付囑如訣別狀其有忻忻如得甘食安寢然者殆百之一二耳夫士之有道也無往而不適彼其有所不適者無諸內故也苟無諸內雖其身終歲不出戶庭不去其父母兄弟妻子而其心膠膠擾擾不能自適况數千里之外者哉敬先樂善敦義有古道前在宜章宜章俗不務學敬先化道誘掖之不數歲宜章之諸生比比中進士去敬先來京師嘗主吾家吾親見宜章諸生在京

文卷五

三

者事敬先皆如子之事父非其施諸人積誠不已何以致此敬先少時與余同學海縣陳先生之門今其所自立如此可謂不辱第念當時同學多已物故今存而仕者惟吾兩人然三十年來東西睽隔其間不過一再握手叙契濶未嘗極意傾寫也今茲復別豈能無情於是惠風始暢倉庚和鳴晨裝在門舉酒屬客余歌白駒之首章客酢焉歌代木首章載歌白駒四章之末余酬客歌雄雉之二章三爵既行序以識情

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脩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為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摺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為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才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

文卷六

四

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為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

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劉氏慶源編序

刑部尚書雄縣劉公觀作劉氏慶源編以譜其族屬余序之自宗法廢賴譜牒之行以維持人心紀綱俗化為世道之助益周禮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制奠繫

世辨昭穆世老諸侯世本蓋今世譜也其來尚矣然
世臣鉅族傳祿既遠更代多故譜或存或逸非有賢
子孫不能舉而脩之也劉氏系出陶唐而盛於漢其
後子孫益衆譜牒歷世有作如隋劉善經唐劉知幾
劉子玄及宋河南劉氏所著最為焯焯而知幾考據
尤精博固劉氏世多賢子孫乎雄縣之劉其先諱溫
者自河南徙今尚書公所著自高曾以下至其子若
孫凡七世蓋高祖以上譜逸不可考而七世之後至
于曾玄至于數十百世有繼脩者可以本諸此矣如
劉氏之族自今至于數十百世因譜牒之存崇孝友

文卷六

五

之道廣惇睦之風者亦本於尚書公之賢乎然考其
高曾以來韜華養素樂善施仁深矣際國家景運
之興尚書公以明經擢第今三十年出典名郡入總
憲綱歷掌邦禮邦禁為國大臣弟泰從

上征伐有功累官至世緹指揮同知伯仲偉然效文
武之用於時顯榮光大非其本諸先者深乎然則斯
譜之傳他日太史傳名臣述世系者將有考焉豈特
施之於族也

送徐提點詩序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祇

事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羣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
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
有日士大夫與善淵往還者聞而造焉是日積雨初
霽秋氣澄朗善淵欣榮命之自天樂播紳之咸會列
筵陳俎觴酌饗行同會者春坊左庶子鄒濟右中允
吳均宗人經麻處進翰林脩撰陳脩庶吉士曾秉太
常典簿周驥及余凡七人酒未既庶子曰善淵斯行
盍一言贈之衆皆曰然於是中允取座右戴石屏詩
語各探一字為韻賦詩詩成屬余序昔周成王既成

文卷六

六

洛邑率諸侯以祭於廟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駁奔走在廟夫至於
助祭及執事之人皆有其德尤足以見夫國家之盛
今善淵熟於禮而達於事其往而無忝矣士幸遭天
下無事聖明制作一新之時恭承一官近日月之
清光足為至榮而况效職於壇陛俎豆之間相事於
灌薦對越之頃不又榮乎斯以贈言之肯咸畧此離
之懷而作其欣往之志新歲伊邇萬方會同余亦將
與善淵邂逅於恭壇清廟之前遂為之序

聽琴詩序

樂之音皆可適也而足以暢幽鬱去騷吝順性情於
中和者惟琴焉古之君子於羣居及其獨處而適
未嘗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擾擾焉
與事物酬酢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能泰然無
乎中固已鮮矣矧結纓垂組操簡持翰夙興而夜寐
有職事之煩者乎則其閒暇相聚資於琴以適焉者
人情之所宜而君子之為也永樂二十一年正月十
有三日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四日百官齋沐宿於公與余
同宿者十有一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雍

卷六

十

容懷抱和暢功叙援琴而鼓之連續數引宮徵間作
疾徐高下雍雍古澹淳雅之音蓋使人襟宇澄淨氣
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者何
其適哉於是余賦五言古詩一首而衆和之恂如并
和其韻皆以道夫適於琴之趣也夫雅與俗不相諧
也荒蕩靡靡之音世所同好則為此詩者固無與於
世而獨吾徒之所寄意也則雖一時之適不可以棄
故錄而序之

送王編修南歸序

吾友王格非篤實果毅學博而行莊起家九江學官

太宗皇帝初建儲召為司經正字

仁宗皇帝初嗣位自交趾驛召還進翰林檢討
兩朝實錄格非預纂述書成賜賚有差蓋纂述先
寫繕寫先雜執事叙勞也既而有司不復論勞
陞一階於是格非陞編脩而雜執事往往位列其右
格非歎

上之恩安已之分恭就其班位怡然朝之士經格非
選拔者今內佐六卿之治外受方岳之寄與凡躋華
升要崇秩厚祿出有駟從之盛入有肥甘輕暖之奉
者比比而是格非官七品布衣徒步祿入僅給儉約

卷六

八

混儕羣衆中流俗固不知有格非也而士之重格非
與格非所自重者皆不係此格非吉水帶原文獻家
世有聞人百餘年間吾耳目所聞者吾素與耕兩先
生及欽止皆仕有祿而皆不久於位不及下壽格非
今年六十有七歷仕三十餘年雖中更險阻坦坦如
履康莊殆若有神相者蓋格非所不能得者人耳非
士所戚也今以病得請歸優游餘年遂其素志士又
以為格非禁獨余不能無情者蓋在館閣家同郡生
同年而好者與格非兩人格非今決然去余不能
裨於時且多病早衰而猶廢龍標詩曰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三復嗟嘆酌之酒而與之別

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事肇新春陽布和萬彙咸甞
天子御明堂數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
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秉梓咸有錫
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大夫人春秋八十
首奉 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

聖天子之大德及大夫人之盛福以為公贈而謂士

文卷六

九

奇為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
與孝忠孝一致也 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
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
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
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
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
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有密幼
孜與士奇皆與焉於是召七人者之命婦入觀
中官惟幼孜以母行宴賓隆厚加有冠服之賜益二
十有餘年

先帝 先后升遐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沒之異而
大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
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詞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
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
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玉筍之間前所未有也
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為父母者率以忠孝導其
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
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送吳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事

文卷六

十

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
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吳故永新名家自
宋以詩書科第為邑之望具載鄉衮文信公所述元
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博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
先朝遺老為鄉人後學所尊望極先生始徙安成于
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
以成就後進為務為學官歷寧鄉福寧黃岡三縣煥
著功効歲貢興校文廣西者再浙江者一暨別之明
升黜之公學者心服彼召募脩承樂大典於中禁一
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

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為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黃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愛莫致之懷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所為不能已者也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歛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羣飛競起而隨附之如吳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託余之情亦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為先生贈

送羅學古還清化詩序

卷六

七

學古之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間右徵居京師翁負材具闊畧喜論議而愛民矜惻之意常溢出言表郡縣禮為耆老而咨政焉余在翰林時與學士胡公數以公事出江東門以鄉郡故數過翁翁春秋已八十欣欣躍躍迎客相與披豁傾寫雖尊祖笑譚而其意常在於民也時學古出角方執經從國子師而函濡其大父之訓於朝夕之深余兩人固已期其成也永樂壬辰余奉命考會試得學古所試文字讀之條達明暢嶄然羣輩中於是喜學古之遂升也既批監察御史為法從於兩京能勤其職有所知未嘗不言

聲譽灼灼以起又喜學古之敏於用也為御史七年陞清化州知州清化在交趾西南海上去京師萬餘里朝廷豈薄近臣之良而輟之荒洛遼遠之域哉願其地淪墜夷獠數百年

聖天子在位然後去其所為害者而郡縣治之將被之文明之化然其漸習之汚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舉之也則必資夫學通材達久於左右明識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然牧守與

臺憲異職撫字與彈擊異施

皇上大德如天無遠邇內外一惟覆燕生育之而已

卷六

三

學古以其所素講習與得諸家訓者推而行之吾知奔壑之泉走阪之丸不足以喻其易也學古初赴清化重朝命不及告行於常所還往今之來觀也留兩月而歸於是中書舍人龐叙屬諸縉紳大夫為詩送之又屬余序之

康氏族譜序

女弟之于康榮從余在京師數年及冠有志問學而以父命將歸請叙其族譜康氏居西昌邑東南五里許澄江之陰曰蒲田里自秦然甫至于今十世脩忠厚服善仁累累有繼也蓋吾所識者復性質直而

義磊落而閑達當元季寇盜充斥能倡勇保障其鄉
復主茹清飲絮以詩書教授里中躬率其族之人蹈
履善行愈老而愈不倦復性之子仲賢有雅度不屑
意生事然獨守儒業為鄉塾師此榮之大父而皆康
氏之有聞者也其上世雖未有以祿位顯者而其所
與為婚媾交遊益多顯矣金玉之為物雖未登諸器
用世未嘗不至寶畜之而古之君子其所以重當時
昭後世者豈皆為其有高爵重祿哉此譜作於復圭
而相之者仲賢之子彥英固本其尊祖敬宗之心之
所發乎其亦欲使後之人究知其先世以圖善繼者
乎夫善繼必自學始究知禮義之博致乎躬踐之實
使德備於身施於家而為孝友惇睦之行達之於用
而為致 君澤民之功以益大其宗者康氏之子孫
其可不務乎夫高之久者其發弘榮歸以及其族之
人勉之哉

送羅照磨致事序

廬陵羅儀範為肇慶府照磨廉潔而端靜愷悌而寬
厚藩憲之賢知儀範之難得也皆禮待之獻畝之氓
知儀範之難遇也皆心歸之獨郡守貳以下率迂視
之且數形於譏切曰居厓僚乃欲樹名耶儀範自執

文卷六

七

益固守貳滋不悅肇慶所治一州八邑其二三邑瘠
瘠險惡最甚者有官守於斯而獲生還百或一二焉
奉使命於斯而獲生還什殆一二焉比歲徵歛之事
繁而郡恒委儀範往督二三邑之未集者蓋排之危
地也儀範懷牌即行客不見難色其所至不私取民
一芥民知儀範長者皆趨其今如父之令其所集事
恒先諸邑而自是事之難集者郡率檄儀範自儀範
至官三年計其跋涉山谿衝冒瘴毒之日恒什八九
而坐解宇治職事之日殆十一二然儀範容色腴澤
步履輕健未嘗一日疾疢之加乎身也蓋君子直乎
內者無往不自得苟直乎內固宜有相之道吉凶利
害豈人之所能為哉儀範比以公事至京時
上初嗣大位弘施寬恤之政中外仕者皆喜幸可以
久安其位也儀範獨曰吾豈常踰六望七之年尚不
知止哉遂以老疾辭天官卿言於
上詔從之士大夫皆高儀範之達也老氏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於是有愧儀範者多矣吾素服儀範故
於別也書其所以決去之故贈之非徒以儆媚嫉者
亦使鄉人士知君子仕止之有道也

熊氏族譜序

文卷六

十四

今天下姓氏皆古天子諸侯之後其先功德之被人者廣則其流澤後世久遠而蕃碩自然之理也春秋戰國之際惟楚地廣民衆則其上之所以被於人者宜亦廣且衆矣楚鬻熊之後以名為氏當是時諸侯稱國者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熊望出南昌江陵數百年來南昌之熊最盛支分派別踰數邑詩書綴組連續赫奕非他姓可儗豈非其先之被於人者廣且衆故其流澤至千今未艾歟新吳之族宋治平四年有諱洽者自番禺來官是邑遂家焉三子原善原穩原吉原穩徙豐城原吉莫知所徙惟出於

文卷六

五

原善者世居新吳傳歷既遠子孫益衆亦有不得而詳者矣原善之後月廩甫斷自曾祖至其子凡五世錄之為譜而一堂之閒祖孫父子孝敬慈愛藹然也其子本誠舉進士歷兵部郎中為福建左叅政廉潔公平八郡之人悅其政無間言此其所以被於人者又廣歟將澤流於後焉有窮乎本誠今調浙江以此譜求序故為泝往推來而書之

送國子學正黃信道致事詩序

國朝之制太學自祭酒司業丞而下居師導之任者五博士十五助教十學正七學錄凡三十有七南北

兩監合七十有四必歷郡縣學官有最績廼授斯任大約今天下郡縣學官不下三千餘人於其間拔七十四人以為兩監師其選之固精歟比歲南監祭酒司業數闕而南京卿大夫及監之諸生來者比比稱學正黃信道先生曰此良太學師也卿大夫歸其德諸生服其教人人言如出一口蓋先生純粹簡靜言必在道義行必循矩矱其所示教非獨言語文字而已然則論今太學師之賢先生其巨擘歟先生朱文公門人黃文肅公六世孫千里之足產乎渥洼之濱超類而絕倫非其所自之異耶

文卷六

六

聖天子篤意學校近命大臣就兩監簡諸生之久無成者罷黜之而賜重賞勸勵師生又戒祭酒司業禮其為師之賢者所以厚化本興賢才聖德隆盛千載之遇也碩祭酒司業所當禮者豈有過於黃先生哉而先生先月詣闕請老

上以其年七十勅聽致事優老禮賢之盛心也然知先生者猶為大學師道惜其去或曰君子之道足於已無往而不可以及人先生之歸也幸精神未衰將見化成於鄉必有翬英騰實願頤而起者則在彼爾在此奚内外之擇哉於是六卿及武備官皆賦詩

戶部尚書陳公以求余序余故采大夫士言之同者書諸卷端云

易簡方序

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古之君子有愛民之志而無行道之地則往往用意醫藥以幾有所濟利仁者之心也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源潔蚤有志及民舉進士官侍近奉命四方其耳目所遇有可以利民者多奏而行之然未足以充其志也間暇無用意於醫得一藥一方之良手自錄之蓋以試皆驗以施濟亦博矣所集錄既富永樂中嘗具表以進特被獎賚其書析

文卷六

七

若干門凡若干方總名曰易簡刻梓以傳公幸際享嘉之運今佐

天子和邦國有行道之地方將導迎德澤以覃利天下而猶汲汲於此蓋仁人君子愛民一念無所不用其至也然善為醫者如良將用師精熟古法而不執一道臨敵之際隨機制勝故所向成功夫得是編者誠能究陰陽表裏虛實與夫經絡脈證之故審度而用之將其施也養由之射庖丁之解牛惡足以喻其速哉其功不尤博矣乎此蓋胡公利人之意而未發也因求余序故為書諸卷首

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山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為新城縣學教諭九年課績居最阻漿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亟言於

上臣自忝祿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且暮迫於心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韻為詩送之而屬余序永樂丙戌三月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

文卷六

大

上御右順門畫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論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母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聖明惓惓惟恐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年官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舉可以不辱今歸桑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鄰之間可以為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繫於心者

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

次具有定著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德意亦有積月連歲溺私忘反上不率

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絮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送孫先生致事歸豐城序

國家循三代聖王之制仕者七十聽致其事蓋體羣臣全始終之仁也而古之人有樂乎內無所累乎外者雖年未及七十苟有可去之道輒引而去之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不失君子之節焉視夫年已邁氣

卷六

九

已衰視聽動作智慮無一之可施而其心膠固榮利而不知返焉者其賢不肖相去霄壤哉豐城孫宗正先生其有古君子之節者歟先生自郡教授陞助教大學復陞博士祭酒司業之所加禮六館諸生之所悅服者二十有餘年幸際

聖天子篤意興學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聰明彊裕足以有為乃授子貴受封之令解太學之職得翰林編脩俚歸其鄉非其有樂乎內而無累乎外克自果如此哉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有焉然吾素慕孫先生之善教也先生五子吾識其三皆出身

科目曰良初為御史能持身修職所至聲譽勃勃曰

恭今為編修在史館謹厚有文曰讓為縣教諭不忝

師道其二處者雖未識可類推見之此先生所為可

樂歟豐城君子之鄉也三四百年間文學節行有聞

者煇煇相望其流風餘韻所漸被至今不衰今仕京

師余所識者十率六七有君子之行則夫處者其不

戾於君子固多歟孫先生之歸何往而非可樂哉六

卿及翰林諸學士有為詩送先生歸者編脩周叙禮

部主事張習以求余序余年與先生上下而多病早

衰不能自引退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幸旦夕賜罷歸

卷六

十

道先生之鄉訪先生之廬凡所樂者當悉以告我

東里文集卷之六

東里文集卷之七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鬻道傍拾草實以食而勝與鄒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遂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克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

文卷七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

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噴噴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

文卷七

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沙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南望兩舍外崇山疊嶂綿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曠溪源遠而厚四時不竭故綠溪皆沃壤無

汾之虞而耕稼常豐環溪而居非一姓劉氏其望也
余總角嘗一造焉時百川先生尚無恙癯然蒼顏而
華顙意氣軒豁一見與余論詩喜動眉睫是日微雪
初霽酒炙魚膾余循溪上左右指顧諸峯盤迴起
伏揖讓之勢崢嶸突兀峭厲之奇語余曰吾劉氏居
此十有五世矣吾先人雖未有躋膺仕而行義之卓
出與茲山相雄者代有之矣又顧溪上田千餘畝曰
皆吾故所有也自歷變故來吾鄉之巧而力者悉取
之今吾幸且老死於此無憾矣已而與余酣吟倡和
譚噱不輟余曰先生所謂超然物表者非耶咲而不

文卷七

答暮歸過視其故居雖斷垣壞礎黯乎荒榛瓦礫之
墟尤可以想見昔時之盛夜宿其舍家具蕭然牀前
酒一甕案上斷簡數編及鄉先生陳海桑王竹亭劉
槎翁寄書數紙而已明旦其族父明道翁肅余登靜
安堂觴余翁貌老而容溫禮恭而意厚傾寫樂客也
余留詩堂中而去既去而質百川於海桑先生先生
曰汝不及其少壯倚夷時矣間一二事舉之未嘗不
使人動心也蓋於今四十餘年矣明道從孫郁武於
余有連袂之好前十數年嘗以族譜求序未暇也今
百川從弟伯塤任爲刑部員外郎在京師求序譜茲

數按譜自九承事唐李縣金陵徙武昌始家沙溪八
世至稽道生四子七孫其後始盛又五世至明道六
世至百川族益盛譜載總十有八世其間雖有仕者
而迄今伯塤始顯伯塤在秋官十餘年能聲輝著所
至未可量也此可以徵劉氏先德矣而獨百川之後
今不祀此其可徵善仁者之應乎抑亦果係其數乎
明道嘗續譜此譜又郁武伯塤所重續者余素景仰
百川故於序不能無慨焉者也

蔣氏族譜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君用文作蔣氏族譜既自序之矣

文卷七

以求余序按蔣出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蓋
今汝寧之光州子孫以國爲氏漢末瑋事昭烈至尚
書令琰之後曰啟者仕隋爲萊州司戶因家于萊司
戶五世孫欽緒仕唐歷汴魏二州刺史又家魏州其
仲子清爲東京留守判官死安祿山之亂贈禮部侍
郎賜諡忠八世至惟雅宋仁宗朝舉進士累官房州
通判又四世至守訓而宋南渡遂晦迹不出其孫遠
仕金爲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舉車行入官楊
雲翼薦其材再遷國子助教上書練用兵不聽棄官
去後從太學諸生請復其位卒稱疾不起其孫應茂

元初避兵淮南遂家儀真儀真氏昉於此應茂子用雷爲揚州醫學教授授子官舉進士官崇明州判國朝洪武初部使者吳琳以史材薦授翰林脩撰引疾辭不許改蘭陽縣丞用文之考也而譜斷自守訓至用文之子凡十有一世吾於是而有以觀其世德焉自漢至唐又至於金於立朝蒞官秉政守義焯焯有聞矣及叔季之世或仕或處未嘗不以愛民澤物爲心也蓋其先皆業儒自助教以下兼治醫而世相襲蓋以謂不得施諸此則施諸彼何其用心之厚也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爲及人之功

文卷七

五

上焉者儒次焉者醫得手命而達也用儒之道於國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命不可必得不得而用之醫其及人之功亦孰之能禦哉然安得世皆仁人君子之心也影纓垂組高爵而重祿號養民爲職而於民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彼其心何其厚薄之懸絕也蓋譬諸泉焉源厚者流必遠蔣氏之先其相承厚矣今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歷官以仁存心其所施加厚也然則蔣氏之後其自今何可量乎

王氏家乘序

元史傳良吏十有八人先待制其一也之十八人者

余少嘗反覆熟其治行信皆足以匹休前聞貽範來代而王宣慰止善史稱其務明理以致用者蓋已心識其良吏之明規後讀先公同年友黃文獻作宣慰墓文亦重明理致用之說而他德善尤詳以是益慕宣慰之爲人永樂壬辰考會試禮部得宣慰曾孫鈺之文次在第二以奏上臨軒策試親提鈺第一甲三人鈺字孟堅既授官同在翰林十有餘年其學識操行皆儒者愈久而愈可親蓋又敬歎宣慰之有後也間得見其所作王氏家乘首譜牒其次當時名公所作碑記哀祭之文及往復贈寄之詩而其先世所

文卷七

六

著文章終焉蓋歷世變故能搜拾一二於千百亦難矣譜斷自某至某若干世著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其所書皆慎而不苟凡出於當時名公所作者皆足昭遠信後而其先世之作亦皆有以追配古人可寶也已蓋王氏官達莫盛於宣慰宣慰之先後有爲太學師爲郡幕爲縣佐亦有隱處不仕者其文學行義皆可考見譬諸藍田之產爲瑚璉爲圭璧玕璫雖用之不同與夫璞之未用者莫非溫潤縝密之可貴也上氏文獻足徵於是乎在嗚呼人生當貴如烟雲之過目飛鳥之遺音豈可恃以不泯君子所貴者道

德功業文章世蓋不能以泯之故有一國之書有一
家之書皆所以不泯之器也而家之所書與國異者
獨備夫言行之善蓋尊所自出且示法其後俾國不
辱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
言行之善之所存乎孟堅間求余序家乘故書以告
其後之人

北征集序

北征集者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臨江金公之作也公侍

太宗皇帝凡四出師征募北此孟永樂八年第一出

文卷七

七

師也是歲本雅失理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
境邊民苦之故不得已有弔伐之師蓋虞之征苗商
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崇密皆仁義之舉也士奇雖
不獲侍從今奉詔脩 兩朝實錄獲睹永樂從臣記
當時 車駕所至 聖謨神武如神明之不測如雷
霆之下震而宥過綏降如天地之兼容威德之盛蓋
前代帝王所未有也公以清材博學介冑繁健從錫
車司命令而間暇形諸詠歌長篇短章風飄乎鋪寫
鴻猷宣揚偉績凡山川氣候之殊道途涉歷之遠所
以充拓見聞發舒志意者靡不備之士遭遇之盛如

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負良史才嘗從車
騎將軍出金微擊北虜典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冊宜
若公親侍 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唐太宗征高麗
文學之臣多從亦有歌詠之富如

聖明之朝乎有無未可知而公所遭遇固其文學克
當 上心有以致之歟士奇與公皆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簡龔翰林典密命永樂己丑

車駕巡幸北京士奇受 命輔

仁宗皇帝監國始與公分職嗚呼鼎湖龍駕遠矣誦

金公從征之什追惟

文卷七

八

先朝大德而效報無能其感愴於中有能自己乎遂
書以為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之官浙江序

三山黃敷仲拜浙江左布政使之命將行其同鄉之
友宗人府經歷張阿錫贈以言敷仲學博而才廣德
立而與彭余奚言雖然有斯文之好焉能無言乎浙
水東西十一郡六十五邑其民生之秀藝物產之清
好為十四布政司之最然大抵浙東西其俗異也浙
東建文雅浙西鷺浮華文雅有移尚之意浮華流於
薄矣其薄之習亦沉溺膠固非一朝之謂也周公親

監殿民於下都至君陳繼之其策命猶以未變故習
爲言蓋習俗溺人之深譬諸痼疾療之者非砭燭藥
餌攻補並施有積累之功豈遽能愈也哉

國家道德涵養六十餘年

皇上承

列聖之大統丕顯治教而敕仲任方岳於此則正人
心厚風俗於理道豈細故哉承流宣化雖守令於民
最親而所以表守令者方岳也召伯嘗布文王之化
於南國其民愈久而思慕歌詠之不忘甘棠之詩是
已敕仲往以古人之心奉宣聖明之德化先近以

文卷七

九

及遠使兩浙之民勅勅焉皆興起禮義操存醇厚優
游泰和之世將異時無思慕歌詠不忘吾敕仲者乎
敕仲歷河南湖廣兩布政司叅政持躬愛民有素矣
吾故獨舉人心風俗以爲之官之贈敕仲其不昧爲
迂闊否乎浙之藩憲兩司多吾同朝之舊其亦有樂
於斯言否乎因敕仲行併以致訊

送郭庭璘詩序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拘分有
所限勢有所格雖都高爵享厚祿或不能越而自專
受百里之地爲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

平得躬造膝前開口自陳今推其情酌於理不必悉
在法制從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己出民皆賴焉故今
雖七品官得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祿者或不能及
而今得民之深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丞嘗之且
不忘也余仕京師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
所及於人而遇能及人爲人所慕者未嘗不散羨而
內自慚然亦鮮矣番禺郭璞庭璘初識之於進士中
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爲及
其知金華歲餘縣之搢紳大夫皆譽之田里細民皆
樂之寔有聞于京師要其所存者以愛民爲本今滿

文卷七

十

三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憲於天官卿皆書其考最浙
水東西六十五縣今吾聞諸往來求如庭璘蓋無幾
人賢哉乎庭璘安得今四方皆若人者之爲今也庭
璘將復任金華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酒諸名
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光祿李少卿瀕禮部陳郎中
景茂求余爲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善故
爲之言尚侯九載之績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
蒙恩賜歸于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

余序始公以病在告

上命醫往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
交將有數其際亨會而遽違策私為公惜者亦有高
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為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
役志於貴富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世
累獨善者所為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
年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內方
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
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勵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
已哉

文卷七

士

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肱羣臣
方濟濟都俞相得於泰和熙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
參陪千載之遇願獨寡祐而經縣疾疢歲月之久尚
可久孤榮祿而不知退哉遂入疏白其情

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 賜鈔萬
緡勅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陛辭加賜萬緡夫不強其
難不舍于舊 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
之臣皆喜以為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
太宗皇帝初臨御推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
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四人士奇犬
馬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時徒塵搢紳
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六
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
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
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
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文卷七

士

贈陝西二憲詩序

皇上以至仁君天下蓋欲天下之人咸得所欲或聞
一州一邑有水旱疾疫為民厲者汲汲焉圖拯卹安
利之道而飭勸其長吏俾悉心焉去歲以關陝饑特
命文武大臣往撫綏之而下令已適責罷徭役又出
內帑馳往賑之天地之德也夫

上之所以得悉天下之情者有邑有郡有方岳為之
聞也三者或不能無憲臺舉以聞也憲臺如猶或
憚遲迴將下之情卒不得聞乎三山林樵弘比長
憲一志厚民有中以危語者舉駭愕謂且不測既遠

至

上親詰之天鑒孔昭片辭未竟遽釋還職且諭之曰
繼今第盡意言民隱勿有疑畏不言且抵罪日月之
明也則今之為臣者當務仰體聖意如恐不及豈
得復有顧憚遲迴之意哉陝西憲副鄭楚憲僉王恪
俱考績來京間以故舊過余道及陝民皆惻惻欲有
言既受命復任不及言以去兩人皆起家進士為御
史有立志有廉稱蓋士君子所期望而細民所可以
為恃者於是翰林侍讀李時勉錢習禮合諸能賦者
為詩贈其行而屬余序余不自揆敬述

文卷七

七

上德以道之二君其務有以自振哉陝之藩憲聞斯
言亦皆有以自振哉

西澗集序

吾友能敬方先生其為人澗達和厚而志於及物為
行孝友忠信而勇於行義為學博通諸經尤長於春
秋而諸史百家皆通貫為文章魁偉辨博如行雲流
水而根於理始居鄉校其旁郡邑數百里有志於學
者負篋從之其名聲已聞京師及入太學太學諸生
皆趨其下風時司業吳先生溥主監事嚴肅方正憲
所推許獨禮重敬方稱先生敬方嘗中應天府鄉試

為春秋之冠會試禮部雖不中從敬方學者試輒高
中其子榮已登第為監察御史敬方猶列名太學生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之嘉歎由是日贊任縣而敬方
文名益重於時然卒未嘗一命以行其道入皆為敬
方惜而槩歷事

三朝屢拜顯官今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見諸愛民
之實方焯焯未已槩之道即其父之道也朝廷推
恩大臣褒其所自贈敬方以其子之官人又以為敬
方榮嗟乎昔何蕃居太學太學諸生推頌之不敢與
齒上至祭酒司業皆推之然終不及於祿敬方其今

文卷七

七

之何蕃歟蘇明允父子一時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
歸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
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蕃因韓退之明允因歐陽永
叔皆遂不泯念余言不足致敬方之不泯也然今之
知敬方深者莫如余故為序其所著西澗集使世之
覽者知其人之大畧云

梅花圖詩序

禮部尚書泗州金公舊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既屬
大夫士能賦者為之題詠又以偶余序將於公暇覽
適焉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產於山谿林谷之間

而逸人韻士栖迹平荒寒曠寒之消者資以適其幽
獨閒靜之趣也今公爲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殷夙
夜孳孳圖惟之不暇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古之名
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單智畢慮於天下國
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以
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冰霜沍寒萬
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滓殆比德於貞潔
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
玩適不能已焉而余意公之所爲愛之者又未必止
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
於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恒於
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况公爲春官大宗伯上贊
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人此公之心而大夫
士亦以此望於公也遂書以爲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仲和甫命其子常續史氏族譜又命常以
求余序史世傳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爲氏然鄭漁仲
通志云周又有史與晉有史蘇史黠史趙楚有史
卿傳有史繼皆以史爲氏又有太史氏內史氏左右
史氏亦皆主於史蓋非獨佚也溧陽之後其必有所

文卷七

五

據平溧陽出漢史恭其始縣魯之濟北徙京兆杜陵
恭三子高曾玄皆以外戚爲侯高之子丹累封武陽
侯玄之子任任子習習子崇皆罷平臺侯崇建武中
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以軍功封溧陽侯遂即
所封以居此溧陽史氏之始也嗟乎史氏之功德遠
矣漢之時恭及其母貞君保育宣帝於危微之際卒
以安漢至丹秉誠輔國慷慨激烈於伏蒲涕泣之言
其扶顛濟傾偉然仁義之功而豈尋常外戚之賢之
倫哉夫盛德必百世祀其自居溧陽以來千四百年
子孫日盛若賢而貴忠存於國家德被於生民代未

文卷七

六

嘗無人溧陽之人亦至於今廟祀崇祠宇巋然而環
祠之飭皆史氏此豈偶然者哉其族故有譜及慶傳
錄今譜因而續之前爲譜圖以著代序後爲譜錄以
詳仕宦葬娶據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可謂敬慎
不苟者也推仲和甫尊祖敬宗之心如此固史氏賢
子孫而常舉進士爲行人九年陞建寧知府方顯用
於時是又將亢其宗者歟史氏之澤其未艾哉其未
艾哉

送蕭省身詩序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

所交游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爲詩贈之而余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故所存靜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靜則有養虛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無間於人已恕克盡於物情而渾厚閑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欲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己此豈徒慕悅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頌者也當時所與游者稱其汪汪如千頃陂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

文卷七

七

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爲此言哉省身識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溫溫渾渾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弘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峙譽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矣遂書以爲贈行詩序

贈蔣主孝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公儒者也博學而有文清脩而雅尚於余往還二十年數過其鄉學齋未嘗不置酒樂客容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立侍色甚溫儀甚恭也客喜求其所以名曰主善主敬主孝主忠蓋有以知公所以愛其子者有道也前三年之久余與公同侍儲君自南京入朝公春秋已七十率中夜以起擁裘上馬衝北風馳驅冰雪之途時主敬侍行每下馬即次主敬必先至展位布席列酒般紅爐之上公必挽其同行者與俱主敬左手持盤右手捧觴而跪進之而下至於僚從無不屬厥者蓋不使公有幾

文卷七

六

微道路辛苦之意及至北京居一室廣不踰尋而觀幽明爽纖塵不侵書冊琴瑟圖書尊俎公無日不與賓客樂而所以致其樂者主敬也踰年而主孝至凡所以致養親之樂一如其兄而見諸動作詞氣之表尤使人愛而親之公之子何若是之皆良哉然學者之於道無窮也學之愈力則其行愈進事親行之所先也由此而推之其事衆其道遠爲公之子其可以遂已乎博而求諸聖賢之方冊以克吾之知達吾之材可也矧蔣氏之先德深矣而公繼之亦宜後之復有繼也主孝今以父命還南京父之執朝敬德

贈以言余亦其父執也故推其所本者而遠大望之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咸爲河南按察僉事屬授衣之月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謁寒燠而市縣以寄仲良甫得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体物和平微婉蓋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公及翰林諸學士倚而和者數人咸粹以示余求序嗚呼流俗之爲父兄者其子弟幸需一命方憑藉聲勢騁其貪得之心無厭足也而豈暇計有禮義仲良甫卓然不滓於流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

文卷七

九

公從子通理官廣西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家書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之意亦宜異蘇公之歎哉惟咸勉圖所以稱賢父之志推類而廣之可也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永樂二十年春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公得疾日劇禮致太醫院判蔣用文治之數月以瘳公德之既厚其報又以爲非文無以達意也遂屬筆於士奇蓋嘗觀

於世之高爵重祿者其有資於人不權事之輕重率

自大而指使之而士之懷負藝能者於人之求之也不度事之緩急恒自重而固閼之以是不相下而不相濟二者蓋均失之矣如求之者忘其勢而將之以禮應人之求者樂其誠而志於行道則必相得而克相成也公之爲人溫溫謙恭以禮下士凡於德必報而有始終之義蓋未嘗一毫挾貴富自大也此有以見盛時公卿之厚德矣用文其業精於理其志急於濟物不以貴富賤貧而或異不以艱難倉卒而苟息惟其施之效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又有以見仁人

文卷七

十

君子之所存矣則其所以相得而克相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公爲國大臣獲致安其身上以爲國家重下以係衆人所瞻者此其功豈可以尋常槩論哉則公之所報用文之所受皆當夫義余安得不爲喜譚而樂道之也

東里文集卷之七

東里文集卷之八

序

送郭公緒貴州僉憲序

公緒永樂十年進士明年簡授陝西按察僉事歲餘前之任僉事者坐累有還公緒改任浙江又歲餘丁內艱去服闋改任廣西歲中廣西之前僉事亦坐累有還公緒又改貴州雖其所至席未及暖而聞敏之材雅重之望廉潔之操籍籍有稱矣雖往復動以萬里囊無百緡之齋肅童瘦馬弊弊焉而怡然未嘗不自得也今將適貴州雖深山長谷蠻谿瘴嶂荒遠而

文卷八

僻陋無文物之觀無賓客之娛要不足以動其中矣而既偏於一隅且為郡縣未久也徵調稀少吏民相安繩檢之外簡牘不煩敲朴不施公庭靜虛懷抱澄爽固無汨其所自得也如以其餘暇用志於古君子之道力求以跂及焉將所造孰之能禦哉吾知公緒之進未可量也余友清江胡士璉歷仕四十年泊然不變章布之素其靜貞有守實厚和平卓然今之老成人吾嘗兄禮之今為其僚之長公緒旦莫相與周旋一堂之間吾又知其將有益矣蓋朋友之輔薰漸之資凡古君子不廢焉遂書以為公緒之官之贈

送員秉彝知縣還東阿詩序

皇上臨御以來用科舉聚天下之賢才而選任之於今歷八科獨甲申所選最多蓋視洪武乙丑得四百七十人既分任之中外百職而賢才之有聞者亦多以高文碩學在侍近以通材雅操贊六卿以寬大廉正任方岳以仁厚豈弟為郡縣濟濟乎有人焉而郡縣得人尤多員君秉彝其表表者也秉彝為今於充之東阿聲譽洋溢齊魯之間傳播於四方雖古卓魯何過也吾嘗道東阿之境而見其君子小人焉其君子道秉彝之德曰此吾之賢大夫也小人道秉彝

文卷八

之政曰此吾之仁父母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秉彝為今守之以廉行之以公且恕於愛民如其子於治公事如治其家而表裡始終一誠耳自其在東阿無不獲之歲無不給之民民出力以共公賦未嘗有後者用九載考最當陞朝廷從民之望增其秩而復其任夫長民而能得民之心上未有不知而不優遇之也蓋為天下而欲民之安其要在簡守令而今尤親民於守也守令而不能廉固民之蠹蠹苟廉而不能恕亦未必非民之厲今之守令如秉彝固鮮矣其歸也其同年而升者相率贈

詩以道離別之情以求余序余雖始識葉氏而知之有素故不復辭

蕭自誠先生慶壽詩序

河南右布政使泰和蕭省身歷官三載吏部考其績最國朝之制方岳之臣一考最者予誥三考最封贈其親省身當得誥俯伏言臣父今年八十有一迫於衰暮伏惟陛下矜憐之願推今之所賜臣者以賜臣之父臣父雖老而獲生被光榮於聖明之世過於賜臣萬萬矣特詔吏部從之封自誠為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右文武之

大卷八

三

臣觀者惟喜踴躍頌

上之大德又歆豔省身之以孝遭遇也蓋是時十四布政使之得封其父者自省身始而大江之西十五郡之士以子貴而生膺二品之封者亦自自誠先生始盛哉蕭氏之榮也蕭世有文獻宋之亡其先以忠義債家終元之世子若孫不見顯者而服仁秉義未嘗絕也先生生長元季兵戈寇奪之時東西奔走無寧日而特其行顙顙焉惟恐羞其先人而流俗之人徒見其累世之不仲也夫鄧林之木窮父嚴疑冰雪摧剝之餘其生生之本固在一日乘陽春勃然而興

鬱然而復茂矣蓋識者嘗計蕭氏之必復興也雖先生已老而享祿養二十年又躬被爵命其夫人亦春秋七十有五今皆安健三子省身卓然為時賢臣仲與季及其孫亦皆溫溫端實不去儒業先生之初可謂厚且備矣省身既屬學士大夫形於聲詩章上之賜以壽其父得十首謂余同邑且相知也屬為序云

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序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

上御奉天門顧羣臣若曰朕祇奉

大卷八

四

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于業而凍餒愁歎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者乎朕惟是孽孽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利害而為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於是戶部侍郎李景兵科給事中劉渙當巡撫山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齊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疾疫之相仍而論於艱窘雖其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夫其良心誠有如

聖諭者焉昔漢唐宋數傳便巡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輅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數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鬱蒙被通育而樂乎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與昔之賢使者歟惟君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為事君之實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其可有一毫之不至也哉渙字士振聞疏明敏於余有鄉邑之義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辭

龍潭十景序

南京出朝陽門東兩舍許大江之濱有勝地曰龍潭環龍潭之側有石屋有旗山有華麓有柳灣有花洞又有七星之山三江之口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牧水可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題過使輿譙可以騁眺望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荆公遺跡可以慨想古人又有道家禮斗之宮可以遊神於清淨而取勝者夜猶俱寂月上潮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息之機也太醫院判蔣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析為

十景既各為詩詠之及官于兩京兩京之搢紳君子亦皆為詠之誦其詩想其處蓋使人樂之慕之而不能忘也詩既有序矣蔣君又屬余序其後嗟夫天下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不可樂而常情得於此者必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也吾居金陵二十年愛其民多秀俊博尚文學而耻以力昧其俗男女不雜處蓋吾嘗道荆楚以觀於故漢東諸侯之城今之北來也又涉淮徐歷齊魯之郊矣而金陵之民俗吾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國家龍興削平僭亂以安天下而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息以

樂於泰和之世而需始定鼎乎是則於今瞻望橋陵於鍾山五雲之表而仰惟神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豈獨余與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忘也則余於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不敢忘者言之哉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初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弘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聲名招紳問太宗皇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擇輔擢兼洗馬仁宗皇帝在位陞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曰直其中

討論其第一人弘濟也弘濟時就中論事有裨益
上嗣大統覽先朝羣臣所上奏嘉弘濟之能直也
親擢秘閣預機要士奇得共事焉士奇竊自念初以
布衣被召入西掖時天下文學之士召至者二十餘
人同稽古纂述之事而翰林之臣三人參領之忽忽
廿五六年矣三人者今獨弘濟在二十餘人之尚在
者士奇二三耳以是恒相與親厚弘濟為人忠厚
惻怛愛人以德凡所與處必輔之於道不肯苟且阿
徇蓋非獨於余有切礪之益朋友實益之者蓋多也
弘濟有孝行處憂患困熱十年念母老不得朝夕侍

文卷八

七

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蓋聞者皆
動心焉幸復履亨海膺委任未敢遽言其私而其中
之惓惓者固未嘗已也既受誥命以其官贈祖考又
封其母為太淑人遂奏歸省既得請將行同官卿士
相率祖餞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離別之意
而謂余序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日在
上左右得以所學論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
象笏承權婉愉用慰悅親顏於違濶之久如弘濟
日者何其榮也固本於

上之大德其亦弘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遷之

與宜以為弘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弘濟
官侍近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

上所親用之何如弘濟素所自任又何如其肯久
昵於私而後於公平請以為弘濟祝弘濟起謝曰微
子言溥猶將自奮矧子之篤我於義敢忘率承遂次
第其說書之簡端

送陳賞序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
科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為
姻好不絕贛州路推官冢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

文卷八

八

子圻而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高
門大第莽然瓦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
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
學清脩為名進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沒也無
以為歛一子賞蚤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
究知其父之為人刻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扶
冊往教南村北疇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
母如父母處其役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
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妄處里之賢者固以
為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顧方子之

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還鄉貢於平賞可謂難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有無所不憚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去此而盡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其盡也盡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

禾溪樂氏族譜序

樂氏出子姓宋微子之後曰公子衍字樂公子孫因王父字為氏自望諸君而下代有聞者秦和樂氏五代時諱糾者始來居邑西之禾溪世業儒仕宦科目傳績不乏而積善累仁深庫而流遠子孫至今不廢詩書之習蓋鄉之故家也夫所號故家者必其仁義

文卷八

九

之行詩書之業有肇於前有承於後愈遠而愈不替苟非是二者而徒恃其富貴富貴不足恃如子孫不能自脩以善繼又或有忝焉者此得號故家乎樂氏其無忝者哉樂先世譜牒文字悉燬於元季之兵其孫集重尊祖敬宗之心據其所聞所知因舊譜而為圖凡世次昭穆遠不能詳者闕之既自為序又求竹亭王先生序之集字大成好學有文嘗從授經安成劉雲章先生洪武庚戌試有司不偶即退伏不出而益脩其德義大成卒其配胡守節不嫁訓勵其三子嗣先人之業皆卓立為鄉善人樂氏其無忝故家者

文卷八

十

我今大成之孫果又以譜求余序果今用薦授湖廣按察司經歷然余頗有為鄉邑告者大成之子仲韞吾邑共推其仁人長者蓋數十年來邑前輩好善者多已物故後生晚出知有利不知有義或身沾一命或家崇百畝輒侈然恣肆射視其鄉人漁牧之風作而古許之俗興矣然卒之能保其所得及其身家者寡矣惟樂氏之宗獨完誠以仲韞為之長也仲韞恂恂未嘗苟取一毫而恒損已以益人問聞其子姪以過舉召怨即踵怨家門謝之曰此吾未嘗教誨之過也或聞有所侵利即捐已償之然終不以詰其子姪

其于姪聞之亦漸懼自改鳴呼仲韞已矣安得復有
著者乎鄉有善人斯一鄉賴之家有善人斯一家
賴之今安得復有如樂仲韞哉吾故表而出之

送劉子敏序

鄉先生廣西僉憲王公子啓分教鄉校時議子敏於
童非言於邑大夫以為弟子員先生嚴毅方正諸弟
子員鮮有當其意者而愛重子敏其有意乎造就之
矣某月而先生沒時子敏在群居中敦厚和易恂恂
惟謹他之為弟子員者不及也余年與子敏相上下
當是時與之交於今三十餘年回視曩時與子敏同

文卷八

門而不及其敦厚和易者皆以物故子敏方駿騁乎
榮達之域未已也謂人之壽夭貴賤窮達不本諸身
之所行可乎子敏擢自太學生兩為御史為縣今而
至山東按察副使今再調湖廣可謂榮矣生民之安
否百司之賢不肖惟風憲之職得言之非如其他官
守有出位之嫌也今朝廷急治如渴有能陳說生
民利病若之何當建當革而便雖布衣疏賤之臣率
加與而超拔之言之誕妄無取猶曲垂獎借庶幾以
東四方之盡言是得言之時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
道江漢之間其民雖勤悍然或盡室出力赴公未嘗

數言其牧守之吏遇之或不以道未嘗自言其病
也久矣蓋仁人君子觸于目未有不隱于心者夫處
當官之職際得言之時而觸于目隱于心猶曰姑徐
徐云耳仁人君子豈若是其熱哉士不仕則已仕而
登顯用任重寄則當謹其表率明於大體公其視聽
推其至誠惻怛之心善善而惡惡以求利乎民盡乎
職不負國家所以簡用之盛心庶幾不忝其榮也
子敏勉之子遇同官黃宗載五故人也為我謝焉

黎氏倡和詩序

永樂壬辰余校文禮部得臨江黎潛輝所試經義論

文卷八

上

策溫厚而詳雅三復浩歎以為可以想見其人其後
訪御史異成手一編視余曰此黎克輝之詩潛輝兄
也清新雅則有唐人韻致類好古絕俗之上者因共
慨嘆二惠競爽於今絕無而僅有他日從中允吳公
得其所自焉蓋其先君子秉德樂善教詩書務禮樂
所居距石門梁先生甚通相好也於是克輝從先生
涵濡其教而重其化久矣潛輝從而私淑之深矣
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州閭鄉鄰所以重有
道德老成者歟今又得其伯仲京華倡和之什讀之
贈而實婉而切雍雍乎埙篪之和也洋洋乎華萼

之光暎也。繡綬平彭城夜雨之鍾情也。而其歸則在
於立身行道孝親忠君之大端。何其友愛之篤歟。夫
詩以言志也。即其所言。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
所立。於是。可以知黎氏兄弟之立矣。清江玉筍之間。山
川靈秀鍾於人。挺然英傑兄弟並起。馳轍當時。而流
問來世。如二劉三孔者。去今未遠也。將無繼之。而興
者乎。黎氏之兄弟。未可量也。其姪某。盛年力學。文采
煥發。不愧諸父。黎氏其有不興者乎。而吳中兄李郎
中錢檢討相繼和之。金春而玉應。皆可貴也。余故引
諸其卷端。

文卷八

三

送胡敬方序

敬方世家吉水。其篤實之行。通博之學。偉瞻之文。十
餘年來。其鄉之學者。多師之。環其鄉數百里之學者。
多慕之。自其游鄉校。登成均。擢紳君子遇之多。敬禮
聞之者。多顛見之也。非其有諸躬。何以得於人如此。
其而質興之歲。羣試于有司。數矣。數不偶。去歲試京
闈。遂為春秋之冠。既會試禮部。又不偶。而受敬方之
教者。累累擢高科。躋清要。豈其學獨利於人哉。抑其
所存心。不急於達乎。夫學。尤於已而後能成。物道畜
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

駿超絕之才。彼求之驥黃牝牡斯戾矣。抑固係其命
邪。或曰。物貴者不連售。利溥者必連獲。故連城之璧
至於三進。任氏之釣。不取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
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子。志在乎內。豈計乎
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
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來。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
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今
自太學歸省于鄉。士有求余言贈之者。是以書此。使
學於敬方者。皆知其志。

送族孫明遠訓導序

文卷八

十四

族孫明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
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
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為
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為施
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
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
或有一之不足。豈待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
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已。其嘗觀世之為教官者。有
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且暮坐講席。與諸
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

已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度非義所當
得不苟取一芥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
率務私倍公曰徒飽官廩不之東家之西家宴將傲
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嚙不能吐一語
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
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己於義不義不復
計以是聲跡壞而債敗及之其為賢不肖何啻霄壤
懸絕也明遠其務慎脩於己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
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
遠舉由元至令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

卷八

五

同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吏官者朋遠不
克繼之而後為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異日見楊氏
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
其居之東曰東陽峰上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
土人常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
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
有白馬峰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峯特為諸山常先
得旦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

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此
立類金壁可玩類之顯舊有臺和傳嘗有三仙人止
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有燈煜
煜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峰之麓昔
有沒而漁者見陰洞有石床老人卧其上蓋龍所居
也東北有玉井泉甘冽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密
湖廣數百畝產菱藕魚鰕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潛蛟
其下好事者析為八景今彭氏之彥毓敬舉進士在
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詠既又求
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

卷八

七

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念
又託於賢士大夫為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毓敬其
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嘉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
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
我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
與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
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歟蘇文忠公
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
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送學士李君詩序

正統三年六月翰林學士李君時勉奏令鑒臣歷官三年願展非梓者聽臣歷三十年屬有吏事未敢言私今史已上幸賜告

上曰如今初李君未奏謀諸同官皆曰翰林者

天子之親臣辭今所出也論思所職也李君方握院章為之長奈何去且

上富於春秋萬幾稍暇御經筵孜孜聖學李君實兼經筵官奈何去曰諸君之謂我者公義也頃今迫於私情之不可已孰有切於我乎二三年來長于死妻死季子死比者同產兄又死一門之內寡孤森森愁

文卷八

七

餒泣寒延頸北望六七千里之外冀一顧而撫存庶幾不遂失所而吾能忍而委實之乎且吾私計之矣聖明在上近進翰林正歲十有餘人皆慎簡也前此未嘗有今日之盛而經筵官尚十數人其輕重豈係一人哉我往決矣蓋衆非不明李君之情特以李君之有裨於公也其文學老成操行脩潔正直可以表俗剛毅可以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不為物所奪時雖欲尼之而不可及及奏而命下陛辭就衆相與饒之崇文門外有舉爵而祝之曰父子之相厚仁也居之相厚義也仁義脩而君子之德立李君秋而往

春而來公私其兩盡也李君曰愛我以義亦仁也敢不敬承於時學士十人皆賦詩送之謂余為序余亦賦四言一篇致申告之意其詞曰

湛湛川流東合而下君子有行逝矣南土興言送之于川之潯或山而峻或淵而深言念君子如玉如金宿昔言笑良獲我心呦呦麋鹿羣處中野雖離鴻鴈亦集洲渚云胡此離當我與女歸哉優優我私既遂我職在公敢懷豫急先哲有言夙夜匪懈惠風布和倉庚時鳴北望都畿我心怲怲來觀于庭我心載平

文卷八

八

東里文集卷之八

東里文集卷之九

題跋

跋趙子昂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後

定惠院在黃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黃每歲花盛時必携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黃而園已易主然至于今讀此詩者如親游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詩海棠千歲所無此紙又趙文敏公所書豈非二妙而宋學士梁石門表然人望皆有題焉可寶也已

書揭學士楊氏忠節祠記後

大卷九

按楊氏自唐天祐中刑部員外郎承休使江南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焉此楊莊澁塘之祖也自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者安成之祖也雖皆居廬陵而所從來者實異揭文安公爲此記稱廬陵之楊自蜀徙蓋公止見安成之譜以爲楊莊澁塘皆同出此故誤耳安成之族正議大夫知肇慶府事仲謹之嗣以其先與楊莊澁塘同出漢太尉乃之澁塘求叔先之子珪孫爲嗣更名玆仕爲贛州路總管吏部侍郎玆之子知崑山州事學文不忘其父所生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又割田百畝建忠節祠故玆學文皆得列祀祠中

而求記者實學文之子元正也玆之所生雖出於江南而所爲後者則出於蜀元正之所藏文安之所見者蓋蜀之譜此記之所以誤也今東平知州瑒字季琛楊莊之出也往年來京師過余語其故甚悉近其子監察御史徽爲余致此記謹備識於後以示來者

跋與友蘭生往復詩後

右詩三十六首昔余客武昌時與友人陸伯陽往復之作也伯陽卒今二十年其子琇粹而錄之求識一言夫敬父執者敬父之推也余奚辭第念余初至武昌與伯陽一見相好如平生或數日不見輒奔走相

大卷九

見各出所爲文章相確切常延余坐友蘭軒置酒淪茗相譚論爲樂忘爾汝有過失相規無所顧避蓋相聚七年而別別踰年復見之京師相握手累日綢繆不已然猶相責善不減武昌時也既別數月寓書貺余余得書三日則聞卒是日余始授官賓客滿座而余悲發於中隕涕不已嗚呼惜哉余平生交友多矣或亡沒或散處獨伯陽至今常往來於懷也伯陽名聞揚州興化人洪武中仕爲楚府伴讀爲人端直脩潔敦行義然嚴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少假借以是塞合盡武昌士樂交之者不數人而與之交者必相輔

以道其文章長於詩古體亦觀晉宋近體主盛唐兼工書法極力鍾元常王逸少父子嘗曰去此非第一義畫山水木石亦爲當時所重蓋高尚絕俗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其卒時琇始數歲未有知也今顧然能卓立知所重矣故述其父文行之樂使圖無忝焉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願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焉後二十有三年廼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

文卷九

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其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林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下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興之而不

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曾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與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文卷九

題宋歐陽脩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激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且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煥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

題夏少保家藏麥舟圖

先儒論觀人當於其氣象文正公所存藹然物我之

文卷九

五

無間豈非仁者氣象哉忠宣蓋有父風者也麥舟之事此其端耳嗟夫使范氏父子之志得盡施諸當時斯民之被福何如哉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願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實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

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俟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問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右晦庵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兵部尚

文卷九

六

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為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此四言與易之自疆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此理而能有成至於為子為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為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為天下所欣羨仰望而惓惓於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為忠孝之大節特以示法天下之為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

題劉士皆所藏時賢翰墨後

士皆好書集今翰苑諸公之善書者爲一卷介余評一言余不善書何言然頗識其理蓋其爲法與爲人同道體貴端而不肆韻貴清而不俗貴沉著而不揚貴蕭散而不滯貴內剛而外和貴神完而理備隨吾心之所欲而不越乎古人之矩度斯善矣士皆以是求之則其高下深淺可得而言焉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著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爲美宣王之詩

文卷九

七

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皆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羣之念而時一展讀亦可以自慰矣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右豫章陳仲易先生示教學者數事本末有序精粗畢舉窮理爲先涵養爲要皆原古人之意非獨以資

科舉之學也蓋前輩大儒君子施教皆如此今其法雖在而從事者鮮士習之不古非由敎道之不明哉士奇考家集先祖金洲府君兄弟皆出吳文正公之門而其初皆自陳先生今景陵敎諭熊子維出示此卷蓋先生手筆再拜端誦起敬起歎謹錄一本藏於家而識其後以歸

題誠齋楊公易傳藁後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錄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

文卷九

八

卦公族孫敝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散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題顧知州墓銘後

吉太和州知州顧侯志銘亡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梁潛用之所作其藁尚藏吾家用之沒後六年侯孫增刑部主事陳亢宗得錄本而題云翰林侍讀林環作非也林莆田人與余同官十餘年其於侯及侯之子若孫蓋未嘗相聞也非傳錄之誤耶余與用之皆太和人侯爲州時余兩人生數歲耳侯後遷廣東往來過太和戀戀不忍去其民亦如太和之人之不忍去侯也故侯之本末非太和之人莫能悉而此文高古亦非用之莫之能爲也 國家初平海內吾州之守最賢且勞者吳侯去疾及顧侯耳吳侯之

文卷九

九

後無聞矣顧侯有後在吳中及番禺又有用之爲述其平生可以無憾然太和之人道顧侯善政不止於用之所述州治之東瀕大江有傑閣二侯閒暇所登臨而適也其題詠皆刻石存焉至今父老過之徘徊而不忍去又有至於流涕如襄陽之人之於羊叔子者故用之此文太和之人固傳之豈獨侯之子孫親戚哉因亢宗求題故爲明白而歸之

書沈學士所藏胡學士草書杜詩後

三十年來士大夫以書名家者光大之行草民則之八分皆獨步當世兩人時同在禁林亦交相推慕

出所有以易所無此詩光大爲民則書跌宕雄偉得意之迹也作書必盡臨池之工而非天趣自得不臻於妙二公皆有蕭閒簡遠之趣故高出衆作光大謝世已一紀民則間出此書見示昔人有言懷舊惟願念之懷愴蓋僕於光大亦然

書伊蒿子傳後

永樂中 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 命者能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爲當然不自矜銜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審於義而篤行

文卷九

十

有素者不能於時吾得刑部主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歟志道奉 命在太平府時奉 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疑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白金者乃願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執嚴持君子執嚴持

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勸田爲工作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余其事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其事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言行皆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於今鮮比余時侍

仁廟監國南京嘗閒暇顧問京官之賢者余以志道對暨

仁廟嗣統褒勅羣臣於志道有操履之潔之語蓋上知之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段時

文卷九

七

舉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道引疾南歸矣間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爲伊蒿子傳讀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傳之闕云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修書梁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爲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文卷九

七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儼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

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為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桃源蕭惠聚以進賦來京師將歸持鄉先生所為其家瑞芝詩文十首屬余題其末蓋蕭簡歲久不存其

文卷九

主

九首出於廼父安正所記憶瑞芝記一首先伯祖主簿公所作則余錄諸家集以授之者也當元季兵亂四方塗炭之際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禮積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鄉自任卒之其鄉無寇盜攻剽之為父子夫婦相保聚如平時此之所以發祥而先生君子所以作為文章稱述詠嘆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遠而信後豈有窮哉夫事以文顯文以人傳不知其人讀其文而欲信之不疑難矣當是時江右文物成於吾州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隱而未出旦莫聚處相與磨切頡頏所自樹皆不肯苟且在古人下

姑即是集所存者而疏其畧焉康先生字宗武從游吳文正公為高弟學行醇實為慶洲書院山長齊魯關陝之士多從之游傳其學者往往去掇高科為顯官學者稱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先待制家嗣學者稱望之先生當時文學之高古操行之峻潔表然鄉邦不可以第二在朝如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參政相臺許公皆甚推重自劉先生以下逮際皇明混一海宇始出仕劉先生字子高後更名松起家職方郎中再陞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致仕又起為國子司業其盡誠敬以事

文卷九

古

上謹於職任務當大體其卒也

高廟為文祭之兩王先生實伯仲沂字子與嘗以說書徵授同知福建鹽運司未赴以老罷歸矩度嚴肅辭氣溫裕學者敬而親之稱竹亭先生佑字子啓初為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知崇慶州所至錫奸植善風聚禦然歐陽先生字日新為臨淄令其政寬簡而重禮教有古循吏風楊先生字自立羅先生字子理邵先生字崇志三先生布衣時為金石交時稱楊羅邵砥礪蹕絕冰蘖不過其將仕也相與約曰吾徒幸獲事

明天子行或纖芥有作古人復何顏相見哉其後楊先生自吏部主事四遷通判杭州府羅先生為惠安府同知鄧先生為四川鹽運司經歷三先生居官雖造次隱微之際必在於所學其卒也皆不畜一錢以遺其家張先生字子召差後出為丞於蜀其治民以平易而持已介然嗚呼之數先生者其所樹卓卓如此夫惟不言言必有徵蕭氏斯文之著夫豈偶然之故哉余少時親睹劉先生以下數君子與安正往還契好甚厚每將桃源山中必過凌雲軒留止數日極懽然後去要之不獨文字之交而已然則覽斯文者

卷九

七

蕭氏先德之徵西昌名賢之舉安正交游之盛聚可見矣蕭氏之子孫其世世寶此勿壞哉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家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龍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為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參檢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檢力勸恩陵屈已上和談左僕射趙鼎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檢使臺臣劾

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檢等遂逮竄侍郎曾開亦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文僉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劾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食樞而真為參政第三通

卷九

七

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廿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劾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柔佞檢拔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當檢廢所不為周三畏親佐檢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素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檢用未久而輒斥於戲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為深慨者也然當檢勢熾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元起瘡

並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廿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縣紹興廿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為務用准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准起科目登清華駿驥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為題此

恭題國史院編脩官廖賜所受 勅命後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階九品

卷九

七

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脩官而以脩撰編脩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實不分職史官皆預講讀講讀官亦預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多循 國初之制書兼脩國史甚者編脩已陞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脩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廖賜吾邑鄉先生字伯先舉明經擢此官此其所受 勅命也 國朝以來西昌之士入翰林自先生始然僅

歲餘改五河縣主簿卒於官後五十年其從曾孫護為翰林庶吉士出此勅求余題謹拜手恭題于後

題胡學士遺墨

此亡友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為翰林學士時送進士劉咸士皆為四川僉憲近體詩一首忠愛之意溢乎辭氣之表君子之於人其道固如此也言稱仁者贈人以言言苟不出於忠愛可以為仁乎公為人簡肅不苟交處與余同郡又同在翰林十七年交好最厚余齒少長然余有過舉公未嘗不言余或有言於公亦未嘗不欣然見納也兩人者恒以此相親蓋公

卷九

六

於交際必欲彼此相益故為文章亦務進人於善道嘗曰吾不能効俗輩為損友矣與公永別今四年三復此詩追念平昔不覺涕洟之交順也士皆實藏此詩其愛重公之意固與余同夫重其人而不違其言庶幾幽明之良友哉

題絳帖後

右法帖十卷第一卷帝王書二卷至四卷秦漢晉唐間人書五卷至七卷義之書八卷至十卷獻之書蓋刻石在絳州世所稱絳帖者也宋太宗購求古法書刻板藏禁中大臣登二府者得賜墨本吾郡劉洪常

位宰相以賜本摹刻傳於世自是士大夫又有摹刻以傳者南渡之前有六本而絳本在焉其後摹刻以傳者益多前三十年存者獨潭絳泉汝四帖泉汝不及潭絳今潭帖已燬而泉帖歸秘府此帖雖在太原亦不易得矣行人史常家藏此本誠可寶也然有志書學者尚以米南宮黃伯思所論考之

大卷九

七

東里文集卷之九

東里文集卷之十

題跋

龍岡阡表

龍岡阡表余得之子啟學士碑不載何人書意是歐公自書結體甚佳當時此文初出宋景文即取去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數語書之以自省然則世之治獄者其可以忽哉

李靖西嶽書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真蹟益厭隋亂已極有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

文卷十

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係擢刻于融州其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涪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

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滂事云爲戶部掾詳時
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
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
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
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
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
三千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丈

大卷十

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今世不復見古帖獨
泉州有石刻然已歸內府民間亦不復可得也此本
吾近得之楊耀宗長史

七姬曆志

七姬曆志張米儀文宋克溫書余得之姑蘇王汝王
七姬皆潘氏妾不負其主俱死於一日之間可謂烈
矣而其文其書亦皆奇也

王荆公詩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詩二首相傳皆公
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若率然

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
類忙時所作此說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爲法耳

楊文川詩

楊文川名中字伯允吉水人宋忠襄公之裔蚤從范
文白公德機有詩名楊文安公所謂得范之骨者也
其詩兵後不傳間從其孫徽求之僅見此數篇然景
星威鳳一出人知爲瑞物豈必其多見哉

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瑛獄所作每首有
公自序其後鄧中齋誤督府忠義傳劉申齋誤公傳

大卷十

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神神
續心自變以公小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
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
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之

劉山陰集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脩著仲脩治春秋詩文清
麗古雅爲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嘗聞
之長者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
長子壻也蚤有文與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脩
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親良師友講論切磋數年學

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問仲脩家富於貲賒貸施數郡仲脩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為戚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逢掖士亦未嘗一接言咲可為幽貞絕俗者矣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撰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愈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

合文卷十

四

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歐陽文忠公事蹟

按于役志九月壬辰安道貶筠州甲午師魯貶郢州丁酉余貶夷陵與高若訥書云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則余尹被貶在公之先明甚公諸子述事蹟及韓魏公作墓志皆以為公之貶在余尹之先魏公偶出一時之悞或但據其子所述書之而為子職者不審於考據如此雖非大關涉可以率畧乎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樞子經著刻板

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選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聞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極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

合文卷十

五

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藝金履祥編四明陳樞舉要起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家一冊錄於中書舍人朱季寧益讀之竊有感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為君下失其所以為臣蔡倫教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責

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
戰國為秦漢以至乎隋唐五代其為教且亂益甚朱
子做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于五
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
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
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
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
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
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趨彼者必舍此使人皆

文卷十

六

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卒不知聖
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
通者願有實焉

三禮考註

右錄三禮考註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澄川朱子之
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
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
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宗武
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安辟彦
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己作余近歲於鄒

仲熙家見壁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
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
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
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
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
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舉廟之外中需禘于太廟王
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
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
而中需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禮儀傳十篇
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

文卷十

七

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
曲禮八篇凡增十二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
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
余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
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
宜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
禮義率混雜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
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宜壁所增耶壁素與余
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軋坤清氣集以已意改
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為然故知

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壇山石刻

右吉日癸巳四篆字得之永豐進士劉智安石刻今在贊皇題云周穆王時所刻世遠不可知然字畫妙絕決非後人所及也

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詔書此制非自臣下建白一出我

文卷十

八

太祖皇帝聖智有以灼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號或因或革皆允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來清禮亂經之弊以為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古石刻之大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密藏之

詹孟舉千文

石中書舍人詹希原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余得之禮部胡侍郎國朝大字希原為第一蓋燕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滕王閣序

右趙孟頫書滕王閣記刻板不知何在此本永樂十三年七月廿五日臣士奇侍文華殿所被賜者也筆意精妙絕倫後得孟頫書此記墨跡參較之乃不及此遠甚其亦得善刻者之助乎竊題當時睿翰所書謹識而珍藏之

千祿字書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千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于後者亦獨見此耳

戴九靈和陶詩

文卷十

九

九靈姓戴名良字仲能號九靈山人金華人少與宋景廡胡仲申同學文亦齊名九靈洪武初屢徵不出變姓名隱四明山中二十餘年後坐累卒于京此集余得之丁鶴年九靈別有文集四冊余嘗於趙彥如家見之醇粹博雅有六一風致亦一時巨擘也

王臨川文

歐蘇曾王四家全集今書坊皆無刻板獨北京有荆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開什一用之水樂八年臣從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冊既已錄補遂取吳草廬先生所為序冠諸卷首又

取二程朱陸四先生及司馬文正諸賢所論公平生者附于序後蓋凡天下後世之猖獗於公者皆吠聲而已豈其真有所見哉夫的然有所見者余之所錄是已

諸儒與論

諸儒與論二冊得於中書舍人建昌黃卓前輩讀史必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事而揆諸理故各極其所見近年鄉先生王子啟教學者讀史每終一傳必作一論猶存古人讀史之法因附著之以示來學

唐才子傳

文卷十

十

唐才子傳西城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入於辛所錄豈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者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十史詳節

十史詳節總二百七十三卷史記三國志晉書南北史隋書五代史題曰東萊校正兩漢及唐書題曰諸

儒校正吾家十五冊此書務簡畧至事之切要者亦或不載甚至節省助語詞讀之無味者然考東萊年譜不見校正此書世謂此東萊早年所成後悔之劉元成云古人著述多在暮年正為此耳

元百科程文

元延祐乙卯廷試錄一冊蓋先待制登第之歲於今百有二歲余始得之前山東按察使郭儼彥莊元科舉取士昉於此而累科得士亦莫盛於此左右榜總五十六人是錄所刊對策凡四卷五十有三人先待制之文在焉而五十六人家狀及其初授官悉具也

文卷十

十

養蒙大訓

右養蒙大訓豫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氏龜蒙明訓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訓蒙絕句孝經刊誤十書而為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孝經於教童子其宜端本澄源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者此云饒氏所輯不考之過也

說文字原

石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

黃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
嶮嶮書榜是時伯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為上所
知嶮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
有旨命嶮書宣文閣榜嶮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
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溫篆書今世
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
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
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輒
附志舊聞于卷之末

六書正譌

大率 十三

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
南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
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
以叙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
所不可無於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本意而不眩
於俗者不為無助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撰紀長志宋景文
公撰列傳當時以景文所撰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
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目宋公前

遂已故事脩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
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執
遂於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
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冊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今翰
林學士楊公勉仁云

五代史

五代史七十四卷總十冊吾郡歐陽文忠公著板在
太學前史文章卓然高出為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
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丁鶴年詩

文卷十 十三

鶴年其先西域人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為
姓故鶴年亦丁姓其祖父皆仕元二兄皆舉進士為
顯官鶴年獨泊然布素寒士元亡歸四明與戴剡能
相善尚節操有孝行并能營為作傳後隱武昌山中
余在武昌遇之甚相得時已老矣別後數歲卒此集
蓋其卒後得之武昌鄧存誠

安雅堂文

安雅堂文集開陳旅衆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學余宗
二冊得於翰林庶吉士洪遵道元之時聞人以古文
名者衆仲其巨擘也余嘗愛聞之善文者二人唐一

陽磨及衆仲同出於莆田常衣在閩最始識磨磨至京師名聞特甚而韓吏部尤厚之官至國子四門助教馬伯庸至閩最始識衆仲衆仲至京師諸公皆內交而虞學士尤厚之官至國子監丞其事亦相類然磨之文切深衆仲之文優柔端厚此其所異也

題黃少保省愆集後

讀吾友少保黃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一再益幾於痛定思痛不能太息流涕於佳事焉初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

文卷十

古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預書諭幾務必四臣與

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虐駕安以爲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賴

上聖明終不爲惑然爲宮臣者胥慄慄兢兢數見頌緊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惟淮一滯十年蓋鄉

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塞黃二公及士奇幸尚在去險即夷皆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脩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

題劉仲脩書虞揭詩後

右元揭文安公憶昔詩四首虞文靖公寄文安絕句一首清江劉仲脩先生所書今翰林侍講金君勿孜之所藏也勿孜以示余世傳文安有憾於三朝新婦

文卷十

五

之評嘗中夜過文靖一言不合揮袂遽去文靖寄此詩亦以爲憾又摘世所傳刻本此詩寄語傷人休大笑之語謂本於文安所爲范先生詩序而發援引左驗真若有據然余意當時文安不留遽去或牽於人事不得已未可知若所云三朝新婦亦評之云耳豈必貶之云乎貶不貶不暇論夫賢人君子之相與其言語文字之間或相推讓相辨論相評品皆出乎至公豈如今之無識詆訾自高者之所爲乎嘗觀二公之文其相與辨論數數矣皆未聞有一憾焉者何獨快快乎是也此非與論社少陵莫倚善題鴛鴦賦者

類耶今觀劉先生所書而益知世俗所傳不可信先生嘗親炙二公使果如世俗所云何故書此詩都無一語及之如以為不欲著揚前輩之過則二公他詩文可傳甚多又何必書此哉先生書文靖此詩第三句說與傷人堪大咲與刻本不同二字味此尤足以見二公相得之情溢乎辭氣之表而刻本之誤政有以啟俗人欺世之論不可不辨故書于後以質諸金君云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

右元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蓋先帝制登第之歲也

金卷十

上六

此碑趙文敏公所書刻石在北京國子監此本故大學士胡文穆公所惠者虞文靖公云此科科士最盛蓋昔人嘗有記其先友者所以著一時交游之盛亦使後人知重世好也余既得此碑又得當時諸公應試家狀并初授官及所題刻廷對之文附錄于後而此科監試諸公等官及進士有傳在國史者又附錄焉庶以考見其平生行履政治而續有傳其墓志墓碑行狀則皆錄附于後其或已見於史而墓志等文亦不嫌於重錄者蓋以史之所書常畧也永樂己亥正月壬子曾孫士奇謹識

張文昌詩

唐張籍字文昌史稱和州烏江人宋湯季廣定為吳郡人考韓文張中丞傳與湯說同文昌貞元十五年進士仕至國子司業其詩與元白諸人號元和體文昌尤長於樂府文獻通考云其集三卷又云張洎所編者十二卷又有季庸所編八卷余家所有五七言律絕及樂府凡五卷不知何人編

錄楚辭

右楚辭一冊德安貳守羅先生平筆先生學於元季兵亂之際不得書雖崎嶇奔竄常晝夜鈔錄以讀今

金卷十

十七

之學者幸遇太平無事之日得書甚易而往往不務力學此何怪乎後之人不及前輩也

劉職方詩

右權翁先生詩行之鴈舉之子鑑嘗聞長老言先生八歲能詩既長遭兵亂雖奔竄岩谷崎嶇無聊之際日必賦一詩不廢至遇朋徒相聚或興有所發輒累累賦之不倦也蓋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先生於明經於古文尤所篤好詩特其餘事耳先生德義在人治行在史余因此集特記其好學一事以示後人云

劉文房詩

唐隨州刺史劉長卿字文房與高適同時楊伯謙選唐音列諸中唐其詩清婉有思致然數遭廢黜故多憂窮沉鬱之意余所錄者傳於江夏將立恭家嘗見閣本詩後有序記碑銘等文此特錄詩而五言古體尤少伯謙選唐五言古體自陳子昂薛嗣通王孟儲李韋柳之外一無所取此錄豈與伯謙同意哉而篇目次第亦與閣本異

三蘇文選

三蘇文選一冊十二卷東萊所選建安蔡文子爲之註皆取其論治體而便於科舉之用雖不能皆絕而

文卷十

六

讀之可以啟益習次動盪筆端未必無助也

題曾氏冠辭後

士大夫家四禮冠爲首古禮既廢後世欲復之冠爲易而猶寡見焉前百餘年南北混一儒先君子布列中朝時吾郡曾公巽申應奉翰林獨用古禮冠其子遂爲諸公稱賞如此可以觀世矣今二三十年來朝之學士大夫家率用冠禮冠不用禮則胥視爲苟簡世道其漸復古歟此卷首載應奉訓辭而冠辭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州判許公皆親筆自元季之亂也流落他姓應奉曾孫少詹事啓求之數

十年不得近有携至北京者詹事已沒世詹事子積遠至即出厚貲購得之可爲珠還合浦積可爲能孝然積之先公及吳虞揭許諸公之言皆至理所寓積能明諸心脩諸躬不孝之大者積尚勉之

元史

此書於元百餘年之事備矣而亡國之際忠邪之迹或畧或於故老所傳者相戾蓋當時急於成書不暇徧訪而詳覈也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燕學士院權直

文卷十

九

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一冊在江夏時得之南昌龍參叅博學工詩有清思其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双敦契誼然不能擇交湘中有道士善詩双南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并捕其家其父走匿双舟双弟諫不可納双嘆曰豈有勿友之父有急而不谷乎弟走告仲達仲達竊謂双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

父乎參雖悟終不肯明言遺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
匿他處數日官跟捕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錫皆
徙邊參雖幸免罪亦因是盡喪其資易曰比之匪人
參之謂矣若仲達非納約自牖者乎余目擊其事故
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跋張旭草書

旭書雄勁飛動神妙叵測而規矩固在凡今之慕旭
者不免效杜季良之弊矣

跋懷素

張旭書縱意豪宕變化捷出如健鵬掠野怒驂脫羈

文卷十

廿

懷素得張之法乃清勁精麗應規合矩蓋魯男子學
柳下惠者故足重也

東里文集卷之十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題跋

跋赤壁圖

蘇文忠公以誠意直道事君而為李定舒亶之徒所
毀謫黃州賢人君子之心正大明白何往不自得知
公文章譬諸景星慶雲隨所著見輝煥萬物向使公
不罹擠斥區區齊安山川風物有此光氣流於宇宙
間耶

題黃母劉傳後

文卷十一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
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
臼遜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
也觀蘇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
哉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倉猝
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御況弱女婦
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
曾孫淮蔡膺龍命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
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乎仲今
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恭白後世豈有當其遺有窮哉

恭題

仁廟聖書錄本

洪熙改元四月之望

仁宗皇帝御奉天門召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
兵部尚書蕭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至榻前追論
監國時事獎與再四出圖書二以賜臣義得忠貞臣
士奇得貞一加賜贈書極其眷待之厚夫臣之事
君克效其分寸者皆職分所當然而
明聖之心如造化於物一生意之不息何其盛德也
義和師質實歷事

列聖練達而寬裕歸然 國家老成人宜無忝於斯

文卷十一

二

顧臣何人亦預濫被是以承 命之日感激之私迫
切心腑而慚悚之至莫措其躬曾不踰月

仁廟上賓每捧 綸章血涕交隕今臣義祇事

皇上倚注眷待之隆比於

先朝駸駸有加 上嘗聞其忠貞圖書推廣

先志特命範白金重刻以賜中外傳布歌謠感美蓋

孔子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他可能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為難能彼特列國大夫耳今

明天子實躬行之又何其盛德也非臣義千載之遭

遇乎君子承其遇又思信其道先儒謂蓋已為忠正

固為貞夫為臣之忠莫大於陳善而非依隨之謂矣
貞莫大於格君而非苟且之謂矣君子於道必有終
身之志焉臣義別錄 聖書為副聞屬臣識之臣嘗
陪義同為官臣所以長益臣者多矣故不敢不以君
子之道為復臣雖孱弱尚願自勵以從其後焉

題安福戴氏所藏先世告身後

孟子論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謂推其愛親之
心以愛人之親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
母曰將母來諗先王推已及臣如此所以得人心之
深者歟三代而下至宋歲致禮祖考必覃恩羣臣而

文卷十一

三

并及其祖考庶幾猶有先王忠厲之澤也安成戴氏
歲其先世所受宋封贈父母告身三通其一宣和二
年六月所授其一建炎三年九月所授其一紹興二
年十一月所授至今覽之足以歎動人心然建紹之
主有不能自致愛親之心者由柄用小人之過大易
所以戒小人勿用也戴氏先世在宋受誥勅尚多數
更兵燹獨存此三通後二通亦不完然其子孫數百
年什餘如拱璧戴氏子孫於愛重其親無忝矣

書後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為政在使民知為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

爲之也故尊德禮賢孝友義忠節皆勸民之務也
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
者而竟以譖幽憤死蓋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
之者也然葬於潤無三百年已莽然荒烟衰草之墟
樵牧往來行道不吊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
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慕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
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爲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爲政
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
然歟今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靜以監察御史出守
是邦一新政教脩舉百廢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

文卷十一

四

塋又經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董祀事而躬率博士
弟子展禮墓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爲宋忠臣
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爲善者
之久而不泯而在已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爲政可
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爲余道其事今侯
去潤而佐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
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爲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
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書宋謝少連贈官誥後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

年贈官誥勅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
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
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
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勅益屢歷世變
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
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
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街下但書名
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盛度始此誥至
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
之賢敬識而歸之

文卷十一

五

石鼓文後

石石鼓文什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于後
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京來者多得之以見贈
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太紙墨獨佳此刻鄭夾祭定爲
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
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
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
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
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
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

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為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鍾鼎貞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又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見古人

文卷上

六

慎重如此也

華山廟碑

右華山廟碑得之子啟學士漢碑之佳者蓋郭香書漢魏以前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於今自古賢德君子泯沒無聞於後者何限而有聞無聞亦何足計哉若李德裕位至宰相猶區區附名其顯欲託不朽歐陽公所以譏其近惡也

夏承碑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無書人氏名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定為蔡伯喈書字畫特奇古蓋用篆筆也歐陽公

集古錄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因治河得此碑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是宜歐公之未得也而近歲廣平府民又因治河得此碑廣平古洛地蓋不知元祐之後又何時而埋沒也今視漢他碑尚完好物以晦而全固理之常也此帖余得於鄭侍講

孔子廟學記

右孔子廟學記古隸書碑盛行於今者尊號受禪及孔子廟學記三碑皆魏人書而尊號受禪世謂山鍾繇梁鵠書未有遺說惟廟學宋人以為鵠書亦非碑所載蓋漢魏以前士人多能書不為異也故鮮有著

文卷上

七

其氏名者後世能書者鮮故又著氏名以自表然凡一代之書必相彷彿論古書之體者考其時代可矣何必拘拘出某人哉

吳段石岡紀功德碣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欽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一蓋宋元祐中此碣已斷為三在天禧寺門外時暫遷副使胡宗師徙置潛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徙也考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掘地得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

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
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室之瑞又改明
年元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
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
遂入吳矣

告秦華府君文

右唐補闕韓實告秦華府君文韓擇木書實所以盟
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薦於內而已豈必
盟神然後固哉必俟盟於神者蓋由其內之不足也
千文

文卷十一

八

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吾平生所得頗多皆
為親支持去獨此本紙墨尤勝遂為家寶得之江夏
宋鑒惟憲蓋宋大觀三年所刻永嘗書八百本歐陽
文忠公集古金石刻文所得永千文疑其筆法不類
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去之此刻出於
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疑也千文所始蓋
梁武帝今殿鐵石於義之書中樹一千字不重者命
周興嗣次為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
因見法帖有漢章帝書海賦河漢百餘字遂以前此
已有不始於義之劉後村之說亦然不謂此百餘字

亦出梁以來好事者所集不然自漢至梁其間能書
多矣何以都不聞有一人見之於書而獨章帝批

又

近見東觀餘論載米芾黃伯思所論然後益自信余
說之非謬

化度寺碑

世謂善書者各得古人之一體虞永興得之東方畫
贊歐陽率更得之樂毅論余謂此其初基之異耳至
造極其妙隨意變態為當局於一體如逸少黃庭樂
毅畫贊未嘗同也故歐陽醴泉皇甫化度其結體各

文卷十一

九

異或莊或逸獨化度最為得中然亦惜其石刻於今
最為缺壞也石刻在西安府學

又

歐陽率更化度帖最宜學書者師法惜今漫滅不可
識者幾半矣鄒汝舟朕子見惠此本蓋後來杭州明
慶寺所翻刻者紙墨頗佳余去其所不可識而采其
可識者衣之以為學書者之便

皇甫君碑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
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之風逸歐得晉之規

矩觀此其振發動盪獨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
初學者師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
循而成功不難也吾家此本亦得之胡源潔給事云

又

右皇甫君碑余得之陝西憲命門秦篆蜀人故禮部
尚書門克新從子與相姪同為太學生交厚故數往
還余家此帖比常所得者亦優

孔子廟堂碑

論者率愛世南書飄逸醞藉然其從容規矩準繩之
中學者須心得也此帖余得之宋鑒惟憲

卷十一

十

昭仁寺碑

唐昭仁寺碑余得之行人常執劉紹碑朱子看撰文
而無書人氏名觀其結構規模近虞世南而筆法不
逮遠甚豈當時學虞而未至者乎張重威以為虞少
時所書然歐陽公集古錄甚愛此碑亦不定其為何
人書也

題黃主簿告身後

右宋石城縣主簿黃公士隆初登第授官告身一通
其六世孫乳源縣學教諭理用之所歲也先高祖妣
弘農郡君主簿公之子故理用出此誥屬士奇識之

按公登淳祐七年張淵微榜進士時穆陵數下詔取
士崇惇實戒浮靡前年五月又詔監學及諸路郡學
以秋闈在廷宜精考較以得實才七年三月命吳潛
知貢舉御筆付潛俾崇雅黜浮六月賜淵微等五百
廿七人及第出身時自春夏以來不雨淵微等上言
乞免瓊林宴詔從之時論稱焉是年四月鄭清之再
入政府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越國公趙葵為
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王伯
大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七
月以別之傑為叅知政事趙汝騰自起居郎侍講遷

卷十一

十一

吏部侍郎蓋在五月以後謝方升先錄權刑部侍郎
兼權給事中趙與憲線兼吏部尚書遂為真兼戶部
尚書是年十二月又遷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與憲嘗為京尹逐太學游士以媚時宰又急於財利
躬為聚斂之臣小人不足言別之傑亦無所可取謝
方升始有聲臺諫至執政不能有所為晚更困於權臣
至喪其所守若伯大直諒之節汝騰方正不撓葵忠
君衛國之誠愈老愈壯謂非光明俊偉君子人歟清
之端平中為相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引用正人貞德
秀魏了翁十數輩時號小元祐庶幾君子之盛矣

再相衰老不任政歸私門為世所少焉此皆錯內所
列政事之臣其除拜及為人大槩有可考者因併志
之後百五十有九年為皇明永樂二年四月八日誌

題戴氏所藏先賢遺墨後

誠齋先生父子宋名賢而余族祖也圭齋先生元名
賢余曾祖同年友也今拜觀此卷於安福戴誠問所
不勝先代之敬及誦東山先生難進甚偉薦牘弗用
之語以觀誠問今日決去之意蓋故家流風尚未泯
也又為戴氏起敬焉誠問將遠別故識而歸之

跋宋吏部侍郎龔公墓志銘後

龔公墓志

圭

右宋禮部郎官吾郡中齋先生鄧公所撰吏部侍郎
南昌竹鄉先生龔公墓志銘一通進士曾先之以下
九人作為輓詩廿七首附錄在後皆當時手筆竹鄉
七世孫今兵科給事中鏃之所藏也間以求題夫人
有譽於當世非難有譽身後為難蓋是非邪正沒世
而後定也竹鄉累官大理卿至吏部侍郎無待講求
亡以疾終于家此銘序述歷官行事忠槩義節與先
之諸君子輓詩所稱如出一口此豈聲音笑貌之所
能為哉自漢唐以來惟宋待士為厲其亡也亦惟宋
之士能盡節以無負國家為多文丞相李潭州未然

者也竹鄉當此時獲知於二公或相推薦或相結約
國亡即不屈以無愧二公世言惟家傑知家傑豈不
然乎中齋時以朝散郎權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
宋亡艱難百山亦全忠以沒夫竹鄉一世交游何限
而身後之筆其子孫不以十餘年之久必有待於中
齋豈非謂舍是則不足昭遠信後哉此卷至今百一
十有餘年數歷兵燹完好如新又非竹鄉後世之賢
不能鋟起家科第官侍近端重溫雅謹謹自持若起
墜其世德者傳曰子孫保之吾又於竹鄉後世見之矣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臨淄傳

圭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
獨記卯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
不忘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果于清節書院焚
然羣居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
之未嘗一顧恭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
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噴噴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
不然我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先生
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
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送山康山長宗武汲汲
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家私論諸子從之學而親與

先生相講說磨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質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饒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斯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 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為吾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

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教之數日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

文卷十

古

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宜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于後庶幾小補之云

恭題

賜都御史虞謙蘭亭墨後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

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罔有文學

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于後臣侍

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古非獨於重法書要在獎勵其人焉謙初為大理少卿

上嘉其儒雅且明正寬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太宗皇帝以為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厭于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九重慘慘風夜圖惟好生之德洽于民也謙亦圖惟厥終用永彰

文卷十

古

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家藏此帖園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恭題崇恩堂後

右 魯王殿下為衍聖公孔彥楷大書崇恩堂三字又備書

仁宗皇帝臨御時所以寵待彥縉者于後彥縉今以示臣士奇於是鼎湖之龍御遠矣拜跪莊前不勝泣涕之橫流也臣士奇祇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二十年既嗣大位又擢實於左右
往年侍監國南京彥縉歲一來朝所以宴勞錫予之
必厚將歸必命廷臣往餞之蓋所從來如此非始於
臨御之時也而凡孔氏之後以名上者率親推清華
之職且厚遇之亦非獨於彥縉然也間嘗諭臣士奇
曰國家於庶士有能佩服孔子之道者猶重其祿位
厚其禮遇矧於孔子之後乎又曰在漢唐宋孔子之
後往往有聞於史冊今而後必將有繼昔而起者乎
嗚呼 聖明惓惓崇儒術重先師之意如此可爲千
歲一遇者矣於是臣之所親得於見聞者謹附志

卷五

七

卷末庶彥縉暨凡孔氏之後尚圖不忘而益勵哉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漢熹平二年建唐太
和三年重刻字雖剝蝕其可辨識處渾然漢意固在
也此碑今在韶州府治先師海東陳先生志其本末
甚詳余在南京求此碑久未得永樂己亥子啟學士
扈從在北京見寄此本乃知物常出於所聚初不係
其地之遠近也

清節書院記

元季書院燬于兵此碑幸存士郁之子隲不能免

聖之所居之後且秘不言歷五十餘歲後已死遂無
知者永樂癸巳樸之子家人皆病疫現者云居後有
寶物不當久閱指示其地今出之則此碑也已而病
者悉瘥亦靈異哉碑缺一角則當時發掘者所損時
余在京今翰林脩陳德遵讀書邑庠以書求之
得二本以一分黃學士宗豫一表而藏之於家此吾
西昌先代盛德事而歐陽楚公斯文實因先叔祖平
洲先生得之王至剛所題碑陰又先師海東先生所
書宜在所寶也永樂戊戌六月三日

題范危墨跡後

卷五

七

虞范揭揚皆於先曾祖有交好余猶及見先世所藏
諸公往還書牘危公與先祖兄弟同游吳文正公之
門往年在南京周恂如扈從北來得危公所作輓先
曾祖七言唐律一章見貽雖片紙而出親筆已演師
真家乘中恂如言此出公全集其集已散落張姓豫
得之最多時并豫已卒書籍悉歸永新不及得見也
余來北京喜求故元時遺墨斷聞往往有得最初得
危公詩文五十七首於太醫院判將用文所蓋與所
得先公輓詩同出一集後得范公雜文十七首於民
間皆出二公親筆遂裝為一卷范前輩故列於首嘗

聞范所著有幾然稿東方稿海康稿江夏稿侯官稿
百文稿此必出樊然或東方稿危所著有雲林集說
學齋集余及見雲林集此或出說學齋未可知也則
輩作文章率自貴重既成皆親錄遺後余見揭公詩
文數集及危公雲林集皆親書刊刻不獨余之所得
也余所寶此非獨重其文章字畫蓋尤重先世之交
若二公行事具見吳文正公宋學士所作墓志非後
生小子所得道喙也

跋松雪書鄧文原文

文肅當時自有能書名文敏此書尤為得意有翻

金卷上

大

鵬雲海之勢但學書者當沂其上求之可也

跋唐詒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
開元廿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
眾告之然後類為甲上千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
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
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亦僕射者
開元中改僕射為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三
十八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
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為小經其試必文士

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
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尚書蕭瑀從
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席豫寬者裴淮從
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
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
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
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
和令吳楚遂考而識之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翰林編脩蕭鎡以其妻之弟胡重宣過余且出胡之

金卷上

光

先世所得楊文節公作福榮堂記滕學士作後榮堂
記余受而閱之為之歎曰故家世族文獻足徵若此
者鮮矣吾於此有可頌者焉有可敬者焉宋光宗因
慶其親而覃恩於天下之為親者鄒孟氏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此可頌也胡氏自金陵徙吉而析為
三伯居廬陵之值夏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
南岡慶曆進士朝奉大夫衍其後也季居泰和之黃
漕南城縣丞其後也凡族之蕃者必分分則盛衰
愚良必不能齊胡氏三族其詩書相映衣冠不之此
可敬也文節之記為南城作於今二百四十有六年

滕公之記為南城之後南林作於今百十有六年南城之後有徙社溪者矣而子孫至今寶斯文不失又可敬也然有可慨者焉徙社溪四世至文可猶可山南林之父也文丞相禮為上賓從勤王至海上及元盡得宋天下可山季弟號靜山者誓不負宋竟以不屈被殺余童子時鄉人長老率能道其事歷歷然在元時諱言之故家譜不書郡志不紀史亦無錄卒不白於世嗟夫豈非尤可敬而重可慨乎謹附見其事於二記之後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神道碑

故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于肅州訃聞天子悼數遣官賜祭勅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葬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展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暘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太祖皇帝龍興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又從戰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佑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濠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隸兄職丙申從攻陳也先水寨克之遂從克南臺公父隆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改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鄧愈克徽州受功賞戍戍召入侍衛己亥罷天寧翼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祿衣文綺命充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遼寧遂留守禦新定官

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陞懷遠將軍
建寧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冬召還陞江西都指
揮使九年調大同校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陝西所至
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三年逐北
虜至白城獲其人馬其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又
三年父沒既棄事復填涼州虜時數爲邊患公率兵
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也逮兒監等及其
衆無算餘悉生繫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把都
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
京師簡其壯者傳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

卷主

二

驛召公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填涼州十九年
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綺
以其官贈其三代仍填涼州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
白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
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誅
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及
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成給將士二
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誅禽七千五
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
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遠東命充副總兵率兵

討之遇戰腦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西析
隊諸寨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千
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
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歸二年
出填甘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填甘肅三年虜
日益聚近邊公遣人諭以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
帖木兒倫馬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
境底寧事聞賜勅獎諭命都督徐廣緒尚書趙珩

卷主

三

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
柱國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千一百石加賜田
若干頃又二年以疾終享年若干公曾祖某贈某官
妣某氏贈某夫人祖一公及考皆再贈某官祖妣
朱氏妣陳氏皆再贈某夫人公之配丁氏許氏皆
封西寧侯夫人子男幾某其璵府軍右衛指揮使先
公卒璵駙馬都尉尚安成公主璵駙馬都尉尚咸寧
公主永樂中璵驍西寧侯
仁宗皇帝嗣位璵坐事改命璵驍西寧侯孫男幾某
某傑金吾左衛指揮使偉羽林左衛指揮同知俊天

策衛指揮僉事儼旗半衛正千戶佐龍驤衛正千戶
嗚呼公勲著 國家貴戚戚里慶澤被于後嗣名聲
施于無窮固本於際遇 聖明千載之幸會亦必其
忠義之行閱遠之材克勤始終有以迓承之矣故既
述其事於碑又系之銘曰

天建

皇明龍興淮土魁智傑能如雲從附定遠密比猶漢
沛豐父兄偕來有偉宋公義旗所嚮仗劍先驅神武
不殺迎降惟呼長江飛渡金陵定鼎分命股肱出綏
四境于宣于欽于番于閩公從總戎聲威日振既寧

今卷十一

四

既靖公留莫之進莫藩垣大江之西雲中在左分陝
在右公來填撫煌煌旌旗虜寇西隅公往過之斬繫
其渠招懷其餘繫胡遼陽難壁嶺來如燎滅枯如鐵
摧朽馬跡所歷幾周四遐桓桓之志無康于家

文皇臨御親任舊老自西來朝蒼顏白首

天子曰嘻卿宜在廷紆予西顧孰乎愈卿公曰臣職
及臣未衰西人忻忻近公復來鞠躬盡瘁違敢怠寧
邊人恃公屹然長城宣

上德恩洽于邇外耄倪畢歸如川赴海

天子曰嘻維時茂勲崇爵豐祿予慰乃勤維公遭際

寔多父兄偉績賢稱晚而益聞存沒榮哀歸從先兆
來世莫京絲公所肇墓道有石其崇九尺太史述銘
水耀無極

故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贈平江伯陳
公神道碑銘

公諱聞字伯益姓陳氏其先潁川人公之祖諱三省
徙廬州合肥遂為合肥人考諱重一考以上三世皆
不仕當元之季四方寇亂竄起公素有志操強膂力
善騎射遂倡義募勇保障其鄉

太祖皇帝龍興歲乙未渡江公知天命有在率眾來

今卷十一

五

歸從王師下江東郡縣投帳前右元帥府總管進取
宣歙衢婺蘇大將軍麾下征陳友諒大戰鄱陽友諒
死從定漢沔荆襄諸郡從征張士誠及方國珍浙東
西次第平公臨陣對敵神閒意定矢石交下而勇敢
益奮間被傷最創後戰故所嚮有功實授管軍百戶
進副千戶守荊州主帥以公勇毅有謀與兵五百人
令守歸州時蜀未附而歸與愛重慶樓櫓日見侵攷
公至歸視其城隍池且非可以用武乃擇地距城二
十里楚臺故址建千戶所治高城深隍繕兵甲練士
卒實倉庫悉足用蜀人以舟師來攻公預清野待之

而以老弱嬰城固守援之方畧形率精銳伏緣江要害處敵薄城下守備堅不可攻又野掠無所得飲而還舟伏兵突起斬敵不可勝計敵大敗引去自是無一足犯境進武德將軍正千戶在歸州八年民用宴然洪武九年調德安千戶所治兵保民一如歸州十一年進武節將軍遂陞明威將軍成都前衛指揮僉事討龍馬槽梁諸寨之未附者悉下之王師征雲南公率兵以從所嚮克捷繼討西番及烏撒散毛諸峒之寇斬俘招徠威懷並施陞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賜諡命功賞二十四年以老疾致事于瑄罷

公表上

六

職公享祿養二十有餘年永樂甲午九月疾作時瑄奉 朝命在外公疾革願其孫偃等曰吾少遭兵亂幸際 龍興之運致有祿位以延被嗣人今老且死無所憾但念未有以報 國恩為我語汝父勉敬事朝廷務忠為孝即吾死瞑目矣言既而卒是月己丑日也享年八十有三以瑄貴 制贈公之祖若考及公皆為平江伯祖妣孫妣朱及公之配皆為夫人公配初太原王氏繼同安王氏望江縣尹思齊之女泚慎有儀克配君子前公三十年卒于男二長瑄自指推同知累官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靖內難有翼戴功封奉天朔運寧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竭謀致慮一心國事凝然於今老成人其有以成公之志矣次瑄女一歸甘州後衛指揮同知李永孫男八位儼儀倫仇信俊傑女三長驛李方次歸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次未行曾孫男若干瑄以公卒之歲十一月庚申奉塋合祀神龍鄉蜀山之原先塋之次銘曰

有元失馭海內鼎沸天命

真人龍飛淮涖龍興雲從矧時邦鄰公起來歸弗謀弗詢西征東討以弔以伐公挺材武從罔弗獲從守

公表上

七

南郡遂守枹歸密通勅敵慄乎貼危殫厥智慮靡朝靡夕相土徙宅崇垣固壁練弱為疆實虛以盈敵至就斃猶湯沃水坐填八年境肅民富進秩褒功改命邛土奕奕梁藩簡陟衡食翦梗懷服夷類乃感南詔西羌暨于峒獠斬俘招徠善功多有龍章斯下寵養將頌止足之志未老歸閒恬澹怡愉既躋耆壽易簪有言允泚厥後顯顯後人偉績與名公訓所成公沒其寧嚴性有石轟焉墓道述行瑄銘來裔是告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脩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諭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

文卷十二

上數命大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文卷十二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為民屬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為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為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為廷試讀卷鑒別公明奉勅脩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為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米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得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念度前收

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
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
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是庵因以為號公十
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
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
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
與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
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
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為文援筆
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

大卷上

十

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
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外雖無厭倦意然非
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
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
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子俱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
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
封母太宜人公娶髮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
男三長即種次穆次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解植亮
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是庵集忽從集
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鄉同官知邦最深未卒前二年

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
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宣謂竟銘公墓我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魏魏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稷秉恭執勤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時憚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

春宮輔德平直之行

大卷上

士

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
公眎無有洎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
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
賁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
埋壁有光上貫斗牛墓道之碣為尋有多嚴行珍辭
來者是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

夏公神道碑銘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詰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
希政元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湖

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
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
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
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
共擊之署之曰汝小人不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
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
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
戶部前四川司主事授永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勝

卷三

三

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
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
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
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
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
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
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
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
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

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
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有不率命
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建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無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庶事脩舉
京師肅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絲幣四表裹羊酒鞍馬自
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

卷三

三

勅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

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為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為夫人封母為太夫人重脩

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文

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 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特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 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

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無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燕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詰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為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

文卷三

五

十石胡椒二百斛公感知遇之屈鞠躬小心靡或不

書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

二人所預定

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惟謹龍

資日威脩

仁宗皇帝實錄仍為監脩庶人高與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

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日入謝幕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廿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計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持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謚忠靖贈鈔萬緡勅有司營喪葬官其子

文卷三

五

瑄為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屬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校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既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賜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蹶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澹深閑廓不見涯溪常有從隸汚公金織賜水懼欲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惟

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史論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遺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推主之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有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玟瑄瑾女一嫁虞瑞琬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塋湘陰其家以墓碑仍余余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為余道其平生余豈

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沂夏厥初以國為氏衍于會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于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維轉鄂而渾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恭決大議將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岳歲時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鳥凡凡 固有老成堂有枉石胡不慙遺 常寧興惻既榮山 哀哀 龍

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鄭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赤城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勅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既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廿三日也計聞

大卷十二

七

上震悼親為文祭之追封鄭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治喪葬凡喪葬之儀皆優等蓋特恩云公諱棟姓薛氏世家山東膠州之新興杜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諱大妣金考諱遇林妣張公兄弟六人而公第六自少傑持有大志未冠籍戎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喇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乃兒不花等處自是屢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

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
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
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塢敵大敗
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尉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
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
從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
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眾來追公復奮戰大
敗之獲馬二百餘匹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
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
率眾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

卷三

九

河斬賊無算獲馬五百餘匹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
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
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
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泥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率勇先諸軍遂渡
淮渡江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為臣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
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
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冥河以
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

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邊至切軍數萬悉命
謙公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
宮殿命公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
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
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
征是年八月

卷三

九

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
命巡北邊遼虜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
眾事聞 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
既還賜白金鈔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佩鎮朔
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 車
駕親征命公為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既得留公
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 車駕巡
邊出會州解后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
其餘眾遂鎮薊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祿四年率師
護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至
奇黃嶺遇虜拒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
賜鈔幣居三月董築城之役蓋從公之言以便戍守
公平居無事未嘗忘危每計邊務言之輒成請

瑣屑者終不為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為將勇智
無備常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
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累創赴關有進無退
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人
歸心若董縵作規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
平及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祇事

三聖涉歷多用志篤鞠躬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
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
流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年其配李
累封至侯夫人子男三長勲先卒次某次某孫男三

大卷三

廿

長誠先卒次某次某以是年十月三日葬公于某鄉
某原銘曰

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氣機翕會
雲龍風雨有勲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始奮從義
大呼迅馳金戈鐵騎智明幾先勇蓋萬夫瞻其膺之
折朽摧枯 宗社戴安功書冊府在

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

上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
綱撫如春和令如秋霜歷事

三聖麟衣蟬冠廷有老成

國有屏翰丹書鐵券傳

蘇來裔公如長城易不百歲英靈升遊九原在岷太
史作銘式昭無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大卷三

北

東里文集卷之十三

神道碑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追封蔡國公諡忠烈徐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字仲達姓徐氏世家廬州之合肥父諱用元季守宣城我

太祖皇帝兵至宣率眾歸附命仍其職遂從征討以功實授管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畧將軍河南衛副千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公代之丁卯從征北虜

卷十三

一

至哈刺哈之地還城大安無幾調大安備禦戊辰從征金山之虜之為邊患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輜重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饒數十萬解赴溫口遂從征乃兒不花大敗虜眾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遣公護送入關公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陽衛世襲指揮僉事乙亥城懷安萬全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驢駒河而還丁丑往填開平已卯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與定取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垌取廣昌州戰白溝河皆奇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

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公臨戰奮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先白溝之戰敵揮刀斫公兩指未殊公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仍奮進戰其馭士卒撫卹誠至人歸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無擾

上行師恒飭諸將毋妄殺曰吾奉天弔民厲民違天何望有濟公承命惴惴惟執兵迎拒者不容而誘諭招徠綏撫降附多效力焉其以功進官自指揮同知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千一

卷十三

二

百石子孫世襲賜諡券追封曾祖六二祖七九及考皆永康侯曾祖妣陶祖妣王妣張皆永康侯夫人永樂己丑暨癸巳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

上以公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政一以任公公小心宣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鄧督府得風疾遂卒癸巳八月二十四日也

上在北京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時命有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諡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皆蔡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

仁宗皇帝在東宮遣祭養賜甚厚公沉毅質恪有孝行旦暮出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愛至小有訓責必跪受雖貴不變所得

上賜必謹視之約已守法未嘗有過接人恭謙和氣滿容語簡而誠洞見底裏春秋五十有二而卒卒之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子男二安山壽安縣侯爵女二長適指揮使孫竑次適沐儼安奉園子祭酒貝公泰所述事狀求文刻神道之碑士奇與公同朝十有餘年後同侍監國相厚知公之行加詳故為序而銘之銘曰

合文卷十三

主

桓桓徐公為時虎臣龍家之勲奮武以振天啓聖明義旗爰舉挺誠來從股肱之輔皇麾所指公迅前驅誰抗誰禦拉朽折枯神武不殺公行聖志來近來歸撫綏勤至仁施如春義行如秋公實左右威懷並流馳驅既安氛翳咸廓宗社再隆褒功命爵悃悃無譁厚重靡遷紹蟬充庭孰愈公賢譽與北狩聖儲監國峙武以衛孰優公德肅肅小心溫恭靖嘉歸焉老成為國之華維忠在公允蹈宜貴宜富焉不耆老都門之南半崇起墳過者下車跡茲刻文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向公神道碑銘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南昌之進賢處士向公允恭卒其諱也前江西儒學副提舉熊釗先生銘之後三十有四年為洪熙元年

天子推恩大臣時處士之子寶為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遂贈其祖若考散官官皆如寶祖妣妣皆夫人寶奉命書為告已退具其考之事狀以告士奇曰惟

上之大賜與先考所以身致今之光榮者皆不敢以

合文卷十三

三

泯幸為之文將刻石墓道以永示我後人按狀向宋左僕射同平章事諡文簡諱敏中之後文簡曾孫子蔚以欽聖憲肅皇后家從高宗南渡其子性事孝宗官至大中大夫封魏國公贈少師少師生朝奉大夫士煜朝奉士臨川縣丞公道娶進賢許氏因葬其父進賢遂家焉臨川四世至居敬娶胡氏生熙載熙載娶羅氏生雲翔雲翔娶章氏公之父母也自公以上三世皆有厚德不志榮利而家乘禮度肅然他之名世族者不友也公諱祖紹允恭其字幼聰慈七歲讀書涉通大義且強敏善紀其事父母孝愛其弟厚贊

業志所取第死無子選族子為之嗣其於人則窮乏矜憫無告恒汲汲嘗歲歉鄉卒死甚衆時田麥且熟有盜刈之者公得益及麥不忍發或教公執盜送官當併得其田廬公曰凶年民果得已為盜耶且困人於厄而奪其所有吾所不能人以其長者國初安仁土豪楊漢既以饒信建昌內附而其下所過猶縱剽殺屬民公隣人陳氏無子唯一女始笄為所割父母痛憤然莫敢誰何公毅然以其人訴行省卒還之所為義舉多類此里宴會有暴發少年倚資鉅不讓直入據上座公怒戰手數其過切責之少年慚懼

文卷十三

五

趙隆請謝公亦改容懷遇之益公襟宇洞達遇義所不可剛正直奮不畏強禦而彼能改過即靈顏開納無所疑滯焉人有忿爭不相下率走公求直生平好德樂義邪僻之念不作於心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閒居儀貌儼肅子弟侍側者皆謹自飭如侍嚴師不敢稍縱賢始就學勵之曰立身必以儒及仕又曰守官必以道賢嘗坐累逮繫公不色憂有以為問者曰吾兒所存心行已當遠大此不足為累至今鄉人號明知子者必推公益春秋七十而卒會葬十有餘人斯亦可以觀其行矣夫人熊氏邑儒家子有孝敬儉勤

之德所以為婦為母者族姻蓋視以為法先十八年卒子男一即寶女二長適王次適熊皆先卒孫男五劉孫早卒可觀可規可觀可寬女四曾孫男一寶洪武乙丑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應天府尹以至于今官歷事

列聖四十有餘年恭慎之行永樂之守寬厚之施夷險一致語云曾無君子斯焉取斯要其本諸家者深矣銘曰

顯顯宋臣曰向文簡扈蹕來南向以戚曉逮臨川丞啓家進賢繩繩振振式繁子孫有閭高門有嚴禮度

文卷十三

八

居處執恭出入秉序世德之承誦法鄧魯進賢七葉曰允恭甫維允恭甫外方內仁志之所存惠逮于民其潛在下隨所分力民之懷之孰匪厥德其嗣奮揚熙帝之載推考之志而施逾大

帝曰俞哉覃澤所自龍章褒敷日星耀耀冠冕靈輿賡賡歲時薦祀來蒞來茲行有報施茲維德名墓道琢辭來世是告

奉天胡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

舟迎濟內難平

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羽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諡恭陳氏家合肥其先
世具余所著其先公墓碑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
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
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鴈襟登
群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鵬翔
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
公不自爲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
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死

心卷十三

七

總我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別取善道
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
者嘉之又命董總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
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
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持詔父
子並免復職衛卒數輩讎誑詐挾制上下爲衆患
公次第悉去之善類以安從征越巂討建昌酋長月
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
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帥復征盤井平三山寨及小伯
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

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
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
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荒獫大拯塗炭弘復
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
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
撰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惟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
爲君爲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昇所
覆明明

心卷十三

八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適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

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遠最爾蠻交
醜孽其間爲狼爲豺小大畢殘 皇曰彼醜匪異人
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
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頽伏陛言弗時剪屠將得蔓
延 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江漢萬恭
顧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
心靡易螟螣弗除曷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埏
有溺弗援予滋遠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
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虜殲數千仁順曰究武

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
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入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
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
溺死者甚衆奉 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
溢州及隄岨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
里奉 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
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大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
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表識衆便之稱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沒濟寧臨清河
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

金卷三

九

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
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
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
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之壩築呂梁徐州二洪巨石
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
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
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和水勢高下
建埽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達之利於
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
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味河深淺自淮底通

州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卒俾導舟可行處
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
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
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
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
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
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願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
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
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益由所管頭目私役援

金卷三

十

害不勝致其逸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
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逸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
驗實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
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
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
日教習如有大壞令燕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
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腫淺凍
之阻往復踰年裨費數倍正糧上通公和下妨農務
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
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

運軍財力彈乏到家又脩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勤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遞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賜勅獎諭有老成忠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追封其曾祖省三祖重一考聞皆平江伯曾祖母孫祖母未嫡母王生母王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令文卷十五

廿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之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姦究皆斂避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朝深被嘉勞賜宴資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勅勞問時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竟薨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計開上悼嘆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惠賜祭命工部營葬公爲人闇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譽盛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

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配其氏封夫人子男五佐罷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勳衛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女三李芳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其壻也一未行孫男三裕今罷平江伯祐祿女七公葬以薨之明年三月墓在江寧縣大山之原余與公同朝三十餘年相知且好於是儀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令文卷十五

廿

倫義冠三品承考勳爵裕僚峒獫狁弗擾捍且趨公奮掃刮迅拔塵瀦滌腥穢寧邊民有戴譽望齊峨岷嶽徵來東衛宸垣遭承興運效駿奔錄勞疏封昭鴻恩貂蟬繫玉衣繡麟報賜志企古畫臣單心畢慮靡夕斯滄溟茫洋渺涯濱歲漕萬艘舳舻臻有梗于海威赫震斬鯨鯨焚甲鱗水海所亘長雲雲章龍彩天垂文南賦北貢艱以辛踰淮歷濟底天津疏堦鑿堅劬且勤坦行如砥砥者忻倚嗟公爲孝與仁厥施諸時績弗泯愛國亦有嘉謨陳功載冊府彼後昆大江之陽歸有墳太史銘之昭不刊

故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碑銘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

瑜以疾終于通州之驛詔計聞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賜祭加賜勅有司治喪於京師親王遠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縉經哀其第瑣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為之歎曰忠義為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為

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

文卷十三

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憚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戚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

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僞官王射成等

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宮車晏駕矯詔從中

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

即事敗善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為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

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關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及覆詰難眾為公危公辭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

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召還又附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

官事必關白瑜勿設公正直坦明每事求當大體所

謂官校心歸之無間言見知於

文卷十三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命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充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之輸北京

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變展

誠布公虛已從善處同官能讓淮安兵民雜處橫兵

素怙勢厲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為政重倫理有富民親在而與弟競產訴於公者公曰尔富而妻親之養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明臨政務寬有二卒盜敗舟一板梟司坐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平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界贅婿為市取息者婿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

害又有自願官歸資常豐厚其弟有宿通資不能償
 索通者急第乞償於兄繼亦不得公聞之皆為代償
 范歲發廩多所賑活嘗覽農耨要嘆古人用心民
 事遠益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滇南有浮圖
 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暱為建
 利居之而廣敝地為民厲公嘗浮圖人逐之悉復民
 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空地畀
 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以訓武
 臣子弟閒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亦時蒞郡縣學
 敦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往往行至忠
 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於色家居敦
 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為心雖貴
 嚴於自守於利不一毫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私謁
 致勤於公雖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請北京力疾入見
 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公山陽人
 其先見余所著其考墓文曾祖文貴祖彥達父銘母
 成氏繼茹氏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二代并封其
 元配許繼吳皆夫人子男五頃均均塹堪女一未行
 其墓在宛平縣狼山村之原銘曰
 人道所重綱與常忠義寔關世範防偉公志勳百鍊

康上
 宋世專
 天王挑摘姦究發潛萌他斬馘妖魁戮嘉忠褒貞
 騰寵章簡燕任能升周行擢勳效智提歐誠惠流績
 建譽孔揚大星俄殞吁可傷榮喪始終炳煌煌我我
 崇丘斯永藏龍泉下閤含精光非貴牛斗折不亡

東里文集卷之十四

墓碑銘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睦至仁仲始徙金華
蘭溪之村峯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
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戚氏公幼已
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傳勤勵不懈以詩經
中永樂乙酉浙江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
同進士出身賜勅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
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白生見志明憲
紀定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渠奸巨猾為民厲者亦
不少寬假聲譽遠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
裁時

仁宗皇帝監國左所簡知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問
堂上官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

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
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
縣苦上官私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為之空公視
事之日立罷之惟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則目焉然
亦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積歲公驟然去

余奉直

白生

見志明憲

余奉直

二

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帶獄一清在
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
召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
史尤縱公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
奉勅偕六部長貳簡黜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
振為人外肅內寬任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
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
舉大體而畧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
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

里以為孝感處朋友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
清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
二日風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計開
上為悼歎遣行人賜祭其文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
及振舉綱紀屏黜儉邪之褒又命有司營葬事兩京
大臣君子皆致弔祭公享年五十有六配方氏繼張
氏子男二鏞鏞皆早卒今以姪強為嗣女四童應方
琛郭昱其疇也一未行孫男四理珙珪玉公之葬也
國子司業陳敬宗銘之鏞以太常卿孫時旼為事狀
介監察御史包德懷來請文書墓碑公於余往還最

故故不辭而爲之書銘曰

肅肅廟臺邦之司直耳目所寄綱紀攸植彰善癉惡
激濁揚清准平惟公惟廉與明君子在位表範正軌
任或匪人波頹草靡卓卓公秉潔懷貞不矯不隨
特立獨行明習博識外方內恕爰舉大要簡畧細故
歷試三司成績有聞于江干閩提憲大藩善類望舒
不善歛避冰蘖之存去猶始至進秩南都百度復貞
用賢任能惟

天子明曷不期願長輔 聖理發潛有詞庶其不死

甄氏先坐之碑

金卷五

三

甄虞舜之後因陶甄以爲氏在東漢曰字講授春秋
有行義在江左曰彬曰恬在唐曰濟皆以行義稱在
宋甄氏數舉進士有聞曰秀始居忻州定襄其後科
名宦譜代不乏至曰海官於蜀宋亡歸隱過鳳翔岐
山樂其山川風俗遂家焉五子其諱世安者又徙麟
游所居在唐九成宮之西世安娶劉氏二子楨允中
允中元季爲禮部主事既內附爲遼陽都衛經歷改
戶部軍儲倉監納楫娶王氏一子仲得娶馬氏四子
儀簡評詞儀洪武中舉鄉貢爲戶部主事陞長沙府
同知承樂初調嘉興府復調順天府秩滿順天之民

秦乞留從之陞順天尹洪熙改元追贈其祖考考皆

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祖妣妣皆泚人遂進儀
兵部左侍郎儀惟累世緼德務善用克膺茲光寵不
敢泯沒將樹碑墓道昭示後子孫於無窮而屬文於
余余於儀縣官不得辭則求其先之德善儀言世遠
者弗能詳所知者高曾以來家世相承男務詩書外
治農圃及其時壯與少畢出力女勤蠶績各有做飭
不待督勸歲所入擇善者獻于公乃自用尊卑外內
無相踰養老慈幼祭祀賓客皆盡其分之當然平居
未嘗忘憂勤艱難之意無侈習無外慕蓋至于今不

金卷五

四

敢渝余聞儀言敬嘆曰嗚呼此其猶有幽岐古昔之
遺風也欽家之德善孰有加此乎今人率重儀溫厚
謹實所至得民非其有所本欤則著其本以範其後
於余宜也甄氏自儀高祖以上葬岐山義豐里曾祖
以下皆合葬麟游西山之原其中之墓曾祖考妣附
于左祖考妣附于右者考妣也儀有子四人鼎鼎高
錡銘曰

際甄之先聖啟其源後有續承行義與文其在定襄
代有仕者暨宋鼎遷來徙岐下有田有廬義曲之里
五桂駢芳麟游再徙積厚累仁韜輝含章沿于孫曾

燁燁厥揚踐歷中外有操有施陟佐祁父厥施逾十
帝嘉所自霈之德恩華褒崇秩數貴九原我我之丘
序左與右矗矗之石式表縣久春秋霜露來者雲仍
永念爾祖視此刻文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略
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閥
微帝王之法通古今之牘淳淳融會而後出之上焉
者發揮性道脩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

令奏

五

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為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
馬遷相如楊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
數人焉信乎其難也 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
其可以嗣遷固者蓋有之矣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
飛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
閣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
鈔為膏火費蓋期之於古人曾君子啟其首也君名
榮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授承務郎遂盡
夜淬礪文與學俱進

上時名試子啟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
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

上屢舉重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
獎重遂名聞天下明年脩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五年
陞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 燕閒應
制賦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祭否卒之考其能未有庶幾及
者陞承德郎預脩

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
京鄉試十三年廷試充讀卷官實錄成賜鈔龍衣文

令奏

六

綺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脩
天下郡志為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

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
士日以經史進講 文華殿從

皇上之南京還預脩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充廷試
讀卷官 兩朝實錄成賜金織龍衣銀幣陞詹事府
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子啟為文章如源泉
混混厚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奮發

組繡爛然可翫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
筆不停揮狀焉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
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鼎應一時文人
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
子啟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
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類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
洒落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
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
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
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

文卷十四

七

及者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

上遙見之勅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
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計聞

上為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
祭命有司營葬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
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
文人如子啟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
云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希顏宋兵部侍郎江
西湖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興申元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其兄翰

林直學士德裕皆有盛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珪集賢
院司直妣周氏考林本洪熙初以子啟貴贈奉議大
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
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拒務學力文有志繼
述甫冠而卒薦紳惜之次積次种女五鍾公鉉劉敦
會周秀夫胡顯勉高欽夫其婿也公之易簀也以身
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為著葬銘余為書其
墓石而係以詩曰

鄧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啟封國為氏去邑為曾造魯
仕邨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

文卷十四

八

莽際爰以閭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沫泗章逢蟬聯
如柳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綿起祿位天啟文
運赫昭喇公奮而興屬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影纓
垂組侍廷陞陞操觚含毫應 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
春空澄明雲錦展 重瞳回囑天容霽紀功述德封
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耀海內朝陽和鳴
鳳翽翽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濟惟仁攸
存未弘施沒奚憾焉此賁志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公諱濯字同故廬陵城北於溪里儒家祖以章父大

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
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絕人族老長器
之為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
礪嚮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
所居皆良田築為場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
年木鬱然行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以義勇以保障
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
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為用時江而諸郡多陷
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
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

文卷五

元

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為也去之
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
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
說悉見聽納遂推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
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司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
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
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朝廷遣使勞之命
總制真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

下車首詢民隱為興利除害增脩先聖廟建學禮致
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
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救欺隱之籍朝廷取其
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頻江化城等十六圩
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為患公
親為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
時蓄泄民至千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
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
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
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

文卷五

十

發其事者於是典司者皆怙懼得罪公私念此特
循故轍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
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已廩皆實而弊亦
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
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捦引取之非素有合謀
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
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
片語之下情偽莫遁故人咸畏服而其為治務寬厚
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百
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代者山東翰林

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
是年夏奉命督軍調詣北平民胥悅越事又明年還
京師省臺達官和知者爭欲薦於朝公皆力辭遂
調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戚
子弟居無何被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
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
族姻鄉鄰匱乏有急並赴濟助間遇朋舊憂患狼狽
倒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欤子男三廓卓
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沒
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

卷五 士

余於公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為公傳及以聞
諸鄉之君子者叙次之而係以詩曰
荷嗟陳侯瑰璋踔絕才過羣倫識亦闕達越在童冠
鉅志疑疑有書有劍萬眾敵惟時孔棘履懷兢兢
奮庇其鄉屹如堅城每弱盜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興
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教臣之忠惟聖聰明日獎海
容簡其才畝以贊政府匪直裨文亦既輔武宣城名
邦定帝之徽嘉其惺惺以寄婢媵植之黍稷穡其
稂莠民曰陳侯汝予父母仁以為首義以為教民曰
陳侯汝時杜名遺惠在民永思無斁遺澤在嗣世率

千德荷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故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

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虞之先家河南陳留代有仕
籍宋諱南者從高宗南渡遂家金壇世業詩書南六
世至文寶生仲仁公祖也祖母徐父德華母周以公
貴祖父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贈淑人
公自幼秀朗端重異常兒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
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授奉議大夫陞杭州知府
授中順大夫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為大理寺左少卿授中憲大

文卷五 士

夫永樂己丑車駕巡北京時

仁宗皇帝監國奏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
夫甲辰轉大理寺卿公自少壯有志世用既仕恪勤
夙夜粉飾職分持大體恒曰為臣之道愛君愛民二
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初為郎中已駁駁起時
弊在杭州常建議道民之困今江南寺院田多皆
或數百頃而官府征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為
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
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為大理少卿都
察院論誣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警公奏言比來

詔書自今律斷罪詎騙在律當杖而流者首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天津衛倉火焚糧數十萬事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公察其冤卒白於

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具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為都御史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安徐州旱災至則踴民所苦請發倉振貸又請官贖還所賣男女為奴

文卷五

十三

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先是富民賄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運北京公建議為四等丁多而糧最少運北京丁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言兩京往來官員軍民商旅舟聚徐州呂梁二洪動一二月不能進者請每洪增夫二百人協力挽送如例給月糧仍官撥牛每洪一百分畜近洪民家閒暇聽民以耕大舟行則用挽之亦皆從之又督運木道穎州陽武陸行下衛河以達北京所積軍萬餘公節其力而厚撫之人不言勞會

夏暑疫役者多病公曰此聚之過密亟疏暢之遞命散處之病者悉起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糾貪因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位於刑獄尤隆欽恤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大理寺卿閔遂改公為卿時有詔求言公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墮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今內而祭酒司業外而郡縣學官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雪冤抑公專俾

文卷五

五

治獄非朝廷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極矣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畿內六曰鈔法不通其弊原於出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軍民棲處官司不便管束隣里不相通知今固不能遽釐正之宜勅五城兵馬司於各坊街巷不分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為一甲使互相督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自首免其連坐之罪庶羣較之下可以肅清皆切中時務蓋公於為臣必思盡其所當然者一日朝退得

疾

上命醫往視賜藥歷半歲竟不起宣德二年三月廿四日也計聞賜祭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墳其生以丙午歲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居家善事父母父母歿喪祭咸盡禮於其弟友愛與人處溫恭怡怡其儀觀偉然風采凝潔瀟灑絕俗也其文章以詩名於時所著有玉雪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致嗜書法書名畫解后心之所好輟贈不靳其配江氏封淑人其子男三禎祥禔女五皆適士族孫男二士奇於公素相知嘗為序其詩以傳其未易言也語其察王邦彥楊遂初及其長子我死必楊君銘我不愧矣然及我未死而言也二君馳以告余愕然驚曰何遽及此乎而不敢辭敬諾焉又明日公卒制詞往哭之於是禎奉遂初所狀事行來乃叙而為銘使刻于墓石銘曰

虞氏所始啟封自姚亦有自如故於東吳游厥本源匪王斯帝沿漢及唐屢顯千代朝歌之武永興之文奕奕振振嗣休緒開金壇之宗繇陳留從繼義積勳垂三百祀奮挺以奮始伯益甫升藝藝材肇述耶若往撫臨安古二千石

帝謂尔良可付以辟棘寺蘭臺歷年孔多惟中弗倚惟平弗頗使車載馳碩視在道有隱于心敢稽入告惟天聰明白汝予謂汝克予遜子奚汝遠祇于列聖篤終猶始有懷惓惓未究厥施莫致而至夫豈在人嗚呼伯益君子之存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賢薦能於是少保臣士奇言蘇州陳繼其文學宜在侍近即日詔驛召之既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諸

經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隲侍講王進及繼等三人副之

今上嗣大統詔脩兩朝實錄簡用纂脩官而繼預焉無幾賜勅命實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事歸又明年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於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以疾病而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復同祖堯復從父諱都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義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

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
淳貢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徵受學
臨川吳文正公爲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
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
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
仕爲濟南府經歷所設施設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
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
方以嗣子爲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
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庵嗣初
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其蕭然惟存書二

卷五

七

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
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內奉
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
於易詩又求邃於古文者而師之其爲學自經史百
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爲文章振義理辨體
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率由是聲譽蔚然見重
於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幅湊謂下其施
教有本末主敬爲要明理爲務後在館閣於商確古
今講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有自衆推服之居家撫
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充

有司上其母貞節

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官一以親老辭親
沒葬祭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獎掖之不善者面警
飭之不肯媿媚苟容窮乏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歛葬
之雖官於

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
中之學者皆忻忻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
門人請所欲言舉西銘存順沒寧語答之遂卒春秋
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婦門生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
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嗟嘆悼惜其所

卷五

六

著詩文有怡庵集四十卷歲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綱
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
志於學女二長遠謝瑣次在室孫男七傳儀仁偉個
信備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薦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
來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喬楊卓乎怡庵克爲孤
幼志恒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連宅古蹟夕誦
孝養是力浩平其學遠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就誼
辟書聯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奎馬仙思發才
效勤紀述長簡鉅冊金匱石室冲澹之存食

引疾謝榮過復干鄉邦有耆俊如璞在石山林草木
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媚學倭倭奚歸
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
民生則父母之沒則烝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
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
子喜爲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履壅畝察種
植而爲之勸或時坐膝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笞
詈辱人遇老病鰥寡率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教正士

文卷志

九

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檄之督民
忍以緩累侯則爭起超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
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
傳平民於籍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
清理其要在覈姦直枉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
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
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敢
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奈何數出無禮語詬罵之侯
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頓伏以免於
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

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常之人
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豪自
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
已易簪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盂以入侯遙見竟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
翰林庶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
政績嘗奉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
在常者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
奠祭累日區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
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善繼善慶周孟德孟敬因

文卷志

十

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
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
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
德崇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冷風兮颯颯侯辰
止兮珮玉瑤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尤茫
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修東阜兮忽
南畝溪有鱖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
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
捨茲兮安適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我佑我兮無

避遺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曠災
忍有魚兮並有畜公無負通兮私使足我民兮
子孫孫子承侯福兮千百世祀

文粹

廿

東里文集卷之十四

東里文集卷之十五

墓表

香山縣丞彭公墓表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內外
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脩而治興後世
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濶無益於世者夫
爲士而不知道知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
亦察於其內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
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也其所以脩於身施於人者
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

文卷十五

一

一字叔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
惟孝詣闕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
交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
公自幼己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爲務初
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校虞文靖公文靖公以校鄉
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
益有所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勸息語默
必由於矩度澄心玩微手不釋卷茹素飲深慎慎自
足非其人不接也一時流俗亦皆目公爲強非刺公
既孤特寡偶而持之愈堅南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

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諸京師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聘萬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囂前之為縣者率尚猛治公至一務寬施訓以善道久而民益化服緣海諸衛屯兵暴橫為民害往往擇民膏腴田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郡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民所資以共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欺

上著在國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兵知公不可犯聞所言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搖撼以逞前此縣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真諸法奸宄

文卷五

歛跡海寇常劫掠民婦女貨出沒倏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為方畧教民擒捕訖公去寇無入境者瀕海歲旱粟穡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為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即自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霑足明年復旱公復禱雨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廨公叩頭嚮之反風火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糜食十數年有不能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即詣學督視諸生為之啟諭誘掖不數年有與貧與而登仕者民始知學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遂得請未行某月某日卒于京師永樂六年也明年

某月某日葬某里某原娶某氏繼室某氏皆先卒子男一某孫男若干某某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待族人有恩嘗嫁孤女振貧乏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遇鄉人子弟必教之禮義忠信嘗以歲更長繇賦里中教里民復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己力代之輸不責償焉蓋公之所為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而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彼不為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余故論次公平平生大槩求諸墓道以告其後之人而亦豈獨其後之人之當知哉

文卷五

工部屯田主事郭君墓表

君姓郭氏諱原琳字貢仲郭氏萬安下驛里名家其先居泰和城西後徙龍泉之金田至繼之徙下驛又至如村晴川昭明貢仲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昭明敦厚有行洪武中禮部侍郎張衡薦其材於

朝微至援例得歸娶泰和陳氏生二子貢仲其仲也體貌魁偉而淳厚坦亮外和內莊喜愠不見辭色未嘗舉口及人過失蓋望而知爲厚重君子也孝友行於家忠信徵於鄉從永豐唐斐先生受詩經爲太學生居無幾告歸養親後十餘年終親喪復還太學遂擢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居官不厭而肅恭事以勤待下以恕凡所董治事必先集冬官卿及其貳咸禮重之下之人皆樂爲之用不肯欺之三載考最奉命徵新炭山東時山東歲屢歉貢仲一意紓撫未嘗督責之民更感激趨事是時奉命徵物山東不下

文卷十五

四

百餘人而以清謹寬厚稱纔二四人貢仲其一也永樂壬寅六月廿三日以疾卒於長山縣官爲歛殯之而發視其裝無所有唯所齋公牘及遺訓其子之書而已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子男三緝矩淵女一嫁羅仲鈞孫男女各四緝淵以其卒之明年走長山徵殯歸葬于鄉而緝來北京以翰林脩撰曾他處所述市狀求余文表墓嗚呼貢仲吾姑夫陳白石先生女兄之子總用讀書依舅氏往還與余好也既長陰隔不相見殆三十年始再會於南京貢仲爲人簡澹未嘗一涉跡達官之門雖同鄉鄉議之者無幾人而州

暇輒過余或留止宿譚論以樂不厭也來北京僅一見而有山東之別夫孰計其遂永訣耶貢仲之賢且材無所施不宜又孰計其竟止於此耶抑造物者之意與民之所欲惡異耶不然何奪吾貢仲之遽也吾因之又有感焉萬安之賢而材如張衡之清峻彭與明之廉慎郭士道之剛介其達也皆有以及人雖衡仕至少宗伯與明至大理丞士道至京尹皆達矣而皆不久而遂卒吾與貢仲語蓋未嘗不共嗟咨悼惜之而致疑於造物者夫孰計貢仲又奄然遽已耶則余於貢仲之沒不能忘情此三人者亦貢仲之意也

文卷十五

五

歐陽允賢墓表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季先大父以定父觀淵允賢洪武庚午以書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其爲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之爲師弟子者率垂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徵幸得之而既憐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日暮衣冠坐

講堂中取四書經傳爲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
然後以其所得發爲文辭而爲定其可否在太學亦
然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非其講下者皆
樂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往質問允賢亦樂爲之
傾寫蓋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遺
子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
願從之助教九年考最考最復職者皆援例自陳得
陞衆謂允賢盡自陳曰吾常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
蹈耶卒不自陳於家有孝弟之行爲人坦夷直諒遇
事是是非非亦喜爲人解紛排難文章取達意而止

文卷十五

六

嘗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邂逅朋儕
知己相適竟日忘返而講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
在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口言表蓋聞者鮮不迂
濶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
物明足以燭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
一教官而止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
不少矣考夫足以發其道而愜其志者固少也嗚呼
允賢可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
健無恙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而止其命也夫其配
贛州府學訓導劉一清先生之女子男六湏哲蕭潤

有淳簡先卒女二長嫁蕭九德次嫁康頤哲頤皆永
樂十九年進士孫男三允賢之葬也翰林侍讀王君
直銘之矣其弟監察御史和在京師求余表其墓余
交允賢尤久知之尤深其沒也尤悲之故最其行與
志之大者使歸刻焉

故國子博士王君墓表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某
日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吉泰和離江里其子韶勤復
走北京詣余拜且泣曰先子之藏也侍讀學士王先
生爲銘掩諸幽矣不肖孤竊念世蓋有生不霑一命

文卷十五

七

行不加庸衆人率得名望貴人表揚於不朽者先生
不肯尋常苟有論述而先子亦嘗以經術用於時列
於朝矣表墓之文非先生其奚屬敢布其哀懇余
曰嗟乎子復吾友也其沒也吾哭之慟宜其子之於
我乎屬也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爲儒師自
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蚤喪子復雖少不
以孤寡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
子方先生深於易農桑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十
輩而馳騁文辭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爲多若用志
沈潛必探求本根者僅十數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

時己日有員挾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廣東化州學正時類以南郡縣學比比之師子復盡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後及其學近縣學亦多九載用績最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更銓削鋒銳為和易又九載以最陞七品樞密博士職預脩五經性理大全諸書著成受厚賜及脩

太宗文皇帝實錄詔問有才識通史學者給間健子復未奏而子復得風疾遽不起子復為人儉約質率無崖峭嗜為文章在監學十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

大義十五

八

外未嘗有厭倦意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享年若干子即勤勤皆有志於學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厚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為人率直闊爽惇義薄利前三年敬先沒于蜀余每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為此文也交道之感何獨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夏君泉表

錢唐有處士曰夏仲實沒十年矣宣德三年以子時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時奉前廢事府少詹事鄭濟所為仲實葬銘因中書舍人許鳴鶴求表其墓仲

實謹思本王氏子所生父士祖母夏氏生三男子其仲仲實也外祖某某皆無後父母命仲實為舅後承外家之祀遂氏夏云有孝友之行少時所生父母病聞人言割股食之可愈每割股煮液進之父母沒皆哀毀治喪祭盡誠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處兄弟恭愛待族人有恩或導之復王氏者慨然歎曰豈非篤我乎禮哉顧先考妣治命敢背棄乎王氏宗子在而先妣之父母與兄莫為主祀者矣我夏出也彼其有靈庶幾尚於我乎感通而忍委去之乎乃已仲實淳厚簡靜樂儉素治家能肅恒勤事以率下交朋

大義十五

九

友信處鄉鄰謙遜怡然犯而不校力施濟以守舊自名晚喜老聃氏書終日玩誦不厭蓋年五十有五而卒其卒以永樂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娶陳氏封太孺人子男四長即時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溫厚端慎為樞紳所重次敏次遜次觀女三孫男三女四嗚呼世之騁智巧角聲利奔走馳騁惟日不足欲為無窮不朽之圖卒之一旦與草木同泯滅不能有毫髮可以飾躬而裕後者多矣若仲實非有踴絕之志能遵倫之材勇謹謹焉蹈善務義以終其身生有令稱沒有餘慶其相去遠遠不待明者可知然則此率在

彼而不在此何耶如所趨率仲實亦奚必明法律張
吏治而後可以興理耶故爲表之以勸

樵雪居士墓表

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北京以其姻家子王熊所
狀乃祖樵雪居士世出事行求表其墓余覽之而歎
曰嗚呼此吾故人也其平生風流文采雋爽潤達楚
楚出羣行今可復得哉王氏家泰和邑東一舍外梅
岡之麓其先長沙人南唐時有爲法曹於吉州者留
居廬陵甲村數世徙梅岡至諱某號約齋者兄弟皆
有科名於宋約齋與文丞相厚家有萬丈樓蓋度丞

文卷五

相之書云又四世至道濟博學工詩賦不慕聞達日
與賢士大夫游儼然出塵之韻也娶曾氏生四男子
其季樵雪也諱環字伯彰幼勤問學既壯有志用世
已而歎曰奈何違吾親之養而驚乎外哉其親者
處兄弟敬愛從兄子朋清尚絕俗至老恭愛尤篤一
味之甘必共於宗族育孤養貧靡不盡心於鄉鄰周
急濟乏雖數不厭當歲旱里人羣倚久弗應慨然曰
文具能感通耶更三日不雨禾盡死民則何望耶自
齋潔致誠露宿旬日大雨霑足晚益恬然隱居流
俗之汙也自號樵雪居士標紳儒生有慕焉

不之樵雪者率自意欣然而樵雪所交游皆時聞人
樵雪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娶
羅氏清湖名族有賢行子男二長三綱先卒次三紀
孫男七熊其長也曾孫男女各二樵雪之葬以卒之
歲某月日樵雪雖老書冊不釋手尤喜爲詩歌自娛
嘗一至南京莫夜過余時梁用之陳孟潔聞之皆來
會四人者相見不復作寒溫間語輒論詩相傾寫
酒酣放爲嘲謔夜漏盡二十刻未已終不片語及世
事天未明樵雪不辭啓戶徑去嗚呼孰謂遂此爲永
別耶樵雪不可復得而孟潔用之皆已去世顧獨余
在雖未死亦何有裨當世耶孟潔用之墓皆余銘之
樵雪之墓余能已於言耶

陳廷傑墓表

莆田陳廷傑儒君子也唐會稽王授其所自出也宋
吏部尚書仁璧其五世祖也龍門居士諱某連塘居
士諱某其曾祖祖也元以書經舉鄉貢號梅岩諱某
其考也林氏有淑行其妣也賢其諱廷傑其字安順
翁其晚年別字也色莊而氣和內仁而外方居心不
收致鄉有古道之號者其爲人也年十三聞其父艱
危徒步裹糧走數百里從之備歷險阻卒奉父以歸

父母歿時家其貧能排衆人苟且之議而極力致喪葬之具於堅久至老死孝思不少衰者其誠於子職也爲學官率五鼓興衣冠坐師席講授竟日不倦夕乃息廟學圯壞必倡率繕完兩考鄉試必致其公召脩永樂大典考閱警校必究心暨老且病必致恭朝謁不廢者其誠於臣職也慟兄觀持廉謹爲陝西參政卒而官責其家償帑錢數萬緡遂罄其室奩具代償以免兄之妻子於窮阨恤宗姻孤者爲之育訓貧者爲之嫁娶爲之喪葬者其德之施於內也守令有所咨政必輔諸厚鄉有顧擢者客于京師雅相慕

卷十五

士

而未始相識顧一旦疾急屬左右必請見至則顧已不能言惟數目床間藥意若有屬者爲探藥得白金五十兩語顧曰爲悉致若子顧即瞑目後召其子歸之子拜奉三之一爲謝不受南康邂逅類外人自京師還以病爲同舟者所棄昇歸舍予飲食醫藥戒家人謹視之且移文其家不報竟死又爲治斂葬者其德之施於外也早從鄉先生治春秋明聖人筆削之旨歷究聖賢之書而力拒老佛者其學也於語著尚古賦詠尚選而家有困學箴抱拙索聯芳集者其文也論學皆必務孝弟忠信真知實踐而講析必暢理

者其所施教也結廬西山巖瀑之間以耕以學而時乘黃犢讀書消搖岡原之上者其初所栖隱也由蕭田邑學訓導爲清河口南康三邑教諭者其後所歷官也洪熙乙巳季春之朔北京文明門之旅次其卒之歲月日及處也七十有三其享年也方氏其配淮其子也淮所營某鄉某原其藏也士行脩諸身施諸人無忤於先民可質於鬼神者其藏宜有表也循淮之請而述行以求表者其門生前章貢守張珂也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墓表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諱珪字某別字情翁其先

卷十五

主

自江夏徙南康之都昌宋隆興進士諱灝從朱文公受道學國史有傳者其七世祖也元盛時與虞文靖范文白游諱石者其曾祖也祖諱健錢唐縣學教諭父諱某南安道源書院山長母葉氏白鹿書院山長青叟之孫先生生於元季兵亂之際稍長而端重喜學時舉家寓厓巖谷中山長公愛之取瓦石書孝經論語授之手捧瓦石誦不輟口十餘歲益有志而家貧然松明以繼晷盛寒衣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乃寐金華朱悅道通濂洛性命之學而德行淳篤爲星子知縣先生從之游甚見許與傾底裏以授之朱

官滿而遷聚糧往從卒葬洪武乙丑縣令丞聘爲學訓導躬勤以率諸生而優柔化導諸生翕然起而從之後多成名以去益廣學舍加于舊規丁內艱服闋改上海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陞南陵縣學教諭無幾調安東縣學徵脩永樂大典被旨試文章先生第一蓋將用之而以老疾辭大典成受賜齋復還安東其慕脩居京師六年而安東之學者科舉不及數考滿循例降訓導吏部侍郎師公審察一時教官學行無踰先生者遂奏授東阿東阿師公鄉邑也明年陝西布政司聘考鄉試又二年卒於東阿永樂壬

公墓主

古

寅八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娶高氏子男二森磊女一淞江布政司參政熊本誠其壻也孫男二女一先生天資淳篤既傳其家學又得良師躬勤而弗懈於經史百氏皆究極旨歸尤用志理學而於實踐其事親孝親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服除而哀不衰友愛諸弟與人交久而敬犯而不校其儀貌儼雅而溫厚坦然端靜有容望而知爲有德者也但語其學者曰昔文公先生謂我先人此心要日與義理相親吾未嘗斯須敢忘也泊於嗜欲布衣蔬食終身不渝惟好學之志自幼壯至老死如一日所著有建陵英

廬南集江海遺編在公志素行日紀其歸葬也祭酒胡公爲之銘曰不愧郭有道者吾友余正安允知先生間以所述事狀及其子森來拜請表于墓而刑部侍郎張公亦告士奇曰吾東阿黃訓導文行於今誠不多見宜必得子之文士奇與先生往還十餘年其始識之翰林是時天下老師碩儒皆以纂脩召至而先生表然衆人之中前年從南京入朝行道所經數千里所得府州縣學其師道之可稱者先生一人焉耳恒竊自嘆師道立則善人多安得天下之爲師者人人皆黃先生也則於表之誠宜而不復以辭

公墓主

主

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員外郎易君墓表
易之先宜春人至宋禮部尚書後徙潭州尚書孫遜卿爲筠州錄事又徙上高錄事孫興國司戶仁則又徙萬載君之高祖也曾祖理祖俊父谷珍母彭氏三子長泰亨次震亨君其季也諱復亨字子謙自幼明爽穎悟未壯已知趨學日記誦過人長而益勤博涉羣書喜爲詩駁駁有造詣矣遭元季兵亂闔門寢匿深僻兄弟時出負米歸養倉猝道遇寇寇共目子謙儀貌而聆其論議知非常人衆強權之去拜之曰吾儕迫於世難不得已圖自全而爲此也願屈公爲主

謀策吾將惟公言是聽公母為辱焉子謙力謝不能
不聽既不可脫則脫之曰丈夫舉事當力用仁義救
民水火庶幾可以得人心如不務此而一志厲民禍
敗隨之矣非自善之道也眾皆唯唯遂為所脅由茶
陵至安福子謙睹其所為無非剽殺計雖有言百不
一聽一夕脫身獨走從間道去

國朝平定宇內其父已歿乃與二兄奉母歸鄉里而
家業盡廢毀兄弟辛勤拮据治田廬漸復子舊伯兄
舉茂才仲兄辟江西行省掾後皆坐累謫死子謙獨
留奉母而教育兄之遺孤男女七人皆成立為畢婚

文華年

七

嫁家日益裕築別業邑東塢溪之上有園林之勝名
其奉親之堂曰壽謨而躬勤孝養作書舍其側市書
數千卷其中為教子之資而自號塢溪樵者蓋將終
身焉洪武中有司舉子謙孝廉以親老固辭母春秋
九十餘尚康健無恙忽得疾子謙晝夜侍湯藥不去
側夜必焚香籲天祈母安母卒哀毀而居喪禮子
謙為人恭慎重厚能懷有餘振不給凡於將民利物
事亦皆盡心邑歲舉鄉飲必賓禮之歿於永樂乙酉
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葬徐山之原娶小圃龍
氏益清之子性行慈淑族姻儀之後十有二年四月

初十日卒享年如其夫相葬夫墓之右子男三鑑鐔
節女二長嫁辛軾次嫁陰陽訓術龍和孫男四女六
節永樂乙未進士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宣德
七年蒙恩贈其父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員
外郎其母宜人於是節奉事狀求文表墓節自登第
於余往還其為人溫溫淳實交久而敬不衰益觀節
可知其父況其父之存諸心見諸言行彰著若此者
乎是宜表也

蕭坦行甫墓表

文華年

七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
里便醫藥忤旨降宣府鵬兒領巡檢至宣府疾日
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
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為墓志追易簀之前二日取
酒觴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
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為達也矣既歸葬于鄉後廿有
三年其子恒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
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
甫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度從巡邊至宣府
經鵬兒領下馬入巡檢司顧盼其山川景物默然蕭
條蒼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徊感惻

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諫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宋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父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爲經師嘗徵至京

太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潭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栗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後以字行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根柢

卷五

六

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南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倬僖王好學得坦行雅故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脩類要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川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詎者

愧而止

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焉事竟賜鈔時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爲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其後凡祭祀之需府寮屬皆勸王下有司備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備物非誠況未請於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

卷五

六

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啓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輶軒之刑無侵下人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王問四門之名遣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即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其意以譏坦行之屢有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漢日月

同一悠久惟歿下勉夫在已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負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語不合掉臂去不顧而嫉脂韋軟媚人耻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遇盛宴饌未嘗醉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澹素一繡衣入朝則服公退布袍蔬食不改處士時為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五娶康氏繼彭氏子男六望肫眈眈吳昶宣德二年進士吏部文選主事女四其壻嚴順龍蔡楊鶴羅溶蔡禮部祠祭主事孫男若干世之仕者巽懷不振久矣

卷之十五

五

蓋士以氣為主而以理克之則無往不直考坦行甫躬之所蹈位之所施其正直剛毅之氣可為仁且勇哉可為仁且勇哉

東里文集卷之十五

東里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彭士揚墓表

士揚諱詡彭氏其先見余所作其父墓志父原復母劉氏士揚蚤孤劉賢教育之士揚亦自童丱克卓立不肯在人後其父之同產兄橫侵寡孤業而僕隸使士揚母子無可柰何乃走依外氏夙夜刻苦自奮數年學日見端緒乃歸其從女兄之夫蕭用道授以尚書經鄉人之欲成其子弟者爭延士揚為塾師士揚事母孝事伯父母如父母而於伯父母之子盡友愛

卷之十六

六

吉安郡學舉士楊訓導赴吏部送翰林考經義時胡文穆公為學士曰吉學之師非深於經者不稱加嚴命題士揚熟於經傳而條祈明暢翰林諸公皆稱歎其難能尚書蹇公覽其文喜曰今之教官能是者千百之十一時英國公奏求儒師

太宗皇帝命吏部擇行端而有文學者畀之遂以士揚對從之英國好賢禮士得士揚甚喜朝退之暇相與討論載籍辨析至理厚見禮遇從英國赴交趾凡再軍中奏疏檄諭悉出其手皆事理詳明文辭得體英國於事關切要者必與定議而士大夫謫居交趾

者賴其存濟甚多宣德初英國言其賢於上遂授
國子監典籍監故有文籍板歲久缺壞狼籍士揚悉
彙次而修齊之見故元諸儒所輯解小學書關逸三
之一慨然曰此朱子切切爲學者端本澄源而作何
可廢乎徧求善本出已資錄補刊完雖職不預教事
而諸生執經請業者無虛日司成有大著作必經士
揚閱一時翰苑諸學士皆於士揚往還斯文之契
士揚爲文理明辭達爲人篤於義雅澹疏暢緩急可
恃負直氣能輔人於道從叔爲御史過家行有不當
力諫之曰千尋之緇絕於寸朽豈得不慎不聽卒坐

合卷六

是債或以不直加之容而不校余家於彭氏世姻士
揚在兩京於余尤厚於見愛也獨不以姑息余深德
之一日於吾家飲酒談咲懽甚就座得風疾明日昇
歸治數月少瘥白其情於朝命致事還鄉踰年卒
京師士大夫聞計皆悼惜之英國爲位祭之其卒以
宣德五年九月某日春秋五十有六配劉子二男二
女於戲世之庸衆人其生無一之可稱及歿往往得
名公貴人爲之稱道謬譽以垂絲遠蓋有子克致之
也如士揚非世所謂賢人君子歟苟其素相知而有
公世道之心者可使無聞於後哉故爲述平生大槩

表諸墓道使其家刻焉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
考諱德輝嘗爲郡吏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
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
中悻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
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黎
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
郡邑文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
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
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
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日暮躬
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

合卷六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
公爲編脩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籍方時制勅填委既視
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
胡光太之行草滕用草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
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

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
宛脫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
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
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
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遺承寵遇莫或加
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為浮
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藉陞檢討復陞脩
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詔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

合本表

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姓宜人予誥歸楚黃賜鈔
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
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絮友愛相薦終
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
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
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問或邀公輒以
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
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
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徠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
文有溫南葉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堂藏于家年七
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
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計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
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
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
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
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
是祭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

合本表

為之表

劉仲良墓表

嗚呼習俗之下為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
如其身或子雷一命在當路率憑藉勢較輾鄉閭
挾制郡邑惟所欲是恣若後來或事敗勢失為世僂
嘆蓋不暇慮雖有敗者相繼踵在目前亦不少自歛
戢若此比比也觀於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
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者有劉仲良
馬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十六七年任重祿厚郡縣
吏日趨走庭下然屢迎仲良就養皆不赴仲良所居

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江之陰十數里買田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外有餘間釀酒獨酌賦詩為樂泊然無他營或時與田夫野老分席相嬉娛蓋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此豈流俗人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曰況者始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善必羅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彞自童壯已雋爽穎敏書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為詩已藻思溢發同輩皆不及為先生所重然不自矜銜雖父兄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註誤謫戍遼東戍

今案

七

長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患難十餘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則昔之朋儕物故且盡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冊恒不釋手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歲時奉祖禰遵東歸其故田廬什器為宗人奄有者悉不問處物能恕或在官數寓書或詩飭勵之播紳大夫覽之咸見獎歎亦有和其詩者其平生故人在要路者未嘗一通書問而聞其所為事輒喜津津見眉宇如已出非幽貞樂善者歟仲良詩晚益蒼然有壯遊集醉吟堂及所著劉氏譜藏于家仲良卒於

宣德四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配廖氏子男九長震次坤次咸永樂十年進士歷四川河南按察僉事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改廣東次通次處次迎次邀次逾一女嫁羅務習孫男十女八曾孫男一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生之門相知有素其卒也感在京師聞訃遂求余文表墓嗟乎鄉人老長讀余文其必於流俗乎有感

陳處士墓表

處士姓陳諱果字孔碩父海桑先生國初以碩德正學望重大江之西三子皆文學傑出士林處士其

今案

七

季也材高識精負有用之具無施不可而未嘗一見於用年四十有五而卒嗚呼惜哉其先五季時自金陵徙泰和世為詩書家宋元階科第入仕者六十人而處士之曾祖祖父皆不仕處士自幼為寒賤重六七歲讀書一過目輒了大義賦詩作字超羣諸兄先生長者皆矜其不凡長而篤孝友父母沒哀慕終身喪祭一用朱子禮不為浮屠老子之教所親有強之者曰吾敢苟徇世俗隨家法以陷於不孝乎兄子凱不肯矯父命奪其貳直數十萬緡悉真不較曰吾豈以是傷同氣哉為人豁達務大體而持行謹謹方處

女雖賤視汗淵士若將浼已然未嘗見詞色自少負四方之志嘗踰五嶺睇南海反而登衡山絕江以達中原歷齊魯燕趙踰大行縱覽咸陽涉淮至浙弔古人之遺跡而交其名入君子充益所未至嘗愛華山之勝自號太華生前史官蘇伯衡為著傳以洪武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娶羅氏有賢德子男二孟潔永樂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孟旦泰和縣儒學訓導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實父適曾永齡孫男六年考驗純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嗚呼士誠德足以容衆材足以濟務必用於世以著及人之功然士自重

墓表

者必不枉已求用固係乎用之者之求之也如處士之賢雖有知之而皆不在當路則固莫之求也處士沒今三十有餘年當時知之者亦且盡矣士奇處士甥也少孤貧處士實提獎之務學使不墜蓋至今不忘謹撮其平生大槩表諸墓以示來者

黃氏墓碑序表

工部尚書黃氏府府事黃公告士奇曰福之先家泗州元延祐中始徙青州昌邑擇勝得黃氏之墓塋者謂其地水木清麗若圖畫云暨吾祖又徙居邑西之新郭里而自始徙之祖至吾之曾祖皆葬焉

自余幼時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府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感焉悽愴也間與余周行墓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自出也然吾豈欲不及究知孰為某祖孰距今為幾世僅知者吾祖吾祖諱佑志祖妣倪氏繼唐氏二子長者伯父琬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金則吾姑之夫也小子識之福謹識不敢忘福又竊聞之鄉閭老長自黃氏來昌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有顯者今福幸叨榮二品列官六卿顧不能有所樹立用顯揚萬一日且老矣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之人或忽

墓表

焉而忘之也子嘗為我志祖考之墓石惟高曾以上墓石盡為我并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俾鄉之人不昧其黃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善深者發必闕公以惇德碩材遭逢

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恭持正夷險一心偉然時之名臣此豈一再世為善施義之所能有哉所本之深而達固當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體是所誠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也一氣所關精神所聚有相通之理禮始祖必祭况始祖之下又其近者乎此公之所為欲告其後之人歟仁哉孝子孫孫之

心也遂爲志之又表之於衆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載德既豐何以觀之今司空勿踐其域勿翦其植雲仍繩繩後有代興

蕭德聚墓表

朝廷理租賦區各置長正一人副二人使董其事而簡產之殷者充焉歷二十餘年長皆歲更宣德初戶部言長歲更頑民慢之故多負租請復不更之制簡產之尤殷者充從之然近歲長賦者估不更率肆意厲民而細民病之矣吾泰和十有二區長正副三十

墓表

有六人而不爲民屬者才什之一蕭德聚及弟德聚其特然者也蕭氏兄弟先充歲更長細民已愛之至是而愛之深嗟乎使長賦皆若是其安有負上而厲下者哉惜乎德聚今不起也德聚諱應德聚其字其別字聚學蕭氏故邑東南桃源里鉅家其大父斯和父安正洪武初相繼長區賦安正風流文雅傑出時輩凡公所爲墓文其男子七人第五德聚也篤孝友性剛介持義斷斷不爲勢屈不爲利變恒竭力趨公事又能捐己以益細民以是所趨事恒先集平居厚撫孤姪嘗佐兄德聚作宗譜以貽後有暇短大長

將書冊畚鍤迢遞畎畝間孳除荒蕪稍倦坐膝侑飢誦謳吟暮而歸取耕讀名所居樂從儒君子游恒賦詩自娛亦以自負其爲人樂如此卒於宣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九初配及繼皆劉氏子男五穩林穩積穩女二其冢兄德脩清濬淳厚尤爲安正甫所重無子安正甫擇於諸孫命林爲之嗣德聚兄弟皆與余交而德聚尤厚余仕兩京德聚以督賦屢至竣事必逗留一再宿出所作詩介余評評已未嘗不共抵掌絕倒噫今已矣何可復多得其葬也前蜀府紀善梁君本之銘之余書其大者爲之表

墓表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羅君墓表

蓋非獨以示其後人亦欲使世之長區賦者觀焉監察御史羅銓陞湖廣按察使瀕行求余表其父之墓其父字景泰初余識之前翰林學士胡文穆公所公亟稱其爲人且知其出吾族兄仲素先生之門以是嘗往來永樂十九年余奉命考禮部會試得銓喜景泰有子及銓爲御史廉正恭慎聲譽日起亦知其本之於父故於表墓不辭按羅氏其先撫之宜黃人元初諱某爲吉水州學錄遂家吉水之南坊學錄孫載可載可生佑軒佑軒生繼道景泰之考也景泰

諱世章共武初尚少出游江淮時仲素先生謫居山陽清重有古道景泰從之學甚見愛重時未有室先生之深友四明范啟元爲人如先生有女擇所歸以先生之重景泰也遂歸之自是山陽士大夫率重景泰景泰於書通其大義爲人溫靜坦夷而志恬退尚賢好禮賙貧卹匱疾病死喪賴之者衆有祝願之者曰吾不能報公天必報公又曰顯不在公必在公嗣景泰聞而謝之曰凡吾所爲皆出心之所不能自己豈望報乎其與人文有誠閒居篤於教子恒舉古人所爲可傳者勵之曰彼亦人也其可不自奮二子咸克卓立如父之志景泰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干宣德某年以銓貴贈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其配范謹於內德贈孺人其子長鉉次卽銓孫男若子翰林編脩楊壽夫嘗爲余言歲庚子階贊善陳仲完考應天府鄉試燭下閱卷過夜分一卷去取未決因就寐髮舞暗人衣冠立燭影下遽寤因憶歐陽公朱永事取卷再閱之歎曰幾失之矣拆名蓋銓也言請同列仲完曰果非偶然必其家有厚德哉蓋爲善者必有應古今奇應若此者非一吾故表之爲世勸

故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

墓表

君姓林氏林殷三仁之後晉黃門侍郎頴之子散騎常侍祿山爲晉安太守卒于官子孫留居侯官遂世爲侯官人而官譜不絕至宋理宗朝諱古松者爲御醫院使再世至諱清通儒術生諱顯明象數之學生諱典以孝行稱于鄉而自清至興皆不仕興娶游氏宋名賢之後涉知書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銑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于學涵浸淳蓄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承事郎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書成受賜齋牌文林郎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脩撰授承務郎甲辰陞侍讀授承直郎考順天府鄉試未幾而東官擢右春坊右諭德授奉訓大夫仍兼侍讀

洪熙元年

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侍讀其母宜人封其妻宜人宣德元年赴
應天府鄉試預脩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
數醫弗效數月卒尚默事父母父母病湯藥非親
嘗不進既卒喪葬皆謹禮於宗族篤恩意其學博究
經史百氏及星曆醫卜之說咸得其要領爲古文務
去陳言而刻厲深切得樊紹述歐陽行周之趣其學
出孟揚與孟揚前後官翰林文名伯仲間然孟揚不
若尚默之謹靜守約也從尚默學者亦有出躋顯仕
爲聞人如湖廣參政黃澤浙江按察使林碩其表表
者尚默嘗自號見一居士又號所居曰靜齋其卒以

文卷六

五

宣德丁未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其子男二雲瀚
雲濬女三黃叔敏程稔其壻也一尚幼嗚呼以尚默
文學行義所遭際祿位可爲無憾雖不逮下壽然君
子於考論賢否不以此也獨念士習日下學者率驚
僥倖一得其有能自力求實得於己如尚默者寡矣
尚默非今士流之卓然者哉余其會試時考官又同
官翰林十餘年蓋悼惜之不已於是王脩撰孟堅陳
御史叔剛以雲瀚及孟堅所述事狀來請墓文遂爲
之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
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
慶祭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
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
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以起九月入交趾賊於
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
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
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
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爾書數數戒飭謂賊
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

文卷六

五

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
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既度橋遂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
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
宿將然倉猝驅衆赴關衆亂聚被殺大呼官軍
降而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
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知都指揮李
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守節死
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
隔達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

服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
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
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時等蓋多而
安與鋪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
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鍾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
西豐城為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
達勤敏六卿爭欲為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屢垂嘉獎死時年四十二鑄字叔振錢唐人重
厚清介所使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
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行表裏一

太學志

六

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
靜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為表余數聞其死時
事為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
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
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
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
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諡恭靖公墓表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將用文卒於
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為啟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啟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後有
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
又為書與其妻所屬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
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之三月詔贈用文奉議大
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
為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
上於春宮相知資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
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而

太學志

七

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長矜惻怛之意恒
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
自入焉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
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
繁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為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
自是專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脩不執
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為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
下逮賤隸細氓有疾衆所難愈者謂用文多良愈如
用文謂不可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為

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嚴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師所居近市闢一齋深邃明爽題曰靜學文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克物稍暇即齋中研玩雖校未嘗釋卷喜為詩文遇名賢所製率自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為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沒之日無賁賤戚疎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享年七十有四將氏之先家魏州金國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真生夢雷元揚州路醫

大學六

十

學教授生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為吏官以疾辭遂出為蘭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氏用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先卒子男四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醇謹克肖女一顧璣其婿也孫男女各二用文所著有靜學齋稿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卷嗚呼三代盛時王朝自公卿下暨百執事皆賢且材而各以其技能朝夕獻忠于王之左右惟王樂聞之而莫之違也故見諸其治為盛後世非徒其臣之不能皆賢且材亦樂聞善于下者鮮矣其何怪夫治之不如若哉故用文志希古人亦必

聖明在上有大舜樂善之誠有以來之矣至其身既沒德意不衰而愈隆益以見聖誠之至嗚呼雖不獨為將氏榮如將氏之後有能知其先所以致此而圖敬承之不墜者亦賢也矣故表諸墓而告之

彭先生墓表

泰和西郭月池里有兩彭先生曰叔介曰與和皆篤行君子也叔介先生嘗出而仕矣與和先生其從弟雖未仕而脩諸躬施諸其家其鄉者皆足以表物勵俗無愧乎古人叔介先生沒士奇既表其墓與和先生沒今十有六年未有表之者君子之善其可終泯

大學六

九

平月池彭氏故邑之望元濂溪書院教諭諱某生月溪處士諱某月溪生諱某先生之曾祖祖父也先生諱某與和其字自幼在祖父側就其先世事即有志於學以圖不墜稍長而孤遭元季連歲兵禍子一奔走四方以避亂定始歸而親戚死徙先廬蕩幾無以自容街悲茹苦謀所以植身承家者從鄉先生王子與學專志畢力不少懈退則就叔介相切礪遂貫通諸經及子史百家安成劉雲章一覽所業甚見獎重篤倫誼其父沒久未葬舉其體葬源山中時山中多虎為民患迫暮偃息道傍神祠祠故無偏鎖

虎夜環祠聲嗚然先生不爲動虎竟去人以爲至誠之應聞同產姊兵寓在衡州卽日徒步走衡賻歸又走安成未得其孤姪以歸姪中道病死躬負屍行哭買地葬已乃行族弟死妻子貧不給恒分所有以濟居無餘貲而凡振窮周急雖數無厭休意處朋友務相益與子弟及鄉人之子弟言必在於孝友忠信接鄉里恂恂溫溫常掩過揚善故無少長賤貴皆敬愛之爲文章清婉典則有司嘗奉詔舉賢又舉懷材抱德皆以疾辭袁州龍泉學皆聘訓導將行復慨然自念吾柰何遠先人丘墓而忘吾子弟之教乎亦不

果行蓋先生之學本諸聖人之經達夫性道之原而一言一行唯恐或盤古人至其教學者亦以此蓋所自任者在此也嗚呼一鄉有君子斯一鄉有善俗文溪武山之域安得復有倬用古道如彭先生者以振起之哉先生卒於永樂丁亥五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楊氏士奇從父彥中先生之女無子繼胡氏永陽名族生男子二人長百鍊永樂十三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次百鈞業進士未試而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今之知先生如士奇亦無幾人故表於墓又系之以詩云

粵昔四民士以道貴德全于躬化被于世士習既遷世日以下沿流益遠鮮之反顧有其顧之倡而寡和士疇念茲曰子時過嗟若先生克篤念之喪衣博帶動由矩規鑽仰先哲以有於我亦時出之以遺來者嗚呼先生于古是遠弗奮以寡弗聞以流我行于鄉波蕩草靡不見先生永歎何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七

墓碣銘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墓碣銘

永樂庚寅某月某日山東鹽運司副使西昌蕭公鵬舉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其孤金以溧陽文學弟本之所為行狀來求銘公吾邑遺老凡發諸內形諸外者必不可少愧古人銘之蓋不愧郭有道者故不敢以辭公諱神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

合卷七

十

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務為之師夙夜自勵不厭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賦民陶甓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為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變引素與已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為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縣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同呂相

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刑傳以表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倭草稱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諸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第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為乘由委吏乎惟克盡職為不辱也到官

合卷七

上

勤勵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禦寒一緇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亦心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陸中善嘗使山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為山東第一惜既老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諫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卑內外秩然祀祖考肅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謁祭著為式世守之與人交惻款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為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娶郭氏劉氏七

卒繼郭氏有賢德子男二金鉉皆端厚好學克世其家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銘曰

公世以貴公德孔嘉于何觀之于躬于家達諸官政厥彰孔多奄其亡矣君子之嗟闕于斯丘既固既安高車後來過者軼焉

郭彥常墓碣銘

永樂元年十月 詔吏部下百司舉才德之士在末位及隱處于下者時翰林脩撰梁潛與士奇謀曰郭彥常闇疏果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體此人可以稱塞 明詔議協將卜日以聞會有言

彥常墓誌

彥常病久乃止又三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哭之既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為吾徒私惜之哉既葬龍門山今年其子公緒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銘昔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匪宋季舉進士為袁州司戶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母蕭氏二子彥常其仲也自幼穎異七歲喪父哀毀動人季父登州教授故守喪其子獻以彥常為子洪武初教授公為都

稅司副時 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

克學生彥常與焉受經於學錄蕭執先生先生亟賀教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未幾以養親丐去初元季兵亂彥常同產兄被俘不還至是教授公曰奈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彥常歸主其父祀曰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教授公歷官瓜州武岡漢陽登州彥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教授公在登州得疾聞之即日治行往省比至已沒奉柩還喪葬如禮平居以教子為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遺從明師游與鄉人處和而

彥常墓誌

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彥常儀觀魁偉雍容脩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輩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是非之公間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帖帖以止問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為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任使然卒未及少試以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沒於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子男三公緒永樂十年進士公承萬安縣學訓導即從教授公命以後其子獻者公綸女一嫁蕭樞孫男四琪璟珣瑗銘曰

木堅良兮為舟為車王綬栗兮為斨為瑯嗟君子兮

世所需命之弗逮兮其何傷於余乎

故凌雲居士蕭安正墓碣銘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泰和儒槎鄉桃源里蕭安正甫卒是月二十日葬其里東山之原明年其孤襄應雍奉書及塾賓梁泉所述事狀授應子穗來京師請銘其墓蕭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世居臨江之王筍山子雲十六世至伯原權知太和縣遂家焉伯原四世至漢卿五世至一龍七世至士鳴譜載皆有科名於宋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和安正甫之曾祖祖父也母羅氏安正甫儀貌魁偉襟宇闊豁灑落家世

墓志

五

擁厚貲元季兵亂加歲饑斯和散財募義保障其鄉又日發廩以賑安正甫時弱冠協心單力佐其父已有稱於時而喜從儒師君子游鄉先生如康山長宗武陳心吾王竹亭及劉尚書子高皆德望老儒安正甫既嘗從學康先生諸先生亦皆忘年與之游同輩行如楊員外子淵羅同知子理鄧經歷彦高梁然冰雪之操非其人不可近而皆與安正甫契好深密住還上下相樂酣嬉淋漓無厭也安正甫博涉載籍於道近代故實及勝國諸老文章之雋永娓娓不窮衆質廣會言論謹譁不相下從傍數語折之無不帖服

間出一二語爲嘲龍衆絕倒而疑然自若也於持身處物不肯越理分之外祇憲度數以戶稅長徭賦必率先趨事而恒倍出泉布以紓貧弱雖富且老無長少貴賤接之不見有情容薦紳大夫涉其鄉必過安正甫傾倒累日而後去嘗坐累謫戍遼東既老代歸歸則宗族儕輩多已物故而鄉之故家老成風流儒雅如安正甫亦無幾矣而安正甫秉德執義以表其子孫族人耆益焉不懈蓋春秋八十而卒安正甫諱廉所與交游者嘗謂其有凌雲氣韻因以題其所居遂號凌雲居士初娶劉氏生一男齊一女適鄒繼王

墓志

六

氏生五男京果元應雍一女適曾庶生一男重齊京元皆先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余少辱安正甫愛重其歸自遼東也嘗教授其家塾相與甚懽而今不復見矣故不辭而爲之銘且以寓予之懷思云銘曰道行邁兮阻脩不矯爲亢兮不屈爲柔心休休兮樂于于復坦坦兮幽人之速圖盤兮川回喬木兮崇立懷蘭兮兮祖春條草露兮零秋荷東山兮凝佇耿余懷兮心猶

梁川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離數千里支庶前與志者內結壁倖飾詐為問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林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誦交陞數日念其軍功休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文卷七

七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獲善梁者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論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朋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某氏其

○文卷七

八

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為徵事郎從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學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入為翰林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普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湖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礪無虛日故所得率

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聘頗碩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暮坐講席閒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生徒來歸以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即可水清自用之

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
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猥獠環處稍不得所欲
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
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
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乃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
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
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克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
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

卷七

九

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眾者代賜選舉用之用之
方公明決滯事有程而情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
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
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時
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持節尚書
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

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倘矣嗚呼用之聞與弘毅
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
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
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
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
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
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
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
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
過面諫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懣好如初焉用
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繁樞掄皆知
務學果繁皆舉鄉貢未升一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
劉華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足報之
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
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
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梗楠之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望煌煌瑞世之章曷其
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潛潛爲善
罔祐顏短距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修尚有
傳者其永不亡

卷七

十

曾勝甫合葬碣銘

吾友曾源自青州府知事再擢工部都水司主事坐累謫盧龍十有七年今年用薦起爲湖廣新化縣丞間過余已皓然白顛相握手勞苦外即拜且泣曰先父母皆沒世且合葬矣而未有銘知先父母今莫踰子者幸昇之銘余聞其言嘆息自念源父勝甫自吾總角已心知敬之蓋是時縣大夫推擇爲史先生君子皆曰此古所稱悃悃無譁者既而非其志也百餘日竟棄去後之爲郡縣史率深文巧詆爲賢求什一於千百如勝甫何可得哉余少與源同學數嬉戲其

合葬碣

主

家其母劉孺人愛余孤貧而有志學也每見輒垂獎勸後偕源仕京師孺人嘗就祿養又愛余輔源以義也時孺人年幾七十兩家所居甚逼余家迎孺人輒來來輒惟狀留數日孺人慈惠善教蓋余一家人敬事之如母也今其可辭銘遂受其所述事狀序而銘之曾出唐光州團練副使延慶其後徙泰和者世居匡治之東義井里宋李有號南憲者生建可建可生均通勝甫之曾祖祖父也勝甫諱勝淳厚恭遜其居家處閭里有實行無聲利之好平居寡言言必傳於理鄉鄰稱爲善人春秋五十有九而卒劉孺人鄉先

生吏部尚書子高之從子豐城縣學教諭子丹之子諱辰年若干歸曾氏貞靜婉淑婦德母儀宗姻所重春秋八十有三而卒勝甫卒於洪武庚午某月日孺人卒於永樂壬寅某月日墓在縣北五里視岡之原子男三鐵源仁孫男九曾孫男八銘曰
澄江之陽有時且平負幽嚮明鍾蘇萃靈德人斯藏其後有興

常州府同知張重器墓碣銘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實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於是奸人得計

合葬碣

主

良民受誣弊遠邇一轍

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飭軍政遣廷臣四出清理且賜璽書諭之母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當往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舉張寺丞之公且廉也既還改常州府同知專督農事朝廷又遣監察御史出理軍政之未盡者御史當往蘇常諸郡者言於兵部曰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璉時御史銳意得軍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璽書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行已志然常之民賴免誣枉者猶十七八而御史滋怒宗璉異已詬訾無禮

雖宗建終不為變而積忿恨不平發背疽以卒卒之
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奔走詣庭下哭皆哀具儀
奠祭累日不絕暨歸喪素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時
蘇之佐郡希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自白白而
死峻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美常州得賢郡
佐而不直其郡之佐詳語唯然宗建名益有聞宗建
字重器吉水人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
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書奏授刑部主
事旦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而體歐陽崇公於死獄
求主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命錄囚廣東廣東

合卷五

七

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下至隸早稱譽
之無間言

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為東宮官擢左春坊左
中允

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年有常州之命在常州之
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考
彥忱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安人世系見余所作
其考墓志其娶劉封安人子男若干女若干其為人
簡重清儉明經篤行事君愛民一以誠非其義一
芥不取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澹如也名

其齋居曰思誠蓋素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久深知
之而卒又得其詳深哀之故其葬於鄉也最其平生
大樂寓其孤使刻諸墓而係以銘曰

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慧在民民心則何
有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異嗚呼重器於士有光
嗚呼重器沒也不亡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劉君墓碣銘
宣德三年五月制贈吏部主事劉濬之考原亨為承
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妣黃為安人又賜濬鈔
千緡歸舉焚黃之禮濬頻行詣余拜而請曰

合卷五

七

上之德所以寵覆劉氏者天地之廣厚也雖濬無能
圖報萬分之一然中心其敢斯須忽忘今將樹碣于
墓幸微惠執事以為後來不朽之託余與濬游既諾
之遂咨得其考妣事行乃序而為銘其考諱元字原
亨劉氏故撫州崇仁儒家元廣西北流縣儒學教諭
諱故生相廣源浦縣典史諱誠誠生處士諱敘德原
亨之曾祖祖考也妣管氏原亨生而淳厚既長知務
學謹其言行羣居執禮度不怠肆為先生君子所器
重時元季寇亂克斤奉其親奔竄山谷間甘旨之養
日下闕稍暇輒從鄉先生馬雅志講學勵進脩之功

馬先生尤期望之 國家混一四海洪武中或勉之仕者咲曰爲太平幸民足矣顧今天下文武智能乘雲龍風虎之會顯顯濟濟布列中外寧獨少元耶或曰士懷負才器不一試自見於世乃徒乾沒泯泯耶去而不答郡守縣令知其賢數薦起之卒皆辭而間施一二於鄉以裨縣大夫之治皆悅服有餘蓄恒濟匱乏原中儀觀偉然雍容整肅不矜不衒其德刑于家措于鄉鄙者蓋人無間言其豫計事成敗率奇中卒於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九日壽四十有一歲葬邑長安鄉何家塘之原翰林學士王公景表其墓配安

卷七

七

人里望族黃德和之子諱妙貞步知書父母無他男其女子獨安人慎擇所歸遂歸原中而納皆壻焉安人孝於舅姑恒迎就養外家而祇事之同於父母舅姑沒凡所以送終者一盡誠意年三十有一原中沒即誓守節而植家訓子毅然爲已任常勵諸子曰若等不務學立身即吾死何顏視汝父哉其鄉人國子司業吳君溥名其堂曰慈訓其卒也園田居室咸藏於夫之存也卒以永樂丁亥四月十有七日壽五十有四歲葬長安鄉之晃府里四川按察僉事時李照銘其墓子男四辟丘壟也

樂第一科進士臨汾知縣浙江按察僉事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操行有稱於時女一孫男三嗚呼

國家褒恩雖本濬而施然究論其考妣存心行己亦天道所以報之歟雖未嘗同穴而藏然皆濬之所自且同被命書故黃安人之事宜附見焉銘曰

猗歟 上之原其臣也寵光其躬爰及其親清秩峻褒煌煌龍文林林冠纓有得其幾非天之道惟吾是畀臣濬考妣爲善有誠隆隆之榮不忝于承劉子與孫其來千億永念爾祖永載 帝德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蘇仙銘

卷七

七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新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湖吳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績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歲時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離也而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
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實第三甲時
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聞
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
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遇聲色不殖貨利

文卷十七

七

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
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今不必數改數改則
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民詭法司近有朋姦罔上
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
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
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
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直祖
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
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
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
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簡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
若呂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
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
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

文卷十七

六

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處何以為備宜勅有
司以時整葺其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
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
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
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
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
部堂索早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
王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

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起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實諸左右深信

合卷七

七

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猜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德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謀敗世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緡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

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政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職

上遂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救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積期為中書舍

人公仕前後下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

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帝未媛初脩

合卷七

七

高皇帝寶璽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其教孝友重義輕利遇人必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言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熱字間畧不留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末文與書者日幅湊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特寵而橫營營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卿坐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公公然不為動一

遽俛首歎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爲己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千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
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
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驅儉之
心旣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
而里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
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
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鷗奇古

新意雖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家宏豐
瞻似李杜其敘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王勿作無瑕石
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預應卒於
徙所次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庶慶公與
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
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
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梗楠百尋其寸
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禾承日競瞻望以
忻快何泯沒之過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
天漢之漢

東里文集卷之十七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微詔數下或進而著顯榮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敬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旣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敬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

墓誌銘

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敬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冠裳衣襟襟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影復初治周易造其奧奧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又于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

墓誌銘

有司不合卽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在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全晉庵椒里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夫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逐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薦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潔乎大阿之未出匣鐔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抑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至歲時葬祭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贊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李韓公復贊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

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脩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幼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文卷六

三

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畜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降濟濟儒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歐陽三峯墓誌銘

永樂癸巳七月甲申西昌歐陽三峯卒歐陽氏之宗及其戚姻皆哭失所庇頓鄉之士君子皆嗟悼出涕曰吾人已矣邑大夫亦歎息言繼日今處士之靈寔所致禮乎三峯諱某字以忠三峯其號也歐陽氏出唐吉州刺史琮與宋少師文忠公同祖琮之後居廬陵十四世徙鵠安之常溪又七世徙泰和又六世至

元國子學錄德高生覺先三峯之考也妣韋氏三峯自幼淳厚器宇凝重知力於學家族故饒裕少壯者競侈靡爲豪三峯獨執儉約澹然布素自得也既壯踰淮涉汴以遊乎齊魯趙魏之間縱覽山川交其豪俊而見聞廣矣歸而益從鄉先生講說以求歸宿之地會元季盜起所在克斥三峯發帑廩聚義勇保障其鄉族鄉族有窮乏者皆賑給之國朝既平僭亂定天下三峯老不堪事則聚其子孫暨族之人告之曰吾不幸丁世變崎嶇兵亂數十年幸脫一生於萬死得復見太平然吾老矣汝曹於今得逸居優游地

文卷六

四

適不知有強凌暴之患者非上所賜耶不盡力學問以冀效用一官報大德且增輝於前人乃觀經與草木同朽腐哉遂禮致明經師教授塾中旦莫則三峯程督于內數年歐陽氏之文學日益盛歌鹿鳴而升者前後相望佐政典教者皆有聞於時焉三峯持身治家悉以禮喪祭不用浮屠老子法遺戒子孫世世勿變脩宗譜以示族人曰毋忘本也嘗有盜劫里中舉族倉卒出避三峯獨入取家來及先世告身懷之然後去曰他可復致也雖耄期春秋必親率子弟謁先墓其孝敬蓋出天性外氏有先墓里豪以計

奪之外氏子孱弱不敢言三峰毅然白其事於官卒還之又爲刻石表諸墓道所爲義舉多類此與人交表裏一致遇族人及鄉人之子弟必勉以孝弟忠信歲邑大夫舉鄉飲禮賓必於三峯朝廷行養老之典使者屢即其家賜酒肉帛享年百有二歲可謂福酬於德者矣娶韋氏有淑德先一年卒子男二子瞻子宗皆先卒女一嫁劉敬先孫男三允宣先卒允成俊永樂二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女五張叔倫俊秀宋平原蕭可嗣蕭健紳其婿也曾孫男七澄澳沛淵瀚潘女若干俊聞計

合卷六

五

請于朝將歸以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所述世系行實求銘嗚呼三峰士奇祖父行也表先進以儀後人其可以辭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溫其如玉兮德孔良來祉福兮壽而康後有敬承兮百世其昌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吉水楊公之七世孫曰伯恭簡憲傳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上書廣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閭切

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衆廷視之既而朝命劉鷲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爲畫計募斬黃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既行又數貽書促鷲曰及今尚可爲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爲剋復計事集輒爲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既敗死江西內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少受

合卷六

六

經於鄉先生劉粹東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建忠節祠於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勸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廣學田以歸士居家不問有無傾貲復忠襄賜田於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二伯祖相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葬某原既葬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請奉事狀偶爲

銘夫中節人端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難危急之際懷負器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變鬱焉抱忠蓄憤而不能自己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注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騶弗乘而騶騶駘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厥後繩繩韻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固材與志偕孰扼其行吾殫吾心卒追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觀來者

蕭伯玉墓志銘

文卷六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祇願必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履斯行於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繫也然考歷代所紀率皆不過十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憂寂寞之濱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嘯伯玉其行自誠其既處乎幽憂寂寞之濱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即躬任縣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且行辭其母

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願其妻董貢二歲子儀在傍戒之曰離別常事耳惟盡力恭事老母長育幼兒使不失儒業足矣妻應曰諾伯玉雖外為好言壯色以寬母意實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即日素食仰天而誓冀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厲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具醴饌強進

文卷六

之者曰非飲食莫養身體受身即愛母矣不聽而泣下潸然酸楚不已左右皆為感動蓋其心只暮勤息無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還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健無恙母子相見懼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苟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無幾伯玉以疾卒于家永樂乙未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為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已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陋屢斥所有濟人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

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即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若干儀上其卒之明年某月葬于樂安之某鄉某原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為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郭守冰于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變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孫孤奮興卒鬱于下寔伯玉甫允篤孝思孰其遂之匪天矜之故鄉之園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無替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

文卷八

九

上時方脩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脩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為纂脩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彥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亦與得一職於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為志學問手一卷即寒暑不釋嘗受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顯栗或與武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為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遽醫詔陞太

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

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鑛仲鑛生士嗣為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嗣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侯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為長洲人母鄭氏彥如卒於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

文卷八

十

人同文其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以治命貴監察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彥如者銘曰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蘊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產用則為寶為璫為圭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肆余作銘慰其九原

王處士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安成王夢孫既迎其父處士君就養京師永樂十五年三月夢孫扈從北京其弟瀘汀奉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沂小孤山中流暴風覆舟舟

中人皆溺死獨漚汀附片木漂泛數十里得濟而求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蹤跡矣七月芳孫始克聞計奔歸道出南京過余哭且拜曰不肖孤不孝不幸罪逆深重不自殞禍延先父至于大故重不幸不得依遺體復上世之為人子其重不幸豈有不如不肖孤者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惟昔之人有取冠衣而葬之者孤不自揆輒循斯義庶以繫吾後之人無窮之思惟葬必有銘幸哀而界之余惟聖人制葬以藏體魄者也既泯沒無所事乎祔矣而必有事於藏者孝子之心也禮有以義起者冠衣吾親之所遺也其氣澤

大卷十八

主

存焉其沒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裳衣之制則墓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其於義可也於是得監察御史胡啓先所狀處上世次行誼爲序而銘之叙曰王氏始居廬陵郡北棟頭里後遷安成連類數世至宋敷文閣學士瀟溪先生庭珪又數世遷蒙岡而族益盛後至希旦及其子所安家實於資而皆有善行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諱緝字思學自幼敦厚穎敏有志學問稍長益通經史百氏之說喜賦詩興之所至援筆立就往往爲人傳誦善讀論每據書推理娓娓聽者傾服恬於利惟以畜書教子爲務

或勸廣生產以貽後者曰非遺安之術也享年六十娶劉氏子男六瀘源起家鄉貢進士杭州府儒學教授禮部儀制司郎中即芳孫也瀘源瀘汭瀘源瀘汭瀘濟女四劉守經姚明哲戴躍淵姚某其壻也孫男若干女若干銘曰

化機之運始必有終終底乎盡眾萬斯同孰後孰先孰毀孰全孰知孫焉不爲平原斯以達觀任之自然鬱鬱高墳必有封之惟義之推孝子之思

周仲舉墓誌銘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果縣丞周仲舉卒又明年

大卷六

主

翰林編脩周孟簡以其兄侍讀崇述所爲仲舉事狀致其孤之意請爲墓銘爲余久未暇崇述扈從北京又以書來趣銘崇述孟簡皆仲舉從弟仲舉吾郡之彦也其出也人皆謂其必將有立及其卒也人皆以爲世道惜之蓋仲舉學足以爲政才足以濟務行足以仁民而厚俗且素於余往還此其所以所宜銘也仲舉諱綱以字行少孤其家故饒貲產且出理錄賦錄歸讀書爲學有志世川水樂初脩崇述孟簡中江西鄉試部使者表其所居坊曰三桂明年仲舉病未上四年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賜勅獎勵加道里

費俾歸益進其學六年召至命觀政都察院都御史
言其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持大體推明致公辦理
被誣者百數十人歲餘坐失覺察降昌平縣丞到官
悉心訪民所欲惡建罷十數事令與簿皆放服自是
事可否皆惟丞之聽仲舉臨事恕而處已嚴吏民悅
服稍暇進諸生與論學業諸生人人喜得師益務自
進邑人長老亦皆私竊稱丞之賢曰前此未嘗有也
已而丁內艱去會 詔百司舉賢才昌平縣城兩縣
令文章舉仲舉服闋至猶以御史時事止政果縣丞
凡所持身治民一如昌平郡檄督運諸邑竹木詣北

文卷大

三

京且行而病作或曰曷俟少間乎仲舉曰臣子之事
君父可顧己利害耶遂行至邳州而卒其友李無善
官邳學具棺斂殯之明年其孫至邳啟殯以歸易棺
容邑如生仲舉為人溫厚簡重出處一致不以窮達
有所加損與人交必誠不為表襮而其所著中宜
諸用者自不可掩惜乎遽止於是也蓋年四十有五
其先自吳太尉瑜之子都鄉侯胤廢徙廬陵始家焉
後又徙吉水今居吉水樂園里高祖希賢宋咸淳進
士曾祖父大祖仁遠元太子說書考子故妣劉氏永
豐名族娶傅氏子男七穎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三李鼎新黃脩爵其壻也季未行孫男若干其葬在
其鄉其原銘曰

茅蕭之廷以為母平素組之華以飾鵲平紛其墓
獨於枯平嗟若君子恒于平乎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余幼失怙寡兄弟依學外家孟潔少余一歲余兩人
自五六歲狎居相得如同產至于今四十年出入相
輔講學相資憂患相卹如一日余豈謂述銘孟潔之
葬耶始余入翰林之四年孟潔與其從弟孟京同登
第為翰林庶吉士余三人者同官相聚處甚樂也又

合墓大

古

四年余與孟潔哭孟京而余銘其葬夫孰計踰年又
哭孟潔而銘之哉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
代之亂縣金陵徙泰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
曾祖圭一祖心吾為江以西大儒學者稱海桑先生
父孔頤皆有恩德母羅氏邑處士晉用之子處士節
義樂然孟潔幼時親承海桑先生與處士之教又穎
敏過人讀書日十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
為文章粲然有聲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道其心
未嘗得一錢以入私室孔頤公從子孟省有德家
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構誦詞嫁禍孔頤公孟潔曰

無父焉用我爲伏祈 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
孔碩公沒撫育弟妹甚厚長慈力爲舉嫁娶皆備於
禮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爲人排難
解分不可數計而不爲勞落緒達喜交際一方賢
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
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遂擢林
環榜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爲
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
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床榻間卒於永樂八
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娶蕭氏子一人年

文卷十八

五

將歸其喪葬故鄉時羅儒人方就養來京師孟潔遽
不起恒晝夜哭已而呼余曰甥宜銘康其葬使遂淚
無聞嗚呼余雖不忍銘而義宜銘矧獨人命之爲之
銘曰

其爲人也急義其發身以進士庶光紹乎先世其弗
階於顯榮也殆將以遺於來裔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諡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宗

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內
貞外和行脩職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
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
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雅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
者非徒以寮案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
篋奉輿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
銘之余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
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爲吏部侍郎
遂家蘇之長州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

文卷六

未

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道場司令司令生立中
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
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
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數經義理已津津動
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
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
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使縣學教
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脩永樂大
典爲副總裁又召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
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

承直郎永樂中耆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
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
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
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
山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王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王
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己有道蓋於汝嘉無間
言云汝嘉蒙恩贈其父爲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
母黃皆爲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庵皆好學
有立篋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
欽汝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

文卷大

七

曰

介如石溫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沈生墓誌銘

生名潮翰林侍講學士華亭沈公之冢孫永樂十九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十八內之爲祖及母以下
皆哭之慟外之爲沈氏戚姻朋友而知生者皆走弔
爲之悼惜流涕嗚呼生果不可多得哉生天稟端粹
悟解穎敏初入小學喪其父時學士公扈從在北京
其叔教之授讀數過輒能成誦學書輒有可觀而教
之事道而行之未嘗違居家孝友如成人雖家人不

見其率易一言既出就外傳日務自進盛暑雨雪不
廢數年學士公奉詔歸方慟不復見冢子而見生如
此更大慰喜遂以至北京益自策勵從明經師晝夜
自力毋憂其過勤數止之則退而潛爲之病猶不輟
蓋病數月而卒既卒家人探其篋得所爲五七言古
體近體詩千餘首四書尚書義累帙手錄近代名人
詩文及臨寫古法書尤多而其讀書爲文作字率有
日程初皆未有知之者嗚呼生於勤學慎行固天性
歟一時士大夫子弟亦有如生者乎且生學士公所
望承家而亢宗又生之父母其子男惟生一人今死

文卷大

六

矣豈獨爲生之不幸哉生父孟芹母高氏吉安府學
教授士謙之孫學士公將歸葬生於其鄉求余銘余
與學士公鄰居十年實知生爲之銘曰

玉毀于璞蘭折于萌不及其成于嗟乎沈生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
長貳以廷臣燕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
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君述好古
陞左司直郎助牧郛城晁鏘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爲縉紳君子所重

以爲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命致事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搢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大學士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

文卷六

九

試者一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

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褒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已徇外性澹泊寡交處家食于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賴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媪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

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朱夔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行奉柩歸上某月某日啟其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顥所述行狀請銘上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察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爲之銘曰
忠信以爲車兮廉潔以爲操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龍仁安墓誌銘

龍氏故吾邑名族其先在宋有諱訥者自永新烟岡徙居邑西甘溪之上世商鉅貲而服詩書至登舉淳祐四年進士爲廉州推官及弟際爲臨江教授而聲望益著教授仁安之幾世祖也而自仁安之曾大父以下皆退伏不仕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彭氏仁安諱居自少務學間年十八出授徒里社爲養親計

文卷六

十

縣大夫起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授諸生經又選仁安補諸生其學日益進矣卒白歸養其親於事親友諸弟皆盡其心於宗姻鄉鄰緩急必赴援有餘濟匱乏靡間於疏戚閒暇放意山水之間臨清陰茂竟日忘返或稍出爲遠遊務自斂閉喜爲詩有永言集未

嘗報示人永樂癸卯十二月十三日以疾卒春秋五

十有九娶湯氏子男五蔡璣璠璣旦孫男九某某某

舉鄉貢今爲國子生聞訃縗經奉翰林脩撰陳循所

述事狀詣余哭拜請葬銘將歸而納諸墓仁安於余

所居東西相距僅半舍然生平鄉里裁一再相見前

二十六年邂逅武昌挽余入舟釀酒膾魚仁安惟

不飲而舉大爵飲余不已夜半忘醉相與抵掌劇譚

余戲之曰以子之材少自見縮銀黃垂三組顧不易

耶乃俛俛默默如此乎仁安亦驟然咲謂余曰子自

恃其終於此乎居不足以睎子將子欲睎居亦易得

耶忽忽如昨日語而仁安已矣嗟乎仁安豈有睎於

余哉而余之欲睎仁安者仁安亦惡足以知之乎銘

曰

孰不干煖而游于光孰不干昭而恬于幽莫之匹休

亦孰與仇終之優優歸安乎斯丘

文卷六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公諱本字致中姓張氏山東東阿人曾祖欽祖誠考

從善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公洪武中自國子

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陞楊州知府遂陞江西布政

司左叅政召爲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趾還爲刑部

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爲行在兵

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公少勤學治毛氏詩

爲人直諒通敏有器識初在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

欲肅雖上官素名悍暴者不得下擾江都之民安之

太宗皇帝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

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耆

老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叅政賜白金文綺是

時江西唐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爲按察

使三人皆負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私無忌憚事

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已勝不復揆理有積滯數月

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和氣以導之久而三

人者皆惟公言之聽吏弊素甚公每事躬理吏無容

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貳佐躬臨視者衆或悍

文卷九

行輒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爲工部職務叢脞且恭
在公悉心殫慮沒有條理在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
至齊寧而病朝廷聞之遣中官挾醫馳視并賜藥
及貂裘竣事還益持敬慎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率
厚數發奸慝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
不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被召
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
爲務

皇上嗣位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高輿反

文卷十九

二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公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兵
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邇一
轍公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清理悉用釐正於釐正他弊尤多賜
勅獎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
部市戶部政紀尤弛公夙夜不懈講求其故嗣其積
弊舉其墜典凡上利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
事日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得疾又明日計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賜賜鈔三
萬緡勅工部營喪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

卿大夫士之賢者皆走哭吊致奠祭又相與歎曰一
世都高位享厚祿而能任國事如家事如張公者幾
人天胡奪張公之速哉公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
不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姦尤鮮所寬假而禮賢敬
儒尤厚春秋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
以觀其平素矣以公貴祖若考皆贈資善大夫兵部
尚書祖妣李妣丘皆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二璘
璵女二長嫁盧春次嫁祁慶孫男三承祖繼宗如意
保公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墓在東阿先塋之次璘
等以右通政徐琦所狀事行來請銘余與公兩京交

文卷十九

三

好始三十年又悉其江西之政益琦知公不若余知
之深也銘曰

崇秩重祿偉公與卿魏冠褒衣蟬聯在庭孰如張公
經國如家夙夜弗遑勞思孔多何以益上何以益
下曰予時職其敢遑暇焯焯成績在公多有倚注方
隆公止下壽庶清之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
思

陳思孝墓志銘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
便進其能將用之清審之地長樂陳思孝以篆籀

取先至時吳中勝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
無能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稱人廣
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
六卿大臣皆在旁眎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
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
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
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歛鋒鏑不復自矜大思孝
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
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
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

大孝九

四

頭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
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士率
中七八其叔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
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
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
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察
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
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朝廷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暇倦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而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苟陰阿倂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義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李從王審知
入闕家福唐之王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今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男二中男同甫女一嫁
江汝中孫男一維禎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
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更奉史官陳叔

大孝九

五

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
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
存迨趙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騫豎真轉施逐葉失
本根唐水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惠思孝之作
亦探源奇述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
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瑤瑤雄渾傑特時絕倫大書
深刻盤繡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著垂不朽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
定襄公墓志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
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
犬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

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

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

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祭而官其長子

英英等奉輓歸葬有日求余為銘余與公同朝三

大卷九

六

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

成人所以啓益士奇益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

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

祖繼祖妣牟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

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

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

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

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

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

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獎養初名

瑤一日奏事畢問汝審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

賜之以易舊名時丁難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

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

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

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

文卷十九

七

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

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

無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條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

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

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
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
濟賜詔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
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
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縣兵
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陞黜之公謂 國家多

文卷九

八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
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並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玉帶
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傳之臣銀章各一其文
口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議進來蓋望
公等匡直也繼賜詔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
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所以望公等者至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勞特製
褰忠貞印賜之其賜勅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
餘年夷險一致之褒時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脩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輶轡還以公年老不欲煩
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文卷九

九

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
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
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
起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沈深質實和
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

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
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
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
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
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
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芸次荃英荃皆尚
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成孫男四寒

大卷九

十

震露露女一公之葵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縣某
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于蜀山浩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
履而素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

帝左右秉恭與誠掌

帝之制捕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俊往
興至理帝命府降俾輔聖儲陳厥謀謀聖罔弗
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
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
覺惟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

默清翼我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
告爾後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誌銘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棠
邑郭公卒計聞

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喪且營葬事公諱敦字
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昌棠邑祖諱忠
妣石氏考諱政寬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
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山倫華
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推戶部

大卷九

十一

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衡州知府下車咨
民隱調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
勸其民振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公
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冢令民貧死者悉葬
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旦公齋
沐致禱雨立降霽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
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
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謹諱若狂公禁止之
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寮有
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

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
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
而民信今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奎箔
嘗有叢絲類織成縵帶脩廣適郡人謂公仁政之
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
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
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
左叅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
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

文卷九

三

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
服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
詰以其官贈祖若考而贈其祖妣妣皆淑人贈故室
李封繼室林亦淑人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鎮陝
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
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酷暑不懈閨門之
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
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無

郵不徐不亟吏民懷永藥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
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豈非篤行君子
者乎子男五祺祺禧種祐女一適肥鄉知縣楊嗣孫
男女皆六於是諸孤奉衛府長史金寔所狀事行介
禮部尚書胡公求葬銘噫為行如公銘其何愧銘曰
君子之德惟正故直惟公故碩惟澹故適于道之迪
于民之惻嗟乎郭公允備眾好嗟乎斯銘無愧有道
東阿知縣貝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東阿知縣上虞貝某葬卒

自寮屬下暨吏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

文卷九

三

遠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
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縷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
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
奉治命必還附葬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
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
吾邑之人旦作暮息各赴其所務無淪於遊惰壯者
以時給徭賦老而弱者伏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
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
憂皆貝大夫惠化所被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
邑哉今將歸葬矣公出吾事不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

顯人為具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倦倦也
公以告士奇士奇雖與秉義平生一耳邇道然會過
東阿目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
而公之德其不朽則公之德其不朽則公之德其不
公以秉義之子庶幾詩文刻於堂之石按幹林仲誠
李時勉狀具氏其先河南柘符人宋秘書少監守
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僉判欽世生
廣德軍教授體慶又四世至元醫學教諭文忠秉義
曾祖也祖元凱父爾衆秉義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
立好學不倦稍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

文卷九

十四

及撫諸小弱弟咸盡其心以詩經舉永樂甲申賜第
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邵陽知縣縣僻而俗偷前
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義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
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今於利一芥不苟取歲餘以祖
喪去官寮佐以下致贈贈忠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
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母謹葬祭之禮一如喪父
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常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
共給之費秉義規指有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
緣飾人死罪者秉義曰益以直報之濠地而止隣邑
盜劫人匿其脏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而避逆被劫

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義聞
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為會有商人過東阿
被盜來訴秉義併隣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機
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
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
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
俱盲秉義就審之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
乎賊曰罪誠當死無所冤但憂身死即宗祀無繼遂
命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有子嘗歲旱躬禱之雨
立至間蝗引咎自責蠲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

文卷九

十五

糴為預備計從之仍下其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典
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之為縣者率苟且行事不
與軍水簿出俸以倡邑人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
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
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穫以驗勤惰邑西南有灤春夏
潦水無所洩泛溢漫衍近灤之民恒廢耕秉義相地
將開渠納諸大清河而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
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義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
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十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
流徙來歸者甚眾綏撫如子車駕征北虜命河南

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
往往為規避計棄棄毅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間令行皆
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營繕有餘棄廢
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間暇今煮皮為
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
京勅使督建所次席殿所貯忠濟急用而民不費有
薦其廉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
餘人詣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卷九

六

仁廟監國知其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
任民聞秉彜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
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
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彜和厚樂易
於物無忤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疏之勤於公
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率為常所
著有文集若干卷其卒年五十有七娶張氏繼陸氏
子男四益錫崇循女三皆幼孫男四嗚呼古之賢長
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祠祀祠祀蓋有不及
百年不廢者矣知東阿之民於秉彜必欲託諸不朽

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為之銘曰

祠鄉之祀庶幾以施對郡之祠興學以治具君為阿
二者兼有民用不忘視古有周史氏之銘從民志也
後之長民庶其有跋也

故翰林檢討周君基誌銘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庠不敢忽宋
韓魏公登高科而滯堯庫未嘗苟且職事徒開封推
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當時已知其公輔器蓋
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勤
職為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為職亦有放曠散

卷九

七

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
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為典籍天下古
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
積其勞動寒暑不懈理般脩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
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
詔脩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為纂修簡牘浩繁考
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單心
窮力無幾微厭怠意書非成維翰病病且困猶日在
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之
卒也家貧同官相率出贖歸其喪於是其孤以禮部

祠祭郎中鄭復言所具事狀乞葬銘周鄭世儒家曾
祖諱允升元青田縣學教諭祖諱道寧奉化州學正考
諱原宗贈翰林檢討妣朱贈孺人維翰諱翰自少聰
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
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車駕臨太
學獻賦稱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
翰林首選奉命進學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七年除
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從仕郎維
翰性和易惇孝友服用儉質能推所有以濟窮乏善
交際不吝改過通數學論人吉凶壽夭數奇中其平

墓九

六

生所作詩文累帙其卒以宣德四年八月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四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其配史氏宋
忠定王六世孫封孺人子男二益齋女二長已卒次
嫁王冬孫男三勤慎某銘曰

為臣之義故事為大凡古之人夙夜匪懈嗟維維翰
克勤克勩我銘其藏亦勵有位

故太醫士何彦澄墓誌銘

醫者聖人以濟民於大死所謂仁術也近世業醫而
能察於陰陽表裏虛實脈證之故者鮮矣或千百有
什一其庶幾焉則又眛報之多寡重輕而厚薄其地

於是民不幸而死於昧醫者什七八死於貪醫者什
二三其有遇夫精斯術又能心聖人濟民之心以施
之者蓋亦幸矣余中歲多疾始患背疽因故太醫院
使將用文得何彦澄藥之而愈後數有他疾皆彦澄
藥之愈不特余也家之長幼内外有疾亦皆彦澄藥
之愈又不特余之家也凡與之親交有疾走彦澄無
弗愈者即彦澄曰不治雖屢更他醫卒不治彦澄於
醫不專名一科自傷寒諸證至于小兒帶下諸瘍皆
有造詣而其心一以惠濟為務名其治藥之室曰皆
春有求者皆趨赴之不以寒暑風雨蚤莫稍緩皆未

墓九

九

嘗責報遇害者輒曰此世所共矜恤者我其可後儒
者輒曰此世所重道德人也我當敬事焉雖或其致
報未嘗取一毫故卒之日家無餘貲而公卿大夫爭
致賻奠德之之厚者皆往哭弔而問問行道悲慟相
屬蓋平素受其施者皆以遇之為幸及其卒也雖為
彥澄戚其亦為己而戚之也彥澄諱淵以字行鎮江
丹徒人先世見余所為其父某志彥澄襟宇和易洒
落慎行如處女永樂中以名醫徵隸太醫院院使以
下咸重之尤見重於
仁廟屢欲官之輒以事不果彥澄恬不為意其長官

欲舉為藩府良醫者力辭獨賢重所得

仁廟賜書數十紙如拱臂一日頤其家人言日者謂我今歲所直五行不利無幾得微疾數日卒於北京宣德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呂子男三傷儀倫孫男若干儀倫自鄉奔父喪歸葬於是學士大夫或為文或為哀挽之詩余於彥澄尤為著莫銘銘曰

世有何彥澄固知遇之之難世無何彥澄宜憫惻而悲嘆遂乎其業之精愁乎其存之厚嗟若之人苦焉不臻于遐壽

太卷九

子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銘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先生沒而葬五十有八年矣其子愚將改葬寓書北京曰先人初葬不肖孤方髫髻不能請銘於先輩君子甫冠而坐累謫西川數十年幸老罷歸又幸得吉壤將改葬先人如又不請銘不孝莫大矣然先輩君子淪謝已盡今嫺戚中知先人者惟子遂視所述事狀曰必無辭嗚呼士奇外祖母曾孺人先生女兒也士奇幼孤先生以外祖母憐

太卷九

一

愛之故時過撫問又時遣人抱至其家親著膝上啖以糗餌教誦古人詩成誦輒喜動顏色士奇恒著於心不敢忘銘其敢辭按曾氏自閩練使某由金陵徙奉和始居邑西之文溪以儒傳家代有仕者至梅伯宋舉進士紹興府同知析居岳家巷子懷可元袁州路儒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子心立篤學不仕學者稱竹間先生子三男一女男龍友益友季即元友先生女歸陳靜得先生先夫人父母也元友先生諱鼎元友其字晚更字有實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自幼服勞奉養恒先諸兄元季紅巾寇倖掠泰和先生獨

負老母出走冠追及欲劫之去跪陳母老無共養者
冠怒揮刀將殺其母先生以身翼蔽母冠益怒連數
刀斫先生頂肩及足血流于地而抱母不舍冠帥踵
後至憫之命從者以其母子入營給米肉且數善藥
數日創愈予資遣人護送出時兵禍日甚奉母竄伏
山谷甘旨恒充未幾江西行省察政全並悉撤理辟
為瀟溪書院學正遂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先廬既
廢於兵縣尉楊某為構室數楹居之榜曰曾孝子廬
母沒哀毀而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
典稅課州人舉其廬平洪武三年改州為縣侍御史

卷之三

二

劉昭先知縣事以明經舉引疾辭八年知縣郝思讓
建社學於城內外教民俊秀朔望躬視督勸禮致明
師十人以先生為首館下生後多成名以升先生眉
宇秀朗面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強記而專禮經
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古篆精康
節數嘗奇中蓋春秋五十有八生元延祐辛酉八月
廿二日沒於洪武戊午五月廿九日元配鄭氏繼胡
氏子男二愚頑皆胡出頑蚤卒孫男三沆源深深蚤
卒曾孫男四鉞鑑錫銳玄孫一牧改獎以其年某月
某日墓在其鄉某山之原銘曰

凡人百行孝其權輿為孝有誠天將弗違矧曰人乎
猗欤曾孝子厥有錫類錫類無替曾百世祀

故翰林修撰馬君墓誌銘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為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賢實無
偽者矣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
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

卷之三

三

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
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隆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
夫伯載谷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疑
然異常兒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
宣遂旁通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為文援筆
輒就自太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
試 廷對賜及第為脩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
三考皆最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國子學學師生將
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聲來署學事即具

裝偕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不可則相率助
道理實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耶一謝卻之處
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為異同者彥聲面折之
以大義卒怙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
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及彥聲行事卒
辨而復之於內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
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願其子昕曰他日葬我必於此
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伉直無崖岸表裏一
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
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

本墓子

四

所居道側泮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
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
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
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為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
六日以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二所
旺女二長嫁林浩次嫁陳稠孫男三繩繹純其卒之
明年所始克聞計自長樂走北京奉喪歸葬縣山合
于弟之窆遂奉翰林修撰李騏所具事狀并介李君
求余銘嗚呼彥聲余考會試所取士也又同處翰林
十年相好厚而相知深且其以求於余也銘曰

馬氏之鄉有湖洋洋有山蒼蒼馬氏之祥昔也其兆
兄弟聯登今也其兆彥聲是徵嗟嗟彥聲允道而剛
曷其奮興弗施之閭嗟嗟彥聲允歸以藏其垂弗泯
史氏有銘

恩貽先生楊君墓誌銘

先生諱肇字仲基一字伯開恩貽者所居堂名鄉里
因以號先生焉楊氏之先出關西唐末由長安徙杭
宋又徙吉又自吉水之楊莊徙西昌自徙西昌至先
生十又五世曾祖諱景行元延祐乙卯進士官至翰
林待制洪熙中贈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元史有

本墓子

五

傳妣弘農郡君嚴繼高皆贈夫人祖諱介清江縣主
簿妣項考諱章妣蕭先生其仲子也其幼時主簿公
特異視之曰此兒壽福過吾輩遠矣稍長為從父彥
中後而孤貧能頡頏卓立負直氣非其道不肯苟屈
下弱冠從學季父益民於額時詔守令舉賢才額守
鄒奕併舉先生叔姪送詣江西行省先生以學未至
辭參政端公曰仕優可學也固辭乃聽既歸屬兵亂
初定親戚之僅存者皆散徙遠品先生慮患毀園田為
菜奴姦僕所侵致無遺先生才力勤力僅復什一二
而累世墳墓久未有展省榛蕪茶荈中或迷不可也

識先生徧咨遺老除荒蕪蒼生求得焉而率子弟及時謁拜惟謹買田墓下以供祀事即故址作室復先人之舊日以教子讀書為切務曰此吾祖宗所用植身遺後者豈當至我遂廢也蓋先生所存心靡事不以承先為重監察御史過西昌舉先生訓導文固辭永樂中其弟及子皆官翰林先生喜嘗三至京師皆留數月父子兄弟極懽而後歸歸必留規益曰勉自效以稱國恩且光我先人我老死丘園瞑目焉先生幼罹兵亂備極艱苦既冠而亂定拮据勞瘁用造室家自是脫危履安遂其生意而至於老死未嘗一日忘

文卷十

六

國家太平之澤性剛果遇事是是非非不肯脂韋姘姘以避怨尤以是鄉後進率嚴憚之邑大夫歲舉鄉飲必有禮先生先生元正己丑正月十六日卒於宣德癸丑三月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娶康子男五長相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先卒次旅為從弟仲殷後次弼為族弟仲岡後新授吳江縣學訓導次鶴為兄伯威後次艮女一嫁蕭誦孫男十四奕奕其女若干曾孫男若干士奇先生再從弟也自幼至老相篤恭愛蓋六十七年如一日世之同產者或莫逮也先生老且病

無他念獨念不得復一見士奇與人言輒流涕士奇蓋同此心也碩受國厚恩未敢急其私今竟負吾兄矣嗚呼慟哉聞計之後五日忍慟述其平生大槩為銘將使其子鑲石而納諸墓銘曰

楊氏之宗故望于邦世否而隳一綫之微艱而振之自我思貽嗚呼思貽崇孝之道躬踐以適介壽於耄吉壤在原有子有孫述行有文世績勿謾

梁紀善墓誌銘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朔魯府紀善梁本之卒於官本之初病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為文遣官

文卷十

七

祭之於是其子東將奉櫬歸葬泰和某鄉某原具狀求余為銘梁楊世婚姻家本之之考世樂先生妣陳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悲矣今於本之之文義不可固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晚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就鄉先生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夜研鑽傳註力求諸古人不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咸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闕師士習靡陋本之力作新之飭其學者曰人皆可為堯舜大學則聖賢可至不學則墮沒為庸下人若之何甘自棄也曰

暮躬率勵之為之講說數折堂達學者始有悟入日
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比
瑞之士彬彬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亦
久弛本之篤於教不減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瑞
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亦
盡力作新學者稍知嚮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
獻王聞其賢奏為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寶賢
堂日引官氣之賢而有文者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
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
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

本卷下

獎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為動 蜀僖王嗣立重其盡
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為其母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魯府紀善 僖王復因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魯
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之
敬事其兄撫其兄子廬惇睦族姻伯舅之子賞少孤
貧陳安人其憐之命二子教之本之赴瑞州遂以賞
及其從弟洞偕行日暮督勵其學後洞皆舉進
士去賞卒其孤甚貧以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為
人剛方公直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枉已
干謁有司凡賑饉寡恤死喪無厭倦意為文章典則

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教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至
舉隆興廢在溧陽出已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規
嘗考湖廣鄉試鑒別公明士論慨服襟宇坦亮開略
學官講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酣暢翕然物外之
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孝行如夫先三年
卒子男二長鼎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樞女
四長嫁王棟次楊持次陳昇季楊稷嫁王氏者蚤寡
居孫男四恩憲慈忠女二銘曰
於平本之兄篤孝德於平本之兄淑訓迪游屬宗藩
亦允獨直銘以揚之來者其式

本卷下

九

張從善合葬墓誌銘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東阿張公從善卒張之
先出琅瑯今居東阿五世矣祖欽父誠母李氏公諱
仁幼喪母鞠于嫂氏自少負氣節年十九遭元季之
亂為義兵千戶數與渠寇號關先生破頭潘者力戰
有名無幾元亡遂解甲還鄉里力耕養親以自適其
儀狀偉然而剛正自持論議明決鄉黨有爭訟求直
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有少年酣酒虐人其敢誰何
者或給云公且至少年即縮首欲避家居教子為務
子學成將仕勸之曰仕必務持身事君愛民舍是雖

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為丹陽書院山長嘗
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為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
私謚中肅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篋以字
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為父母所愛既承其家訓長而
進學鄉先生宋玄傳王孟陽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
咸器重之登洪武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
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方岳大臣率出此君為之
一以所學不肯苟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
上德達民隱餽贖一毫無所受事聞賜紗服衣丁丑
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先是陝有遺賊民積歲不能

文卷十

十三

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為之
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察謀分行郡縣解其繫
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焉民皆感激思奮曰
是赤子矜念我我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
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硃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
至或債其家者君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躬行
視之為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
心焉華有郭子儀祠以壞過之歎曰此崇德教民之
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闕風化而
壞者必風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繫類此在陝四年

可書之績尚多被召為刑部左侍郎尤懇懇重民命
平反具獄數事陝平民王某為強盜所引逮至而所
引者以伏法不能自白君察其冤名所引者之妻子
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其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
對父者既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
辨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
宿朱怨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
行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鞠訊考掠
朱不勝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
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密察之

文卷十

十三

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楊州民胡
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隣
家蘇氏私識官捕執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
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察其隣一童子
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
生為務永樂乙酉朝廷廣召文儒纂修大典命太
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
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
之書成受賜賜庚寅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
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管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

以崇庫為恩王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自持居家敦孝友之行後人有譏讓之節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有陶靖節草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紳寅辰復辰中永樂庚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某鄉先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作乎內勒

銘其藏垂休永代

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贈榮

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

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計開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禮部尚書

胡濬賜祭又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 勅有司治

喪葬有需所以褒寵之而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

字行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

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薛欽先生

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
簡翰林之臣七人虞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
焉七人者虞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
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為侍
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奉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
史公專說春秋數析簡明 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
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
諭德仍兼侍講授教訓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

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南京陞

奉直大夫十年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為右春坊右諭

德母陳為宜人封母羅為太宜人贈妻孔為宜人十

一年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

林學士仍兼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總裁官

授奉議大夫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

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旋師

中道 官車晏駕初喪至獻皆勉仁與公據禮行之

既而勉仁先馳歸報適中之儀皆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諭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之公其一也奉命持節冊封趙王妃及封梁王洪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勉仁與公兩人賜誥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以法司論死罪多寬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審而公預焉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

大卷十

十六

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毋蓋前此百司職務委無敢言私至是公首奉詔賜齊其厚是歲丁太夫人憂上嗣位詔降兩朝實錄起公為總裁官明年奉命持節之靈夏冊封安化真靈二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事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悲賦詠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上實錄成賜金織服太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邊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上遣太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為人簡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教孝友之行既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寮能讓於人况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無工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驕名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疾革士奇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國重恩上無所益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耻訖終清明

大卷十

十七

未嘗片語涉亂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弔奠祭士無賢愚皆有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公之所存蓋無忝矣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堅伯文伯壽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銘曰玉筍崔魏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蘇挺英實興賢能濟濟偕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清邃崇嚴衆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侍于征龍旂率從上承簡知領坦平平鵬游滄溟鵬翔九天

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練有舉無毀方簡大冊天府
所藏崇碑屬碣數在四方謙退之存易安不貳嗚呼
文靖可式有位

故汝寧府通判詹君墓誌銘

洪武九年汝寧府通判姑孰詹君以疾聞得賜歸道
經新蔡卒遂葬新蔡龍潭之側至永樂十年子恩為
開封府學訓導以公事過新蔡將啟其墓歸葬求墓
不可得詢諸傍近蓋河決其地已久徒見波濤渺漫
也蓋距葬時三十有七年恩慟先人體魄之僅於不

文卷三

幸也將取古人葬衣冠之義為墓庶以係其後人之
思又以為葬必有銘庶不泯其先德焉於是以前廣
布政司參政李衡所述行狀介翰林孔目杜謙來請
按狀君諱俊字用章詹世家姑孰祖諱正考諱貞皆
隱於耕讀居青山之下君少好學受易於前翰林學
士陶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冠服銀
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八字揭座隅以自勵
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君分來安輯之勸督耕桑興
學選師明飭教令舉賢薦能決剔弊蠹盡力居之焉
民有訴發地得金為眾所奪者君立眾下庭諭以義

文卷三

九

利眾志還所奪民德君懷金謝之拒之曰我以義利
導民乃躬為之耶民愧而去嘗董民餽饟潼關大寒
道中車牛多斃饑困即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
歸製幣償君君曰吾得紆民憂何愛一帶且未嘗名
貸也何為償不受為政一於公平林縣官闕府檄君
權理無幾有令民以賦出戰衣磁州耆老羣訴于府
乞還君以均賦歲蝗自為文禱神蝗及境不下而過
嘗旱作憫旱詩自責已而大雨霑足三年陞汝寧府
通判凡所以盡心民事亦如磁州而守身益嚴嘗治
解舍役夫得窖錢以內君君曰此汝所得者何與吾
事忠界之郡闕守貳君獨治之民無失業吏無滯積
及去磁汝之民老壯皆有不忍別之意蓋年四十有
四而卒君喜吟詠平生所作多散逸有公餘小稿一
卷藏於家尤喜作大書娶宋氏子男一思女一嫁韓
奕孫男三萬里中永樂十八年鄉試千里百里曾孫
男一銘曰
嗚呼詹君生能仁其民沒不能庇其身孰之為之匪
錄乎人青山在原歸然表墳春秋霜露來拜如雲靈
旋歸哉以福後昆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軍孫子良喪其妻杜氏將歸葬其邑安
吉鄉橫塘原求余為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
能忘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甘旨將澣之奉
不待咨吾而未嘗乏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
鹽湫烹飪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
躬任之如素習焉吾親有疾晝夜侍憂形於色吾親
安乃已吾弟妹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已第

女德

妹為簪珥衣物悉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
皆為之嫁娶畢力盡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
自為太學生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至為兵部郎中未
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謀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寒
暑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
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生五丈夫子長者十
餘歲幼者未齒又幼者始髫今吾朝出而晚歸則長
者携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啼嗷嗷吾妻沒
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不能忘也吾
妻海寧縣丞某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年而歸我

又廿有三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一日五
子牧昉昉旺瞻嗚呼幸乞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平其內內則之紀孝莫大焉夫杜宜
人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
于世

樂母胡氏墓誌銘

永樂十七年五月初三日西昌之和溪樂母胡氏卒
其孰責於林庶吉士暇設為述行狀又為書致其孤
金之意求於銘按胡邑世家其先與忠簡公同族大
父古礪父清翁先待制所為序礪月集皆母天資柔

女德

婉端靜幼知讀書自重年二十歸樂大成樂里中儒
家嘗有科第於宋大威力學圖紹先業未成名而死
方病革時母禱北辰乞代死以首叩地血流涕然被
面大成且死願母曰汝尚少其終不與志否乎曰君
何為出此言婦人從夫有一而已我獨不知古人乎
且不復再見君地下耶即斷髮示信夫卒數歲兄弟
將奪其志輒慨然嘆曰節吾可失乎吾既誓之吾夫
矣兄弟猶數強之即齒指酒血以示乃無敢復言者
孀居五十餘年以禮自持於治家教子皆盡力曰不
可以羞樂氏瓊州太守王公伯貞大書其堂曰節婦

鄉先生謝子方爲之傳其族姻間里相與謀上其行有司以求旌張母聞之曰凡吾所爲盡所當然豈以爲名乎力止之乃已樂族當元季多死於亂兵未葬出資教其子皆葬之歲屢發廩賑貧乏春秋八十有七而卒惟諸孫宜及時務學立身不及他事子男四金玉琳彥女一嫁胡子文孫男五女四曾孫男七女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某原銘曰

故妻夫人嚴氏墓誌銘

卷二

三

夫人嚴氏諱秀年廿有三歸余余時甚貧踰月徵詣京師除王府審理明年再遷翰林侍講乃迎夫人來居十年謂余曰先舅姑墳墓容當久曠展省耶且君素不事生業他日蒙恩歸老不豫所以自資者乎君方致力報國義不得顧私妾請行焉遂以其子歸賈園廬於城東清谿之上躬勤家業而樹畜爲務又六年余得疾頻劇累月未解夫人以其子來視又四年余侍從起北京夫人挈其男女歸鄉里歸四年得疾歲餘卒洪熙改元三月十三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午之歲四十有六年嗚呼惜哉夫人喪喪父未嘗學

問而天資溫靜明淑所爲往往近道自用以儉廢族姻以忍爲和故長慈幼咸當其分男女非已出者恩愛均一人莫知其非已出也而助益余尤多余或有過舉必曰君常教人以無爲是也或公退不憚曰事求無愧耳成敗禍福聽之命何用不泰然哉問與客論辨夫人自內聞之客退謂余君面折人侃侃不少讓此爲盛德耶且人之樂聞過者寡矣不見某某其於今何如也隨事相規類此嗚呼豈謂遽喪吾賢妻哉夫人永樂中封宜人數朝

中宮初賜內製五品冠服後累賜文綺楮幣今

卷二

四

上臨御時念舊臣士奇屢進官至從一品遂得推恩以其官品贈三代而封妻爲夫人命下三月夫人卒嚴氏泰和名族有科第仕宦數百年宋理宗朝諱肅梅村山先生宰相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解天子召以爲秘閣校勘不受揭文安公所爲著碑者夫人六世祖也元中用父稱後山先生爲高安縣尹吳文正公所爲銘墓者五世祖也高祖恭則曾祖元實祖仲庸皆富而敦禮父文明謹靜耿介夫人之所自者遠矣子男四稷種種林仲先卒女曰長嫁梁栢其三尚幼夫人卒時余在北京聞訃遂買石刻銘寓歸

俾稷以華銘曰

卜之吉築之密維伉儷居以匹尚其有待備此玄室

太傅黔國公夫人程氏墓誌銘

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征南將軍太傅黔國沐公之夫人程氏卒享年五十有八程世家廬州之舒城洪武初積武功至萬戶守金華諱俊卿者夫人伯祖也萬戶從子諱庸字得中娶甘氏夫人父母也夫人生於洪武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二十有一年歸黔國爲黔寧昭靖王之介婦黔國時僉後軍都督府事遂授誥封夫人夫人貞靜柔婉處室有孝行既歸

太傅

五

逮事姑兼隆敬愛先祠祭薦必以誠虔婦姒怡怡如兄弟於長幼咸疏恩意咸當謹禮度貴而能謙富而能儉有克惠逮下之德治家秩然條理黔國奉命鎮雲南三十餘年夫人留侍太夫人居南京黔國所以能盡心焉展其才猷宣

上德威不煩鞭笞而諸夷皆革心嚮化使西南萬里之外帖然如即阼席之安者亦以夫人善其家政無內顧之慮而得專其心於臣職也夫人其賢矣哉昔周之盛際諸侯夫人及大夫之妻皆有賢行如召南鵲巢采芣諸詩所詠者蓋一本於文王后妃之化我

國家自

祖宗開創茂隆化本而昭靖以至成豐功最貴且近則其家涵濡薰陶於

上者尤深厚矣夫人之賢其有所本哉夫人之卒也朝廷遣官賜祭喪葬一給於公固出 國家厚勲親之典亦惟夫人之賢有以光承之矣夫人子男一儼女二長爲趙王妃先卒次許歸武定侯郭玘孫男一玘女一夫人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太傅

六

子桓桓柱石厥有主壺內周于德隆尊惠卑咸和戚疏外內以辨儀節不踰五十八年哀榮兼備述行有詞垂範來裔

張處士妻陳氏墓誌銘

宣德三年十月十七日建安處士張伯銘之配陳氏卒時其子珂仕京師將奔訃歸遂以父命縗經詣余拜請墓銘余素與珂往還諾之又拜且言外家世居建安城溪里外祖諱某先母年若干歸家君家君嘗訓珂兄弟言吾少時吾親爲謹擇配得汝母汝母之初歸吾也吾家尚薄汝母佐吾朝暮養吾親甚孝至

千喪葬至于終身薦祭其孝不衰於睦宗姻慈幼逮
賤率厚有以當吾之意凡吾家衣服飲食賓客所需
皆為之有道及增益吾家於今之裕皆汝母之能有
以輔吾也小子其毋忘珂兄弟謹識之今珂所慟恨
者珂之幼也母勵之學壯而仕也勵之忠君而愛
人嘗一就祿養於官又勵珂曰子之敬愛其親在承
志耳口體之適末矣珂繼今不復有聞於母之訓也
余曰賢哉其宜有銘按陳氏諱妙善生元至正丁酉
六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長即珂永樂四
年進士授行人陞鄆州知府今為宗人府經歷次

文卷三

七

先卒次連女二長嫁魏德次嫁魏孫男六長吉
次壽次慶次安次寧次祥女五長嫁楊讓次嫁陳某
曾孫男一文達墓在某山之原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銘曰

知也有誠妻也有恒母也克明德善之祥來嗣以興

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妻宜人王氏墓誌銘

兵部職方員外郎吉水周君之配王氏初以其子叙
封誥人後以職方貴封宜人宜人之初得疾於鄉
也叙在北京奏乞歸省詔馳驛以行既差數年宜
人復疾叙復奏歸省侍疾越兩月宜人竟不起

七年六月十四日云於是叙以職方命來求墓銘余
與職方同郡同朝叙又從在館閣久不得辭乃按
狀叙而銘之王世儒家與周同邑元沔陽學官德明
生君賢君賢生子職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歷陞寧澤
梁濟陽三學教諭宜人曾祖祖父也母彭氏宜人
諱靜王氏家範素嚴子孫不得小有過失而彭氏博
涉書史明於化導故宜人德性蚤成既笄擇所歸周
故名家岐鳳以文學為君賢所愛遂歸為繼室職方
君也初歸丁家中衰力勤於內以助興復事舅致誠
敬不及事姑歲時薦祭如事生撫前室子慈愛踰已

文卷三

八

出職方兄弟三人其季以口腹求析舉職方願宜人
言何若對曰祖父來不析而今析乎既析欲復合得
乎職方言是吾志也乃不析長育孤姪同己子而皆
成其室家教子若孫必務學且蘇程於內且恒戒
之儉約園門食指七百餘衣食均一人無間言既嫁
未嘗一日忘父母始職方為郎墨簿宜人隨行教諭
時在濟陽先朝靖難之師及濟陽宜人逆知父志
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於職方遣人往訪兄三往竟
得其遺骨及遺文以歸恒自歎善乃為女子不得以
時俟先人丘壠念及輒酸楚至老猶然一日約父兄

弟俱省父母墓至則大慟幾絕蓋自是蓋病踰年遂卒將卒召其子若婦戒之孝悌儉勤而出所遺衣物分給族姻孤子之不能婚嫁者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三勉叙廣叙永樂戊戌進士自翰林編修陞修撰二女其壻進士金昭伯廬州府學訓導彭墳孫男七蒙與復異同伯咸恒女三曾孫女一葬以卒之歲九月十五日墓在醴塘泥洲之原銘曰

墓碣銘

士之百行惟孝為宗自古有女孝宜人攸同孝有錫類其在周之嗣

文卷二

九

翰林修撰蕭時中妻安人劉氏墓碣銘

永樂十四年五月七日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之妻安人劉氏卒於南京年三十有三既歸葬其鄉時中自狀其行以其子緝來拜乞銘余嘗聞安人孝行於其姑矣則當表之以勵俗不當以辭永樂十二年時中迎其母太安人就養來南京而安人侍行既至踰月時中被召赴北京又明年安人得疾太安人百方求醫竟弗治太安人晝夜哭慟余於時中同鄉且同寮偕周編修孟簡往弔焉太安人春秋已七十泣謂客曰新婦初歸吾家即事舅姑如事父母康長幼貴

文卷二

十

賤咸宜其為人和柔恭慎未嘗有違禮自有此婦凡吾家縫紉浣漱饋食之事皆其所為不以及吾而皆精潔如吾意自有此婦吾無日不適今老矣方倚孝婦終餘年奈何其遽死乎而泣下不已言愈酸楚不忍聞又數月太安人將以其喪歸是時時中已南還日夕且至矣余又與孟簡往問之孟稍緩母子一見而後行乎太安人泣下潛潛曰人情誰不念少子願老矣無孝婦終養今幸歸有冢子冢婦能養吾意決矣遂行余嘗自歎婦而致其姑愛之如愛子喪之如喪子非誠孝能狀哉安人諱冬卒嚴貞劉氏初自安成徙廬陵家於教城板塘里世儒家其父楚王母親氏其子男一人即緝也銘曰

太安人于氏墓碣銘

尚寶司卿張信為尚寶二十年余時為翰林凡朝廷作璽書則翰林尚寶供事上左右以是恒相比而余與信侍仁廟監國十餘年相比又密時信母太宜人已七十餘就養京師康健無恙喜其子之於余比也嘗語信

吾死得楊君銘葬足矣信奉以告余曰春秋不豫凶事奈何爲孝子出此言曰非信敢然惟大人之志也姑諾之而日益熟其母之德善宣德元年太宜人年八十有六正月二十九日卒既葬京城之南鳳栖鄉遂來北京請銘按事狀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萊陽縣逢山鄉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太宜人諱妙惠性行淑慎既并歸萊州掖縣進士鄉張氏其夫兄弟行以五稱太宜人爲張氏婦也於尊卑疏戚之屬能各盡其所當然於佐夫之內外事能咸有條理歸二十年夫沒居孀能謹教育其遺孤男女能嚴保其

冷本堂

士

家不啻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貴賜誥命封太宜人男三長義以軍功積官至旗手衛千戶先三年卒次仁次信太宜人嘗疾劇醫弗能療信積于神剝股煮液以進太宜人飲之疾愈鄉里上其事於朝詔旌其門曰孝行而擢信尚寶司丞再陞尚寶司卿女二長嫁江陰衛百戶俞敬次嫁楊興孫男三晟昱昂昂龍旗手衛千戶曾孫男一洪上古聖人之教孝也有道焉中世教道微而孝之本諸天性者不泯故有出乎至誠或不能無踰於道爲上者亦嘉寵其誠焉耳如信是已然能爲信之誠鮮

矣其亦以有父母之教歟銘曰崇丈之墳孝子之母生榮於躬沒裕厥後發潛琛以視絲久

羅儒人墓碣銘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泰和陳孔碩先生之配羅儒人卒時其子孟旦以泰和縣儒學訓導考績及孫年以事皆在北京明年始克聞訃屬士奇爲銘將歸而刻諸墓士奇先母宜人先生女兄也與儒人相親愛如同產士奇生五歲與儒人冢子孟潔同學同出入儒人撫愛訓教之如子始終一意也先生沒久

冷本堂

士

矣先母沒又二十餘年見儒人猶見母也今以亡矣哀其能已乎銘其可已乎儒人姓羅氏諱恩柔邑歲士楚材之子處士孝友廉潔之行斷斷不可少下古人前輩儒師君子皆推讓之娶彭氏無他男子唯一女孺人也溫惠端靜自幼凡織紉纂組承服饋食之事習爲之皆精嗜讀書於小學論孟諸書悉能倍誦講說及笄以配陳先生而納贅婿焉先生蚤喪母迎其父海桑先生就養甥館孺人相夫事舅一如事父凡生而養沒而葬祭必誠必盡蓋族姻間里皆稱先生孝子孺人孝婦無間言焉先生沒孀居守節三十

年謹禮度如一日治家教子皆以禮聞門之間不嚴而肅宗族有寡孤直乏者皆賙之慶事率由於厚益春秋七十有六而卒鄉鄰論壽德之稱必推孺人子男二孟潔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次即孟旦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黃次適曾永齡孟潔及蕭氏女皆先十年卒孫男六年考練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銘曰

繫孺人之行柔淑以貞孝有自傳禮有自承既壽考終吉壤摩坐垂祉錫胤厥來繩繩勒銘俾徵楊氏之甥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畦樂先生梁不移之配姓陳氏元贛州路推官致仕學禮之曾孫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之孫慶士有慶之子母蕭氏孺人諱某在室有女德父母求佳壻於名族得畦樂而內贅焉無幾遭元季兵燹焚蕩州間鄉黨奔為丘墟畦樂與孺人撮拾煨燼拮据為底以養母及婚嫁其弟妹畦樂教授里中二子潛混幾冠皆力學能教孺人曰學必務經術毋徒挾兇園冊自足且其治家長少內外秩然有度而躬儉勤率先二子皆仕潛累官至翰林侍讀兼奉坊贊善混累

墓誌

古

墓誌

古

官至蜀府紀善孺人享祿養三十年凡所以治其家者一不變畦樂先生卒孺人雖老教其孫曾一如教子之勤孺人弟仲述為監察御史卒於官其妻亦卒家甚貧遺孤寡及女一人雖依其叔而孺人矜恤教育之如子嘗依梁氏以學後舉進士為廣西按察僉事又卒於官家益貧孺人又盡力矜恤之而以孫妻賞之孤異其篤於親義類此親戚有過必為之隱而喜道其善於利必顧義之可否待臧獲如子嘗曰此皆去父母而事我奈何不恤其教人亦必以此宣德元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子二潛混也潛先卒

武夫人墓誌銘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介新建伯李公言於士

奇曰或蚤張賴先妣夫人勞心苦志育之訓之以克
成立有今日仰荷 朝廷錄或之微勤而進贈其三
代曾祖祖考皆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曾祖妣祖妣
妣皆為夫人王氏所被寵榮盛矣惟或之旦夕寢食
弗寧者日有厚祿而不獲以奉父母一日之懼其无
弗寧者兄先妣所以訓或者歷歷如昨日事不敢忘
不敢違也欲刻石于墓以示後子孫而非文不傳用
敢布其私懇於是問夫人素所為訓者曰或生十年
而先考棄背先夫人朝夕勉之於學曰惟學克知為
人之道惟學可以植身日遺從外傳而躬程督於內

合文卷一

五

又教之脩忠信恭讓之行於鄉鄰間里或甫成童官
召補世父戍伍於時尚童心先夫人勵之曰男子生
當挺特卓立毋猥自局促未幾從征漠北乃兒不花
之地先夫人泣而送之曰父母惟爾一子但愛重爾
毋即愛重父母蚤莫勤力奉公毋怠毋縱人能秉心
忠孝神明自佑也還未幾又從北征鴉寒山殺亦如
之還遂調燕山左護衛先夫人喜曰兒得所歸矣奉
天靖難之師初出或在行先夫人送之曰勉務恭勤
以衛 主勿顧念老身也內難平 朝廷行報功之
典進或官至府軍前衛指揮使或人拜先夫人又勵

之曰汝發身行伍其艱難備歷之矣宜恒體念以恤
下又明年 賜誥命追封或二代而封先夫人為太
淑人又明年先夫人以病不起此或所為永慟不寧
者也余聞而歎曰賢哉平令母宜孝子之為圖其傳
也既備錄其語遠為之誌曰夫人姓武氏世家永平
之遷安及笄嫁盧龍王氏為得成之妻年四十有三
得成卒生一男或以武功歷事

合文卷一

六

三聖自燕山左護衛百戶累陞至驃騎將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屢奉 命率師討叛方承祚任之隆孫男
六瑄瑾珏瑛瑔瑄女三夫人卒於永樂五年十月十
一日壽六十有九葬通州清安鄉之原銘曰
人之為才厥有本源本源伊何父乾母坤有善有仁
有訓有言源澄流是本厚枝捷時有虎臣桓桓駿奔
以從以衛積勞樹勲邇言究之有靡必先維父維母
其慶之源母行之惇母訓之諄報施孔彰自 天疏
恩清路之滌戮我起墳永揚弗泯述德有文
墓表

禮部尚書胡公夫人范氏墓表

宣德三年三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武進胡公之夫人
范氏卒事聞 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

之又明年其子長寧齋主客郎中孫原貞所爲夫人墓誌以父命拜求表墓余與尚書同朝三十年而南京相隣居十餘年兩家相好也時尚書奉使命恒在外長寧方齟齬夫人及子留京師旦暮門內肅然無語笑聲聞外間遇長寧未嘗不拱手端立道側俟余過有問則對否則屏氣正容凝然夫人之父范先生嘗一至南京閒暇輒喜過余譚論前史而道其先世文獻及鄉先輩聞人歷歷如昨日事未嘗一毫涉聲利益清厚長者也他日余家人私論隣比婦德之賢而有禮者必首稱夫人余曰觀其父與子可知矧胡

卷二

七

公之儀于家有素平尚書屬余文非以余之素相知平按范公爲武進人系出宋石湖先生成大胡出文恭公宿二家門第相望夫人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祖致康西興鎮巡檢父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年若干歸胡氏爲家婦逮事姑姑治家嚴肅夫人孝敬爲諸介婦先於妻道母道咸盡於友介婦睦族姻戚宜胡公舉進士自給事中累陞禮部左侍郎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至尚書夫人亦再被恩命自淑人進夫人雖貴盛其恭勤儉約一無所改易曰恒其德貞夫人在焉卒年五十有一葬邑孝仁鄉周莊之原子男

一即長寧既葬母廬墓側久不去聞父召乃詣北京鄉里稱之女一適林圯嗚呼先王盛時德化流行諸侯卿大夫妻皆秉德執度有君子之行當時形諸詠歌傳於後來則今之世有好德如范夫人者其可無傳乎遂爲之表

前山東鹽運副使蕭公妻宜人郭氏墓表

行泰和邑西一舍許曰南溪溪之上故家曰蕭氏蕭之君子曰鵬舉其卒而葬也余銘之後二十有二年鵬舉之配郭宜人卒詹事王君既銘其墓宜人之子鑑在京師又求余爲表泰和數十年來語妻道之賢

卷二

八

曰郭宜人語母道之賢亦曰郭宜人則余何辭宜人邑條溪里名家父與恭元萬安主簿富貴產宜人天性柔淑樂澹素而謹飭自持涉學問知其大義歸鵬舉不逮事舅姑而歲時薦祭甚謹忌日必素食鵬舉有弟妹五人待之一如鵬舉之友愛輟舊具以嫁其妹如己之妹於奉族姻長者及待下至於臧獲皆適其宜鵬舉仕爲蘇州府同知單身之官持廉介後坐累謫河南宜人鬻產給之而理其家政井井不廢鵬舉之規也雖時家益落於事必當義不計利聞陰陽家言舅姑所葬地下濕宜遷馳書咨鵬舉遷之鵬舉

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廉介如蘇州而宜人理其家
日有餘年六十有六鵬舉卒二子長金已出次鑑庶
出常均所有於二子衆謂金宜厚宜人曰子一也何
有厚薄然愛鑑好學嘗曰成父志在此兒意常厚之
鑑舉進士歸宜人喜津津見容色二年鑑被召宜人
歎曰吾老矣將不復見汝勉務善德無忝父母此宜
人之篤於妻道母道者也他如教育親戚孤子長而
成其家室又導之奉先之大節蓋其行可書非一享
年八十有八卒於宣德辛亥七月八日子二男三女
男即金鑑女之壻郭仲啓吳世昭巴東縣學教諭彭

本墓

九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墓表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之卒而葬也監察御
史黃宗載既志而銘之其子侃倬又以父命齋國子
助教徐時所狀行實介刑部主事徐孔奇以來謁拜
請表其墓按狀徐世家南昌豐城父與京宜人諱德
天資淑惠佩承姆教年二十三歸丁氏丁故邑鉅家

同爨常百人宜人以孝事舅姑而待妯娌及族姻皆
得宜其卑且賤者皆樂為之使以是家事無鉅細舅
姑悉以屬之而為之有條理維南既出仕為典牧署
丞又陞太僕丞有子四男二女宜人留家居教養之
男皆選從明師學維南得盡意於公而無所私累者
以宜人主其內也卒於永樂戊戌四月六日享年六
十有二其子男儼侃倬侃治書經永樂六年會試
中副榜授和州儒學訓導倬亦治進士業其女之婿
陳用端周思道孫男三騏鳳驥女五孔奇為余言丁
氏於葬事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備棺槨之制周

本墓

十

康節婦墓表

婦以固合朱氏禮而狀亦云以松脂二千斤內柩中
加炭屑沙土貳百石築其外又外固以石為經久計
可謂厚於送終者矣夫亦其有警於流俗歟比年匡
廬西山之間往往盜發塚墓有司恬莫然戰兵部盧
侍郎葬西山之麓盜發其墓至再雖無所得而體魄
有不幸者矣夫忍於為是者亦將無天道之應乎則
余之著斯文雖以表宜人而為薄俗者亦可以觀焉
洪武十六年江西按察僉事翁師善行部至泰和下
車首問風俗及忠孝節義之婦著者得節婦三人聞

千朝又三年詔悉旌其門復其家三人者康仁安之配陳氏其一也又四年康節婦春秋七十有一卒陳泰和世醫家仁可節婦父也節婦諱端自幼秀慧莊重謹姆訓父母愛之既笄擇所歸以配仁安事舅姑相夫成盡其道處婦姑族姻下及戚族各當其分歸康氏三年舅歿又二年仁安歿獨奉老姑撫幼子躬勤持家數歲兵亂作寇環四境獨先舉家走避巖谷不蹈於禍所居屢燬于兵辛勤屢作之以禮厚自坊所親有利其產而諷之他適者斷髮誓天示不復有他志孀居垂五十年貞潔之操如一日孝養姑終

女孝

廿

其身而卒成其子於善行女德之大曰婦道妻道母道節婦其可謂兼之矣其卒以洪武戊辰十一月十八日男子一人德昭父喪始三歲長而溫厚醇謹明法律郡邑吏率師之其存心長者而賤深文吏不直草芥凡讞獄經德昭議多見寬貸或謂之曰子待樹德耶輒應之曰人奈何不務德哉後節婦卒之三年亦卒孫男二郁岳女三曾孫男七豫勉順頤部頤頤女八岳洪武丙子貢士累官梁府紀善頤頤皆永樂庚子貢士頤明年登第賜進士出身始康氏務德之應歟固本諸節婦之教哉節婦之事見鄉先生陳

心吾述贊謝子方銘墓余少投徒其里塾嘗升堂拜節婦又相與德昭父子祖孫者四十年故岳復求余表節婦之墓

太宜人曾氏墓表

太宜人姓曾氏曾之先家南豐初徙旴之楓坑再徙金谿之黃通里世祿儒學有聞人元盛時與臨川處士孫履常齊名朝廷以崇文先生徵不起諱文者太宜人曾祖也鵲湖書院山長諱仍洪武初金谿縣儒學教諭諱易者祖與父也母鄭太宜人諱隆生有令質長益脩其女德父母愛之曰必求佳壻時同邑王

女孝

廿

脩本從游教諭君力學謹行嶄然出羣輩且家世相望教諭君喜曰佳壻莫踰此矣遂歸焉孝事舅姑舅沒奉姑敬愛逾篤勤家以相夫夫沒無幾姑沒太宜人年三十子一男二女男英年十二女皆幼太宜人辛苦以禮單二喪時徭賦頗煩王氏惟戲書千餘卷及有田百畝無他膏貲或遺其書與田以給公家者太宜人歎曰此王氏累世所積以遺後人奈何自我棄之不聽而盡鬻其奩具給馬日勉英學問曰其收嗣子先人於是家益落又無祿獲之助饗殮井曰慈母子躬任之而太宜人所以持身率家甚嚴英登

第官翰林嘗迎太宜人就祿養者數年英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得接恩典以已之散官職事贈父而封母太宜人遂捧詔歸省居兩月太宜人曰既仕食祿勉思效分寸報國家毋徒久安於私也英奏分其俸之半給於鄉為養且時時奉所得賜養太宜人數以分族姻之貧者自其子官於朝三十年階四品聲譽奕奕太宜人歸治其家清儉一如布素時而薦祭必加豐每飭其家人凡賓客之奉及鄉閭慶吊必如禮而躬督諸孫務學力善曰必無奈而祖父自少至老恒勤女事雖老歲必製精繡

文卷廿一

墓

運退其子或曰子豐顯豈少一衣耶曰兒恒愛念母老使知母能足其心安矣年七十有五清明康裕而日暮績不輟一日微疾端坐而沒宣德七年正月六日也英聞訃奔喪歸

上遣中使護送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市益特恩云英自翰林脩譚累進其官今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女長嫁徐洪次嫁許鼎孫男五裕祐祖福裕舉進士廣西道監察御史孫女一曾孫男三述道述女四太宜人以沒之歲九月乙未葬其邑歸政鄉昔魯有季敬姜文伯母也博達知禮文伯州

魯敬姜猶績又明先王之訓以導其子孔子取焉若太宜人非其得於前言往行率而蹈之歟不然何以其持躬道子孫者皆相類也余故表諸其墓

文卷廿一

墓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傳

胡延平傳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其父有大星墜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同郡龍原同吳莘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妻之

皇朝兵初已下言安而新淦寇倖至民陷于脅從者

六事

一

千餘人寇去總戎者志將盡殺千餘人延平曰吾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奉命來為弔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二年詔郡縣舉文學士縣令永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臺賜宴延平數言事持大體不肯瑣瑣苟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十言未幾朝廷得廣西簡

臣往治之

上曰前上書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授廣西按察使事延平至廣西問察民瘼遇權干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適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為動行部讞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

六事

二

郡田悉蕪廢前之繼脩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脩堰延平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為畫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益劉切省乃聞于朝廷從之命下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十人足矣悉疏決於寒度所用代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代木為龍並緣室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延平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脩彭州圳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延平之愛已

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戶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筭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于庭數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郡政有病民者悉去之應事側有活祠數為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脩飭學教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伺務以禮化民暮年百繫

余考卷三

三

悉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怠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是日延平沒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為罷市奔走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今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敬先生與延平同上京師為御史同為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為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為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

為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巨奸之吏亦皆竦然歛迹矣夫嚴不病下寬不宿蠹延平專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知事府君小傳

知事府君諱清字子肅姓楊氏號溪園漁灌洪武庚戌詔改太和州為縣御史劉昭先知縣事首以明經舉送京師授松江府知事松江繁劇聞天下初到官知府以下咸迂視之府君敬慎恒旦出治事暮乃息而處同官馭下吏一以誠意人不忍欺之皆為之盡

余考卷三

四

心雖公牘日累百計未嘗滯積蒞事務寬恤知府以下或發之過急必從容進曰為民父母不能少緩之乎聞者愧服自是有欲為苛察者恐府君聞即止亦多有德之私竊相謂楊君賢者其助益我以君子也嘗行縣督賦民相勸告此長者吾願可不勉力而貽譏累乎稍暇輒請學官為諸生解析經義滿三歲遷福建鹽運司知事運司無大繁劇而府君勤慎一如松江時其長官尤賢之歲餘坐累謫廣西道卒小孤山下府君少孤貧養母夫人至孝與先諭德公友愛尤篤先公沒晝夜哭久不已撫其遺孤甚厚襟懷坦

夷寬裕於人無怨惡不以僻隱而墮其所守嘗行道
失足損人一雞時旁無知者碩從者取百錢置雞側
而後去安泊素居官服食一如布衣時雖廉潔不務
爲名沒之日家無一錢所著詩文有溪園餘閒錄宦
游藁藏于家

退菴府君小傳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
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
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達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
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

今本卷三

五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
人望而敬之家貧清脩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
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
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
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卜人者所殺訴諸行

今本卷三

六

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
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
白周周艱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
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
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
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
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旧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實我不恤之
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歸
輒閉戶秉燭讀書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
室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單自娛足跡動旬浹
不出戶限嚴交遠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
數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
世稱楊羅鄧初偕羅鄧應進上舉相與約曰有如吾
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我後羅先生爲
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永肇之撰

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冰清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爲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猝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

卷三

七

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半金已盡矣斲之幾斃繼又一寇至見老母哭其傷甚哀憫之子善藥傳創又解衣覆之久延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子酒肉又爲詩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爲宣使則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狀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

使忻然曰乘由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美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事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脩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懽時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官而其所適

卷三

八

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令丞平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歎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典忍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歛葬之具廼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

有人焉倅起旦暮之間其勢鉅皆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鼎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笏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

文卷三

九

伯器天資絕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閭閻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軼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牘山積伯器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為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渟渟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眾伯器善開諭獎勵

文卷三

十

誘液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為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為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俟俟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為已任所從學者眾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為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廣緝之所述者為之傳云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末有為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剋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毅

補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又易於鄉先生章輒輒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舉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

文卷廿二

上

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矣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遺之 命下賊民

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碎無所辦牛生居第後治疏圃得寧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鑒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達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鞠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達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哉三人其可以枉忠賢也

文卷廿三

上

人達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關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橈用棗木漆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素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千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鄉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

西之役屢遺書篤其學又廿年而相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軼爲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徽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國不辱云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稱子輔爲賢御史尤

文卷三

七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固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遺官賜祭復其家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

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圍苟活旦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歿家僨貽誚無窮視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碩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周是脩傳

文卷三

十四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離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者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輯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

卷三

五

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近言家訓勸善集進思集是脩汲汲真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收楚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問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為

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晚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縣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

卷三

六

之祥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罷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愈事于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濟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迨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于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什煦樞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

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
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歛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
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
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惟先生之
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知泰和者其設施
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道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葉陳先
生嘗言王子啓璧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
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
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

文卷三

十七

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
前所著數千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
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
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以角以姻家
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
積牘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
挺持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
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爲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
推類以得之矣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
仕者六十人 國朝心吾先生爲江右大儒洪武初
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孔碩
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
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爲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
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爲孔奐後名鑒心吾
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
試廣東江西旦暮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爲人質確苦
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
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

文卷三

十六

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
愈益自進不少懈爲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
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
辨不輒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
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
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爲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
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
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
入丁卯再試將入會闈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爲孟
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

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已已凡罷黜弟子
凡皆徵請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
得志竟卒蓋年三十有五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
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卅
角嘗從學焉既長取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其
聚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
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與執法吏不推人情明
禮義可以為良與吾著孟省之事以淳賢者亦於法
吏有警云

錄

卷五

九

抱灌子錄

抱灌子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隣習圃之
業治五畝之地為十數畦襟時蔬芥蔬韭葵莧蔓
菁瓜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害苗者去之以旦
去蟲日中去艸暮則抱甕以灌率為常故雖饑歲抱
灌子所時恒熟蓋為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
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遇其抱甕
灌也號之曰抱灌子雖業圃手一編未嘗釋稍暇坐
脰倚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
之詩或自為詞以歌曰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

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
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劬我思古人
兮仲尼飯蔬疏綽綽有自得之意會賓與詔下縣令丞
廉知抱灌子賢薦之 朝嘗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

而擢夏官郎又擢天官郎東泉耘夫嘗出而邂逅焉
熟視其狀頽曰此殆非趨繁急利者也旁有知者曰
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耘夫就而與之語抱灌
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問及魯隱公以來二百
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口吐辭娓娓皆不失聖
人之旨耘夫咲啞然謂曰抱灌子曷為不終嘿嘿耶

卷五

十

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
益有志於退耘夫聞而竊嘆曰抱灌子其志尚可以
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
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惆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
不可以泯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福名耘夫廬陵
楊其云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表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錄萬世俟師自漢以來暨于唐宋皆建史官專職紀述我國家奉天啓運

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

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合奏

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克仁恭儉敬天法

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歛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蒼月之內天下歸仁

二聖升造雲車益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廣智繼承大寶冠國子民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懷心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初脩

兩朝實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山臣英臣溥總纂臣榮臣英臣直臣述臣時

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曰恭臣敬臣翰臣雅臣耆臣繼臣中臣

叔剏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華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

合奏

記閱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開制度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窮

窮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先朝庶少資

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 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 經筵事少傅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少傅工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溥兼 經筵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英翰林院侍讀
學士臣時勉臣習禮侍講學士臣循侍讀臣袁侍講
臣穀脩撰臣愉臣鵠等茲者恭遇 經筵肇啟
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膺 恩澤謹奉表稱謝者臣

卷三

三

輔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光華中
外忻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尊 尊親 親崇

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歡心是以三光全
而災眚十五殺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養
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先舜禹湯文武之
道萬幾有暇恒 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
儒雅用資啓沃用致進脩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
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輔等猥以庸才咸叨
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播於緝熙單厥心
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故陳商說之篇

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
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具澄所著書及奎章
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
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

卷三

四

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
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
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營懷頗再理
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其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
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
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
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
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承稍進司
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
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

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
教成均勸誨經筵歲時大議論大事咸引古
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
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
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
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
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益澄問學之
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
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
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

奏卷五

五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詩

平安南詩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
輯天下一出於至仁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
雖聖人不喜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
害時謂泰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莫安四夷嚮慕小大
遐邇熙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尋微其賊臣黎季犛
暨其子蒼岩龍悖克屢弑國王淫刑暴斂毒虐下人
滋久滋甚

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罔忌畏數侵掠
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
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
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奏卷五

六

遣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

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過抑厥

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

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武 盜滋稔

惡群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 天地宗廟及天下

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駐神機橫

海驃騎將軍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天討惟盜孽厥

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

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固攸訴告汝其
代予往弔母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
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
惟懋師入安南黎賊奔驅其民號七百萬拒于境上
民聞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
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
去其眾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道去王師追之悉生繫
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數求
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
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卷七

七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
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
于寇恭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武密
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
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遣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趾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
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
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
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

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
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下馬率眾且射且斫
賊疲稍卻分亦傷足眾剽進戰自已至酉賊敗走公
全所統而還復征餘寇賈哈刺時寇眾數萬據嶺
以拒官軍公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涉打中河得間
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
寇境寇憑嶺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嶺明日復力戰
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爾銳卒出哨今望見前軍
旌旗即舉砲俾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
窮出降械送賈哈刺京師撫輯其餘眾公及麾下加

卷八

八

被陞資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
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脩其隄防躬督
工作為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
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
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石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
都指揮同知遂進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
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初建百萬倉於直
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
逸秋豪無取於下凡漕途姦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

六師遊邁辟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
赫赫業業如飄烈烈如霆戡截毒彼齟齬角驅為拒
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闌富良為帶投兵委戈
奔降近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鷄
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平其疾痛交人悻悻
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咲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覆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迭遠淪汙
陷茲塗泥 天子聖仁曷返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
虞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賴欲 天子予之四
夷有聞惟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

卷三

九

下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
神孰其為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咸服德拊魏魏中
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平胡詩

共惟 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為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
國林林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
至於朔漢疆求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關下蒙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侶強
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謂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芥獨
失其性屢發詔使撫徠之虜弗悛益甚要執我使臣
侵擾我疆場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子天下天下有一民一
物失其所予曷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畜患以
厲民虞怙終不可赦子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
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遂

卷三

十

命將閱師永樂庚寅二月丁未 車駕發北京既出
塞踰五雲關道歷廣川龍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
融消剥寒沍坤靈協贊噴瀆之野咸出甘泉潔清芳
冽隨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飲足衆心懽懽咸懷敬
懷五月己卯 車駕次玄溟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
逐北本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
諸將咸請追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祛之而已不窮殺以為武時將士
生勢虞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勢虞衆有悍兵以

其屬來附者又萬計

皇上進而論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孽懷蓄憤鬱不獲自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為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千所獲孽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懷喜膜拜舉手加額呼萬歲虜眾遂平獨支寇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眾先遁

上曰此虜窟匿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眾來奔者具言其狀徑搗之寇迫急請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

金卷三

十一

言未既虜患眾寡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俯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繇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山勒石紀述功德告示萬世七月壬午車駕至北京中外臣民懼忻舞蹈臣惟夷狄世為中國患莫甚北虜

皇上乘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清六合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詞臣後謹撰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濡涵泳鼓舞遐彼朔土負恃遐阻弗馴弗悛執我使者橫縱桀驁跳梁醜醜毒其與處連我邊野人之鞠窮鬱憂以瘋叫號旻天盍于我抒

皇帝仁聖憫焉興憊曰時天氓彼敢虐苦惟天命予予曷敢捨彼絕于天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告誓啓行以類以祿六師導御萬乘從危如雷如霆如飈迅驚萬里一瞬飛越峻岵謨斷自天孔神且訐

金卷三

十二

計遐測幽瞭如矚睹逃彼朔土夏不解沍芒芒磧瀟沃渴惟乳皇德格天昭會靈祐春暘流敷融麗煦煦甘泉洋洋徒乘厭飫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搗其狡穴玄冥之許揮戈擊之闕若城虎虜急在彌強抗螳斧殲之糜腐縱惟七馬乃有支孽潛伏于莽一鼓而捕迅於焚羽肆犁其散散其藏聚

皇帝有詔厥眾咸赦解其繫縛綏其降附曰予寧汝汝罔予懼汝飢錫汝馬牛肥腍藉其創殘伸其噢咻如早懷焚需施甘雨懽呼膜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壤去防
罷華邊戍遠人肆寧如愈沉痾厲人始悔如膠斯寤
往來爭好無有疑迂

帝曰康哉其還子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
奔賀拜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暨宋
咸弊戎侮千備于禦不以晨暮財單力劬卒固驅去
帝御九五隆治弘化肆揚神武挾剔民惡洗濯曠蕩
俾民得所五兵偃戢四海熙豫宣昭人文丕闡皇度
億萬斯年永隆

文卷廿三
十三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思訓堂詩有序

思訓堂者通政司右通政宛平陳定至善奉親之堂
也親沒奉奉於親之訓不忘故以名堂而著其孝思
焉間求余言夫世之為父母愛其子盡力於鞠育恩
勤者有之矣而能訓之以善道者鮮訓以善道則幸
其子不逮於目前之頃有不可必況望其不逮於身
後者乎至善奉喪父獨賴母王恭人鞠育教訓以成
其德器顯榮於世矣而服膺母訓至于母沒不敢忽
忘可謂孝子矣夫君子之所重者有恒心也故作思

訓堂詩以致相成之意詩曰

昔我升堂言侍母慈今母往矣升堂孔思厥思伊何
母有訓辭厥訓伊何仁義是持事君猶天盡已勿欺
維厚有容維慎弗危我心藏之夙夜靡遺豈直靡遺
允蹈不違僂俛維寅承母之詒伊昔克承式肇慶基
繼今克承永保弗墮克篤念之罔適匪提庶幾有譽
于親有輝永迪于斯以善厥施

贊

黃思恭學士像贊

肅乎其外泊乎其內不競不綈于其泰績先緒於

文卷廿三
十四

垂微聲來慶於孔章白鹿華蓋玉韞而光榮恩清秋
黃疑兒齒消搖相羊茂綏福履

是庵像贊

吾邑蕭生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是庵
胡公像可謂似矣然得其外者耳得其內者莫如余
敬書之卷首為贊其詞曰

偉乎其儀淵乎其簡而有執和而無同襟宇澄瑩
涵秋露於玉壺氣韻洒落揚皓雪於青松洙泗關洛
其學之源大河長江其文之雄事

聖明之主崇近密之任承禮遇之隆其千載之遺光

也而泊然如抱虛退然如執冲華華於往哲乾乾乎終日者蓋希先民道德之意君子為仁之功歟

鄭侍講像贊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澹雲泊乎素心寒岩古栢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之邦之彥也

自贊

其為人知厥初靡有不善知既往鮮有或是知古聖賢皆學而能知宇宙間皆吾分內然望而未見徒

金卷三

五

係其志今不田而食不素而衣者四十六歲嗟來日之幾何其美以免夫俯作而仰愧哉易云終日乾乾庶幾服以自勵

石處士像贊并誠之父

其中休休其外溫溫雍容者願消搖丘園根忠信於天賦表行義於厥躬抗素尚於浮雲含逸樂於清風古之吉人今之善士自天祐之式繁壽祉

具慶遺像贊為賴王今作

含純抱和踰嶺靜嘉有泐令姪協裕厥家為善有慶有子有文章貢之濱惠政在民祿養孔時弗忘報施

遺像儼然悠悠孝思

亡妻嚴夫人遺像贊

處余之貧泰焉以欣從余而貴不改儉勤益布裳提汲無怍乎鮑宣之婦男女効績有聞於文伯之母視過不及輔我中道曷不永年於我偕老噫

行儉像贊

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芙蓉於淥水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晴空承明延閣足以績休乎家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國華方當任賢興理之時祿位所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金卷三

六

歐陽子白像贊

邁往之氣明爽之資有學有文有德有儀如寶劍含精將試之無不利如良玉在匱益蓄焉而弗施雖見諸穎者已老而存諸中者未衰其終求箕山之志抑有俟蟠溪之時也耶

告祭文

祭告 先考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考府君尊靈仰荷 尊父積德垂慶獲被小子獲

仕于 朝欽承

上恩特贈 尊父為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榮捧
命書倍萬愉懌錄黃專遣姪鄉貢進士輝賁詣瑩
域恭伸燎告伏惟 尊父服此明恩重念藐孤生而
薄祐甫踰青睞 慈父棄捐生我孔勞棄我孔蚤幸
承福祐用克臻慈心之永傷祿不逮養奉 恩悲咽
如何可言自今以始惟盡此心惟忠惟孝不敢荒怠
伏惟尊靈永佑相之謹告

祭告 先妣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妣尊靈茲者欽蒙

上恩特賜誥命贈 尊母為宜人榮捧命書倍萬忻
懌謹錄黃專遣姪鄉貢進士輝賁詣瑩域恭伸燎告
伏惟 尊母服此明恩重念共不孝不天生孩十有
六月慈父棄背當此之時兵亂甫定骨肉散亡家產
破析獨賴 尊母慈仁如天軫念先祀危切履冰保
存孤孽嚴於執王逮其有知教之詩書曰此汝先人
之業也汝急而棄焉是汝不能子而我不能母也爰
勞夙夜險阻備嘗以長育存全之於孤苦顛沛之餘

至其幼既壯其危既安而 尊母不及見矣嗚呼痛
哉今荷 尊母積德流慶叨承 國恩享有祿食矣
追惟幼侍 尊母糜粥不飽今有祿食能獨飽乎衣
有緇帛矣追惟幼侍 尊母疏薄不暖今有緇帛能
獨暖乎一念之至疾首摧心天地無窮母子此痛其
有窮乎祇奉 恩榮益深哀慕悲涕哽塞莫知所云
伏惟尚饗

焚黃告先祠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正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
孝曾孫少傅兵部尚書燕

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于

三代祖考妣尊靈曰士奇不肖材知謏陋仰荷 祖

宗積善果仁慶澤所鍾覆被小子叨祿侍近積有歲
年茲者恭遇

皇上龍飛恩德覃霈屢陞崇秩 寵賜誥命推恩追
封 三代我 曾祖待制府君 祖金洲府君 考

諭德府君皆追封榮祿大夫少傅燕 華蓋殿大學
士 曾祖妣弘農縣君嚴氏 繼曾祖妣高氏 祖
妣胡氏 妣宜人陳氏皆追封夫人士奇榮捧命書
不勝忻悅祇用錄黃恭伸燎告伏惟 尊靈服此明

恩敦佑小子用竟忠事庶幾上不累
君親之大德謹用告知謹告

祭康氏妹文

嗚呼吾母生我及妹心母之心敬母之訓嗣母之善
吾妹最賢妹之有家鍾愛賢姑宜於夫子宜於宗戚
謂宜祿壽百歲之期云何一疾遽殞中道雖暨里隣
咸增悲惋矧於同氣心當如何計音之來驚仆號慟
嗚呼哀哉命果然耶兄仕京師廿有七年思母不見
思見吾妹遠復已矣嗚呼哀哉吾妻家唐辛苦生業
亦惟賢妹姑嫂一心扶助裨益不知倦勞吾妻久病
以至于汝兒女呱呱惟姑是恃保育訓教靡夕廢朝
詎謂再沐吾妹又沒兄之抱慟曷有窮期嗚呼哀哉
不昧應與汝嫂同事 老母幽明異路寧知兄悲茫
茫脩途絨辭致奠南望輿山雨其雲尚享

祭族兄仲素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十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楊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葬惟安遂
附酒果之儀令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言曰嗟
嗟吾兄而遽死乎耿介之德和厚之資德之學溫
雅之詞彼世人於利勢倖奔走如渴飢獨安命而守

義寧處賤而宅卑罹憂患以益窮恒特立而不移服
恬素以自適全天和之熙熙諒於道無所枉雖竟死
其奚悲士奇昔邂逅於都城蓋晨聚而夕分交書筆
之往還雖迹遠而心親詎期一旦北行逾遠杳音塵
之莫通忽喪車其來返瞻宗秀之凋摧慟中懷其煩
懣謹絨辭而致奠零涕淚之潛潛尚享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兄遽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耄期比比獨不躋
下壽理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
理鎮密剴削叮咛耿介自執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
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得失曾何較計去喻即夷來
返竹林消搖徜徉爰得我心日月幾何鶴書載下甫
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兄余悲曷舍念余東吳相
從邀嬉邀嬉伊何曰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散迹
聯志同斷金莫間昨晤于茲曾數晨夕會便別長頻
絕來觀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兄遽又去此悲
哉余情耿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為難生無遺
憾沒也其安我思陳兄我又何歎尚饗

祭王璧慶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九月己丑朔越七日乙未

故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伯貞先生王公之喪歸自北京道過龍江其嫻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致清酌之奠泣而言曰嗚呼先生遽往而不還耶歲初邂逅傾瀉相懼曾無幾時余疾遽患數旬間以來視爲之方以速其安既去此而北行長蘆之書猶報懇於訓言先生之厚余其事固昨日之間也遄聞端州之命喜動乎中計旦夕之南轅得伸款洽以解渴煩何意旬餘由計忽聞嗚呼哀哉偉歟先生士林之尊經學之淵源沂瀛洛以達於義文文章之闊肆凌韓柳而攀駕馬班正直節

祭林崇憲文

主

儉有羔羊大夫之德寬裕慈厚惟仁人長者之存是以發乎其中錫如春陽之溫遺乎其外泊如秋空之雲故學者師道德之教百姓歌名杜之恩溘涖風而上征其孰不懷楚而辛酸哉矧在士奇契好世敦少於學問深厚引援粗焉有聞其敢或謾三十餘年離合紛紜孰計斯別竟焉永分大江之濱悲興此構蓋撫今而惟昔言可盡而情莫殫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崇憲文

嗚呼崇憲遂止於此邪士君子所期望於子者皆遠大之計而

聖天子臨軒親策以子魁天下之士亦有待儒者之效用於世也子之問學厥有源委子之文章華實疑義忠厚謙慎惟子所存平直端方惟子所履其由此而遠到理之所必至也孰謂崇憲竟止乎是其古人之有云莫之致而致乎其等職同寮案志諧道契胡此離之甫暮奄溘焉而長逝子喪來歸將復故里念我良友死生之誼薦薄奠而寫哀痛余中之若劇尚饗

祭陳參政文

嗚呼震之別纔隔歲計音東來遽聞謝世方其別時

祭陳參政文

主

病喜勿藥何意旋歸而竟不作嗚呼震之總角弟兄相勸以學相角以文仕而同朝又同翰苑過從怡怡何間晨晚震之陞權春官郎署不出京師尚時惟聚既贊大藩千里睽隔兩地一情累歲一覲今茲已矣永絕晤期逝者何適存者恒悲嗚呼中表少小相親六十餘年存吾兩人震之康強余病垂危而先余逝余存幾時不腆之文書于墓石庶昭平生以慰冥

祭思貽兄文

嗚呼士奇不天甫喪失怙靡兄靡弟榮榮一身於兄

其從如同父母兄生先我十有六年我幼賴兄提携
抱負迨于壯角道我書詩憐我能勤喜動顏色頤曰
子弟奕奕吾宗題勉繼承在我與尔苟情弗勉東陽
自茲恭受教言罔敢遺墮中罹憂患兄勞孔難未有
室家兄不逞止初蒙召命兄曰行哉朝夕戒之母滯
干下聞聯近職寓書勤勤曰振吾宗其將在爾惟敬
惟慎其尤有終屢來其懼既別彌戚間聞疾疾如痛
在已凡兄愛我一自中誠我之報兄靡效憂歎在兄
無望在我曷寧連歲書來其一還晤惟兄與弟皆同
此心所願未酬兄遽長逝聞訃驚慟哀苦奈何頃足

卷之三

三

號呼中腸如割兄之毒者諒無憾焉我亦稀年別時
其幾故寓薄葉寫此中情兄靈如存鑒此哀懇尚享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三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辭

正固先生哀辭有序

於戲自正固先生沒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趣向
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質質
焉儀儀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
自己焉先生諱岐字尚仁姓蕭氏學者因其所自號
稱正固先生吾邑在

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京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弟
食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原先生有臨淄令歐

卷之三

一

陽公有康惠翁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戴守羅
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
通儒米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沒世而學者未至質
質焉儀儀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為有正固先生在也
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
能自己乎哀之不能自己於是見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克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
先覺兮揭蒙發聵嗟若先生兮昭哉博問服仁與義
考秉忠貞稽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
濯湘流之清素兮佩澹蘭之芳馨嗚呼哀哉其五章兮

何不游乎屢之延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
雲鴻遵將下田兮斥鷃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匪宜兮
羌獨偃蹇乎林垌嗟若先生兮其誰與偕考德而問
業兮日就誼兮其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棟以杞
梓材雖小而畢達兮于枯臬而猶無棄白玉不遇夫
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賤而
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為一旦兮溘風
飄而雲邁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訴紛盲
瞽其邂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俛俛兮如夜遊
於平先生兮泰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周尚志哀辭有序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
居泥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尚志
甫德義不愧古之人然既卒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
京師其子彥奇為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
矩所為尚志行狀載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予若周
尚志甫立易得哉使世之人皆為尚志庶幾可以復
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擬狀之所具為辭哀之其辭曰
惟先殖基篤其敷遺世有書詩此追于先生始其弱
齡博信而貞壯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操爵此吾

親之恩吾所得為鞠躬敢辭此族人昆弟子同一氣
又敢發我此民之飢寒輟衣與食中心式安些民予
同類野兒弗蓋時予之瘼些凡民有辜一言持衡靡
或不平些受遺秉義永矢無二厄禍不避些賤賁自
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些六十八年埃風流焉倏逝
不旋些彼人無良老期樂康孰可較量些生遇上壽
沒顯有後亦竟何疚些景仰幾時卒弗親斯焉子弗
悲些

賦

白象賦應制

二儀含精至和毓靈誕生神物為時之類偉形體之
弘博屹鬚鬚兮其若運脩舉以妙用吐米柱之剛
貞瞻彌烈而下履舉四時以流行耿瑤光其上直稟
金德之純粹明時實之自然淳素華於纖纈宜玉山
與瓊林步消搖而泄世雖遐夷之窮谷暫混傳於佛
佛諒

聖人其在上豈終潛而竟睨於是乾符昭兮泰階平
坤珍顯兮清風夙集乎德輝麒麟感乎聖明
騶虞應乎仁化神龜通乎孝誠獨何為兮淹留不踴
躍而作興爾乃山靈啓途海若靜波風伯稟從安師

護遮振高足以于邁出南溟之天涯頽夷際而長翮
運大路於中華不疾而速千里款忽言矣都畿瞻望
宮闕開天門之九重來王會於萬國隨驛使而進趨
仰天顏其咫尺拜跼俛伏舞蹈悅懌何幸旌野之
寶膺此遭逢之極也於是

天子勅命園臣厚粟豐芻華縷絡首文衣被軀恩榮
汪濊感激何如雖無能以報稱敢不勉其純駑願備
駕於皇輅從六龍以任載嚴九關之巍巍龍虎豹
而列衛又引重輿致遠明枉直而祛害誓永殫乎尺
寸奉

聖皇於萬歲

河清賦

歲在攝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輝祥風飄
慶雲爛垂

天子御丹宸闢彤闈班龍節建紫旗肅九重之容衛
紛百辟其來趨促武平金闕屏息平彤輝乃有陪臣
晉國之使頌伏殿陛陳詞獻願上言河清河津之渙
發書訊占

聖皇之瑞臣實賡之敢告

天子天子曰嘻天道應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降

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慎脩其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
出時則微侯上公羣卿列秩仰聆玉音愉愉訖訖固
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遂就使者而志焉使者
曰玆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凝黛
流丹曳虹忽易復殊雉色彌望烟素華之皓潔汎玄
晶而游沆妙伸化而縹殊協五行之通旺方其滲滲
瀾瀾泥泥澹澹湛湛如清渭之奔浩乎家泉之故涵荆
玉而頽迤拖駁駁而浮漾影萬象於昭晰而平纖塵
之決瀼也於是傳告雜遝聽聞駭感奔走道路聚觀
匡側睛目炫奪心懷暢悅繼妍者宵明濯汗者避葵

河清賦

聖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俯而思
頤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於藏波漫泥混渾渾
濁渾方之而尚利潢潦儼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為聖
君之瑞見於千年拾遺之記光天下之平出乎京房
傳易之論洪惟我

聖繼序

太祖道合戰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邦德澤流於
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也蓋水之為川滋
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上載造化於是而發祥非在
水養斯民而致其豐足者乎筆去濁汙於然其明非

在蕩除貪穢而用夫廉清者乎斯盛治之所本豈尋
常之為異雖 聖德之弗居諒天意其有在固將表
治化之熙明而徵太平於 聖世也躬逢盛事振古
所希拜手陳賦繼以歌詩詩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
生維河之祥兮草汗為澍千歲一見兮協我
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斯徵於千萬年兮邦家之慶

甘露賦有序

臣聞武備國家不可一日忽忘者也自貴帝至于文
武數聖人皆以之安天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
克詰尔戎兵詩曰以作六師若春秋禮所載講武之

卷四

六

法尤備故武者所以保民樂安內攘外之大器也
洪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海內外咸歸德化尊卑大小
安分循義耕食穡飲朝恬夕嬉 陛下聖仁之心宵
旰倦憊謂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時雖無事不可忘武
陛下此心即隆古帝王憂勤惕厲之心所以為國家
生民造太平無窮之福者也夫有至仁之德者必自
至和之應乃永樂十年十月丁丑 中駕狩于武岡
之陽講武事也先夕甘露降茲山茂林時陽山甘露
復降臣謹稽載籍有曰君治政甘露降之曰帝王恩

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又曰聖王之德上及太清
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凡此皆天地至和
之應 陛下至仁之所致也臣士奇幸叨侍從目睹
盛事心切忻懽謹撰瑞應甘露賦一首上進賦曰
聖人膺乾符御九五薄 帝澤肅 皇度弘德化于
萬方明威令於率土盛矣哉治平之世超漢唐而躋
遠古也惟

卷四

十

維叙百穀登塲三農畢務順上天之時令考聖王之
典故將簡閱於師徒而狩田之爰舉也吉日丁丑武
啓輶輅風伯警途雲師先御左翼青龍右衛白虎前
導後從丹鳳玄武千乘萬騎馳驅驚至夫天壤之
中武同之陽翠華於是而駐焉粵茲山之先夕燠輶
殿其風其風清冷兮淑穆月皎潔兮不露直氏北之
一星耿輝輝乎天孔且而視之同雲之表松柏之樹
已飢范乎甘露矣輕若宿霧濃若雲積散若玉屑圓
若珠網霏柯散條比比而是蓋芳艸不足以其甘
醴醪不足以喻其味於是六軍驚異惟賀拜謁山

谷響

天子萬歲

天子於是更龍衣乘飛黃從造父御王良升高眺遠周覽四方紛營隊其整列森部伍之分張震旅鼓兮過雲漂戈戟兮飛霜布儲胥兮四合渺冒綱兮彌望乃有上公徹侯材官騎士分馳方攘環驅迤靡追奔截翔習霍迅駛於是金狸玉兔赤豹青兕麋鹿麋鹿白鴈文雉倉惶怖懾氣奪魄視或跳踉而未已或蒙茸其猶起矢下虛發一發五殪藥不虛擲應擲過斃巧捷妙中關翕然應發獲生繫蓋不可為數計矣

金華志

八

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止焉于是時也物不暇殺農不妨耕將悅聘志士樂獲益羣情快適笑惟涕騰

天子於是命衆激督旋駕都城升金根之車銜寶和之聲揭日月之旗揚析羽之旌鳴鑼疊鼓條暢鏗動不亟不徐雍容安行歷東華登大廷御蘭殿朝公卿文武將將介冑并綴以及海外遐裔蕃王陪臣莫不舞躍上壽同聲一情皆以謂

天子致勤武事為在保民威至和之瑞而兆國家生民萬億年太平之慶也將獻賦哉昔之子虛上林

羽獵長楊馳騁汗詞以誇詡弋獵之樂殺獲之富游觀之奇而其質無所取徵者彼安知

聖皇至仁盛德上契乎天心天人協和靈瑞駢應者

乎臣職詞苑躬親嘉祥稽首陳賦繼以詩章詩曰

天子仁聖保康兆民民之允懷皇天維親至和萃靈

嘉祥駢臻介福穰穰

天子聖仁又曰明明

天子受福于天德威所被下竟八埏內固外順

宗社莫安聖子神孫於千萬年

師古堂賦為朱仲智太守作

金華志

九

若有人兮鍾金華之清淑帝相德而錫命兮蒞侯邦於南服廣仁智以為堂兮崇忠信以為基敷廉潔以為垣兮申禮防以為階蓋秉志之忠貞兮竊獨惡夫蚍蜉近僥倖不憚夫勢兮願追武於前轍道法古之多岐兮世依依其孰知指墨氏以為仁兮謂揚朱以為義周公榮錫余準繩兮仲尼又遺余以規矩何有莘以為正兮又類淵以為度嗟紛紛其滿文兮獨是為儒乎衆芳同重華之純粹兮並三王之顯明昭白日之滌滌兮相惟是其獨貴也決勇往吾無所疑方又非遠而難企也微願吾永蹈兮動與節而無違

彼後世之捷徑兮固遠引而去之先民又告余兮曰
降衷無不全皆與惡既咸稟兮古與今亦同然雖明
聖之迭興兮焉能於此乎增益信由已而匪人兮予
何遑遑而求索感申申其好言兮示攸行之先路終
吾身以服膺兮頭不改乎此度重曰射惟羿之字兮
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遠遠兮道自在而弗泯泯從
循之兮微厥心以為則信元已而格民兮庶將偏為
余之德

離譜賦有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幽憂賦為其友辯謗累數百言

卷中

既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其威
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
之辯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

離譜後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為淫僻兮
余憤慨以代言惟弱操其奸脩兮務員冠而復方被
植彼以為衣兮攬素霓以為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
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猶未遑兮遽摘矩而改錯履
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違尤肆腥臚其酷烈兮又
何有乎杜衡與江離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颺而來

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
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
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諸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
忱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
其尤臧告曾參且殺人兮母猶怵惕而惶惶陽白黑
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悅悅以旦暮兮夕營營
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曷究結而煩情上
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樂發辭其不哀兮
揆於余又何有愆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寐
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囑來日其悠遠兮庶眇

卷中

號號猶覺

銘

清白堂銘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
名其燕處之堂謹先訓也蓋今天下之楊皆祖漢太
尉太尉明聖賢之道以清白持其身平為名臣下載
而下之為臣者皆所取法矧出於其裔乎公作
天子為詞臣之首文學行義炳然有稱於時而奉奉
於先訓如此蓋君子不恃其所已能者而忘自述也
余與公同宗同官請中為之銘且以自勵云

浩浩揚宗肇于弘農累葉載德縣太尉公太尉克明
聖賢之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循義
維清維白弗淫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
日星徽如後有君子是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
猗嗟君子力學清履爰陟顯融為
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揚是清白川
流匪防汎濫孰禦維義維敬為德之據猗嗟君子永
篤念哉匪直銘堂亦於我規

主善齋銘

吳中徐備發身科目為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之

卷四

十一

學以主善名其體潔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以自
警云其察之長郭孝鉉先生吾友也聞來求文遂為
之銘曰

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稟或下
內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
明之復之究極其至道匪一軌德靡常師吾
惟善之歸傳以求之約以操之惟善之宗無惑他岐
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何徐備氏
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且比在中說說來覺
精義所存無貲數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助哉無斁

庶永終譽

芳洲春意堂銘為醫士許景芳作

生意敷達為時之春斯乾之元而性之仁惟春之職
以生以滋生主之機曷間四時粵古聖神體仁之大
闕時下民沴氣其害審道辨物垂範設教用蠲天札
用全壽考倚景芳甫斯民猶已聞疾而呻過趨弗止
考法于聖毫分靡忒惟民之寧豈曰予德本其仁心
融而為春保合太和孰已孰人熙熙其春洽我芳洲
林林其民芳洲同遊倚景芳甫惟仁之施惟誠弗渝
式篤念之

卷四

十二

詩禮庭銘為衍聖公孔彥縉作

人之大端曰言與行有物有則匪學弗能其學伊可
經訓是服言以詩善行由禮淑人心物理上義備焉
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從事於斯博達多識志端氣和
有言有德三千之儀秩秩其正維禮之教恭儉性敬
從事於斯天叙品節克明克範卓爾莫奪上焉為己
學必自茲學焉弗懈聖賢可希肆昔聖師揭時罔軌
示訓于徒亦焉于予展也賢子默識力行矧我來嗣
敢忘率承明明聖祖陟降庭止惟誠惟敬弗忝弗
環秀堂銘

永豐馮氏世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純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銘余在兩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為銘之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始來自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既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巖乎九峰時出雲雨翔乎龍潭亦出魴鯉

環屋有田歲則恒秋慶者樂志恬憺優游仕者行志曰予民福民將于德式光斯屋馮孫繩繩祗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箴

學箴

文淵閣大學士葉翰林學士建安楊先生仲子謙將歸先生作訓子詩百五十言授之其根理也實其體也切可為訓矣讓過余辭別出以見示以余父之說也又求一言嗟乎余復何言哉然讓聰敏恭謙於求益之志不可已也為擬拾先生所棄餘為學箴一

首贈之其詞曰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斷于工師君子之德匪學弗至為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為源本存養乎中靜專純一貫于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于極理欲之幾善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誰非我師以朝夕以思以誦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強復用吾誠以達于成以承所生

卷四

五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五

方外

送彭海雲詩序

國家崇獎道德之教於天下郡邑皆置道官郡有紀
邑有會皆取老氏之徒任之吾泰和自置道會以來
凡再更代而至海雲而皆和易清約端重雅素直而
不肆慎而不矯此豈吾邑為老氏之徒則皆賢哉蓋
所資以治非其實有於已則無以服衆而舉其職是
以推擇而取之也自吾少時見海雲處於鄉間恂溫
溫退然如一無所有而先生長者皆愛重之至為道

本卷五

一

會自邑長貳以下皆稱之曰良而邑之為老氏之徒
皆心敬誠服超其令不敢慢焉此非其本諸內者厚
有以得之乎世之治其徒而不足以得其心故誠服
者要皆無諸內而徒飾其外焉耳況併其外不飾而
望人之敬服於已哉於是海雲有過人者矣海雲之
先君子吾楊氏出也今年彼召來京師見余劉楊氏
猶感然指容齋府君語余曰是生我先夫先曾也忍
斷一紙而不遺我哉其悖本重義思慕不置如此蓋
非時人所及故因諸賢作詩以送其歸也為序諸泰
首

送釋源濟序

唐事府丞慈溪陸中善前為刑科左給事中余知其
為人慈厚溫雅明於治體嘗以謂中善其用世之才
而陸氏之秀乎間從中善聞其弟源濟之為人於是
知陸氏之秀非止中善而已中善之言曰吾弟聰敏
過人有才具而性澹泊雅好佛氏之學聞邑中有詰
師者通其道即屏去一切世俗之務而往師之既久
又聞有祖芳禪師者其道益大又往師焉去年秋復
走京師求見高明閎博者以增益所未至吾弟之志
於其學可謂篤矣今將還故鄉願得一言贈之夫天

本卷五

二

下之事要其成在立志而已探驪珠於不測之淵能
篤其志無弗得者而況於學乎況於佛氏之學者乎
源濟篤志於其學愈得而深造安得無所成也然既
遊乎方之外矣夫人聰明秀敏古今無異也古之為
學專於一其成也皆有以及人故古之天下其治日
常多也後之為學析為三至於可以及人則惟儒者
之道焉耳而後之人聰明秀敏者其所為學不在於
儒者常十倍為儒者之學又非皆能篤其志以要於
成此天下之治所以常不逮於古也如使今之為學
者皆思有以及人又皆能篤其志如源濟何古人之

治不可及哉源流雖存乎方之外而其所為志今之
儒者或不能及蓋不獨賢於佛氏之徒而已余因中
善之言而有取於其志也故為之言若其戒行之純
學業之至人多知之無待余言而余亦無足以知而
言之也

送釋岱宗序

吾邑浮圖岱宗受 朝命為邑僧會今年來京師又
用推薦兼住持普覺禪寺前僧會彰公其師也求余
一言贈其歸岱宗邑中故家子宋有郭佺與其子同
登景祐元年進士第者其族祖也岱宗自少警敏好

今文集

三

學嘗從今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余往還見之愛其事
師之禮甚恭也別去十年而能見重於鄉人老宿推
舉為百里之地釋氏之徒之表率斯其智行所進必
有可稱矣乎普覺在邑東城崇居復宇宏麗深邃遠
遠宣樓迤邐如出人境外吾少時嘗與今翰林修撰
梁用之庶吉士陳孟潔讀書其中今吾三人或聚處
論往事輒重嘆嘆欲復一造不知在何日岱宗今有
朝命之榮而不去其鄉又當盛年強力得幽閒靜勝
之地而居之誠有志進乎其道將來所造請可量哉
蓋境靜則心寧心寧則志壹志壹則其所務者必

平得矣吾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為宗而不累於其外
世之為其徒者雖有能通其道通而能由之者蓋少
豈非在表率者有以振之乎勉攝岱宗誠能不違於
上而後可以責不違於下此鄉人之情之所屬望亦
彰公為師者之所願於子也故書以贈

圓菴集序

為釋氏之學其才智有餘研極宗旨之外往往從事
於儒而與文人游亦時作為文章泄其抱負寫其性
情蓋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靈一靈徹宋之惟儼
惟演元之大訴輩累累有繼逮于

今文集

四

國朝宗泐來復諸老亦彬彬乎盛矣玄極頂公於諸
老差後出其文實伯仲間蓋重於世久矣玄極天台
儒家子自其童丱已悟解穎敏脫畧凡近始出家從
浮圖師居無幾師謝之曰吾不足子師乃求禪林之
邃於道者而師之篤志苦力久而患其道焉又以為
儒之道當究也又求邃於儒者而師之又篤志苦力
久而併其文患焉夫為文與為佛之道其理無以異
也必有師宗必究旨歸盡其心篤其志先乎本而後
乎末探乎粹精而黜乎糟粕無弗造者若所造之難
易淺深則係其天稟之高下焉玄極非其資稟之高

師承之正積勤之久之所臻歟於是勃勃起聲譽而與宗勳諸老先後有聞於四方矣蜀獻王首遣幣聘之且寓詩有僧中班馬之褒

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奏對稱旨命為僧錄左講經陞左闕教兼住持靈谷寺獎任之日重焉玄極平生詩文甚富多不存稿既謝世其徒崇遠收粹散逸僅得其詩賦雜文二百首釐為十卷名圓菴集圓菴玄極別號也將刻梓以傳而求余序玄極之文根於學充於才論性道明言德行正簡而不促豐而不汎尤謹於繩尺要其造詣非叢林之名能文者所易

卷五

五

及也然非獨其文吾聞玄極於事其師如事父師沒衆毀服心喪三年終其身語及師泣下法然其篤於倫誼類此尤非尋常方外離倫遺情以為高者所可同日語也崇遠梓實清雅憐憫圖永其師之傳是亦其師之心矣皆可尚也故為之序

勅賜廣福寺碑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廣陵碑業十成因名對以聞

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聖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求余文刻石川榮

上賜於永逮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

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有形兩間者皆欲使之生遂豐達而況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內其始以為已焉耳及其成也固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為淳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

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欽廣福在廣陵城西一舍許之高峰山與行思禪師青原之寺江東

卷五

六

西相望故名利也數廢而興既幾于元季之兵久未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擇禮寺僧方升為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寺宇術者言後當有大過寺乃可復遂出遊京師進其業於南洲洽公講下後轉涉吳楚游巴峽登岷峨而至滇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邵

禮之太宗皇帝聞其名驟召至京集慶無精郭景純地理

術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獎重獻陵之建集慶碑

效勞用受知於

上獎齊益厚嘗自陳臣受父命從擇臣惟一兄今傳
兵籍遠戍而父母之祀惟陛下矜憐之

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峰吾
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源本悲倒橐資暨善信所
施付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弘
壯加千舊規像設崇嚴米繪鮮麗凡懽懽法具鍾鼓
之樓禪誦之庭及庖漏廩庾靡不完具至是遂承
天寵之厚蓋眾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
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為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

文卷五

七

地可以為義仁義脩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
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辯博無通儒旨
聞輿語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係之以詩
云

大江之西吉維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
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
宅勝檀幽輝煥雲霞高峰之宮越歷千楹東岡左環
西溪右迤屢圯而興有維有持子今興之自雲海師
高明爽壇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

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福伊何惠于羣生覺之悟之

鵲迹迷妄道其清淨亦近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
雨飭爾徒以慈以虔晨鐘夕鼓聚其寶所爾進爾脩
孰其爾侮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爾雲海何以致
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
皇心寵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昭宣皇明一統
帝壽萬年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
蓋晉王珣及弟珣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

文卷五

八

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
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
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
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
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
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
嚴閣又三年開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
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
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
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

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抗之海昌
人石菴其字今僧錄開教止恭其師也余聞諸刑部
主事陳亢宗云良玠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
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
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饌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
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
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
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
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
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

文卷五

九

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
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
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十餘年雖屢
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
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
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勒寫材智之
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
刻厲勒寫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
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間有不立
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樂見

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宣府彌陀禪寺重修記

宣府古上谷地今為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
漢屏衛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勳臣之有才望者蒞
之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大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
益壯兵甲益脩士馬益強而邊境肅然晏安乃以餘
力從眾志脩城之彌陀寺為國祝釐為眾祈祐既
成

文卷五

十

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余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
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寺中周覽崇臺廣宇瞻焉
興焉亢爽觀深高明弘麗像設裝嚴咸臻精妙余顧
二公嘆曰佛官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內地會府
鉅州求一盛刹若此未易多得而邊陲遐壤乃能有
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從旁言曰是皆都督公之
力都督公之心上在國家下在生民而為此也明
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
所於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
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童建寺既燬
於元季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脩其敝
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世為用而利

國利民蓋其用之大者故自其法入中國千有餘年
信用不疑上下一軌而大臣秉仁愛之心者惟

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為則從之以盡吾
之心安重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
將也其意非同於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
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圖不泯亦可書寺
之成宜書寺中為三世佛殿殿之東為觀音殿次為
寶光堂西為地藏殿次為普華堂二世殿之北為彌
陀殿殿之四隅為四壇場東西序為僧寮西序之西
為禪堂彌陀殿之北為毘盧殿藏經附度毘盧殿中

卷之十一

十一

殿前左右為東西方丈殿後為法堂三世殿之南為
天王殿殿之前東為清源堂次為鐘閣西為崇寧堂
次為大悲閣又前為三門庖廩賓客之位咸備寺成
於洪熙元年都督公名膺鎮江人初事

太祖皇帝為百戶調燕山左衛後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積功至都督同知

仁宗皇帝初臨御嘉念舊勞首進左都督委以邊寄
繼事

今上皇帝並見獎重蓋公忠勤寬厚謀猷閑遠毅然
於今老成人寺主僧名秀峰介休人舉任都綱於此

而寺之成始終效勞者僧慧銘助資者都督章安費
義都指揮王禮助地者郎中王良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粵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
本其才能智辯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
異欣喜樂與之游甚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
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器識論議偉然出
乎衆人而汲汲以脩廢舉墜光大師門為任者亦不
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
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

卷之十一

十一

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
乎內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溫恭言
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於法華既皆為
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沒又數年一如亦
沒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退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
建至大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
祝髮於五大長慶寺為大徹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
雪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寶奎

寺碑志所業祈寒感暑不少懈一我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終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闡奧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堂僧錄司兼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糧教庶務叢脞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蓋以振宗啓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奧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浙一人

本卷五

上嘗覽之獎諭再三加以厚資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二月初二日示寂于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開維舌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其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于某處資天竺住持碧潭所為事狀介尚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彼知遇於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內遺序其外維一如師

情修萬行朗乎鑒輝濟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日時子契真實不妄紛紛諍徒談辯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覆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亡遺說所存尚謹于藏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于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老送者萬餘人計

本卷五

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於是其徒圓觀慈雲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塞公助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

章開持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饒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
自幼聞其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幾已志
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 山人作師應聲
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 入招提瞻佛像
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 之普濟寺禮雪
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
重之命典宿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
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
菴玘公于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
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
玘公命首儀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
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查
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
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
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
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
儀郡之與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
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欽
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龍諸公啓宗佑公咸共慕

大率年

主

實謂吳中法席錄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王抗之
大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
明護國則猷七晝夜為衆講實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名為僧錄司右講經王音褒諭有
通東魯之書博西水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
西丈室三年時夢親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
室及門有二神人燈鑒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
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
夢觀卒有旨命師無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
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勅尊貴戚起走敬禮者接
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
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燁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
右覺義疏斥師不辭自處裕如然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

大率年

主

原缺

別本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代言錄已著錄是集記二卷

序六卷題跋四卷碑銘十卷雜文三卷末一卷題

曰方外凡爲二氏所作悉別編焉蓋用楊傑無爲

集例疑卽懷麓堂詩話所謂士奇自定之本以不

及全集之完備故附存其目焉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一)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胡文穆先生文集序

芬案名增建文二年庚辰科狀元江西吉水人

夫道莫大於仁論莫定於孔子
余讀明史嘗掩卷三復而嘆靖
難諸賢之不得其平也夫鼎革
之際人所難言若非鼎革
以鼎革應之併欲悉天

胡公文集

米序

勇功之士蹈海穴山而使父不
得貽人材于子弟不得受臣工
于兄是五臣不如巢許之高而
微箕不如比干之忠也豈定論
哉蓋於胡文穆先生重有感焉
方公之魁多士也在洪武大定

之後泊乎建文齊黃諸人變更
祖制皆汲々如狂而公獨無所
建白得毋有百里奚之見歟逮
永樂而後初登卿貳再入奎閣
大文勝筭叠出不窮廟堂資其
運籌閭閻受其惠澤數百年之

下誦其文章想其風采休々之
慶躍然紙上偉哉其利濟之仁
人乎或不能無求焉或又為之
攷其日月以辨之余皆無取也
孔子之論管仲曰如其仁如其
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

也自經于溝塗而莫之知也孟
子之論百里奚曰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知穆公之可與有
為而相之可不謂賢乎夫穆公
猶可相而况其子若弟耶若青
田阿璟之辨髮魏國勲戚之閉

戶則士各有志人各有能有不
能耳要皆與于仁而用不同者
也方邑諸君子重輯邑乘日余
持是義久矣暨書成公之嗣孫
張書等將重梓公集而求言于
余余即以是義授之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月
關中米嘉績題於文江官衙



重修胡文穆先生文集序

而銘有之曰大臣者天子之家相也當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然而席寵位而不疲負崇名而忘恭則必有學問文章以永歌太平之盛蹟而鼓吹一代之休明然後垂之史冊而有光傳之鄉國而可徵而其為言也有典有則是藝是訓不獨其子若孫世守寶之抑將以流傳於鄉校士大夫之口有令人頌其待

續其書因以知其為人者是又俾尚論古人者之一助也吾邑

文穆胡先生遭遇明時躬逢聖主擢甲第位卿相生有令名死有榮諡可謂前明一代之福人矣及讀明史所載

先生預禁苑讀秘書置身清華論思之地十有七年而又以扈從北征深入沙漠一切山川所經風雨所過盡涵濡於得心應手之趣與

夫焉語弁彀探其奇狀恣情記臆時流露於歌思翰墨之餘而其体格風蘊類多司馬子長歐陽文忠之遺意焉蓋天所以篤厚其材每於功名福澤之中隱寓有要感玉成之道此古今來克勝大任者就令富貴榮履未有不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材能者也欣逢志書告成之前二年合邑同志人士廣求先賢著作而

先生孫嗣赴局徵卷余翻閱之下惜其字画脫落疑誤而以及時重鑄為勸令其令嗣張書君等捐貲重修不數月而工告竣而又持其卷帖偕余四第浩以求弁端於余之仰慕

先生之福澤生榮歟哀為不可及今捧讀

先生之文章又得窺其學問充積光輝發越裨同鄉之來學竊取其緒餘將死有私淑於被服澤躬之間者益嘆前人之手澤薪傳得後

人之表彰重刊作與述蓋兩胥賴也是不可以不序

肯

乾隆十六年辛未孟春月良旦

賜進士出身原任江南蕪湖縣知縣

邑後學上官漢撰



重修文穆祖集序

吾祖有明大魁當代祠臣弱冠入庠序廿二成
狀元文章彬々郁々先朝中而映龍日其生平
所纂回書五經性理大全及周易備觀諸書當
世固已頒行天下稿存秘府其他從行吟咏獻
納歌謠與夫一切承制裁答應酬時務有文若
千嗣祖種稷穗彙而刊刻行世明末兵燹集版
燬沒僅有紙刻存留于家因時際衰微未獲重
鐫已已歲邑修誌乘需吾祖集入局證佐自慚
祖德深厚後嗣弗克繼述而琅玕珠璣可任其
日即消乎且一二姻友亦以詞勗因不揣貧
乏謀為重新記其原本一十九卷仍前編定其
扈從詩四小卷未入卷內茲將此卷合為一卷
足成二十其中二次扈從北京北征照原分別
吾祖精英庶幾其與河漢並流矣但中有殘缺
曾為廣求補葺一時未獲俟得原本原加刊湊
寶氣定光斗明珠豈或晦暗祖德自輝後嗣
又何勞乎今雕鏤告竣爰立數語俾知美玉自
不磨也

後裔張書等謹識

胡文穆公文集總目錄

卷之一	古詩
卷之二	古詩
卷之三	古風
卷之四	古風
卷之五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卷之九	應制
胡公文集 卷一	總目
卷之十	記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碑誌
卷之十四	墓表 狀傳 哀辭 祭文
卷之十五	銘 贊
卷之十六	書
卷之十七	題跋
卷之十八	題跋
卷之十九	雜著 卷二十 扈從詩 附日記 總目錄畢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

贈別

樂清軒

贈叔昭南歸

題萬仲讀朝陽軒

舅氏匡山先生教授開封賦此以別

存耕堂詩

獨善詩為游達燕賦

發志齋為徐景高賦

胡公文集卷一

目次

題畫龍

郭氏交翠堂

題仙石書隱

永思堂為蔣院判作

題陳氏明其明齋

贈李伯蔡先生南歸

以扇畫竹石寄子仍

積雨偶然作

對酒和李白

雨過池上偶然作

題悠然樓

葦簾庭畔草

題畫菜

題程節婦卷

題鍾孟振望恩卷

立本堂

和哇樂詩

贈別鍾伴讀

幽居為劉氏賦

題竹間

題志雅堂

遂賦古詩一章用寫子懷

贈人歸吳興

寄外兄王所存

戊子除夕

題子昂畫太白廬山觀瀑圖

題淵明

卷之二

古詩

鍾氏琴清軒

題畫扇

撲開

野亭春思為寧行人賦

謁青陽先生祠

胡公文集卷二

目次

分韻得門字

歲暮東胡祭酒鄒侍講李中允深修撰許秀才

北京別家兄

哭鄭博士孟宣

貝司業母挽詩

石鼓碑

銅馬門

文丞相祠

瓊島春雲

玉泉垂虹

雪夜訪楊諭德

送梁不移還鄉

別甥洗

感興二首

題畫扇

以扇寫竹石題寄黃叔昭

別太僕寺丞吳鑑

為周編修題松雪蘭竹

題鍾氏玩藻軒

北京詠古蹟五首

黃金臺

憫忠閣

居庸疊翠

太液晴波

薊門烟樹

西山霽雪

蘆花曉月

金臺夕照

芳洲春草

竹塢雲林

滄江煙雨

天玉泉石

石屋晴欄

螺岡夕照

墨潭秋月

芙蓉寒重

畫果

隨獵度居庸關

卷之三

古風

到長風沙

池口阻風

胡公文集

卷一

目次

三

繁昌夾道風

采石述懷

題脊令圖贈鄧給事乃兄還鄉

送葉先生赴廉州同知長江春色圖為李周賦

仁山精舍為劉子齡賦

贈歐陽泰政之官河南

瑞菊詩為黃庶子賦

送大紀游北

送胡子澄之官西蜀

送別

題謝安東山圖

題范紀善攀桂軒

盤洲釣游歌

送崇威歸省

送周編修孟簡南還

為楊庶子題王中書孟端寫竹

白雲辭

題楊太僕趙子昂春牧圖

對雪分韻得色字效禁體一首

題宋王晉卿西園雅集圖

春暉堂為蕭氏賦

草書歌

題唐三學士奕棋圖

蕭氏愛同堂

虎溪歌

題劉鎮撫雙清軒

送劉孟獻歸鄉

孝友堂為徐叔通賦

葵花歎

賦得桃葉渡贈清江縣尹李鐔

送崇威徐理問之陝西白雲菴

送鄧指揮歸雲南

題高廣文墨竹

胡公文集

卷一

目次

四

卷之四

古風

題王中書孟端為楊庶子畫竹障歌

和少師對雪禁體

題邊文進畫松鶴

題曉睡圖

贈別外甥劉公鐸

答黃學士

題檜竹圖

竹林清隱

題秋塘鵲鵲圖

題張真人畫

秦淮醉別李昌棋還省

太常少卿王勉望雲思親

送徐理問往廣西

題尹處士石田芋屋圖

聽老人說彈琴歌

赤城霞氣為夏泰政賦 贈蔣御賢

瞻雲軒為宋紀善賦 卧雲許為僧有常賦

吳山書舍 新月詞

白象歌 贈楊生回建寧

楊白花 將進酒

題明皇貴妃出遊圖 題山水

沈修撰樂琴書處 燕辭巢

可惜行 別表兄王所存歸會昌

水調歌頭五首 九日應制

危從北征留別玉堂諸友 端午應制

胡公文集

卷一

目次

五

胡文穆公文集卷一

翰林侍講男種堅穆稷編次

喬孫 經 宗侃 攸授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敷

紹安 宿 宰 重 倅

遠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閔

全弟 拜恩 校正

古詩

贈別

驅車出郭門迢迢欲何之駕言向關隴指日西北馳朝登

胡公文集

卷一

一

黃河孺暮投洛與伊歷覽有古迹馮高多曠辭由來賢達

人壯志在四陲焉能事局促徒負蓬桑為念子本超宕雅

懷良不羈所希在前轍離別何足悲

題悠然樓

高樓對南山悠然愜陶情登臨或腸詠頗覺幽思清白雲

當戶起涼颿拂簷生優哉聊寄傲孰知趨利名睇彼羲皇

人吾心欲何營

樂清軒

結廬依青嶂地偏寒塵蹤山水蘊秀色花竹清興濃白雲

來戶牖興籟生簾櫳有時把鸞尾掃石彈絲桐音響亦何

幽冷冷間松風欣言倒玉壺坐邀明月同怡然對茲境焉
知朝市 滌慮悟至樂俛仰無終窮胡能謝俗歎與子期
從容

萋萋庭畔草

萋萋庭畔草秀色發華滋涼露淒以零雖榮不及時玄蟬
久寂寥黃鳥向何之物情有遷謝四序迭推移古來桃李
顏難競松栢姿蟬蛸不終朝長生為可期誰為賞心者試
用此理推

贈叔昭南歸

束髮事遊好携手念宿情所居共鄉縣恩愛猶弟兄孰知

胡公文集卷一

中道乖超越萬里程別離愴衷曲况乃殊死生北風揚沙
塵慘澹連邊城心逐浮雲馳淚墜悲笳聲還顧思舊交胡
為能合并飛蓬恨流轉落葉怨飄零君雖阻山海我懷良
不勝悠悠感孤夢迢迢渡滄溟徒勞傷五內晤覲曷由憑
回首歲易徂寒暑坐代更陽春响萬壑枯朽咸敷榮游鱗
戀舊淵戢翼思南征君來自東夷歸棹留 神京相見忽
如夢歡戚兩相嬰聊沽白門酒暫向樽前傾中懷浩難窮
何以慰不平且還故里閭田園昔盟散帙次弟收種菊
旦暮成誦讀有餘暇時復事躬耕臨歧乏瓊玖寫此送君
行

題畫菜

久諳山野趣對此興無涯清味良足惜故園歸夢賒猶憶
酌新酒夜雨宿田家

題萬伴讀朝陽軒

朝陽麗華彩照子軒窓中山色翠微入霞光掩映紅仙鶴
下碧落鳴鳳棲梧桐伊人事芳潔高才際時雍

舅氏匡山先生教授開封賦此以別

憶昔初有知階前拜舅氏烏髭映朱顏紅蕖照秋蒨錦繡
羅心胸虹霓吐浩氣宦遊三十載相見各迢遞悠悠隔山
嶽往往形夢寐向來客京華聚處喜慰意白髮已盈顛青

胡公文集卷一

三

雲遂初志奚云有別離中道忽分袂未賦渭陽詩先感濠
梁思當衢聊酌酒臨歧一洒涕豈因晨風發而使我心噎
人生相見難飄散亦胡易黃葉墮清秋孤雲倏天際舉首
望嵩高游刃有餘地尚懷老司馬周南久留滯願言善調
攝千金以為質永保松栢堅凌傲霜雪歲

存耕堂詩

達士洞至理高瞻寄遐思服力非畎畝潛心以自治仁義
乃鉅鋤方寸為鉉基一息弗苟懈終日惟孜孜播種非枉
稷耘耨不待時蠹賊莫我蠹穢萊不吾滋既耕斯有穫所
事在謀貽睇彼昏瞽徒營營求其私倏忽取快足千載豈

能期良苗振萌蘖稊稗繁而豐穰尚寡獲歎乏曷由資
擊節歌兩塗為君寫此詞

題程節婦卷

結髮誓同穴百歲以為期託身在一諾此情惟心知夫君
既奄忽妾生亦何為飛鳥有比翼樹木尚連枝嗟人秉靈
性胡能乖所持一死信獨難義重復奚疑茫茫長夜臺皎
皎冰玉姿相見宛如夢精魂常倡隨高堂有舅姑不必念
孤兒兒啼不用悲太史有哀辭

獨善詩為游達兼賦

為學師聖賢修道本乎身窮則獨善已達則推及人所以

胡公文集卷一

四

古先哲元不羞賤貧飲水有至樂悠然見天真游君本曠
士飭躬日循循好善希往轍于以求吾仁行藏隨所寓胡
能嗟屈伸最執崇明德永結芝蘭親

養志齋為徐景高賦

君子在養志養志本乎心心既得其正志則無惱淫所以
善學者持志靡奔騁澹然寡所欲外物焉能侵倚歟南州
彥所養知所欽口不嗜和味耳不聆哇音固執弗苟動守
道甘淪沈三歎良起敬載誦君子吟

題畫龍

雲霧起倏忽滄海浩無垠飛潛隨所適變化已如神董生

妙揮洒邈得垂胡真尺素見騰踔雙影同屈伸八埏需霖
雨九夏多疲民何當注甘澤大地回陽春

題鍾孟振望思卷

宦遊離鄉縣邱隴關河隔二親久云逝千里空悲惻觸目
感愁思臨風念窀穸人生亦何促百年如過客寒暑逼歲
徂容顏豈金石嗟子屬望勞况乃事行役馳情苦鬱陶洒
涕長嘆惜

郭氏交翠堂

大朴久飄蕩至道不復聞陵夷五季間頽風日紛紛天運
有往復賢達生奇芬春陵秀南紀挺生聖者群於焉續既

胡公文集卷一

五

絕乃以宣人文畹書發幽蹟庭草春自薰風月浩無際此
意妙難云郭氏慕往轍仰鑽惜寸分潛心寡外驚富貴薄
浮雲交翠以名堂虛憲以遠氛悠然得真樂流波振奔云
立本堂

為學貴立本立本在乎敬一心靡他適萬里皆明淨瑩然
澹秋水湛然懸玉鏡折旋中規矩耳目慎瞻聽持之苟或
失百體靡從令牽泥於外物顛倒成眩暝所存者幾希乃
以為厥疾肅氏邦之彥好學仰先正芸窓事簡編于以窮
性命求言在戒之庶幾可齊聖

題仙石書隱

安逸非所尚習隱恒自娛謝茲塵網羈愛此泉石居開軒
無雜言讀我案頭書書閑或散步涉園看嘉蔬歸來酌春
酒新月已盈裾呼童秉華燭簡編仍可舒俯仰思至理悠
然天壤俱曲肱有其樂此外復何如

和畦樂詩

守志弗苟尚所樂在邱園方畦五畝餘晨夕涉其間種蔬
日已成荒穢理其蕃偶然共鄰叟披草相與言但道桑麻
長焉知雨露繁日入荷鋤歸乃忘異患千宿鳥投故林孤
雲還暮山徹廬孰云卑床席求自安時復一觴酒且為開
心顏形迹吾何拘所念非飢寒苟謂道在茲固窮復何歎

胡公文集

卷一

木

永思堂為蔣院判作

逝川無停流寒暑曷時已悲哉父母思永言亦若尔升堂
聞愾息入戶見容止怵惕春雨濡悽愴秋霜屨有色常在
目有聲不忘耳所念去者遠著存則伊迯起敬慎夙夜思
成綏孝子勗哉崇令德庶幾保終始

贈別鍾伴讀

臧臧復臧臧送君遠行遊遠遊何所適駕馬古幽州侵晨
出門去車馬臨道周仰視白雲飛俯瞰滄波流雲飛有歛
散水流無時休君行日已遠我心胡不憂念茲携手好況
乃為同囊中懷襟以紆斯須且淹留安得凌風翼與子結

綢繆勉旃崇明德忠善誠嘉猷

題陳氏明其明齋

太虛何朗朗經緯縱以橫彤霞散綺麗河漢皎晶瑩浮雲
倏四起曠野層陰生璿霄蔽真體七曜潛光精飄輪忽西
來噓彼昏翳清於焉復其初萬象畢以呈惟人秉至靈銀
海昭日星毫末罔不燭千里可一覲或為塵所昧遠若戶
牖扁泰山雖在前瞻視有如瞋陳君擅奇術方伎著令名
金婉妙刮青乃能明其羽我心久疏絛照見雙瞳青孟氏
有遺訓瞭然示徑庭苟謂亦若茲歲晏可同盟

幽居為劉氏賦

胡公文集

卷一

七

幽居近城府而無城府迹耕鑿樂歲時樵牧共朝夕鳥啼
芳樹深犬吠村巷僻垂閒或杖屨有酒邀隣客掃石奠醴
笋藉草為茵席陶然忘外求所願非所適

贈李伯葵先生南歸

一見慰久闊殊未聲中情胡為修分別百感交縱橫異鄉
對舊舊親知念平生通家貴道義所欽遠孤棹令子尚書
郎粉署蜚英聲朝聘擯方國肅肅將其誠茲來因祿養匪
以徇利名觀光親佳麗樓閣疊飛甍康樂愛山水故園懷
宿盟言歸春載陽啗啗鳴倉庚冠蓋集衢路車馬出西城
臨歧一解袂挈壺聊共傾蘭棹沿流去掛席遡風行楚川

渺空曠落日漾波明願祝加餐飯旦夕慎修程我亦理裘
褐扈從向北京耿耿高堂思迢迢重遐征但希仁者語引
穀示鵠正素心祇為此曷以釋煩繁豈謂離易戚良以會
難并盤洲金螺側芙蓉開青舛幽期若可愜白首同釣耕

題竹間

屏跡遠塵雜蕭然坐竹間靜聽清風起行招明月還幽鳥
時一轉隔林聲關關對此堪自適足以怡心顏古來賢達
士高舉不可扳勉旃慎所持歲久有餘閒

以扇畫竹石寄子仍

倚倚南山竹鑿鑿北礪石堅貞兩相宜歲久聊共遠彼美

胡公文集卷一

君子人習靜愛幽僻託此可同調霜雪不改色嗟哉艷陽
姿華彩僅朝夕願言慎所持久矣保貞跡

題志雅堂

大雅久希聲清風轉寥寂斯人尚古道守志慕往昔嗚哇
雖悅耳俗好有煩僻揮手謝時流取正聊自適

積雨偶然作

仲秋久淫雨出門苦泥濘凝雲濕不開陰室晝易暝飛鴻
滯征羽林葉落深靄霏日暮看雲雲夜中聽屋溜穿漏
隙欹枕眠無定起坐視燈花積壁汗几幾舊簾水沒膝隣
舍竭滿甌耿耿望澄霽忽忽成澄慘吾為語聲收農穀已

善校毋令禾生耳早界金氣應明當麗晴旭呼童掃苔徑
把酒邀月明豁我高秋興

未樂戊子秋八月十二日積雨初霽是夕月色皎然四
無雲翳子獨坐庭中時夜將半童子皆睡群輩俱寂階
前疎竹數竿篩影于地微風動搖如鸞游鵲舉亦奇觀
也因見光景如畫可以觀書信手探架上得文選一帙
開卷視之乃楚辭九歌也對月朗誦一過殊覺清興洒
然子惟良宵月明常時固多然或景與心違不能取適
夫偶然之適有可樂者蓋情與景會故也遂賦古詩一
章用寫予懷

胡公文集卷一

九

微雲歛遙空皓月升東海生魄欲成圓入戶流光彩涼颯
度疎竹高樹散餘靄起坐獨徘徊空庭延爽塏俛仰周八
極豁我中隄礪聊抽架上書庶以警愚怠開卷得楚辭幽
怨有深愁託興思美人馨香貴蘭茝高歌聲激烈林葉忽
飄萎曠懷浩無垠悠然慕千載古來賢達士芳躅惟長在
勛業須及時年華不相待取樂愜所適情景多乖倍星河
漸西轉寒暑易遷改此夕足清歡誰能共滿酒

對酒和李白

酒行勿停杯春光難再來王母瑤池花誰見一回開煉藥
求長生何如傾尊壘百年會有期四序迭相催擊劍睇晴

吳清歌凌歌臺白鷗沒蒼波黃鶴離浮埃醉飲寧復辭懷
古興悠哉

贈人歸吳興

家臨具區數門俯雪川澳滄波渺空濶秀色見天日登臨
水晶宮混漾麗晴旭蒼葉綠涸渚菡萏映深淥烟樹淡明
滅岸芷散芬馥蘭橈卷畫船簑笠烟波曲微茫間島嶼浩
蕩汎鷺鷥九月炎涼中輕颿滌煩燠馳情戀舊游逍遙念
往軸十載住京華歸興何處縮瞻望白蘋洲迢遙度川陸
東華足良疇南山有書屋故廬成別業歲久長松竹桑麻
藹芊芊膏雨既霑霖雕胡正可炊秬稻亦已熟年豐有餘

胡公文集卷一

卷一

十

積黍盈杆軸肥野速親戚清觴洽隣族蓐苴襍穀俎鮮
鱠切香玉于以慰契濶兼之論昔宿慙尔就閒居開軒理
葵菊對此心頗適而得遂幽獨時復登西塞悠然動遐矚
去留諒可由慎勿厭驅逐鳳臺丹霄迥重來會當卜

吳興山水最為清絕常欲一遊而不可得某還吳興引
動余情因作五言詩一首為贈蓋亦想像而賦之者也
然辭非工而意已獨至某泛大湖之舟眺天目之岑為
我擊楫和之

雨過池上偶然作

雨霽登夕涼熱坐臨清池圓荷泛新綠芳華艷華滋翻葉

見游魚隔樹聞鳴雛屏跡寡塵雜適與幽景宜陶情若有
得吟詠古人詩懷哉浴沂者千載乃吾師

寄外兄王所存

五載不相見憂思如縷積若堪付機杼製錦可千尺於此
孰云少而尚累朝夕茲情諒豈殊中腸有如擘兄弟非他
人焉得比相識舊友猶繼繼骨肉寧不怒向聞來京師扁
舟達采石聚歡在俄頃歸期忽迫迫一嘆苦難逢令我翻
不憚昨者二即至拜我臨函席蒙寄尺素書萬金甚環惜
開紙喜數誦宛見真顏色置書問二即次第到飲食所欣
起居好但云頭半白課兒躬力作而不廢簡冊雖居城郭

胡公文集卷一

卷一

十

間却少市廛迹安貧樂有餘遇事恒懇懇老兄富道義賤
子拘形役相見邈難期安得有羽翮南望會昌雲萬水千
山隔寄詩道中素聊以慰所憶

戊子除夕

冉冉歲云暮悠悠予所思勞生三十九兀兀強自持來者
何憂縮去者已如馳但憂道茫昧豈惜鬢成絲剪燭對寒
爐吟詠古人詩流年歎頗同所至其猶茲四十不動心孟
氏千載師舉杯聊自慰更闌坐忘疲飛鴻肅征羽棲鵲依
故枝物固知節候人生復奚為顧慚淺薄資登庸際
明時荷蒙 寵眷深天地重

思私努力竭忠悃金石以為期

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吾今行年亦三十九道德日荒於舊學而事功有愧於古人叨沐聖恩深懷感激因賦此詩用發一嘆

正月十九日大雪初霽薄暮獨坐南軒清興浩發載酒蹋雪訪士奇楊諭德及門士奇亦由雪中訪友歸顧視大咲開尊共酌士奇出先世文翰及海棠集并諸先輩詩讀之每終一篇輒飲一杯不覺傾倒疲久僕夫告予以三鼓遂振袂而歸士奇送出門同步於雪月之中如

胡公文集卷一

十三

身在瑤臺超逸世外自謂茲興不減山陰惜子猷不見安道而其樂友有歎於吾二人者可與知者道也遂賦此詩為後日佳話云

暮色薄西牖獨坐南軒中飛雪集瓊瑤積素晃簾櫳對此清興發思君豁情懷載酒出門巷蹋雪如乘空故人喜我至開尊意尤濃銀燭燦寒輝嘉穀紛前崇示我詩與文滿帙皆名公一觴聊一詠雅頌聲泚泚高韻有餘響何必聆絲桐勸酬甚真率好客歡兒童夜闌厭僕夫咲語聒隣翁七星低北戶微月轉墮龍揮手一為別拂袖凌天風飄然霄壤間此樂將無同

題子昂畫太白廬山觀瀑布

我有千古思緬懷謫仙人高才宇宙間獨立疇與倫清風不可攀海月懸孤曜自惜魯仲連個倘與同調向來遊匡廬遙望瀑布水銀河幾千尺瀉落九霄裏長吟對五老彭蠡輕一杯新詩足奇語浩蕩發天才遂令岩石間艸木有生色宜棲逸難追孰為躡前跡後來趙吳興雅韻亦絕代畫筆妙通神悠然見丰采蹇予樸遯輩謬忝居詞林撫卷重遐想舉首睇雲岑

題淵明

胡公文集卷一

十三

淵明辭彭澤種菊柴桑里五斗懶折腰千秋貴青史賦詩聊見意大筆書甲子浩歌歸去來知命乃如此俛仰羲皇人高風安可擬

卷一

胡文穆公文集卷二

古詩

鍾氏琴清軒

幽居抱貞素澹然寡塵想孤桐絙朱絃時復激清響顚氣發西商空林散餘爽臨流漱寒玉開軒坐閑敞對此怡心神焉能拘鞅掌安得拂煩襟聊共知音賞

送梁不移還鄉

昔年客京華相歡成旦暮寒燈照清尊時復誦佳句別來倏數載今日欣良晤有酒欲共斟柰此塵鞅致茲意苦未酬曷以祛百慮先生二男兒競美文術富麒麟與鳳凰翩

胡公文集

卷二

翩好毛羽榮身與顯親祿養足三釜胡不少躊躇而乃賦歸去晴川理舟楫落日孤雲度得消長新蒲薰風扇嘉樹分携及茲晨迢遞懷往路尺咫及鄉閭西山隔烟霧抱甕有畦樂忘機狎鷗鷺高情諒無營幽棲復何慕臨別寫贈言聊以道中素

題畫扇

幽居寡塵雜抱琴度溪橋高樹散餘靄遠岫微雲消清風生衣裾行樂自逍遙

別甥沈

承又向宿州去想見始足慰相別傷情緒尔年

將及冠新詩頗能賦讀書志求道非云事章句勉旃勿怠荒日月嗟其除臨行復贈言耿耿道中素

撲閣

太素始由質至味不調和所貴在淳朴雕斲胡足多末俗委其本靡靡隨流波競為玉楮葉鋒殺繁莖柯焉知造化功萬物豈鐫剜藐然智力私視不一毫加惟君雅尚古厭藻斥彼華結菴以名撲守道矢弗過而我亦蹇拙戾世其如何幸諧心所願撫缶聊以歌

感興二首

去者已不返來者行尚新萬彙皆本寓飄若隨車塵舜花

胡公文集

卷二

二

不度夕靡草僅榮春金石有銷泐天地亦混淪達士洞至微中懷浩無垠衰榮固有定豈用拘常身錢鏗與巫咸孰能識彼真造化委至和且復嘏其醇對酒會須飲胡勞役心神彭澤歸去來誰謂千載人

仰觀浮雲馳飄飄隨長風倏經華岳西忽過滄海東海水不歸川華岳終難移雲飛無定蹤聚散焉可期君看垂楊柳結花在條上一朝相辭去無情東西蕩塗泥濺車轍依託能萬里偶然尚膠固未嘆弗如彼人生百年中往者今不存所貴任所適行止何須論

野亭春思為寧行人賦

高亭俯林薄適興開且幽窻涵九峰翠門瞰雙溪流日夕
此燕坐怡心亡外求靜攝孤蘭芳仰見歸雲浮青陽倏推
遷職思良悠悠不悲時易晚但苦德罔修勗哉在努力毋
徒嗟白頭

題畫扇

湘靈下瑤浦乘鸞泛明月倚曲發清商京颿起條忽杪秋
霜露降與君相隔越離合揀不移矢心等堅碣

謁青陽先生祠

征艦泊修階前登皖城隅曠懷浩無際吊古重踟躕偉哉
青陽公文武足憲護槍擐萑苲服勁氣空萬夫百戰撫創

胡公文集

卷二

三

殘六載枕戈爰四却轉多壘三復徒上書盼窮授兵絕力
竭形勢孤天步挽不回已矣夫何如慷慨盡一決取義以
捐軀全家萃忠節之死矢不渝精誠懸景曜赫赫凌蒼虛
網常振墮蕩靡波障奔趨獲揚炫汗竹廟食悠龍舒大江
逝滔滔令名胥與俱祇肅拜英爽靈颿颶斯須淒涼西日
下慘澹寒鴟呼企矚仰餘烈攬涕成長吁婉策巡與遠干
古同馳驅

以扇寫竹石題寄黃叔昭

明月出滄海皎皎麗雲端美人隔千里共對清光寒幽意
素有愜朋情浩漫漫修竹凌高節貞石重琅玕託此遠相

遺置君懷袖間卷舒從所適歲久未為歡

分韻得門字

玉堂散僦直向夕出金門中秋屬良辰爽籟滌餘煩蟾
兔浩以盈皎潔懸昆侖璿霄欽氛翳大地邈無垠朋儔惜
光景要我開芳尊張筵近華館露坐臨西垣美實羅榛栗
嘉殽列盤飧飛觴洽四座高談無雜言為茲文酒會清興
霑騰騫盍簪諒所難歡聚亦何繁悠然恆心賞此樂矢弗
諼吾儕際盛平感沐

君親恩流連恒警惕古道弥自敦詠歌雅什遺響寧足論

別太僕寺丞吳鑑

胡公文集

卷二

四

鴈飛南雲迥雪霽居庸碧長橋度盧溝征馬憇寒驛去程
一何遙離別在旦夕微茫楚天低重疊太山隔相見歡未
央分攜情轉迫落日隱高城暮烟起荒陌撫景歲云徂懷
人念行役匪茲謝塵鞅同此宦游跡况尔為舊交且得論
疇昔信宿邇難期重來會當適孤騫杳莫追諒靡晨風翮
佇立更斯須俾我愁成懣

歲暮東胡祭酒鄒侍講李中允梁修撰許秀才

扈蹕當

聖代驅車遊北京山川偉雄壯風景何淒清倏忽歲云暮飄
揚雪紛零感時適中午胡為念勞生燕坐思朋儕默對

前與君共御却同宦庭 承明交深誼轉篤氣味芝蘭
聯聯持一壺酒送子當壚傾舉杯勿云薄式以序故情所
欣諧宿歡嘉會良難并倘觴靡珍般尙歌有新聲永言繼
伐木神聽終和平

北京別家兄

未樂癸巳夏扈從至北京迢迢在遠道戚戚思弟兄為
五湖客高興凌滄溟關酌玉壺酒放歌北風行超然有曠
懷外物無所嬰竭來黃金臺且喜遠合并旅寓愧蕭條風
雨似彭城開甕倒新釀剪蔬炊粳羹千里骨肉聚百年手
足情苟休諫行葦急難誦脊令聊為十日留又復向南征

胡公文集

卷二

五

觸熱緣流去長河水正生悠悠指齊魯何時過江寧故鄉
南斗下落日白雲橫風飡與露宿尚慎保修程老親在高
堂八十登耄齡倚門旦暮望憂心亦惻惻母為久淹滯速
以達家庭井首備供奉緩我愁結縈廣也負許 國優寵
被 恩榮夙夜圖補報志在竭忠誠

君親兩難酬徒此抱怍怍老兄稟至性孝友自天成勉罄臣
子職努力揚令名臨歧豈忍別佇立以屏營胸臆寫不盡
相對各吞聲後會邈無期安得如長庚但願玉山下白首
同躬耕

為周編修題松雪蘭竹

擷英當擷蘭種卉須種竹竹堅君子操蘭風播芬馥蘭竹
相因依結根在盤石傍有蒼蒼檜庇蔭好顏色幽偏心所
擇貞素乃同德薰蕕不同處蕭艾難並陳紛紛桃李花徒
自競芳晨朝榮豔陽質莫落車馬塵詎知竹與蘭寂寞空
山春人情翻覆手古道慨已矣孤高遠蘭竹繁華愛桃李
君看松雪翁託興正如此貴賤慎結交毋逐穢波靡

哭鄭博士孟宣

憶昔弱冠初東遊無諸城海上望三島邂逅浮邱生拊髀
共一笑意氣五嶽傾朝登釣龍臺夜揚岳江舲載酒泛月
色鼓枻溯空明千杯不辭醉和歌激商聲風動林木振水

胡公文集

卷二

六

響魚龍驚九洲耿茫栗瓊寶視入絃與酣欲超舉翻作江
上行便腰虛盤囊送我過延平延平鐔津水下有龍劍精
揮手招雷華呼龍借我乘歸來耕玉田坐感歲月更倏忽
易云久蓬萊見淺清歛有紫霞想相逢在神京且諧宿所
好而得遂故情離合故有定歡聚良難并初若匣中物復
為水上萍晚承博士命終欣白髮榮高尊二戴禮口授伏
氏經草聖軼張旭雄辭繼長卿公乎挽令器模範足儀刑
云胡溘埃風飄然上遐征學省失知己舊交無老成反骨
瑩黃壤棲神向青真我聞公訃來悲感戚不勝已咽馬融
笛真草新宮銘挂劍未有時致芻心益怍寫懷序衷曲涕

淚隕縱橫

題鍾氏玩藻軒

為士慎所翫所翫在日新玩人乃喪德德孤則寡隣玩物乃喪志志卑役其身所以害學者切近立本根孜孜不遑處于以求吾仁窮達固有命良貴不為貧操執戒外馳勉旃在持循大禹惜寸陰後來當惜分百年寄一生萬徧祗徒云軒窓間玩藻亦盍玩典墳經訓實留舍黍稷可儲饋紛華奚足尚猗闢慎鋤耕作詩以為勵謬語焉足陳規言故無諛請于書諸紳

貝司業母挽詩

胡公文集卷二

七

去年我失恃今歲子喪母心肝欲迸裂哀哉共茲苦視彼具慶樂孤生孰印拊悲聲徹上天血淚漬下土劬勞思莫酬銜恤及千古母氏信令善伊我誠愧負彼蒼浩無極踴躍誦靡盬拭淚慰所懷相對益悽楚斬焉服麻苴獨行何踽踽忍聞烏夜啼忍見烏反哺况忍說烏傷是子近鄉路子端慎卜厝荷器躬祭墓莫剪墓門棘天天不堪觀多植墓門松會成連理樹行見巢白鳩時復遊馴兔神明眷孝念休徵應罔迕勗哉事顯揚德業期昭著永以貢泉臺前修踵高步我言不忍文嬰憂寫中素因有淚如河相隨向

南注

石鼓碑

岐陽石鼓舊在鳳翔金時移置於此今在國監文廟戟門下

蒼姬八百錄中葉適零亂大道墜文武冢宰亡與旦南征去不返馬跡志漣漫匪惠祈招音幾靡蕭離叛厲胡卑王室卒以召大難憂傷託茲華勛勞哀鴻屬宣王中興主修德因瘧旱召虎辟四方申甫為蕃翰外則事攘却內以集流散氣離日赫震事業仍前觀才臣頌成功斷鼓鑿山研史籀變蝌斗刀錐費鑄鑽體質自堅確脫落橫十段棄置久岐陽百戰歷秦漢磨劒擊野火而免為礪礪斯文固不喪兕物為撓扞可誦僅數言字畫亦漫漶摧殘碧樹枝交錯珊瑚幹浮雲蔽層吳隱見晨星燦騎回鸞鳳蕭扑磔交

胡公文集卷二

八

龍斷缺裂齧追蠡偏傍猶點竄讀符子瘡口感激昌黎數二公既歌詠何用一辭讚至寶重琬琰九鼎焉足換赤刀與天球已隨塵土燭幸此偶永存留為來者看移置今處所蓋獲乃在泮安能打為本家傳作清玩詩書備遺考索藉憑按寄言慎愛護母貽後惜愧

黃金臺按地志黃金臺在易水南後人因慕其名為燕燕昭稱賢王即此臺也此臺在易水南今不存

市死骨將為天下媒所以戰國士聞風翕然來協謀以伐齊軍聲自震雷幾弘召公業豈但雪前恥達人重道德貪夫徇貨財貴珉賤璞玉而惜所招乖末流匹夫諒致斃良

洋欲濟迷遠津天高懽戰翼水涸悲縱鱗羈縲詎惶狂
獄經數春采薇耻食粟歌傷獲麟從容以就義慷慨怒
目瞋辨論詞不屈厲聲若霆震聞者皆吐舌為公却逡巡
宋無不道君而無可弔民士為公更革皇路哀沉湮速死
乃甘分苟生鄙胡隳所學希聖賢臨死載書紳使公死仰
藥雖忠徒荆榛使公死絕迹雖義徒江濱天以公報宋亦
以全公純良金堅百煉美玉瑩彩光明暴天下萬古終
寡隣道增名教重志競日月新煌煌忠節傳每讀必霑巾
公胡歸帝鄉箕尾騎公神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星辰陟降
在帝傍為雨為風雲豐年生百穀室家咸泰泰

胡公文集

卷二

十一

聖明啟隆運褒典昭儀文祠廟學宮傍歲時肅嘗裡重為事

君勳永以敦彝倫

居庸疊翠

後北京八景

居庸太古秀蒼翠排雲浮連峰天半出佳氣無時休青林
密掩靄素壁常不秋勢橫五嶽高下戴六鰲幽塵沙隔荒
暮根抵磽中州俯視平原貌回過滄海流磅礴跨鴻濛微
茫入真搜奔崖飛鳥忙絕巘窮猿愁風雷隱繆竅烟嵐翳
巖巖蒼幻但一色遠睇決疑昨危從恒經覽超舉凌上頭
荆蘿羅丹梯邀若乘空遊坐看陰陽變倏暢忽已挈軒豁
露端倪瞻望八極周東顧蓬萊山西指崑崙邱縹緲瓊瑤

關遠迤十二樓大哉霄壤內名勝不易求惟天作佳麗何
必論十洲長城壯神京豐水詒嘉謀

聖圖鞏磐石萬世固金甌

瓊島春雲

瓊島嶺靈異噓氣成浮雲迎日出海嶠作瑞來禁垣非煙
亦非霧為霄更為氛飄飄呈五彩或或砌龍文拂樹陰曉
靄羅花暖氤氲流光散晴霞晚色映餘曛嵌巖恣栖宿石
角難鉤接或依金銀闕隨鸞鶴群從類各有合翕張回
無續近水清見影匝地濕留痕有時彌遙空施雨被八垠
乘風起條忽驟車激頻頻真宰散豐隆翻驅雷電奔山川

胡公文集

卷二

十二

變晦冥草木滋華菁沾濡既已足下隰蕪高原八方歛膚
寸太虛朗昆侖神化不可測出入無窮門於時韞天用
豈比徒紛紜豐年介黍稷永以粒蒸民油然慰所望下土
咸業恩

太液晴波

靈湫出無底萬頃漾寒碧澄陰涵太虛晨光濯陽魄沉浸
匪日暮由來自開闢幽深闊真源決滌浮地脉坤維歷混
茫竊探杳難測其上接銀潢其下通碣石天地應青冥滄
海終不隔龜魚晒雕琢神物茲窟宅氣清秋水高玉鏡靚
如拭明然洞罔象可以鑑至賡微風漸飄揚靜體隨動激

輕盈疊簾紋渺渺微衣積平搖烟樹綠細蕩水花白至文
生所遇聲息了無跡幾度從宸遊於焉得良覲優游羨
鱗鳥蕭散忘曾弋同此感至仁無俾性情遠河潤僅九里
沾濡渺何極一勺瀉天瓢四海俱承澤徒說漢蓬萊敢冀
今太液

玉泉垂虹

昔遊五華山更登玉泉峰飄凌紫烟冉冉隨飛龍探
奇歷仙洞訪古追鴻濛下見玉泉流熾沸靈穴通乘風濯
素練暎日垂長虹喧阗衝石罅瑩澈涵虛室噴沫洒晴雨
傾崖漱高松逶迤轉平陸遇壑還潏潏積漲慶行潦群川

胡公文集

卷二

十三

疾會同噓沙坵欹岸赴海逾溝封杪秋霜露降灝氣澄陰
雲清冷見毫髮游沫數鰓鱗含星拱太微照月升天東曉
迎河漢落暮浴霞光紅與物磨無期形影託至公翻然究
易盡取象以參宸祖源尋往迹曠能作聖功昭代復玄
化以道協民中經始作寶沼詠歌樂辟雍萬方皆有德大
雅回淳風

薊門烟樹

驅馬出薊門遙望薊邱路路傍饒古蹟萬謠多嘉樹空濛
見盡圖慘澹入烟霧參天閉黛色引吹曳練素但聞幽鳥
啼不見飛鳶渡崔嵬隱樓閣蒼莽隔峰戍燈迷重關迺坐

恐白日暮緋桃暗看花垂柳低粘絮粉榆駢菴松扣凝
陰涸青帘蔽酒家遠市籠茶務嗟予契幽寂屢與佳境遇
冥搜奇曠懷取適愜中素筌竿發靈籟聽之得真趣清賞
邀再期欲往且復駐夕陽下城闌歸馬數回顧喬林間薊
蔚呵禁神明護中藏琴瑟材亦有棟梁具可以柱嚴廊蕪
足諸韶濩剪伐遠斧斤滋息棠雨露積儲備所需一一中
繩度

西山霽雪

西山幾千仞浮雲上繆繞繚亘出海塢蒼翠落宮沼寒風
吹朔雪飄飄集巒嶠瑤瑤閉嵌巖琪花綴林杪聳空素屏

胡公文集

卷二

十四

列壁壁疑華嗽層巖失首率焉能辨宸宵日晴色更睨月
出影逾皎朗然洞壑髮一舉即可了東挹岱宗青下瞰滄
溟瀾氣凌萬門迫凍合潭河小却或百萬家因得供遠眺
開窻對玉宇曉睇入翠嶺由來城郭中奇觀固云少便當
跨黃鵠飛覽窮幽巖臨窺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踴騰躍駭龍矯惟天壯清京萬世從茲肇

呈德協重華光輝被四表

大明懸霄漢普照天下曉豐稔自年年顯微預為兆

盧溝曉月

曙月臨西崦委照下層霄澄暉染乾水澆灤盧溝橋明沙

積渚雲翻波接海潮殘星伴孤落斷河橫相邀素娥濯玉
鏡欲俾皓兔漂露彩凝蕙葭華映翹饒寒鞠散餘芳脫
葉紛紛條晨光入喜微野色薄山椒茅店促雞鳴煙火生
市囂踈鍾動僧寂清笳送馬行人催早發秣馬風蕭蕭
悠悠駕言邁載驅振鐙鑄錦鶴麗修影翩翻來沈寥上有
羽衣客云是王子喬翔翔碧雲裏鳴吹洞簫我欲與之
遊舉手不可招去去謁 太清天衢寬迢迢閭闔啟九重
群佩森以朝大樂奏廣庭希聲度咸韶文軌萬方會垂拱
同軒堯

金臺夕照

胡公文集

卷二

十五

夕陽下遙巖回羅憑川陵寂寂黃金臺中蘊千古情遺址
迷舊觀廢郭存古名寒鴉向林飛飢鶩出穴鳴高櫓散牛
羊小徑樵牧行繁華水東流芳草春自生惟有夕照來還
滋燒痕青弔古懷昔人築宮招賢英千金買駿骨爲隗揚
先聲遂俾戰國士奔走趙魏羅襟臂立功業掉舌談從橫
暨時勢利合焉與安危并一朝風雲散滅沒同秋螢往事
付感慨悠然望青冥會當劇陳迹庶以解肝膈
聖皇撫靈運穆卜建鎬京禮樂興文治漸被周八紘畢夢興
稷禹濟濟登朝廷君臣道相契 皇綱肅以宏中天昭日
月萬古仰

大明

芳洲春草

山居八景

芳洲倚江濛濛瀟瀟水縈抱地偏行跡稀物榮覺春早和風
扇淑氣馳蕩滋青草根荳託吹欬披茁黃華藻芊芊成薈
蔚蘢蘢敷蕤葆荒畦帶烟秀小圃迷行道雖蕪五畝園生
意亦自好中歲聊荷鋤屏居事幽討隣里或相親門徑寂
如掃有時藉豐茸一壺獨傾倒興酣歌古調悠然望穹昊
折條驅牛羊臨流弋鳬鵝勞形若有役揆揣忘飢飽日斜
枕肱卧屢空靡憂懌所幸遇 義皇優游樂熙皞聲名有
餘貴懷賤以爲寶顧此芬芳姿惕厲恒自保但恐霜霰零

胡公文集

卷二

十六

蕭瑟委枯槁願言當慎持寸心荅 鴻造

竹塢雲林

種竹繞門巷歲久還成塢高林翠連雲茂樹陰欲雨開軒
陰夕涼荷風散微暑習靜厭物喧幽鳥啼當戶嚶嚶聲韻
和彈琴聊和汝豈伊求友心而樂此焉處欣然若有託終
日爲儔侶一朝忽分飛各自理毛羽翩翩棲上林飲啄因
得所相隨九苞鳳作瑞符

明主時清世運泰文彩天下覩回首望故林還應憶貧窶

滄江煙雨

滄江渺千里烟雨時溟溟瀟瀟迷枉渚漠漠隔遙汀空濛

騎消樹黯暗連林則爲舟海釣者披簑入津網不辨山水
色但聞擊榜聲飄飄狎鷗鳥沈沈竟何營我居正相近式
以諧幽情彼姑食所力我亦羣躬耕帶烟引爪苗冒雨理
蔓菁匪徒備衣食亦以養性靈怡然忘外慮且復究遺經
仲尼既已遠微言誰爲呈君子道固窮豈用驚賤榮向來
辭草莽吞竊趙承明晨烟排瑣闥夜雨聆禁鐘叨恩罔
由報夙夕惟怵怵永言堅宿志庶以崇令名

天玉泉石

峩峩天玉山上有仙人居境偏衆竄寂其下是吾廬盤澗
多奇石泉沃壤膏腴鞭牛自耕種日旰尚犁鋤朝出暮還

胡公文集卷二

十七

家向曙復如初但望稼穡成焉惜勞微軀豈不見古人服
力尚勤渠秋至百穀登禾黍盈村墟鳥雀亦自得人心固
欣如東隣新釀熟招邀酌園蔬勸酬意真率一飲連數壺
不覺頽然醉枕石卧將哺醒來浴清流乘風詠歸歎襟懷
澹無營聊誦架上書懶學巢居子願作希顏徒謀生豈在
多簞瓢顧有餘竭來謁金門翰墨肩虛譽名實兩難稱何
以厲迂疏素心正耿耿懷昔惟慎諸

石屋晴瀾

家隣石屋邊門對章江流危磯障回瀾翻濤拍空浮上有
百仞山下有千丈湫琬琰茲窟宅魚鼈從戲游西溪舊釣

徒要我乘漁舟鼓枻共觀瀾吹簫坐兩頭取樂在適興垂
綸繫直釣歸來對妻子不復知戚憂顧無僭石儲安用今
古愁翩翩五陵兒富盛擬公侯白馬絡金羈意氣軼道周
一朝豪華盡名跡委荒邱衰榮晒舜花生死齊蜉蝣焉知
貧賤者汲汲惟道謀所以千載下獨貴魯黔婁子生際
盛時學疏仕則優樸愚無慙昧所慎厥身修但恐逐物遷
當循初志求

螺岡夕照

螺岡西南峙夕陽薄其陰回光照墟落耀我門前林黃葉
影紛披籬菊繁垂金漁舟歸遠浦雲木下棲禽薰葭水霧

胡公文集卷二

十八

起網罟滄洲深樵牧望暝烟隣舍動寒砧徙倚出柴關蕭
條眊嶽峯行歌聊拾薪得酒時復斟高齋坐寥寂捫撫陶
令琴琴中有真趣此外七知音因之養性情澹然抱冲禁
憂樂兩不干焉用究升沉一生固貧賤豈謂遽至今本擬
形同化乃爲名跡侵曠古多賢達俛仰夙所欽萊蕪有塵
甑公孫甘布衾守道貴虛虛先契歸來心常情易安肆擬
景賦爲箴

墨潭秋月

墨潭清見底澄映天一色明月海上來光輝漾秋碧川平
波浪靜浦澗漁火闌近嶽倒涵青遠郭暹帶白旌纛恒湛

游愛此佳景夕不見棄佳人或逢賣繡客河漢諒可尋一
木終難隔孤生本微賤棲息託藪澤於焉慙幽賞敢擬即
官跡達士萬古心焉知為形役宵分轉蘭棹江皋影寥寂
縞鶴忽飛來別淑聞吹笛幽聲度餘響高林露珠滴蟾兔
有跡盈疇能固陰魄昇姮竊靈藥未解療虧蝕大化竟茫
茫斯理蘊至賸北斗漸西斜維舟歇岸側刈蘆聊作薪喚
婦起炊漸舉案希德曜亦以事篋績遼遼貧賤心慙寐懷
怵惕

芙蓉寒雪

參差芙蓉峰秀色五千丈四時常青青烟雲自來往寒風

胡公文集卷二

十九

變疑沍飛雪集其上巖龕炫瑤瑤草木渝蒼蒼清晨啟柴
扉映我窓戶朗茅菴洞虛寂落挹暉晃忽動綠蘿興著
屐尋幽賞空山四無人惟聞伐木響寒裳以即之顧我若
惻惻偃蹇對松栢遐心隔霄壤置斧聊與言掃石坐開敞
高談太古前歷歷如指掌超然道德論令我中慙怍日晏
負薪還我愧寔此賴南隣有賃春北渚多漁網生涯各經
營胡能獨翫體誓將窮歲年託跡終塘塍努力登嶮阻滌
慮絕塵想一入金馬門致身轉蕭爽補報之才猷托拙焉
所傲周防慎檢束從欲易流蕩耿介企前修操持在勉疆
畫果

原缺

胡文穆公文集卷三

古風

到長風沙

我乘浮雲朝帝闕萬里空江夜飛雪絕似王猷泛剡溪
興闌欬乃驚離別匡廬之仙恍惚遙相迎瓊樓十二彷彿
如玉京湖邊一覽看不足放歌一曲升天行便向小孤沽
美酒船頭坐酌千杯不停手却憶當年李謫仙詩賦百篇
傾一斗酒酣感慨休數嗟古來賢達四海皆為家莫說舒
城久留滯晚晴喜到長風沙

池口阻風

胡公文集卷三

一

避風貴池口維纜臨洲渚白浪如山捲雪花黑雲掣地飛
陰雨此時魚龍爭沒浮江翻石裂無安流馮夷擊鼓怒鼉
吼恍惚可以追冥搜須臾雲散風亦息將船買酒澆胸臆
鮮魚雖得豈論錢縱飲高歌忘寥寂便覺紅光添入顏推
窻且看池陽山九華濕翠杯中墮對此奚用論闕尊前
揮手道知己何須嗟嘆徒為爾青霄有路待我來明日南
風欽千里

繁昌夾值風

繁昌夾前風阻客逆浪牽舟滯行色坐數歸船疾如箭俄
頃飛帆望中沒我非尋常流浪人等閒不遇衙悲辛讀書

學得萬人敵直將富貴輕埃塵君不見當壚逸才題駟馬
不如安石濟天下古來豪傑為時出肯逐青牛度關者丁
寧北風且少停會看一舉登玉京未把升沉問詹尹欲共
莊周論達生不須對此歎坎坷世事到頭俱瑣瑣功成拂
衣歸去來依舊東山日高臥

采石述懷

我生厭局促江海忘奔馳扁舟薄暮過采石仙人招我登
蛾眉蛾眉亭前波浩渺百尺懸崖俯飛鳥三山潮到浪欲
平明月時來漾珠小錦袍公子李謫仙騎鯨一去經千年
作詩往有三百篇上追風雅同流傳却向此中看月色翻

胡公文集卷三

二

身跳入龍宮眠纖塵不染骨已脫空餘荒塚埋雲煙便呼
斗酒醉江水再起共乘墳下船將攜兩妓歌扣舷玉簫吹
斷催繁絃世上黃金不如土取醉何須論十千悠然懷古
思莫極留得青山似相識傍人評我酒家仙亦有從前好
詩癡夜闌慷慨曲未終起舞拂袖來天風潮雞促報東方
曙放手但覺金尊空君不見摩娑獨吟徒搔首今古英雄
歸一朽虛名落在宇宙間惟有文章可長久

題脊令畚贈鄧給事乃兄還鄉

枯荷倒蘆橫塘水脊令飛來秋風起獨立蒼茫有所思遙
望天邊五雲裏五雲深處蓬萊宮卿家難弟早從龍一經

別後條三載扁舟歲暮來江東朔風吹寒雲花落壚頭新
醅可同酌客舍怡怡骨肉情眼前暫慰忘蕭索春風欲動
花雨微布帆又向南湖歸此情眷眷為君惜憑寫新圖寄
相憶

送葉先生赴廉州同知

天台先生鸞鵠群胸羅五色星斗文處世無心事生業濟
時有策干明君向來闕下見

天子萬言書上龍顏喜即官未理必賤琴直筆先修董狐
史前年校文居禮闈門牆桃李春芬菲不才謬蒙藻鑑力
魚目忝混明珠輝相從過眼忽三載鶴髮童顏挹丰采詩

胡公文集卷三

三

成豪氣藹空雲詞發狂瀾注滄海編來實錄貴璫璫九重
讎勳頌恩俱一官初試南服外五品新除中大夫拜辭
却畏天涯遠叩陛陳情頻展轉

聖主長懸率土心銓曹方重選廉州之地接交趾異服
殊音更夷鄙但勤藥餌祛炎蒸莫憚傍人猜意以都門臨
別欲如何別情更擬江流多好將事業答優寵矍鑠君看
馬伏波

長江春色圖為季周賦

憶昔閩南看春色十里鐘津漾晴碧芳林錦樹鳴栗留翠
浪銀濤浴灘鷗季君家住劍江上流水青山繞門巷有時

邀我坐談笑對容開尊忘吟望雙峯秀色高入雲楚宮琳
宇無纖紛題詩每羨謝康樂酒筆應懷王右軍惟公高誼
異流俗日日相尋復相逐交游自許結金蘭景物胡能蕩
心目只今一別十載餘鳳城握手情如初且論往日豪華
事更示長江春色畧我觀此畫重增歡飛夢徒勞隔霄漢
欲沽斗酒澆旅懷謾賦長歌蒼青吟幽居無復清晝閑致
身却在龍虎關遙憶故園千里外都寄生綃半幅間

仁山精舍為劉子齡賦

最愛文江好山水東山萬仞連雲峙勢如蒼龍走復蹯影
落青霄伏還起中有柱笏之高峰仁山屹立相與雄四時

胡公文集卷三

四

不雨洒寒瀑六月大暑生涼風劉君家住山之下却傍丹
崖結精舍門前流水引泉來繞屋濃陰樹相亞我時登覽
慕清賞着屐林間幾來往醉彈棊子落燈花卧聽松風作
琴響有時坐長夜不覺東方明有時携壺佳興發直向凌
空頂上行放歌騰碧落富貴一毫輕蓬萊之仙若可遇恍
惚駕鶴吹簫笙舊遊回盼今十載當日朋儕復安在天邊
飛夢度蘿閣矯首看雲重增慨君來訪我龍虎都因嗟往
事懷山居惟有多情解文學雄辭述記為君書歎我不才
事升斗金馬玉堂誠愧負他年應許賦歸來願共幽棲息
奔走

贈歐陽叅政之官河南

城上涼颿動秋色跨馬出郊向江北新霑恩渥下九天
御賜宮袍雲錦鮮黃門給事久侍從河南叅政初承宣君
家先公曾作尹事業至今猶炳炳文章光燄若生存復喜
相傳有裔孫穎水好尋居士迹鄭州遙拜太師墳宦遊與
子同鄉縣祖帳都門聊設饌一片雲山寫畫畧千里相思
即相見

瑞菊詩為黃庶子賦

黃君官舍多種菊長得幽叢傍修竹秋來開徧滿枝花黃
者如金白如玉中有一枝開最奇膩紅艷質凝胭脂兩葩

胡公文集卷三

五

相並共一萼萬片紛綴還雙蕤夜深涼月照疎影彷彿丹
邱鶴駢頂又疑素璫醉東風夢入華清呼不醒乃知瑞物
和氣鍾寒芳不與群英同託根別承雨露力賦形自有神
明功朝退從容揭書幌手彈古琴奮逸響橙香酒綠蟬正
肥邀我灯前共清賞醉來行酒酌巨觥醒後不覺東方明
玉堂展卷為君賦俛仰榮榮千古情

送大紀游北

君從故鄉來又向金臺去相見未盡歡相送傷情緒自憐
辭家頗作客五載京畿看春色交遊聚散若浮雲倏忽飛
揚易南北君昔西行入巴蜀劔閣瞿塘驕游目逢人多寄

別來書開緘每對燈前讀讀罷相思思渺然鴈飛不過幾
眉頭山中雲後梅花發知君已繫歸來船歸來兩月居鄉
縣便促行裝索相見一杯欲共澆旅懷又似秋蓬逐風轉
白門楊柳輕絮飄艤舟正待秦淮潮直泛黃河通碣石壯
觀千里關山遙

送胡子澄之官西蜀

客舍相逢春已老楊花亂撲長安道斗酒燈前叙舊情遙
憶故園皆弟兄一從佐官象山幕縣治蕭條似村落床頭
無酒不肯沽旦暮盤食只葵藿作官何必論高卑惠澤及
人方有為當年幾郡考稱宸留得清名時總知即今遠調
向巴蜀聊賦新詩寫心曲蜀山點點向君青漢水迢迢為
誰綠都門臨發且踟躕交遊還惜別來疎情深惟念平安
好遠道逢人多寄書

送別

七月西風流大火梧桐一葉先秋墮江南倦客苦思家楚
國行人忽相過許郎自是湖海英雄胸中浩氣吞鯨鯢向把
千金曾一擲滿堂豪俠為之傾錦囊盛卷索我賦正值朝
回日將暮燈前提筆一揮洒窓外蕭蕭走風雨天涯飄轉
路萬重歸心遙逐南飛鴻嬌歌緩舞留不住樓船明日辭
江東到家應是重陽後坐看黃花酌新酒

題謝安東山畧

天外諸峰入雲去樹杪樓臺出烟霧青林露轉碧溪幽傳
是謝公舊遊處蒼苔滿地空屐痕絕嶽孤亭見碁墅遙憶
當年携妓遊憂樂誰能識其故長吟胡兒擾中土清談却
恨王夷甫風聲鶴唳寂不同一夕山河非典午惟公雅量
坐鎮俗過眼猶為人竊覩可憐恢復未乘時忽夢溫輿識
金鼓存亡真足係安危徒使蒼生氣消沮為君展畧三歎
息俛仰乾坤思千古

題范紀善攀桂軒

有地莫栽桃與李種花莫種蜀葵子桃李春風能幾時蜀
葵朝開暮離披不及君家栽桂樹千尺團圓陰滿戶群英
搖落已獨榮霜雪相看只如故秋來開花粲金粟隨風到
處揚芬馥孤根本是月中分幹葉終當異凡木君家書香
猶桂香綿綿相續川流長卻於一校何足數寶家五株徒
自芳高柯秀色連雲上迎鳳雛驚氣蕭爽殷勤留與子孫
攀雨露年湮好培養

盤洲釣游歌

端華之陽羅湖西縈回九曲之深溪溪流涓涓清漱玉中
有盤洲似盤谷隔江羅列雲錦屏面對夫容三十六桃花
流水人不知魚鳥猶疑愛幽獨先生家住盤洲陽濯纓濯

足歌滄浪有絲不繫渭川竹有楫不理烟波航間來適興
或尔汝只與釣者同徜徉坐窮歲月閱今古歎傲白雲清
思長一從別後慚踈曠七年不到盤洲上平生心事向誰
論矯首臨風重還想我家亦住滄洲間長林茅屋門前山
舊日釣徒今寂寞白沙翠竹輕鷗閑何日放歌許蕭散時
泛扁舟共往還

送崇威歸省

翩翩鳳池客謁告今南還朝辭鵲觀暮出龍虎關朔風
吹寒雪花落江上雲帆去揮霍可憐骨肉平生情相見難
頻別仍數二親高堂俱鶴髮不得家書經幾月三年作官

胡公文集

卷三

遠定省一片丹心戀金闕綠衣爛斑舞舞稱壽應及新年奉
春酒尊前兒女咲相懽故里交游欣聚首我家老母七十
餘欲歸未遂心何如遙念倚門日思我喜見半子情懷舒
送周編修孟簡南還

北來豪傑地送子多感慨千杯莫放酒如灑萬折離情漲
東海與子故鄉親况復為同寅九年詞館編修職三考優
為翰墨臣翰墨兩京誇好賦黃金臺下同懷古黃金不惜
買歌舞坐上賓朋散如雨我起為子擊筑歌大風吹沙水
揚波明日扁舟須早發昨夜寒霜初凍河河遶水流聲鳴
咽與子相看忍離別別後相思隔兩京惟有丹心戀

金闕

為揚庶子題王中書孟端寫竹

北地冰霜不直竹高館華軒應少見九龍山人妙入神移
置瀟湘來赤縣筆勢縱橫萬葉垂琅玕交錯珊瑚枝深山
大澤蛟龍怒雷雨晦冥真宰嘻忽然坐我素屏下似覺秋
聲起清夜影動涼颿毛髮寒悅聞絕澗奔湍瀉山人山人
真罕儔寫竹不減文洋州等閒一紙尚足貴何況滿壁飛
颿騰淡濃老嫩各有態必妃鼓瑟相娥愁乃知興到能為
尔顛倒毫端隨所以墨池迫奪造化功胸次曠吞九江水
武夷之陽雲山深楊君種竹春森森故憑寫竹倚高節水

胡公文集

卷三

雪年年惟此心

白雲辭

朝望親舍今白雲高暮望白雲今親舍遙白雲高兮猶可
望親舍遙兮徒夢想安得白雲兮同上下朝登玉堂今暮
親舍白雲高飛兮不可結涕淚滂沱兮兩愁絕

題楊太僕趙子昂春牧圖

吳興公子興清發翰墨通神姿超越意先曹霸掃驊騮筆
比韓幹勾肌骨沙場春暖豐草齊足足疑來月窟西立眠
飲飽隨所適奔蹏躡齒長鳴嘶雄姿絕足信奇妙虎走龍
翼面光耀青驪紫燕垂小驥花駉影逐追風驪世人畫馬

得馬形趙公畫馬通性重不圖卑極重羈絆要使坡陀自
以爾來為太僕歲歲攻駒看春牧縱今曠野順水
草不用深閑飼芻菽駒駟牝牡日為群天庾年年遂蕃育
君不見唐家沙苑何茫茫四十萬匹俱騰驤只今內外馬
盈臆嘶雲踏霧皆乘黃

對雪分韻得色字效禁體一首

同雲漫空曉如幕北風動樹寒撼撼太陰行令當嚴冬滕
六奔驅疾承勅細剪層冰散飛雪要與人間閑煖燠初飄
阿閣正橫斜忽歷松枝半欹側軒轅臺前大如席薊邱門
外深盈尺早朝眩眼渾疑曙凍咽銅壺漏聲滴金水橋邊

胡公文集卷三

十

控轡行路滑翻愁馬蹄踣但欣瑞氣作豐年畫道開春足
半麥玉堂群仙分賦詩引商刻羽爭奇特嗟予才薄乏秘
思細覓佳句何由得聊呼斗酒沃紅顏試醉先賢問消息
欲持寸鐵白戰來只恐東坡艱其色

題宋王晉卿西園雅集圖

寶繪堂前馬塵起當年好畫疇與比繁華過眼易消歇又
落他人毫素裏西園之地深且幽一時勝集俱名流咲談
自謂絕今古豈知反作桓玄羞龍眠丹青嗟已朽米家筆
陣仍希有文章却數蘓與黃公論全歸後人口

春暉堂為蕭氏賦

慈烏夜夜啼高樹烏啼為何思及哺江南遊子愁更愁聞
之日日思其母憶昔嚴君相背時兩兒方孩仰母慈兒今
長大母已老欲報何如原上草草心雖微感春暉逢春一
度一芳菲母恩如天嗟罔極寸心難答陽春力高堂戲舞
祝春酒歲歲春風母同壽

草書歌

妙年好武仍好文伊誰之能趙將軍精誠皎潔懸白日浩
氣磊落橫青雲憶從仗劍事

明主帳下賢勞忘辛苦據鞍草檄人共知破敵搃心自許
只今海宇歌太平侍從 彤墀承穆清朝罷臨池恣揮洒

胡公文集卷三

十一

筆陣飄逸令人驚勢如激電起倏忽又似秋空騰健鶻恍
疑危石墮顛崖欹若潛蛟躍溟渤神情冲澹更蕭散何用
公孫舞經眼昔時浪誇金錯刀此際頂為鐵門限坐令索
者走如市積軸盈箱更盈几空端變化不可測頃刻烟雲
生滿紙蹇余亦有好書癖學久無成徒歎息請公為我寫
數張母使高堂空素壁

題唐三學士奕棊圖

保直歸來日方永庭院深沉簾幙靜金門無事供奉閑棊
局聊堪對俄頃五花錦褥鋪石床瑤琴上絃置在傍何須
更說大三昧自是神仙登玉堂可憐開元天寶日不及貞

觀斗米三錢直二百餘年指顧間勝負誰能分黑白兩當計盡宜慎之向後一著曾深思

蕭氏愛同堂 環洲五馬第

蕭氏之堂名愛同乃在滄江州渚中碧流旋繞青山重開門正對千芙蓉堂中慈親已華髮三子孝養履不越伯氏奉觴仲稱壽季子婆娑舞兩袖晨昏問起居井旨恒有餘母權子樂情愉愉時時更誦詩與書北堂樹得忘憂草願母童顏常不老門前舊種紫荊花絢紅霞照晴昊枝頭日日慈烏鳴板輿扶向花裏行好泛瑤池問王母後千百歲同長生孝心堅如金不改子子孫孫永錫類

胡本文集 卷三

十三

虎溪歌

虎溪之山如虎踞因此溪名號為虎四山如城深且固遠以望之迷入路憶曾尋真經兩回繞到洞口山豁開平曠萬畝若鋪席人家列屋魚鱗堆初疑盤谷太行下又似桃源避秦者藹藹桑麻門巷春依依榆柳鷄豚社居民相見無襍言嫁娶不出東西村青山長共子孫老白首不聞塵市喧蕭君之先住溪上傳說豪華比卿相金尊酒綠銀鮓香牡丹正開邀客賞當筵簫鼓催插花魏紫姚黃分幾家錦綺玲瓏明絳幃金絲絢爛燦晴霞不將富貴誇鄉里但以詩書遺後世豈無珠玉飾簪屨亦有文章顯科第君為

幾葉之雲仍繼志不忘高與曾卜居乃傍夫容下戶瞻和接輝隣燈故林松梓愴心曲夢著只在嵩華麓雕胡炊香新釀熟逢迎多是舊宗族祠前落葉響離披水色山光猶昔時青嶂夜叫峽邊月華表歸來丁令威我作此歌歌慷慨滄海桑田幾回改子欲移家與我期石田茅屋專相待從此虎溪天下聞歷千百劫應長存底須更問華蓋君拊髀一咲凌飛雲

題劉鎮撫雙清軒

劉侯亭前多移竹歲久森森陰滿屋一林烟雨勝滿湘萬箇琅玕似淇澳密葉能為盛夏寒中關三運日盤桓已無

胡本文集 卷三

十三

俗客閑來往只許幽人時借看此君高節凌其漢不似羣芳易搖落裁管還聞作鳳鳴截杖應防化龍躍傍有長松青十圍結根相近特相宜炎天何處堪消暑坐蔭雙清君獨知

送劉孟猷歸鄉

井上輓轡夜深轉露濕梧桐秋尚淺楚澤遊人別思多茂陵行客歸心遠謝公墩邊開祖筵豈惜千金沽酒錢與君痛飲莫辭醉嗟我未歸室自憐酒盡揚鈴渡前浦過鴈一聲啼暮雨但得北風吹布帆繞及西江即鄉土到家正值秔稻香新收芋栗和炊嘗山中故人聚歡咲燈前兒女牽

衣裳城南黃君好書只在長林下相煩爲致別來情不用裁箋更揮灑

孝友堂爲徐叔通賦

南州徐郎行孝友堂上雙親俱白首鷄鳴櫛髮問起居日出奉觴進春酒階前兄弟列鴈行墳麓迭奏和宮商天倫之樂殊未央芝蘭葉葉生輝光南山之松北山栢願親長健好顏色年同龜鶴一千齡夜夜老人映南極百花開時春晝遲紅霞五色眩舞衣我歌此曲爲君賦留與堂中作壽詩

葵花歎

胡公文集

卷三

十

階前紅葵開柔柔六月向陽如噴火忽然一夜風雨過滿地繁英盡飄墮莫矜顏色如花枝昨日方盛今已衰長安年少勿輕笑白頭老翁皆壯兒人生老去嗟已矣葵花落盡結葵子葵子春來種復生長生世浪傳錢鏐亦知齊物不可得誰解還丹煉精魄請君有地種葵花不如多種松與栢

賦得桃葉渡贈清江縣尹季鐔

桃葉渡頭江水清桃葉去後空留名青山不隨流水去落日每送寒潮聲潮聲不斷簫聲咽多少行人此離別行人易老別仍多把酒送君可奈何君今作縣過南浦双鳬

拂匡山雨已看列宿應即官要使居民歌父母公庭草綠一車無政聲佇見聞皇都春來遙望渡頭水好寄臨江雙鯉魚

送崇威徐理問之陝西

相逢頻草草相別苦匆匆骨肉非他人焉能不忡忡一從作官懸金闕六載凡經五回別記得去年十二月送子都門天大雪尊前傾倒澆旅顏蒲帆十幅雲濤間人生萍梗寄霄壤昨日楚水今秦關秦關我幾幾千丈太華崑崙見仙掌咸陽古道車馬多樂遊原上秋蕭爽男兒歷落真壯遊百二山河稱雍州五陵樓閣望烟樹涇渭寒聲盡夜流佐理大藩結青綬應把銅章懸在肘于公治獄作高門陰德惟知可期後藍田九月霜葉黃北風蕭蕭征路長歸鴻日度南天遠回首白雲懷故鄉分携動即數千里只爲功名常有此好將忠孝答君親莫更多愁戀妻子

白雲菴

白雲之菴多白雲騰空駕壑皆成文雲間寂寂何所有但見雲疊千載墳蓋竹山高俯幽渚雲去雲來渺何許老鶴宵鳴華表寒芳草年年長春雨迷鄧指揮歸雲南

胡公文集

卷三

十五

鄧侯本自儒家彥二十從軍別鄉縣立功多在西南夷
馬追風挾羽箭昔說輸誠事

太祖遇敵揚戈先士伍邊頭酋虜慘不驕麾下健兒徒比數
只今海宇屬升平蠢茲蠻服空侵爭曾為一使宣

天語遂俾丹心感

聖明功成受賞仍陞秩入奏彤庭 賜顏色丈夫壯志須自
強他日雲臺繼前跡

題高廣文墨竹

高公寫竹不可及毫端揮洒烟雲濕月明疑有白鸞舞雨
晴如同瘦蛟泣徐君久要環襲之行囊出示求題詩空庭

胡公文集卷三

十六

素壁忽置此便覺習習生涼颼

胡文穆公文集卷四

古風

題王中書孟端為楊庶子畫竹障歌

古來畫竹誰得名藉藉競教文洋州後稱韞材萃東坡神
妙真與老可儔二公之下誰獨步吳興趙公更高古落筆
縱橫真宰怒白日蕭蕭起風雨只今復見王中書寫竹自
與常人殊法垂數子出新意文蘊老健吳興腹有時蘸筆
倒秋水忽見烟雲生滿紙近掃湖南半曲青置在君家素
屏裏長竿密葉勢千尺入座恍聞聲撼撼翠鳳參差拂羽
毛蒼龍奮躍驚霹靂石根元氣濕淋漓巧奪化工那得知
絕似楚人歌曲處還憶湘妃鼓瑟時君家住在建溪上門
對武夷開碧障屋前種花屋後竹竹下行吟花下賞遙見
隔林杳靄間鷓鴣啼罷春雨闌此中佳景誰不愛清夢無
勞戀故山君今作官玉堂署試畫此竹相為侶歲寒不改
雪霜姿願結堅貞事

明主

和少師對雪禁體

同雲漠漠天雨雪瑞應臘前不為烈疎疎密密下長空入
檻穿簾驚一瞥初看林樹變揮霍忽見山峰已遮截空巖
大壑翳虎兕曠野荒原失邱垤紙屏竹戶正相宜宵曙灑

微曷差別豪貴貂裘忘却寒茅屋鷄衣愁百結長安車馬
日紛紛窮門深閉行蹤絕我時朝回坐小閣袖手如冰綿
欲折隙風吹鬚刮兩耳急呼小兒補窓穴地爐燒肉旋酌
酒未覺更深燈燼滅翻思往昔 扈從日北度陰山寒凜
冽手足凍皴肌欲裂敲石取火火難熱少師三孤論道德
尚書北斗司喉舌調燮陰陽作歲豐不才何用更脣脣男
兒一身重許 國水蘼唯期堅苦節五更待漏趁承明靜
聽金吾水聲咽昔聞漢時雪一丈牛馬僵死乃為孽只今
盛世不封條四野謳歌萬民悅公賦新詩頌太平願我效
顰泰後列聊呵凍筆寫華箋時墮簷冰響鏗鐵愧乏春容

胡公文集 卷四

十一

犬雅音漫作年鳴與竅呖

題邊文進畫松鶴

邊生掃松寫孤鶴傍着長松倚雲壑天風吹墮銀河流挂
在丹崖九霄落松聲鶴唳水潺潺恍聆仙樂鳴空山高秋
爽籟度竊窳初疑蓬島非人間古稱善畫誰第一畢宏蔭
稷皆名筆想應對此融心神毛髮颺颺也森栗高堂見之
若可招疎身逸氣凌沉寥卷簾只恐上天去長松洒灑空
蕭蕭

題曉睡圖

昔聞藐姑射山多神仙雲裾霞袂何踴躍今之畫畧無乃

吳人間一住三十年紅幃半捲清如洗十二簾千曉光寒
天風吹夢度寥廓倦倚紋綃睡不起芭蕉葉綠松露涼枕
邊裊裊騰鑪香飛來啼鳥莫呼醒日上扶桑清晝長

贈別外甥劉公鐸

子來擢秀時是我 扈從年相見何草草揮手別華筵別
情亦何似皓月懸中天雖云隔山嶽兩地同嬋娟燕臺迢
遞孤雲邊音書喜有飛鴻傳知子一官典文學扁舟遙泛
湘潭烟我隨 萬乘掃胡天漫山大雪過燕然胡塵掃尽
無腥羶塞下烽消人種田去家二載方來還兒女牽衣歡
滿前問渠近日平安否為道山中穩食眠只今來朝拜

胡公文集 卷四

三

天子長安花柳春光妍花間酌酒不得醉明朝又棹南歸船
離情多似滄江水一夜和潮漲百川臨歧解袂意悵悵最
汝道德當勉旃分陰可惜莫輕費母徒使我心煩悵

黃學士以陳叔起所畫樹石見貽賦此以答之

吾聞閩人陳叔起能畫往與荆關比不煩鬼穎事點綴只
染鶴翎從骹骸等閒着意求難得乘興從容即數紙此翁
已死畫少傳一筆落手人爭市向來得者誰最多惟有永
嘉黃學士昨日贈我樹石圖畫者之名乃陳氏陳翁寫畫
惟寫情不必區區論形似想當槃礴臨風時落日蒼茫去
山鬼開窓倏忽生數樹樹底坡陀石兩臂老幹相樛交屈

鐵巉巖裂皺如頰頰蟠擎平陸奮蛟龍哭隸中林蹲虎兇
高枝直上勢拂雲低葉扶疎未容破發生意與元氣會
淡影入秋旻裏囊游五嶺或遇之近度居庸嘗見此須憑
廊廟作棟梁久歷風霜露文理高堂日對興蕭洒眼底丹
青實堪鄙焚香啜茶塵可洗令我抱病耆如禡多君此意
期共堅却咲紛紛競桃李傲凌冰雪往螻蟻相守歲寒良
有以

題檜竹圖

何人洒墨畫老檜傍着修篁相點綴霜皮倒皺苔蘚裂風
葉扶疎金錯碎高堂晴日忽見此疑有陰雲萬壑起蒼龍
偃蹇露頭角翠鳳羽毛光旖旎春園桃李漫成蹊容易飄
零辭故枝不及年年顏色好雪壓寒山搖落時

竹林清隱

種竹生新筍三春已滿林炎天却蒸暑密葉成繁陰微風
時來聲撼撼夜月瑣碎千璆琳此中佳致最清絕低結茅
齋倚蒼雪石苔不掃三徑深門外何由有車轍海桑老仙
相往還時時杖屨穿林間甕頭有酒酌燒筍胸中無事常
開顏老仙已去君獨住自信無人知隱趣翰林楊公文價
高作記初成索我賦我規十年為宦游愛竹亦似文潞州
塔前有地種十箇朝回坐對南軒幽

胡公文集

卷四

四

題秋塘鵝鵝

芙蓉零落秋風冷搖折旅蒲牽翠荇鴛鴦戢翼在漁梁近
水双棲照雙影邊寫生筆寡儔意象深遠非常流闊睢
託興國風始令人歌詠思河洲

楊諭德以張真人畫寄其兄仲基索予題詩其上

一片雲山是何處絕似江南看武姥澄江渺渺接天來古
木陰森間洲渚無為畫筆做方壺醉墨淋漓寫作畫等閒
一紙不易得玉堂把贈揚大夫大夫伯氏我舊友前月寄
書問安否因將此畫遠酬之骨肉高情薄南斗我為題詩
賦短歌幽裏看山歸夢多欲近清溪卜隣宅問君此意還

胡公文集

卷四

五

如何

秦淮醉別庶吉士李昌祺還省

送君秦淮江水頭秦淮水向城邊流水邊百尺之酒樓登
高一醉翻離憂離憂迢迢逐江水江上歸帆指千里鄉心
夜夜繞江南夢入東山白雲裏與君同是故鄉親客舍相
看幾度春連月無人寄家信今朝謁告辭 楓宸東風新
來着楊柳柳下停驂重分手我有鄙懷盡付君故園凝望
思交友君家嚴父丈人行十年不見增惆悵問道近來白
髮多老吟詩句如陰何山中未得共清賞音書久闊徒瞻
仰佇綵從容倘問余為言長有盤洲想竹林季父結心明

去歲頻蒙遠寄聲，謬忝玉堂慚舊學。丁寧煩與致深情。

太常少卿王勉望雲思親

太常王君家蒲城堂上老，母霜鬢盈得祿思養展素情。綵輿迢迢遙相迎，慈親就養來神京。侍安調膳供三牲，旨甘修酌左右盛。閑筵進壽酌兒觥，趨舞日眩班衣明子孝。母悅和且寧，願祝長健臻遐齡。客中正喜共歡聚，二弟鄉園又思母。閑河跋涉歷修途，扶侍還家樂環堵。只今母去定省遑，膝邊代養遣子歸。公餘日日倚江閣，遙望白雲天外飛。白雲茫茫隔千里，太行王屋侵霄起。目斷親庭若箇邊，無限鄉心逐流水。君不見斗南一士千載人，忠孝芳名

胡公文集卷四

六

著青史惟當努力報

君親後日相看亦如此

送徐理問往廣西

宦遊走南北，飄若波上萍。一年一相送，欲別難為情。去年之官度秦嶺，關路崎嶇雪霜冷。妻子相隨忍羈旅，曉行野飯殘星影。到官三月未暖席，一紙徵書召俄頃。南風五月來，皇都數旬跋涉臨修途。囊中蕭索一事無，舊袍賣却雙纈兒。我家老姊喜相見，復得無愁體康健。尊前且慰骨肉情，月下離愁盡消遣。淹留兩月又分携，屏除燭熱向廣西。連朝懷抱苦作惡，歎息人生徒爾為。全家又逐烟波去。

說着相思淚如注，諸子殷勤教讀書。母令歲月遲遲暮，道傍欲語意無窮。長江百轉山千重，孤帆已發望中遠。木落南天飛斷鴻。

題楓塘尹處士子載石田茅屋畧

子家芙蓉東，我家芙蓉西。相過只隔二十里，白雲蘿逕蒼松低。我有長林茅屋臨州渚，子有石田茅屋聽山雨。幽棲自惜與頗同，我出何因子仍處屋南春。動流新泉呼童驅牛耕，曉烟甕頭酒熟常醉眠。萬事不理心悠然，我憶故鄉山水好。夢回只在文江道，石田數畝若肯分。與子相期種瑶艸。

胡公文集卷四

七

聽老人說彈琴歌

道傍老人年八十，向人欲語先於邑。手携古琴紫錦囊，朱絲作絃金徽光。湘江孤桐裁霹靂，聲幽萬籟藏。宮商自言少小初學，鼓傳得張即雙鳳。譜有時花向月中彈，風露滿天秋鶴舞。大聲冷冷溜壑泉，小鼓幽幽作私語。傍人欲聞不可得，除是知音乃相許。只今頭白兩目昏，十指無力耳不聞。雅韻都忘清絕意，多情恨殺卓文君。壯心已矣空長歎，往事淒涼誠漫漶。登前却憶雉朝飛，夢裏猶思廣陵散。戲聞翁言良可悲，人生有盛還有衰。蒼茫流水高山趣，未路悠悠皆爾為。

吾聞赤城山乃在瀛海上中有霞氣五色文日與浮雲共
來往丹崖翠壁排如掌直入青冥九千丈十洲三島之飛
仙飡霞飲露巢其巔松風洒雨飄澗泉空樂縹緲聞諸天
洞霄玄籙如有緣底須問訣求長年夏君住在赤城裏朝
吸山光暮霞隨閉門不讀老氏書十載辛勤貫經史一從
騎鶴朝太清日與群仙相逐行回首赤城歸夢遠紫芝瑤
草不勝情

蔣君醫術妙天下豈比尋常浪醫者長年求藥盡衣冠每

卷四

日歎門雜車馬翰林詞客病多時
九重促召君為醫即
憑六脉審虛實便施一匕回幾危
枯荏條見潤時雨遂使
膏盲迯二豎不須鐵鏡照肝脾
底事金丹起沈痼從來用
藥妙通神種滿杏林千樹春如君
之術古亦少何必區區
論古人

瞻雲軒為宋紀善賦

瞻雲復瞻雲雲飛何續紛倏忽變化如輪囷膚寸而合連
五嶽東浮陽谷西崑崙宋君獨居小軒下瞻雲思親感霜
露二親已遠思不窮墓門芳草春蒙茸幾年不滴集食酒
鐘裏紅顏成白首白首家山未賦歸瞻雲室有淚沾衣

卧雲詩為僧有常賦

巖真老僧好靜者久住三峯結蘭若長年掛衲臥雲間每
日翻經在林下袒肩趺坐蕭毘尼禪心已證三摩提松猿
夜叫伴孤影竹鶴飛來相對栖有時或出山杖頭懸明月
鉢盂盛却水中龍芒鞋踏破溪邊雪了知萬事如空花眼
底紛紜任生滅昔曾邀我宿旃檀分嶼山房雲半間焚香
終夜聽清梵風露滿天衣袖寒雲飛在林忽在壑一似老
僧無住著袈裟新染玉京塵昨日依稀到城郭江南山
水餘清暉何時相訪叩巖扉喚回石上三生夢閒看浮雲
卷四

胡公文集

卷四

九

僧有常索子賦卧雲詩予曰云卧子耶子卧雲耶有常曰吾卧雲也子曰非雲非子焉得成卧有常笑而不答遂為賦此

吳山書舍為吏部許侍郎賦

吳山高接越山起面面芙蓉俯江水樓臺十萬家多在山光水光裏君家住在阿那邊占斷湖山百頃烟楊柳曲池常帶雨桃花別塢深涵天君向此中築書舍已遠塵埃絕瀟灑時時吟詠詩與書更着瑶琴鼓深夜興來載酒出遊小舡棹過芳艸洲船頭吹簫音裊裊月落澄波海

珠小姑蘿城上烏亂啼寒山寺裏鐘聲杳幽樓只欲窮
今學道更無干祿心人生富貴會有定魚龍變化乘風雲
一朝縮組登要路閒却吳山讀書處幾回飛夢繞江南雲
樹蒼茫隔烟嶼君莫思故鄉山水奇南宮地位臨紫微謝
安本為蒼生起千古勲名竹帛垂

新月詞

出門見新月纖曲橫蛾眉人言坐見好行見成奔馳豈知
行止自有定何必向天疑月影誰家兒女不解愁遙見新
月登西樓一鼓長笛關山月行客聽之雙淚流請君不用
悲新月月亦無心任圓缺新月照人能幾何坐見不如行

胡公文集

卷四

十一

見多夜來一鈎小於綫舉頭又是行時見

應制賦白象歌

白象白象來占城臨安孕毓金天精雪膚霜毳交晶熒炯
炯上映瑤光星雨牙修潔前挿冰秋波洞射徹底明感文
不必因雷聲就中藏簡雙龍橫膽流四體隨時更肉兼十
牛猶目眩載舟可以擬權衡辨訟乃俾奸邪傾

聖人御極海宇清衣冠萬國超彤庭蕃臣奉貢朝

玉京躡雲騰霧浮滄溟豈比乾陀進魏廷白象曉入排天
高殿頭瞻月臨觚稜迴光照耀皎欲疑寶刀銀甲相輝并
千官環立瑤佩璜撫之不動亦不驚胥令跪拜言則聽

巡移步如印行旭日初上練色瑩白馬之白何足矜素影
動搖雲母屏老鶴未敢梳鮮翎九重慰勞諭彼倖爾國
効職輸忠誠異物奚用煩遠征倖云

聖皇于我氓衣被飲食業生成奇祥異瑞分獻呈天產此
物為時禎致之聊以表下情昔聞猛獸恣爭狎巴蛇吞噬
骨積陵居無安地恒戰兢拂人叩戶乘猩猩健狐毒矢相
與爭一發斃之吼旬旬不惜紅齒酬其能只今

聖德被八紘獫狁螫蜂俱潛形白象始得延長生碩殫微力
駕龍輶千秋萬歲陶仁垌物無疵癘乾坤寧華夷一統歌
太平

胡公文集

卷四

十一

贈楊生回建寧

都門逢楊郎翩翩好丰儀祇今年三十一琅玕掩映珊
瑚枝借問何為來云別伯兄久忽聞天外鴻鴈聲一日相
思幾回首便向高堂拜家長裹足擔囊却而往不辭千里
關山遙半月吳江泛孤舫玉署之南喜見兄連床夜雨不
勝情滿地秋風飄落葉豈知歸夢和愁生來時苦難別不
易惟有離人識茲意臨岐欲語兩無言未飲昏昏已如醉
子家伯氏才且清塞予同宦居神京八年携手游翰苑
五更待漏趨承明與子論交作相識送子長歌冥胸臆別
來何處是相思武夷望斷晴霄碧

楊白花

楊白花渡江竟不還非汝故來意恐落塗泥間春光憔悴
如花顏相思不見空長嘆浮雲飛水何漫漫安得隨風返
高樹仍結柔條莫飛去楊白花攪心緒

將進酒

將進酒酒中有酖君知否伐德賊性非良友一息不戒門
生莠有錢莫向酒家壚彈劍擊筑皆酒徒黃金用盡意氣
索父目疾視如於菟苑臺歌舞飲長夜可憐竟死糟卽下
醉魂茫茫誰為招千古惟知獨醒者君莫嗟歲往髮如絲
昔時曠達今何之武公奢聖恒箴警至今抑抑陳周詩

胡公文集卷四

十二

題明皇貴妃出遊圖

開元全盛忘外憂乘閒長作華清遊君王回盼動顏色蛾
眉悅顧如含羞三姨八姨俱不至扶上花駘轉嬌媚翠雲
低壓金鳳釵瓊瑤光生紫霞帔想當初出深宮時宜春苑
裏空花枝水晶盤憶掌中舞纖腰猶咲任風吹霓裳羽衣
稱第一知意偏教合歡橘荔枝香間得寶于此樂今生豈
能畢范陽胡騎一朝來可憐九廟飛塵埃自信豬龍堪肘
腋馬知尤物為胎媒萬乘西行路修阻妖魄終歸馬嵬土
香囊不遠雪肌銷錦幃還高路人觀徒悲中道恩愛乖高
塚何如雪衣女蔗漿櫻桃空復嘗腸斷關鈴夜深雨吁嗟

往事天寶年書畫重得觀嬋娟丹青留與作金鑑良工

不誇精妍君不見從來麗質能傾國惟有成湯遠聲色

題山水

盤洲釣游愛山水遠寄畫圖盈尺咫滄江顛倒在毫末芙
蓉秀落屏風裏深林喬木高參天遠山近山相接連飛流
洶出兩崖外人家遙住双溪邊男樵女織相往還門前鷄
犬皆成仙我憶盤洲多隱趣今見此畫無乃是隔江漁網
是滄洲我家正住江心市別來江樹十回春水鳥沙鷗誰
共隣淮南叢桂秋香老古道瀟瀟飛輕塵

沈修撰樂琴書處

胡公文集卷四

十三

沈公好清致襟懷更瀟灑一室僅容膝居之如廣廈悠然
世慮無所嬰不似尋常錄錄者架上有書囊有琴朝絃暮
誦惜分陰琴彈太古操書究聖賢心此中之樂真自得書
聲琴韻誰知音君不見顏子簞瓢有其樂陋巷高風已慕
廓知君有意在琴書不慕陶潛慕顏學

燕辭巢

燕燕飛雙呢喃尾脩脩毛絨絨東隣西舍穿欲徧下去忽
來看人面東家有屋不我容西家屋破愁雨風營巢寄棲
只如客嗟胡為乎於我阮所求寸隙暫安巢主人不容將
奈何渴不飲不樂飢不食不果廣厦庇寒士烏用苦相求

西家却有賢主人縱我為巢顏色真銜泥接食憐我勤
書點案俱不嗔生雛長大羽翼成忽然飛去却無情燕雛
飛去後飛來別處祇畏傍人猜更借梁間過幾宿為謝主
人深响育正恐秋高落木稀一朝各自東西飛主人留我
不能任此意蒼黃誰得知但願主人好心事年年生子來
相依

可惜行

可惜復可惜人生百年駒過隙昨日已往不再來今日欲
留留不得請君莫學流浪徒此身堪嘆非膏軀丈夫貴在
盡天理造化賦子無賢愚豈不見南隣富薰天呼盧一擲

胡公文集

卷四

十四

百萬錢昨日探丸馳駿馬今朝已葬泉臺下世上悠悠只
如此可惜空生復空死

別表兄王所存歸會昌訓導

我姑之子為我兄別去十年俱愴情向來紅顏齒方壯今
見白髮盈頭生兄為訓導當僻縣我愧無才居翰苑兄談
道義淑時髦我被虛名勞墨習憶從扈從來北京兩隨

萬乘征邊廷馬蹄蹙踏陰山雪天街掃淨無撓搶歸來裘褐
敝兩腋驅馳豈在它人後據鞍草檄疾風火破銳衝堅我
何有吾兄安穩不出門朝擁皋比直到昏經史時務課第
子鈞玄探賸精講論泮芹青青泮水綠幽蘭開花播芬

行吟坐誦隨所欲官閑禮法無拘束長安苦寒冰雪深皮

皴膚裂不禁我時韞馬聽鷄起吾兄睡熟初翻衾山城
寂寂逢迎少齋閣沉沉不知曉晴雲淡蕩碧空遙鴻鵠高
飛避凡鳥今年考滿來金臺中堂把酒筵新醅尊前話舊
慰久別劃然使我愁懷開吾兄吾兄性真率一生篤志勤
學術春園不逐桃李顏落盡繁華露秋實肯把文章輕動
人時吟佳句聊寫真紛紛萬事付穹昊流水浮雲身外身
長河水漸水如綫回舟百折愁腸轉骨肉毋嗟數別離但
願安好長相見

水調歌頭 重九後一日遇雨作

胡公文集

卷四

十五

昨日賞重九今日雨兼風登高已罷無事晴雨任天公清
坐玉堂仙署遙望廣寒瓊島隱隱盡圖中更待稍開霽登
眺扈飛龍覽群岫羅翠障疊萬重古今壯麗山海擁抱
帝京雄猶記前年巡守徧歷郊原村落清問及田翁我愧
若無報憂國願年豐

其二

搖落暮秋景蕭索鬢成絲宦情羈思相併無限遠天涯漫
憶前人高致盡付一篇青史得失問何為叔子泣岷首元
亮醉東籬物如舊人不見吊豈知滿城風雨更乘興餘和
陶詩眯眼又過重九集日都來能幾不似少年時惆悵東

風裏殘菊兩三枝

其三

鴻鴈盡向南落葉又紛紛
驀然添客愁處嘹唳一聲聞
夢繞長林茅屋遙想艸堂對面
西碧帶斜曛矯首望親舍迢迢
隔飛雲釣鮮鯽燒嫩笋煮澗芹
故山路遠誰為捋語寄殷勤
間賞并州風景有約同袍知友
取樂日為群更把一尊酒重與
細論文

其四

雨後看山色洗出十分清
絕勝金碧圖畫千里翠為屏
指點白雲凝處粧染秋光淡蕩
一練半腰橫望裏有樓閣還

胡公文集

卷四

十六

似見蓬瀛倩黃鶴遊碧落
眺赤城不因臂羽安得高舉度
滄溟誰說神仙難過我道神仙
堪學有術可長生萬徧參同契
千過黃庭經

其五

記起昔年事曾此度重陽
故人要賞籬菊分韻急傳觴滿
目同寮知已談笑尊前席上新
句競成章木落水歸壑風冷鴈
啼霜坐中客星雨散思不忘
笑能幾許南北點檢半存亡
今歲金盞對賞來歲登高何處
誰健凌雲強且覓杯酒物壺裏
日悠長

九日陪幸城南登高應制重九前一日作

遇人閒九日天上重陽
太平佳景黃菊垂金映蓬萊秋影
雨露恩深瀚海無際綏

大明疆境處處豐年
家家樂事舉杯相慶

况是黃封賜酒滿酌玉液瓊漿
唱駝酥餅闔闔風清覺薄霜微冷
金闕岩堯曉日紅麗照紫萸光
頤共荷雍熙萬年天子至仁神聖

扈從北征留別玉堂諸友

少年讀書仍好武三十為官事

明主論兵時解說孫吳落筆還
能走風雨朝朝載簡侍

奎坡優渥頒沾雨露多獻納不
才誠愧負報恩無地將

胡公文集

卷四

十七

如何邊城忽報烽火促塞下
胡兒忿殺戮羽書幾道出將
軍雲梯連山振長轂

天子親征臨北地前發嫖姚後
車騎六師貔虎盡英雄萬里

沙場騰殺氣是時扈從隨
奎輿烟花日暖辭皇都身

一皮裘着貂鼠腰下宝刀裝
錯魚金鞭拂雪紫驄疾瑯琊

彎月窮鳴呼築城直度臚胸水
封山更過狼居胥闕下

故人總豪傑賦得新詩為贈別
昨夜天街太白高便看催

敵旄頭滅為言勲業在遠行丈
夫談笑胡塵清但見古來

重廉蘭功成誰肯輕書生感君
意氣有如此日射龍紋劍

光紫會當投筆繼班超誓斬匈奴報

天子

端午侍從 御苑擊球射柳應 制 醉蓬萊

五月五慶端午 御苑晨開看演武 玉殿東頭侍

明主衛士如雲列 貔虎羽林萬騎翹 赤纓綵旗繡服分兩朋

擊球決勝各爭能 縱金伐鼓何旬旬 盤旋走馬踰復興 翻

身捷疾飛電驚一點歛度奔流星 但聞得雋譁聲騰回首

却顧喜欲矜萬人 辟易目眩瞠意氣昂藏誰肯後 又挽雕

弓馳射柳分駿控箭換兩肘一發剪白風拉朽當場較藝

誇好手罰籌更覺成愧負紀昌學瞬目若睽視小如大風

懸牖百發奇中隨引殼矢鋒相觸棘端培兵貴練習方赴

胡公文集 卷四

十

赴呼吸變化隨左右虎跳豹躡舒蚰蟻錦綺散地競逐取

兔蹲鵲攫忘跼蹐闔闢 賜宴嘗粽糗文臣命以紙筆授

各賦詩章逞壘白群奏球磬臣拊缶慚以瓦礫襍瓊玖

九重進獻拜稽首

聖皇功德被宇宙義為千櫓仁為守太平樂事無不有萬物

熙熙在靈囿麒麟鳳凰出知數臣領滄海成春酒一杯一

祝 萬年壽海水杯量共長久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五

五言律詩

挽周仲原

贈別宗瓚

夏日積雨偶成

丁孔目母挽詩

南山畊讀詩三首

吉慶

題水墨梨花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程中書母挽詩

冬日寄示南京二兒三首

贈饒僉事安之陝西

挽蕭引之教授二首

送吳中書勝回南京二首

重陪駕至大液池十首

五言排律

立春早朝

元夕大內觀燈賜宴和李中允二首

卷之六

聞蕭主簿迪寬訃音

題怡老堂

挽李南華二首

九日

喜甥徐光至三首

遣興

題畫岳陽樓

中秋夕示南京穆德二兒

贈徐僉事則寧之關中

郭即中母挽詩

贈大醫院判韓公達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

高待詔母挽詩

七言律詩

舟行阻風雪

夜宿黃金塘留別王子通

曲江阻風

將至南浦望豫章城

元夕泊豫章

望湖亭晚眺

望廬山

望小孤

登小孤二首

發池口

礪磯

早朝

春日禁中二首

元日

清明

和鄭助教退朝左掖聞鶯二首

內直次韻二首

退朝偶賦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二

秋日早朝次王檢討韻

九日

送鍾訓導之長沙

送內麟重守建寧

贈徐推官之姑蘓

送呂僉憲歸省山陰

別胡子澄

贈王助教致仕

贈張運副歸省南昌

題李伯震集翠卷

送人之向武幕

送李生還鄉

送別家兄

送廖伯琛入播

送劉允哲往湘中

送人鎮雲南

贈江西傅副使

贈南康林使君

別沈縣丞

寄簡夫

寄紹安

送黃仲讀

送萬伴讀

送人之南海

送王山人

送杜貫道回山陰

送劉凝節南歸

題杜清碧書望雲卷

分得龍州送楊相歸省

送楊泰政重歸閩

贈光化知縣王時中

送襄陽教授金原祺

禁中次若思侍讀韻

送劉凝節

書李氏孝友堂卷

寄葉紀善

鄉園懷同寅諸友

送別劉日升

賦得西谷關送人之秦中

雲山小隱為豐城徐生作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三

贈徐布政之廣東

題赤壁圖

送別常山縣丞吳子宣

送詹奎章重尹東陽

送曾太守重知歸州

贈羅仲舉致政還鄉

送郭子廬僉憲廣西

送晏僉事之山東

別山東鹽運副使蕭鵬舉

送李輔歸鄉

次韻杏莊先生見寄

贈吳太僕歸滁陽

梅雪軒

和鍾伴讀

別薛僉事

鍾氏菊逸堂

送夏驛丞

送蔡孟凱教授零陵

別蕭崇岳縣尹

送沙知州往祿州

陪祀南郊二首	送謝敬常萬安省親
贈醫者	送吳中書奉使入蜀
挽江仲溫	贈朱中書還天台
和韻答徐崇憲兼東鍾尚賢先生四首	
題閨闈霜曉圖送程行人還建寧	
送薛御史僉憲廣西	送曾訓導往郢縣
送楊編修歸建寧	送侯助教致仕還進賢
周紀善洗硯池	別劉日升
挽劉允中	贈周生還鄉
贈黃中書還永嘉	別劉仲海
胡公文集卷五	四
送俞御史歸象山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九日書懷	冬日扈從獵陽山
扈從再獵武岡一首	冬至後六日扈從獵龍山三首
再用前韻	別吳訓導嘉靖
別解華容	送劉縣尹之侯官
送許博士回北京	雪竹和祭酒
戲東金諭德墜馬	別所存兄
戊子元旦立春	東墟書屋為陳僉事賦

別楊之宜	寄廖伯孫
別江紀善	袁士海大尹回孝感
戲楊諭德失厓	和胡祭酒清明日出郭
和胡祭酒觀放進士榜退朝之作	
移居和胡祭酒	寄鍾伴讀二首
和韻酬楊諭德	贈周同知之鶴慶府
祝教諭萬竹軒	贈胡子澄大尹還遂安
題劉朝縉兩山草堂	贈劉朝縉
喜小兒子	別王太守還沔陽
至日遇雪	贈蕭深州
胡公文集卷五	五
和胡祭酒至後一日獨坐書懷	
永樂壬辰仲丁祀二首	示長兒種
別胡遂安子澄	贈蔣御醫
哭筠澗先生二首	送梁本之溧陽教諭
寄黃叔昭二首	翠雲書房
贈王正中還永嘉	贈夏郎中迪叅政河南
贈司勳督外除南康太守	贈徐太守之宿州
送中書舍人王遂歸省	題源隱詩卷
贈良醫顏存禮	贈楊孟潛
送僧還閩中	送劉公哲南歸

別胡遂安

劉敦信致仕還鄉

別劉孝彰

送人之官漢州

養鶴

送福寧章教諭

辟蘿山房

送人還鄉

元夕賞芙蓉燈

送劉貞固下第歸歐江

送解朝夫及第歸鄉

別歐陽孝忠

和茅山倡和

應制賦鮑人入貢

示種子

寄鄭浮邱孟宣

已丑中秋鄒侍講諸公招飲

九日分韻得監字

謁文丞相祠

和胡祭酒快雪喜晴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木

贈南京禮部吳嘉靖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次若思祭酒移居見寄

天寒勅賜群臣衣皮裘暖帽入朝

次楊之宜見寄兼柬黃學士楊諭德十一首

和梁修撰偶至內閣見寄并至後喜晴三首

別江寧羅貞吉主簿

病起早朝蒙恩再予告三日

和鄭侍講

和姚少師

七月四日 賜柳梅

九月八日隨駕幸鄭村塢

隨獵隆慶州

隨獵懷來遇太風寒甚

客中秋夕

送孟謙李先生往西鄉

北京八景和鄒侍講

居庸疊翠

玉泉垂虹

太液晴波

瓊島春雲

薊門烟樹

西山霽雪

廬溝曉月

金臺夕照

再用前韻八首

贈劉僉事咸之蜀中

贈黃僉事幹之江西

贈陳僉事琦之江西

贈錢僉事遂士之山東

贈陳僉事賞之廣西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七

贈李習重教松溪

甲午元夕午門觀燈四首

送許七婦鄉

送晁司直致仕還鄆城

出塞別姻家廉徵士

楊庶子雲山草堂

潛御史溟賜榮堂

贈別楊諭德

贈鄭御史致政還京華

明祭酒病起

送黃金事之蜀

對雪和魯侍講

酬許中書

題畫贈別劉校書

贈陶給事瑋點兵閩中

贈呂僉事升之福建二首

送李昌明婦鄉二首

黃庶子宅賦牡丹燈

送何教授之成都

送朱太守還廬陵二首

寄梁修撰

送陳士瞻歸西昌

挽吳金洲

七言排律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上元觀燈應制

七言絕詩

春雨苦寒偶然作

題松竹梅

題畫龍二首

戲東楊諭德病酒

別高仲仁

題趙松雪蘭竹

偶作

雪後喜晴

題畫竹贈李孟昭

別徐宿州

胡本文集 卷五

目次

乙未冬北京別徐宿州

題墨梅二首

題和靖觀梅

題子昂畫拳毛騮

題子昂畫馬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二首

送處州劉使君

題竹四首

題畫贈叔昭南歸三首

題王母宴瑤池圖二首

題金侍講脊令圖

題袁安臥雪圖

贈郭九成三首

寄季敏二首

送別卿人

題小景

題捕魚圖

送別紹昌二首

題畫扇寄徐良心二首

題曲江春色八首

贈周崇劾迎其太夫人南歸六首

送人還豫章四首

贈醫者二首

送鄒中書尹資縣四首

題畫二首

題江頭八景

促朱太常梅花二首

題徐汝齊四鳥圖四首

寫懷三首

端午即事四首

送劉廷賢還鄉二首

題扇贈周崇式

枕上

元夕觀燈和金諭德十二首 題劉商觀奕圖

題墨竹

贈龍虎山道士二首

話舊二首

題便面蓮花

胡本文集 卷五

目次

題畫

題畫蘭二首

題遼文進畫青鳥

題內兄陵岵圖

題劉商觀奕圖二首

九日蒙 恩賜假二首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題畫

雪夜偶成二首

雙溪洗藥圖三首

題畫

江上送別三首

送劉日升四首

藍溪釣隱二首

促內兄善存來歸父喪三首

題畫扇三首

贈太寧王知縣三首

題七司馬

題畫二首

寄黃學士楊諭德十首 寫懷三首

除夕和羅修撰 和鍾伴讀雪中見寄五首

送別鄒迪善二首 送杜徵士致政還鄉

題壁山圖 鍾呂傳道圖二首

寒夜遣懷四首 挽高汝節二首

題畫 與朱太常索梅花二首

題扇寄季敏王隱居二首 別徐宿州二首

寄郭子成三首 又三首

思親 得家兄書欲來相見久候不至

得種子書 夢小女復慶

胡公文集 卷五 目次

寄家書 寫懷二首

題畫

胡文穆公文集卷五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德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官 重梓

遠孫 壻 尹學清對閱

全弟 拜恩 校正

五言律詩

挽周仲原

歲月嗟飄逝鄉閭哭老成若無高士傳難表隱君名落日

胡公文集 卷五

愁雲冷孤墳宿草生欲懸吳子劬聊慰百年情

聞蕭主簿迪寬訃音 三首本洲

分手在江亭之官向建寧十年常契濶一死恨飄零涕淚

春城雨交游曉甸星九原成永隔嗚咽望青冥

苦憶垂髫日鄉園共往還坐沉魚浦月游徧虎溪山學問

君先達驅馳我覲顏情親三十載空有淚潺湲

吾宗成宅相愛子弟兄賢伯仲俱才俊聲名豈後先討論

常共被薦剡不同年嗟歎今何在臨風重惘然

贈別宗瓚

迢遞來京國相看是弟兄一尊涼夜飲孤館異鄉情捲慢

開憲放月明明朝有離別歸路片帆輕
題怡老堂

戲綵娛親日永頽膝下時湧泉頻躍鯉種樹每駢枝鴈
醅浮蟻香盤餽切絲古來稱孝子今日見姜詩

夏日積雨偶成

六月多滂雨陰雲掃不開憲涵暝色早風作秋聲來池館
渾無暑園蔬可勸杯出門苦泥濘向夕始朝回

幕寮李南華惇愨上也居翰林凡三載持身處事甚謹
人咸稱之今年夏以疾在告未旬日而歿人咸惜之子
重惜其才情不能已遂賦五言詩二首以挽之

胡公文集 卷五

念子性敦樸才華正妙年翰林初入幕交友盡稱賢卧病
未旬日含悲隔九泉蹇予思不已賦此重惓然

西風端旅櫬落日重悵其虛枕黃梁夢高堂已夢悲題銘

祭酒筆哀挽翰林詩地下應無恨招魂有楚辭

丁孔目母挽詩

白髮享高齡華堂見壽星方期榮色養何遽遽凋零令德
傳詩誦潛光屬墓銘傷心悲孝子洒泣向青冥

九日

又是重陽節黃花不肯開長為天上客且盡掌中杯寄遠
無鴻翼登高有風臺故園千里外十載未言回

南山畔讀詩與劉仲鍾賦 三首

我愛南山好幽偏稱隱心鑿池留月鑑開徑出雲林稻長
千畦綠松圍四座陰時時畊與讀興復在瑤琴

夜飲新池旋擊解漆園希曠逸詩誦達生篇

未曙先啼鳥才春即見花絕勝何氏宅還是鄭生家帶雨
鋤新笋穿雲摘嫩茶將書掛牛角歸路晚風斜

喜甥徐洸至 二首

忽喜吾甥至令余懷抱開異鄉為客久遠道奉親來弟妹
俱年少提携賴汝才新詩過百首佳句總能裁

胡公文集 卷五

別汝僅一載今來已可人歷艱詣世故出語見天真書未
終千卷才堪慰二親客中憐骨肉深夜語頻頻

吉慶

小女名吉慶今年始解行拜人連欲踣學語未分明覓果
呼慈母翻書傍阿兄目前聊足慰非汝故關情

遣興

俯仰思千古逍遙寄雨間孤雲飛不定流水去難還有跡
方為後無名始是閒何由堪遣興把酒對寒山

題水墨梨花

春園雲瑣碎剪出芳蕖啼鳥和聲裏凭闌幽思中衰榮

無定跡舒卷任東風咲共花神語因知趣不同

題畫岳陽樓

欲過洞庭渚更上岳陽樓烟雨空成夢江湖未買舟雲迷
張樂處樹落弋鳬秋不覺為圖畫渾如汗漫游

程中書母挽詩

客路八千里閨闈訃忽來慈親嗟已逝遊子不勝哀九膽
留遺訓細歲有舊裁都將一掬淚洒向釣龍臺

中秋夕示南京穆德二兒二首

三載從巡狩三年住北京中秋氣已肅今夜月偏清時節
催吾老詩書望汝成遙知把酒處重有憶予情

胡公文集卷五

萬里輝娟淨三更星斗高愁多憑酒遣興索縱詩豪報
國誠吾事承家付汝曹故園親舍遠誰與進香醪

冬日寄示南京二兒三首

我身長作客念爾寓京華詩禮從疎放音書只歎嗟服牙
飛鳥沒心斷暮雲斜報國慚無補誰能更憶家

親舍五千里違離十四年安書憑汝寄老病竟誰憐鬢短
緣愁甚天長足夢牽如何小兒女能解寸心懸

歲晏景何迫流年去不停壯心徒草草華髮已星星食祿

慚三釜傳家愧一經汝曹慎修飭足以慰飄萍

贈徐僉事則寧之閩中

拜命辭雙闕之官向七閩遙趨僉憲任直作戲驅臣去路

衝寒雪分司及早春接行先撫靖所重輯齊民

贈饒僉事安之陝西

掄才初至仕銜命遠之官送別將年盡臨行月雪寒星輅
辭上國使節望長安到日頻咨訪惟懷靡及歎

郭郎中母挽詩

南浦愁雲外西山落照邊訃音來萬里慈母隔重泉泣血
孤兒痛埋銘令德鑄傷心憐郭巨純孝感皇天

挽蕭引之教授二首

慟哭同年友全婦已闋棺春秋五傳學教授一儒冠旅櫬

胡公文集卷五

他鄉遠孤墳蔓草寒只今始歸骨竟斷路漫漫
載遺教崑山著誦聲真能敦古道端不愧新銘將引

教命低回若避榮哀辭悲五噫有恨獨傷情

贈太醫院判韓公達

鼻祖為良相雲仍擅國醫承家文獻舊過主第兄奇負局
磨仙鏡長桑飲上池無勞問爪幕每見起幾危

送吳中書勝回南京二首

故友難為別分携有底忙殘年催遠道孤館送斜陽去夢
頻金闕交情滿玉堂雲山千萬疊回首向蒼蒼

去路衝寒雪層冰踏馬蹄朔風欺客袂旅飲促晨鷄目極

南京遠心懸北斗低鳳池春色早歸日柳條齊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十首

馳道香風暖春花錦樹紅宸游仁智殿更上廣寒宮瞰水
疑浮海凌雲若泛空自非有仙骨安得到天中

石磴紫迴上嵌巖集葉分蟠松低拂地深洞竊藏雲古殿
浮甍竊奇花吐異芬鳥啼如沸樂彷彿九霄聞

俯仰重七遊遊處七奇才過三十步已有百千岐翠栢
圍高蓋青蘿裊細絲自矜遇真境登陟總忘疲

倦立依巖石輕行惜落花孤高望不極清絕興踰賒物色
皆詩句思榮遠歲華

胡公文集卷五

六

聖心頻念渴爰勅賜新茶

大液浮天影暗波泛暖春鯉魴游近岸鳬鴈不驚人未敢
施罾繳徒懷把釣綸物情真自得同此沐

皇仁

白日旋環島鑾輦下玉臺勝遊仍未徧

重來豁落塵胸窄微茫望眼開躋攀雖力乏欲去更
徘徊

豈弟還向小山游古木圍香殿長橋度碧流入門成
異趣撫景更清幽誰謂蓬瀛遠于今到上頭

滿壁開圖畫綠階長翠簷龍壺九曲水樹老萬年霜何必

論玄圖真成到紫房回看佳麗地玉氣蔚蒼七

水殿沒厓敞崇臺入望高畫梁留語燕孤島戴靈鼈脆藕
甘分雪香梨味勝膠清游從此慣奔走豈辭勞

清宴儀天殿爐烟散綺羅黃封分御酒白羽賜天鵞優渥
恩波重昇平樂事多小臣無以報稽首進卷阿

重陪駕至太液池十首中缺二首

瓊島烟霞外重來又近秋水花函鏡觀宮樹入雲稠落照
明池上涼風在殿頭翻疑前日到不及此時游

徙倚高臺上繁華入望中涼生金井樹香度碧荷風禁禦
廻仙苑雲霞護闕宮

胡公文集卷五

七

聖恩令偏覽感此興無窮

載筆隨丹輦承宣近御床波翻清影動松落翠陰涼冰人
分蓮子金盃賜蔗漿

天顏深有幸沛澤益汪洋

玉砌臨無地飛甍上倚天微風斜舞燕高柳拂鳴蟬岸草
茸七細池荷筒七圓孰知丹禁裏別有好林泉

瑤臺浮御氣馳道跨天津空闊渾無暑清虛迴絕塵駕鸞
臨水並翳翠映苔新寄語桃源客徒勞避世人

何處星槎遠清連畫舫移迴風飄舞舞細果壓卑枝勝景
吾從見仙源世不知非因頻侍從那盡此中奇

綵雲移雉扇碧鮮映雕闌柳外停游輦花陰立從官自緣
疎散質常得賜來觀靈囿今同樂

皇恩海寓寬

變林二島見宮殿兩崖開雲自波心出泉通地底來暢游
多遶興欲賦愧非才向夕笙歌散天香滿袖回

五言排律

立春早朝

飛雪送殘臘隔年迎早春暖風回昨夜佳氣滿清晨萬國
朝丹闕千官拜紫宸香飄閭闔迥步響珮環振仙樂開
中殿青歌下大鈞冕旒瞻黼黻日月繞龍鱗陽德施群動

胡公文集卷五

華夷仰至仁紅含花蕊細絲轉柳條新纖玉傳生菜醇醪
賜近臣自慙分綵勝幾載受恩頻

高待詔母挽詩

白髮近期頤蒼顏介壽祺遙嗟千里隔遽作九原悲蕙帳
閒新綵蘭階失舊姿徒增風木感不盡甘思姆教留遺
訓家聲足令兒才華邦國彥翰院佩珪辭述德光泉室將
銘勒墓碑海雲愁漠漠庭草慘離離落月來魂夢寒泉咽
淚淚憑誰薦清醕為我斟貞姬

元夕大內觀燈賜宴和李中允二首

天下皆同樂

君臣共穆清萬方趨入貢多士慶登瀛佳節逢元夕乾坤屬
太明燈輝月影古調踏歌聲星斗迴三殿簫韶度五更雅
興嘉際會仰見泰階平

神岳移滄海輕颺馭鶴仙雲霞相掩夢錦繡競鮮妍珠斗
千門迴銀花萬樹連御香來黼座戲樂近華筵歡咲同今
夕叨陪自往年兩京多勝事倡和付新篇

胡文穆公文集卷六

七言律詩

舟行阻風雪

北風蕭瑟薄征裘千里遙為上國遊
雪色滿山明兩岸江聲入夜到孤舟
春歸不及南湖鴈晝卧惟憐別渚鷗
總為浮名相絆係故園花竹興悠悠

夜宿黃生塘留別王子通

憊外蕭蕭竹十竿酒醒聽雪夜深寒
五更鄉夢辭家遠萬頃風波去路難
最恨馬卿猶卧病徒令賁禹也彈冠
明朝河梁思滿目雲山別後看

胡文穆公文集卷六

曲江阻風

連日寒風雪不消扁舟尚阻去程遙
青雲作客猶羈旅章甫為儒際

聖朝別思每勞詩句遣愁懷頻藉酒杯澆
明當借得凌空翼咫尺扶搖上九霄

將至南浦望豫章城

長江風景晚蕭騷極目孤城客思勞
南浦一流烟浪闊西山千障雪峰高
驛亭秋色催官舫水國春寒入布袍
誰道別離猶有恨不妨萬里快遨遊

元夕泊豫章

殘雪微消潦水生扁舟晚泊豫章城
萬家燈火遙爭麗半夜笙歌自有聲
時節催人成遠別月華照客未分明
同遊總是青雲侶尊酒頻傾慰旅情

望湖亭晚眺

雲殘雲散晚風晴挂席東遊綵鷁輕
懷古不堪成楚望登臨且喜上吳城
匡廬遙落中霄影彭蠡平開一鏡明
往事消沉煙景裏斜陽荒草不勝情

望廬山

廬阜高寒掃劍鉞晚晴遙望入蒼蒼
千層華蓋從天下九疊屏風帶雪張
影落平湖青黛小秀分南紀白雲長
他年

胡文穆公文集卷六

五老能招隱便結松巢跨石梁

望小孤

中流迢遞見孤山絕壁蒼蒼杳靄間
碧落有雲常掩映丹臺無路可躋攀
憑陵吳楚三千里雄壯東南第一關
來往

人自老南船才去北船還

望小孤

楚水中流闊海門九江東去勢如吞
孤峯斷岸千尋上一柱擎天萬古存
不晦陰崖常宿雨未明絕頂已朝暾
憑高無限登臨興望盡中原望故園

巖龍石磴倚崔嵬過客登臨此處來
仙于不歸遺廟在寒

潮長送夕陽回江連湘漢天無際山擁瀟蘆雪欲開甃把
一杯酬旅况不須懷古重徘徊

發池口

浪靜扁舟向晚開中流激激棹歌來雪留翠嶽春寒在日
落黃蘆暝色催壯節未酬猶是客羈懷欲遣莫停杯故園
別後無消息愁見江城鴈北回

礪磯

萬頃波光鏡面開水宮雲影見樓臺夕陽飛鳥歸無盡春
浦寒潮自往來燈火只今漁艇近鼓鍾長送客帆回東游
未遂經行興况是凝程日苦催

胡公文集卷六

早朝

紫禁深深曙色遲千官環珮肅朝儀香雲乍起開
金殿仙樂徐聞度玉墀星彩遙臨花影動月華絕轉樹
陰移侍臣霄漢承

恩渥只有丹心報

主知

春日禁中

春雲覆殿陰千門晝未漏沉一雙燕子飛西掖雨
箇黃麗啼上林草色偏多回輦處楊花直到曲闌深太平
自愧才無補獻納惟期竭寸心

殿閣新晴晃繡衣朱甍瓊閣映朝暉內官奉輦行黃道近
侍承宣出紫微山色欲來宮苑靜風光相逐燕鶯飛生成
已荷乾坤力碩効夔龍志不違

元日

和風麗日報新年壽域洪開氣象鮮玉曆授時朝萬國鳳
韶按樂度中天驚陳鹵簿丹墀內班列蛾眉

御座前共喜

皇恩彌八極不須將士守三邊

清明

久客長安近日邊宦情無那也淒然清明又是過三月先

胡公文集卷六

四

隴相違已六年胡蝶飛來幽徑草黃鸝啼入禁城烟故園
最憶芙蓉麓幾處閑花對古阡

和鄭助教退朝左掖聞鶯

朝回左掖聽官鶯綠樹陰一繞禁城清曉每聞烟外轉嬌
歌遙度曲中聲九天縹緲和仙佩三殿依微下玉笙青鏡
流年誰獨惜白頭著述鄭康成

朝罷一官逐隊行新鶯百轉繞含章綠陰最惜西華樹清
韻遙過內苑墻停佩聽時啼却緩向人飛處意偏長憐君
未覺成多感誰共尊前勸

內直次韻

天門侍立已多時內閣從容退食遲四海太平應有象
九重端拱正無為扶桑日上黃金殿闔闔風生赤羽旗共
喜草萊深雨露華夷從此樂雍熙

每近

龍顏侍語時金門晝靜漏聲遲庚歌不戒唐虞盛論道終期
稷禹為御氣欲浮雙鳳闕日華遙映九旂旗趨陪已喜承
殊渥

聖學頻煩誦緝熙

退朝偶賦

清時無補欲如何却惜年華冉冉過青眼故人音問少白

胡公文集卷六

五

頭老母夢思多孤燈對處看秋鏡雙闕朝來散曉珂載筆
自慚真忝竊九重况屢沐恩波

秋日早朝次王檢討韻

秋滿都門一鴈飛輕羅初擬試朝衣城頭鼓角催更盡
闕下星河向曉稀佳氣入雲浮紫殿新涼先雨到彤閣涵
濡共際雍熙日誰識陽和造化機

九日

冠佩從容出禁城玉堂杯酒整同傾菊花未放空佳節塞
鴈初來寄遠情北郭千山浮爽氣西陵萬樹起秋聲故園
想有登高處誰插茱萸憶弟兄

送鍾訓導之長沙

南去長沙幾日程布帆迢遞颺風輕三湘愁思多離怨兩
地關心是別情賈誼宅前秋草在定王臺下暮烟生登臨
想見時懷古辭賦惟因弔屈平

送芮麟重守建寧

建寧出守沐

恩新五馬重臨擬借怕玉佩曉辭銀闕曙朱轡晴照鳳城春
月明征路經鄉縣日暖甘棠待吏民愧我不才思識面相
逢却訝跡如神

贈徐推官之姑蘓

胡公文集卷六

六

儒衣曾倚栢霜寒此日承恩始拜官歷事已聞名藉甚
論囚待日獄平反姑蘇烟樹迎旌旆白下晴楊拂馬鞍
聖代只今嚴考績好將異政達朝端

送呂僉憲歸省山陰

十載為官一布衣故家文獻愈增輝聲名已為當時重清
苦從知此日稀江右按巡勞憲節山陰歸省拜庭闈南州
凋敝今逾甚咨訪咸瞻四牡騑

別胡千澄

舊遊萍梗逐風輕此日歡逢在帝城剪燭暫同孤館夜
題詩多是故鄉情一尊別酒將春暮千里歸舟泛月明無

限離愁何處着夕陽江上棹歌聲

贈王助教致仕

白頭辭祿賦歸田烏帽承恩下日邊
官路暫沾前店酒布帆遙挂上江船
思將簞箬供朝飯乞得桑榆樂暮年
高卧衡門對松菊應知無夢到成賢

贈張運副歸省南昌

宦遊離別思依依暫得承恩日下歸
江路微茫春雨後鄉心迢遞暮雲飛
草青南浦迎孤棹柳暗東湖隱舊扉
故隴松楸如昨日想應惟有一沾衣

題李伯震集翠卷

胡公文集卷六

七

舊結雲巢傍翠微綠蘿薜蘿巖扉半
窓列畫山排闥環堵無塵竹作圍
溪雨未來先爽籟水禽相伴每忘機
自緣此外堪頭白誰信幽棲與願違

送人之向武幕

驅馳萬里向遐荒拜命新辭出建章
路入兩江分左右天連八桂異炎涼
道邊見客皆蠻語峒裏逢人盡卉裳
聖代化行無遠迹收民應重擇賢良

送李生還鄉

季父超揚已絕倫阿宜文彩照青春
月生合浦明珠出日暖藍田白玉新
天上未歸同作客山中若到定懷人
還家

已遂幽棲願綠樹清池理釣緜

送別家兄

江東門外送輕舟惡說南風苦滯留
惜別未終同被樂促歸先慰倚闌愁
關河烟景林鴉暮澤國音書塞鴈秋
多少傷心眼前事都憑傳語到滄洲

送廖伯琛入播

京華為客喜相逢語笑連宵在會同
詩思微茫秋色裏鄉心迢遞月明中
別情萬里臨流水歸路千山對落楓
此去音書何處達夜郎南向少飛鴻

送劉允哲往湘中

胡公文集卷六

八

三湘七澤水雲連楚客南游思渺然
行卷苦難題別句離心況是逼殘年
鳳凰臺下晨分袂鸚鵡洲前夜泊舡
試問賈生還謫處一杯煩為吊荒烟

送人鎮雲南

四海謳歌頌太平將臣分閫鎮邊城
節旄上日辭霄漢斧鉞高秋出帝京
六詔雲深豺虎肅百夷地遠瘴烟清
柳營訓練多餘暇閒看春農雜曉耕

贈江西傅副使

金門傑直夜迢迢珂珮玲瓏近九霄
語笑每為青瑣伴步趨同入紫宸朝
月明候館迎仙旆秋滿都城別使轡

願假霜威清瘴癘好敷

聖澤及芻蕘

贈南康林使君

使君五馬謁 神京三載還來報政成 北關署名無殿
績南宮考課有能聲江頭落日旌麾別湖上新年父老迎
到郡捲簾公事少香爐閒看紫烟生

別沈縣丞

昌化三年佐政勞簿書考課謁銓曹 金門聽漏霜華冷
玉陛辭朝月影高江路曉行山寂々浙河晴泛水涵々到
時又是新春後滿縣東風綻碧桃

胡公文集卷六

九

寄簡夫

幾度詞垣對夕暉懷君千里恨相違乍逢故友將詩寄从
別文江覺夢稀牛渚波光天際遠龍河草色雨中微遙知
習靜東山下閒看浮雲出岫飛

寄紹安

故園三年別夢頻都城又見歲華新談經尚憶西窓夜對
酒遙憐小檻春客思不離螺浦樹鄉書多寄秣陵人楓堂
舊有餘陰在應看青雲早致身

送黃伴讀

高才應似馬相如共羨 王門早曳裾首々詩篇唐格調

行軍法晉人書春來江上愁難別君到河南思有餘莫

天上遠龍門頻寄一雙魚

送萬伴讀往洛陽

離心日逐去鴻飛把酒河橋送夕暉客裏春來鄉信少
中人去舊遊稀疎星待漏辭 丹關遠水迎舟出 帝畿
想到梁園多賦詠洛陽花柳正依依

送人之官南海

都門花柳照青春拜 命還辭出紫宸南海喜迎新令尹
西山因見舊交親舟移楚水成孤夢月滿梅關度遠人鄉
思欲知何處是刺桐紅槿烏聲頻

胡公文集卷六

十

送王山人

賣藥攜琴每出城松林蘿逕往來輕濟貧已足囊中訣習
靜應多物外情入洞有時隨鶴去看山終日傍雲行瑯琊
宗族懷高誼千載靈岩一指明

送杜貫道回山陰

華館東風燕子飛旌亭酌酒送斜暉山陰修禊春將暮江
上思家客髮歸舊隴松楸荒宿雨故園花柳映朝扉惟有
清真軒裏月相期莫遺賞心違

送劉凝節南歸

青春你客共京畿遠道思親擬賦歸別夢欲隨江水上離

心正逐嶺雲飛山經廬阜觀千障家在烏源掩半扉白髮倚門頻悵望爛斑先著老萊衣

題杜清碧書望雲卷

武夷遙憶杜徵君軼世高風迥不群九曲丹霞餘舊業一坏青草閉荒墳已嗟往事隨流水尚見遺書寫望雲賴有賢孫能愛惜八分重觀石經文

分得龍洲送楊相歸省

武昌烟樹遠宜比十里龍洲草色青蘓幕漁人隨水上陽春估客放舡輕漫遊憶我曾題賦歸省憐君是過庭他日甲科期不負縣前爭說識應靈

胡公文集卷六

十一

送楊恭政重歸閩

玉堂春盡雨絲絲清會逢君對酒卮考績已為方伯家論交先向故人知天連吳水舟行遠路入閩關馬去遲惟有無諸城上月海門千里照相思

贈光化知縣王時中

華髮即官舊縉紳青袍白簡拜楓宸佳名早已聞朝士善政應多及縣民秋水漢江歸棹遠暮雲淮浦別愁新鄉書莫道鱗鴻少此去襄陽有故人

送襄陽教授金原祺

長江無浪布帆輕西去襄陽感別情十載獨憐交誼舊一

官偏羨廣文清雲開漢口斜飛鳥樹接荆門遠帶城千古峴山登覽興新碑荒草暮烟生

禁中次若思侍讀韻

閨闈濃雲濕未消風傳三殿御香飄玉堂畫未頻分直金闕人稀已散朝露下井梧秋苑靜鴈回江浦碧空遙曉君賦就陽春曲因有新聲出九霄

送劉凝節

八月都門送客行長河歸鴈雨中聲一尊不盡臨歧意千里那堪別子情廬阜天高秋欲暮崆峒霜落瘴應清杏壇童子時收講好為窮經照夜營

胡公文集卷六

十二

書李氏孝友堂卷

曾向中華步晚暉竹林相訪倒芳尊別離愧我頻京國孝友憐君好弟兄夜雨軒窗連枕被春風庭砌長蘭蕕紫荆莫遣成枯老定有旌書到草門

寄葉紀善

華館遙連紫禁西幾回乘月憶朝鷄春遊輪苑曾同入詩鴛舊夢憶共題嵩岳正中天闕近黃河直下海門低別來千里勞清夢何日相逢手重携

知開懷同寅諸友

棘闈清坐思迢遞尺詞垣隔九霄青鎖畫長閑草創

紫宸天近早趨朝萬家秋色烟中樹一曲京鞍月下簫試問故人相憶否此情欲寄塞鴻遙

送別劉日升

每逢烟景倍思家況是秋風送客槎一見幾回詢郡邑五年三度到京華滄江落日孤舟別遠浦晴雲斷鴈斜後夜欲知何處夢長洲明月映蘆花

賦得函谷關送人之秦中

蒼莨函谷倚天開百二關門俯露臺秦地山河從此合咸陽風雨自空來千崖落照明紅葉半壁荒碑長綠苔老子青牛今已遠登臨懷古重徘徊

胡公文集卷六

十三

雲山小隱為豐城涂生作

清泉翠竹迥無塵布襪麻衣習隱淪芳草斷橋青到戶長松巢鶴靜為隣西山雲氣生書幌南斗虹光射劍津

聖代求賢需逸士如何江海有閑人

贈徐布政之廣東

簪筆螭頭侍從時多才早達

聖明知九重給事恩逾渥千里承宣詔豈私使嶺秋高孤

鴈遠吳江水落片帆遲佇聽

天語丁寧處要是陽和物也滋

題赤壁圖

雪堂學士玉堂仙赤壁重遊夜泛舫文采風流今已遠江光月色故依然青山幾點蒼茫外碧樹參差香靄邊尚想橫笳月衣入夢影翩跹

送別常

常山佐邑已多年考績應知子獨賢關下疎鐘晨接佩江頭風雨晚移船五經家學還能繼三禮威儀喜有傳莫歎別離當歲暮到官猶說是春前

送詹奎章重尹東陽

帝城歲晏朔風寒相送都門雪未乾候吏喜迎前令尹列星還應舊即官雲邊畫舫乘潮去江上青山把酒看明日

胡公文集卷六

十四

双鳬知已遠碧霄回首思漫也

送曾太守重知歸州

出守還臨變子國曉寒分手鳳凰臺千山積雪離鴻斷萬里歸舟去驛催江左交遊憐遠別巴東父老待重來遙知到郡春風暖應有棠梨幾樹開

贈羅仲舉致政還鄉

青年遊宦走西東白首承恩雨露同禁苑朝來無舊識故園歸去羨群公鄉心萬里飛雲外別思千山落照中遙想到家寒食後尊前日日醉春風

送郭子唐

廣西

新承詔命沐

斧鉞青春出 帝鄉蜀縣此時思郭伋

桂林今日得張 天連百粵秋無瘴地接諸蠻夜有霜臨

別獨嗟何以贈勉期忠孝答 虞唐

晏食事之山東

黃鳥翻已飛上林龍河疎雨落花深春城送別同為客旅

館相思獨繫心沛郡風謠遺舊政麟原詩豪足新吟世家

還接東齊譜此日還持使節臨

別山東鹽運副使蕭鵬舉

三年京國屢逢君白首惟憐思不群經學早從劉向說

世家遙自子雲分月中珂珮趨朝接江上歌詞送別聞莫

胡公文集卷六

十五

嘆鹽官淹歷下馬頭看徧泰山雲

送李輔歸鄉

都門曙色已曛曉相送離亭思萬重日下紅塵迷遠騎雲

邊紫閣度疎鐘家書欲寄雙鳬渚鄉夢先過五老峯同學

舊遊頻寄語別情應似宦情濃

次韻杏莊先生見寄

先生日共白鷗閑九老香山可是班杖策每行洲渚上看

花只在杏莊間仙客求丹訣門有清風掃竹閑愧我

一官天上遠何 酒解襟煩

贈吳太僕

後

將門才子

每接珂聲步 玉墀分手又為今日別

論交却憶昔

力憐王宰真能畫更喜吳融善賦詩明

發度江淮浦遠

烟樹不勝思

梅雪軒

千林歲晚墮群英軒外梅花照雪明一榻香風塵不到四

窗寒影夢猶清酒杯應笑陶彭澤詞賦偏憐宋廣平安得

山陰乘興去扁舟還載鶴同行

和鍾伴讀

辟雍作賦動朝端泮水初辭硯席寒千里風雲仍達道十

年文學舊儒冠已看禁籞承新寵應羨 王門拜好官幾

胡公文集卷六

十六

度文華聽講罷步趨時共出 金臺

別薛僉事

綉衣駉馬出郊坰疎雨微雲散曉星五載重逢頭已白半

生相見眼中青清秋斧鉞辭霄漢晴日樓船過洞庭遙憶

別情何處是亂山高下短長亭

鍾氏菊逸堂

君家種菊草堂西分得清香自閭溪歸來彭澤應偏愛隱

逸春陵獨品題 白蕊開瓊屑無數黃花勝裏蹄我憶

南山秋色好

元睦

送夏驛丞

桂林向去水

雲山別恨遙曉月和鍾辭 魏閑

新春先夢到

取寒晴已放梅花雪未消明

日秦淮江上路片帆發好乘潮

送蔡孟凱教授零陵

十年相別在江鄉此日重逢到玉堂易學已傳田博士世家遙屬蔡中郎月明螺浦歸舟遠天入零陵去驛長誰復嘆君頻轡軻從來師道有輝光

別 蕭崇岳縣尹

花縣即官觀 帝畿朝回握手出彤闈應憐客况難分袂欲迷鄉情未典衣又從天上去扁舟遙向鴈前歸到

胡公文集 卷六

十七

家倘過芙蓉渚為道松蘿顧不違

送汝知州往祿州

春風萬里布陽和拜 命趨朝曉曉珂八柱遙連銅柱斷祿州更向桂州過道邊野服蠻音異雨後山田象跡多

聖代收人無遠近草萊何處不思波

陪祀南郊

聖主升中禮

玉堂碧霄雲淨日

玉佩上公造

天壇下聽徹諸

光漾揚明炬烟霧空濛散好香

列成行 臣侍從

閨閣中開夜

七月華終轉閨群佩香

氣初升享百

不飾

仙鶴下伶俜太平

正值河清日

萬國寧

送謝敬常萬安省親

都門楊柳綠依依春半江亭鴈北飛遊宦却嗟為客久送人多是故園歸青年 上國遙持檄白髮孤村獨倚扉為羨還家榮綵侍也應五色着斑衣

贈醫者

都城邂逅識徐郎共說能醫學太倉賣藥市頭因借宅活人則後有奇方杏林舊業烟霞遠橘井新泉日月長試問

胡公文集 卷六

十八

上池如可飲便應拊髀訪長桑

送吳中書奉使入蜀

使節遙臨白帝城星槎五月出 神京劍門重度千尋險雪嶺高看萬古晴官路不離江 子清多在峽猿聲勝遊已入王維畫更新詩紀歷行

挽江仲溫

鄉里交遊惜舊知幾分不道是長離浮生已作三生夢在也應多百韻詩 故月 青涼月冷平池無端

景物東湖上

贈朱中書

雙辭青銀書

堂孤夢夜佩

相思何處是

和韻答徐崇憲 垂東鍾山賢先生 四首

經筵喜近 九重開論治應須賈董才鄉里何因遺兩士

文章今見麗三台 北山日遠無書寄吳水秋高有鴈來淺

薄祗今逢

聖主侍朝終日每遲回

林下投簪已避榮人間到處有詩名南州高士稱徐穉西

學傳經義伏生萬里冥鴻孤影度九皋仙鶴一聲鳴鍾期

胡公文集卷六

十九

未老知音在莫向絲桐怨不平

一日蜚揚上九天姓名徒使萬人傳官花低處衣沾雨輦

路晴時草似烟鳳吹每聞雲外曲龍吟久廢指頭絃

紫宸朝罷千官退炎道分行揖馬鞭

朝衫爭及布衣輕 說罷公懶出城竹下題詩留上客枕

邊無夢到浮榮捲簾不斷雲山色繞宅流來澗水般形迹

未拘何用達逍遙 還擬問 先生

題閨閣霜曉

閨閣月曉

連甌越路信

向鳳凰臺

送薛御史

兩朝文采繡才

課官八桂遠提如雪晴白 征車去雲滿黃陵去驛長見

說邊氓周獎甚好宣

聖澤徧遐方

送曾訓導往

劍閣西行萬里遊故園一去已多秋窮途阮籍能青眼題

柱相如未白頭酒滿卽筒花裏醉詩裁蜀錦囊中收別來

何處憑消息巫峽江深晝夜流

胡公文集卷六

二十

送楊編修歸建寧

官情離思各依依白下門前送夕暉春色已隨江柳徧鄉

心迢迢逐嶺雲飛溪迴九曲迎蘭棹日上重闌見綠衣雙憶

故園成此別玉堂 日夢莫教違

送侯助教致仕 進賢

橫經已罷橋門講投老因辭 闕下歸細柳新鷺江上路

綠蘿青草谷中扉 會盟三 餘松欽野飲千峰長蘂微鄉

主莫驚冠帶恩

麻文

周紀善先

石池泉滿瑤

石 自開自洗鵝

辭帖好辭還

推冠同結社

別劉日升

都門臨發更躊躇，裏頓，慰索母送別，又過三月後相逢，況是一年餘杏花細雨啼春鳥，柳絮蒼江上鯉魚亦有登山臨水與朝錄，計飲何如。

挽劉允中

孤墳獨樹草離離，落日蒼涼過客悲，白鶴不歸留恨處，青山猶似識君時，佳名無傳書方伎，幽室將銘勒故碑，我重臨文懷往事，題哀些益悽其。

胡公文集卷六

贈周生景亮還鄉

即君年少似童烏，久侍嚴親走宦途，天上羽儀驚鸞鶴，日邊文彩炫珊瑚，別程建業雲連樹，歸棹鄱陽水滿湖，此去重來應不遠，西門一葉下庭梧。

贈黃中書還步

冠佩超陪紫禁朝，春風華髮已蕭蕭，宮槐葉暗藏仙閣，渠謝絲長映御橋，酒飲白，浦月，舟又泛海門潮，鳳毛池上承優渥，山九丘。

別劉仲海

撫手遙添

細柳烟中色

長樂陳鍾

即學省傳經

送俞御史

三年白簡侍彤山，謁告，定省，既滿辭朝鳴玉佩，春城別騎輕金羈，親夢切看雲遠，關情深去路遲，烏府才名推籍甚，綠服，江湄。

酒聽流鶯賢

文穆公文集

七言律詩

九日書懷

重陽京國雨霏霏，
何賞何與碩造為酒曉陪。
金闕宴萊更晚種玉堂，
婦秋聲逐西風起客思初聞鴈北飛兒女尊前能慰籍，
血重思庭闈。

冬日扈從獵陽

陽山近統帝城東，
校獵晨驅萬馬同。
雲裏孤峯開玉帳，
架前七校控琤弓。
蕭蕭落木清霜下，
渺渺重關遠火紅。
侍從小臣才淺薄，
慚無詞賦擬揚雄。

胡公文集卷七

扈從再獵武岡

諸峰路轉上蒼莨，
獵火依微入望遙。
樹杪旌旗明曉日，
雲邊笳鼓近層霄。
羽林衛士兵爭捷，
光祿行庖肉旋燒。
賜宴歸來天向晚，
馬嘶寒曉從蕭蕭。

萬騎飛騰不動塵，
風晴日勝陽春金盤厭浥盛甘露。

御手親分賜近臣，
冒見林夸巨驪今逢四海沐。

皇仁太平況是多祥瑞，
沼有龍野有麟。

冬至後六日

同策，
會令，
德游牛首山。

佛窟寺

曉從鑾駕

白寺留碑在

西竺高僧塔

游已覺塵緣

紺宇參差倚翠

恒幽期却忘歸，
石只因別偈。
雲頓已悟清機，
山僧莫道渾無事，
自對寒松袖衲衣。

夾道松陰石磴斜

生臺殿出烟霞，
清風鈴鐸和仙梵。
黃葉巖扉間兩花，
年來遊忘冠帶山僧迎，
接具袈裟更轉中峯一回首，
五雲深處見京華。

再用前韻

行到禪宮第一關，
松枝拂地亦堪攀。
心通般若空諸法，
僧

胡公文集卷七

坐毘盧勝大還，
幾片飛雲過洞口。
數聲啼鳥出林間，
偶來未盡登臨興，
更約何時節假閒。

祇樹霜林香霧微，
六朝臺殿尚依稀。
蒼苔石徑行難盡，
黃

葉岩窗去後歸，
曙留塵外迹浮生已得靜，
中機寒藤古木多幽趣，
賸有白點客衣。

半空塔影出林斜

霜葉公已帶落霞，
僧依絕頂結茅屋，
人汲寒泉煮石花，
偶逢幽人負地不，
尤法訪衆染城裏。

香山靈谷好幾，
華

別吳訓導

二月烟花繞

館遙相送

畫舫中流獨

知此後相思

別解華容

拜命趨朝出 紫宸一宮 受渥恩 新來時共泛西江雪

去日平分上苑春 彭蠡主翁懷故國 洞庭到處是通津 華

容凋獎勞蘇恩草 雙松岸幘巾

送劉縣尹之修仁

鷹冠暫脫出 烟宸千里之官向七閩 栢府烏啼閒白晝

鳳臺花落又殘春 舟從劍浦經過遠 家在龍洲夢想頻 此

日一麾雖去國 只今重選在親民

胡公文集 卷七

送許博士回北京

北學三年為博士 南宮一考又書名 向來對月携尊別 此

去凌寒冒雪行 故里莫嗟成遠夢 舊交總惜有深情 掄才

他日功收効品章 歸月旦評

予往在北京時 南京子謨月夜載酒送予 今子謨南

來予又送之 三載之間離合南北 瞬息若一日 予情悵

悵不能已於言 遂賦此 辭雖不工 意則倍也

雪竹和胡吟

臘月都城三

蠻長梢待回

首龍蟄更

貢境移乘輿

必戀荷衣欲

欲來同咲

官署蕭蕭雨

花掩映碧琅

舍前無此物 閉門面臥似 安

戲東金諭德墜馬

萬里沙場傍險行 鞭韁輕往來 輕翻於紫陌 衝泥滑却

使青駘蹶塊驚 未成開口咲 携尊不似寄詩情 也須

騎馬來相問 更待街頭雨雪晴

別所存兄

臨歧把酒意茫茫 萬水千山入會昌 兩岸丹楓霜葉下 九

胡公文集 卷七

江白浪雪花揚 芙蓉小渚多歸思 鴻鴈遙天自列行 惆悵

弟兄成遠別 重逢應見鬢毛蒼

吾兄學行古人風 清苦操持志罕同 養氣只知尊 尊

玄元不羨揚雄一 莫歎青衫暮萬卷 方期白首 懽懽

玉堂真忝竊都門 別意無窮

戊子元日立春

新年佳節又新春 五色雲 衛 紫宸運啟萬年符

聖代天回一氣播 壯 逐 漢遙懸玉燭

新自愧涵濡深

二七

口墟書

見說東墟傍

卷

道兒孫貴萬

卷惟留汗竹新

每憶同近侍

名應公及青春莫思

舊業空松鞠嶺外

旬

別楊之宜

燈前把酒共清

醒明朝別更難司馬文章君已就董

低事業我空歎日紅綵服天邊去春滿花枝陌上看回首

佳期應不忘梧樹秋影照闌干

寄廖伯珠

都城一別又三年回首蒼茫隔楚天落日夢過巫峽外春

胡公文集

卷七

五

風人在夜即邊寄來藥品香生室裁詩篇思滿川遙想

故園定相憶黃蘆苦竹厭啼鵲

別江紀善

十年清宦住京畿髮蕭蕭舊布衣鄉里交游前輩在關

河離別故人稀官細柳歲新雨水驛輕帆背落暉我有

愁懷何處遣秋來日望望南飛

袁士海大尹回孝感五局編修索詩為贈

舊說即官應列星下才擅才同華令飛見鳥來

訪周郎住鳳城

晚潮生楚江

此去勞相憶

戲楊論

整辭留傲有軒

北道書曾繫足江

南羈旅每聞聲

日餘懶無補海春思却有情一別

主人飛起去莫勞皇甫更卿

和胡祭酒清明日出郭

連朝春雨今朝晴

馬卿為出郭行未覺年華成老大况

逢時節又清明山色低度松間影澗水旋流樹裏聲事業

相期補報敢思暇逸負平生

和胡祭酒觀放進士榜退朝之作

天門射策掄才俊五夜文光動壁躔觀榜獨憐梁黧老看

胡公文集

卷七

六

鞭誰謂祖生先九成樂奏聞天上三甲臚傳下日邊載筆

遠慚周柱史清時無補也徒然

移居和胡祭酒

三月都城柳拂花坐就幽僻却移家欲尋杜老開芳徑敢

擬田公駕小車簾盡長飛乳燕池塘水暖沸鳴蛙故人

若肯頻相訪便倒清尊賞物華

寄鍾伴讀

燕臺一別半年餘星使來時數寄書鄉里但能敦契誼客

情自喜接隣居山山月崖人遠是夢初尚憶

高歌同醉後

重

交誼惟君獨我新

木憐家口未

了生涯愧客身心上無愁方見月有酒不為貧欲知別後相思處顛倒青衫折角巾

予舊居會同館南軒前種竹數竿今遷居翰林之南舊居則楊湖德居之今年添新笋數十竿諭德以詩寄予遂和韻酬之

未許滄浪聽竹枝匪裁修竹滿軒墀半窓爽籟游塵少六月涼陰密葉垂別後每思還自惜朝回坐對正相宜主人莫訝今成容顏色終看似昔時

贈周同知均福之鶴慶府

胡公文集卷七

七

萬里之官南詔外迢迢去驛度三巴舊情相見難為意便道經行可到家佐政未宜早遠郡變夷正好用中華朝廷重在安邊徼拘繫無煩問海涯

祝教諭萬竹軒

軒前種竹一萬箇滿地春雲亞綠陰俗客不知幽絕處清風長在翠微深每從白晝聞秋籟只恐蒼龍起夜霖欲訪此君分半席歲寒還許結同心

贈胡子澄大尹還遠安

山城作宰已三年報政今來列義勇能憐我舊鄉評應數君賢民無愁歎安只俸錢慚愧

臨行無以贈題詩句與人

題劉朝緝兩山草堂

草堂只在斗城隈華蓋中間戶牖開瀑布遙從諸澗落松聲長自兩崖來不妨青草生環堵亦有黃花對酒杯青約碧山栢學士五車共讀口徘徊

贈劉朝緝

清秋校藝棘闈深喜得連旬與盍簪令弟昔同居翰苑名家今見重儒林西風別館他鄉夢落日歸舟故里心明發分携易南北松溪遙望隔雲岑

喜小兒子

胡公文集卷七

八

小兒遠報新生子折屐將書與客言奕葉相傳承世澤舉家歡慶是君恩未論何日能跨竈且望他時可應門所幸老親年八十含飴今喜見曾孫

別王太守還沔陽

十年淮海舊交情千里分携在王京別館正飄吳苑樹歸舟遙過漢陽城空江古渡寒山色遠渚平蕪落鴈聲到得郡齋多暇日子虛擬賦必先成

至日遇雪

一陽初動瑤飛灰霽漢紛瑞光銀花明三殿輕隨仙佩下瑤臺萬方已見豐年素樹開仰望

八顏應有喜千官同上紫霞杯

贈肅深州

迢迢一騎發金陵欲寫離歌愧未能歲晚家園書信斷天寒驛樹雪花凝曉經乘武幕前路夜度滹沱水上冰此去深州須幾日不勞懷古弔屠綰

和胡祭酒至後一日獨坐書懷

朝來阿閣散彤霞向夕漫空雪作花寒入壁衣堪對酒香浮石鼎試烹茶喜得十年同事主况逢四海正為家兩京倡和多新曲已見才華與歲加

永樂壬辰仲丁祀

胡公文集卷七

九

先師孔子丙辰傳制命廣主祭拜命復頒賜誥命聖恩優渥感荷無已遂賦七言律二首用識喜幸

仲丁釋奠祀

先師制語遙傳下赤墀閭闔曉開迎瑞日春風晴轉動龍旗衣冠盛際文明運禮樂欣逢治洽時感激小臣何以報只歌天保頌無為

草茅深荷

主心憐紫詔新頒下九天玉璽封銜雲彩動錦騰載檢日華鮮推恩喜得榮先代報德何自是太平千載會制書更觀帝堯篇

示長兒種

玉署恩深雨露滋難將淺燕幸時求田問舍非吾事績學承家待汝為休老不愁無地著清名只畏有人知從來貧賤多真樂陋巷簞瓢是我師

別胡遂安子澄

相逢相別又經年鳬鳥雙飛到日邊白馬青袍花縣令東風行李浙江舡客情愧我成真率鄉誼如君重可憐此去離心應更遠海天南北共悠然

贈蔣御醫

醫術遙馳海內名懸壺終日在神京不勞方伎傳馮信

胡公文集卷七

十

自有文章誦宋清春雨滿林栽杏偏夜窻飛火煉丹成眼看起疾多奇効亦欲從容問攝生

哭筠澗先生

憶從帳下坐春風傾鑪曾承鑄冶功離別愴情生死隔音容入夢有無中鑑湖綠水明阡外筠澗青山繞郭東南望鄉園頻洒淚心喪未展恨無窮
張望荒原慘客情一尊何處拜先生江南道學無前輩海內衣冠失老成散帙欲編床上臺傷心忍寫墓間銘不堪腸斷相思處况是西風急雨聲
送梁本之漂陽教諭

翰苑詞華數令兄又看難弟

紹梁邱賀作

賦應空橋正平路繞漂陽秋樹
淮浦晚潮聲一官
莫歎儒穉冷萬里青雲自此升

寄黃叔昭

白下分携數載餘山中獨喜賦閑居
懸知別後勞相憶
惟秋來不寄書高誼豈為流俗
多情肯與故人疎
新詩賦就無南鴈把向龍河託鯉魚

憶經別後數流年暗覺韶華似水遷
春有
時和雨到秋

江無計逐風還穿雲遍着遊山屐
載酒多乘泛月舡
此外
羨君饒逸興清臨飛鳥共悠然

胡公文集卷七

十一

翠雲書房

書房遙在郡城西半倚林巒半俯溪
山色入簾青靄合
陰落戶翠雲低水邊臨帖看魚躍
花外吟詩聽鳥啼
亦有
江樓隣石屋也因疎懶憶幽棲

贈王正中還永嘉

相逢已見鬢成霜半世生涯舊草堂
作賦豈須論二謝
詩自可繼三王
吳門曉月迎潮迥
淮樹秋雲接海長
矯首
永嘉千里外文星夜映少微光

贈夏郎中迪參政河南

姓名早入循良傳此日登庸

年居闕下

承宣千里赴河南清霜已落

懸沐水帆

聖主恩波頗徧布要令草木也沾澤

贈司勳施員外除南康太守

南康出守分符重北闕輪才考績優
雙佩已辭三殿曉
孤帆遙挂九江秋
匡廬樹色圍山郭
彭蠡湖光入郡樓
露冕臨民多有暇石門仙洞足清遊

贈徐太守之宿州

一麾出守度淮流五馬春行望宿州
天上屢看承

寵渥尊前不用惜離憂連城驛路中原出
近市人家小郭
幽莫羨杜詩多美政須知黃霸早封侯

胡公文集卷七

十二

送中書舍人王遠歸省括蒼

鳳凰池上暫分襟月轉觚稜曉漏沉
歸省總為慈母念別
離況是故交心
舟移野渡潮生岸
鴈過空江雪滿林
莫戀
括蒼山水好春來相望五雲深

題源隱詩卷

憶度黃源訪舊遊滿溪花柳映山樓
到門青草還同逸
遶崖白雲長不收
載酒有時尋石室
惜春隨處步林邱
驅馳
却說幽棲好夢隔芙蓉萬疊秋

贈良醫顏存禮

不須青史論秦和疊有聲名繼

千金為報贈每

施一七起沉疴日長城市行

人樂意多見說

故園相別久杏林消息近如何

楊孟潛教授邵武鄒侍講要子賦詩贈之

昔年星子談經處坐對湖光萬頃清新捧除書薛玉殿
又持教鐸向樵城雪消驛路寒梅色春滿關門過鴈聲獨
有鄒陽交誼舊贈文題卷不勝情

送僧還闔中

手把楞伽遠出山相逢暫得解塵顏談經說法諸天近
塵焚香白日閒曉月疎鐘辭帝闕春蘿深谷憶閑關
心莫道潭無着又逐孤雲野鶴還

胡公文集卷七

十三

送劉公哲南歸

九年相別喜相逢共咲蒼顏改舊容羨子棲遲仍隱豹
余疎懶早從龍暮雲西嶺家千里夜月南軒酒一鍾
最憶鷺溪行樂處幾回歸夢逐飛鴻

別胡遂安

今年京國兩回來握手才歡別又催孤舫不離鴻鴈渚
新詩多賦鳳凰臺暫留晚飯供蔬品久事清齋遠酒杯
朝退從容一相送臨歧分袂重徘徊

劉敦信致仕還鄉

早辭天祿校書榮又乞休官遂還

玉堂看月色曉

趙金闕聽鍾聲紅塵軒蓋今

已靡舊有盟歸

到故園松菊在門前五柳識先生

別劉孝彰

去年相送鳳凰臺此日山中喜再來天上奉親同作客
尊前別酒莫停杯空江一鴈連雲下遠浦孤舟泛月回
此後若逢鄉國使音書多寄隴頭梅

送人之官漢州

萬里迢迢蜀道行秋江遠水一帆輕楚臺去鴈雲邊影
巫峽啼猿月裏聲經學舊傳秦博士禮儀曾習魯諸生
到時倘見劉明府天上交游惜別情

胡公文集卷七

十四

養鶴

養自成雛不混鷄九臯望斷意都迷丹砂頂出看猶淺
白雪翎梳長未齊學舞偏憐苔砌窄欲飛却礙竹葉低
朝回賴不常為伴莫戀青田自在棲

送福寧章教諭

遊宦早為文學掾清才已際聖明時一經不規專門業
十載真成解惑師又抱琴書臨海縣暫隨鞍馬送江涯
石渠他日如雛校定數康衢善說詩

薛蘿山房

長樂東山境最奇洋門深繞谷迢迢

蘿薛陰成屋別

澗風泉響入池竹裏琴尊留海月
逸興無塵夢不用虛名與世知

掃掃松枝已饒

送人還鄉

新年相送故鄉歸細柳新鶯滿
帝畿別路又隨春酒散
孤帆遙背暮鴉飛南湖水漲消殘雪西嶺松陰映舊扉
愧我去家今十載天邊日夜思庭闈

丙戌元夕黃庶子宅賞芙蓉燈

五色芙蓉剪綵新却先桃花艷芳春已看麗質侵燈燄似
向東風避暑塵銀燭照時微有影玉堂對處更宜人
不辭爛熳尊前醉顛倒陶潛漉酒巾

胡公文集卷七

十五

送劉貞固下第歸歐江

群俊登朝子獨歸暫時失意莫嗟歎從來青紫非難拾自
是驪黃識者稀春水孤舟波杳杳夕陽遠浦草非微還家
更足三冬願萬里雲霄待鶴飛

送解朝夫及第歸鄉

東風擢第上瑤京金榜天門列姓名拜命已承丹詔重
還家先着錦衣榮九霽日月瞻龍袞三月鶯花出鳳城
自是送君鄉思切仁山文水遠含情

別歐陽孝忠

歐陽太師賢孫子年少辛勤好讀書

芸窗破萬卷更

於草閣惜三餘春風設帳花連壁方

經露滿裾惆悵

都門一相送故園遙望重躊躇

和茅山倡和

路入華陽翠靄濃茅家兄弟有遺風三株樹老留仙鶴五
粒松食出火龍隔洞飛雲連水白半山返照上林紅舞真
已得長生訣猶見安期兩鬢童

應制賦緬人入貢

聖主平成繼禹功

大明日月麗天中千年禮樂當全盛萬國衣冠總會同
翡翠珠夷服貢丹沙象齒緬人供小臣欲獻河清頌慚愧

胡公文集卷七

十六

相如賦未工

示種子

別來嗟爾近何如飽暖惟頻念逸居客裏好須憐弟妹
前應苦事詩書奉承慈母尤宜謹親炙名師勿暫疎我
有一身期報國莫將家累更煩子

寄鄭浮邱孟宣

青春分手出瑤京扈從鑾輿向北行白髮故人憐遠別
清尊寒月最關情客程更度桑乾水舊夢偏多冶子城想
見臨池饒逸興典好詩莫惜寄新聲

已丑中秋柳侍講諸公招飯

幾年翫月在都城今歲燕臺看月明

誰同良夜賞一

尊喜共故人傾西山爽氣來清簫另有繁弦度曲聲自是玉堂多樂事况逢四海頌昇平

九日分韻得藍字

重陽把酒羨清酣偏插黃花共咲談此會親知皆客裏北來風景似江南莫驚短髮仍吹帽且得佳時屢盃盤寂是登高何處好西山晴望碧如藍

謁文丞相祠

丞相祠堂在帝城門牆近接學宮平生留餘恨圖全圖沒有精靈食舊京萬古乾坤高節照九霄日月著忠貞我

胡公文集卷七

十七

來稽顙瞻遺像尚見風姿颯爽清

和胡祭酒快雪喜晴

風急浮雲斷復連寒生孤館憶青氈北京九月先飛雪南客單衣欲換綿金闕岩堯天影近瓊林璀璨日華鮮也知東閣多詩興漫和陽春寫素牋

贈南京禮部吳嘉靖

久聞行誼重鄉評相見京華信有徵正喜儀容留客館又催行李入歸程春風冀北輪蹄疾夜月淮南舸艦輕吟對玉山還舊隱從教詩酒樂閑情

胡文穆公文集卷八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七言排律

次若思祭酒移居見寄

淺薄無才荅治療浮雲流水兩相忘一枝未遂巢林願半世徒憐向客忙疎懶自緣生計拙驅馳誰惜髩毛蒼橋門風月應如昔安得清暉似玉堂

天寒 勅賜群臣衣皮裘暖帽入朝

聖主仁恩卽百寮狐裘貂帽許來朝追趨不畏寒威重侍立偏教暖氣饒珠斗漸回知臘近玉堂渾不覺春遙小臣沾

胡公文集卷八

一

沐懸無補願效華封祝

帝堯

次楊之宜見寄兼柬黃學士楊諭德十一首

鵲鵲凝霜似露漙天門日近五雲端南京故友

北地今冬總不寒未會收朔漢歸舟誰肯

君遠有詩相寄客裏時一展看

江上分携道路殊便從淮泗度纔更周盧傑直聽笳起行

殿承宣載筆趨故園雲山連海岱古河沙磧長粉榆井泉

羽獵曾陳賦慚愧楊雄一字無

明時誰肯卧林邱司馬長為汗漫遊

沾濡襟雨露羨

君文采富春秋堯封欲訪今千古焉

經舊九州惟有

橋下月清光曾照昔人愁

霜落中原木葉飛渾河水淺帶漸微天涯蹤跡嗟予徧海
內交游似子稀司馬早逢揚得意延年先識尹翁歸文章
事業追千古待見穀華滿帝畿

天際征鴻疾朔風江南離思幾千重秦淮水落波殺小莫
舟山高樹色濃月轉九門鳴曉珮星臨双闕度疎鐘

宸游鳬躍承恩渥五色雲中從六龍

上苑流鶯繞樹啼朝回緩步掖垣西宮袍賜出新裁錦駉
馬牽來旋鑿蹄近戶竹陰留鶴舞過橋柳影覆花低相看

胡公文集

卷八

二

莫訝歸來晚擬待追趁手重携

蕭々短髮不勝簪况是青年已半臨淺薄敢稽當代士高

明時見古人心早占聲譽遊京國謬忝才華在翰林獻納

無裨慙竊祿思君矯首一長吟

曾寫新詩寄卓秋敢希白雪望廣酬南瞻宮闕雲霄迥比

顧關山道里修天入遠萊瓊島近水通太液玉虹流君如

借問清遊事海上虛傳有十洲

四海謳歌盡妾臣滿朝多士總麒麟扶輿王氣居

聖極華蓋中天應析津叨列從官唯

奉常恩聯三侍

楓宸于今契闊三千里已覺征衣變

懷君遠隔鳳凰臺矯首南雲曙色開
知諸葛是奇才龍河盡日行人夢
星流駟騎來好寄

音書頻慰藉愁腸莫遣日千回

徙聞潘岳賦閒居未遂家園奉板輿寒夜更憐兄弟遠高
堂轉覺音甘疎獨嗟故友能相憶欲和陽春愧不如頗恨

雍端今失學案頭空負五車書

和梁修撰偶至內閣見寄并至後喜晴

朝々聯步踏京塵鳴珮趨朝拜
玉宸雪在西山凝欲曙
天移北斗暖回春年來偶和才偏減客久交游意轉親共

荷生成深雨露青雲得路際昌辰

胡公文集

卷八

三

他鄉更上望鄉臺鄉信迢々屬北回暖氣漸宜西苑樹暗

香先到故園梅待看紫陌花成幄且醉黃封酒滿杯

金門多賦頌早朝准擬獻蓬萊

太液波融暖浪生况逢至後久暄晴
九天日月開

三殿雲韶度玉笙漸喜陽和回上谷好傳消息

平歌詠吾儕事已有新詩繼頌聲

別江寧羅貞吉主簿

赤縣官曹有俊才相逢相送在金臺
空山曉月孤鴻度別

路寒雲一騎回客裏家書煩與寄尊前懷抱向誰開南京

到日春風早滿樹清香徧野梅

病起早朝蒙 恩再予告三日

卧病經旬不出闕今朝喜得觀

龍顏立依玉笋慚容瘦趨入 金門覺步艱

天語更憐三日告客居暫得是時閑自緣草木同榮瘁只在

生成雨露間

和鄒侍講雨後夜坐喜涼

都城一雨洗熇炎官舍新涼客興添欲捲桃笙更越席已

停純扇憶吳縵荷香拂坐風過戶樹影當窓月到檐習靜

清齋焚沉水鼻端無着似香嚴

十年翰苑愧潘炎鏡裏驚看白髮添家有舊書非長物門

胡公文集 卷八

無私謁絕貽繡靜聞刻漏傳 丹闕坐見星河轉盡檐最

愛素庵冰葉操平生清苦律身嚴

姚少師寄詩兼惠陽美茶和韻答之

甫里先生憶遠人絨詩遙寄北峯春旋烹石鼎香尤美細

啜瓷甌味更真顧渚一篇曾品第薊門五月始嘗新清風

吹破江南夢已覺胸中絕點塵

最憶高情物外人清談常對玉堂春書來晉字神飄逸吟

得唐詩句逼真淺薄每蒙青眼顧相知莫嗟白頭新睽離

但祝身長健有待歸時論法塵

七月四日 賜柳梅

武宮仙果非凡實人見開花結子難人死進來多萬顆

王除分賜徧千官禎祥已作豐年兆海宇同沾

帝德寬蒙惠小臣深感激却憐方朔未曾看

九月八日隨 駕幸鄭村埧

秋日郊園爽氣鮮 宸遊萬騎出駢闐行經荒草微茫處

望到清山杳靄邊柳樹深藏宛馬廐城河皆遶玉虹泉徘徊

徧緩轡時來晚月近西樓半曲縣

隨獵隆慶州

重閣複壁壯京都渺々長城控北胡雲散千峯連黑峪川

回一道出飛狐西風萬騎鳴寒草落日孤城噪晚鳥惟有

胡公文集 卷八

彤霞無瑞靄氤氳五色護 鳶輿

隨獵懷來過大風寒甚

西風塵起晝漫漫關外因連塞北寒短褐自憐鞍馬慣布

衣深恤僕夫卑空山落木鳴黃葉遠戍孤峰出翠岫浪說

揚雄誇羽獵從知詞賦古今難

客中秋夕

明河耿耿映秋清旅寓悠々萬里情官舍兩京同月色卿

心一夜墮砧聲德公甘向山中老亭伯終辭海上行嗟我

未衰神已耗虛傳丹藥可長生

送孟謙李先生往西鄉

一官萬里向西鄉客思離情雨渺茫
衣晴拂蘭門霜青雲白髮新知少
旅館寒灯故意長此日
最難交臂別臨岐向有鴈分行
北京八詠和鄒侍講韻

居庸疊翠

軍都之山矗居庸飛崖曲折路當中
白晝千峰陰欲雨翠
屏萬疊高連空西望洪河底柱小
東接滄海碣石雄天非
長城限南北神京永固無終窮

玉泉垂虹

玉泉之山下出泉泉流縈折如虹懸
却帶西湖連內苑直

胡公文集卷八

六

下東海滙百川微風時度碧波動
明月夜映清光圓靜觀
太易有至理此中曾見羲皇年

太液晴波

微風初生太液池蹙波鱗
漾連漪靈物蜿蜒或遊戲水
花搖颺如舞儀雲霞沉浸天影動
樓閣倒射曦光遲每待
宸游臨萬頃行隨仙仗柳陰移

瓊島春雲

廣寒宮殿瑤為臺五色春雲自闔開
赤城有鶴訪玄圃弱
水無路通蓬萊縹緲隨龍天上下
倏忽帶雨山前回方朔
瑤池曾侍宴碧桃花下長徘徊

薊門烟樹

薊門迢迢薊邱前層城萬雉宿暝烟
空濛遠樹遙帶郭蒼
莽長林迥接天綠陰沉
春雨後黛色深
幽鳥憐遮却
榆關望不見笑指白雲阿那邊

西山霽雪

銀屏素壁何岩巖西山新霽雪未消
千林皓影粲瓊樹萬
壑晴光凌碧霄高峯更寒初上日
小徑尚隔歸來樵五城
樓閣在咫尺從知三島望非遙

盧溝曉月

斷雲斜月影蒼蒼照見桑乾河水黃
茅屋居人醒殘夢石

胡公文集卷八

七

橋行旅乘餘光遠市生烟灯火澹平沙
明雪川途長幾隨
仙驛來遊幸蕭蕭馬色凌寒霜

金臺夕照

數尺荒臺低接城千古夕陽送晚晴
青山半邊欲將掩紅
葉滿林相與明迢迢烟景靡魚思冉
年華桃李情黃金
之名猶不泯至今一統見昇平

再用前韻

居庸疊翠

九關第一數居庸重疊峯巒杳靄中
恒嶽清秋通爽氣太
行落日並晴空憑陵絕塞三韓遠橫
亘中原萬里雄

聖主神功高百世磨崖鐫勒領無窮

玉泉垂虹

石洞淙淙瀉沃泉旋流宛見玉虹懸山雲起處遙趨壑花
雨來時欲漲川月落嫦娥窺鏡靜星垂神女弄珠圓

聖明澤如天廣歲作甘霖頌有年

太液晴波

太液晴波漾碧池清風時動綠漪銀潢星斗垂天派方
丈龜龍晒漢儀玉鏡光涵瑤島近錦紋流出御溝遲從知
涵浸由開闢長映西山影不移

瓊島春雲

胡公文集卷八

八

望中縹緲見仙臺冉冉春雲畫不開近接九重連禁籞長
留五色護蓬萊常時過雨晴還濕幾度臨風去却回每侍
宸遊清宴處鳳笙龍管共徘徊

薊門烟樹

暖日和風四月前薊門春樹帶春烟陰陰柳絮連深社
臨臨粉榆入遠天萬籟生芊芊行客聽半空車蓋使人憐回看
雙闕岩峩處正在瓊林杳靄邊

西山霽雪

西山白雪聳岩峩日色纔臨凍未消玉障寒光明早曙銀
臺素影晃重霄山人載檢將從獵野客綠蘿欲負樵跨馬

出郊乘逸興便凌絕頂不辭遙

盧溝曉月

殘星幾點月蒼蒼見漾渾河九折黃山寺僧鐘鳴早梵石
梁漁艇潑流光孤村寂寂林陰澹古道亭塔影長搖蕩
蘆花千頃雪草頭零露白如霜

金臺夕照

荒臺低枕廣陽城長有斜陽映夕晴漫說黃金招俊傑空
餘芳草發清明圖經猶載千年蹟雲樹中含萬古情六國
縱橫星紀渾至今方見泰階平

贈劉僉事咸之蜀中

胡公文集卷八

九

青年科第早蜚聲擢擢遙趨萬里程曉雪鑿鑿鵲觀春
風同入錦官城報恩擬擬忠赤持憲先須體下情總
謂仕優仍在學莫拋經史負平生

贈黃僉事翰之江西

拜命初辭禁掖垣雪晴相送出都門禮闈摧桂科名早
憲府乘輅使節分夜近斗牛看劍氣春回霖雨洗民冤燭
書好為求幽隱恐有無窮戴履盆

贈陳僉事琦之江西

射策天門識俊才拜官相送出金臺清霜已逐星輶去
遠樹遙迎使節來別思共看南浦月佳音好寄北山梅近

聞江右多瘴癘煩惜井霖潤草萊

贈錢舍事遂志之山東

最愛錢家好弟兄九霄文彩播英聲鳳凰本自丹邱出珠樹元從合浦生此日大藩愈憲事向時黃榜甲科名但期清苦酬初志重展忠勤答

聖明

贈陳舍事賞之廣西

爾父昔時為御史賢即風憲又除官名家詩禮文章在奕世簪纓踵武難萬里桂林持使節九門風雪送征鞍昔年按治思先跡別于今予淚不乾

胡公文集

卷八

十

賞乃父仲述由進士為名御史操行立縣表比甚著其文集行於世今賞又由進士除廣西憲事臨行來別于予喜其幼壯能自力學不墜先業遂賦七言律詩一首贈之昔于先君子嘗為廣西憲事因賞之行重有所感故末句以

寄予情

贈李習重教松溪

相逢喜慰舊交情送別空慚酒未傾
鎮逸人遠去桑乾河上雪初晴客程夜足歸南夢回鴈春多向北聲更待三年重把臂應看白髮滿頭生

甲午元夕 干門觀燈 四首

三人端拱致中和四海雍熙樂事多
玉燭麗天明日月春風送暖入山河親逢

軒后垂衣治重聽堯民擊壤歌佳節年也陪宴樂草茅何幸沐恩波

華屋皓月影相輝萬炬金蓮炫紫微龍伯釣鰲瀛海至驪珠銜鳳碧霄飛翠華玉節擁仙仗玄武鉤陳衛禁闥每近御筵觀戲樂天香披拂滿朝衣

鰲峰高聳出天都島嶼林巒翠錦鋪紫霧紅雲連絳闕瓊樓玉宇見蓬壺光含碧落移星斗影落滄溟晃海珠萬國太平人共樂兩京勝事古來無

九衢不禁夜迢迢歡樂人人近碧霄大統萬年歸鳳曆昇平一曲度簫韶已慚淺薄承優寵未有文章輔

胡公文集

卷八

十一

聖朝欲効康衢呈此句願同四海頌 唐堯

送許七婦鄉

十年離別傷懷抱一日驅馳到兩京南郭小堂松菊夢西窓寒榻弟兄情鄉心獨鴈回春早客思孤舟對月明久憶故園仍送子天涯芳草逐愁生

送晃司直致仕還鄆城

白髮蕭蕭八十餘縣官歸去樂閑居已承優詔辭
全闕猶憶同銓拜玉除宮錦惟留前錫服牙籤多載舊藏書到家結社耆年少只有兒孫挽鹿車

出塞別姻家廉徵士

二百年歲月陳中過半世生涯逐逝波為客獨憐君重向
人偏覺我憂多明時事

主心尤切遠道思親鬢欲皓此去封侯期萬里班超投筆竟
如何

楊庶子雲山草堂

昔向雲山結草堂半分山色半池光讀書捲幔雲來坐掃
石彈琴月到床習靜有時惟看竹清齋無事只焚香而今
已作金門隱幽興毋勞引夢長

替御史漢賜崇堂

天門賜勅沐恩榮華扁新題翰墨清金榜早看登進士

胡公文集卷八

十二

玉京先已擅才名未論過郡腰龜鉞且喜還家畫錦成今
日烏臺為御史鐵冠白筆照霜晴

贈別楊諭德

寒風遠路送孤征別夢離愁日夜生因是同官難慰意况
兼知友若為情前程更度梁山泊驛路遙經汶水城慚愧
臨歧無所贈只將珍重擬瑤瓊

贈鄭御史幹致政還京華

綸音曉出寫黃麻休致南歸荷寵嘉五色宮袍頒獸錦
九重春酒醉流霞人間惟羨詩書澤

天意尤憐孝義家從此不榮疏太傳清名千載重金華

胡祭酒病起

萬里歸懷擬共論重憐臥病獨吟呻床頭藥裏空盈篋壁
上琴囊已滿塵看徧古方難得效貯來丹粒却無神支離
瘦骨清如許應是維摩詰後身

送黃僉事之蜀

侍從考能今九載吏曹陞擢異常銓整乘月色辭三殿送
帶霜威入四川白馬黃牛巫峽路新鶯細柳錦城烟安民
重任觀風使教化文翁豈獨賢

對雪和曾侍講

今年寒較去年冬去年雪少今年重紛紛下集度寒殿片

胡公文集卷八

十三

片飛落居庸峯朝士奔趨待曉漏野人高卧聞晨鐘已臨
殘臘歲將暮坐見上谷回春容

許中書鳴鶴病中夢予來訪比寤語家人謂予必至晨

命烹茶侯予茶熟而予果至相視一笑為予道夢中語

遂賦此以酬其意

憐君卧病情尤切夢裏分明與共談遊宦兩京依闕下歸
心一夜到江南叩門烟細茶初熟拂帽霜寒髮未簪笑與
傍人真可訝百年交契信非凡

劉校書調沂州學正賦此題畫贈別

白髮校書前座王碧山學士舊門生幾年睽隔勞宵夢此

日之逢想故情前北雲山留別思濟南風土入修程遠持
教鐸沂州去模楷英髦儒老成

贈陶給事瑋點兵閩中

使節遙持海上行
輶聲應徧七閩城
看花候館春題句
閱籍營門畫點兵
陶侃早能知武事
謝玄本是儒生讀書
更好聞輶畧投筆須期萬里名

贈呂僉事升之福建二首

早蒙青眼獨相知
久別丹霄間宿期
嗟我不才叨太史
憐公有道屢分司
清霜遠入閩關樹
明月長懸粵海涯
惟羨平生堅苦節
臨歧無贈只題詩

胡公文集

卷八

十四

七閩天遠思迢迢
萬里關山去驛遙
漫說豺狼當路道
已看鷹隼上雲霄
好清宿弊安邊郡
祇竭忠勤答聖朝
海微從來多瘴癘
便施霖雨洗煩熇

送李昌明端卿

相歡何事復相違
愁見閩河朔鴈飛
落日長空孤鳥沒
西風遠水一帆歸
故園近日人皆去
旅館逢秋信益稀
我憶到家仍未許
臨歧惟有淚沾衣

天寒鴻鴈影參差
去路還家豈憚遲
送別已成千里夢
相逢又是十年期
鄉書日下勞將寄
杯酒燈前醉莫辭
歸却阿翁煩道語
盤洲烟景不勝思

元夕黃庶子宅夜宴賦牡丹花燈

萬片玲瓏費剪裁
明燈總上一齊開
因看色相元知幻
自識根株不用栽
豔質每從春夜見
光輝疑是月中來
年已此夕成歡賞
豈必清歌勸酒杯

送何教授之成都

秣陵烟樹送輕舟
蜀道崎嶇是勝遊
故壘更經鄧國處
西風遙泛漢陽秋
盤渦觸岸巴江險
深谷籠雲杜宇愁
自昔文翁翻教授
只今訓詁屬何休

送朱太守還廬陵

三年報政上京畿
此日重臨五馬騑
白下又逢朱邑去
青

胡公文集

卷八

十五

原仍借寇恂
歸日長和郭絃歌
偏草綠公庭訟事稀
遙想到官民吏喜
螺山螺水重增輝

共喜廬陵太守賢
居官廉謹志尤堅
考功元不論張掖
報政應知似潁川
千里桑麻迎社日
萬家雞犬樂豐年
賦平自是民無擾
已有聲名播日邊

梁修撰病中作詩見寄諸友賦此寄之

嗟君卧病已經旬
久不同朝拜
紫宸窓下琴書閒
白晝案頭袍笏染
新塵思家頻有雙親夢
伏枕偏憐萬里身
好強加餐扶藥物
莫吟詩句恐傷神

送陳士瞻歸西昌

金門鎖闥近群儒
離校應過漢石渠
投老却辭天上祿
好賢空賦谷中駒
閑門修竹開三逕
何處扁舟入五湖
迢迢江南看武姥
翠微一片白雲孤

挽吳金洲

白首窮經善說經
只將詩禮訓過庭
高才已著儒林傳
替德多書太史銘
華表鶴歸秋肅已
玉樓人去夜冥已
百年惟有金洲月
偏照墳草色青青

七言排律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永樂七年

聖主恩波雨露濃
清時宴樂四方同
千門燈火笙簫裏
五夜樓臺錦繡中
銀樹煌煌環絳闕
玉蟾皎皎晃瑤宮
烟凝宝蓋麒麟上
星散金蓮琥珀紅
忽似彤霞明紫殿
恍如珠斗下璿空
蟠扶仙鶴青冥外
山戴靈鰲碧海東
層雲林消掩謁微茫巖岫聳
龍旋提漏壺報渾疑曙
蟻燭交騰欲舞虹
翡翠簾櫳光洞射
珊瑚枝幹影玲瓏
天街深靚無塵到
河漢低迴有路通
雉扇徐分龍袞近
鸞輿侍衛虎賁雄
瓊卮賜酒催中使
玉佩聯班列上

胡公文集

卷八

十七

公接席相歡諧語笑
當筵趨抃舞夷戎
教坊角觥呈諸戲
光祿盤飧饋有饒
既醉又聞歌湛露
序賢只擬誅敦弓
已看稷禹遭逢盛
不數鄒枚賦頌工
宇宙萬年開壽域
君臣一體慶淳風
顧慚淺薄疎迂質
共荷

皇仁造化功未展
涓埃無補報敢忘
夙夕竭忠業太平
自是超前古載筆應須紀治隆

聖天子德被萬方
治化隆盛與群臣
百姓同享太平之
樂上元節午門張
燈賜群臣宴觀
幸假七日都城徹
夜禁民間遊賞達
旦人心感悅歡
歡雷動如愚輩
以謬才謬忝侍從
遭逢盛時實千載
之遇謹賦七言長
律二十韻以紀勝

會使後之視今欲想望其萬一有不可得之數然後知今之難遇也

上元觀燈應制

帝德弘敷被八埏萬方黎庶總欣然元宵燈市人同樂午夜金吾禁不傳山戴六轡來遠海蜚乘雙鳳下中天虹橋錯落銀花粲霧島參差火樹連光彩迴疑丹殿雪清氛低散御爐烟灤灤零露知霄近點點明星映月圓絕勝端陀觀舍利恍疑合浦集珠璣五峯高接瑤瑤臺路千炬新開玉井蓮雉扇才臨瞻法座雲璈初動降群仙身依紅日青冥上人到蓬萊閣苑邊適性爲魚隨戾躍效靈驚鶴自踟躕九

胡公文集卷八

十八

衢襟逕趨遊騎百戲分陳並舞筵內使頻分恩賜果大官催送酒如泉風飄香氣生羅綺曲度春聲入管絃鶴鳴每陪優寵宴鳬鷺屢頌太平篇小臣淺薄慚無補但紀

皇恩億萬年

七言絕詩

春雨苦寒偶然作

坐看時節又清明風雨連朝不放晴懊惱春寒渾未去花枝憔悴總無情

題松竹梅

古梅修竹共涵春更有蒼松日作隣同是歲寒冰雪伴相看

題畫龍

靈物蜿蜒藏尺素青天白日起風雲滄波捲上九霄去徧作甘霖被八垠

胡公文集卷八

十九

又

虛氣成雲散萬雨飛騰變化在須臾葉公已失僧繇死誰邀精神見畫畵

戲東楊諫德病酒

故舊相歡欲盡情厭厭夜飲過三更如君此意猶言薄宿酒于今未解醒

別高仲仁

別來九載鬢成霜舊日才情擬賀郎磁州此去詩千首莫誦張夫老更強

題趙松雪蘭竹

吳興公子骨成仙，留得人間翰墨傳。清風高致看蘭竹，猶是英皇至治平。

偶作

黃葉紛飛覆萼離，清霜半落菊花枝。小窓盡日焚香坐，閑看蜘蛛戲網絲。

雪後喜晴

雪晴薄暮退朝歸，馬踏新泥濕賤衣。不假地爐今夕燎，明朝自有太陽晞。

題畫竹贈別李孟昭

夢斷瀟湘隔水雲，巴歌楚曲不勝聞。西風無限江南意，盡

胡公文集卷八

二十

寫華箋卷贈君

別徐宿州

歲晏驅馳到北京，忽看秋髮已盈。相送黃金臺下路，寒雲野水幾多情。

乙未冬北京別徐宿州

曉出都門雪飄南，還匹馬去程遙。一杯薄酒將情遠，相送桑乾水上橋。

題墨梅二首

不惜開花偏對雪，只緣結實待和羹。西湖寂寞無知己，總把精神付墨卿。

瑤坡前幾樹開纖雲，淡月共徘徊。孤芳肯作高人伴，疎影寒香逐處來。

題和靖觀梅

石屏風度暗香隨，折得西湖第一枝。清興滿前吟不盡，欲題雪鬢更深思。

題子昂畫拳毛騮

最愛吳興善寫真，拳毛點染五花新。只今日。天閑見却美當時，筆有神。

題子昂畫馬

仙仗隨朝進玉闌，圉人牽出解離鞍。年來沙苑龍駒少，只

胡公文集卷八

二十一

用千金買畫看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焚香閱舊書，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千古中興恨有餘。

汴水園陵跡已荒，南來宮館燕錢塘。臥薪有志當恢復，好寫招魂醉岳王。

送處州劉使君

江右衣冠數相卿，君家文獻汗青香。只今循吏應書傳，又見龔黃在括蒼。

題竹四首

疎影潭疑似渭川修林元不染湘烟夜深忽覺涼風起恍
惚秋聲到枕邊

丹鳳翔比振羽翰深林百尺長琅玕暖風晴日高堂見絕
勝簞簞谷裏看

憶昔巴江聽鷓鴣滿洲兩岸雨模糊十年江海今成夢此
日題詩愛畫圖

舊幹參差已拂雲新梢初破石苔紋試看長就風霜後便
可棲薦引鳳群

題長林茅屋畲贈叔昭南歸 三首

修簞古木陰幽居一榻清風畫不如記得與君同席處滿

胡公文集 卷八

二三

庭燈火夜看書

清湖碧水繞門流石壁光含一鏡秋回首紅塵誰得似忘
機日坐看沙鷗

休官無計解朝衣憶着滄浪夢不回盡把長林茆屋趣春
風江上送君歸

題王母宴瑤池圖

五色雲霞掃不開仙家樓觀鬱崔嵬已憑青鳥傳消息為
報瑤池阿母來

試問紅塵萬劫餘蟠桃此日竟何如開花結實三千歲只
恐東方朔是虛

題金侍講脊令

客窓兄弟樂怡比尊酒相歡不暫離比日展岳增感慨為
君三復脊令詩

題表安臥雪畲

雪寒高臥草門空車馬徒勞出郡中貧賤不因堅苦節白
頭安得到三公

贈郭九成 二首

魚臺昔日哦松處解組歸來未白頭贏得醉鄉忘歲月花
間杖履水邊舟

論材還出應時需房縣人歌已有禱千里驂驢聊一蹶青

胡公文集 卷八

二三

雲終說是康衢

白雲握手意都迷總是相歡又解衣明日買舟江上去
山遙隔五雲低

寄季敬 三首

別來相遠不相親祇隔雲霄萬里身聞道鬢邊添白髮如
君心事有何人

鄉里人來即問君平安便是慰離群莫嫌近日音書少思
繞青山與白雲

送別鄉人

滿地楊花白下門高歌一曲倒離尊明朝孤舫沿流去半

月嚴程是故園

題小景

風起長林水滿津孤舟來往不勝頻
即日暮催柔櫓應有前村待渡人

題捕魚圖

直鉤不用繫綸絲
孤艇橫流斷碧漪
滿野老未能忘得失
停餐還望繫罾時

送別紹昌二首

小年館下日從游
分手于今又五秋
總角忽看成既冠
相過還喜別還愁

胡公文集卷八

二四

石城歸夢隔烟霄
咫尺江鄉萬里遙
郎罷只今應遲子
順風催送木蘭桡

題畫扇寄徐良心先生二首

芙蓉峰下白雲深
別思從前直到今
却憶清秋曾載酒
丹崖黃葉共登臨

萬里雲霄別夢長
白沙翠竹憶滄浪
先生許我歸休約
來往宗門共野航

題曲江春色

天寶繁華已不存
集靈荒草易黃昏
惟有曲江名姓在
千年春色照乾坤

周崇效迎其太夫人南歸因賦絕句六首為贈雖辭語

鄙但然發於情者有不能已也

已看祿養沐恩榮
兄欲娛親弟又迎
不似等閒離別苦
艱難況是客中情

長江渺漭漾寒流
曉日東出石頭頭
願得天心酬孝念
好風吹上木蘭舟

舟行絕勝板輿安
兩岸青山帶雪看
旋買鯉魚新斫鱠
更炊祿米作朝餐

羨君伯氏免朝參
五色官袍當舞衫
愧我未酬三釜志
白头頭老母在江南

頭老母在江南

胡公文集卷八

二五

鰲山高俯釣魚臺
歲宴遙瞻畫舫回
想得到家春尚早
迎人桃李逐門開

入門喜氣滿華堂
共悅慈顏進壽觴
此日庭闈雖慰藉
豈知天上引思長

知天上引思長

送人還豫章四首
七年不見各相思
纔是新來又別離
莫怪臨歧無所贈
行囊多滿翰林詩

龍河薄暮起霜風
一片歸帆背落鴻
兩岸青山遙帶雪
客行如在畫圖中

望廬西望紫烟生
彭蠡波光倒黛明
歸夢疾如江上鳥
夜

來先已過吳城

西山蒼翠落霞邊南浦晴光遠接天遙計客程須十日勝
主閣下繫歸舡

贈醫者二首

雲邊種杏幾經秋藥罨深藏待客求還少若應真有術免
教白髮上人頭

試問回生事有無沈疴一視可能蘊秦和若道今猶在到
得人人見瘳枯

送鄒中書尹資縣四首

舊遊攜手共鑾坡玉笋聯班接曉珂豈料相逢易南北

胡公文集卷八

卷八

二六

交歡還少別還多

兩岸雲山雪樹明孤舟遙向錦官城一道巴江來萬里相
看不及送君情

劍閣壘塘有底奇雪山寒影接峨嵋少陵遊處多懷古一

過閑情一賦詩

却陽才思自空群作縣何須羨必君待看政聲如錦水奔
流三峡使人聞

題畫二首

桃花幾樹隔烟村流水青山近繞門家住泥田遠城郭遊
山釣水過朝昏

一別江南十五春長林茅屋夢頻頻箇中若有閑田地投

老婦來願卜隣

題江頭八景

夫容隔江羅翠屏孤峯獨擁金螺青兩山秀色挹青翠千
古氣入秋冥冥

錦鯉洲前芳草生澹烟起處雨初晴獨倚斜陽看烟景春
風芳草幾多情

空山無處不樵歌伐木丁丁隔薜蘿此處從來近城郭樵
歌乍聽野情多

盤洲幽深無四隣白沙清水堪垂綸欸乃時時聞一曲也

胡公文集卷八

卷八

二七

知別有釣魚人

石橋底下水通江江漲生時沒石碕幾度漁舟乘水入
邊繫得棹雙七

幾年種竹今成塢剩有林亭十畝陰更在傍邊開隙地年
年春雨長森森

霜楓葉丹江渚秋夕陽遙帶滄波流孤舟野水行人少一
鴈飛起橫高樓

石磯嵒嶂障廻瀾秋月漾漾澄清寒此中幽絕波浪少八

月好似錢塘看

二月六日朱太常許送梅花不至以詩促之

二月東風長柳芽茸。細草滿堤沙。底是容臺春傳。梢頭猶不放梅花。

月下吟詩久不成。雪窓瘦影為誰橫。若將一朵分塵几。紙帳生春夢亦清。

題徐汝濟四鳥齋

山茶相傍隴梅栽。一種寒芳兩色開。羣雀不飛殘雪在。樓簾疑有暗香來。

百花原頭麗日遲。東風吹盡海棠枝。白頭也解憐春事。更向花間住少時。

秋香未老霜果破。啼遍梢頭十二紅。憶自淮南招隱後。滿

胡公文集卷八

三八

林金粟怨秋風

海榴梔子共芳菲。紅日花開暑氣微。練帶双栖還自得。一般生意識天機。

寫懷三首

老母今年七十六。別來十載淚沾巾。無由為祝身長健。夜夜焚香禮北辰。

過庭詩禮早傷悲。教訓辛勤賴母慈。今日飽沾天上祿。寸

心何以報恩私。

老恩母德總難酬。耿耿中懷負百憂。惟有此身齒兩報。忠心孝念各悠悠。

端午即事四首

去歲從征北伐胡。六軍此日度蘆花。紫塞無人天漠漠。風萬里掃單于。

今年早向紫宸朝。美酒香蒲賜百寮。宮衣炫爛迎朝日。綵扇沾恩出九衢。

別圃花紅綻海榴。近堤翠影柳絲柔。却憶楚江遺舊俗。兒郎擊鼓競龍舟。

曉侍鑾輿閱教場。錦衣小校列成行。勇士材官俱俊逸。打毬射柳騁飛黃。

送劉廷賢還鄉二首

胡公文集卷八

二九

子向南來我北回。都門相見共徘徊。殷勤為問交州意。已有平安寄隴梅。

行篋才看捲客衣。還家興已逐雲飛。故園十二年來。限鄉情寄與歸。

題扇贈周崇式

新剪吳絲雪羽輕。南州歸去最多情。玉堂臨別無他贈。分得清風與月明。

枕上

不眠心只戀朝廷。寒漏聲傳點點聽。歸到江南才入夢。無端風雨又呼醒。

元夕觀燈和金諭德十二首

春滿金門霧靄濃萬華灯影艷夫容侍衛當開嚴虎豹
衣冠接武集夔龍

翠擁鰲山近九重滿天星斗月當中
鷹輿才到開闔闔一派簫韶響碧空

玉京縹緲見樓基萬戶千門素鑰開
阿母先令青鳥至群仙齊進紫霞杯

上林月轉樹陰移絳闥天高北斗垂
教坊正奏昇平樂御筆親批應制詩

星橋銀漢繞勾陳九陌香風爛熳春
自是太平多樂事非胡公文集卷八

閨歌舞有清新

蛾眉窈窕振鳴珂粉黛新粧簇擁多
雙抱琵琶彈越調採蓮船裏和吳歌

年年歡樂侍

楓宸玉笋金杯錫宴頻度曲每傳天上譜
當筵多舞四夷人

蓬萊宮闕啟宵扃雲母光寒是玉屏
漫說上陽番一曲何人獨向月中聽

九衢車馬撲香埃十二層城達曙開
處處看灯人不寐浮行直到

御前來

玉堂休假罷公衙夜々陪班不到家
漏盡

今門歌舞散退

朝車馬競紛譁

和風霽月踏歌聲正是家々樂歲平
待漏趁朝更鼓靜笙簫不斷到天明

聖心樂與萬方同天下河山總一封
慶歌和得陽春曲寫在康衢擊壤中

題劉商觀奕圖

流水蒼松白石間偶逢棋客不知還
瞬息歸來忘甲子仙

胡公文集卷八

三

家無事日長閑

題墨竹

滄江何處起風雷烟霧冥冥畫不開
捲簾涼氣生秋爽忽見蒼龍帶雨來

贈龍虎山道士二首

早學飛仙煉大還已看鶴髮變童顏
暫來天上仍歸去振袂蒼松白石間

星冠羽珮謁蓬萊龍虎山高接上台曾共乘
鸞王子晉吹笙直到鳳凰臺

與魏太守甯行人夜飲因話舊賦二首

與魏太守甯行人夜飲因話舊賦二首

一尊聊共醉燈前話舊于今十七年最愛番禺賢太守
書飄逸似張顛

幾回窓下聽琴聲猶憶鐔津話舊情此日一尊重聚首
燈明月照屋城

題便面蓮花

便面生香菡萏開賦紅深翠照霞杯誰乘畫舫西湖上分
得吳飲片景來

題畫

城中無地結幽軒門外惟聞車馬喧逸趣總留圖畫裏看
山看水似鄉園

胡公文集卷八

題畫蘭

階前種蘭香可擷畫裏何因有蕊芬細珮欲知何處尋

風夢入楚皋雲

馨香已勝杜蘅清葉上生輝賴墨卿自咲幾多閑意

勞五綵近雕楹

題邊文進畫青鳥

邊生寫畫似邊鸞邈得瑤池雨羽翰睡倚瑤林忘却曉滿

身雪影不知寒

題內兄陟謁圖

賦罷渭陽情不已天涯相見各沾巾秋風總是傷心處一

片雲山思殺人

題劉商觀奕圖二首

着神仙事本虛王生柯爛竟何如只今猶見劉商畫千
載迷人恨有餘

龍門畫筆妙當時賴老文章蓋世奇可惜幽風畫不上茅

生何用勒仙碑

九日蒙恩賜假二首

年七度節在京華屢酌瑤漿泛紫霞今日又陪天上宴

聖恩特賜看黃花

階前種得陶潛菊因值重陽點點開九日驅馳今日假不

胡公文集卷八

妨沉醉莫停盃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白雪連錢不受羈春遊踏破落花泥圉人愛惜真龍種時

向波間洗玉蹄

一疋昂昂耳削筒五花照夜尾捎風騎來不敢輕沐浴只

恐騰波化作龍

題畫

臨石礪隔松雲入座風泉靜夜聞拌却舊山頻愛畫令

人遙憶李將軍

雪夜偶成二首

九門迢遞漏沉沉掃雪烹茶坐夜深獨對小窓清似水竹
聲撼七伴孤吟

半空飛雪亂交加素影浮窓是月華記得滄洲乘興處夜
披鶴氅看梅花

雙溪洗藥圖二首

山中無事學壺仙斷得參苓為引年坐看童子和雲洗溪
水流香出洞前

白頭蹤跡到皇都閑却雙溪煮煉爐相逢易得成今昔

空見人間洗藥圖

題畫

胡公文集卷八

三四

江天空濶草亭幽石壁蒼涼杏葉秋總有故園山水思夜
來飛夢過滄洲

江上送別三首

愁心如醉日昏々無奈逢春慘別魂雙淚正猶江上水夜
來和月漲潮痕

馬上看山君憶我天涯見月我思君遙知兩處相思夢只
在吳山楚水雲

向歌擊劍解離憂惟有多情不自由縱使尊前強排遣無
端依舊到心頭

送別日昇四首

一曲離歌白下樓飛花淡蕩送行舟故鄉未到心先到說
音來時不待秋

上新流漲淺沙順風小艇又還家到時已是春強半開
過深林躑躅花

十載京華未得歸長林茅屋夢相違憐君來往如孤鴈一
度逢春一度飛

朝七載筆侍楓宸自愧才疎寵渥頻煩寄平安書一
紙高堂先慰白頭親

籃溪釣隱二首

不着羊裘把釣竿每臨盤石坐風湍幽棲却羨籃溪好夢
胡公文集卷八

三五

憶沙汀草閣寒
開放扁舟卧短簑從來溪上少風波山青水綠無人伴獨
自中流歎乃歌

促內兄善存來婦父喪二首

去年相約在秋闈過眼今秋又欲殘寄語書岡吳太子一
不荒草北風寒

零落欲誰依孤塚荒涼骨未歸寒食兩年無熟飯西
門外淚沾衣

題畫扇三首

騎馬穿雲度石關芙蓉屏嶂翠微間百年踪跡紅塵裏爭

似林泉一日閑

水邊林下有佳期山月蘿風總繫思一自朝真歸未得洞

烟雨長松枝

機事即成仙了無事心息萬緣何日還山同結隱香

掃石枕書眠

贈太寧王知微三首

昔年相見共言歡此日重來髮已皤但喜政成如密令

須惆悵別離多

欲折垂楊慰解紛雪花如絮濕行雲爭知滿路皆搖落只

有寒梅可寄君

胡公文集卷八

三六

淮水東邊畫舫開孤鴻遙帶夕陽回青山盡處杉關近多

少人迎令尹來

題七司馬

驅馳閑路朔風寒皂帽青衫為謫官青史是非千古在至

今猶入畫圖看

題畫二首

波上樹蒼蒼搖落西風起夕涼湖水空濛遠鴈下消

各思是秋光

客烟渚入霏微閑却滄浪舊釣磯嘆息年已歸不去愁

看江浦鴈南飛

寄黃學士楊諭德十首

別來江路踏春花此日秋風老荻葭却憶故人黃叔度時

清夢繞京華

夫子有雲仍蚤負聲名總不矜自是高情輕海嶽更

重廬陵

五雲南面月輪高孤館涼風思獨勞客夢不離霄漢上素

心只為憶同袍

一自聯班侍禁闈退朝常是月中歸只今兩地遙相憶

不共行吟共月歸

廣寒宮殿鬱華栽太液微風漾碧波同賞未曾酬昔願清

胡公文集卷八

三七

遊先沐

聖恩多

年年對菊賞金盤也有芙蓉前綠看醉筆題詩今不忌一

尊誰與共清歡

小郎愛客去還來嬌女燈前解勸杯雪夜對談情似海無

苦相催

騎日紛幾度相思入雲昨夜西風吹塞鴈江

北借離群

道遠難離託所思夫容零落杜蘅衰殷勤欲寄頻婆果又

恐秋原駟騎遲

八阿日觀思迢迢報 國丹心萬里遙事業應須各努力

三首

南白髮多十年不見奈愁何五千里外書難寄目
斷秋旻北鴈過

北關趨朝晚獨回清燈孤影共徘徊山妻稚子留京國忽
得平安數字來

何處人家吹笛聲却隨雙杵度高城偶然一曲關山月不
是梅花調裏情

胡公文集卷八

三八

除夕和羅修撰

客裏年年共卜居總過秋半又年除今年才似前年減只
恐明年又不如

和鍾伴讀雪中見寄 五首

六街塵起雪初乾曉起趨朝已不寒惟有南隣鍾伴讀吟

故人看

南京樂事多華筵醉酒聽高歌長安門外傳清響正

數曉珂

相見歲將殘只尺經過會面難欲買一尊期共醉東

風雲館送餘寒

知音自有鍾期契濶于今又幾時莫怪經過蹤跡少到
無日不相思

上九天

鄒勉善二首

故人此去為之官滿眼風烟欲別難矯首毘陵雖咫尺袖
中龍劍好頻看

萬事傷心不忍論都門又復側離尊臨歧幾點沾衣淚莫
把淋漓作酒痕

送杜徵士致政還鄉

胡公文集卷八

三九

金闕晨趨拜冕旒秦淮雪霽棹歸舟太平政尔需才俊却
恨徵君已白頭

題壁山圖

王郎善畫心膽豪筆鋒寫出壁山高人間何處有此景更
欲駕鶴尋廬牧

題岳二首

舉歎知稀異世相逢道不違一粒金丹能換骨莫

世天機

身單也旅偶相逢一枕黃梁夢覺中不是先生能度我自

賺肌膚有仙風

寒夜遣懷四首

月寺 事業數無能身荷 恩深報未會日暮退朝歸小閣

卷對青燈

雨雪初消數九應知暖尚遙病中雖是逢休假却

尸朝

短檠燈燼消殘燭瓦罐茶香出地爐數日雪寒增酒價病來贏得不會沽

大兒別久渾無信幼女新來解誦詩多少旅愁排遣得白頭老母不成思

挽高汝節二首

胡公文集

卷八

四十

薤露歌殘易捨神文光寂寞劍光塵月明冷落歸仙里丹桂開時不見人

馬田正近小東山三十餘峯香靄間仙客已歸行樂少一

溪流水自潺

題畫

巨鰲江心樓閣俯靈濤吳門千里迷歸望一

鴈蕩高

與朱太常索梅花二首

夢因見物華寒梅多在太常家憑君試問春消息開

到消頭第幾花

已向霜前暗有期銅瓶注水候多時竹憲佇待添詩興

五口 如折兩杖

寄李敏王隱居

我以月圓素姿渾比雪霜鮮殷勤託寄相思意千

一天

青山澹如樹扶采寫出城南小隱居一自別來經八載蒼顏華髮近何如

別徐宿州二首

度江遙望宿州城馬首空蒙雨未晴古道西風誰是伴滿

林黃葉與秋聲

胡公文集

卷八

四十一

亂山高下望滁州荒草萋萋古驛秋馬上吟詩多舊思飛雲斜日度清流

寄郭子成三首

都門別後六經秋想見彈冠歎楚囚近日逢人頻借問老懷不減舊風流

共清歡豈料參商會面難一紙書題千里意半

半平安

或倍相思未暇財書且答詩白髮憐君歸未得尊

前一天歡何時

余作前三絕不曾寄去適子成至遂為誦之相與拊掌

巨豈知一笑在今日耶因更作三絕以紀離合

日金
大得解離思喜見蒼顏似昔時無限旅懷俱不問情

角君詩

見各照斜

紫宸朝退後昏鴉詞垣日直難頻見

升我家

便解輕裘當酒不情真疎率也無猜夜深舊事論難盡又
被高城鼓角催

思親

憶着慈闈泪滿衣鄉心遙逐鴈南飛十年離却滄洲路夢
裏雖歸不是歸

胡公文集

卷八

四二

得家兄書欲來相見久候不至

喜聞消息在京師夜雨連牀會有期何事至今來不到水
行已凍陸行遲

得種子書

半年隔越兩京城一紙封緘父子情報道老親今勝昔也

也輕

後慶

年始二齡早能學語性惺惺無端也解牽人夢昨

仍明見戶庭

寄家書

便寫家書寄阿童才開臨紙又忽忽蒼黃不盡丁寧語意

更萬重

二書

是我歸江南老母念京畿可憐三處相思夢不

半飛

夜久挑燈尚苦霜風吹戶覺寒侵相知惟有天邊月照
見平生報國心

題畫

寒流石上一株樹天矯蒼龍瘦骨清幾度小窓渾不寐臥
聽萬籟起秋聲

月公文集

卷八

四三

又移公文集目錄

卷之八

詩有序

神龜頌有序

擬有序

賜進士題名記

視學詩有序

聖孝瑞應歌有序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誌銘

平安南碑

進平胡記表

平胡之碑

神應泉碑銘

賜進士題名記

瑞應甘露頌

胡公文集

卷九

目次

賀平胡表

賜誥命謝表

賀瑞星表

師子贊有序

麒麟賦有序

賀麒麟表

賀壽星表

進書表

又移公文集卷九

附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裔孫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兆麟

昇

文斂

紹安宿

宰

宮

重梓

連孫壻

尹

學

清

對閱

全弟

拜

恩

校正

應制

駟虞詩有序

洪惟

胡公文集

卷九

皇上應符受命昭假 神天以光復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之鴻

業天地發祥百靈効順陰陽以調風雨以時小大之物咸

得其和仁聲義問浹被遐邇四方之國奔走効職者無虛

日有曠古之盛不能被漢唐宋以來威力所不能制者

主稽顙伏

之速何其神哉永樂元年六月丁巳恭上

臨隆尊親之道維時嘉禾生麥穎異二年四月田

之建皇儲定和家之本既而野蚕成蛋群臣欲表賀

固勅止之乃秋八月駟虞出于周郊二虎隨之先是

太史奏天垂象有瑞獸應至是驗焉九月丁未

千寮屬上表獻于 延白質黑章燭耀煌煌文武百

交慶舞抃踴躍拜表稱賀稽諸載籍人君有至信

自冥故騶虞至臣伏觀

皇

不事神恤民一德之敬恩信覃布及于庶類寬以

待物誠以按下一仁純孝恭儉慈愛本乎天性由是禮樂

法度粲然煥明然一遵乎舊章無所更易非至聖之德其

孰能之故騶虞之應不約而至臣愚以為大貝明珠虎兕

犀象世之常有者產於深山巨壑窮荒絕域皆人力所可

致惟祥麟威鳳仁如騶虞不恒有於天下者豈人力所能

胡公文集

卷九

二

致哉自非一至和感召曷能臻茲協應天啟

皇上萬億年太平之慶故發此為之徵也臣叨職詞林欣觀

盛事實千載之遇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於穆

皇德配乾剛昭假于下赫赫明明昔在

太祖聖神文武既固者定率土大命既集

皇

七前烈是似是祗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思洽化

外景風蒸灼靈曜昭融纖微畢被遐邇攸同太

良羊沓至不蚕而蠶不種而穰雲漢昭回有象懸

角麗厥獲在郊 皇曰羣物不猗胡獲人遺伊迓

天道幽曠時維仲秋獸出周旋皓質縉文是曰騶虞惟王

又恭秉虔獻瑞稽首揚言歡呼 萬歲皇曰嗟乎朕弟

王 爾孝誠伊爾之祥王曰騶虞世不恒有

斯于 皇固其章炳炳其儀收收食不生物昭我

大日趨千里今循 闕庭蕃我 皇祉鳥獸踴

聚觀如堵歡聲交騰成曰噫嘻振古之遇凡

百瑞應啟聖之 義軒既作澤獸龍圖堯舜相承巢鳳屋

焉禹協龜書殷隆玄鳥驚鳴岐八百姬兆倚數仁獸感

孚而來 皇繼往聖其付若茲異鵠見唐騶牙出漢于以

方斯霄壤懸判 皇不寶物職思惟康展也無為端拱明

堂應以無心匪求自至幽遠則來以彰 聖治

胡公文集

卷九

三

皇不自聖 皇仁如天緝熙大明於千萬年臣拜作詩詠歌

孔懌 聖治神功永宣金石

神龜頌有序

天閔厥下民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既 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君師

入難故生而異常神靈兩耀聰明睿智全上聖

之功德雍熙之治自生民之始以迄于今未

在事而之盛者也當元綱不振四方繹騷民無所主

居焉豪神異迭見聞者奔走來歸不約而同

諸豪傑專事攘奪無愛民心乃率衆仗義保障州里戒

衣被創殘休養蕃滋日衆日盛用是汛掃妖魃刻

斯民於水火顛連之中不厲聲色而天下大定

反掌由是尊臨大寶撫綏萬國章叙憲典

建藩屏舉賢任官審明制度斟酌損益務合

中道紀綱修目一細畢張禮樂文物煥然維新敦行儉約

不喜華美身致太平四十餘年百姓豐富群生咸遂教化

休明風俗淳厚至和薰蒸肩于四表功德之隆亘古莫比

欲措辭推演猶摹畫天地不足以盡其高大洪惟

皇上聖文神武至仁達孝撫臨神器即位以來首命史臣纂

胡公文集卷九

四

修實錄不顯謨烈復上

皇考妣尊謚尚歉然以為未足以竭孝思乃命文學之臣述

為碑辭勸諸琬琰樹之園林垂示子孫臣庶於萬億年之

以永樂二年秋命臣下蒐石固有以愜

聖意者臣等得石於府山之陽廣袤數丈跌求稱是又取石

龜斷堅啟埴忽於空罅得石龜一其長踰咫衡

半之昂首妥尾色玄而蒼文甲確瘳非龔非斷

貴之巧臣下以獻

心者召群臣備示之羣臣咸稽首曰

祖高皇帝功德塞于天地

上至孝感神明故山川百靈發此嘉祥當建碑之初而

出於他所而特出於跌石之傍非盛德昭應何以

言讀中庸有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業垂統建萬世太平之基

皇上往舊典無改作繼志述事光於前烈天地神祇啟

共潛藏以闡揚偉績實非惟今日之所罕見雖千萬世之

後猶必以為難遇也臣才學猥陋叨陪侍從躬逢重瑞可

無紀述以贊盛美謹効詩人歌咏之詞而為頌以獻曰

天佑下民篤生

胡公文集卷九

五

太祖發迹開基肇彼淮土維時誕降祥光燭霄電燿虹流異

潘苑飄及長而奇鳳質龍姿游衍出王神人輔弼元政陵

夷天下殷亂芒芒中原惟憂永歎強弱嚙噬彼攘此奪孰

為司牧孰剪萌枿

皇上聖文神武至仁達孝撫臨神器即位以來首命史臣纂

皇附者猶蟻戎車亨亨王師焞焞赫赫烈烈如

渡大江天塹之東壺漿箪食君翁景從乃入金

其業以對天下所向克捷東征西怨南征北徯民

至來大旱雲霓茲江漢恃狼而驕據我上游寇竊近

郊

祖赫怒奮揚威武塵戰鄱陽殪彼醜虜有攘塘臂咄彼東

六天所臨摧拉朽枯元愍斯殛群孽恒驚慄彼海邦幸

引謂閭固舉之如羽孰云粵遙其歸如赴既有東

曹旋旆汴洛稽首角崩載指齊魯以迄幽冀守

乎先至曰晉雁門曰秦曰隴競奔以歸無難無

腫蓐稂詎有彼界亦靡此疆混一之勢成於歛忽遐陬僻

壤不勞征伐既戰武功四海攸同大寶斯臨文德寔崇肇

修人紀爰興禮樂治教休明廢弛具作建藩樹牧舉賢任

能百辟庶士小大咸登生息休養臣庶且富齟齬熙熙謳

胡公文集卷九

六

歌載路自西自東自北自南仁恩所被無遠弗覃至和垓

紉克塞無間醴泉甘露見乃抑祥瑞所念惟艱維

持鞏固盤石莫安建茲歲二十一年浩浩巍巍上配于

洪惟皇上

執競維弘令聞不已受天明命為天下

永婉放勳至仁達孝洞屬幽顯恩澤所敷信于

維新典章由舊萬物紛糅均陶仁罔位育之効

和動樹飛走祥瑞孔多

皇考第祿永荷予躬是保社稷宗廟

考所基凡此烝民响而有之我其夙夜戰戰兢惕繼序不

忘惟恐弗弔仰瞻功德萬世惟尊有欲宣昭莫罄名言

于念茲日監左右樹石勒銘詒世悠久凡尔臣隣相予

月光華永揭孝陵幕府之陽有石廣表既堅且

秀爰求其趺以稱厥美爰相爰度龍潭之涘天

氣蘊蓄雲烟蔚慈煜煜或或乃鑿其隙神龜斯

不至精運天威負介欽足首昂尾曳奇偶錯綜五

行文系匪雕匪斲若浮若游包括儀象混涵九疇其質則

石其章斐然盈僅踰咫衆體具全臣工爰獲稽首獻瑞對

鴈休聲

天子萬歲皇帝有命大召羣臣乃示禎祥霞彩璿霄群臣

胡公文集卷九

七

歡欣舞蹈踴躍天眷聖明如彼出洛幽蹟突興顯道之微

天球河圖至妙同歸

皇帝曰吁皇考在上於昭有赫神靈陟降地出其闕岳啟

其威於薦陵廟用彰耿光

假哉於孝誠升中瑞應告

以續承子孫千億斯今實徵臣廣作頌繹思

鈞僅獲一銖先乎無前後乎無窮蕩蕩難名

永清賦有序

永樂三年春正月癸卯

高平王 平陽王奏禹門津黃河清朝臣歡動以為

上聖德所致進表稱賀

井居未幾 秦王亦來奏山西守土之臣皆來奏

青如碧玉洞鑑毫髮既而成五色經三旬有二

魯稽之載藉黃河千年一清

瑞而五也者尤為瑞之大者也洪惟

至聖之德作配天地廣運神化故瑞應之來適當其

斯誠亘古之所無也臣叨陪侍從幸觀茲盛事宜有所紀

謹鋪張為賦以傳誦於將來其辭曰

蓋聞洪河之水通銀潢而直下介箕斗之微茫繞崑崙而

胡公文集 卷九

奔瀉欲潛行兮地中忽湧發乎重野景如汲海之長虹勢

若馳岡之迅馬驚濤騰溢悍波衝射競千雷兮砰洶關萬

壑兮呼吃泥沙兮悠揚羌晝夜兮不舍方其道積石歷

砥柱逾孟津出乎無際漂乎無垠臨萬頃兮潏潏

今泛渾元夫浩浩湯湯堙塞未疏濟渫莫從淮泗

隕而為壑襄高陵而成汙豎九川兮滌源九洲

倉生於墊溺免斯世於魚鼈惟六府之孔修賴

偉烈嗟形容於允翕諒一葦之可越遠乎周道既

之武蓋遠清人虞其期翔方叔去而不返萬萬興綿綿

之詠尼父有已矣之歎至若甄子載決宣防既歌下淇園

之綠條沉美玉於滄波恒汨汨兮混濁或沸蓄兮盤渦曾

載其安流胡然有於盈科誦逸詩兮俟清嘅人壽兮幾

可兮驟得必以待夫時之泰和爾乃禹門中闢磧

海不興一碧千里若人間兮天上漱余視兮衍

于渭濱儼浮游於湘沚澄觀兮泓渟混濛兮涵

綠於漢上陋苔青於淮涘澹玻璃兮洞射凝雲母

浮風冷兮吹淥漪天晃朗兮映漣沲縈飛鳥兮白

鷗鼓遊鱗兮鯁鮪山倒黛兮染翠嵐拖練兮成綺綺漱灑

兮掇藍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潋彩盪夜月照兮鏡光

洗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寔元氣之融會而發榮

胡公文集 卷九

光於此乃有黃者居河之濬睹翕濬而瑩澈為盛世之休

夢爰以告言聞于 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遐邇之歡聲

惟

正上致四海兮隆平霽仁恩兮汪洋洽寰宇兮皆春

今畢來皆衆瑞兮駢臻所以天儲其精地闕其靈

嘉應實有待於 聖明乃謙抑而弗居遜膚表

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弥高而德弥弘視夫平成

萬世而同稱者也猗歟

允允協神禹稽河清之致祥繁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

迴摩銅狄而容與求有並美於今日亦漫患而莫無泛星

捷以尋源聊逍遙今銀渚俾玄冥今先驅訪往跡於河鼓
云冉冉今斯征路迢迢今遠舉懸鵲橋而孤吟睇層霄而
珠闕之崔巍聆群仙今夜語謂

免繼述於

吟率舊章靡毫髮今爽軌度誠於穆而不已全

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今繫聚粵鴻荒兮芒

之清兮今始覩於以闡皇猷之精微隆子孫無窮

之昨彼漢唐之偶值又奚可以比數輶元元而無知將以

告夫天下土義和忽兮啟駕宵旌隴兮欲曙靈續續兮既遙

擊余袂今來下挾雲漢之昭回挹九天之湛露披琅玕以

胡公文集卷九

自呈造金門而獻河清之賦於是為之歌曰河水兮清

幸應期兮斯千年

呈御極兮德配天於萬億祧兮福祿綿綿

百御書贊

千秋九月

誦觀

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御製

詩徘徊各嗟

若曰皇考之神在于天功德在于人心如日月之照

臨罔有不被獨翰墨之傳人鮮能見爰以刻石摹墨本裝

潢成軸分賜諸王群臣臣廣受賜再拜稽首跪觀而誦之
意宸翰煥爛奎璧如卿雲麗空五彩交映鸞鳳飛舞蛟
龍軒韶鈞和鳴八音宣奏誠平生之所希觀者臣仰惟

天縱之聖以武功戡禍亂以文德致太平疆宇

開拓無前之盛日親萬幾早朝晏罷絕無聲色

娛有暇輒與賢士大夫講論理道游於翰墨自古

好學之盛未能或過故四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富物

阜諸諸國史醴泉甘露嘉禾芝草無年無之故形於

御製者如此洪惟

陛下登大位聰明仁孝績述舊章光於前烈當改元之初野

胡公文集卷九

蚤成雷二年騶虞出神龜現三年黃河清瑞麥嘉禾之屬

不可殫紀維時刻是碑已適邊臣又以嘉禾來進羣臣莫

不以為孝誠所感夫以聖聖相承治以繼治瑞應之來

其已臣廣幸生太平三十餘年沾濡

帝深仁厚德之澤重荷

恩置於清要之職犬馬之誠豈勝感戴竊惟間

民涵煦於生育之下者想望謳歌久且不忘況

世膺顯榮身沐清光親觀宸翰以承寵賜豈能無所

忘慕者乎俯伏悚惕用敢據其愚悃謹述辭為贊以識臣

拳拳不忘之意焉贊曰天開大明實生

三皇赫赫

祖受命溥將監觀于上有下土方昔在元季冠竊縱橫亂
有定小大奪攘煽災騁毒生民是戕

八旗揚揚掃滌妖授拔除擒擒九有以寧萬姓又

被如水之行而底蒙泥東極扶桑北踰幽漠南

無敢不服靡不來王百靈協和七政齊光曰雨而

賜而賜休嘉之徵蔚為禎祥龍馬靈芝景星鳳凰其

靈胥濟嘉禾穰穰陳之郊廟薦之明堂

並曰吁伊疇之慶夫豈在予實自彼蒼爰以紀之載賦

室章傳之萬世金縢永藏兆符永樂如契不爽惟我

胡公文集卷九

十一

皇上繼功虞唐大孝述事永言不忘韋紹太平端拱垂裳

念茲皇考陟降在帝之傍或見于羹或覩于牆乃閱

宸翰神彩耀芒秉虔對越顧瞻傍徨詠歌

月表彰乃壽堅珉乃昇于俚妙墨凝漆雪蛋騰香用

貴重瑤璫昭揭日月天地悠長臣廣受賜再拜稽

象雲漢在望奎煥璧絜鳳翥龍翔純粹至精金

忻踴躍抃舞動勤世膺顯榮蒙

心溢洋感激慕思無敢或違洪惟

至德乾綱以聖繼聖大啟文明雅頌聲容謨訓典常子

孫保之永永無疆

賜進士題名記

敬皇朝萬世文明之運篤生我

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全至

君師之任以表正天下即位之初首崇教化修

舉賓興之法勸誘激勵鼓舞作興之道至咸極

之衆自古鮮有我

聖繼聖續述鴻猷率循舊典恢張治化盡教育甄陶

之功而得士之効同其盛也乃永樂四年丙戌二月天下

貢士會試于禮部者二千人拔其尤得二百十九人故事

以三月朔旦賜對于廷是日駕幸大學乃以是月壬

胡公文集卷九

十三

寅策試于丹墀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臣義戶部尚書臣

原吉兵部尚書臣僕兵部尚書兼詹事臣忠工部尚書臣

儋者察院右都御史臣瑛右都御史臣中刑部侍郎臣季

子休學士臣景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臣縉左春

子兼翰林侍讀臣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

禮部尚書臣賜侍郎臣砥臣莊臣存心掌其事

御奉天殿賜林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雨至策試

日臘二日陽舒陰歛春明流麗纖塵不動景物熙融群情

喜悅咸以為

主上統紹千萬載文明之祥也至是命立題名碑於國子監
俾臣廣為文記其事臣伏觀

上御極以來崇尚教化身先天下躬視大學尊禮孔子善

惟見諸誦說之間而一本敦行之實故人才治

隆雖窮荒極漠自昔聲教所不能被者咸嚮慕

有以度越千古士生斯時樂育於深仁厚德之下

易名于是者當思

一所以作興之者無非為生民治道計將有所為以行其

志以成其光明正大之業使天下後世仰望其聲光歎

慕其遭逢之盛豈不偉哉苟惟不修其職業而行有歉於

胡公文集卷九

十四

其心則非朝廷所望於士君子之意亦非士君子所以

自待也謹書為記且以為勸焉

程學詩有序

初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群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二

于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

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

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

如

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岩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

者即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

海之內聞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二十八

人俾究極群書期其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

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歎

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

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

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

率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

是月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

肅法駕謁廟行含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

服靴袍行再拜

胡公文集卷九

十五

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

席皮升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大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

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

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

而觀者以億萬計親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

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于

不懽忻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

此之盛臣仰見

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大學親講經書與諸

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

上尊信儒術茲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
鐵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
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願賴闕庭夫
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惟孔子之道與
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

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今

今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
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

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
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親文明之盛職

胡公文集卷九

十六

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
窮焉詩曰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

上問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

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堯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

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

外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

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

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是定文教首崇

表彰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壁雍以嚴

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于橋門猗歟盛哉
亘古莫比為憲萬世式承無已

帝續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視廟

上師秉虔有恪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

上臨講席列侍群儒綢繆問難六經羣書聖道顯

上心以尊章甫遂掖蹕舞士于園瞻萬億華夏蠻貊

上賜題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緝以

維敦於昭

上聖道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聖孝瑞應歌有序

胡公文集卷九

十七

上上功侔覆載道濟天下治化之隆於是為至然常謙為弗

以為是故自御宇以來端居穆清日隆孝思若曰天下者余

有皇妣之天下創造之艱千莫敢忘大德深思昊天罔極

上賜報其有可以致予思者乎歷惟佛氏之道可以利

上其疇協相予乃聞西方上師釋流之宗夙證圓覺

上旨為時所重遣使往迎之五歷寒暑乃至京師

上誠者其在若人乎乃永樂五年春二月庚寅命

於靈谷寺啟建法壇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

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嚴事之始至於竣事卿

雲天花甘雨甘露設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

相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
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
天而降若此禎祥實由

土一、成孝之所感召羣臣上表稱賀

皇上聖躬居孝以治道生民之事飭勵群下是心也

也臣廣躬逢盛事謹輯而為歌一首以獻願惟才

匪不足以盡稱揚之美然思古者康衢擊壤之謠樂

詠太平之盛者錄而不發臣區區之心亦康衢擊壤之心

謹輝手稽首而獻歌曰

皇純心秉孝虔敬如日月當中天夙昔思報助勞恩孝誠

胡公文集卷九

十八

罔極恒惓惓欲憑釋氏譚空緣遠近法王來竺乾乘風飛

至逾山川歲維丙戌冬氣暄弟子侍從來日遘丁亥仲春

載吉蠲靈谷糾宇啓法筵薦揚普度科藏宣幽明畢被施

上及穹昊下重泉化濕胎卵與蠢蠕悉脫煩惱離瘴

暗鍵俱獲痊奇祥異瑞紛駢闐卿雲翥商何爛端

苗之如念相續聯天工染出錦繡妍青黃紫碧間絳線下

條環星珠連又若滄溟日吸噴毫光蕩漾相周旋甘雨瑞

雪交騰霽繼以甘露如膏瓊凝酥截肪綴璣璫味香而美

錫蜜然觀者競嚼口沫凝情相生花若綴蓮金芙蓉葉色

相鮮歲鼓滿樹大如拳奇花異葩徧郊原東風吹香猶燭

機十里五里和蘭荃天花飛舞何翩翩半空飄落雲母錢

瓊瑤璀璨金階前近人欲取忽起孽惟見下上相追奔

紅蓮供來雲端自一而數至百千倏忽俱胝不可言十

七如子巡市壓捧鉢持錫相後先骨相峻嶒眉覆額右手

攜左掌須臾上影凌紫烟望之不及去則過慧光映

金仙身長丈六袒右肩兩手垂示兜羅綿覆以寶蓋

絲幢幡諸天護從來祇園上首悉是無漏禪寶剎紅光耀

名輝輝比虹霓相吐吞孝陵一道神光捷一護

皇城猶冠經青鸞繚繞鶴蹠蹠天燈炫空赤若殷青獅白

胡公文集卷九

十九

象馱錦鸞瓔珞珠珮珊珊爰爰云是曼殊與普賢梵唄彷彿

吟真詮空樂縹緲神奏真金石堅旬間管絃忽聞下響候

土還聲音不似人間傳

焉福被八埏一心誠孝格上玄物無巨細蒙陶甄詞林

小具員作歌擬繼康衢篇愧無李杜筆如椽書成願

得摩崖滿祝頌皇圖億萬年

勅神木山神祠之碑

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群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

熙洽乃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殿

朕肇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群臣僉曰

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

帝曰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馬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餼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

一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韋言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岩險膚寸不損百工執事顧視謹謹踴躍交慶事聞廷臣

胡公文集卷九

二十

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

肅辭以弗逮推德于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之日先降微雨洒滌游紛俎豆既陳羶香肸鬣玄雲倏消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

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榘皆至是以山川之神

協贊貞符宣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遠物表有不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克塞雨閭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歟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克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亦不可以運動而乃替闕默輸寔由

感乎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入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

胡公文集卷九

二

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

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先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

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為而治靈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具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啟厥宇慎

即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

帝有詔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榘榘豫樟繁之百

圍神用呵闕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

呈弗掩良材九孔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

壁嘉嘉崇崇深谷谿呀飛流怒深有巖厥途其石捷業徐

步曳武猶慮僨踣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

越閭逾壑砢砢如雷巨石礪礪隨擘以開維山有神維

神昭靈默驅六丁右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

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醴

清性膳運豆靜潔肴羞維旅禮節有似春蘿蔚陰秋菊垂

胡公文集卷九

三

芳禱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駁奔秉虔以對濟濟鏘鏘同

敬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凰驟以虬龍靈旗揚

揚神既降只鼓鍾鏗鉤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春

和收易冷作穰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初制靈祠以誌

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寔俾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銘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

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

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 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儂

壤臣妾誕被 聖化思親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

天以覆我地以載我

子以父軍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

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謁而履惟

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喜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

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

胡公文集卷九

三

言則又頓首曰白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嘗然而呈

草木之不華者藹然而實異禽踴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

人老曰中國 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

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

賜宴于 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

宴其妻子內館燕宴勅大官厚具飲食日命大臣一人待

于所舍中貴人專其伴盛其共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

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

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

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

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微幸入朝覲

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

受
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
入拜謝

誓世世毋忘

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

二十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卹

典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

胡公文集

卷九

二四

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

天子恩深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

己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

其墳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

耶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

服玉帶儀杖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

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

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哈那沙那那滿哈耶三人俾

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置守墳者三戶勅建碑祠下

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

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浮

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

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

石至其臨終之言尤倦倦屬其下以不忘

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

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

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

由其誠也銘曰

胡公文集

卷九

二五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淳泥邈處炎

微感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

抃姓姓踞曰

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疇此慷慨翹首大明邇來獻誠

八子曰吁于統宇內綏示于寧惟德同遠王拜稽首萬歲歡

叶服德懷仁春育海隅固由山川匪其室物靈發其藏不

歟而出往萬草木惟葉茶茶煜煜者華有實其菁異禽和

首鳴拂其羽走獸麋麋亦踰以舞國黃者曰

化所漸臣國雖遠臣心仰瞻

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自云胡某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遺孀死有弗忘十深恩於平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歎沒有謚銘爵子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斃王雖不歸王開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平安南碑

大春佑大明肇開萬世全盛之基

太祖高皇帝戡除治定以生以育六合之廣包舉無外

皇帝聖智聰明文武經緯克繼克承光昭前烈仁聲洋溢

明公文集卷九

二六

決人心際天極地咸肩至化罔不來庭安南南徼近國受

命為先其王日焜嗣其先王已歷三紀懷德慕義國人用

康比其季年其陪臣黎季登陰謀內訌殺日焜及

其宗族殘酷其民奄有其國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名

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場求權署國事

主帝聞民無屬不逆其詐始從所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遂

其奸謀益肆無憚僭大名改國號正朔弗承職貢弗修放

劫邊境據廣西太平等州縣侵雲南寧遠州逐取歲金棕

其整髮鉗給使令事聞

主帝遣使諭以禍福乃上表曲辨辭益慢占城國王喪子新

立欺其幼以偽印冠服偏之受令附已背朝占城王執義拒不從屢加兵殘伐要貢殺士占城來告急復遣使諭之愈傲慢無顧忌逾年安南王孫添平始遁至京愬其實季聲聞之懼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四年春遣使送添平歸達其境季聲伏兵殺之并殺使者

皇帝告群臣曰夷醜逞兇悖逆于天侵軼邊疆毒虐隣國殺

主殃民罔知攸畏奉行天誅予不敢赦群臣咸曰蕞爾小

醜醜敢不臣數其逆罪浮於九伐天討所加不可以追

皇帝曰俞乃告于上下神祇聲罪致討曰能不為征夷將軍

將師由廣西伐其左以晨為左副將師由雲南伐其右曰

明公文集卷九

二七

輔爾為右副曰彬曰旭不為左右參將其神機遊擊橫海

鷹揚驍騎五將軍各率所統以從曰能不其總統之七月

癸卯

帝臨大江馮憲遣師誓于衆曰予奉天行伐罪惟元兇不

其毋究武勿毀廬墓暨草木亦勿害勿除有或違予命雖

勞弗績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師行至龍州能遵疾蹙

以師授輔輔率師入境賊築險以拒首攻拔隘留柵遂進

賊鷄翎關席卷至富良江賊度不支奔其衆號七百萬退

奔江南築柵城九百餘里戰艦數千餘艘阻江為險驅犀

象之屬來拒戰晨剪棘通道出宣光江彬昇舟上流督師

縱火焚其艦晨首尾夾擊鏖戰及晡波濤皆赤遂奪富良江旭夜度師與賊對壘晨攻其東南輔督前鋒先登遂破多邦壘我師奮勇矢石交下鼓聲震地賊勢披靡犀象皆股戰乘勝逐北斬馘無算直擣東都旋定西都破盤灘破圍收敗賊於魯江又敗賊於仙莒追奔至黃子江大敗賊於賊子關賊率餘衆遁于清化分兵逐之水陸並進賊復遁于又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生擒參將及蒼澄盡得其偽官屬人卒獻俘其餘望風迎款人民按堵市肆不移安南平得州郡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求陳氏遺骸立之國人咸稱李聲殺之盡無

可繼承命請復古郡縣遂徇衆欲郡縣其地立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各衛所府州縣大小諸司設官分理追封陳氏諸王建其墳廟有司歲時祭之給戶六十以供洒掃師還之日冊功封晟為黔國公輔為英國公其餘將校論功陞賞於是文武群臣稽首于廷曰夷賊作難毒痛一方

帝聞民塗炭興師問罪誅其首兇前條脅從緩懷降附撫厚人民建無前之功宜必有文紀述鴻績

帝以命臣廣臣廣竊惟安南古交趾郡漢制刺史領之歷代相承或有因革五季擾攘棄而弗治頑穢驕悍漸遠禮

教日改月化宋平嶺表其酋丁氏上表內附縣宋迄元且服且叛屢招征伐我國家平一四海陳氏聞風慕義奉職來廷有同下吏恪守臣節罔敢違命國久翁和民不知爭德教所被其効如此逮賊臣逞克戕奪其國稔為不道以干天誅

皇帝命將興師伐暴救民罪人斯得成謀定奪獨出

宸衷仁義之舉所向無敵威德大功輝耀宇宙推求往迹誠莫有比宜被之金石垂示萬世臣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大明受命全統覆載凡厥有生罔不欣戴

太祖肇基 皇帝續武二聖相承德博功溥八風宣暢七緯

順行夷狄蚩蚩以莫不寧惟彼安南邈居海域來享來王寔先諸國分封頒爵超歷五等章服煌々丹綬有類一姓三世作鎮海邦飭謹 帝命弗怠有恭比有賊臣煽灾騁毒哀克莫虞竟赤其族橫肆虔劉人怨家讎兢惕靡遑悲傷道周罔憲軌謀恣罔干朝

皇帝聖仁諄告愷悌彼悍驕矜彼心梟獍殲爪磨牙噬噓邊

境復戕陳胤及將命臣不畏于天奚畏于人

帝曰吁嗟閔克堅溥天之下孰敢予侮乃擾天紀以速天誅天之所殛彼其焉逋爰告神祇與師弔伐豫厥善類殲此構机 帝謂將臣子言尔道討不恭命一二頑嚚克奔

斯矜傾抗宜怒恒彼無之勿究于武彼都彼野彼墓彼屋
勿地勿夷愛及艸木彼寒而飢以燠以飼彼勤而疲以安
以暨武臣桓桓肅將 皇威感受訓言動固或違徒旅彈
嗔矢于原野如霆如雷孰為禦者蠢茲小醜蟻聚蜂屯觀
望震懾叫呌星奔戈船衝擊鐵騎蹂躪踐海波騰立象兕股
戰螳臂莫撐螳螫胡施電掃風驅雲散冰斯既獲元兇弗
裂弗磔露布飛馳聿來獻馘解從俘囚綏懷無罪甘雨祥
颯悲煦悲慨交人稽首小大咸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士謂
始迫脅實匪乃心斂手就猶不圖有今昔克厄我居無寧
歲不擇不蚤夙夜惴惴夫勞于役婦瘁于室不犯有誅朝

胡公文集 卷九

三十

不及夕雖寒何告雖飢何想委棄溝途寧我肯顧

皇帝聖仁遜念遐壤撫摩瘡痍漂瀣割甌如習際明如隙啟
室抹撥妖祲忽觀天日肇復古封大開文治是正是釐約
我禮義庇我室戶措印衽席食有饘粥衣有布帛我婦我
子安我織耕悲喟愁吟化為歡聲我寢我興我歌我嘏穰
穰豐年靡憂伊樂牛放于林馬牧于郊夜戶不扃旅食不
包韶耄耆慶多祐有秋其誰予之

帝申錫不威以威維德是懷自今以始民去害苗德化流
行無遠弗覃其迪其否於此焉監既平安南四海永清日
月照臨同仰 大明安南既平

皇帝聖功輝耀乾坤萬世無窮

進平胡記表

臣廣等謹言竊惟自昔神聖之君繼天立極神功聖德魏
魏蕩、克塞天地光昭日月傳誦於後世至今猶耳聞目
見如書之二典三謨殷鑒周誥具載唐虞夏商成周之迹
皆史臣所纂錄號以為經今之所以仰望於古與後之所
以仰望於今者同一理也洪惟

聖明膺受天命

太祖高皇帝備神武之資全聖智之德平治區宇制禮作樂
刻剔夷狄汙染之習大復中華衣冠之舊功德之隆卓冠

胡公文集 卷九

三一

千古

皇上聰明仁聖繼承大統紹致太平海內海外丕冒至化比
者北虜弗靖

皇上親率六師往征之歲謀定算斷由 宸衷運策九重取
効萬里如指諸掌 天威所加如雷如霆犬羊腥羶即時
蕩滅紫塞蕭條無遺迹而掃平之功超邁古今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也臣廣等忝職詞垣獲參扈從日侍

輿備員驅走謹撰次所聞見者為平胡記一卷深愧淺陋
塵玷簡牘聊以備國史所采擇謹錄以進無任慚悚戰懼
之至臣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平胡之碑

上天厭元氏之德命我

祖高皇帝芟除靖治邊滌海宇復千古禮樂之舊故旄鉞一麾天光日麗習昧就旦功德之隆鮮與焉比

皇帝膺受天命續承

太祖高皇帝鴻基克集大勳家視天下甄陶庶類俾成得所凡合齒戴髮有血氣者罔不率服獨北虜遺孽處于荒裔雲聚烏合遷徙無常徼強黠騎侵略邊圉以梗聲教梟獍豺狼自相噉噬歲無寧處

皇帝恒遣使諭之輒見羈留尋加殺戮

胡公文集

卷九

三二

皇帝曰天生萬物不能自治必付人君以治之人君統理萬物品節制度裁成輔相奉若天道一物失所歸咎厥躬朕監于往聖必循至德閱其無知包荒含忍撫摩响姬動以一至誠界乃革心乃者其人欽邊邊將得之

皇帝遣使數輩護還錫賚隆厚虜益猖狂肆克暴成被虜劉群臣請曰覆載之內靡不臣妾惟此殘胡以衰微餘孽匪德可服匪恩可懷違天道命寇攘疆場戕殺使臣在法必誅今不討則無以畏四方且滋其為後世患暫勞永寧在斯一舉

皇帝曰予以戢武埽數文德以綏來之而虜點驚若是于其

往征之哉

考嘗有命必殄虜寇以絕邊釁汝群臣其與聞之子曷敢不承稽諸天道驗諸人事虜運已絕况醜虜自相吞噬取亂侮亡寔在今日汝群臣既予同予豈敢弗於衆志乃詔于天下告于皇天后土社稷宗廟山川神祇親率六軍往征之二月丁未師出北京虎賁之士鷹揚之旅數萬而鐵騎參之旌旗蔽山戈甲炫日長轂轟震填塞川陸三月癸酉出興和道丙子次凌霄峯地燥水乏夜大雪人馬俱足丙申次清水源水饑鹵忽泉躍出地高數尺四月癸卯次玄石坡乙酉次歸化甸戊申次楊林戊丁巳次捷勝岡

胡公文集

卷九

三三

戊午次清冷泊俱有泉涌出於地士卒謹呼人倍厥勇五月甲戌度飲馬河戊寅逐虜至玄冥河虜來接戰皇帝率先進擊遂大敗之追奔數百餘里首虜本雅失里以數騎先遁獲馬駝牛羊生口無算俘獲降者給以羊馬盡釋而齎遺之辛巳封其山川而還戊子班師至飲馬河大詔天下六月甲辰師回抵靜虜鎮虜偽太師阿魯台率衆來拒戰

帝指麾將士電掃霆擊一鼓而破之虜大敗盡獲其牛羊輜重群臣咸曰胡虜為中國患其來尚矣漢唐討之師出屢費鮮獲全功今

皇帝奉行天討，漸越荒域，大羊腥羶，即時蕩滅，而沙漠寧虛，曠絕人迹，豈但幕南無王庭而已哉？寔由宸筭先定，明見萬里，恢弘隆基，光耀往古，宜有紀述，勒於金石，昭功德於久遠。

皇帝曰：昔汝群臣同心，士卒用命，克成茂勲，使國家乂安，邊境寧謐，汝之勞烈，萬世有光。乃命臣廣為文，臣廣忝列，宣從親親，天威震蕩，萬里謹拜，手稽首為銘，勒於堅石，以頌歌。神聖於萬世，銘曰：於昭大明，受命于天，全統覆載，德被蠢蠕，孰悍而驕，以梗洪化，獫狁遺孽，攘竊中夏。

天子曰：吁！彼黠而貪，我剪戮桓桓，王師用彰，神

胡公文集卷九

三

武如霆，如雷奮伐，醜虜乃踰絕漠，至于玄冥，大振天聲，以沈羶腥，回車載塗，虜復逆拒，矢飛如雨，破之一鼓，嗟彼醜虜，駭禽奔電，掃風驅勦，其連休萬里，蕭條曠無，遺寇民安，衽席烽消，斥堠封山，建碣萬世，攸隆宇宙，清寧。

天子聖功

神應泉碑銘

永樂八年春

帝親率六師，往征北虜，用行弔伐，順天應人，山川神祇，盼靈効，乃三月丙子，駐蹕于凌霄峰，水泉歎之，夜忽雨，雪平地尺餘，人馬充足，丙申，駐蹕於清冰源，土饒泉漲。

忽靈泉湧躍出地數尺，克溢旁達，沾溉浸潤，沛乎無垠，六軍鼓舞，歡聲雷動，斯皆

帝聖德咸敷，故嘉徵疊見，臣惟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平治天下，禦苗稂，捍患為生，民世道之福者，則天必應以禎兆，顯示相右，若黃帝平蚩尤之亂，有卿雲之瑞，大禹著平治之功，有黃龍之祥，文王伐崇密之僭，有丹書之應，斯實炳然章明，可以考見，是以基祚綿而歷年遠也。夫北虜為中國患，其來尚矣，若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跳梁騷恣，乍叛乍服，或攘逐征討，羈縻遷就，鮮獲全功，陵遲至于五季，大入侵擾，靡敝華夏，至宋蒙害尤甚，元乘南度之

胡公文集卷九

三五

徵居統中原，亦幾百年，玄端章甫，悉變左衽，風俗陋矣，天厭其德，乃眷中土，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卓冠古今，提戈振旅，淨滌污染，制作禮樂，復衣冠之舊，四海之內，煥然維新，功德之隆，萬世永賴。

賴今

皇帝睿智聰明，文武神聖，克繼克承，率由成憲，致治之迹，昭粲熙熙，聲明文物，薄極四裔，而胡虜餘孽，莽然偷生，尚肆兇梗，化殺戮，使臣寇竊邊圉，騁毒無厭。

帝曰：吁！殘虜衰微，猶爾無憚，苟滋蔓貽患，無已，乃整師鞠旅，踰屢沙磧，掃滅腥羶，以雪中華千古之憤，為國家生民

無窮之福威宣令布如雷如霆將見小醜授首風塵掃清
烽戍無警疆場永寧 神功聖德之隆有盛於數聖人者
定以 天休震動靈禎預應臣廣叨列侍從躬親盛美職
名紀述詎可無文歌頌

聖德以傳於永久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於昭

聖皇受命于天綏集裔夷越歸有虔惟彼小醜豺狼封豕以
撫以循而反齧噬

皇帝赫怒奮整六師用彰天討弔伐寔宜清水之源天兵攸
駐茫茫沙陀水泉深澗神君獻靈泉出于地泓渟瑩澈其
甘如醴齊沸騰涌洋溢元周人飲其源馬飮其流六軍歡

胡公文集卷九

三六

呼林踴雷動灼觀靈貺人百其勇其勇伊何志殲獯鬻爰
下高闕以蕩雞籠衆志先定視此靈泉出雖于地應則在
天應雖在天

皇帝德召顯著神功嘉應作兆神泉濯濯其往如滌大震
天聲電掃靈擊既猶餘孽沙漠永清日月照臨咸仰大明

賜進士題名記

永樂七年春天下貢士會試于禮部簡拔其藝之精者得
若干人當賜對于 廷伏遇

上巡狩北京停廷試明年十一月甲戌
車駕還京師今年春禮部奏舉行

皇上可其奏乃巡故典於三月朔臨軒策試命吏部尚書燕
詹事府詹事臣義戶部尚書臣原吉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臣忠尚書臣賓刑部尚書臣觀都察院副都御史臣
譚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臣廣右春坊大學士兼
翰林院侍讀臣淮掌其事者禮部尚書臣震侍郎臣綬越
四日

皇上御 奉天殿賜蕭時中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勅有司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命臣廣為記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戢戈之日即建
學校上自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詩書禮樂之習克于

胡公文集卷九

三七

中而達于外遐邇異域咸遣子入學翕然三代之治廓然
萬世之規

皇上聿遵成憲隆重學校激揚獎勵之道尤加意焉自元年
至今凡三開科得人之効有成周大雅之盛仰惟

國家敦崇道德丕闡洪化所用必賢材所求必實効故自
卿大夫至于群寮庶士鮮不出於學校科舉凡縣學校科舉

而出者蒙 國家甄陶育養之恩所以修其德行勉其事
功竭其忠 君愛民之道兢々夙夜以求無愧於學校科

舉今登名于是者將皆有責任於已當尊所聞而行所知
卓然以道德文章稱于時垂于後世使人誦其名徘徊俯

仰以想慕其聲光氣烈此則為學校科舉之榮苟於此而不之勉惟逐々於其外使人指其名而議之此則為學校科舉之羞亦非

朝廷之所以期待者也尚勉之哉謹書此以為記

瑞應甘露頌

洪惟

皇上受天之命代天之工體天行道恢隆治化保合太和咸寧萬國尤必小心以事天孝敬以事宗廟寬裕以待下文德以綏四方勤儉仁慈純亦不已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無以加矣故東西際日月之出沒南北極寒暑之幽遠

胡公文集卷九

三八

含齒戴髮之類皆欲其並受福禔無所傷害是心即天地之心凡囿於治化之內者生生之樂如物之榮華發滋於雨暘風露之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聖人盡天地萬物之道也臣聞天生兆民不能自治必託於聖人而治之聖人代天理物法天之心行天之事賞罰政令一出於天執天之行無所差忒故天道應於上人事應於下休徵嘉瑞不期而至

上至聖之德協無為之治克享天心禎瑞屢至自元年迄今無歲無之乃者麒麟產於北京嘉禾生於繁峙維十月甲子皇太孫演武於方山甘露降戊辰

皇上狩于陽山甘露又降丁丑狩武岡山甘露又大降凝于

松柯潔白如雪取之盈器光彩炫日符罷賜侍從之臣

其美如飴稽之於傳軒轅之精散為甘露治政之應又孝

經授神契曰德極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瑞應圖曰

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名曰甘露又名天酒鵲冠子曰聖王

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下觀諸傳記信有足徵

今茲嘉瑞皆由

皇上一心之和感召天地之和為

國家萬年悠久之應天豈偶然也哉群臣屢致賀

皇上皆推讓弗有臣知

胡公文集卷九

三九

皇上所以弗居其有者誠欲以一己之福為天下生靈之福天下生靈舉皆受福者此

皇上盡天地之心也臣廣草茅微賤幸生盛世躬親上瑞

職在紀載必當播於歌咏傳于無窮昔者堯以宝露賜群

臣至今傳為美事臣親沐恩惠獲沾異味誠千載之奇

遇豈但聞而知之者乎謹再拜獻頌曰

天眷大明景運隆興六龍時乘廓四海維清續列聖是承作

人對于京萬國咸寧肇千古太平於皇

太祖陟降于帝所申錫天之祐敷于下土明德是顧維

皇續緒以繩厥武猗歎

聖皇受命將四海永康豐年穰々協其陰陽日宣重光天
休紛呈積祥榮軒赫天乳降瑞澤甘露玉潤冰互凝甘積
素餐房下雨珠連星聚狩方山陽山歷武岡尋顏蒼松九
九葉法枝薄滋芳麗繁雲蒸氣靈瑞陽不乾霏旃被幢爰
拂爰有承以瓊斗名曰天酒群臣奔走蒙
賜拜受如飴適口懽呼稽首

天子萬壽於皇

天子仁德至瑞物重異于羣麟趾嘉禾穰々其來無已兆
皇圖萬世

賀平胡表

胡公文集卷九

四十

伏以四海為家攘夷狄所以安中國萬方歸化伐罪戾所
以軍遠人大興仁義之師用拯顛連之衆舉無不克動惟
厥時共惟

皇帝陛下日月之明天地之大仁聲善教隆恩廣被於域中
睿斷神謀威武無敵於天下卑彼小虜僻處遐荒敢恣騁其
暴兇屢梗過於聲教拘戮信使侵擾邊陲在天討之必誅
啟

心之赫怒乃整師旅窮歷塞垣馬蹄到處而雷厲風飛兵
一刃所向而山搖岳動志惟在於繼序心實求於安民故一
念之感而異貺昭敷致多慶之祥而嘉應駢集昆蟲草木

皆出其色山川神祇咸効其靈或乏水源則瑞雪降而神
泉出或將竭賜則甘雨注而清風興斯皆 聖德之昭乎
天心之眷顧乃致鷹揚之旅霆擊而電掃遂使鳥合之醜瓦
裂而星奔始斯遺孽於殺胡之山復破渠魁於靜虜之鎮
盪滌犬羊腥羶之迹削平豺狼蟠結之根清沙漠於一室震
天威於萬里撫循降附即委用而不疑放釋俘囚加錫養而
不殺是以功超於千古而恩蓋於八紘者也臣廣等或在
皂從之行親覩雄師之大捷或忝留守之寄旋聞

鳳詔之渙頒喜動臣民歡傳朝野佇俟凱還於 日下恭期
抃舞於 關前引領丹霄志 聖顏於咫尺敷陳衷悃頌

胡公文集卷九

四一

神功於萬年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賜詔命謝表

某衙門具官臣某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欽蒙

聖恩特賜 詔命榮加封贈謹奉 表稱 謝者臣某等誠

懼誠忭頓首頓首 上言伏以 紫詔渙頒沛九霄之雨

露 寶章炫耀騰五彩之雲霞 恩溢幽明豈勝感荷

皇帝陛下功高列聖德被萬方昭日月之光明同天地之廣

大甄陶品物各有以遂其生擢任庶寮咸得以効其用切

念臣等材質猥陋學識空疎受職顯榮益懷慚悚領無纖

毫之裨補屢切深厚之 寵光况此異數之加實出非常

之命俾枯朽回生於泉壤今微賤增重於聲華蒙此

聖恩實為艱難臣等敢不懋勤夙夜罄竭鄙愚期少答於

涓埃求不負於褒賜贊皇圖於悠久祝

聖壽於萬年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瑞星表

欽天監奏永樂六年十月初六日昏初刻中天輦道南有
星見大如盞色正黃光潤煜然測候十日安靜不行按占

審此為瑞星見則天下和平一名德星云王者制禮作樂

內外得宜君上壽考則德星現今見屬斗分正當

皇象之內臣等遇此禎祥謹當致賀者伏以

胡公文集卷九

四二

瑞星呈瑞德星燁煜於中天銀漢騰章光彩交輝於輦道

惟茲嘉應實兆明時共惟

皇帝陛下聖德格天神功蓋世仁同覆載普萬物而皆春明

極照臨光四表而咸被制作隆而禮樂盛教化成而福祿

臻重夷奔走以來庭年穀豐穰而有歲是以禎祥聯集而

瑞星燦明此蓋人事和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者也臣等親

臨上瑞豈任歡欣幸逢振古之太平莫贊無為之盛治觀

頌頌共祝聖壽於萬年

師子贊有序

臣聞人君主宰天下與天為一天有恒運日月星辰之照

臨風雨霜露之濡被無所不徧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天行道仁布寰區化周六合靡有攸間是以引

繩縣度之壤梯山航海之國服仁歸義奔走來貢相屬於

道故殊方異類紛沓前陳如麒麟神鹿錦豹靈犀渥洼龍

文之天馬黑水鬣角之奇獸畢來呈瑞不可殫紀乃永樂

十三年秋西域來獻師子按師子虺也又名狻猊如麀

毛群之長人君德及幽遠則至夫師子居絕域深山岩壑

之中食虎豹鸕犀象猛而難制非可以羈檻馴也今乃擾

伏從使者度流沙踰玉塞歷數萬里而至于中國盤旋拜

舞於軒墀之下寔繇聖德廣大被于幽遠草木鳥獸咸

胡公文集卷九

四三

沐恩光故凡不可致之物悉自致也又況自古頑獷桀

驁威力所難服者今皆怙然順化無敢有所齟齬師子之

來為斯兆微信御之有其要矣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迓畢獻方物夫慎德者體天行道之基成功致治

之本也臣伏觀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恭已儉約勵精政治修禮樂

而敷文教安中國而撫四夷恢拓自古所無之疆理建置

自古所無之太平衣冠萬國輻湊王會神化感通之妙與

天地同流此其効也每遇祥瑞之來必謙讓弗有夫謙者

天之道也慎德而至於所以為保天下太平長久之道

者也將見億萬年休嘉之應不啻于此臣廣承乏翰林職業文字幸際雍熙之盛頻觀異物之蕃誠千載之遇竊當有所紀述乃作師子贊一首雖文辭鄙陋不足以希古作聊著事實傳示無極謹拜手稽首以獻贊曰

流沙之西月窟之南產毓異獸非彪非虎銅首鐵額鋸齒金睛吐舌燁煜彤鬣卷縵動毫利爪修尾尾猛勢何殊雄姿特詭曠漠為囿大麓為樊渴飲河源飢蒐崑崙遭無不摧觸蔑不喪蟻視熊羆蟻捫兕象其氣稜々其風矯々驂駟潛懾鬼怪陰伏怒而哮吼川騰石裂礪矚目霆訇電掣喜而和戲安耳歛威馳唇舞足霜融日輝孰閑而服

胡公文集

卷九

四四

孰擾而馴所暨者深慮於至仁芒芒西極於千萬里

德教彌流無遠弗底勇喪厥威悍失其驕奉琛執贄來獻

于朝拜跽闕下左旋右辟備于率舞以昭明德物

性靡常逐氣變遷於荒遐虞鴈翼遊鯢倚歟後倪易猛為

柔鴻化維神品類咸休當宁欣觀百寮具瞻奔走路衢

歡洽閭閻臣忝載筆叨識奇玩編纂多祥式歲東觀

皇德同天沛澤克溢允迪厥猷世萬無數

麒麟賦有序

欽惟

皇帝陛下德侔天地道冠百王仁撫萬方澤被群品故和氣

充溢流為禎祥動植之物屢臻皆至古昔傳聞而未之有者今畢來呈所以昭聖化之廣遠彰明德於感通也乃永樂十二年秋榜萬剡國以麒麟來獻踰年庠林國復來獻麒麟夫麒麟不恒有於天下今乃疊至臣固有以知其然矣昔孔子作春秋文成麟至伏惟

皇帝陛下覃恩積慮仰觀俯察修治經籍大明帝王之道紹承先聖之統興禮樂而隆文教正人心以息邪說垂萬世之治法建萬世之太平此所以致麒麟之來也於乎天人之際相為流通此感彼應有不期然而然矣臣廣忝職文翰屢觀嘉徵凡遇祥瑞必有歌咏以播揚盛美傳於後世

胡公文集

卷九

四五

况此異瑞所應非常豈可無述故不揣燕陋謹鋪張為賦以獻其辭曰維

皇仁之同天包六合而罔外妙神化於無迹爰有感乎異類

觀麒麟之再來作聖明之盛瑞當夫三辰順軌五緯齊

明歲星耀芒玄枵毓精濯仁風之沕穆協四靈之嘉生觀

其現形異質修領豐儀身昉林麓文綜元龜蹄踣驪駒之

鐵尾曳髦變之龍心合仁義之懿角具剛柔之資顏生芻

而弗踐視蠕動而避踴備衆德於一體豈尋常之可期故

其偃息瑤池嬉遊玄圃陰琪樹之清陰藉玉英之蕃廡飢

食金芝渴飲瓊乳或逍遙以夷猶獨徜徉而弗旅雖云長

於毛族實情殊而性異配驚鳳以儷美與龜龍而並致出
必待時行必擇地感文軌之大同爰以格于

聖世命騶虞以為先驅俾俊倪而為從衛跨滄海之浩淼騰
烟雲之翳翳希 鴻恩於外苑呈嘉禎於連綴於是歷彼
荒陬扈于 上國香飄丹禁祥開紫掖微颺盪塵卿雲羃
霏登 天門之九重近清光於咫尺隨雕題以拜跽匪象
胥之傳譯撫之不驚逼之不棘步履中乎規矩聲音諧乎
鍾律方其招搖指東大皞乘震陽氣發黍土膏流潤修歛
耒耜奔彼田畯扶幼一鳴萬物畢振至乃祝融執衡景風
扇候朱明啟歌敷華以阜王瓜初生苦蕒方秀養綏發聲

胡公文集卷九

四六

物咸實茂及乎少昊司允灝氣橫空白露既下潦水由降
天高其沉寥林娈其生風聿歲嘉之回揚羗歛肅以
成功又若玄冥閉蟄寒陰凝沍納稼滌場塞向墜戶集霰
雪其將零點同雲其下布忽思邊之歛聞備封疆之水固
斯其順應四時調和陰陽宣導宮徵贊輔家邦遇至仁而
縣出為希世之奇祥陋呈書之赤雀詔銜鈎之白狼昔軒
后之神化爰遨遊其在圃成康修其禮樂偕儀鳳於郊數
咏于嗟於周詩感春秋於魯史絕逸筆於大始啟雍歌於
先特彼銀臺之見趾固已知其烏有矧載籍之傳聞亦貽
嘲於偽謬豈若今之庭實表既見而既覲洪惟

聖皇大德難名恩流動植澤洞幽明顯至道以紹五帝廓人
文以煥六經建中立極禮備樂興揭中天之麗日黃華彩
於繁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麒
麟之重見所以兆千萬世之太平於惟

聖皇體道謙虛每遇異瑞抑而弗居恒慈慎乎一德又何有
於貞符故自生民以來之所未有所以邁漢唐超禹湯而
煥黃虞也臣忝侍從載瞻載載職歡曠邇其未覩奚遭遇之
孔多訪龜書於洛汭徵馬圖於滎河追景龍於往紀誦鳳
凰於卷阿比曩蹟以尤偉謹稽首而獻歌曰

皇道明兮麗八庭治教興兮人文宣麒麟出兮彰瑞駢兆

胡公文集卷九

四七

皇圖今億萬年又歌曰祥風布兮靈貺甄日重光兮月重輪
千嗟瑞世今來麒麟於萬億年兮仰 聖仁

賀麒麟表

臣某等伏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禎祥屢臻麒麟再至如斯異瑞曠古所
無夫麒麟仁獸也感至仁而來為盛世太平之應所在臣
民咸加歡慶臣某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皇御極致嘉瑞之駢臻治道彰明感麒麟之再至光華海

嶽慶協神人共惟

皇帝陛下道大德弘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仁施恩溥若日月

之靡不照臨洞徹幽明沛沾螽斯九夷八蠻靡不歸化而四維萬國莫不來王溢和氣於薰蒸致靈獸之重疊屬身牛尾奇祥紀魯史之書肉角馬蹄仁厚詠周詩之趾稽往牒以為盛也在今日而又過之顯兆昇平之符宏表文明之治臣某等屢觀嘉瑞無任懽欣極擬贊揚心欲言而口不逮惟圖報稱志有在而意無窮遙鵠驚於彤墀豈勝踴躍會龜龍於宮沼永樂雍熙瞻望九重歡呼萬歲秉葵心以向日祝聖壽以齊天無任云云

賀壽星表

臣某等南京欽天監言永樂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戊寅曉

胡公文集卷九

四八

瞻見壽星見於丙位其色赤黃至二十八日色愈明大光潤煜然謹按占書曰

明主德至於天仁恩廣布於天下則秋分之日壽星見於丙主天子壽昌國祚大亨天下治平民庶康樂今壽星應期而見誠國家上瑞實由聖德承天被于四表是以上天垂象顯示嘉徵謹奉表稱賀者臣某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昊天垂象曜南極之壽星上帝鑒觀彰聖皇之至德嘉禎攸應福壽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聖德同天被八紘而無外至仁體物協萬國以咸和人蒙熙皞之太平星顯昭融之瑞應見當丙位期值秋

分光輝燁煜於璿霄祥彩燦映於玉闕自宵達曙粲然銀燭之流丹益潤愈明晃若金九之躍赤稽瑞圖而符兆應景命之悠長臣某等遙望高穹仰瞻上瑞身沛沾於洪澤心慕戀於紫宸域極九圍仰大明之皎日山呼萬歲祝聖壽以齊天無任云云

進書表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騰寫總若干卷裝潢成帙進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胡公文集卷九

四九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嘯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迹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蠱起熒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黃緣故習鮮克正之於平

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未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黜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蕪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繼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

朝公文集

卷九

五十

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游心高遠乃者渙啟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蹟鈎深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清日暎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

之帝頃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
常觀之周衰道廢汲々皇々以斯道維持世教者
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
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軼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
粗知章句大學賢闕渾未造其間與圓冠句屢固慚列於
簪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懽慶與天下而同惠於
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
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云云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

記

劉氏重修宴雅堂記

省山軒記

碧潭軒記

石屋真武閣記

靜學齋記

尊本堂記

頤樂齋記

睦岡別墅記

重修崇道觀記

壽萱堂記

濟美堂記

求志山房記

讀書樓記

老人亭記

胡公文集卷十

目次

北堂記

顯微堂記

孝友堂記

忠簡公翰墨記

行素軒記

敏學齋記

一樂堂記

永思堂記

愛親堂記

永思堂記

友松軒記

絲竹堂記

恒齋記

明齋記

崇書樓記

聽琴軒記

友琴軒記

杏林精舍記

蕭氏讀書堂記

淵靜先生畫像記

杏林書屋記

雲松軒記

凝清堂記

遊陽山記

清白堂記

萬木圖記

高明樓記

損齋記

重修湖隱堂記

長林書屋記

辭劔圖記

明秀樓記

守靜齋記

桑園周氏祠堂記

目次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

翰林侍講男禮賢穆編次

高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 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閱

全 弟 拜 恩 校 正

記

劉氏重修宴雅堂記

永豐劉氏甥振以其家君子仍甫之命來省予于

胡公文集卷十

一

京師且曰家君重修宴雅堂成就命振微言為記宴雅堂者子仍高祖桂林翁年九十五豫章熊天慵先生承衛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之詩以自儆故取宴雅以名翁之堂且為之記所以考摭武公之卓著悲當時若雪樓程公麟洲龍公圭齋歐陽公申齋劉公皆有題跋而桂林翁之德行道義見稱於是數公者垂名於天下後世顧予何人而能為宴雅之重輕哉然敢借為之說矣言者類曰武公以九十有五之年而享榮名於當時至於耄而儆戒不衰斯其有可尚者取以名翁之堂謂擬得其倫矣予獨以為不然夫取武公之榮名以擬翁者武公有之而翁蓋無焉取

武公之年以擬翁者翁既過百有三歲而武公蓋無焉尚

德之心耄而益勤武公有之而翁亦有之翁同於武公者

有一不及於武公者有一武公之不及於翁者亦有一焉

然則修其天爵者固不係人爵之有無而翁之一不及於

武公者斯亦不足論也已矣武公之子莊公之世入春秋

而衛政日非今子仍去翁已五世承翁之德而日增培植

抑有過於武公之後且又新其堂揭諸先輩之文於中日

以課其子若孫優游宴樂不以世慮經心暇則行歌隴畝

倦則偃休堂下濯北窗之涼風曝前榮之暖日慨思昔人

之遺澤然後取武公之詩以誦之且以戒儆且以養德豈

胡公文集卷十

二

不克繼宴雅者乎予聞深山大谷多壽人而子仍所居依

雞山之陽坡陀蜿蜒草木叢茂平疇衍沃足稻梁筭厥之

味而無意外塵襪之撓則夫壽考康寧者天必又以錫子

仍也更後數十百年有相繼而歌宴雅者必源々而不絕

也予故書此以為記且以為之兆焉

皆山軒記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群牧之政

聖天莊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

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侯治事有法率以古之

君子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

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
室數楹為宴休之所引醵泉為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
豐山琅瑯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烟雲杳藹間
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
微予言為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
公始也公為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
之顧望清流之閣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
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
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

胡公文集

卷十

三

滁非可同於昔日我

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 帝業呼吸雷動群策響應
應英雄雄蕩滅滌磔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
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
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
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

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
况草木雲霞蔚蔚炫爛五色之氣凝為龍文結為鳳彩霓
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
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觀山河而思禹蹟

者禹之功德大故人莫能忘我

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
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
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修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
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
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
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
遭逢之盛是以倦焉為侯道之也

碧潭軒記

廬陵郡城下一舍許兩山臨江傾倚如屋章水渚其下漫

胡公文集

卷十

四

衍而為潭深不可測魚鼈生之而蛟龍蟄焉鳬鷺鴈鷺鷥
鸕鷀鷺之所游漁舟客艇風帆網罟之所集有混涵浸潤
之德焉若夫天清氣澄水波不興澹然一碧淵沚潄潄四
山倒翠一鑑虛明湛天影於上下浴東日之初升至於微
風徐來蹴文鱗棹歌互答響徹遠汀忽白雲而飛來逐
孤鳥而遐征又若暮烟初散雪濤不驚映九霄之皓月濯
銀漢之繁星則是潭之景朝暮變化不窮蓋言不足以盡
其勝也黃譙亭氏居潭之上閑軒而臨之優游以樂蓋謂
是潭之景人皆可以有之無得而競焉惟取其有而樂其
樂者獨能得其趣也乃來京師徵余言為記予惟水之

為物天下之無心也隨所遇而賦形焉是故遇激而為湍
遇深而為淵汨之而濁澄之而清動而行靜而止故孔子
以智者樂水而又指以喻道體焉蓋深而有取於水也謙亨
苟能無光於所有而於斯有所得焉然後可以語碧潭之
旨矣遂書以為記

石屋真武閣記 廬陵瑤埠

廣家滄洲航章水而西有山曰牛首山秀峰峻嶺峭崖千
丈形勢飛動來若螭虬之糾蟠去若犀兕之奔飲突橫大
江約數十丈許譎怪奇幻不可具狀上有蒼松翠柏綠竹
紫蘿下臨溪淵澄潭邃谷杳難測度驚水絡連其趾玉峯

胡公文集 卷十

五

聳峙於前為吉郡之關障作賴水之砥柱而真武神閣巍
然在上誠勝境也亦仙境也廣少時聞父老言此山係瑤
埠夏姓祖塋也洪武初夏諱文通公感真武帝兆捐墳傍
隙地建閣於上每歲孟春祈穀於斯此亦仰體

天子元日祈穀於上帝之遺意嗣是閣神靈顯凡四方祈名
壽子嗣與禱旱滂疾疫者胥敬謁焉而神皆荅之如響及
廣拜夏君希宗岳翁門正月之吉隨夏族衆祈穀於閣脩
盡款洽之歡爾時并竊自默禱卒賴神眷得魁於國官於
朝每念不忘常思奉命旋梓重謁神閣值蒙

天子恩備泰樞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內姪昂以永樂丁

酉孝廉出宰長沙解組歸里增修加廓工竣介書

京署徵文為記廣因憶此山奇拔甲河西諸峯昔高祖由
薊城卜居山麓之西畔址基宛存而曩時登閣默禱仰賴
至今位居輔弼莫非神助之力則是閣神之護國庇民福
利天下寧有既耶廣居京師越十餘載久疎登謁而山址
原委建閣始末知之最悉故不辭而記以俟後考而世修
勿壞庶神閣聲靈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而夏姓捐建功德
永垂不替也記之如右

靜學齋記

京口蔣君用文以靜學名其齋蓋取諸葛孔明之言也徵

胡公文集 卷十

六

子言為記子常誦孔明之言反覆其旨深有得於孔孟之
道漢儒言弗及是朱子取其格言載諸小學之書以垂世
立教有裨於世教者大矣先儒謂孔明有儒者氣象豈非
以此歟而論者指其措諸事業而言又可見其言之與行
無相背戾真豪傑哉嘗即孔明始終而論之躬耕南陽長
吟梁甫不求聞達則其靜之所學以充其遠大之量及左
右昭烈父子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立國于蜀禦
然有三代之風則推其所學而已東坡嘗云孔明不以文
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
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可謂深知孔明者矣其靜學之言簡要切實非朱子表章之則孰知其為造道成德之語用文取以名齋其有得於朱子之旨者矣夫學固貴乎靜也靜有所養則動有所為操存涵泳以充全其德性則本源源固體用純備而措諸事業者正大光明苟惟不然營々錄々紛紜轆轤義無以養其心利欲有以誅其外杭隍危殆不能以酬應萬變則何以修身廣才以成其學乎用文深沉篤厚博通經典尤遠於軒岐之說今仕為大醫院御醫其行義甚著則其靜之所存動之所施者廓然而無所凝滯而猶孜孜不忘乎靜學者蓋必求

胡公文集 卷十

七

至乎其極也是為之記

尊本堂記

永嘉黃君宗豫與余同官於翰林於今七年恒相與數曰凡人父子兄弟至親有不能恒處如吾輩相聚之久果孰使之然哉寔賴

聖天子仁恩深厚煦嫗長育於春風太平之園使各得以適其適有莫如其所以然也恒相與濯劇規正以不負

聖天子深恩以無愧於同事之久然非託於文字間則異日乎孫無以考見其盛宗豫一日將其家君思恭先生之令以尊本堂徵言為記曰是蓋所謂託於文字間也予雖不

敏其何敢辭尊本堂者何先生高祖宋修職郎諱適道妣安人蔡氏塋于其邑德政鄉大羅山之原曾祖謙齋山長而下至厥考府君皆祔焉結茔其傍以為棲神之所下治田若干畝歲供祀事此堂之所以名也曷為而謂之尊本蓋愛其所親而不忘其所尊自厥考推而上之至其高祖猶木之有本本盛大而未蕃茂於今享有其慶夫焉得不思其所從來而尊其所本哉蓋嘗觀之凡人之所以致久遠者由其有世德也世德之興浸漸而長然守之為誠難雖以桀卻降於數世而房杜不踰再傳焉得如黃氏之善守其世德歷數十百年之久而益廣且大如松栢之茂川

胡公文集 卷十

八

流之方至者乎蓋本之以忠厚澤之以仁義而培之以詩書其積也閱其闕也固其終也遠是故尊本堂之作以承先德開來世於悠久無窮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蓋先生之志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後之人所當勉焉而黃氏之子孫益尊其本以承其世德其來也庸可計乎而予也幸廁名於文字間相為無窮此又予之所願欲亦宗豫之志也宗豫曰是或可以復家君之命遂書以為記

顏樂齋記

胡則顏履陵故家子也攻於醫專以濟人為心凡疾病有

求之者不以貧富貴賤輒應之不為苟難疾愈而報不報皆不計人以其多譽之今予女兄之夫黃志榮得寒疾卧于龍江舟中來告子求醫於市得醫二往治用藥而疾加甚婦告子曰脉結殆難治子亟求則顏往視之一見曰藥斯為珍也遂與藥服之即愈明日則顏歸見子曰病愈矣子謝之曰何其神耶則顏曰非我之能也病自可愈耳又明日復感又來告又求則顏往至則風泊舟度江北則顏逐風寒緣江上下數十里覓舟二日不得悵然而歸明日飄風急雨繼之以雪泥淖不可行則顏又往不辭至則大風濤拍舟幾去則顏亟登舟用藥數劑而愈於此可見

胡公文集

卷十

九

其為醫濟人之心雖極勞苦而不辭于觀常人苟有一技能可以微倖取利者百計銜鬻以求售不如此不足以得大利甚至有幸人之灾以求利於已往往皆是其心何異於穿窬也視則顏蓋霄壤矣子欲舉其美將以告於人則顏曰欲名又非我心也子於是益重之問謂子曰家有讀書之齋先生君子常見其僻陋以所處而獨安之遂名之曰顏樂園雖不敢當而竊願學焉敢求為記以勗之子歎曰善乎君子之名則顏之齋也夫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他日問為邦知其有王佐之才即告以四代禮樂而孟子推之

以配禹稷夫以顏子居陋巷何嘗有一日民社之責而孔孟稱之者如此徒以是心可以推見之矣今則顏以一介之士而欲為顏氏之樂不已夸乎然推其所以濟物者皆仁人君子之心盡其所有而施之於人使擴克之以及天下則豈有不可也哉傳曰士希賢又曰學顏子之學此先儒拳拳欲人之學顏子也然則則顏之欲樂顏子之樂者以是心而求之烏乎其不可也

睦岡別墅記

太學生西昌魯夢淵踵門而謁予曰夢淵家邑之南溪世以族大所居地狹隘不足容家父心尚夷曠片斷家亭以

胡公文集

卷十

十

付夢淵兄弟退即睦岡構屋以居大江在前平壤在後小溪九曲紆折而流三顧諸峯羅列戶外可觀可樂遂名之曰睦岡別墅携諸孫肄業其中嘗有命令夢淵求先生為記今家君不幸見棄而遺命未酬願一言以終惠之子聞昔固有心欲而心許之者後世固高其義也夢淵之父既有言如此子焉得不効延陵季子哉嘗聞夢淵之父曰凡畀一鄉之傑然者也鄉人有鬭爭不決詣父昇辨曲直斷以一言人皆自服為鄉里所畏憚喜飲酒客至即傾倒醉則陶然自適豈古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夫古之士窮與達所遇雖殊要其所至則一而已蓋窮則信義著於一鄉

達則功名聞於天下以天下與一鄉論之天下固大也以信義與功名論之信義固小而功名固外然能行於一鄉則不患不聞於天下若允昇者其蓋已行於一鄉矣雖曰未達而乃優游卒歲夢淵又能成其父志求予文於既沒之後欲使有聞是皆可尚也昔韓忠獻公命其子忠彥求蘓長公作醉白堂記長公作之於忠獻既葬之後夫以忠獻功業著于當時而聲名垂於後世夫何一堂之記而猶不忘若此哉長公謂其欲為無聞人而不可得此則有以識公之心矣今允昇命其子求予記予作之於其已沒之後雖非有同於忠獻之為而為之者蓋窮與達勢異耳雖

胡公文集

卷十

十一

然忠獻之命忠彥之求長公之作皆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而夢淵之志忠彥之心也予故不辭而書之以為記

重修崇道觀記

吉水崇道觀舊傳吳赤烏間玉笥山道士江大師始開基於此嘗有一人携瓢笠來游以瓢貯飲一日置瓢于齋房中以笠覆之竟去莫知所之咸以為異後聞于吳主賜額曰招仙由是觀宇日崇衆至數百人至唐時有曰田真人者賜紫隨朝人呼為田紫衣主觀事視前為盛宋治平中始賜今額南度末道流益衆度不足容始建太初觀于北門外分東廡以居之元時崇道為祝壽道場道士艾文吉

提點觀事一時人物之盛有加於昔又於文水西午岡峯建仙壇分其徒數輩以主香火元季兵亂觀廢衆散處道士劉方春匡崇高率弟子游本源周通玄於午岡西上小陂建焚修道院 皇明洪武初方春崇高相與協謀圖復舊規州守費侯震慨然曰茲觀祝釐之所不宜廢乃率耆民助力修之始建真武殿將次第新之而費侯去後方春謀建三清殿崇高即出已藏充工費拘忌陰陽家說而止二十四年清理道教而崇道為叢林復併太初為一十七年方春出已賞命其徒劉止善越江湖求良材構殿是冬殿成凡若干楹三十三年道會游本源新其山門永

胡公文集

卷十

十二

樂五年道會張節亨重加修飾黜聖壘之工始畢殿堂廊廡及賓客之位宴休庖湯之所一復其舊觀居闕閭間去縣治三百餘步前西東山後俯文江接青湖蟠溪之勝攬山水之會不出戶庭舉目有雲峯烟島之奇觀故學道者出於其間往來多秀異今之人物視前為尤盛予官京師始識太常贊禮郎彭永年北京奉祀饒中正與其徒廖敬昭傅霞岫皆敦厚謹飭之士一日永年謁予曰崇道觀廢自經營修葺以來積累四十餘年方克成就前代廢興碑刻湮毀無以考見其實今無文則何以示後世乃購石鑿之求予為記刻而載歸永年之志可謂勤矣予惟老

子之官散處於天下者不可勝計然未嘗無廢也則輒興
朝為而夕集蓋不出於公家之力則必資於富商鉅室故
其成之之易崇道觀獨復於數十年之後何其若是之難
乎求其故蓋道士推已力為之無所資於人惟其無所資
於人是以其成之難也宜矣夫天下之事易成則易敗難
成則難廢亦理勢之必然而崇道觀成之以難不肯苟且
以圖近効則其志在於以遠者也世有取資於人以殖其
家業曾不知其為難而欲為子孫長久之計寧不愧於斯
乎余與永年鄉人也求予為記有不可辭以鄉人而記其
難成之事宜乎永年有取於子之文也

胡公文集

卷十

十三

壽堂堂記

清江金方寧名其奉母之堂曰壽堂來徵予為記於今數
年未有以復之而方寧之請益堅屬少間乃為之記夫壽
者五福之首出於天而不可以強求之也人皆知壽之出
於天有不可必致致壽不貳一聽於天之所界然又有出
於人為之所致超出於造化範圍之外有非天之所能奪
者故善攝生者絕於耳目口體嗜欲之累凡有以害生伐
性之物皆捐之而不顧所以養其性全其天則神完氣固
雖風雨霜露寒暑祆疹舉不能奸往也壽齡遐永孰謂其
機不在於人乎今方寧取壽堂以名其堂者蓋不敢微必

於天而乃致力於人為之可必者是蓋知求壽之道而亦
善事其親者也荀卿子曰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
夫憂者六極之一人皆有所不欲然一心所感憂思無窮
豈能使之相忘耶世說堂草食之令人忘憂方寧固有取
於堂之義求其親之常樂而壽庶幾有合於荀卿子之言
也又况人之七情皆能致疾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
將驚悸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
曰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
不得壽方寧能醫深知於調變節宜之宜使其親樂而忘
憂以養其安適和平之氣宜其母享有壽豈克如其志之

胡公文集

卷十

十四

所願欲者乎今

望天子建用皇極錫福於民天下熙熙然舉固於春陽和煦
之內日月所照皆為壽域豈但一家之壽樂而已哉方寧
母壽子孝怡樂於一堂之上者皆
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知所本也

濟美堂記

刑部主事新淦郭鼎貞名其堂曰濟美蓋取春秋季文子
之言也聞來徵予言為記按郭氏其先本居吉水後割為
新淦至宋有曰弼約者仕至朝散郎以能稱其子名份字
仲賢中進士第為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常德軍府事以功遷秩擢知興國軍後除知岳州所至有異政民受其惠當時南軒張先生子澄劉先生皆與之交游南軒稱其靖端有守數為延譽及沒子澄為狀其行紫陽朱子為銘其墓謂其性純儉不為驕奢居官欽晦無赫之名及其遇事破發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又謂其樂義有為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觀於此誠儒者有用之才其見稱於朱子者豈易得也其子蒙又自力於為善嘗以田二頃為義莊周貧族自蒙而下世多賢者今鼎貞為郭氏之裔又能發身科目以躋膺仕所謂濟美者信有足徵世故有高明祖父作之於

胡公文集

卷十

十五

前而不肖子孫覆蔭於後者多矣其視郭氏數百年之久而子孫家道益繁益盛雖曰前人之澤深澤不艾要亦後人克培瘠之也雖然予尚有屬於鼎貞也凡人克念其先是承是紹固為美矣有執持不固始然終否一人之所為前後若二人焉此常人之情無怪其然鼎貞既位通顯矣有如岳州史君持身操行始終一致見稱於當時之大儒君子為一代之名士當於此乎取法能如是則無忝於前人亦無負於國家任使之道俾後來者承而則之綿之不息豈不世濟其美者乎遂書以為記

求志山房記

山房以求志名者吾邑朱求初氏以名其宴居之室也求初居邑之南鄉得山水之勝俯仰嬉遊逍遙卒歲而世外之慕泊然而無有也其所謂求志者吾則有以知之矣君子之於世也有二道出典處而已觀其所趨舍何如耳昔諸葛孔明躬耕南陽而志在漢室龐德公隱居鹿門而終身不入城府論二公之志固有不同然論其賢天下後世均無貶損苟使孔明志不素立則其遇先主必不能成鼎峙之功德公行不先定則其遇劉表必將成就屈之勢故有志者恒貴乎先定也求初之志亦素定於隱處而已吾嘗薦薦微書之至與求初聯名然求初終辟不就是其志

胡公文集

卷十

十六

不在天下而沉痾於烟霞泉石之間有以得古人之高微睨於一世之表而蕭然與造物者游是有足尚也已今距其沒已六七載其子立卓來京師微言為記曰此先子之志也願畀一言則先子瞑目九原無憾矣吾觀立卓又克成其父志尤可尚也遂不辭而書之

讀書樓記

廬陵桂溪劉孝力氏建樓於所居之傍積書其上自六經群史諸子百氏之言下至稗官小說靡不畢具與其弟孝彰日講誦於其間名之曰讀書樓諒予誌之于觀通都鉅麗及凡山川之勝必有樓以資延賞然而騷人墨客或假

以騁其雄才逸思或因以據其羈愁縲憤是皆役於耳目
心志之所惑豈能於此仰觀俯察採賸於天人性命之蘊
以求至其極也哉若孝力之樓不為登覽之娛兄弟怡然
樂其天倫之美讀書窮理明聖賢之道有足尚也夫道不
出人倫孝弟之外而世之游談不經之士術辯博而夸詭
異飾其淺近之言文其狹小之見以欺世誑俗謂足以明
道而適足以害道其去聖賢之塗邈乎遠絕豈若孝力兄
弟講習於家求其切近孟軻氏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
也 國家混一以來即表章聖賢之學而庠序之教益明
以及山林田野之間人知所趨向求本舍末成其德於閭

胡公文集卷十

十七

覺孝力家世為儒數歷變更之餘不失其所守得以安居
於是樓而肆力於所學者雖曰仁義之澤足以傳久遠而
擬交故要皆 國家太平教育之賜也回視鄉閭昔豈無
連甍疊棟出雲漢而凌飛鳥倚靡曼而醉醲鮮沉酣於春
風秋月之下今皆漠然於淒烟碧草之間其與孝力讀書
之樓大相遠矣桂溪在群山之中樓擬溪山之勝至於烟
雲風月呈露於几席之上者旦暮不窮皆足以怡悅心情
以資學力非若尋常之人假此以留連光景者也余家去
桂溪不百里而近異時幸遂幽散獲登茲樓顧望四周借
未讀之書而讀之相與講劇研究孝力必有以教我也請

虛牛席以俟遂書以為記

老人事記

下文江二舍許曰同江同江西行十里曰桃林羅氏世居
馬族大且蕃代有顯者享壽考者尤多宋南渡時有至百
四歲者須溪劉大傳詩云已過三萬六千日又見辛壬癸
甲年有足徵者在元時皓首耄耄萃於一家每遇優老之
令下則受絮帛者常十數人故名其里曰老人里長幼千
餘指歲時序禮他不足容遂構亭于里中為拜揖之所亦
以老人名之相承六七世元季廢於兵燹今養蒙先生仍
其舊址作亭其上以復其前觀始於永樂三年八月朔旦
落成於十月望日凡工用材費若干縉悉出於已不以干
其族人先生季子汝敬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迎先
生來就祿養乃以其事徵予言誌之予觀人之壽考非出
於山川風氣之所鍾則出於飲食起居之得所養其大者
出於 國家忠厚煦育之所致東坡嘗云蜀深山之中多
老人至百餘歲者岐伯有言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教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乃度百歲
今桃林非有大山長谷而羅氏素業儒不由於軒岐之說
而皆躋壽考非國家煦育而何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太平之運四十餘年而優老之詔屢下羅氏

胡公文集卷十

十八

受賜者不一其人先生從父復仁又以弘文學士休致于家亦以壽考終

今皇上興崇德教養蒙先生以幾九十之年蒼顏白髮出入京都幅巾黎杖逍遙夷猶為無事之天民樂太平之盛治人孰不為之慶幸於此可以見國家忠厚煦育之効也夫氣之交運參差不齊人之有生所值或異而羅氏世得其長者誠遭遇之時然耳然則老人之亭其可無記乎予思昔游鄉校鄉大夫嘗行鄉飲酒禮先生深衣大帶賓主揖讓登降儼乎有容高年黃耆陳列後先退而竊歎

國家建極錫福而齒德者多今安得復從先生獻酬於尊

胡公文集

卷十

十九

祖之間周旋於儀文之數既罷而游於茲亭之下相與俯仰今昔咏歌聖德於無窮豈不樂哉非特一家之樂蓋天下之所同其樂者也

北堂記

北堂者廬陵蕭子恭奉母之堂也子恭生甫時其父客死母王氏矢死不易志撫育子恭以長以教至有立今子恭有子子有孫而其母康強無恙天固有以相之也凡人之過不幸一付之於天而已苟在於已無所歉於天之報施寧有差忒或者遭天之未定耳至有或抑於前而伸於後則天雖未定而有時乎定矣若王氏孀居生子子方孩豈

能必其成立固無所恃者特在於天耳知天之可以恃故

雖以子然之孤孽守之以待其成立如龜卜數計果獲其

報而不爽王氏可謂善待其未定之天耳借使其視天茫

茫為未可恃而子之成立為未可必夫焉得有今日今北

堂踞然子婦孫甥羅列後先調旨甘之味極怡愉之樂康

寧壽考享有其慶豈人之所能為非天有以相之而何哉

此可以見為善之徵亦可以為世道勸也子恭來謁予文

為記子憶弱冠時訪其大父蒼雪翁童顏鶴髮幅巾藜

杖相與逢迎於長松修竹之下綠陰清晝芳尊佳茗宴坐

於軒窗之中縱談劇論撫掌大笑不覺有世慮翁年已八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

十餘視子猶僮輩拒今幾二十載翁已棄世俯仰今昔遂成慨歎因子恭之請故并及之亦以見積善之有由來也

顯微堂記

客有名顯微者方外之士也恒揭顯微二字於所居之堂來徵余為記予辭之曰我學孔子孟軻氏之道者為知子之所謂顯微者乎子語子顯微之說予為子書之客曰吾之所謂顯微者非顯之顯非微之微也以顯而喻顯非知顯者也以微而喻微非知微者也以為有顯乎莫知其為顯也以為有微乎莫知其為微也有顯可也無顯亦可也有微可也無微亦可也吾居乎一堂之上目之所視者色

也茫乎其莫知其接于吾之目也耳之所聞者聲也香乎其莫知其接于吾之耳也吾之耳目之與物相接且吾莫得而知而顯與微吾烏得而知也是故顯其顯微其微吾不知何為而顯與微也子聞其言矍然而有所失曰曠哉言乎夫盈于兩間者理而已理乘氣幾流行無間天地之運行日月之照星辰之布列寒暑之往來鬼神之屈伸山河之流峙昆蟲草木之變化以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五常之倫九竅百骸五藏之體與夫散分萬殊之理俱不離乎二氣五行之妙至顯之中有至微者存焉至微之中有至顯者存焉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子之所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

知者此而已而子以為何如客曰吾道吾之可不知子之可烏乎其可烏乎其不可也遂相視推解大嘆書以為記

孝友堂記

余友分寧石君彥誠謂予曰其先府君處士存日嘗欲構堂名之曰孝友以勗其兄弟集材將半而沒彥誠兄弟痛念其親之志未就乃日夜聚材以成先志堂成於永樂二年之十二月彥誠兄弟日處其間思其親之訓矢兄弟終老門戶不分且欲期其後之子孫居斯堂者隆孝友之義雖百世而不易也請予記其事以揭于今而垂於後子觀世之君子莫不欲遺其子孫而能如處士君之遺其子孫

以道者蓋鮮也亦莫不欲承其先志而能如彥誠兄弟力行其道而不忘者尤鮮也當處士君夫婦相繼而沒彥誠兄弟居喪盡禮寢苫枕塊哭泣不勝哀躬負土治二親塋域伐木以建祠堂及成形已骨立觀者莫不聞歎其兄弟怡然翁和兄有勞事弟輒以身任之兄不欲勞弟則推讓再三諄然和氣相敬愛如賓客其孝友之誠見於躬行之實可謂克承其親之訓矣昔太師黃文節公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祝顏色不解衣帶及七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東坡稱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朱子亦常稱之天下後世仰其聲光慕公之為人處士君居公之鄉安得不企望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二

而以孝友之行勗其子而彥誠兄弟又安得不勉勉孝友之道以承其親之訓者乎夫孝友者人之令德其孰無之而鮮能得以稱於世然後知斯名之難稱情也何獨分寧數百年之間前見文節而今見彥誠兄弟豈山川清淑之氣融結於斯而鍾為如是之人耶譬之空青丹砂出固有其所也不然公之高風偉行表著於鄉閭家式而人則之惟豪傑之士能超然自見若彥誠兄弟是已於此可以見公之流澤衣被於邦人者為無窮也公在當時言論不少獨而彥誠出言方正不肯妄為是非於此見彥誠慕公之深而不同於衆人之慕也子嘗誦南豐之言竊恨不得一

至分寧以觀其山川風氣因彥誠請記其堂而推見文節公之事以見是邦人才之美風俗之淳然後有以釋予之懷也遂書為記且以告其後之人以毋忘其先志以毋忝於是邦焉

忠簡公翰墨記

先忠簡公涪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粗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敬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末書中曰羅甥者公姊子羅衡也常從公於

胡公文集卷十

二十三

貶所曰九第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曠通守武岡有平寇功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放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為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

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為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遞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愈憲廣西融州直仙巖有先公封事臺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為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為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為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

胡公文集卷十

二十四

生氣為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昇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公荅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補於平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況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為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之子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為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

公之欲後人之實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為心費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永樂四年丙戌秋九月朔旦十一世孫廣拜手謹書

行素軒記

福清施定居正謁余而言曰定布衣也居畎畝之中與野人處耕田而鑿井採山而釣水以盡仰事俯育之道冬而裘夏而葛肌而食渴而飲朝作而暮休暇則讀聖賢書夜則反復以思其理得之則怡然以悅雖榮華之紛陳於前而無所動動聲利之交雜於左右而無所羨慕吾之所行者惟知若此客有喜其志者予素二字以相勉因實于屋

胡公文集卷十

二五

之南軒朝夕翫之以加省焉敢求一言為記俾益其所未能余聞其言恍然如有所失乃起而謝之曰鄙人也烏足以知斯然竊嘗承教於君子矣謂道之在人不外乎所行之實故能者於其進而求之則即此而在不能者馳心外驚反有視其切於身者而不求此其所以離道之遠也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昔者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使人聘之幡然而起以斯道而覺斯民方其處也固不外於是道及其出也又豈外於所處之道哉居正苟知今之所行者是道也異日所用者特推此以施之而已余少也竊嘗有志於斯而方歎行無所成

忽得居正喜其志之有合於余遂不辭而書之以為記亦將以自勉

敏學齋記

學者固貴乎無所不通也自六經百氏之旨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欲其通而無所滯然亦豈能卒窮而遽至哉蓋由心知之明用力之敏積習之久然後能有所成也苟志氣之昏惰因循而不進乃有望其門若登天之難者夫豈他人之過哉亦由乎已而已六經者聖道之所存也凡其傳授心法微言奧義具載其中而諸子百氏之言所以羽翼乎六經者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不博極乎六經之趣

胡公文集卷十

二六

其克臻乎聖人之間與者吾未信也夫道既存乎六經六經之道又存乎人心惟明敏者為能識之剛健者為能行之行之至者即可以為聖人不能行者未免為愚下若夫百工技藝術之小者也然而有工拙之異亦在乎用力之勤否耳矧夫聖人之道而可以幽莽厭息求之乎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曰敏而好學則士之於學又烏可以不敏乎且六藝節文之曲折六經百氏之浩繁求之不敏至有老死而不能通況欲由是而窺夫聖人心法之微以造乎至極哉由乎是而造夫聖人至極之域非敏則不能也金君幼孜與余言其從蕭迪哲好學不倦嘗以敏學名

其齋微余為之記余性素不敏於聖人之道蓋邈乎其未有所知將何以為言乎幼孜之請不可辭姑以此告之且將以自勉

一樂堂記

宮室之麗車馬之富圭組之榮衣服飲食之華美琴瑟簫舞之聲容得之可以為樂然皆在外至者常人樂之君子不樂也是故君子不以其外至者為可樂而以得之於天為難得者為可樂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所謂得之於天者天之於人有萬不齊閑子騫見棄於其母孟軻氏見背於其父周公之不得於其兄弟其他如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七

小雅蓼莪之劬勞國風杖杜之踽踽或得乎此而遺於彼雖聖賢亦不得而強也人有父母兄弟而無他故豈得不謂之樂哉故外物之奉其身者縱可樂然亦可以力致而得乎天之樂以為樂者亦豈人力所能致維揚別駕安成劉惟文獨得乎天而有其樂者也其二親具慶兄弟三人怡然無恙乃名其堂曰一樂蓋取諸孟子之言也然人孰不願咸若此以係乎天者不可必得其得之者所樂為何如必有非身體耳目之樂所能喻予知惟文藹然之情見乎孝慈友弟之間而和氣萃于一堂之內天之厚於其父子兄弟者夫豈偶然其必有以致之也余少失所怙恒抱

無窮之戚因惟文請記其堂遂有感乎古人之所不能得者以自悼而獨以惟文之得於天者為之慶也

永思堂記

永樂三年兵科都給事中河南馬君子昭念其父之早沒母繼而亡祿養有所弗及恒抱戚于心乃揭永思二字於其所寓之堂以識其思親不已之意間微于誌之至三四而弗倦予乃為之言曰人子之思其親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及其思故愈久而愈不忘也豈若他思之可以已哉夫思家者至家而止焉思鄉者至鄉而止焉思寬闊之適者至寂寞之野而止焉思繁華富麗之區者至通都之會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八

而止焉故凡不得而思思而得之則思可已矣若夫思親者異於是親在而思思而見尤不可以輟其思矧夫親沒思而不可見不見而愈思是其思豈有窮乎故觸於目者皆思也聆於耳者皆思也見而感聞而悲有動于其中者曷往而弗思哉矧乎孝弟之性本諸心者自有所不能已矣由是思而感之而應則親之容愀然若有以見之也親之聲愀然若有以聞之也色著乎目聲著乎耳夫安得不謂之永思乎雖然子昭之思可謂至矣其有異乎人之思者存焉子昭今際遇盛時為

天子侍從之臣凡出納獻替必思盡其心以竭其職分之所

當為以無負於 寵擢之命則身益榮而名益著豈不可
以顯其親此又永思之大者也子昭曰然不敢不勉請書
以為記

愛親堂記

金川楊彥清頹其奉親之堂曰愛親命其子延祉來京師
徵余言誌之余惟人子之於其親孰有不愛者孩提之童
至無知也莫不知愛其親是愛者根於人心之固有而非
自外至者也然人皆知愛其親亦有不知所以為愛者故
有以飲食之旨并衣服之華美為足矣而不知此乃事親
之常非所以為愛親之道雖市區五尺之豎皆知衣食其

胡公文集 卷十

二十九

父母夫豈足謂之愛乎亦有刳股廬墓以為足以盡其愛
矣而君子於此有弗取焉乃若墨氏一於愛而無差等下
莊子勇足以塞三北而於孝不終斯亦豈足謂之愛親哉
是故君子之愛其親者一出言不敢忘也一起居不敢忘
也一頃刻不敢忘也動必以義而行必由道終身無辱於
其親斯可以言愛矣古之君子若魯子者其庶幾乎故曰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受其身是愛其親者也彥清之
愛其親者亦必若是其二親俱存兄弟無故於飲食衣服
供奉之樂恒有餘矣今得一命而從事求無辱其身以及
其親如是而已夫雖然彥清於其親知所愛矣而於孝敬

之道孰有加於此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彥清其賜之是為記

永思堂記

邑人羅景泰僑居淮陰二十年買田築室將老于是一日
走京師為余言曰某不肖棄先人墳墓而棲跡逆旅以客
為家大慮先人不祀是懼今焉幸有子矣欲歸且不可期
於是構堂以奉其先名之曰永思示不敢忘也將以告於
後之人俾知所自敢請以誌其事幸卒賜之則某之私願
足矣而執事之惠不既大乎余惟人之有身如木之有本
水之有源其生其來必有所自惟仁者知其所以而能思

胡公文集 卷十

三十

之思之愈久而愈不忘焉是以有曠于百里之遠若相逢
於陸步之內越數世之久常接見於瞻仰之間昔之善懷
者必曰永思夫思之永者無非由其孝悌之誠著之於心
隨感而見夫豈外物所使而然哉吾知景泰之所謂永思
者亦必如是當其寄寓淮陰去鄉里故舊者日已久離印
隴骨肉者日已疎雖欲勿思其能已乎或謂景泰之思親
山河風景而懷其舊鄉然而人情懷土固所不免是亦有
重於斯人之心豈違其重而從其輕乎雖然景泰之心余
既有以知之矣觀古之頌者未必不由東遷西徙豈皆拘
拘於一鄉哉景泰者能致思顯融於其先則此而顯者即

彼有耀矣景泰三揖稱善請書為記且以告其子若孫俾知永思之義所以立而孝弟之心有所觀以不負名堂之德後之讀余文者其尚勉諸

友松軒記

高車駟馬足以為榮顯爵重祿足以為貴在常人則以為夸眩在君子則不然也夫君子之所貴者以節義足以立於當時而功名可以傳於後世雖享天下之富貴而不足以係累其心是所操者正而所持者固也常人之情徂於物欲苟利於富貴則亦無所不至至於殃國殘民亦甘心忍為雖其奸宄和愿足以瞽弄於當時而公義之誅不能

胡公文集卷十

三

免於萬世若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是已雖其身極天下之富貴而後之庸人孺子聞其名咸叱咤而唾罵之其人雖已朽壞而其遺臭愈久而愈不息君子於此寧不惕然而警懼哉是宜李公揭謙友松軒之所以作也公鳳陽定遠人也以指揮僉事鎮守于安慶所謂高車駟馬顯爵重祿皆其素有者也然未嘗以為夸眩嘗闢一軒於所居之側於講武之暇即退游其間考古載籍求古之忠臣烈士以自勉揭其名曰友松示其志焉夫古之忠臣烈士遇患難臨事變至死而不易其所守者如松栢之於歲寒而益勁今李公之軒名曰友松者良以此夫余嘗聞公秉心莊

誠而臨事不懼其初至安慶有無賴數曹為軍民之梗即摧折之以去其患有僧以妖術惑眾求其迹聞於朝而戮之郡嘗不雨有司禱以無應於是齋戒設壇以禱雨隨下如注善撫循軍民境內晏然夫以公之所為若此余知其立大功建大節垂名於後世如古之人者不難矣介余鄉友曾元恒求為是軒記余因古人之忠烈而得乎公之心有以見世之苟富貴之可羞而重為公勉異時公之名因節義而益彰友松之名因公而益著然後知世之所貴者不在於彼而在此也遂書以為記

絲竹堂記

胡公文集卷十

三

夫子之四十世孫曰纘唐末為吉州推官黃巢亂避地于新淦之西江生子曰謙謙九世曰某者徙居澧溪某之子曰某徙居泉井至其世孫曰利仁能世其家學不失舊物信為孔氏之賢子孫乃名其所居之堂曰絲竹蓋將以寓其意焉介余友金君幼孜求予為記其事余以未見利仁而辭之且未諳其絲竹者果何謂也金君曰孔氏闕里之胄自其先世居新淦而新淦之有孔氏自此始由是論門胄則必曰孔氏數人才則必曰孔氏計豐富則必曰孔氏世遷代移故家右族淪沒無幾瞻其門墻邱墟榛莽視其堂宇斷礎荒烟可以付於一慨惟孔氏經乎變更之餘

而其歸然之門斷然之第與向之爭鮮而麗美者巍然獨存不與之同為一朽若是者果人歟是未可以曉其故昔魯其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居聞絲竹金石之聲而止今其名堂曰絲竹者蓋以此余聞斯言乃歎曰夫有常者天理也無常者人事也人欲以無常而擬諸有常則有常者乖而無常者應惟能修夫無常而達諸有常則天理得而人事盡矣謂人事無與乎天理則善者何從而福惡者何從而禍是二者較然矣今孔氏之盛歷世久而無替者豈不由其克以有常而勝夫無常也歟夫以聖人之靈在天昭如日星其子孫散處天下其麗不億要皆聖人有以覆

胡公文集

卷十

三

被陰育之至其成敗興衰係乎人事者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然則天理人事之間其可忽哉利仁服縫掖之服誦洙泗之言行洙泗之道若是者雖聖人有以祐之而在天理亦有所不能違也則是堂也非特可以擬諸一代之變故將歷于世世知其必不異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由此推之理有必然用書此以為是堂記且以告於孔氏之來者云

恒齋記

今

天子御極之初播州宣慰使懷遠將軍楊昇來朝于京師

天子嘉其勤命宴賜之恩禮有加且命臣廣以

玉音之宣布於天下者昇之以徧及其土也

天子念遠方臣庶之心至深切矣播之為地在西南萬里外俗知禮義而漸濡於詩書之教者其來尚矣要皆楊氏長于茲土克供其職以盡事

上之禮撫下之道政孚於民而衆悅服之故風移而俗美也按楊氏本太原之族其先世有諱端者寓於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經畧使弗能平詔募驍勇以討之端起應募領兵至蜀蠻謀知之大怖歛退者半遂乘其退進搃其吮諭以唐威德蠻皆懾服會唐移祚感憤而死子孫遂居於

胡公文集

卷十

三四

播歷至于今數百餘年而長有播土非信義素服於人者其孰能如此乎昇與余言曰昇本庸劣無所補於時然遭逢聖明而蒙夫覆育之恩者皆先人之澤所被豈敢忘先德而不加夫警懼哉乃以恒之一字為齋之扁而日觀肖焉然未有記欲求一言以為終身勗且以貽厥將來夫恒者常久之道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故天地恒於覆載日月恒於照臨聖人恒於其道君子恒於為善推平天下之理未有不恒而能長久者也今楊氏由唐迄茲享有民土富貴光榮綿延不絕豈不由其有恒之所致者歟昇益修其德無忘

天子嘉寵之恩永懷先世繼承之美則夫所謂恒久之道者豈有以加於此哉昇好文而禮士畧無統綺驕佚之習是蓋能處乎恒也知乎恒之道而能處天下之理其庶幾乎遂書以為記

明齋記

我

太祖高皇帝平治海內誕敷文教雖遐荒異域咸知禮文之為美也三四十年之間郁々然文風之盛求之於古罕有為比今

天子入正大統續承休光嘉尚禮教篤視先烈有加無替故

胡公文集卷十

三十五

遐迩向化翕然景從乃永樂元年夏播州宣慰司長官李

某來朝于京師間謁余而言曰某遠人也沾沐

聖朝之化者非一日某知習中華之風而革其舊習者由于乎

教化所及之致也今

聖天子仁恩汪洋沛若江河被于中外而我遠人澡淪浸溉

思所以揚盛美而播成功不有以自勵則無以飭其身終

負於國家盛治之意故常聞一齋而以明之一字揭其扁

敢求執事一言以記之俾朝夕勗余惟 國家風教行乎

四海如日月之行天水之行地無所不有故感於人者深

而化之易也昔者詩人誦武王之德曰自東自西自南且

北無思不服人之所以服乎武王者非強威固迫而使之然也蓋武王之文教有以致其來服也今 國家右文而遠人咸知從化去其汗陋之習離其闇昧以就光明豈非聲教之所及歟余也忝職詞林才學疎陋不足以鋪張聖化之盛於是聞某之言樂治道之有成遂不辭而書此以為之記

崇書樓記

臨川許行同倫積書若干卷為樓以藏之與其弟同書曰探索討究於其間名之曰崇書樓介其友給事中王常氏徵記於余余惟良賈之居于市必蓄天下之貨以待夫人

胡公文集卷十

三十六

之需求苟一物不備所求者不至其門則非所謂良賈矣人之於學必先於積書積書猶積貨然積之之廣然後可以窮搜遠覽微以至乎天人性命之蘊隱以探乎鬼神造化之蹟大以盡夫君臣父子之倫小以極夫衣服飲食之節至於禮樂制度之懿刑政禁令之詳九夷八蠻之交通四方風氣之開闢山川道里之遠近州郡都邑之沿革暨藥卜筮之源流騷人墨客之賦詠風雨霜露之宜昆蟲草木之變與夫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知無所不盡然後可以成其材器德性之美而至乎聖賢之域否則不足謂之學者矣古之君子積學以成其名未有不本於茲以孔子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後能至其說禮乃曰夏禮吾能言也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吾能徵之矣雖聖人尚有待夫文獻之徵而況於今
之學者乎故同倫崇書樓之所以建者非徒然也是以能
廣其所積窮其心志之力以底于成者乎余觀今之人有
儲書充棟盈室然終歲手不一披閱雖有藏書之名而無
其實且以余之疎陋懶僻尤甚顧口體之欲不以動其中
惟酷嗜書嘗積至數千卷然未能過閱成誦今幸竊祿于
朝觀館閣所藏之書數十萬卷茫如望洋莫知所之今同
倫藏書於家靜以學之博以求之約以收之必得其歸趣

胡公文集

卷十

三七

是無衆人之患與余之所歎者皆可美也異時東南之間
有儒者出其必同倫兄弟也夫遂書以為記

聽琴軒記

卿先生鍾君尚賢顏其宴游之軒曰聽琴以予有里行之
好走書來京師徵言為記余承乏禁林際

聖天子龍飛之初大召天下名儒纂修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親天大孝高皇帝實錄
朝夕供奉靡有暇過不得即時以荅鍾君之命今實錄告
成玉堂燕暇君之聽琴軒宜有以復之按列子伯牙善琴
鍾子期善聽其聲義也知其志在高山其聲淅也知其志

在流水今鍾君命其軒曰聽琴者蓋取此歟夫天下莫難
得者知己也夫死之驥日踰千里啗芻食飲與駑馬共其
槽枥苟無伯樂以顧之則亦終焉而已矣荆山之璞價重
萬鎰舍其光耀與砒砒雜處苟非卞和以識之則亦與瓦
礫同塵矣士之懷才抱器託重於知己者莫不皆然故伯
牙善琴獲知於子期子期死而知音絕終身不復鼓琴以
所知者寡也今鍾君負淳厚之資秉循良之性抱雅正之
學嘗得一命歟歷州縣所至持廉介聲既老矣退休於夫
容峯下預築一邱以擬歸盡其超然物外之情自與世俗
不侔而人之知君者鮮也君故名其軒曰聽琴者蓋欲聆

胡公文集

卷十

三

天下賢者之徽音豈真有意於琴者歟天下賢士大夫苟
負其能者聞鍾君之風挾其伎走其門牆求為一聽君亦
必能因其聲而得其心又將有異於子期矣君宜洗耳以
俟毋患乎賢者之不至焉

友琴軒記

邑之蘭溪曾原太氏蓄古琴一張取以自適每良宵暇日
風清月霽開軒拂席振襟獨坐鼓猗蘭之操揚太古之音
軒窻寂然略無塵雜顧視琴曰此吾友也盡以名吾軒遂
命其軒曰友琴然未有記介余同年鄧君子信徵言於余
余惟人之取友貴乎知所擇苟不擇友而友之則所損者

夫是故友也者所以輔仁而成德者也與其不得君子而友之曷若取友於物哉此原本所以友於琴也夫琴君子之所常御而弗去乎其常御而弗可以去故名之為友者夫豈過情歟且夫君子者誦聖賢之訓躬修實踐佩仁服義行乎孝弟之道以尚友乎古之人若無與於物者而琴則禮樂之具非若他物之玩足以喪其志而君子有弗尚焉者故聞其聲者足以消其邪跡落其惡慮盡滌其心志也原泰蓋得乎此而有超然遺俗之想其所以取友於斯者蓋真有益而無損矣雖然原泰之友於琴者余既有以知之矣抑恐其果以友琴為足而遂止於此歟

胡公文集

卷上

三九

原泰當求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而友之苟以此為未足則當尚友乎古之人於是懷淵明無絃之趣誦虞廷南風之詩誦小雅伐木之篇三復餘音書以為記

杏林精舍記

李兄誠氏廬陵郡城之世醫也其祖父以來皆有能聲遠近求之者足相累于其門至兄誠年甚富性溫慈淳篤克紹其先業愈人疾如振槁人有求者雖暮夜不辭然亦未嘗責報往年厭城市之喧嘩乃卜居于滄洲滄洲余里也長江瀟湘環其四面東則夫容諸峯蒼翠秀拔西則石屋諸巖層巒聳峙雲汀見蒼白沙翠竹上下映帶烟霏雨霽

林薄暝暖風帆魚鳥之往來漁歌牧笛之相答四時朝暮之景雖其善形容者莫能殫其妙也宜乎兄誠樂而居之樂室數楹前列花卉藥品後時椒果瓜蔬雜以薯芋賓朋時至雞酒鮮魚取具隨時乃名其居曰杏林精舍今秋走京師徵余言為記余惟取聲利者必之乎通都大邑山林寂寞惟恬澹幽逸之士得之而為高蓋所樂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兄誠獨能違聲利之途而樂為山林之高是有足心馳如飛何時歸省訪子精舍相與酌流泉而濯清風以華舊遊之樂顧視一咲必有能為之賦者兄誠歸矣幸語

胡公文集

卷十

四十

滄洲為致余意謝之遂書此為記以俟

蕭氏讀書堂記

余幼時常誦先外祖桂江先生詩集有蕭氏讀書堂歌亟稱蕭氏子孫能讀書也中有不愧當年忠簡筆之句又知先公曾為之書扁也意蕭氏不知何如而前得之於先公後得之於外祖其必賢士大夫之家也歟然竟不識其何誰既冠獲交於永和蕭同文氏乃言及前事然後知讀書堂歌為同文之家而作也於是見同文而益敬之知非尋常世俗之家余去鄉里不見同文者十又五年今其孫某承其父之命來京師謁余於翰林問其祖曰沒矣余深悼

焉其復出詩文一帙示余有歐陽楚公卿先生申齋劉公
所為讀書堂記讀之益有以見蕭氏文獻之足徵也某復
徵余言為記觀二公既為記於前矣末學其尚何辭思昔
先公忠義貫日月聲名聞天下在當時必不苟許與而特
書堂名以遺蕭氏者先公之於蕭氏可謂厚矣夫與人以
金帛者金帛有時而盡與人以珠玉者珠玉有時而毀獨
與人為善使其守之無窮用之無竟此先公之與蕭氏讀
書堂名者是已夫為善者固可以善後而為善之傳遠者
又莫如讀書夫讀聖賢之書而窮天下之理世世相承鮮
有不善有不善者弗之信也有不悠久者亦弗之信也考

胡公文集

卷十

四一

於蕭氏之堂起於乃祖子信由宋南渡歷元至今幾數百
年已十餘世矣其間更迭變故而其子孫尚能守其故物
而不失非讀書積善悠久之徵乎蕭氏之子孫非惟能守
其家訓而不遺抑且能知先公之意所以勸飭於蕭氏者
愈敬而不敢忽其源也而相繼者詎有艾乎雖然息心生
於所忽而廢弛相尋於毫髮之間操之不固則良治之子
變而為墮守之不謹則良弓之子易而為斃是何虛名之
足恃而不求於實行者乎余故推先公之意書此以冀子
諸記之末俾蕭氏子孫讀書之暇而時一省覽焉庶幾或
有助於萬一云

淵靜先生畫像記

先生諱泰字季通一名子玉字成我解其氏淵靜蓋其門
人私謚也其先世自鴈門來刺史於吉州因家焉凡吉之
故家多由宦游以居之然解氏為最久子孫為最盛詩書
之業世世不廢至先生兄弟第猶為顯特俱遷於學伯觀我
三舉進士兄弟必相次聯名兄必先弟世傳誇以為奇事
先生居季以家事自託不欲舉進士乃益自勵沈浸於學
謂學者求以至乎聖人之道言語文字非所尚也閒居偶
明程朱之言上以溯乎孔孟之旨日與門人子弟相講論
一切非聖人之語口未嘗言所居臨鑑湖多種荷花幾

胡公文集

卷十

四二

千餘畝花開時與其徒徜徉於湖上吟誦夷猶以適其適
門有古梅一株拳跼異甚下映清池雪光月皎獨吟其側
晃然塵慮之相忘也尤善誨人隨其才器皆底有成性剛
介不輕與人言接不善者聞風畏懼人北之王彥方其授
徒講道入北之王仲淹云 皇朝平一區宇首下詔徵賢
有司必欲起之先生曰壯且不欲矧今老矣豈所欲耶遂
辭不就晚尤深於易理臨終時命其孫興誦漸卦一過聽
之賦詩未訣正衣冠蕭然而逝於平非有道者其孰能如
此哉廣華託世契之末弟恨生也後不獲一拜先生丰儀
及先生沒然後與其諸孫一登先生之墓而拜之墓在縣

東門嶺之陽山勢蜿蜒由東山而來蟠蓄融結昂俯如渴馬見泉水而飲之前面墨潭夫容諸峯下瞰文江顧瞻徘徊遐想先生神遊八極之表邈乎其不可追矣先生之孫翰林檢討榮出先生畫像見示深衣幅巾從容儼雅修眉廣額豐頰美髯怡然有可親之象凜然有不可犯之風使觀之者若然失其安肆之心三歎起敬書此于後以識仰慕之私云

杏林書屋記

余同年友建安雷原忠為余言其從叔曰伯宗甫遠于學復攻于醫築室數楹為藏書之所前後隙地皆樹以杏因

胡介文集

卷十

四三

名之曰杏林書屋然未有記來徵余言建安閩之上郡山川秀麗異於他所士生其間者皆明秀俊爽往有過人者昔予朱子倡道於是承李延平羅豫章楊龜山之傳以續夫濂洛之裔其道之在天下雖窮鄉下邑四夷異域咸知其言尊其道矧為是邦之士接聞其道德之光華沅澤之克溢者乎余嘗誦先生之言而慕先生之道恨不一游先生之鄉以想望其遺風餘韻生於是邦而得以具悉夫先生訓誘教詔之詳者何其幸哉余於是邦之士重有以健羨也伯宗蚤得聞先生之道故積書以資夫探賸者要皆先生之訓也或者謂伯宗種杏所以慕董奉是不然焉

有生大賢之鄉而不為希賢者乎慕乎董奉者余知非伯宗之志也伯宗世儒家其先世累擢高科登顯融伯宗讀書能不失其世守而尤審於軒岐之說是蓋窮理之一端云然則謂其專於彼而遺於此其於書屋果何謂哉原忠然余言請書以為記

雲松軒記

昭信校尉余侯峻以雲松名其軒介余友金君幼孜徵言為記詢其言曰侯慷慨個儻人也其先家饒州因仕于蜀遂為蜀人所居臨巴江之上有山水泉石之勝松竹雲霞之觀花木魚鳥之娛

胡介文集

卷十

四四

天朝平蜀侯遂來歸僑居京師遷於北京始棄其故業聖天子龍飛以武功授今官常不忘其舊乃以雲松名軒識其所思也予謂凡人之所思孰不忘於宦達及其達也能不忘其舊者鮮矣今余侯獨能不忘其舊者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夫松竹花卉皆其先人之所植而雲霞泉石又其先人之所娛其安得而不思故今雖居闔閭之中無雲松之觀而其心則恒往來于巴江巫峽之上與雲為徒松為侶儼然如見其先人之所居處夫豈有所聞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余侯之謂也雖然侯之所志者如此至於雲霄而出塵埃凌風霜而傲冰雪亦必有所在也

予知侯之不忘其先其肯忘

君之恩者乎傳曰以孝事君則忠余於余侯蓋深有望焉是為記

凝清堂記

掌治京師之官周曰內史秦因之漢始分置左右內史太初間更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右馮翊與右扶風為二輔治長安中然必以有隆望聰明剛直者居是任當時如趙廣漢張敞三王稱為有聲後代者鮮有聞焉東京則稱延篤邊鳳京尹之職實難其人至唐宋猶然唐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宋不常置亦以親王京尹後親王無繼者

胡公文集卷十

四十五

權知府一人以待詔以上克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後罷權知府以皇子領尹則京尹之任愈重矣國朝京尹亦必擇朝臣之賢能者任之其間能執法謹守不折於權倖者蓋亦可數廬陵姚侯恕以冬官郎中出守泉州自泉州入為應天府尹位比列卿可謂重矣每自勵曰吾才力上無以副朝廷之任使下無以慰斯民之所望恒夙夜憂畏以為古之君子治有異效發奸擿伏豪強屏跡而吾弗能察以為聰皎以為高明許以為直矯以為剛用吾所長弗能強吾所短如是或庶幾乎乃以凝清揭其堂朝夕修省微余為記予曰侯之所謂凝清者

可謂得其本矣夫為政貴乎不擾不擾則訟簡訟簡則政

清政清則理民以尹譬之則源也民譬之則流也源潔則流清已正而物正矣若徒事其名而不究其實則紛尾叢勝日給不暇而欲其清者蓋亦難乎已况京畿天下之所瞻仰其政治之得失又皆易見苟非清慎自持端已澄慮以應酬事物則不為所溷者鮮矣此凝清堂之名所以立而侯之志為可尚詩曰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余以此為姚侯祝或者舉韋蘓州燕寢凝清香之句為侯誦之是匪侯之志亦非予之所望於侯也他時予扈從南歸獲登侯之堂相與濯清風攬明

胡公文集卷十

四十六

月瀾若鼓琴誦諸君子之詩然後樂侯之政有成當復為侯賦之違書此以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

皇帝用建碑孝陵斷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凍無疵墨賜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儒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

門外隔平嶠山蟬聯起伏即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映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桑者有登墓乘于場者有挽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余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曠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

胡公文集

卷十

四七

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余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坂下路歧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萊數百餘間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一池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篋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峩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數息所未嘗見謂天生

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品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擠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礮頭者窅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因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烟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峰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

胡公文集

卷十

四八

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真州奉勅塋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峰上于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然蒼蒼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初放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葉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興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鈎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

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
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虫鳴唧唧窓外落
葉撼作聲余久不能寐地誌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
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且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
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干
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琢篆書全剛
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
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閤無所裨益夙夜悚懼况
敢為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重其制作不敢

胡公文集

卷十

四九

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
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
木之微無不可樂是豈

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清白堂記

三代而上以德行政教民咸趨於德行而不以德行稱三
代而下士習不淳於古而人乃有以一德一行之可名循
身之德世舉一德一行以為稱者使人知德行之可尊以
復乎隆古之道豈不為風俗教化之勸歟予於同寮楊公
勉仁之所為有以知其故矣勉仁嘗揭清白二字於所居

胡公文集

卷十

五十

之堂以自勵蓋取漢太尉震之言也太尉為吏子孫嘗疏
食步行或勸為開產業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勉仁太尉之裔也自弘農徙閬於今
凡若干世居官守道取法於古焉得不本於其先乎楊氏
自赤泉侯喜佐高祖定天下及將梁侯僕丞相安平侯敞
至于太尉父子子孫功名之盛與兩漢相為始終其間事
業豈無可稱道而何獨有取於清白之一言乎夫事業可
幾而言行難踐自常情觀之清白一節士君子行之不以
為難然以褒德侯之碩望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夫然後
知楊氏清白之為難宜乎後世所取重者也雖然太尉誠
不可尚矣余因其言而又以推見其他焉昔有勸疏廣為
子孫買田宅者對云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劉表
謂龐公曰居猷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
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
遺也疏廣蓋知足矣龐公蓋獨善矣若太尉身為郡守公
廉不受私謁以清白遺其子孫者蓋公天下之心異乎疏
龐之為也厥後歷位三公清德數世要皆太尉一言之教
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論者謂東京清節由太尉有
以倡之斯言信然今勉仁為

天子侍從之臣日承寵眷顧思砥行立節以荅思遇是故慙
愧於太尉之言振起清白之傳者其在勉仁也自茲以往
楊氏世守清白豈可以數計乎間命廣為之記廣幸際
聖明與勉仁同一遭逢之盛亦以勉求於古之道以報稱於
萬一迂闊愚陋無所於歸宿因勉仁之言有愜於余志遂
書此為之記且因以自勗

萬木圖記

萬木圖者今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公勉仁思
其祖之作也勉仁乃祖達卿存時力善好施值歲飢欲發
私廩以振貧乏不欲有是名乃託曰有能於吾山種木一

胡公文集

卷十

五一

株者酬之斗粟於是貧者畢來請粟咸飫食而給之亦不
較其種否已而隨山之高下曲直皆有木矣逾數年木長
茂望之蔚然成林即之森然成列又逾數年蔚然者益蕃
森然者日碩可棟可梁可榱可桷達卿或子孫勿售斧斤
刊剪惟聖人之學及浮圖之舍老子之宇神祠杠梁取之
無所愛與貧無以為死無以為葬者給之為棺廬子孫
守訓不違以是數者伐之而本根萌析復生發榮滋長繁
盛猶昔人謂之達卿有及人之德故山木生意勃鬱有以
見其遺澤之遠余聞種樹者求用於近種德者期効於遠
以近而卜遠則必有相符者昔王晉公樹三槐于庭謂後

世子孫必顯至其子果貴賴長公為之銘曰鬱々三槐維
德之符今達卿之樹萬木雖無期必於後世其子孫蕃衍
貴列于朝與翁然蔚然者同其盛豈非長公所謂德符
也哉雖然以達卿之樹立者如此為子孫者當思所以培
其根固其本使愈久愈茂而無廢拔之患楊氏之慶豈有
涯涘哉今勉仁出仕于朝不得朝夕瞻望山木乃作是
圖俯仰低回以係其思誠不忘乎乃祖之德亦所以詒訓
將來為楊氏之子孫者居則觀山木之繁陰出則觀是圖
之彷彿豈得不悠然而重有所思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勉仁之志誠有在於是間徵余言為記故為之推本

胡公文集

卷十

五二

其意以告其來者焉

高明樓記

距泰和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地名曰漆溪因漆水而得名
焉漆之源西山鵞岡群山之中縈回曲折演迤奔放東端
激瀨於崩崖散壑之間或跳珠濺沫於危灘亂石之下往
往亦多奇觀東流幾百里與藍潭冶溪會始至於漆溪山
開境曠水泓潄潔商帆魚艇日集其上四時朝暮之景
變化無窮周氏世居之修林茂樹環列左右良疇沃野溝
澮相接有曰天興者四子皆讀書其仲子志剛築樓臨溪
之上亢爽高明一覽而盡得夫溪山之勝遙望武姥玉華

三顧諸峯紛然前陳騁奇獻秀於烟雲霧靄之外天與為其子名之曰高明樓因余友翰林修謨梁公用之徵予文為記予以未交天與父子為辭用之曰周氏世多顯者天與端靜篤厚志剛又好學請毋辭用之於人少許可其言若此遂不辭而為之言曰彼所謂高明者豈非有取於黃山谷南樓詩之句乎山谷文章學問成於天性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足為後世師法且嘗為泰和宰改平訟簡民安其治當其從容宴間之時樂其山水之勝登臨俯仰倚快閣而詠落木澄江之句其悠然之思超軼絕塵迥出於萬物之表流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至今不泯志剛之登斯

朝公文集

卷十

五三

樓也觀江山之秀偉懷昔人之高躅消其淫辭延其遐曠寄興於寥廓豈不高明者乎用之曰此或一端也天與之志蓋恐其子之淪於卑下故以是勗之願卒有以教之余曰道之在人精粗雖無二致苟能因其所至以擴充其心之本體超然不為事物之累則必有得於子言之外余之錄之於斯未之有得他時歸老南方艤扁舟於快閣之下約用之同訪淦溪登志剛之樓以審其所謂高明者必有以啟發於予也用之欣然而笑請書以為之記

損齋記

君子之學惟求之於已無事乎其外也夫知學之在已則

凡所以懲治其身心者自不終於不嚴琢磨則剔前淪疏櫛益加精密使無罅漏之可尋瑕類之可指仰不愧俯不怍如斯則可矣蓋人之一身心為之主心之理仁義中正而已固無所偏私而亦何待於懲治自非聖賢則必有物欲之蔽惡能懲之哀樂發皆中節惡能內外表裏動靜一致是故必加夫省察克治之功去其不善以全其善一切有以病吾之德室吾之聰揜吾之明而害吾之正者必決去之固其垣墉謹其扃鑰毋使其乘間投隙潛藏隱伏於中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人之去其不善以復其善學問之功豈有以加於此哉其在易損之六四曰損

朝公文集

卷十

五四

其疾使過有喜所謂疾者即不善之云凡私欲忿懣傲情矜倨驕盈佚肆之類舉足以為吾之病焉得而不損之乎損之貴速不使其根蟠抵結為患滋甚故必損之損之至則身日修德日明行日著其有益於已者多矣故云過有喜也監察御史豐城黃宗戴恒以損名其齋於公車之暇則退省其中間徵予文為記異乎宗戴之善學也切於為己而無外驚誠君子哉古之善學者莫如顏子明睿勇決一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即曰請事斯語他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其真積力久効驗如此故周子曰學顏淵之所學然必從事於斯蓋不但不遷怒

不貳過而已宗載之用力於損者其亦克已復禮之云乎
宗載由名進士愿仕于 朝德成名立而尤拳于學問
之功者蓋未可量其至也夫登高山者底於其顛而止矣
涉曠壑者底於其際而止矣若夫學問工夫無有底極故
雖老而至於耄猶當孜孜不忘於學今宗載為法從之臣
其志如此豈非仕而優則學歟夫閑與其中篤踐其實君
子之為也宗載職當言路凡政事之得失得以辨論民情
之利病得以舉措官司之賢否得以激揚豪奸宿蠹匿敝
隱隱皆得以察糾何者而有損於生民世道何者而有益
于天下 國家舉得以言焉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宗

重修湖隱堂記

郡人羅德溫為余言其先本姓顏氏世居廬陵值夏高祖
用霖塔邑北鄉豐山羅氏遂從其姓曾祖宜則徙居鄉之
湖塘傍有隱塘泉出其中泓靜澄瑩雖大旱不涸久潦不
盈塘之外坡陀衍迤林木陰翳景物幽勝可樂可游有恆
于心乃構堂數楹介湖隱二堂之間教授子弟遂以為名
當時士大夫有詩文以紀詠之元末世變堂燬於兵燹至
其祖志同低徊顧情惓然于懷恒欲重建以紹先業弗果

而沒及其父仲繹亦有志弗就而終今德溫與其季父某
追慕先志思續厥志將謀闢其故址構堂以復舊觀徵予
文為記予先世居值夏與顏氏為隣顏氏故儒家常聯姻
譜德溫之高曾而上不可知矣自其高曾而下雖離其故
族而猶能守其家世不失舊物竊惟世之可以久長不隨
俗以淪胥者惟儒者之家為然詩書之澤善慶之積猶源
泉然濬之則益深引之則益遠有賢子孫又能固其畔岸
增其隄坊使淳蓄翁漱不至於奔放淅洩則滔々混混豈
有立涸之患哉然則德溫之先取是以名堂者良有以夫
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其子弗肯堂矧肯構今德溫叔從

長林書屋記

予家螺川之東夫容華之麓滄洲之濱先人之故廬在焉

舊有豫章二株左右對植相去百餘步而柯葉承接繁陰
徹空連數十晦其下列以修篁雜以嘉木望之蔚然蒼翠
春夏之交穠綠浸潤漲滿階闥風晴日暄禽鳥和鳴有自
然之韻炎月盛暑蕭爽如秋予為童子時讀書齋閣或緒
閱于小樓之上倦則出門偃休乎長林之下或坐石而釣
或依竹而吟間與二三友朋討究經典或從事於壺觴琴
奕不知塵襪之縈心飢寒之迫體與夫日之暮而歲之徂
也暨後豫章獻林效用顧材木猶存雖非往者之勝槩而
尚可樂可蔭予又手植三槐以補其空踰數年亦漸長茂
團覆如蓋自予官于 朝承乏翰林致身金馬玉堂之地

胡公文集 卷十

五七

翺翔兩京再扈從北狩而與長林書屋相別者久矣豈復
有山林幽僻之思乎竊惟樗散樸陋之資適逢

聖天子知遇之深猥慚學業無成道德不能充乎已才能無
以適乎用毫髮靡有報稱追惟厥咎蓋繇昔之宴逸邱園
苟且度日學未就而早有射祿之心其中杌然無本故也
是以恒有悔焉去年春承 命暨歸獲省桑梓而先廬故
無恙觀昔之林木漠然荒寂求予釣游憩息之所則皆非
矣但予所樹三槐僅存其二而繁茂過昔俯仰瞻望悵然
興懷求予童子時交游又寥比乎其鮮矣所見卿黨後生
才俊超踰凌厲嶄然有以異乎人凡為吾子弟者見聞積

習果能憤排以成其才德否乎故予獨致意於長林書屋
者非有懷居之私特重義時玩惕因循之感將以告吾之
子弟俾毋蹈予所悔也中書舍人陳宗淵聞予言欣然為
予繪是圖因書此于上而友朋咸為予賦焉

辭劔圖記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
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劔曰此劔直百金以與父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劔
耶不受于先人舊有辭劔圖筆甚簡古蓋名畫也有前輩
題詩於上予幼時常誦一絕記憶弗忘其詩曰送君南渡

胡公文集 卷十

五八

不辭勞天遣危途贈一篙邂逅相逢生德色今人如似古
人高蓋故元太常博士劉開之作也一日忽忘此畫踰數
十年畫出里人家人咸知為予家故物或欲購以歸予者
予謝之曰凡物無常在彼猶此烏用購嘗觀宋丞相文山
公脫京口趨儀真舟不可得以白金千兩求諸人其人曰
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
得舟而渡予竊謂辭劔漁父與却金舟子必皆賢而隱跡
於江湖之上者其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
而史不知載為可恨也然則是二人者既遠於利又遠乎
名誠無所為而為之真賢者哉予高其人不能忘懷遂令

中書舍人陳宗淵髣髴是圖因記其事而併及之以寄遐思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畫云乎哉

明秀樓記

廬陵黃濟亨倚江為樓群山環列東南諸峰夫容天玉之秀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接于閭闔之外遠峰露碧出乎天際長江千里演迤于前舟帆魚鳥下上游泳烟霏雲靄陽舒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登樓瞰闥囑目左右而有雄偉殊絕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趣或之遐曠之覽今濟亨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勝樂不亦遐且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

胡公文集

卷十

五九

來諭予名并徵文為記予曰善觀山水者不泥於其形善為山水之樂者不汨於其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親而知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目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之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之氣故獨超然於霄壤之間惟不混於汙濁而能全其所稟則其瀟灑絕塵之資曩出物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於此乎自非知道之君子烏乎可以語此予為名其樓曰明秀蓋擬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亨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中和靈明之秀氣以滌其胸胃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泊然無役於物雖萬變交乎前而恒泰然不為之動日與兄弟子姓聚處宴笑

以叙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淪茗舫奕琴詠以談夫道義於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也從容俯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孰使之然哉要皆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詠歌於熙臨沾沐之下使一家而一鄉皆化而為明秀之士則由已而推之於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於人也不偏於所鍾也苟將假此以修其志氣張其耳目聳其形體而不能造夫高明遐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亨好學而喜文能琴解詩間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効其蹤跡半天下於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

胡公文集

卷十

六

勝何江山之緣獨厚於濟亨耶予以其得於山水者多故期之之至于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隔一航之水凡濟亨之所有予皆共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舉以讓于濟亨幸他時歸老江村泛扁舟往還於白沙清渚之上登濟亨之樓以觀其所以凭闌四顧尚當分予所有為子賦之遂書為記以俟

守靜齋記

予友彭子斐為余言其交朱子貴寓居北京於其所居之偏洒掃一室疏窗虛牖容納天影光輝洞徹几案淨潔絕無塵全置書籍圖書於中日宴休其閒雖還市塵不涸

雜其心澄湛無役於物客至則命童子焚香者若讀書
畫絕汲世俗態其去尋常居市者遠矣上清真入雅知
其人嘗書守靜二字遺之因以揭于壁遂以名齋愈加修
飭間欲介吾求子之文為記且以為規子樂與人為善其
必不靳予雖不識子貴然子斐於人不苟交觀其言信有
以異於逐世於事為之末者予烏得而靳乃欣然不辭而
為之記夫天地陰陽之理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故靜不一
於靜而靜必有動也不一於動而動必有靜天動也而其
收歛閉藏者豈非靜乎地靜也而其發生萬物者豈非動
乎天地之理具於人心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通

胡公文集卷十

六

者此心之用體極其中用極其和惟靜有以養其體動有
以制其用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如此則何外物之能動
哉此操存之極功學問之能事抑子貴之所守者果有契
於予言否乎雖然動靜之理先儒論之備矣惟篤學之士
真積力行涵養執持以詠貫之則表裏如一酬酢事變無
所差謬子貴其尚致力於斯將必有所得苟惟一於靜而
不兼察於動則流於空虛寂滅矣子姑舉其槩以發其端
俟他日造之以叩其至與之焚香細論固所願學者當必
有以啟發於予焉

桑園周氏祠堂記

家廟之制惟有祿之家可以建立然其制久廢無由考見
世故因循而未之行也宋朱文公作家禮始定為祠堂之
制通貴賤皆得行之所以斟酌禮文之宜使為人子孫者
得以盡其報本追遠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也然自家禮既
行士大夫之家能行之者幾何間有行之者亦未必盡合
朱子之意世俗趨於簡便苟涉禮文遂駭觀覽此禮之所
以難行俗之所以難變也要必世族之家率先行之天下
士大夫視以為法而舉行焉則孝弟之道立而三代太古
之風可以復矣吉水周君崇述弟孟簡末樂初兄弟同年
登進士及第脩翰林為編修恒有志於稽古禮文之事慨

胡公文集卷十

六

其先世祠堂燬於元季乃質諸從父子勉翁率其族人重
建祠堂於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其制度一依文公家
禮凡歲時出入謁告恭獻祭享之節必循其義厚哉崇述
孟簡之心所以仁其族而重其本者至矣乃謁余徵言
文以記之子觀先王之教民經禮之有三百曲禮之有三
千豈不繁且夥歟然非此則無以防民之欲而禁民之偽
使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有禮以維持之也周衰先王之
迹熄禮樂之教墮家異政而國殊俗無善治者幾千有餘
年朱子奮乎千載之後有太平萬世之心崇諸大儒君子
之言作為家禮明白簡易使人皆可行之而士大夫之家

2087379

3127.5
16d

往也忽而不講豈非朱子之罪人乎余於崇述兄弟有慨焉者不惟其能尊所本而又能尊朱子之說而行之別一家長幼之序與悠然孝悌之心而凌厲爭競之風無有也使鄉人觀感而成化其有益於世道者不為淺矣豈但行於一家而仁於一族哉是閭三書也祠堂作於永樂十年十一月成於是年十二月作之易而成之速者亦可以見其孝悌之心所同也維持周氏一家之悠久者其本於斯以是為記俾刻於石

胡公文集

卷十

六三



ZW 21181888575191